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9/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五冊目次

經部·書類

禹貢圖註不分卷

〔明〕艾南英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

禹貢古今合註五卷圖一卷

〔明〕夏允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七

讀尚書略記不分卷

〔明〕朱朝瑛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二〇七

楊子書繹六卷

〔明〕楊文彩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文起堂重刻本

二八九

夏書禹貢廣覽三卷

〔明〕許胥臣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六五七

尚書解意六卷

〔明〕李楨展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郭之培刻書種樓印本

七二七

禹貢通解一卷

〔清〕邵瑛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八八七

禹貢圖註不分卷

〔明〕艾南英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
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圖註

無卷數》提要

禹貢圖註序

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胡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註一遵蔡氏定于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註并諸儒之論精核定與傳註互相發明者亦咸收之以備參攷開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言無敢私心妄用若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孰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加意焉者非贅也形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序

經纂

富西齋

禹貢圖註

明 古臨艾南英千子輯

夏書

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獨以貢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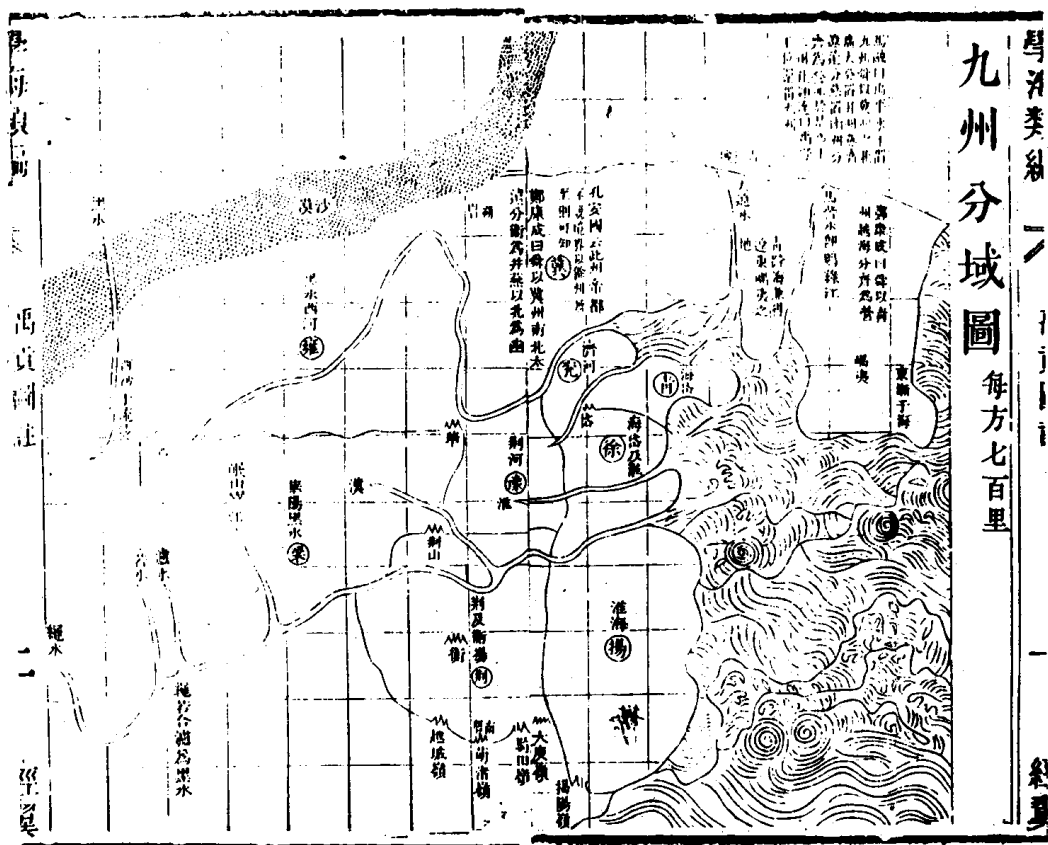
者貢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王氏曰畢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貢圖註

經



糸



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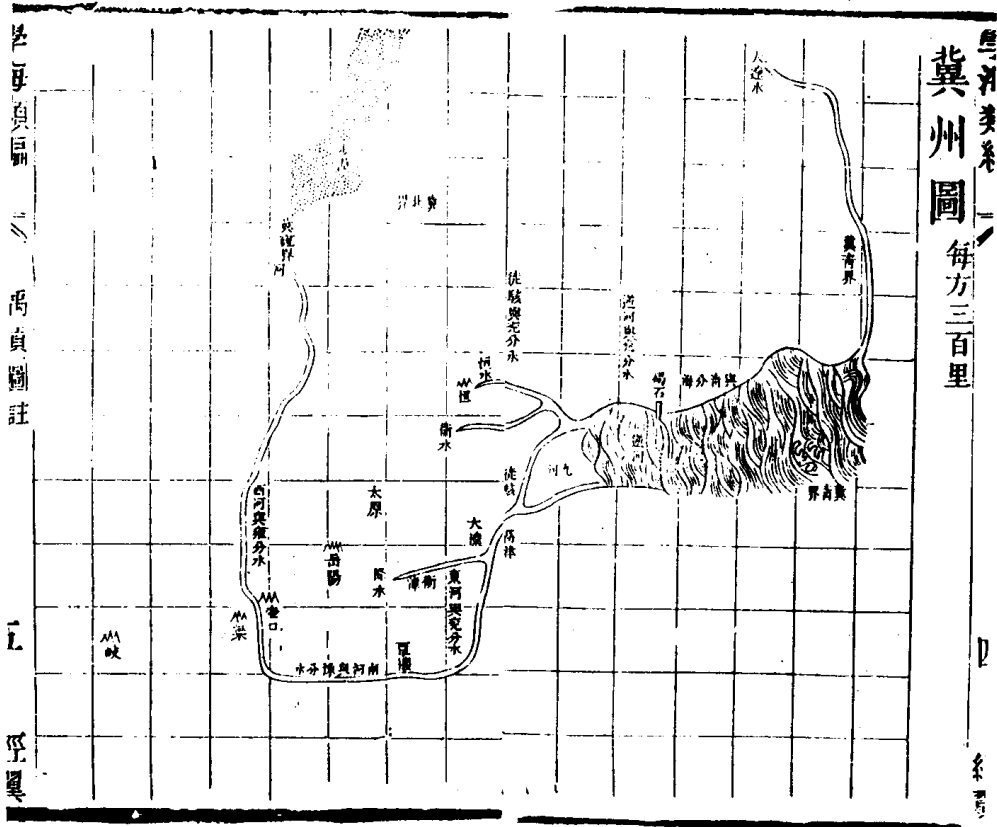
冀州古爲燕趙幽代今則太行以西卽山西等處
 太行以東卽北京薊遼等處古北居庸以外一帶
 皆爲□□

平海圖

禹貢圖註

四

聖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而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山爲塞卽北狄之境獫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我明定鼎幽燕正冀之東北隅右擁太行左環遼海北枕居庸阻三面以制天下之全可謂形勢之勝然而居庸古北口紫荆等處迫近□□烽火易驚故雖得居重馭輕之勢不無扼吭拊

背之虞其爲陰雨之防蓋亦亟矣

既載壺口

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壺口山名河流南下之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治梁及岐

梁呂梁山也岐狐岐山也二山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

鄜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勢激蕩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卽治梁及岐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州者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六

經翼

非是朱子曰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獨難與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太原汾水之所出太岳汾水之所經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縣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平地也涑水出乎其西湧水出乎其東應縣有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

單懷致功而北至衡漳水然也

厥土堆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
吳氏曰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禹貢圖註

七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精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于田四等也地廣而人稠也

冀為王都貢皆并入賦內故第一雜出第二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之不同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閒出者為雜○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廣者為上上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涑水衛水出恆山東南入漳沱河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林氏曰諸夷不貢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禹貢圖註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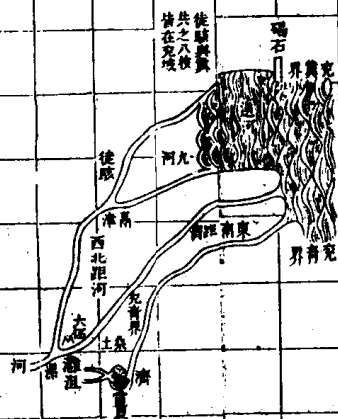
冀州北方實穀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南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開故曰夾右也

黃坤鑰曰肅遠滹滹易為水皆中而不與河通者誤按滹易滹沱諸水去帝都近縱使入河亦不由行遠水又在塞外安得中之

兗州古爲鄒魯卽今之山東兗州東昌等處自黃河南涉溢于泗淮海而九河故道俱已淤沒鳳泗之閒始多河患

馬貢圖註

兗州圖 每方三百里



馬貢圖註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熊氏曰兗州當河之下
流西至河東距濟北濱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
無高山即今兗濟德隸魏博滄景等州之境

九河既道

九河者河流有九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
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

之經流也○袁坤儀曰蔡仲默合簡潔為一而謂其
一即河之經流誤矣今南皮縣明有簡河何嘗與潔
為一旦既播之為九河安得有經流乎

雷夏既澤

雷夏濟水所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
水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孔氏曰既澤向未澤而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豬今
復舊也

離沮會同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土——經

水自河出為離濟出為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
一也

周氏曰會同朝宗皆諸侯天子之禮而以為喻主氏
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水退可以蠶桑也地高曰邱
堯地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

居平地也

林氏曰九州皆賴蠶桑而兗貢絲織尤宜于此故特

言之○王氏曰農桑衣食之本故也卽此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茂條長也

陳氏曰堯徐揚居河沛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以三州言草木○沛卽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堯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主 經翼

以薄賦爲正也堯當河下流之衝水患雖平而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

王氏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牧而定其賦之高下○袁坤儀曰堯舜什一之制乃萬古中正之法非惟不可過卽減之亦非也若謂以薄賦爲正殊非大道朱氏曰貞者隨所卜而定之名也堯地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按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蓋歷十二歲而豐儉可定始得其太

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堯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幣帛之屬盛以篋篚而貢焉織文織而有文者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

呂氏曰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堯之貢賦或浮濟或浮潔以達于河也冀州三而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主 經翼

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

學海類編 卷一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泰山也

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
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

岫夷既略

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水出琅瑯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水
循其道也

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
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
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消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可煮爲鹽者也

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墳海濱之
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一

經翼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
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異石也須以爲器
用之飾者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
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
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與河不通惟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于亮也

此云淄水東北入海則前註東北入濟誤矣當從入海爲是若云入濟則淄亦可浮矣○按汶水自古東北入海元人始以智力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名會通河然河渠淺澀舟不能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明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及永樂北徙亦常行之九年用潘叔正言舊會

學海類編

卷八

七

經翼

通河可復乃命宋禮等往治老人白璞獻計築垣于汶上之戴村遏汶而合東流盡出于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北達于漳水南達于淮河漕運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迨今挑淺築堤歲無甯日每轉運遲滯上下憂危嗚呼可無長策哉

徐州古爲魯爲彭城卽今之徐州豐沛隸南直南北咽喉亦有呂梁山呂梁江非冀州呂梁

學海類編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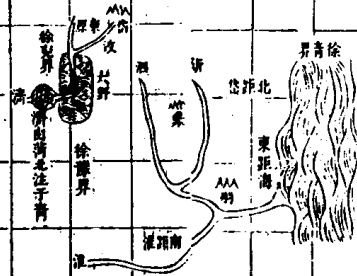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七

經翼

徐州圖

每方三百里



長沙貢局

禹貢圖註

七

聖皇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林氏曰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充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南一形勝也徐即魯境也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樂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驚悍自負劉項起于豐沛朱全忠以碭山人淮夷徐戎者皆

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胎簪山東入于海沂水出艾山西南入于泗
乂治也

魯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始大其泛濫爲
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又曰徐之川耳
大于淮淮入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
莫大于沂沂乂則自沐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學海類編

六

禹貢圖註

年

經翼

蒙羽二山名藝者言可種藝也

林氏曰惟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水蓄而復流者曰豬

東原底平

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
平也

王氏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魯氏曰
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山之高者東原

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珠暨魚厥篚玄纁綺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閒有之故貢以爲建
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

學海類編

六

禹貢圖註

三

經翼

羽中旌旄者也嶧山名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
泗水名濱旁也浮磬石露水濱成磬而後貢也珠爲
服飾魚用祭祀夏翟出于羽畎孤桐生于嶧陽浮磬
出于泗濱珠魚出于淮各有所產之地故詳其地而
使貢也元赤黑色幣可爲齊祭服及首服者織綺皆
繪去凶卽吉之服也

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
東靑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
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

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
○建社土封者建社必封土爲壇以此土封之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邈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
或由灘以達河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
達河濟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

李海類編

下

禹貢圖註

三

聖賢

揚州古爲吳越今之南京應天兩淮江浙等處古江
淮不通今一自儀真至揚子橋一自瓜州至揚子橋
二河合而北行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入淮爲今糧
道咽喉重地其江以南濱海爲廣東福建

李海類編

三

禹貢圖註

三

聖賢

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金陵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大江遠遶淮淝內固雖六朝僅有偏安至太祖則奮身混一建砮然不拔之基而謂江東之地便于守不便于攻豈通論哉故今雖雄據北平而南北並重咽喉常通則根本之慮誠深矣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之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袁坤儀曰彭蠡謂在彭澤是也謂鄱陽湖非也鄱

學海類編

太禹貢圖註

卷

經翼

陽在今饒州南康之閒其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而至彭澤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言澤水既豬而禽鳥亦得其居止也

日陽也孔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曰隨陽之鳥

三江既入

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既入者入于海也

袁坤儀謂三江當以經文爲據漢自北入則曰北江

彭蠡自南入則爲南江而岷江卽爲中江蓋岷江雖

在梁漢江雖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往

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序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

自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矣按袁坤儀之說本于

蘇氏而蔡註非之陳氏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

榮澤後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非有三江

而後合爲一乎酈氏謂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若合

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

學海類編

太禹貢圖註

卷

經翼

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矣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爾雅謂之具區周職方曰揚州藪曰具區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厭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

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

袁坤儀曰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又記篠簜既數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箭竹焉是揚州之竹尤美故別言之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七 經輿

材中于矢之符簞之材中于樂之管齒革可以成車

中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

夷海島之夷卉葛越之屬織貝錦名包果也小曰櫛

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葛越草布也袁坤儀謂木縣自宋始入中國蔡註引

之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河

者因于徐也

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陳氏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著其險也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八 經輿

學海類編 二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以衡陽言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又包其南也

曾氏曰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熊氏曰荆州之地亦廣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即越之南徼也越雖上古未通已當在要荒之服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揚州之境自兩浙爲吳越之外江淮皆楚境或謂建都于江南者當以南陽爲正其北接連中原東通

吳西通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爲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爭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後可以有爲此又有國者所當知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出于梁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江漢之所經也孔甚殷正也水道甚得其正也

學海類編 二
沱潛既道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此荆州江漢之別流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審之則二澤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上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勝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礮丹惟箇簠
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簠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

柁栝柏三木名礪砥皆磨石砥細而礪粗也礮石礮
中矢鏃之川月片砂也箇簠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爲
矢也三邦地名底致也致貢箇簠栝之有名也匭匣
也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三 經翼

示敬也元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國
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常貢若偶得之則納錫于上
也

縮酒以茅縮去滓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者或由江沱或由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
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南
河自冀州言

豫州古爲鄭衛東周大梁今之河南洛陽開封等處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三

經翼

糸型



2017

伊洛漣淵既入于河

經 55—22

出白石山伊瀧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也

榮波既豬

水自濟溢爲榮自洛出爲波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濟水所經孟豬澤也荷澤衍溢導其餘波入于

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荷澤在定陶孟豬在睢陽

厥上惟壤下土墳壚

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元而疏者謂之壚高地則壤下

地則壚故別言之

學海類編

大

禹貢圖註

孟

經纂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織紵也纈細絲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

故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

浮于洛而後至于河也

梁州古爲西蜀益都今之四川成都等處其西南裔
壤爲今之雲南

學海類編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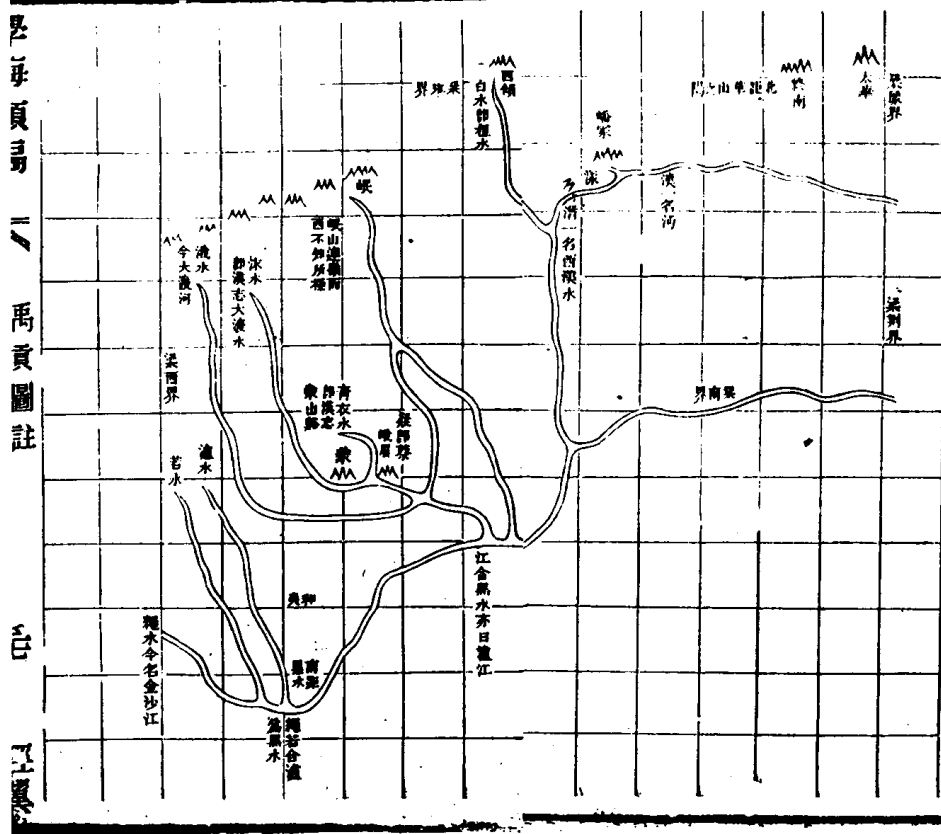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孟

經纂

梁州圖

每方三百里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熊氏曰梁州卽今全蜀之地成都潼川興元利州夔
州等路五十四州之地是也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
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不言岷
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
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脊世治則
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選牧守最難其人不
可不重慎也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漾水所出川原既滌水亦不滯而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蔡山在嚴道蒙山在青衣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

學海類編

天

禹貢圖註

系

經纂

水經其閒者此只指蒙山耳陳氏曰古人舉事必祭禹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

熊氏曰和夷二水名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亦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如覃懷至衡漳亦謂水邊地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馬融王肅云黎小疏也金氏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當時必有條目詳

學海類編

天

禹貢圖註

系

經纂

具今不存矣書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之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織皮者梁土多山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

袁坤儀曰按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皆美玉之別名孔傳亦云璆玉名蔡註獨釋璆爲玉磬不知何據砮貢于荆又貢于梁者重戎事也徐貢浮磬梁

貢磬者樂器磬最重也難得其和也廟當作編廟魚網也梁之利尤在于鐵梁之銀獨美于他州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漢與潛通故浮于潛潛與河不通又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支津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歷漢川至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絕河而渡曰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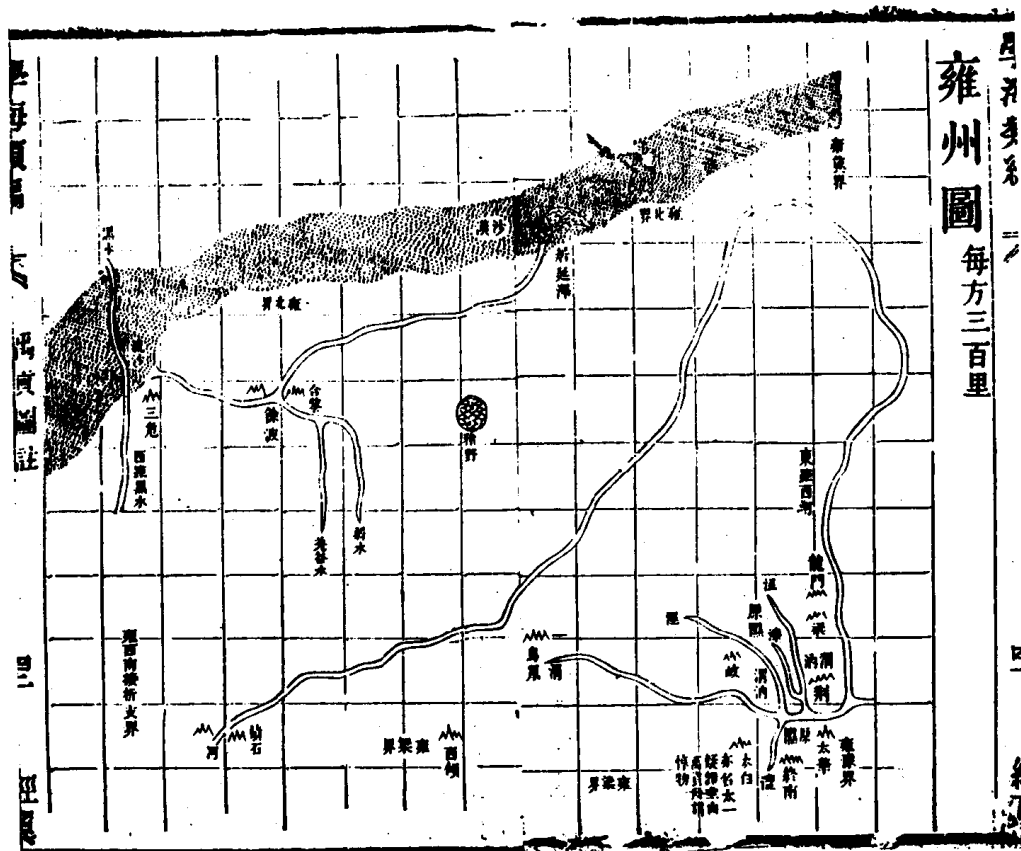
葉氏曰西傾疑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經

傾因桓是來相屬蓋以織皮而來貢者乃西傾之戎也

雍州古爲周秦關隴即今之陝西長安等處其延綏甯夏甘肅皆爲重邊榆林之地河套沃壤千里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翼都
而言也
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
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
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
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
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控弱水流沙之地
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大抵關中之地固是形勢可

以爲都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
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
乃可爾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
西導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岍頭山東南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
水出荻蒲藪東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一 經翼

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同官沮水自宜居二水相敵故
並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

蘇氏曰從小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豐水攸同

豐水出終南山東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

山東豐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

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蘇氏曰豐水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不言治者蒙上

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

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山名卽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及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一 經翼

是三危既已可居于是大有功敘

蘇氏曰首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

故其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今南海有青琅玕謂珊瑚屬本草云卽玻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羌中龍門山在夏陽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毘崙析枝渠搜西戎卽敘

毘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枝在河關渠搜近朔方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經

翼

附于末

毘崙乃毘崙山旁諸國也

學海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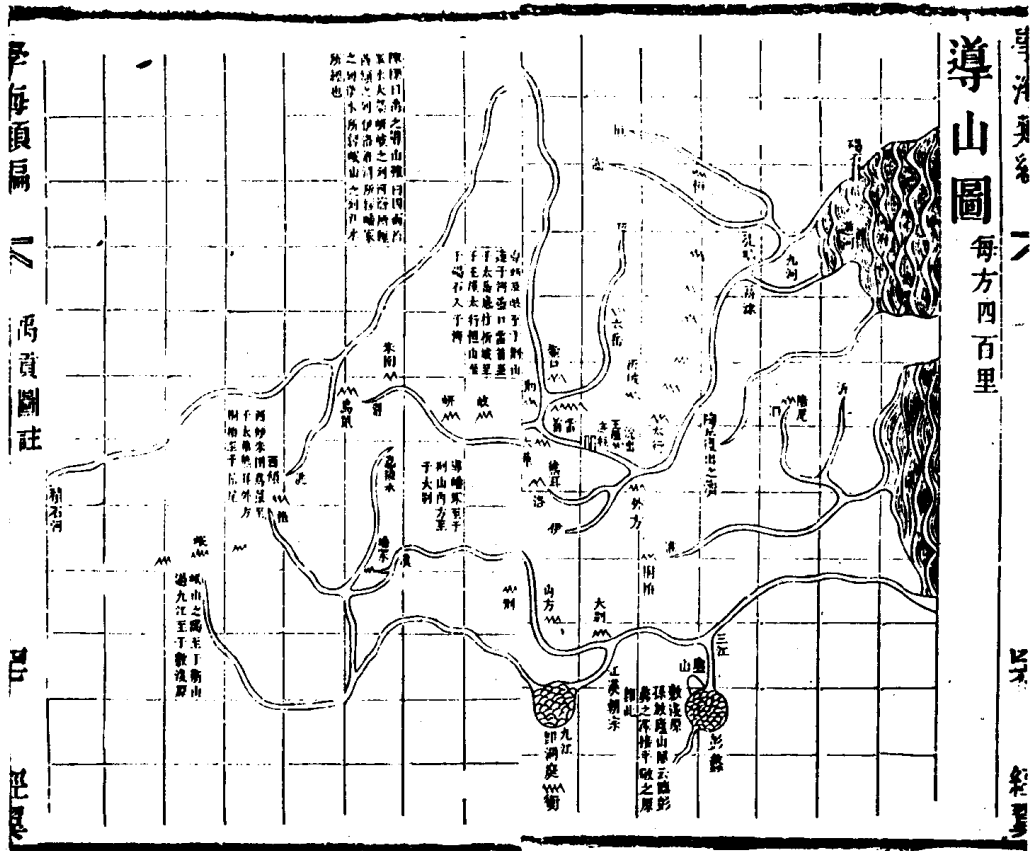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經

翼

導山圖

每方四百里



導山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
皆冀州山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此北條大河
北境之山也河濟之所經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
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于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
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導山有二說或
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以爲治山旁

小水然還是相視源委脈絡爲是若下流未疏上疏將導之使何處去○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濟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濟川其序不得不然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完

經翼

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畊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之所經

導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蟠冢卽梁州之蟠山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大別皆

荆州山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漢水之所出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

岷山在梁州衡山九江敷淺源在荆州岷山之脈其

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敷淺

源二支之間湘水開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源在

湘水東北故必過九江不言導者蒙導蟠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自導岍以下四條曰至曰過皆指禹言衡山卽南嶽敷淺源卽廬山廬山群高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雜居故有敷淺源之名○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濟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濟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濟川之原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完

經翼

導沈二條文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比江海淮用功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源而已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意隨山者禹亦只是循行其緊關處相視一過將天下水脈大勢統會存胸中其餘皆令所在該司查報然後便宜分遣各處濬治若必一一禹身自親歷山必臨巔水必窮源雖八年奈之何哉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潯川也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上下故曰流沙其正派至于合黎其餘波入流沙也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

按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岬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黑水即盧水也

星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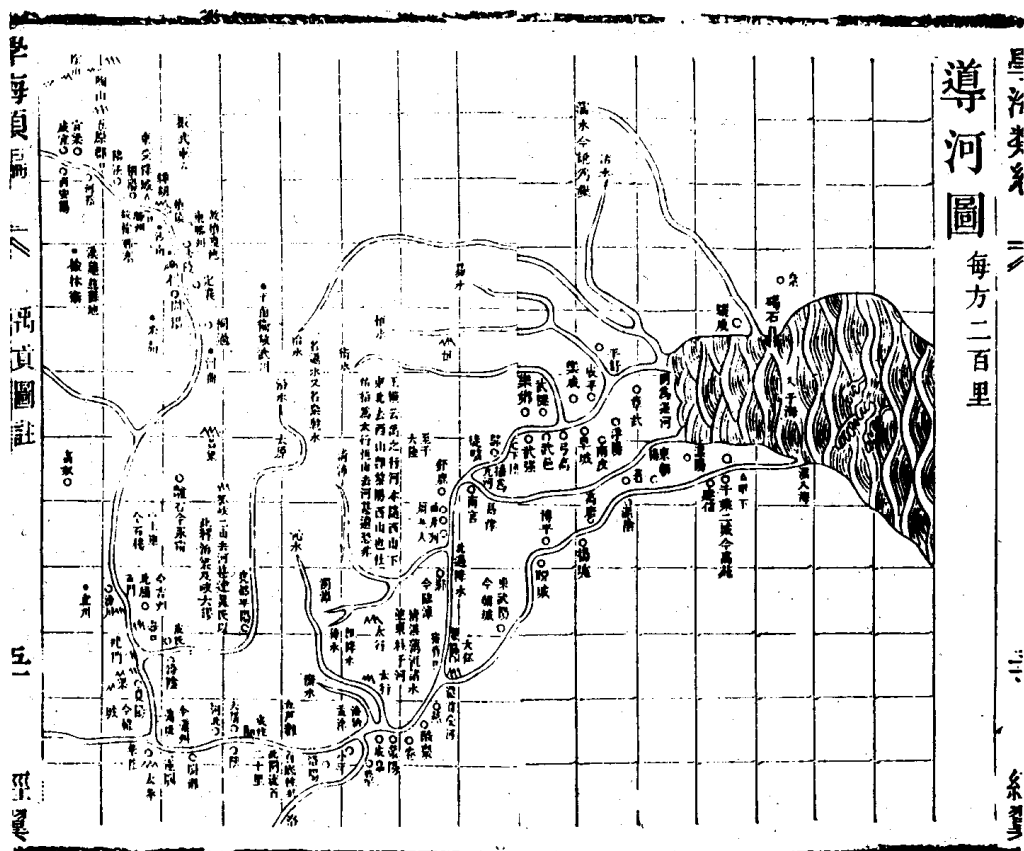
禹貢圖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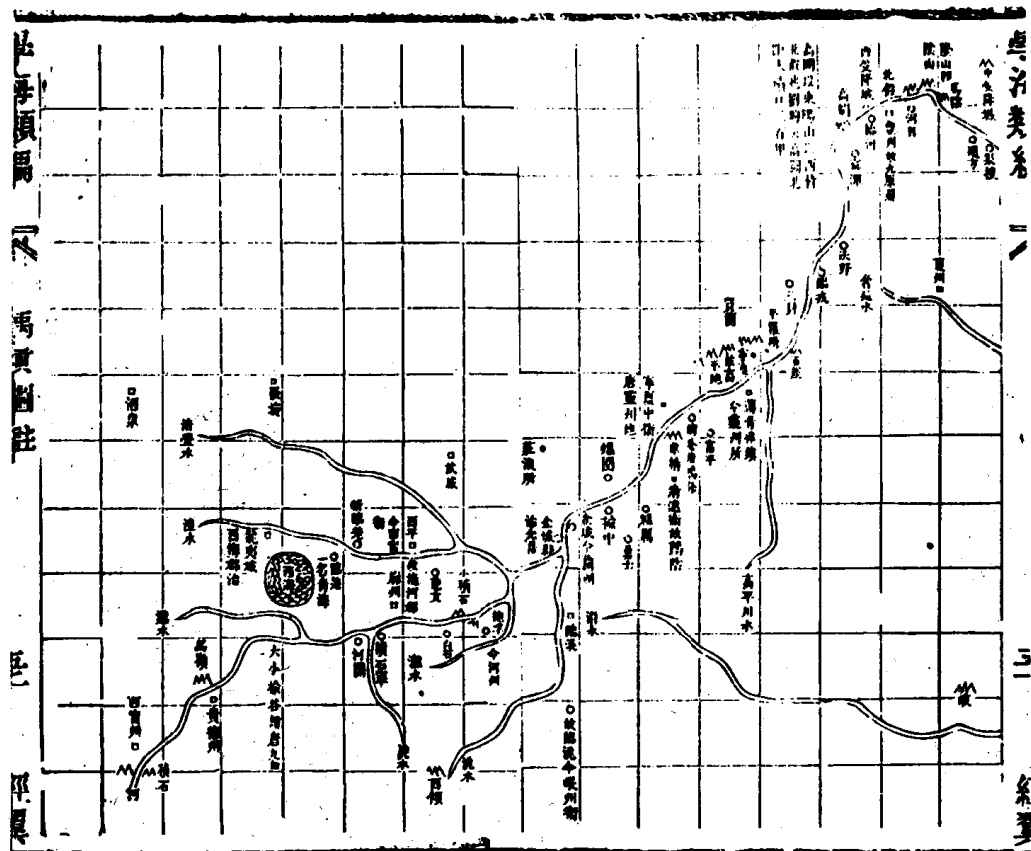
星

至

導河圖

每方二百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王氏災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逼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一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類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聖

經

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汶合濟至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余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汾而後趨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賈讓治河三策曰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與利

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固堤增修堵薄勞

費無已此最下策也○邱瓊山嘗論周以前河之勢

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南

又謂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

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

幾時河水又有所豬如鉅野梁山泊等處猶有所分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

之道猶微有存者今則以一淮受眾水之歸而無涓

滴之滲漏矣欲其無潰難矣○按周用謂河之不安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聖

經

其流由于阡陌之壤溝洫之不修斯言誠爲確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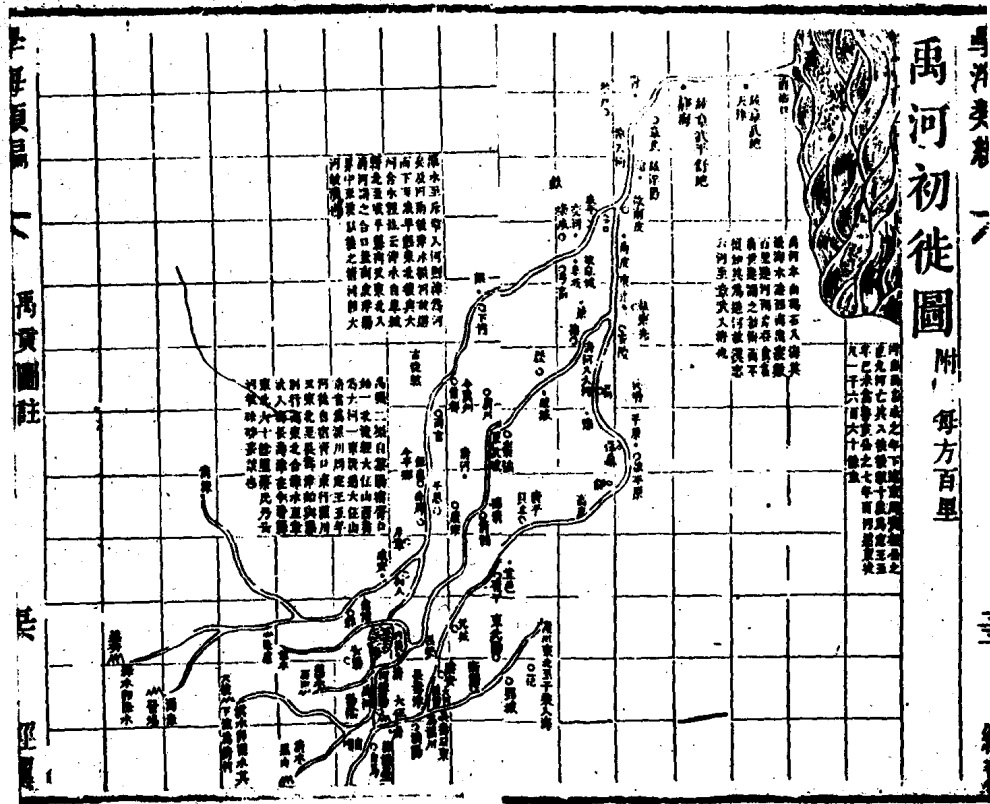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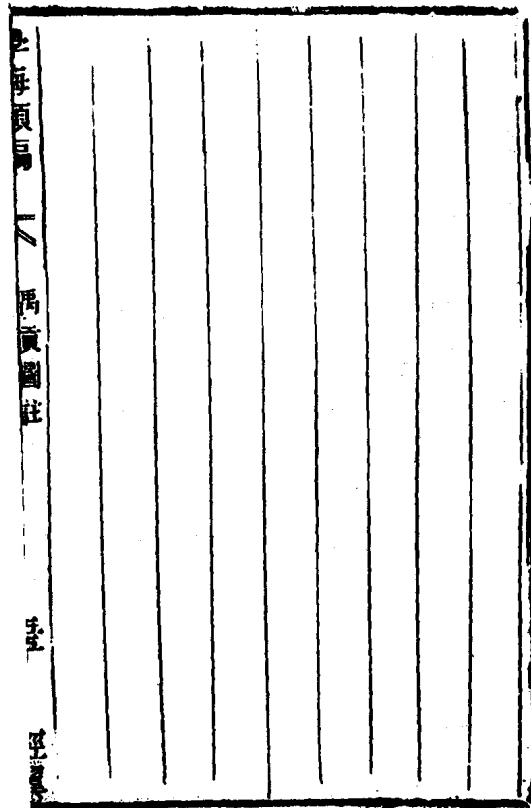
蟠冢漾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潁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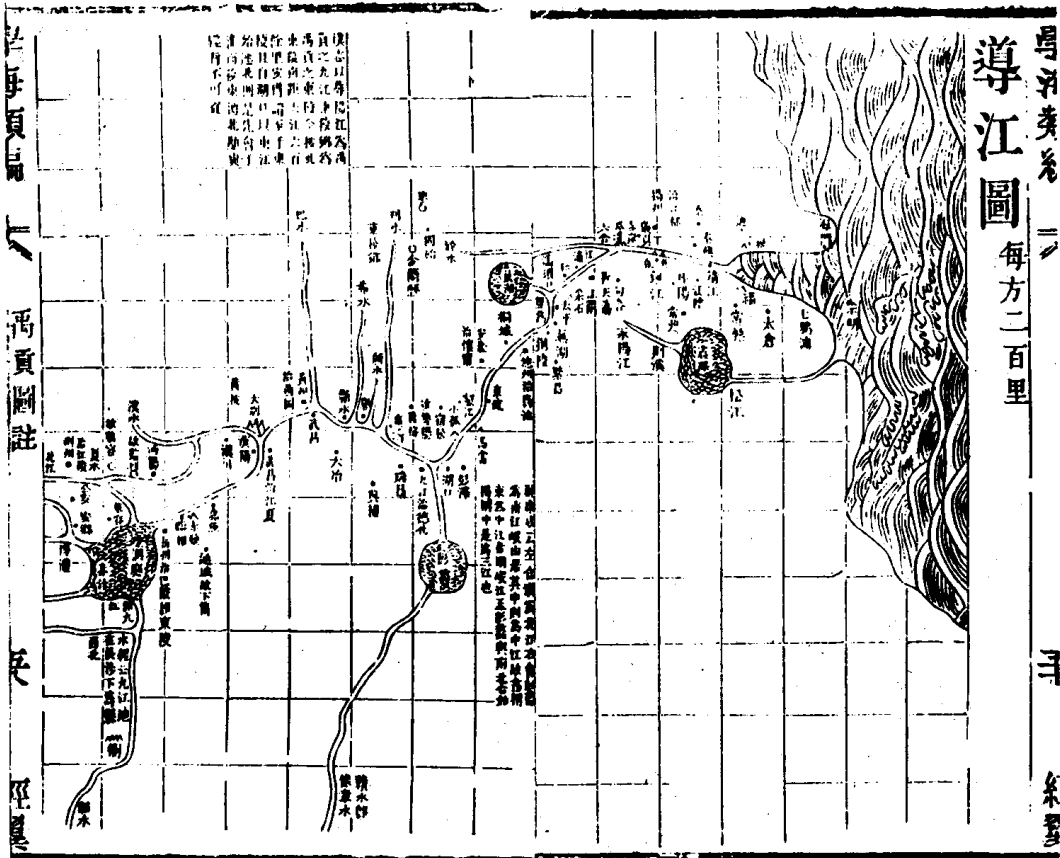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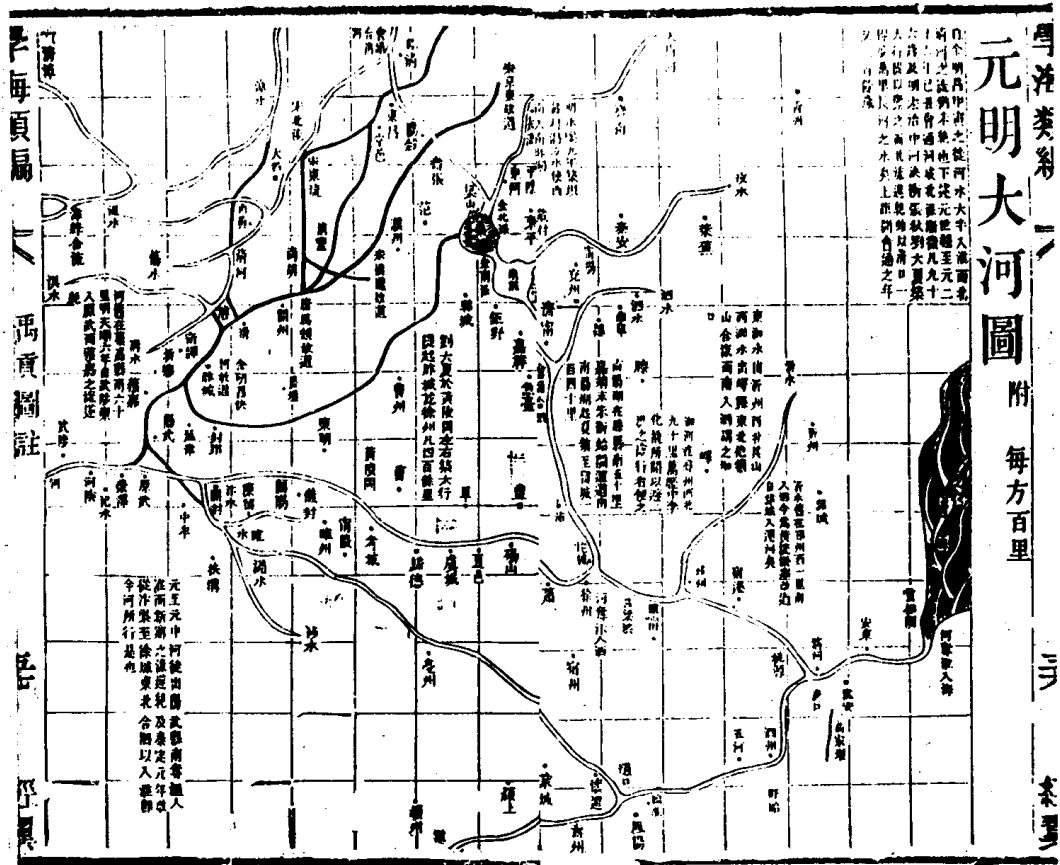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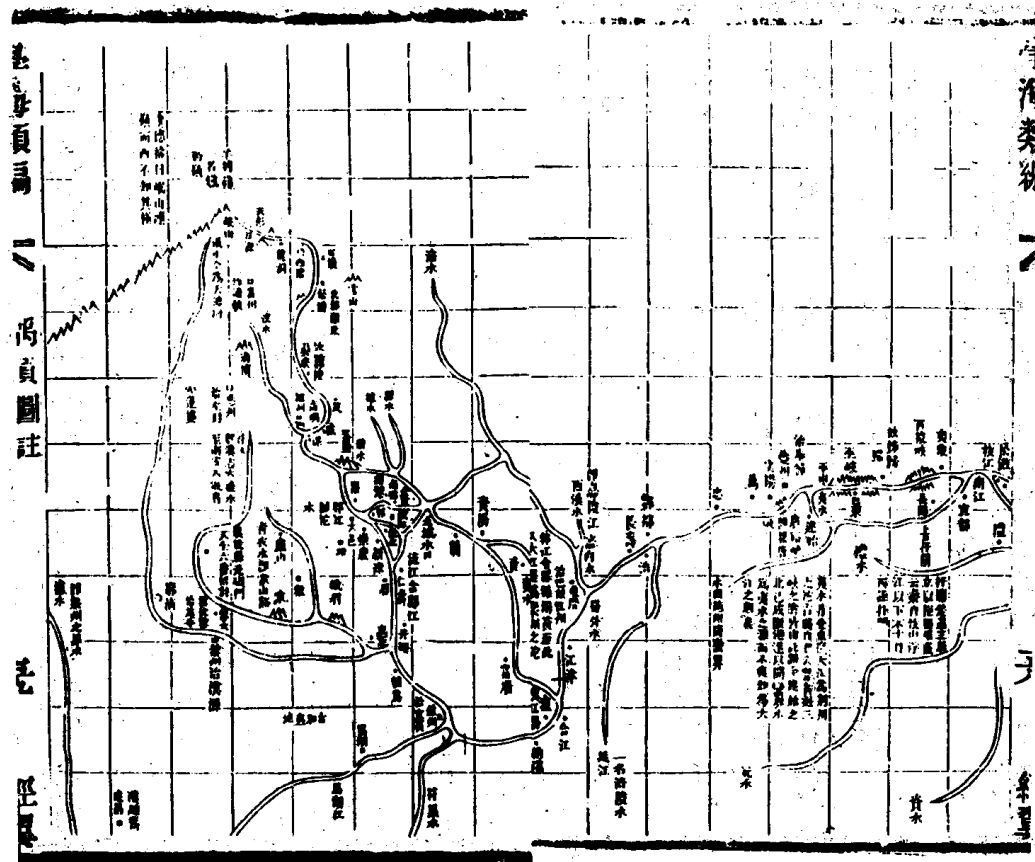
漾水名出蟠冢山至武都爲漾又東流至武當爲滄

浪之水三澨水名在郢州匯潁也謂之爲者隨地得

名非他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于桑者也澧山澤之名東陵今岳州巴
 陵也
 漢東匯澤爲彭蠡江之北會于匯朱蔡皆疑其有誤
 且江漢既合流之後不宜有北江中江之別○東爲
 中江正是全大江入海之路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沅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
爲濟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榮
榮卽榮波之榮又東出于陶邱北陶邱地名又東至
于荷荷卽荷澤汶北汶也又東北至青州入海

袁坤儀云今之譚沅水者皆云發源爲沅一見也自
沅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
溢爲榮一見也自榮而下又伏矣東出陶邱又一見
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于荷卽豫之荷澤又東北會
于汶卽青之浮于汶者此不但不得禹貢之意併蔡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李

經翼

傳之意而亦失之者也夫既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
浮于濟潔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皆相通也
明矣斷續若此何以言通舟哉傳之所謂既見而伏
者就王屋崖下而言也由此歷號公臺而西南入于
河溢而爲榮河滿而濟溢也東出于陶邱北者卽榮
之濟東至濟之西而流出于陶邱之北也傳未嘗言
伏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入于泗泗入

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澧涇漆沮
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澧卽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
卽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卽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
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六

經翼

洛水出冢嶺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
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
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
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
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
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河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
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
合大謂之入大水合小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

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陂障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學海類編 太 禹貢圖註

空 經翼

袁坤儀云九川亦是九州之大川不曰疏流而曰滌源受眾水爲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經者甚眾滌源正是濬畎澮距川也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在九山刊旅內四海會同陳氏以謂總結四方之貢道達帝都者較見冠冕而結意亦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所生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也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出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陳氏曰上各州惟止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于雍故以此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于梁雍故以此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

學海類編 太 禹貢圖註

奎 經翼

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六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墟之復其性而已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財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錫土姓不重錫勲勞只重封建欲與諸侯共治以維治久安之意封建亦非創自禹平定之後或仍其舊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趾遠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己定功已
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自不違我之所行
矣

曰台曰朕史臣之詞猶春秋指魯爲我也

學海類編

畜經翼

五服圖

[illegible]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土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學海類編

奎經集

張氏曰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服
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
天子故皆謂之服○陳氏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
畿獨以甸名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
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過以棄本逐末制名甸
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
里內既近王城不但自輸總銓秸而又爲四百里五
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

交與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皆言納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百里也揆度也綏服介乎內外之間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

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禁

要服皆夷狄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禁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

流放罪人之地禁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畢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于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閭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成上

學海類編 下 禹貢圖註 李 經義

國土地輿勝不可以一隅舉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甸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十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七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漢地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里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

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浸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水黑色故圭以元云

陳氏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于四海而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

經翼

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及于四海自禹敷土而下槩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言之自導畝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甸服而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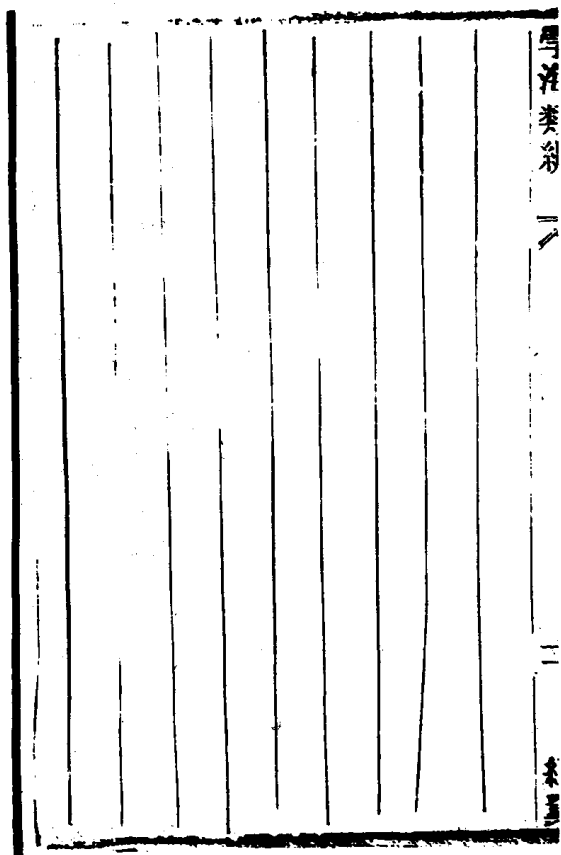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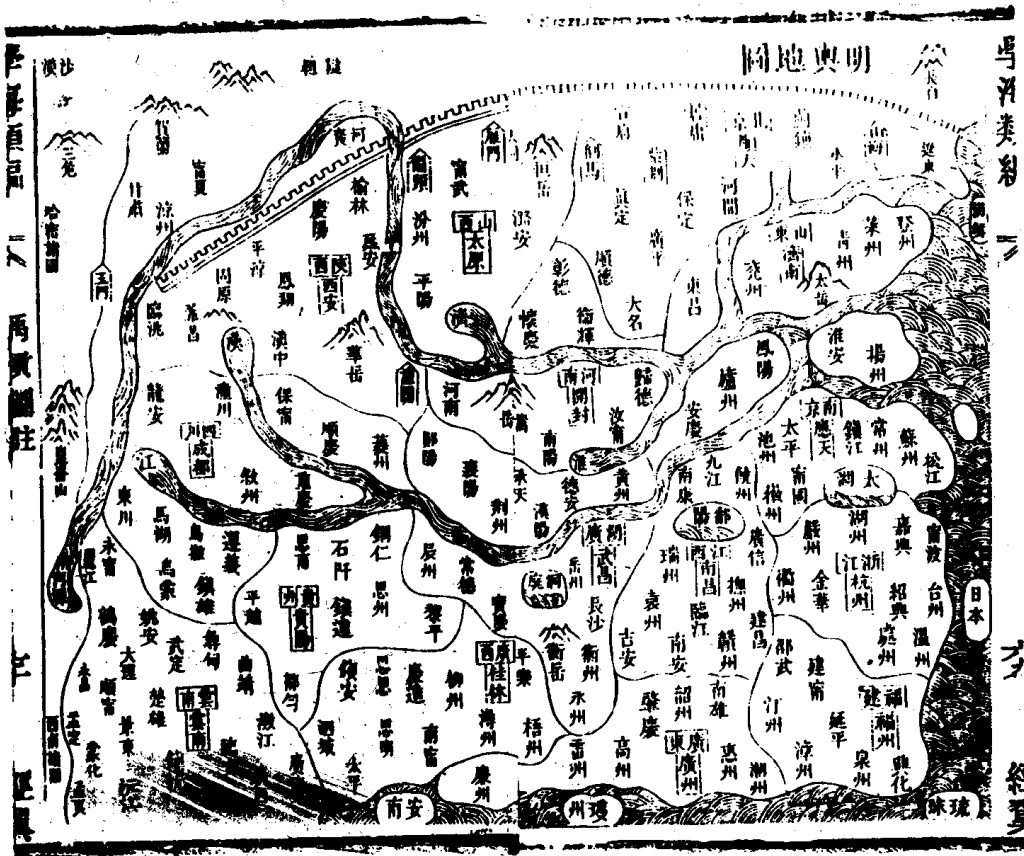
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學者其讀禹貢之書有是哉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卷

經翼



輿圖論略

黃帝經理天下立爲萬國帝嘗創制九州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唐堯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置五服舜卽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周初尙千八百國分爲九畿春秋兼并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國焉戰國時惟存七國秦制天下爲七十郡都關中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南皆臨大海漢興加置郡國爲十三州部亦都關中光武併省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世

經異

境日促矣元并天下定都于燕卽今北京所謂天府百二之國王不得不可以爲王者此也我太祖始都金陵成祖遷都北平並建兩京分天下爲十三道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紆各萬餘里固億萬世無疆之業也大抵天下形勢無如燕京其次則關中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然視汴猶爲上游焉若金陵則僻在東南不能控禦西北非勝地也朱晦翁謂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大河遶其南華山還其右前則三案重圍鸞鳳峙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

學海類編

禹貢圖註

世

經異

侵軼坤正統間有建議南遷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勢觀之終不若燕京之勝而今曰都之誠是也所可議者大甯都司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外棄而守望費勞開平侈而上谷之烽火易逼東勝發而三關之設備愈嚴河套住牧而朔方之形勢已虧藩垣既撤蛇虺窺其戶庭豈非往事之可憾今日防禦之亟講者乎

河漕論略

河源出吐番朶甘思有泉百泓若天之列星然日星宿海自此東行三千餘里至崑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自禹之導河後無河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磧歷漢唐宋元徙非一處寢南以入淮而我朝受患尤劇蓋前代河患不過破民廬舍治之尙易今爲輓輸要津百萬仰哺又其溢則齒前陵涸則妨運誠爲掣肘近河全入于淮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一自甯陵南入渦至懷遠入一自儀封北折出徐州小

學海類編

不 禹貢圖註

三

經翼

浮橋入夫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資洗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自黃河決入運河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輒水衝沙淤是河病而運亦病治運難而治河益難矣議者謂治河當熟察利害知其勢相因而本末不相涉使陵自爲陵運自爲運則河不言治而自治信然矣其他議疏議濬議塞總不出賈魯三法糜費不貲從未覩有享數千年之利者何也或有謂水力難與之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利導之力寡而利永者然與議治運者主河運則紉海道謂風橋浪權

漂溺叵測不可也主海運則紉河道謂捶築搬剝歲費億萬不可也主調停則謂漕河便矣倘潢池有警咽喉爲梗之當慮海運當矣倘溟渤揚氛烟波阻絕之當慮是宜海漕並治萬一可以此塞彼通也或者又謂禹之治河九河以分其勢溝洫以蓄其暴故河得安流而長久今故道失溝洫壞又河勢七八千里建瓴而下挾六七月淫潦與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州數郡委之而盡匯于淮其任性猛悍震蕩故其所也然則溝洫可復乎東方之地可委之乎又其屯鹽之政可

學海類編

不 禹貢圖註

四

經翼

修乎屯政修則邊軍無不授耕鹽政修則商引多納本色東南可省飛輓之勞九邊可免脫巾之憂治河治漕雖我爲政顧言之于今日詎不與醫緩同嗤矣治病者第明其標不明其本亦安見其能生哉

林子導河迂譚

林子曰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既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耳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由癰疽內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若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于東未已而復潰于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淤癰疽之內作者也黃河之外衝癰疽之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癰疽內作而剝皮肉于其外乎哉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故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甯乎地既位而甯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勳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已

學海類編

卷八

禹貢圖註

五

經翼

禹貢圖註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朱聿鍵僭號於福建以爲監察御史病卒於延平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則以爲殉節自經傳聞異詞莫之詳也是編以禹貢九州分繪九圖列於各州經文之前又繪五服圖列於五百里甸服一節之前後附輿地總圖據明代郡縣紀其大畧採錄蔡註之簡明者爲內註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註其圖與注俱頗簡畧無所考證南英自序亦稱爲便於童蒙記誦云

禹貢古今合註五卷圖一卷

〔明〕夏允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合註

五卷》提要

序

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
國之所繇貧者田功之不治
水利之不脩也咎者夏后氏
隨山槩木薄海內外靡不周
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
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
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以
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濶
者莫黃河若也禹貢言治水

禹貢合註

序

也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底慎
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言
治賦也卽禹之自稱曰濬畎
澮距川暨稷播奏繇是觀之
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

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
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
故道日以橫決而冀豫徐兗
之區民若履氷而處葢數千
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

而周禮瀦防溝遂列澮之屬
蕩然無餘卽後世陂池塘灤
之剗其人亾而事亦旋廢矣
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
於

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
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
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
運所輦商賈所販自京師而
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

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
出居庸繇龍固以給宣雲稍
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衛度
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
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繇武
關通褒斜道以澹關中遠轉
北河西至涼部大約三十鍾
致一石哉以致民旣恃漕益
媮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
黃河旣已日決而南與淮同

究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
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
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
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
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
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
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
廢而恃轉運旣也恃轉運而
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亟
治河旣也因治河而滯運卒

也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
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
之所急莫大于強兵欲強兵
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若盡
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

禹貢合註

序

六

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
時九州同溢患其泛濫而無
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
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
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淫溢

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
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
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
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
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

禹貢合註

序

七

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
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
江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
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天
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

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有以
大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
容安苟且言及務農任地則
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
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

禹貢合註

序

八

事急則鑄山榷商加稅鬻爵
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
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
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
凡天喬竹石之微骨革齒毛

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
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
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
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
郡國之誌無不採險要之區

禹貢合註

序

九

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攬勝
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
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
博而核矣夫薦紳先生知今
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

皆不可行學者徂於誦習又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急者著于篇使世之覽者

禹貢合註

序

十

有所本焉

社弟陳子龍題



凡例

余少侗愚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偕陳臥子出入見其蓄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卽此是學欲作地里圖訪朱思本意爲之益增其所未備兼爲之說而于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閎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貢古今合註惟閩

凡例

粵滇黔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包舉大都方之註疏大全何敢比肩以爲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禹貢自茅五芝先生彙註網羅備具可爲一代鴻典但意在博綜便于稽攷不便于誦讀重複渙散類不能免余融貫其意使前後成章閱者心目爲清與五芝先生相翼而不相背也至水利屯田邊防漕運尤

詳其說旁及鹽法賦役無不推其源流酌其利害此余意所獨存故語不厭詳焉

漢時求治河輒使能治尚書者古人習經固將施之用也今治尚書者不乏人爲應舉之具而已問以水道蒙如雲霧豈窮經之謂乎然滄桑革易執古治今亦多不合余故于稽古之中尤詳攷今事如治河防海之類皆可見之施行名曰古今合註意

凡例

二

蓋在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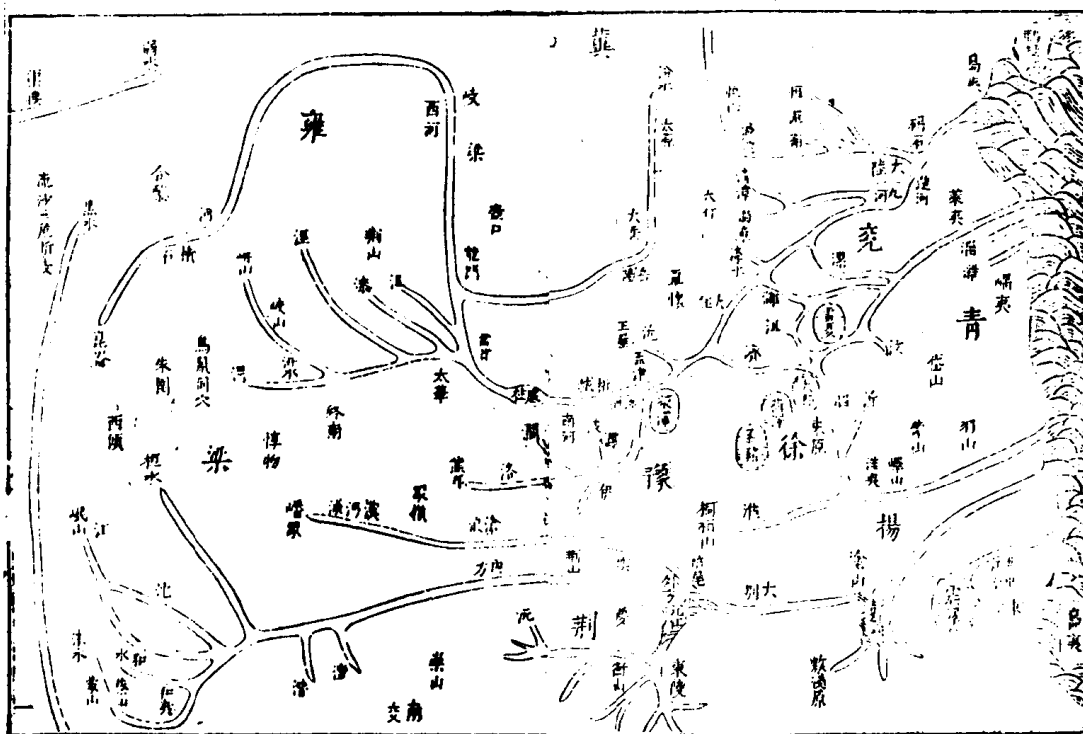
水經註固大地史也凡與經相翼者皆採拾靡遺麗言秀句亦不忍割又如貢物多奇輒旁搜逸乘至山川奇怪之說亦時載一二知爲識者所譏然欲廣見聞終不能去也

書中收採甚博有載其名字者有取其說而遺其名者因融貫成篇達吾意而止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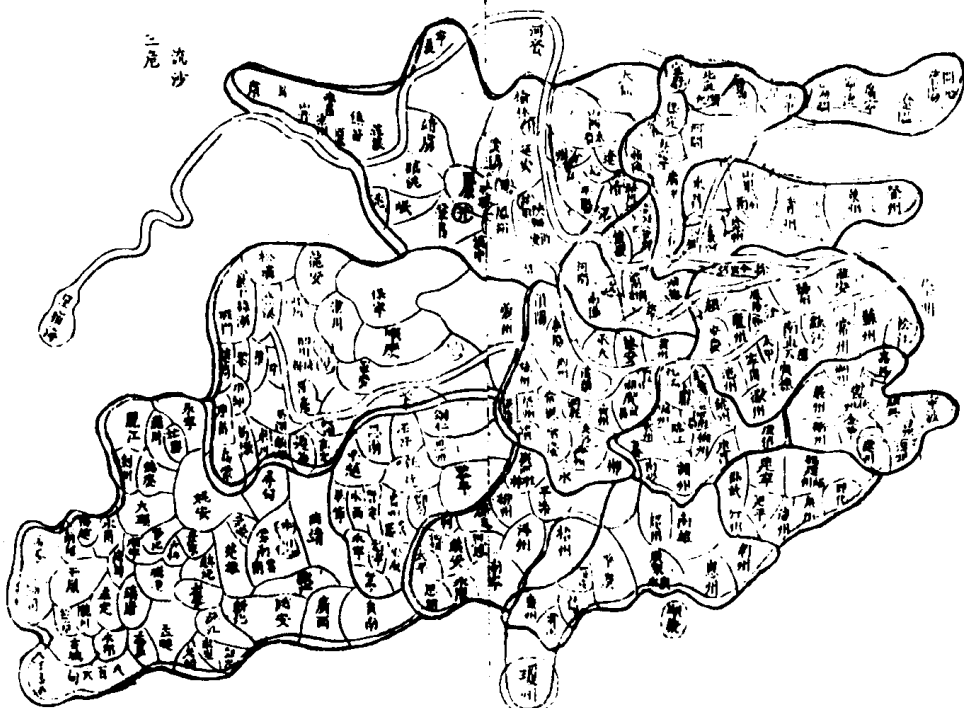
不能一一詳載非敢攘爲已有也凡所詮釋皆本前人間有一二出自胸臆者然必得之諮詢余特述之云爾若躬履山川必更有異同今故限于力矣後有同志當更爲余廣之

羹仲自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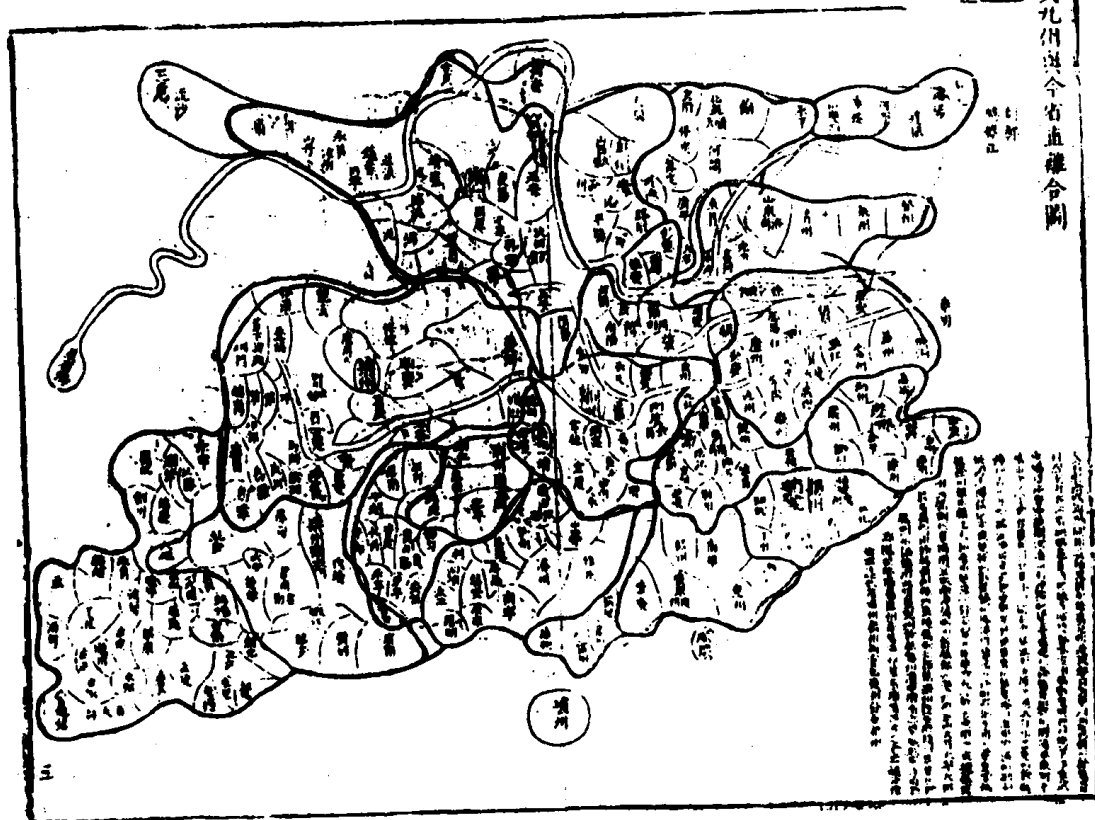
禹貢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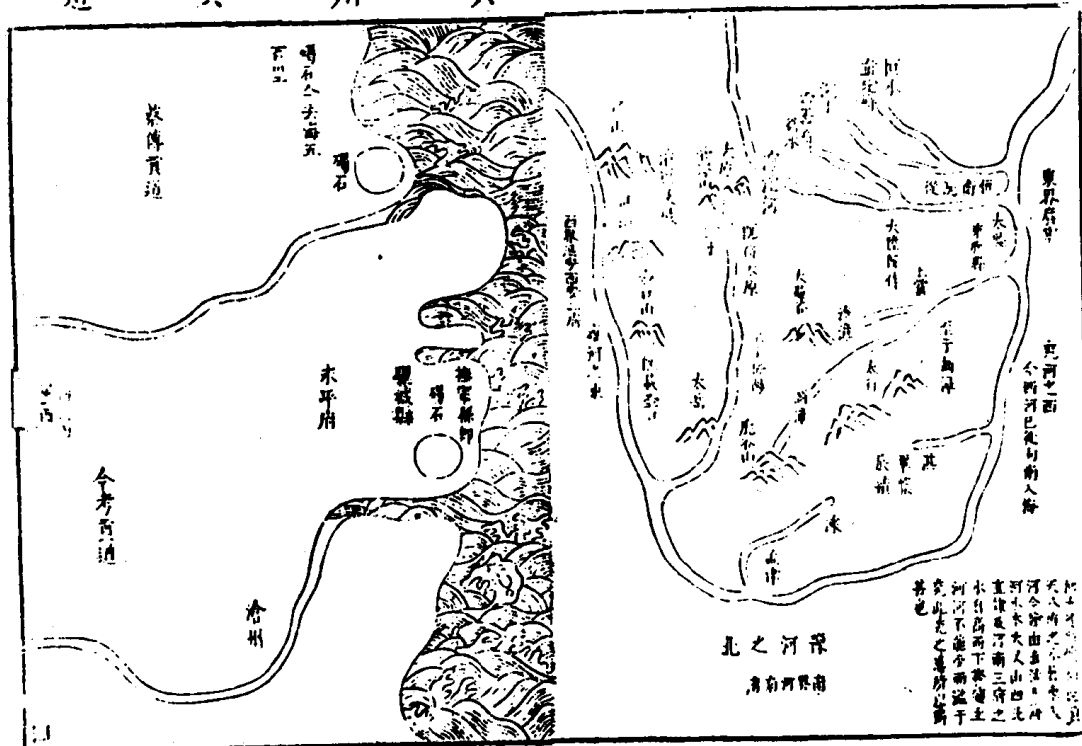
九州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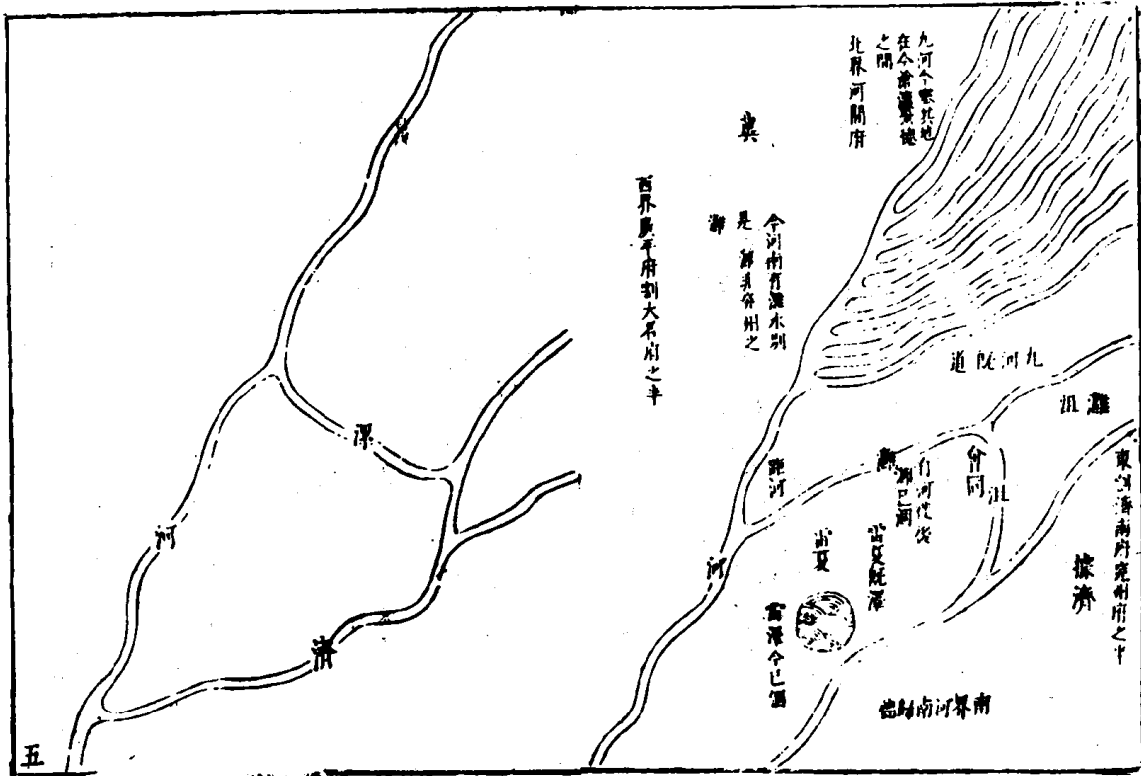
歸貢九州與今省直隸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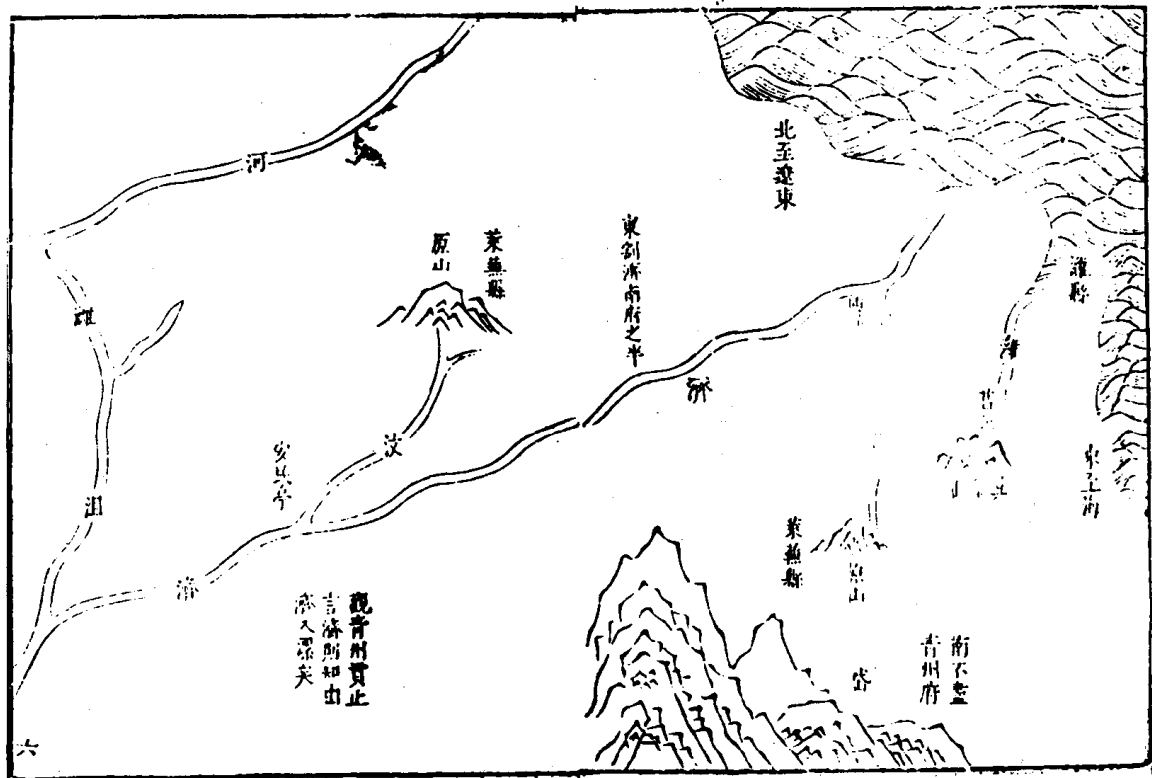
冀州疆界冀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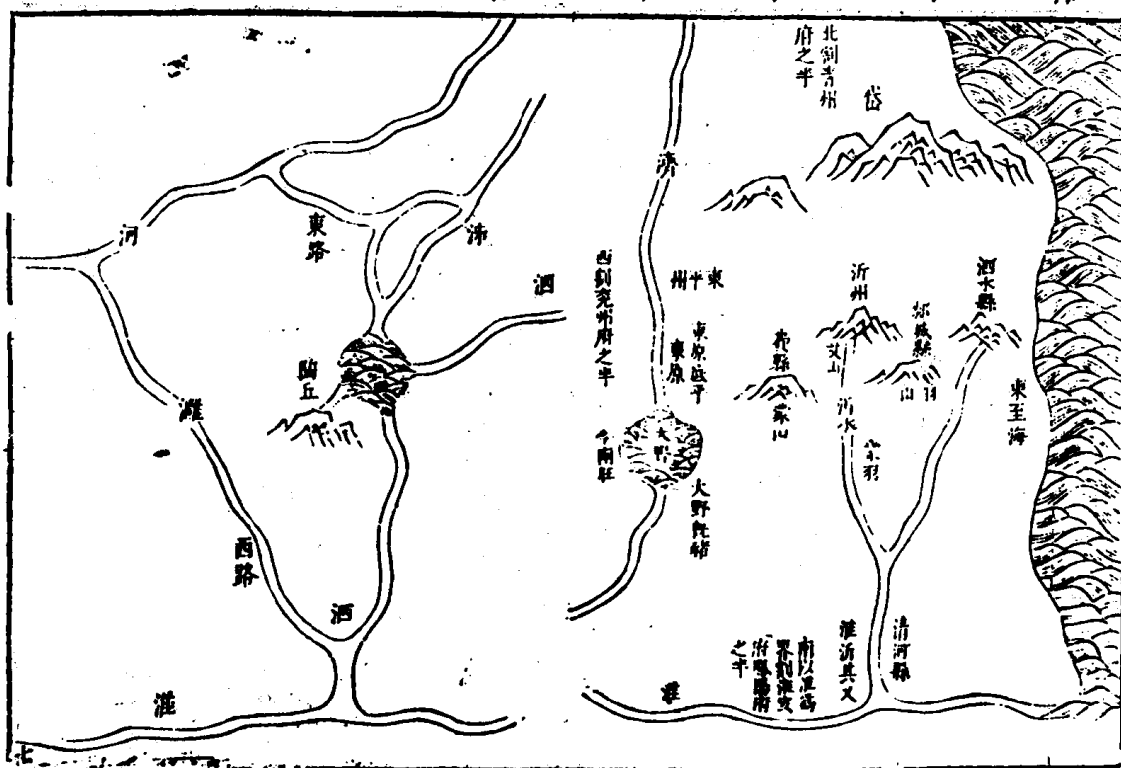
充州疆界兗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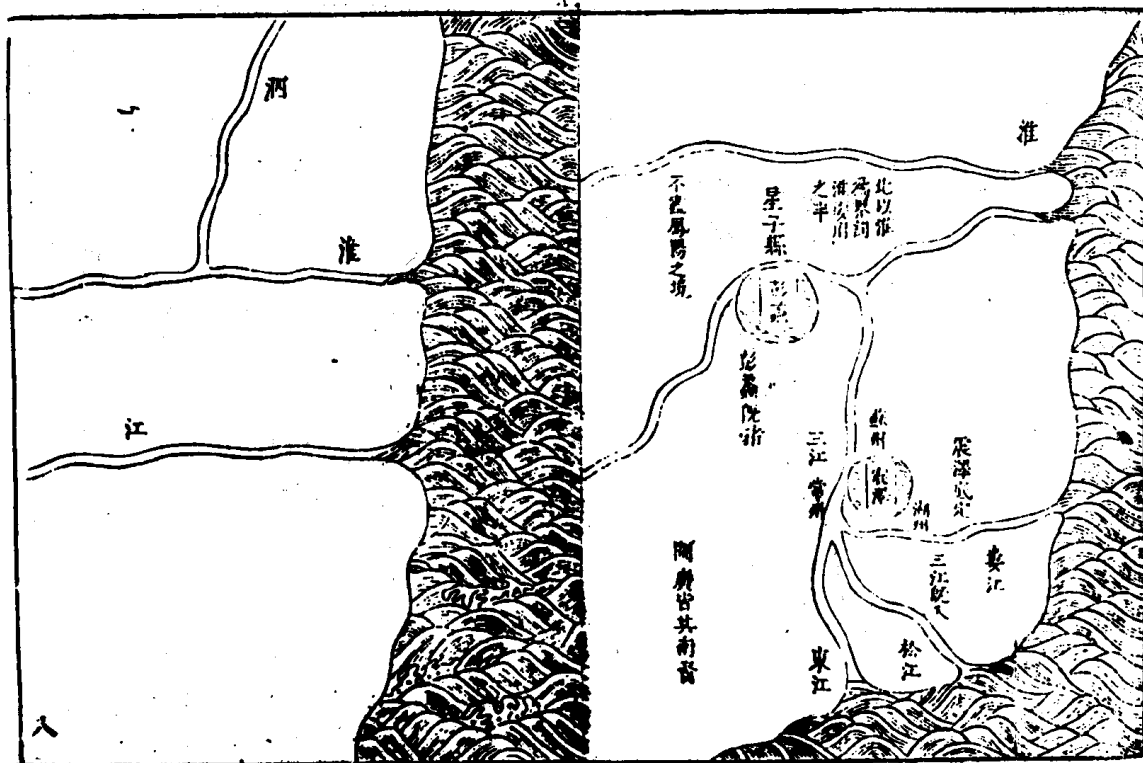
青州疆界清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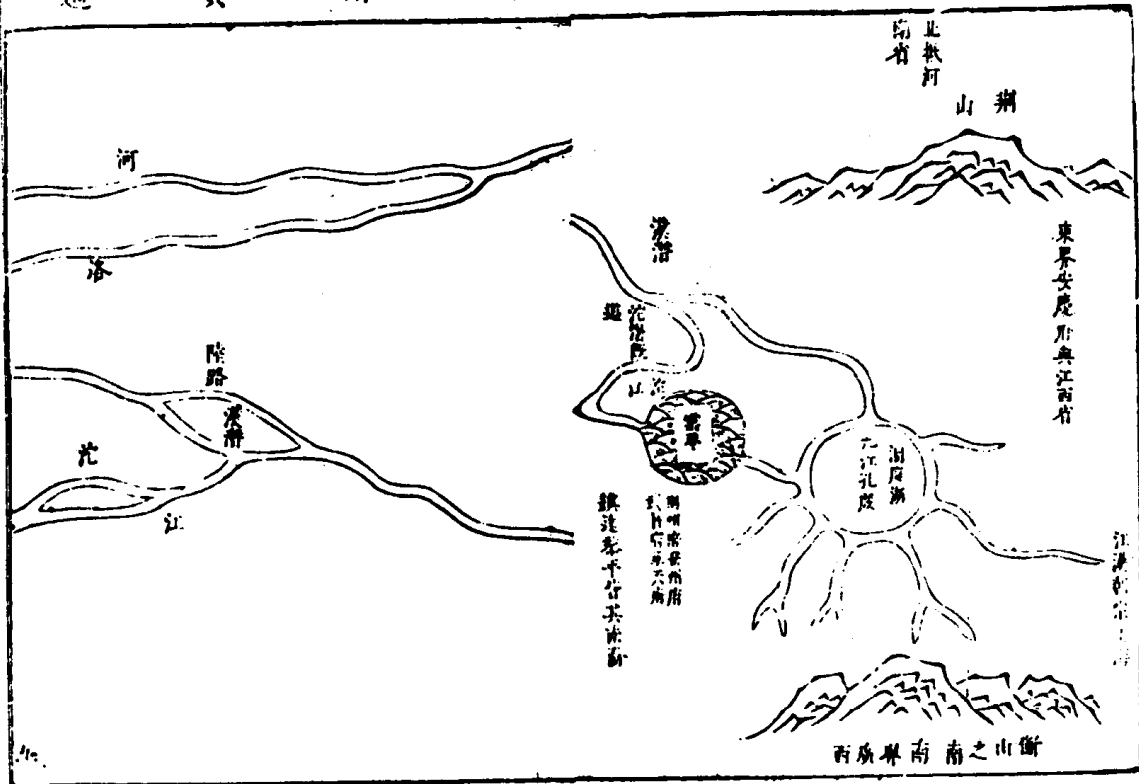
徐 州 疆 界 徐 州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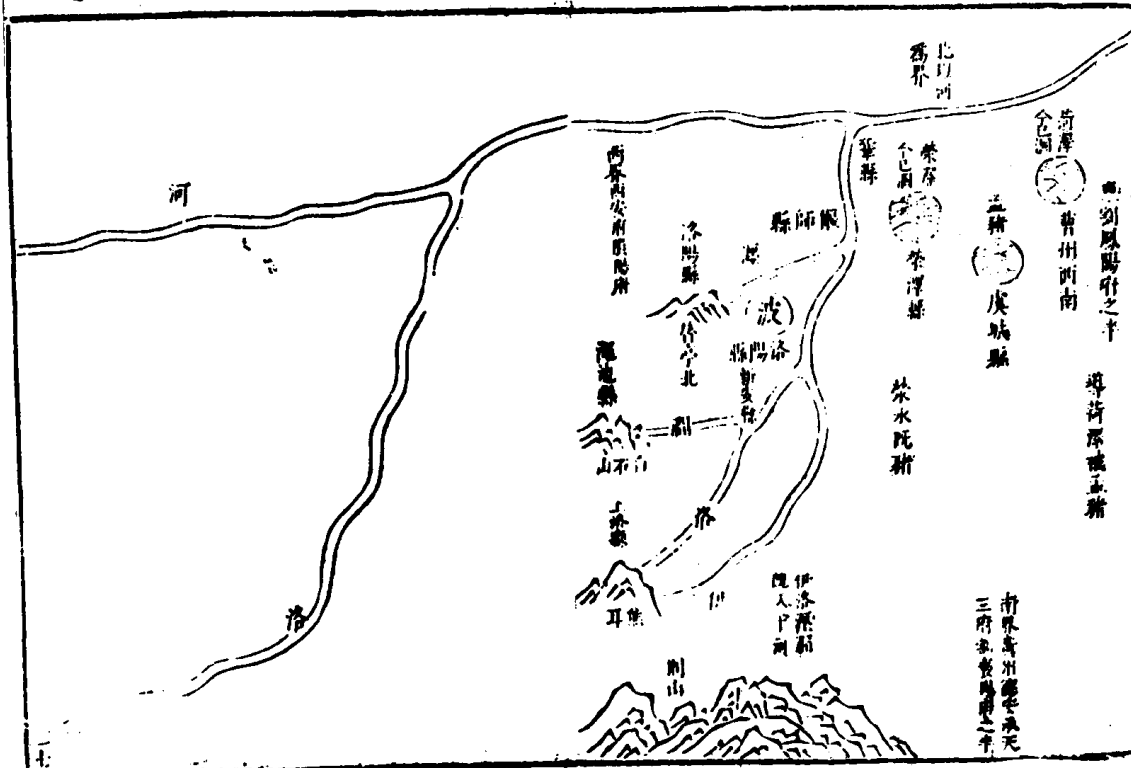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揚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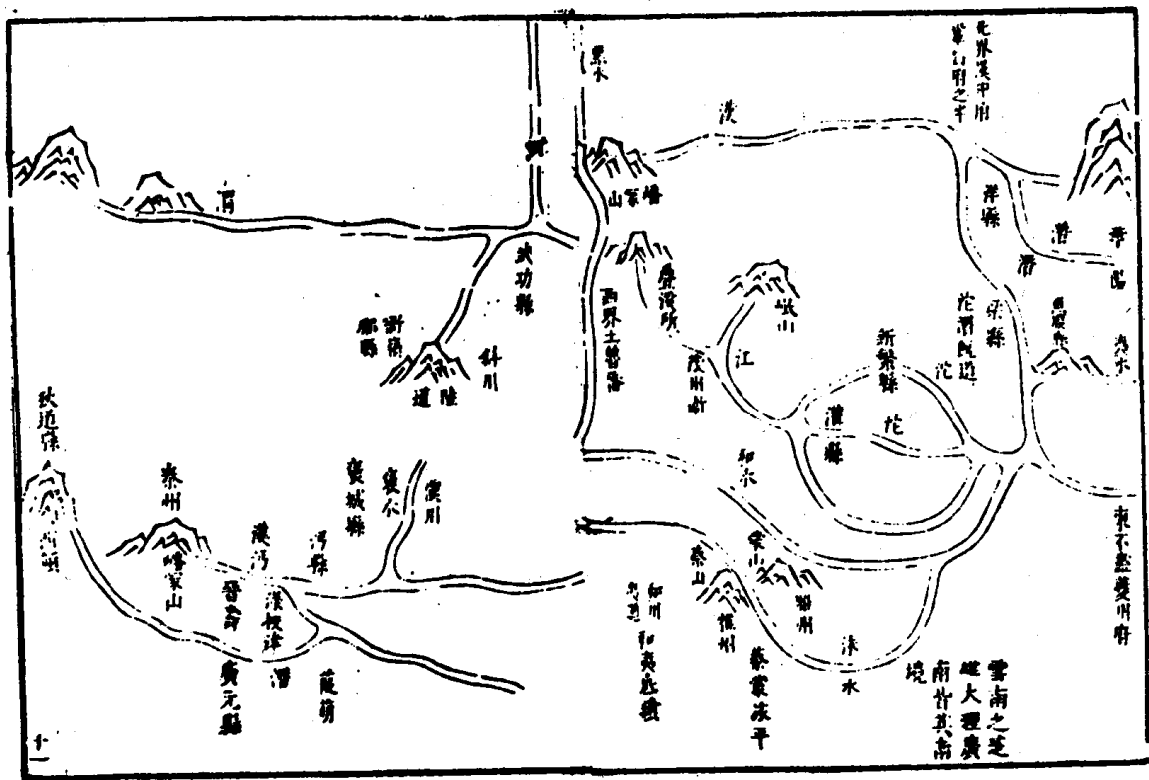
荆 州 疆 界 荆 州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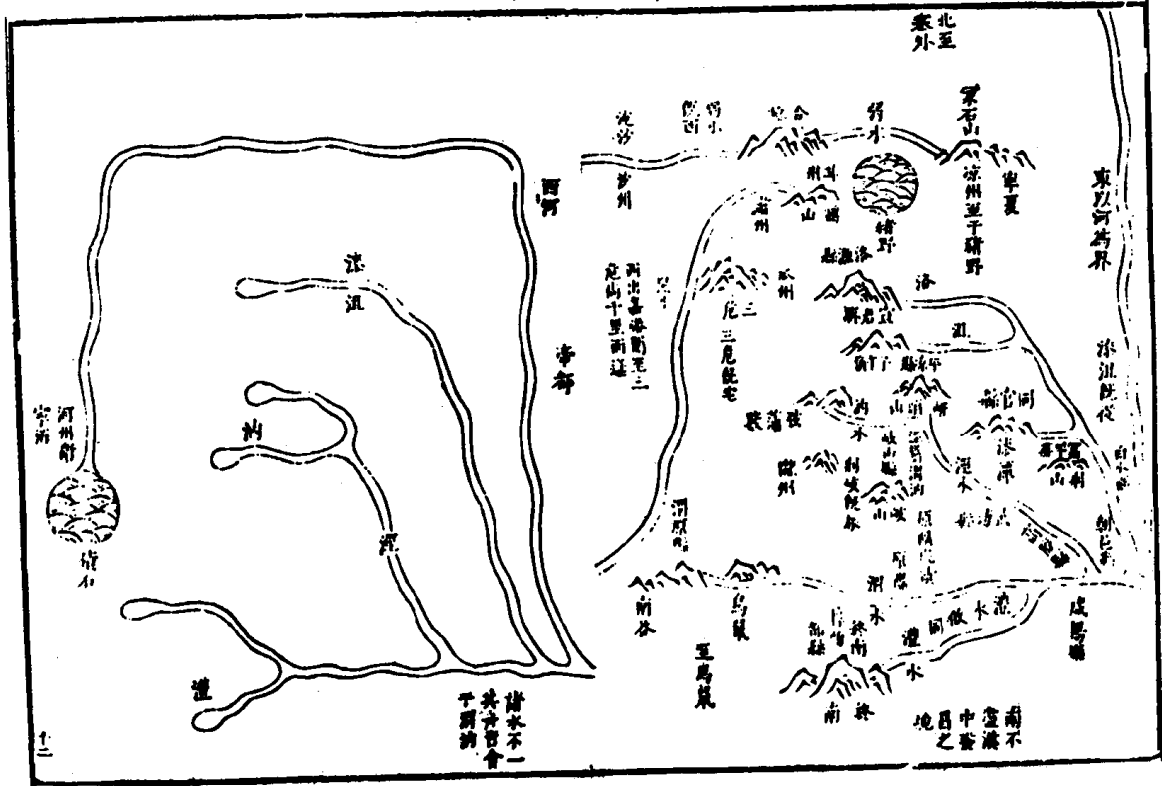
豫 州 疆 界 豫 州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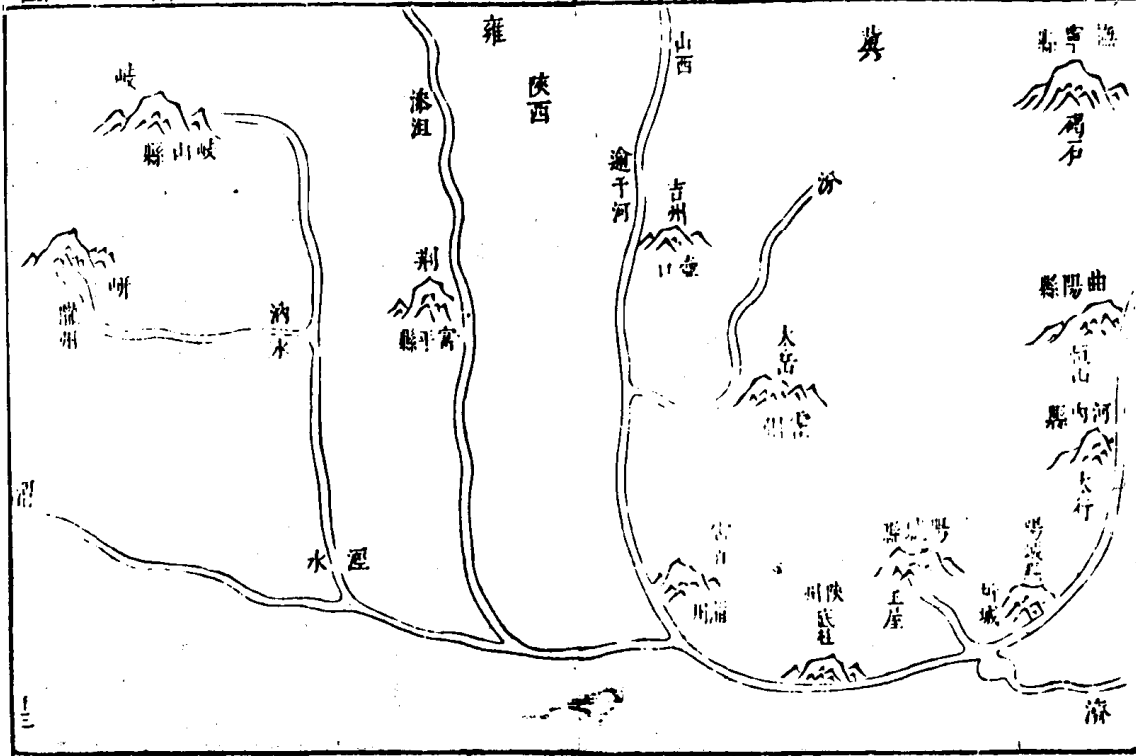
梁 州 疆 界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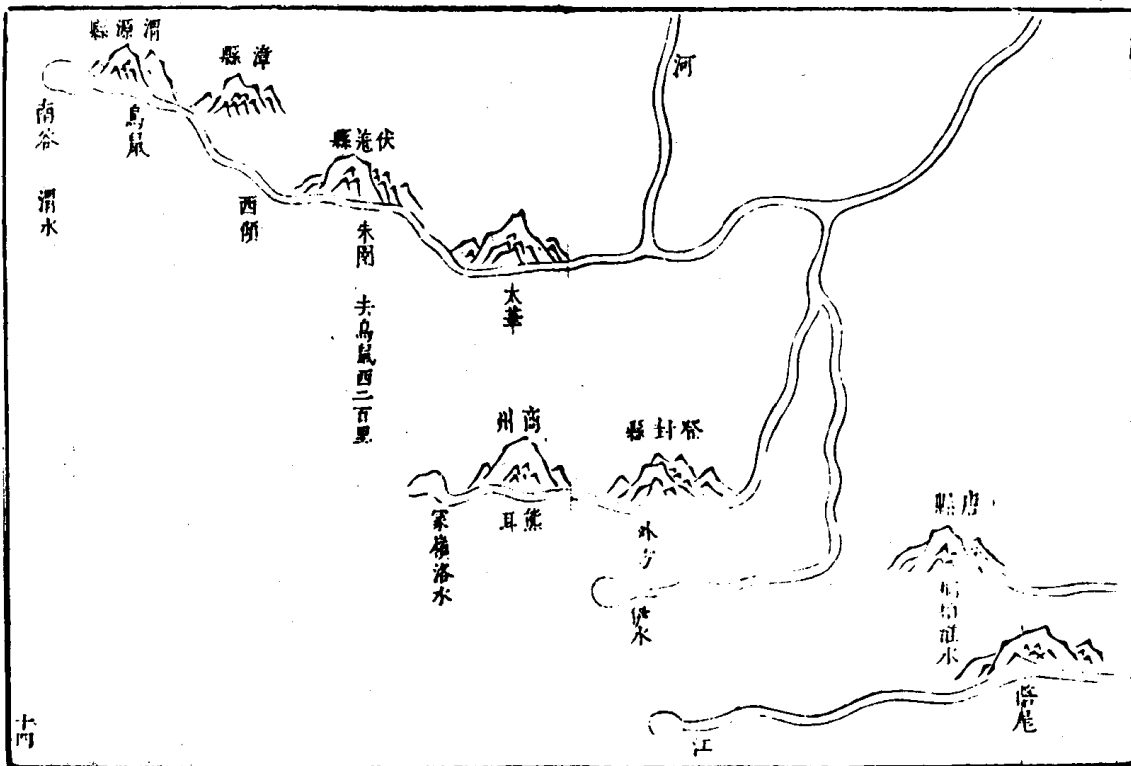
雍 州 疆 界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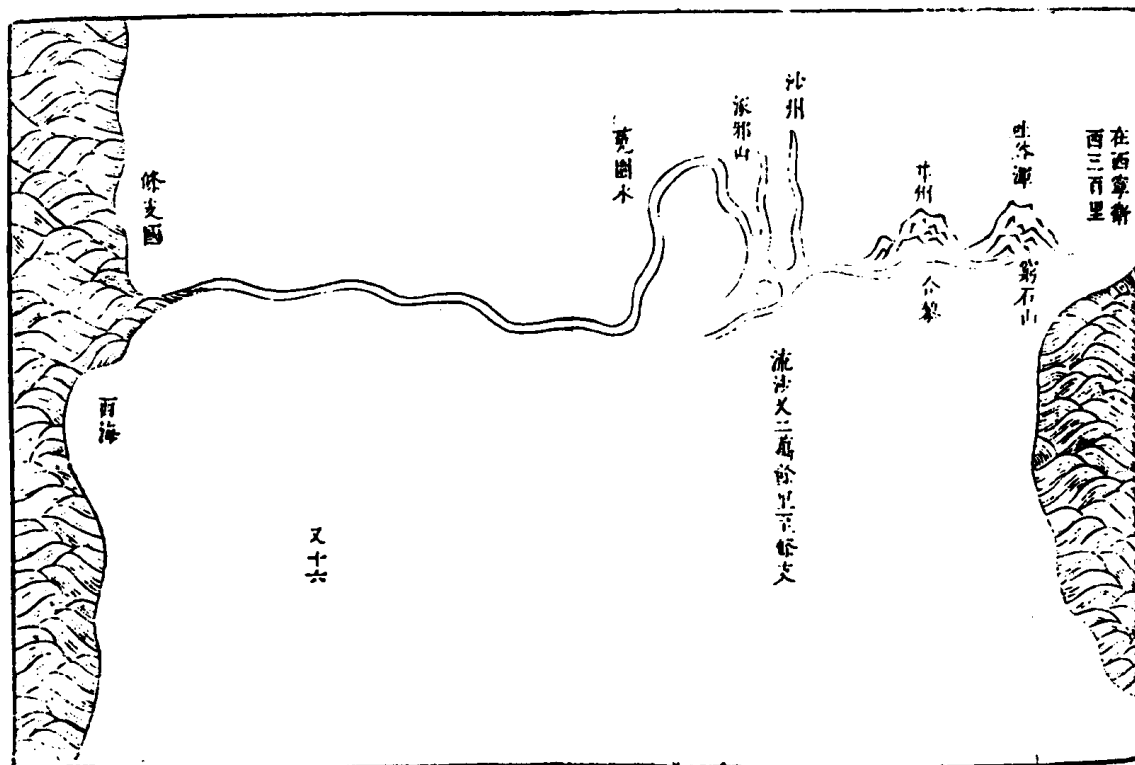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圖



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圖



導 弱 水 圖



導 黑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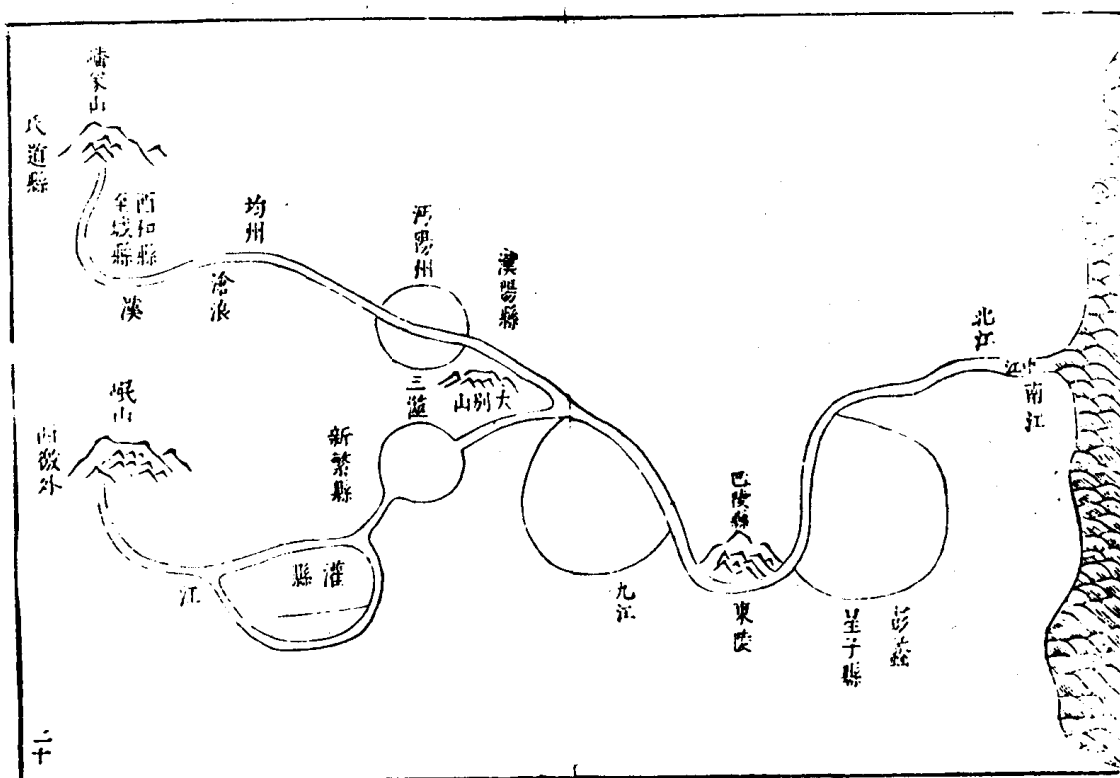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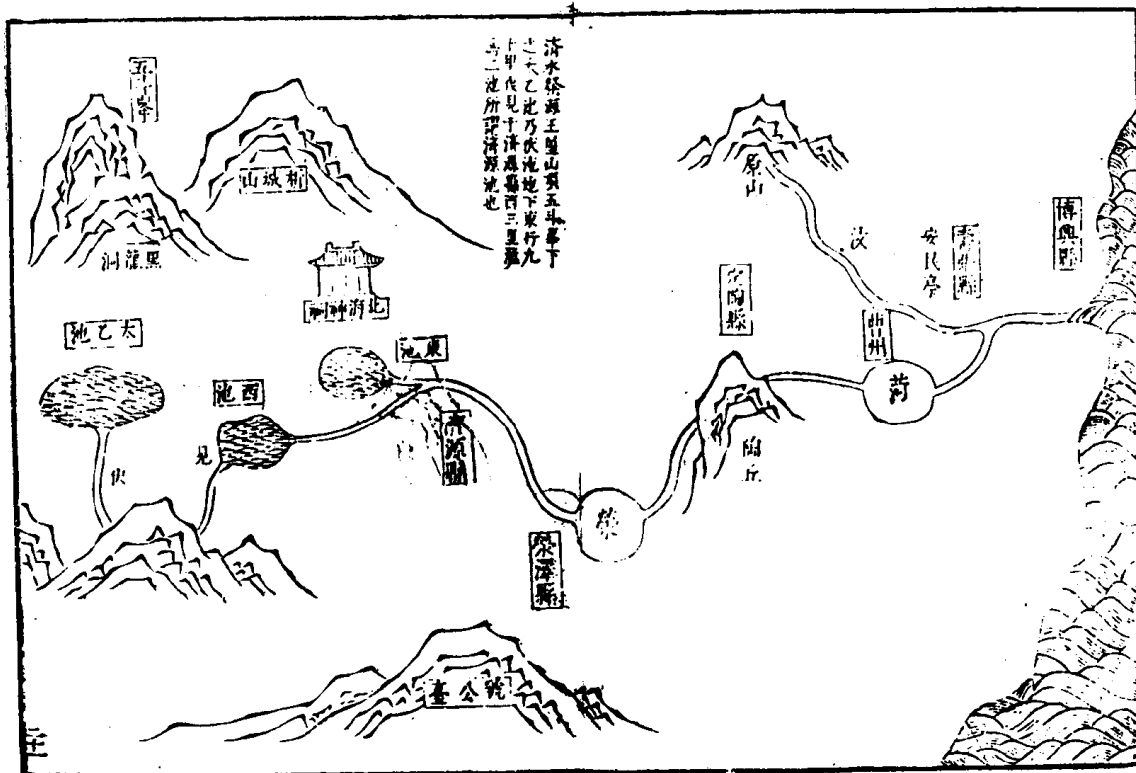
—



導 江 漢 圖



導 濟 水 圖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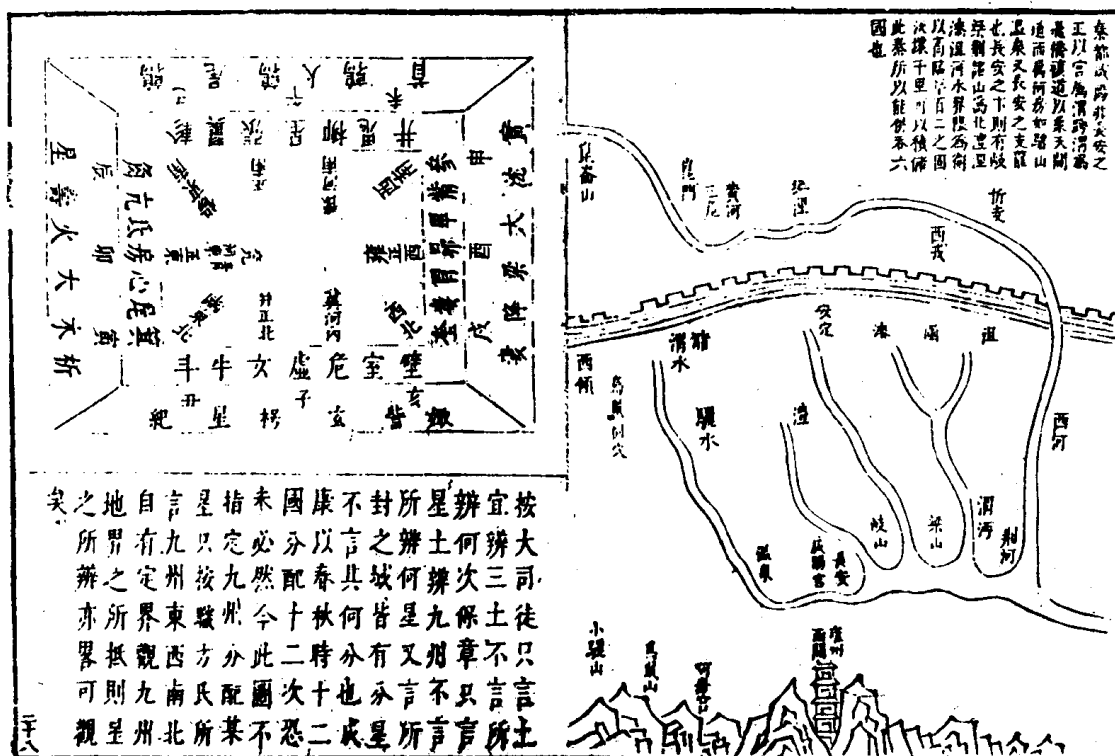
This is a historical map of the Pingyuan region in Shanxi, China. The map shows the Yellow River (黄河) flowing from the top righ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Several tributaries are depicted, including the Pingyuan River (平遥河) and the Lin River (臨河). Key locations marked on the map include:

- Counties:** Pingyuan County (平遥縣), Yulin County (榆林縣), Lin County (臨縣), and others.
- Mountains:** Pingyuan Mountain (平遥山), Yulin Mountain (榆林山), and others.
- Waterways:** Pingyuan River (平遥河), Lin River (臨河), and others.
- Other Labels:** Pingyuan Garrison (平遥營), Pingyuan River (平遥河), and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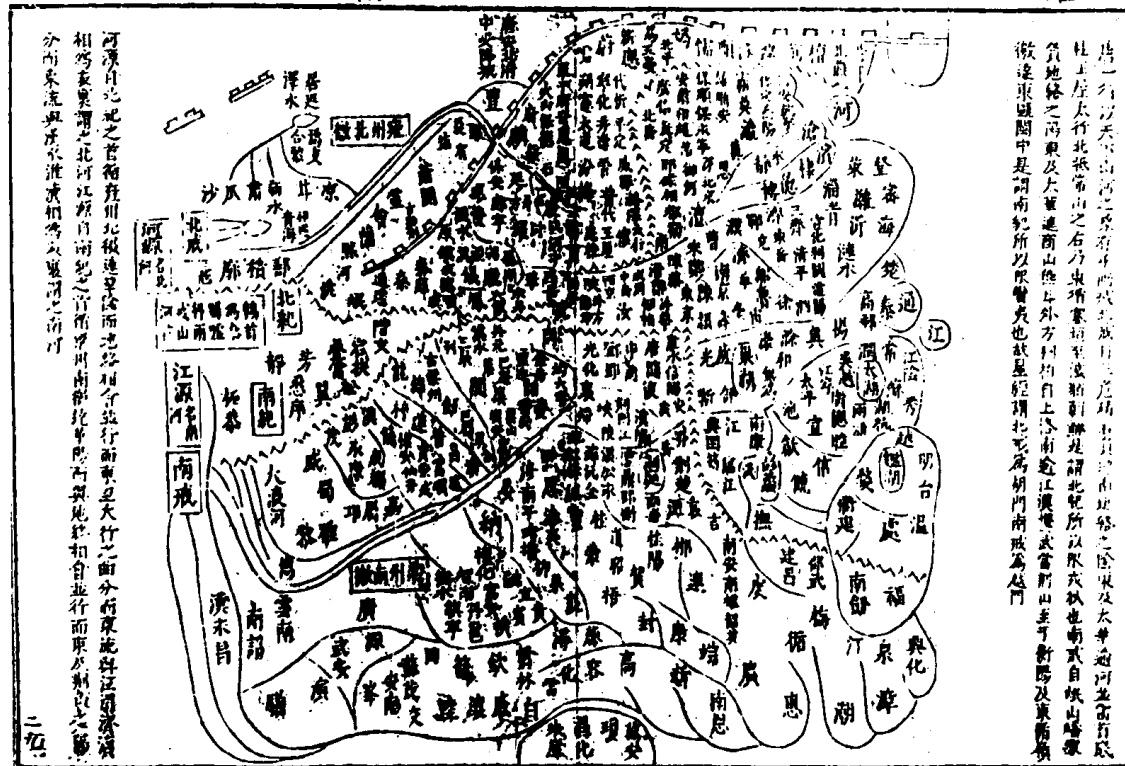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North at the top. The Yellow River is the central feature, with various tributaries and local landmarks label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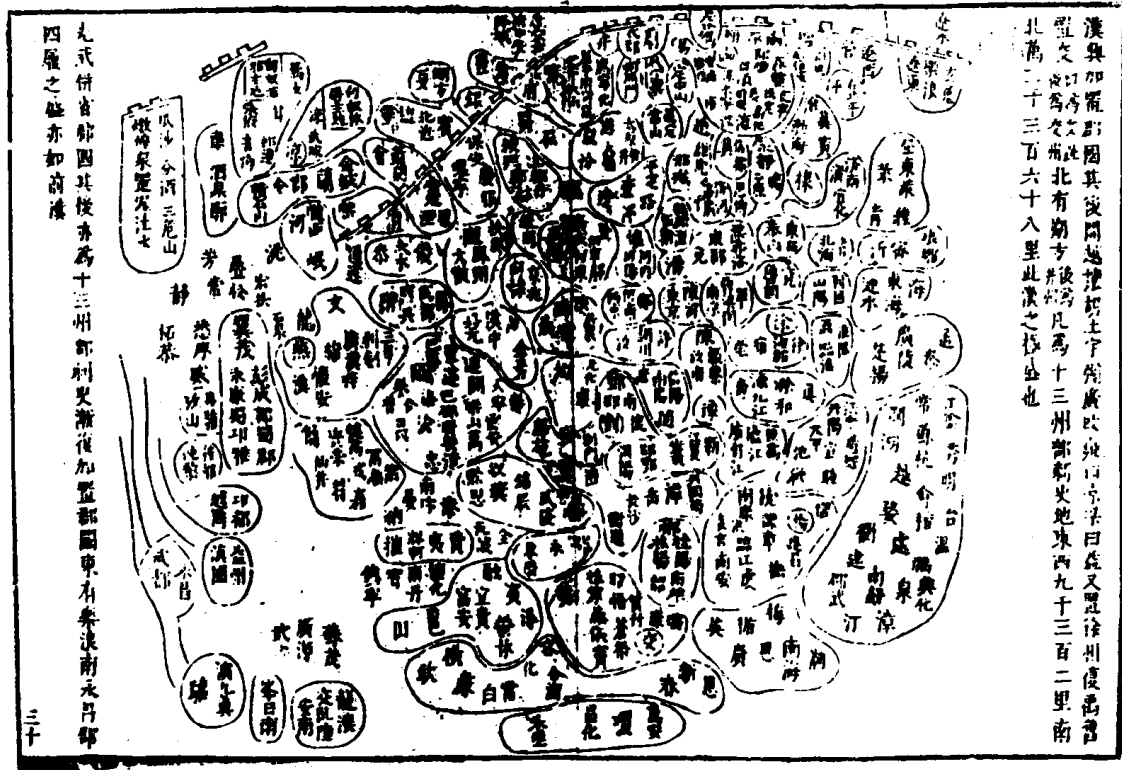
秦都咸陽九州分星圖



唐一行山行兩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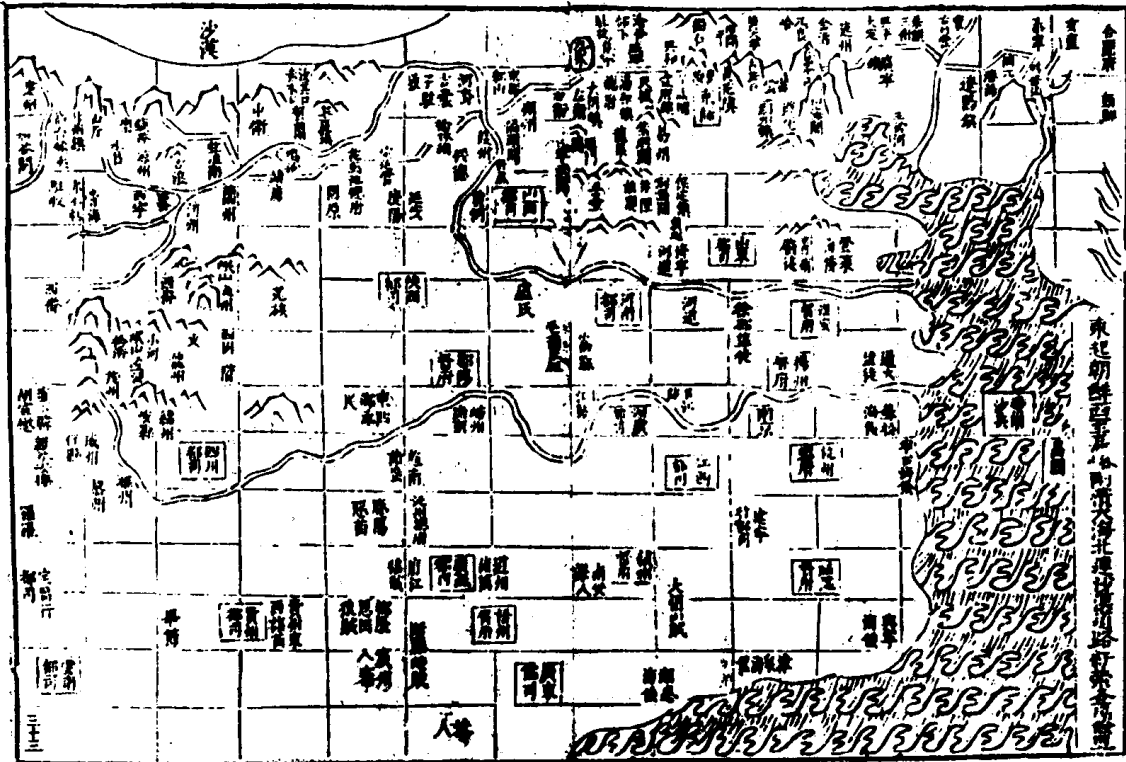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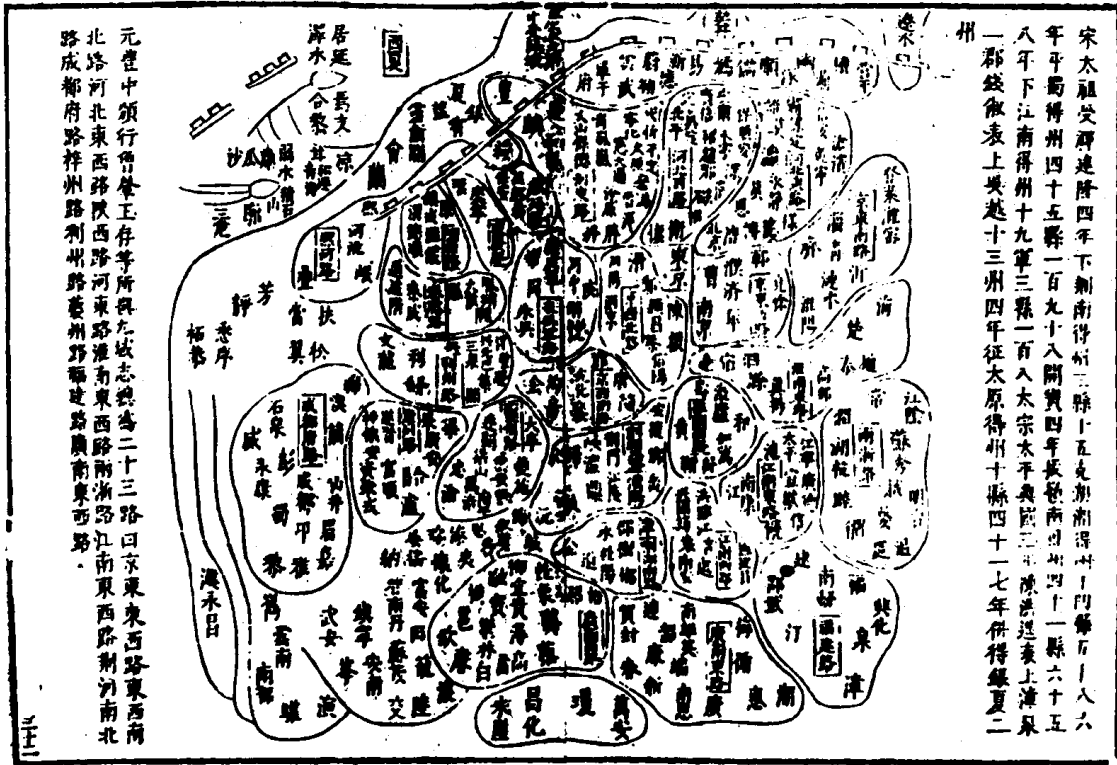


漢 郡 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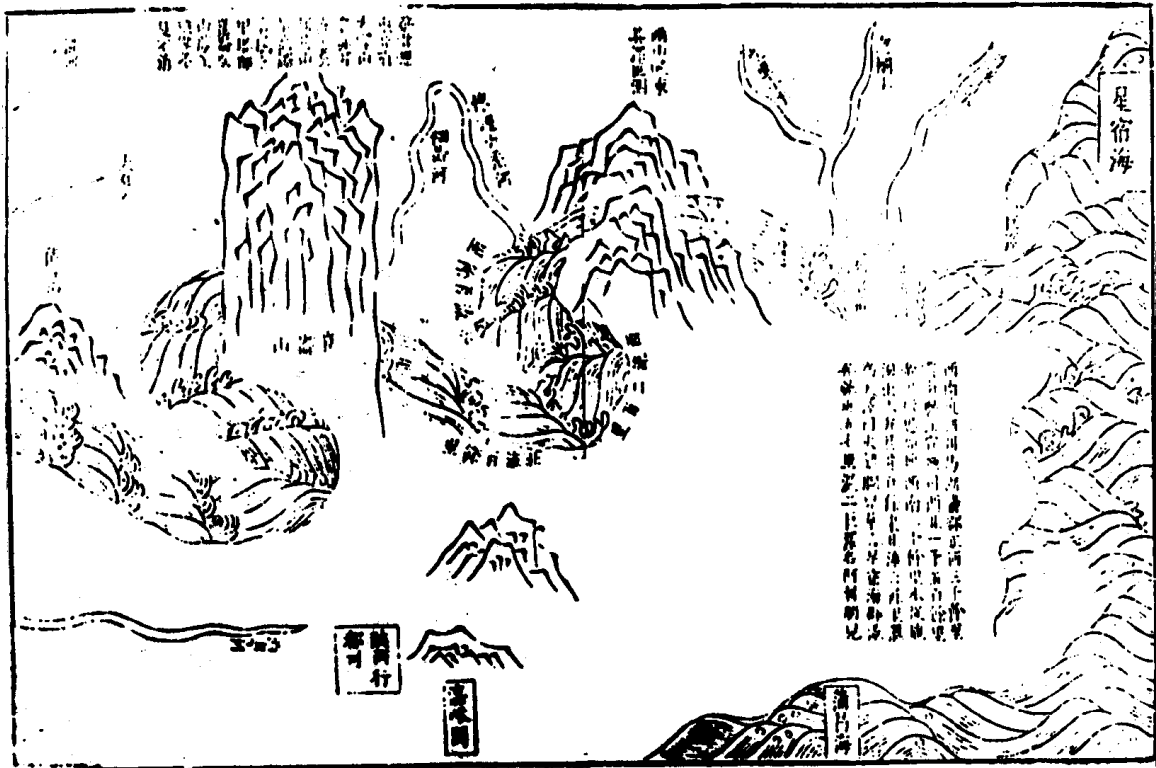


唐 十 道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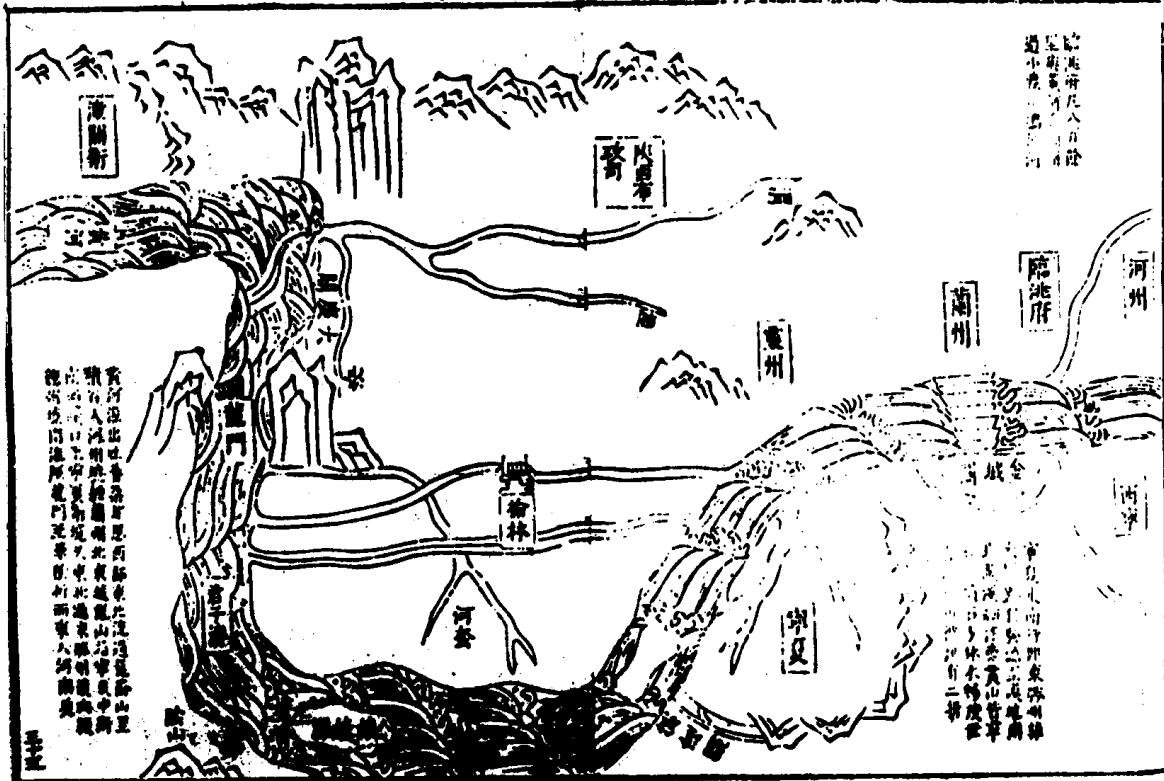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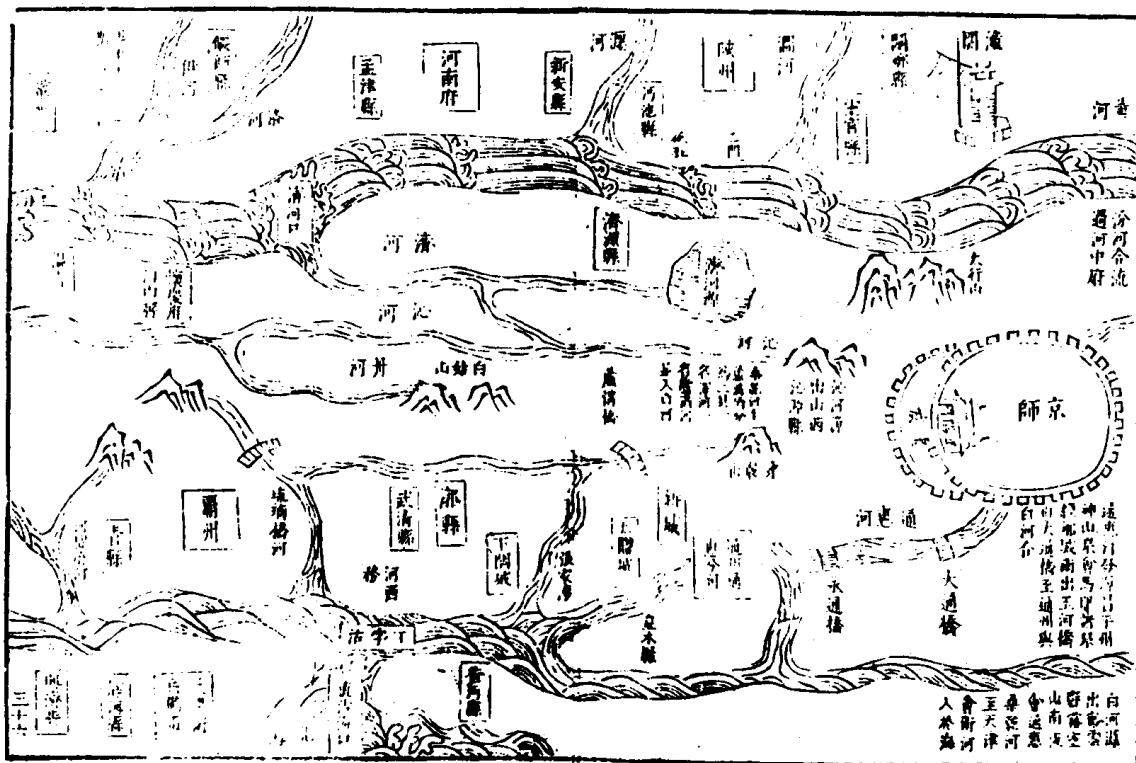
河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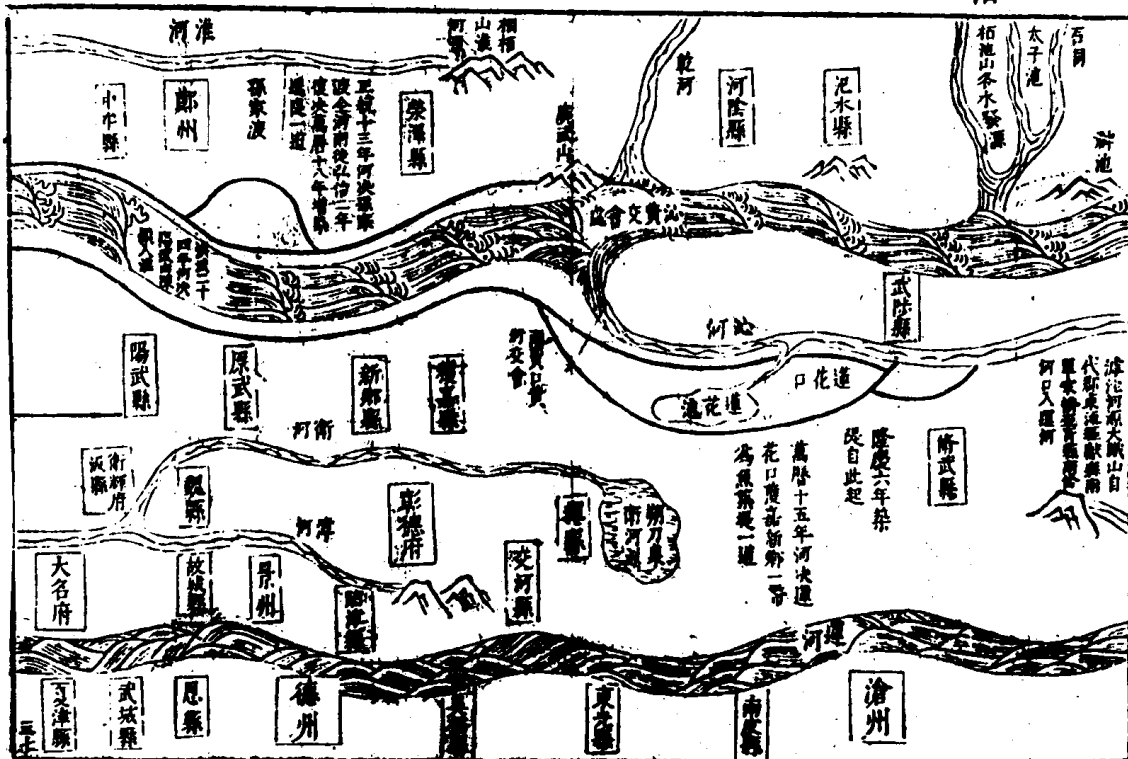
河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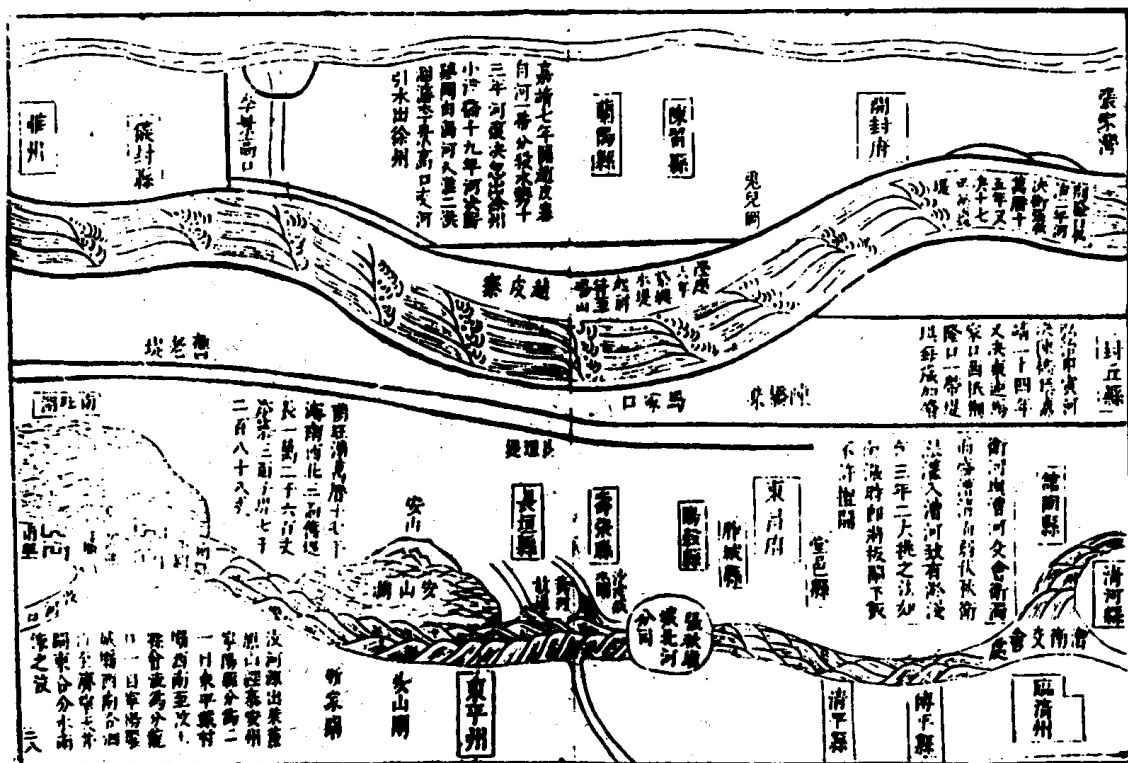
漕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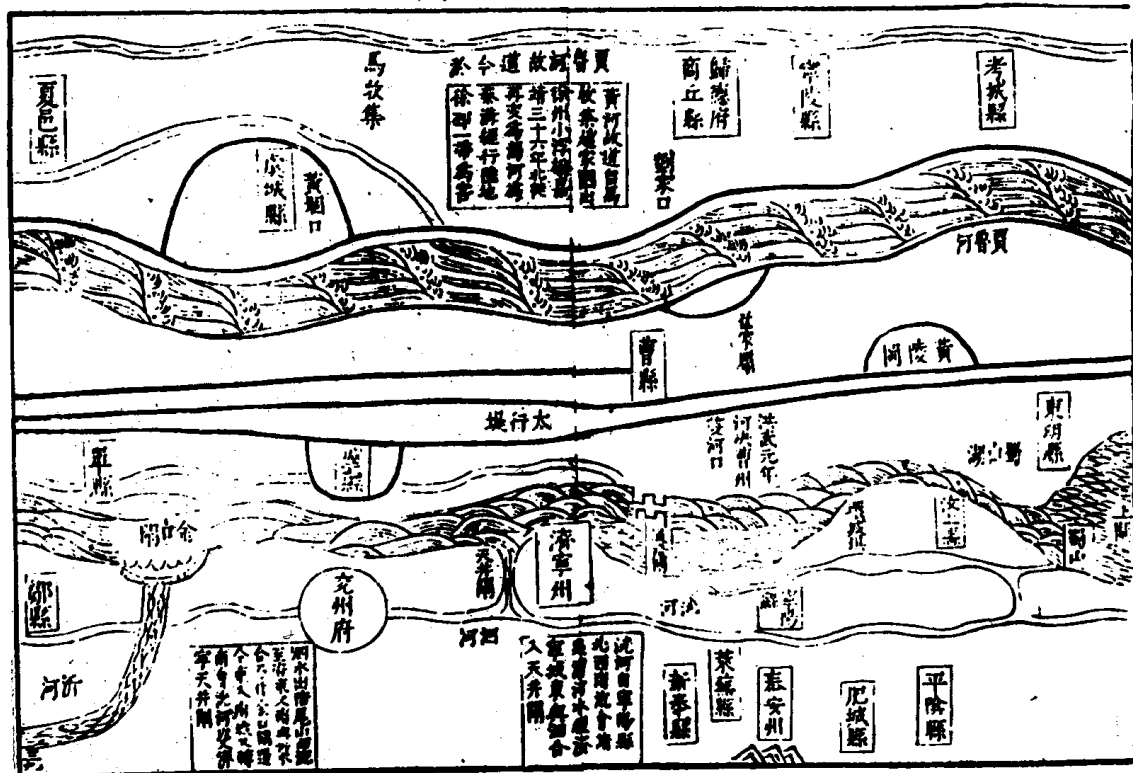
漕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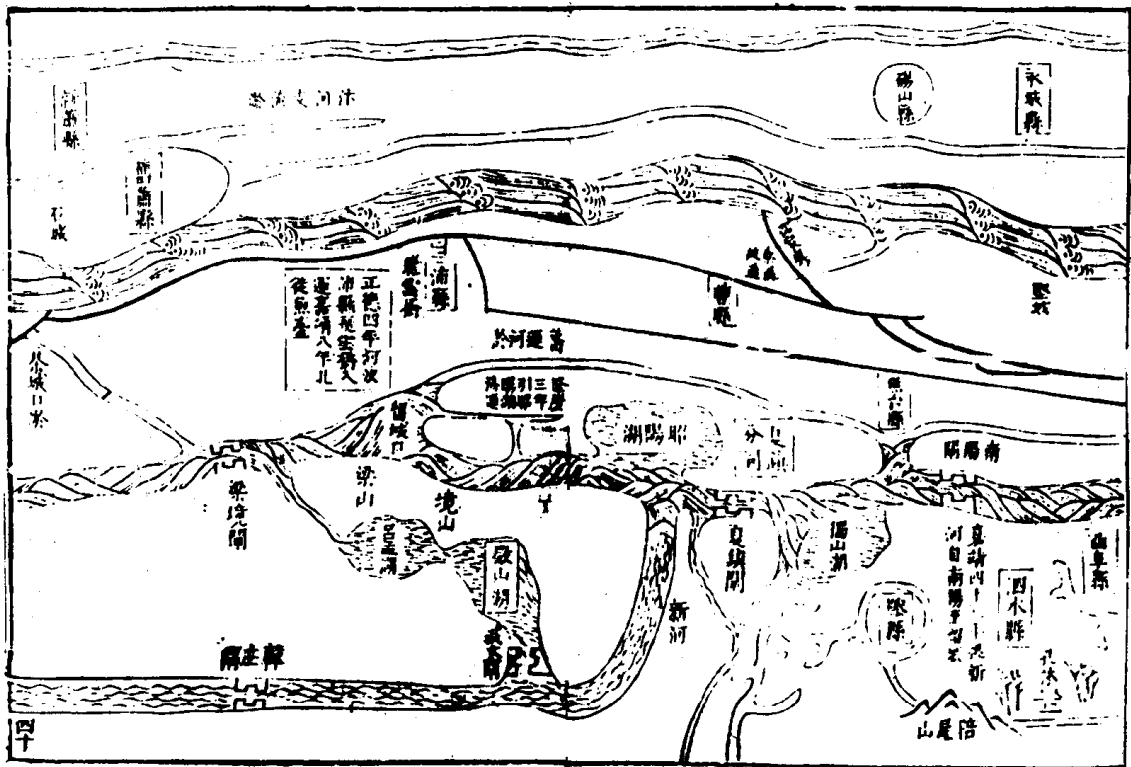
清 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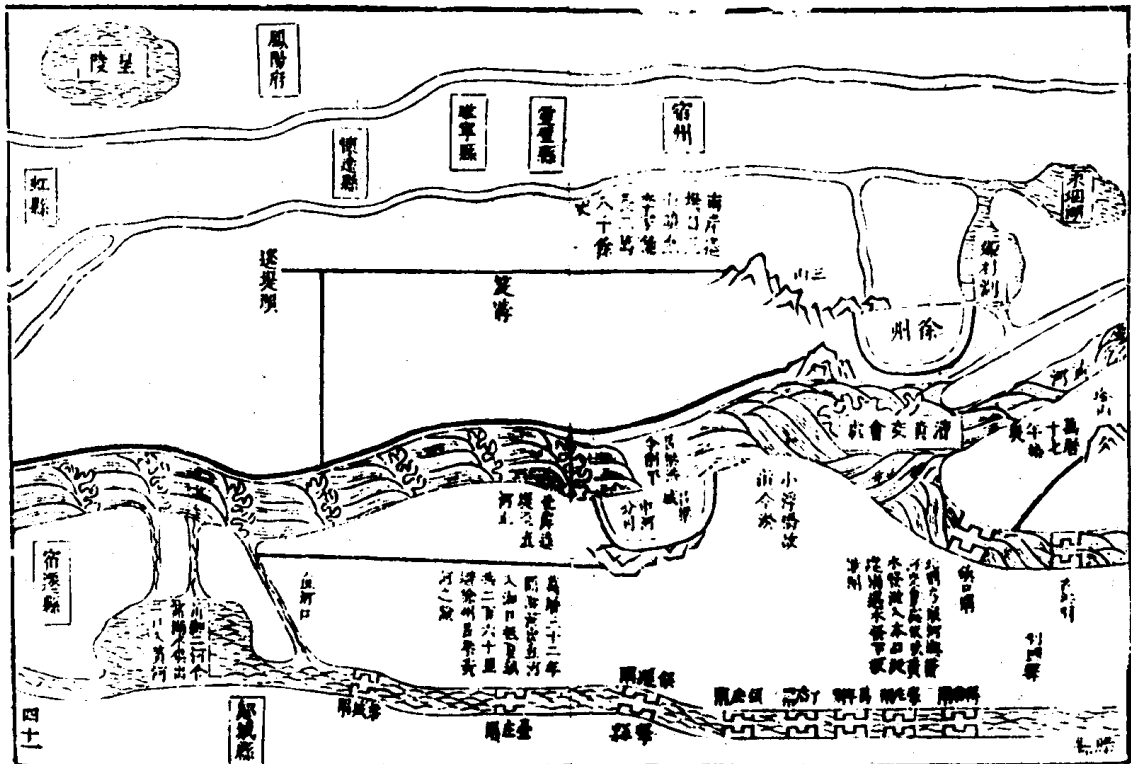
清 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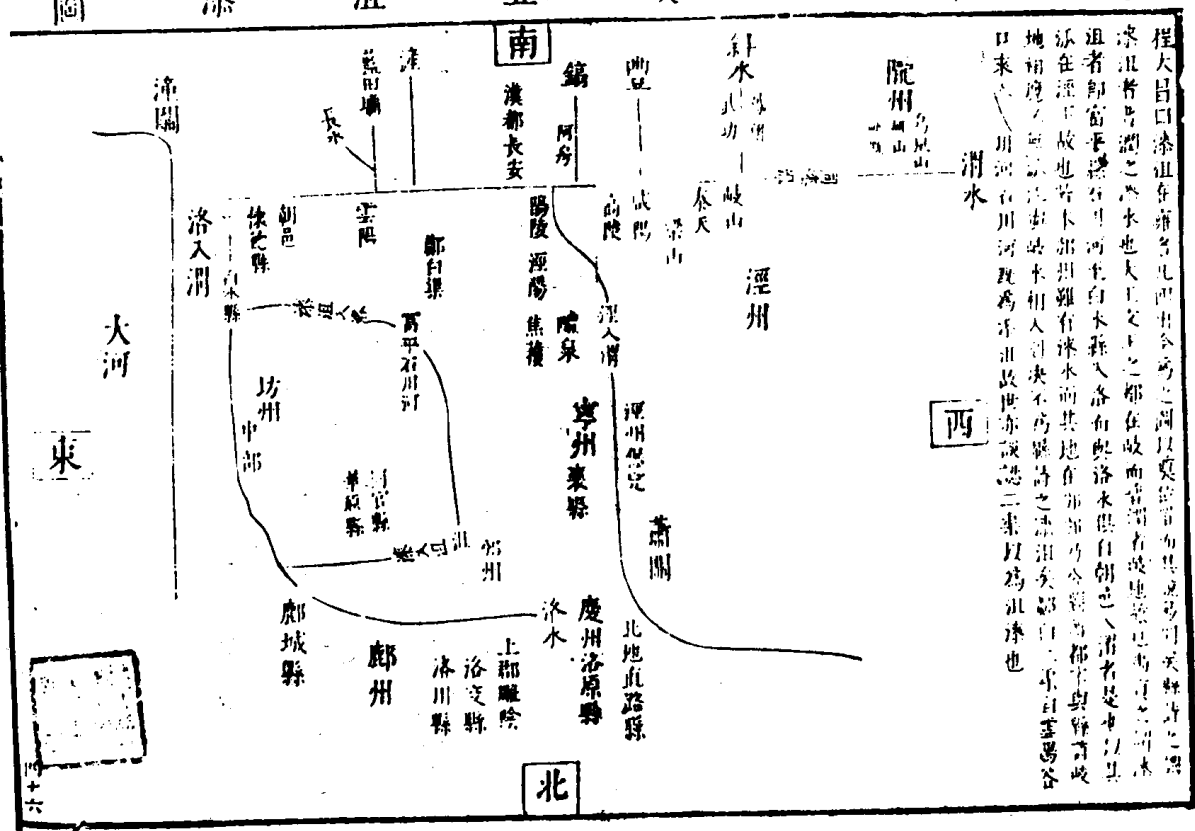
五 圖 河 清



六 圖 河 清



禹 周 秦 漢 五 沮 漆 圖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

夏書

禹敘水土在唐虞之際以爲夏書之首者明大

禹有天下之本也周太子晉曰古者不墮山不

崇峻不防川不寶澤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

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

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

越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

禹貢合註卷一 夏書

天下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

殛之于羽山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

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高高

下下流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

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滯火無災

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

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

姓曰叙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禹貢

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禹乃更定其制非禹始爲貢也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者以昔者洪水茫沓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成民皆樂土自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樂獻于土也不言賦篚者以雖曰賦篚亦非疆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故總名曰貢且賦者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學貢名篇有一統之義焉史

禹貢合註

卷一 夏書

二

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于貢賦始終煩經畫矣

禹敷土隨山刊水翼高山大川

敷土分天下爲九州也九州本制起于顓頊辨其疆界始于禹貢周公職錄曰黃帝授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周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及禹卽位復九州之制故曰禹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洪範曰鯀湮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

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其施功也惟務以土

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禹則以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所以有成功也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順調五神也又產也言產生萬物山者氣之包含精藏雲故積石布山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疏云必隨此州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

禹貢合註

卷一

禹貢

三

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蘇傳云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曰山行表木奠定也定器于地通名爲奠川者穿地而流也凡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命曰川水禹治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疏川導滯封植九穀國語曰國至山川故國將亡山崩川竭唐六典曰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漢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爲中川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可易也。楊慎曰。禹貢與高山大川九州之名。以地分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

禹貢合註

卷一

四

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禹貢九州之域。猶可得而考也。夫治水必先敷土。土分則水自洩。亦消長之勢也。冀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是爲分土。刊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又以火制水。此又禹之善用五行也。

冀州

冀不言疆者。以餘州所至可知。且明帝都無外也。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其地有陰

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軍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冀州形勝。挾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山河。故足領袖諸州。而雄視五服矣。唐虞以來。爲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胥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朱子謂平陽蒲坂。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而漢地理志。又言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爲晉侯。後分爲三晉。冀西爲晉。冀東爲燕。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蘇秦謂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呼池易水有碣石鴈門之饒。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此矣。冀州之域。北邊戎狄。故歷代爲爭戰之區。鄭樵以爲天地設險之人。莫如江河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雖堯舜之都。于今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在今平州。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也。大冀州三面距河。則冀又似全在河北。以今考之。自大河南徙。懷慶以下。河已穿豫。入徐。僅繞冀州西南之半。

禹貢合註

卷一

六

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爲幽并。以北狄來王。拓境彌遠也。今則豐勝淪沒。而宣大已失屏蔽。大寧內徙。而京後僅隔一垣。古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今盡撤其外蔽。而僅恃一牆爲隔。不亦單乎。且邊鎮有九。而其四皆在冀州之域。如薊鎮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甸等谷。宣府中路之葛大。白楊。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

東路之永寧。四海治。龍門所。大同西路之平虜。威遠。中路之右衛。水口。東路之天城。陽和。山西之偏頭關。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河所之娘娘灘。太子灘。皆爲北虜闢入衝要之地。設防奮武。所當凜凜矣。九州治水之次。先從下者始。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也。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東南次青。南次徐。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而下。皆準地勢。繇下而高。繇東而西。青徐楊三州。並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之水不經于兗。冀爲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後兗。蘇傳曰。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兗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爲幽并。以北狄來王。拓境彌遠也。今則豐勝淪沒。而宣大已失屏蔽。大寧內徙。而京後僅隔一垣。古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今盡撤其外蔽。而僅恃一牆爲隔。不亦單乎。且邊鎮有九。而其四皆在冀州之域。如薊鎮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甸等谷。宣府中路之葛大。白楊。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

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始于揚。次以荆而終于并。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以王化之序也。序治水先下而上。序王化先遠而近。

既載壺口

載始也。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

禹貢合註

卷一

八

此禹治冀州于是經始也。鯀治水始于冀。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禹亦始于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流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水經註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口也。實謂

黃河之巨津。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岍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屈縣今石州也。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西南。爲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爲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先鑿壺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也。梁者呂梁。岐者狐岐也。爾雅曰。梁山晉堊也。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水經註曰。昔禹導

禹貢合註

卷一

九

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濶。石巨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清湧波裏。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或表山以誇水土。言藝者剪其翳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山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絲之功廣平曰太原岳太岳也山南見曰曰陽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南入于河此蓋導汾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原治河卽以治汾岳陽向爲堯都絲極意崇防但不察源委以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河流既定太原以上只修絲功自可奏功矣太原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臺駘之所居也爲

禹貢合註

卷一

十

唐國唐堯之所處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太岳也爾雅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曰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或曰汾河之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天池俗名祁連山卽管涔山谷也絲隄在今開州博州亦有絲隄又名禹隄衛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

今按汾水自管涔而下西潞省城不數百武地甲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善徙說者謂河出山脈中勢既得逞又值東山暴埽注下兩觸而成一勝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乃免患古爲金隄故非得已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單懷之地至衡漳之旁無不底績也單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水

禹貢合註

卷一

十

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水有二出大龜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二漳合于上黨色如蠟螬數十里方澗如圭璋之合金氏曰太行爲河

北春其山春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
曠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古單懷也又史起爲
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致功之盛所
繇來矣

厥土惟白壤

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
可與地利定賦法柔土無塊曰壤壤濇也肥濡
意也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恩土則壤
是土和緩之名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

禹貢合註

卷一

圭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溝壟而溝封之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
欽財賦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
爲之種凡糞種騁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
渴澤用鹿鹹瀉用麕尺勃壤用狐埴壤用豕鹽
鹺用黃輶養用犬蓋焚其骨爲灰也博物志曰

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
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鄭玄曰高田宜
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劉向曰
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
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稻蒲葦管
蒹之用不乏麻麥黍稷亦不盡淮南子曰東方
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
中央地宜禾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群生
之長是惟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

禹貢合註

卷一

圭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上頒其式曰賦以下
供上曰貢賦通人力所出貢止于地產田填也
五稼填滿其中先賦後田者冀州王畿之地天
子所自治并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
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田第
五等而賦第一錯出第二等者人功修也此州

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山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此時稅俱什一而差爲九等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曰田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竝等者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

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稅其七周全稅之賈公彥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然則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蓋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而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者亦以尺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略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古聖民之厚民也躬教之稼敬授之時使之繁碩賴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后氏之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若多予之而田必治則唐虞三代非無田也生人之

率大都五十年而加一倍。唐虞至周末幾二千載。其間無大兵革。而地猶足養其人。則夏后之時。水土方平。地多人少。必矣。楊爲僅予之五十耶。八口之家。精于治田。不過當今之二十畝。不可益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大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略舉其成數言之耳。今考歷代田賦之制。詩疏言神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農始造田。謂之田祖。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漢食貨志謂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畝一畝三畊。又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畊。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除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錙。又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野食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天畀之食。漢制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民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爲率。其口賦已重于田賦。唐制人授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凡授田者。丁歲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綿麻。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閒加二日。不役者日折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後以戶籍散亂。田畝賣易。楊炎遂作兩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王

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李世奇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蘇微曰：三代之君，畫井田，開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成，仁政自成。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矣。丘濬曰：三代之貢助微，亦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本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

得毫有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予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國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至于今不免稅外徵求，亦時爲之耳。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畝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畝澮，川塗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而民乃自占爲業耳。迄于漢，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豪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若治田務農，古之聖主無不以爲重事。國語曰：

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弗震弗渝。脈乃弗泄。溢爲災。膏穀則不殖。于是舉籍田之事。王耕一垧。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詩云。其耕曼曼。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庶絲絲。密也。其穫桎桎。粟粟。開百室並納。而百室盈寧也。呂覽任地篇曰。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

禹貢合註

卷一

千

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浸種之慶。陰土必得。又無蟻域。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耨八寸。所以成耨。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辨土篇曰。耕之道必始于墟。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惟厚而及。饒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三盜者。地竊齒竊草竊也。其爲畝也高。

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彫。墊則修。虛稼先死。衆盜乃竊。畝欲廣以平。則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土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殖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陸。使農事得。今按冀州之地。其在山西省太原以北。地半鹹瘠。不毛。踰月不雨。千里盡赤。方秋卽霜。凋瘵又早。且糧多餘邊。凶歲亦難繼。而倉庾頻匱。鮮有三餘之蓄。運道陸險。殊無舟楫之便。田賦竝困矣。其在

禹貢合註

卷一

主

北直者。田功不修。膏腴既脫。昔元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桂華之塲。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擇水爲田。其言良爲石畫。而丘氏濬以海水多鹹。鹵必築隄。所以關鹹水之入。疏溝以導淡水之來。然後可耕。則亦未明于地勢也。閩浙多山水。水源亦短。海潮入江。多得鹹水。故作爲所壩礮堰。用以留淡截鹹。廣之三江。吳之吳淞。婁江。揚子。青徐之河淮。水行平地。源大而流長。淡水入海。

遠者一二百里。猶不受鹹。減水安得入于江河。而須控引乎。直沽之水。其源自大河以北。幾半天下。上流水多。與江淮略等矣。其地甚卑。九河之下流。一遇霖潦。直與海平。欲疏去之。無法而可矧。爲長隄限之。耶。自津門東抵大沽百九十里。日再潮汐。盡用之。穀不可勝食。地下苦滂。擇其近河高處。以爲稻田。他諸旱種。甚宜二麥。畿輔可稻者甚多。不止直沽也。徐貞明嘗言西北水利。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溪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如密雲、平峪、三河、薊州、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玉田、懷柔、昌平、順義、涿水、寶坻、房山、涿州、新城、雄縣、任丘、良鄉等處。又言開水利有十四利。其言甚悉。蓋燕地督亢之水。前爲盈溢。漚沱易水。並可灌溉。况在甸服。治農尤根本重務。不可不亟亟矣。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二水旣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恒水

出恒山北谷。在真定縣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高平曰陸。陸。鹿也。水流鹿而去也。禹河自涇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已過信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勢平。此地謂之大陸。冀州于田賦後記此者。說者以爲成功遲也。然帝王經畫畿輔之意。深矣。是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忍厲民以取盈。如單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乃連言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陷。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爲易。故連言之耳。直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爲大河所經。受溢滂諸水。夏潦時。滹水滹沱南北二澤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獲。適時真定亦有募南人緣水泉田者歲入甚饒。後以渚沱溢而盡敗遂廢之。是懲壅斷食也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不可強也。真定尤渚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哉。今致力當于水之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禦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所激泛溢之虞矣。渚沱源出代郡秦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禹貢合註卷一

海

班固叙九河謂之徒駭也。

島夷皮服

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島物所赴。如鳥之下也。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水土既平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見王者之無外。諸夷不責其貢效誠亦不拒也。北地寒故服皮。南地暖故服用卉。大戴禮曰東辟之夷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白虎曰東方九夷。試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者傳狄夷亦夷立夷風夷陽夷。

無禮義。鄭玄曰島夷東方之民。博食鳥獸者也。王肅云島夷東北夷國名。今遼左近朝鮮海西界。冀東北邊夷也。

大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且有賦無貢貢道可無記也。唯北境絕遠者浮海而來。繇海入河。逆流而西。右傾碣石。如在夾掖也。碣石海畔山。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貢也。周定王五年河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從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水經注曰碣石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嘗登之以望海。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巔有大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柱橋。韋昭指爲碣石也。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也。又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關鎖水口。

殆天造也。自河旁地淪于海，碣石去岬五百餘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道。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必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一帆可達。故以遼東屬青。遼西屬冀。今按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岬卽登萊二府界也。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之賦浮海給遼。今久廢矣。昔秦始皇起皇旌，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饌道，何爲久置之？近者旅順未失，頗由海通饌，然無益大計也。又案唐神龍中，姜師度于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突之入寇。宋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實邊原，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濶以設險。今塘濶不必如宋，而濬溝洫以興農制虜，則不刊之長策也。帝昶論曰：北龍有燕山，卽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此，故曰燕山。自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關，歷瀚海，出夷入阻，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潞河潮河系河易河并諸小水夾界分明，所謂康山帶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又端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穰殺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兗州，分爲鄆國。其地

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後爲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濟或作洧者二濟同名也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主公所以設險然以兩巨浸并在一州水患可知黃河自三代以前在兗之西故兗地爲河東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王氏災曰周定王時河徙已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

禹貢合註

卷一

天

又分青屬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

九河既道

九河一徒駭謂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二太史謂大使徒衆通其水道也三馬頰謂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四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五胡蘇胡下蘇流也其水下流也六簡簡大也河水濶而大也七絮絮苦也言河水

禹貢合註

卷一

天

多山石治之苦絮也八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九鬲津言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禹之治水先從其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自淺九川既通則導河之功過半矣故治水之功必始于九河或謂禹治水始于壺口盤龍門者非也蓋河患惟兗爲甚蓋兗州平曠無兩崖之束所以潰決常在此由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也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諸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方近

疏鑿以殺其溢也。漢成帝時，馮遂言：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哀帝時，平當言：九河今皆冥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治河者。王莽時，開竝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旣改，則九河漸湮，豈得經流旣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豈可得而復求乎？且曲防桓公所禁，塞河宜非齊所爲也。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測其中流，冬春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溪故自古，湖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淺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汴。數年之後，下流旣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旣徙之後，則故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所以不可復尋也。宋太祖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砦，自戰國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勿弭。李垂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竝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雷夏既澤

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也雷夏大野荷澤孟諸皆沛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豫州荷澤孟諸之濟也一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山海經曰雷澤中有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舜漁于雷澤卽此也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水艸交厝名之爲澤左氏傳曰澤之堯菰舟鮫守之雷澤今已涸

灘沮會同

河出爲灘濟出爲沮河濟爲兗之大川灘沮治而兗境無復水患矣一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朝宗皆天子見諸侯之禮而以爲喻許慎曰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水經

禹貢合註

卷一

圭

禹貢合註

卷一

圭

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獮則灘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沮水歟韓邦奇曰今考汜水乃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蒙在陰溝之東汜流至此名爲灘卽曹縣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泗水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歷濟寧徐州至邳州宿遷縣入淮古時汜泗皆在河之東故灘入泗今河徙而南灘在河西泗在河東灘爲河截斷今入河矣沮水一在開封陳留縣徑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至南直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經所謂灘沮會同灘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制或出梁也河旣徙而南則灘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灘沮也汜非汴水今章丘縣有深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灘異稱者或稱灘或稱深一水也此其兗之灘沮會同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州寡山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皆山居巢
栖以避之。水害既除。民乃下高丘。居平土。就蠶
桑也。禹貢惟冀揚梁。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
篚玄纁。編。荆。篚玄纁。纁。組。豫。篚織。績。青。篚。縑。絲。
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兗。蓋濮水之上。
是名桑土。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
等。古稱齊人織作冰紈綺縠。號爲冠帶衣履天
下。濮州志曰。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

禹貢合註

卷十

雷

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
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
已然歟。孟子鄒人也。故論王政曰。樹墻下以桑。
亦所素習耳。夫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者農桑而
已。序成于冀。曰既作。于兗曰既蠶。水土初平。率
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卽冀兗之間。自能辨之。寧
事東南之杭稻。吳越之杼軸哉。晚近燕趙齊魯
之區。率事蠶桑。農桑失業。而西北口貧。東南並
困矣。桑葉沃。若是爲神木。禮記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鄭氏云。及早涼風戾之。使露氣盡。乃以

食蠶。蠶性惡濕。鄭氏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愛蠶食也。孟夏

既登。八月載績。伏羲氏化蠶爲絲。黃帝元妃西

陵氏始蠶。荀卿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

者歟。有父母而無牝牡者歟。冬伏而夏游。食桑

而吐絲。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

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王鑑農書曰。桑

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樞。魯桑少

禹貢合註

卷十

雷

樞。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
堅勁者。皆荆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
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
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
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桑。不如魯葉之
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
魯桑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丘形四方高。中
央下。爾雅曰。非人爲之曰丘。天下有名丘五。其
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

冢。大者謂之丘。九州惟雍雍言宅者。雍最高。究最下。故舉以包餘州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色黑而墳起。有膏肥也。繇。茂條。長也。究。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盤可居。而草木茂蔚。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上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木之爲言觸也。氣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動躍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神木豐盛。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于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生赤木。山虞仲冬。斯陽水。仲夏斬陰木。周官維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早。早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充賦。下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賦。在第九而猶必至十三載。然後同于他州。究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曠產薄也。必十有三載者。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歷十二辰而豐隆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舜作食器。流漆黑其上。諫者十餘人。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而後世譏之。貢漆何爲。蓋世漸遠于茹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宮室。有宜于增飾者。卽聖人不廢也。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珠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別之。漢世陳留

製邑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周禮太宰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蠲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斄貢九曰物貢續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水山多漆刻漆多于鷄林日出之始過此則陰氣淪陽氣升無所獲也周禮載師漆林之征史記曰漆千大斗比千乘之家漆樹以斧破其皮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斯成漆矣詩曰素絲五紵五紵五總周禮典絲掌絲入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浮于濟潔達于河

順流曰浮濟入河而南出潔則河之支流也之貢賦浮濟浮潔各從其便達河則達帝都矣或曰從潔入濟從濟入河正義云二水上承黃河繇淄青之北入海禹隴二渠引河其一潔也而漢末河并行潔川其後河徙而潔亦不復存矣或曰潔卽濟水泛溢湍潔無涯因名曰潔風俗記曰潔水東北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則此水盈耗有時也至唐高宗以濟潔絕不相屬疑禹貢所記非實許敬宗曰禹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潔至溫而入河水自此伏流過河而南出爲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是亦一說也名勝志曰清河從長清縣東北界分流入滎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滎水此也圖經清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一統志曰滎河在章丘東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滎水卽濟之南源東昌府志曰滎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卽黃河支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于中國爲正東，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元命包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其地也。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破于海，齊壤千里，洋洋乎固大國。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之風也。青州之海，謂之渤海，又名小海，北自碣石，南至沙島，是謂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所謂尾閭也。大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青州形勢，斯爲險絕矣。國初防海之兵，設有三營，登州營以控北海之險，文登營以控東海之險，而卽墨營南望淮安，片帆可至，視二營所係尤重。若沿海島嶼環抱，可爲天造。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之險，亦可爲通達之藪，利害等也。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其惟泰山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金氏曰：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水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卽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出。按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滅薄姑，益封太公，遂有全齊。齊所以爲齊，天齊也。蓋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古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稱東西秦，兼黃山鑄海之利，故富強甲天下。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何若？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一隅耳。自秦以前，青州尚未分析，漢始分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五府，而古青州之域不可。

復考矣

岬夷既略

岬夷，卽堯典義仲所宅也。略者，封殖以正疆界。開畛以墾田畝。又用功少曰略。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岬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淄濰，故先言之。

淄濰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之陰，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爲之導也。其道者水得其故道也。濰水，俗名淮河，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相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楊受之。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岬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爲甚易也。先上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州水患淺地平，不盡錄水

治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煮鹽最苦積潦，水害不除，廣斥亦不能成鹽矣。州境濱海者三，而青土獨舉海濱，以鹽利所開，志其始也。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禹貢合註

卷一

聖

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古者夙沙氏始煮海爲鹽，其後又出河東大鹵，臨卽火井焉。今則所在有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絜絲。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需，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餼，羞共其飴鹽。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

漢之黃金而齊有梁辰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始。典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終始矣。蓋管仲鹽筴止于齊。而吳越尚未權也。兩淮貴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

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鹽。辟有倉。課有額。行有方。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常賤。則鹽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無輸將之費。則國利也。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給州縣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銀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鹽戶。上以饒剝。至劇也。乃常股存積之數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關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慶安。漢洪始也。盛平。儲蓄外。鹽則非計也。商之重困。自守支始也。大同。賣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者矣。亂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塲蕩。歸其井。兼鹽課爲其乾沒。龜

丁不過總催家一備而已。分業蕩然。可貸爲生。欲無逃。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至重矣。而每引必搭餘鹽。雖餘鹽與引價互相消長。總之極重難返。又加以舊割沒新割沒。而舊法盡壞。明導之以救弊矣。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鹽丁因乃欲以重法禁其私鬻。將能行乎。至鬻戶貧。則盡鬻其蕩。而蕩與鹽離。今欲追蕩還

禹貢合註

卷一

哭

電而在籍之電。皆徙而他業。今之煮鹽者。皆沿海貧下之民耳。是電戶與鹽丁又離也。官冗胥奸。交通爲弊。侍御史出按鹽。一歲即易。豈能窮奸。而運司之官。又皆爲劣轉。鮮能潔清自勵。大弊之後。非大變其法不可。徐氏光啓以爲宜如郡縣其地。悉以鹽場分授。電商歲收其稅。而不問所之簡而易行。誠良法也。今之行鹽有四。一曰末鹽。海鹽也。兩淮兩浙長蘆閩廣皆是也。其次顆鹽。池鹽也。解州所出也。又次井鹽。鑿井取

之。在川蜀。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陝中有之。凡海必于隈曲處生鹽者。水性以潤下爲鹽。不曲。拆則終不成鹽也。又海鹽必煮而後成。而徐氏光啓以爲日曬即成。今兩淮頗有之。可推行也。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日葛衣。禮終絺綌不入公門。爲天子削爪者。副之巾以絺。葛屨可以履霜。升越弱于羅紈。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畎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周禮蠶婦化治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畫

禹貢合註

卷一

哭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草青莖赤。秀下有鉛。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狙狝之松。狙狝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桶有寫。路寢孔碩。松桶有埏。路寢孔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爲常生。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舍火。土山多雲。鐵山多

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崇。大石之形巖巖然。山多小石曰礧。每石莖莖獨處而出。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雜寶用。是生石華。泰山之谷。出此五物也。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脰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銅。取爲綰帛。尤堅韌難敝。中琴瑟弦。脰絲出于萊夷。玄纁出于淮夷。纁貝出于島夷。故禹揚徐敘于脰貢之

禹貢合註

卷一

天

下。兗州海官絲貢。而青州則有絲。萊夷絲。繭。水紬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獨饒矣。海物有寶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聽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青耳貝之玩。則魚蛤蔬甲之微。非古之意也。然海錯亦盡于嶺粵。而海岱則微。豈利今盛于淮瀆。而海岱亦不逮。絲麻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三代而下。利孔日開。貢額絕矣。非山川物變。有時而變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清河也。大清河爲濟正源。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繇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之水南接淮泗。北通白

禹貢合註

卷一

天

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瀆以入海。泗水合南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衛戍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繇始也。至元世祖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汴。復置厓以遏泗。會汴合而至任城。會源腴南北分流。此天井開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縣西南達西北直屬御溝。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也。國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過汶

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達御
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繇分也。然會
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
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
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
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
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
患于南。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
成也。蓋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
轉輸。以入于運。國家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
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
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
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
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
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自
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害。及河之決而入運。
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
復爲運河之利。蓋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

禹貢合註

卷一

辛

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
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
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爲運。及水不
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以病爲藥也。惟是以
汶濟運。其利良多。而一汶三分。頗拂其性。當其
大溢。則不決戴村。卽直趨坎河。走傾而下。南流
遂微。嘗有爲石灘于坎河之口。以塞其東注者。
但重運水渴之時。則有隙以泄水。伏秋水溢之
時。又無路以通沙。淤日積。河身日高。非計也。若
漢水大壩以沙不能衝出。其弊亦與石灘等。今
惟時漕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正河既順。則
入坎河漸微。坎河口則連建數閘。以時畜泄。漕
不苦涸。而東原之田。免沮洳之患。庶乎可矣。

禹貢合註

卷一

壬

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二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他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言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界始別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或曰徐丘以爲名元命苞曰天氏星主司弓弩蓋爲徐州別爲魯國自古爲少昊氏之墟園中有大庭

禹貢合註

卷二

氏之庫虞王封伯禽於魯在大野蒙河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宋公爲商後在徐州泗濱而後豫州疆界之野史記蒙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亦有二曲阜新鄉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雄傑警悍自負淮夷徐戎皆在其域牧守之任於斯爲難也其邊海之地唯在安東日照之間不甚延長然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闢而延敵材官騁發突騎雲從有建瓴之勢故

禹貢合註 卷二

二

自古爲南北之襟要在今日則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且地逼陵寢尤爲重地矣嘗考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充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荆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礪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壤異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間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登耶蓋九州之別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折八州建國以養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壤既開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

漢以南函劔以西揚在淮南荆在漢南江湖盡在西南梁在江西北濫關山重複又僻在遐陬閼疎掾政平土蕞寡聞田甚難故雍梁最濶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淮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後世建都會立城郭不以民田為制而以要害為先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為敵夷不守之地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邑大都多至數十萬戶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後世之治遠愧前王者非獨德教有缺亦法制之未善也

淮沂其乂

淮出桐柏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也徐之水以沂名者有三山於尼丘

山而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沐陽之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於艾山西南入泗者為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治徐之水以淮為主而沂次之淮水當荆塗二山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以入於海麓高水滙為患故禹鑿開兩岸使水行其間淮乃安流也抑淮至今日水患淵殷者淮自古北受泗沂水皆清流若黃河入海於天津汴河入海於樂安與淮無與也自山西沁河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越徐邳亂洗汴直下不復東流徑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亦皆黃流而淮境苦水特甚矣且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河水西入淮則勢分而東流益緩其力不能刷沙關套所在淤積日甚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水多發於四五月風泗來水多發於七八月河長固當潰淮淮長則亦潰河此為交傾之害泗州河身高於運河丈餘自高極下其勢陡激以區區之漕渠為鳳泗

禹貢合註

卷二

四

之歸宿必橫決而莫禦每崩五壩掃湖頭嘴諸市而與淮一此為泗河獨發之害倘黃淮並發泗沂沁汴諸流橫溢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則浮涸淹灌於全淮之境矣此淮水今日之勢也

蒙羽其藝

二山淮水所經二水治則二山其可藝矣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匹也而為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略同歟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羽山之下其水恒清牛羊不飲而老萊子隱於蒙山之陽衣緇飲水壑山播植其水土之美自古傳之矣齊乘稱沂川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齒古稱瑯琊之稻今沂澤二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為匹則蒙羽為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蕪矣藝猶時也詩云藝之荏苒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歟而穫歟又曰五穀生於五木黍

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歟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歟而穫歟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教民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飲畜積伐薪木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所絕濟於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氣故豬而為澤為十穀之首既澤向未為澤今

禹貢合註

卷二

六

乃澤也既豬向故為澤今復故也禹之時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洙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為貢道之要害矣至國朝尤為漕粟所資於是設四水櫃以濟漕運曰南旺曰安山

曰馬場。曰昭陽。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地形最高。爲南北分水之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是數千載久廢之大野。至今日復爲利涉之用也。而物盛致蟲。致有沙淤盜佃。決隄之三患生焉。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泊之亂。今湖外皆民田也。若隄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復禹貢合註卷二

禹貢合註

卷二

七

成宋季之患。而湖地開佃。不及五百頃。所得豈償所失哉。

東原底平

原端也。廣平曰原。平而有度也。可食者曰原。原有六駿。有樹樑。有長楚。詩曰。原田蕪蕪。又曰。周原膺膺。底平則可耕。東原之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梗稻。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結曰植。漸進長包。叢生。

埴土性之美者。而又墳起。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土黃爲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水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稿。

禹貢合註

卷二

八

土者吐也。主吐含萬物。子成父道吐也。氣精以輔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故曰裂土而封。必用白茅。取其潔清也。薰以黃土。黃取王者覆四方也。翟雉也。五采備曰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出於羽山之畎。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司常云。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染者象之。謂之染夏。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渭之鵠此則夏翟之羽色後世無夏翟故染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士和見贊用雉山龍華蟲華蟲卽雉也五色故謂華山海經曰赤鷩可以禦火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嶧山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是生孤特之桐中琴瑟凡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故崔琦曰爰有梧桐生於玄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張協曰寒山之桐出自大

禹貢合註

卷二

九

冥含黃種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神農始削桐爲琴繒線爲絃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爲桐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爲常生磬石在泗水旁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今靈壁有磬石山去泗水五六十里禹時泗水故橫流於此也其石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雨蔥蒨之姿凡產石磬有九真

浮嶽小華之山涇水共水鳥危之山而禹貢泗濱獨著者固以其輕清上浮其音特清或亦徐州中土輦輪爲易也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立秋之樂也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白無句作磬又伯夔作玉磬磬形似犁琯以玉石爲之禹懸五音聽政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蓋擊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禹貢合註

卷二

十

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磬師掌編磬教職賸也古者淮有夷出蠙珠及美魚蠙珠母也故泗州名蠙城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惟天子藏珠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水圓折者有珠淵生明珠而常不枯越俗以珠爲貴故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古蓋以珠爲幣春秋係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合禮十威儀曰王效政平德至淵泉則注海出明珠夫良珠度寸雖有百何之水不能掩

其耀也。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惟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語曰。宋王公珠而池魚爲之殃。古者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敎人掌以時魚爲梁。蓋梁以取水也。二月天子始乘舟。歲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季冬命有司始魚。天子往嘗魚。祭廟。鳧魚曰南祭。鮮魚曰脰祭。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也。羽畎騶陽。淮夷必指其地者。惟此地所產爲良也。玄黑綃。綃帛之細者。謂之纖。

禹貢合註

卷二

土

繒之精者曰縞。玄之用三。爲裘以祭。爲端以養。爲冠以居。縞可以爲冠。有虞氏蓋衣縞以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禘而黼。此厥篚之貢。亦通州所共也。

浮於淮泗達於河

泗水出陪尾山。其原有四故。名泗。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濉水則出於河。入于泗者也。繇泗迤邐。繇濉迤河。此一道也。沛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受沛之合者也。繇泗之上源以迤邐。繇

沛而達河。又一道也。西則繇濉。東則繇沛。蓋後世所謂汴渠者。禹時已有之。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荇若渠。總一河而已。蓋河自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接淮泗。皆古之運河也。今之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淮黃二河之水。繇淮安至清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清口至鎮江。則資黃河與汶泗之水。繇鎮江口開至臨清。則資汶泗及諸泉水。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

禹貢合註

卷二

土

繇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都。則資滹白桑乾諸水矣。此今運之大略也。至萬曆朝。開加河以避呂梁之險。天啓年。又開駱馬湖以接加河。其所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加河。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爲上策。惜今未行也。若古之徐州。并有大野。東原。睥陽。泗濱。襟帶亦遠。今頗裂其地爲郡邑。而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縮穀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爲四戰之國。且河水橫嶺。比問其魚。雖加河

改運漕已他徙而彭城形勝奸雄之所即睨固當溪慮識者謂欲聯屬兩都以制天下則揚州臨清徐州皆爲重鎮蓋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不其重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南傳海北隄淮井而方之益萬里後世華離鉅析殆且百郡其氣燥動厥性輕揚故曰揚且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又以漸近太陽位天氣

禹貢合註

卷二

圭

奮揚履正舍文故取名焉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其地以淮海爲際登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栢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而禹會諸侯于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若五嶺之外則未屬焉蓋五嶺壤接荊州轄使其時已入版圖亦當屬荊而不屬揚矣攷其形勝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號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

鎮若建康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所謂龍盤虎踞帝王之宅也臨安蟠幽宅阻而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檣所集千里一都會也若守江者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奇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

禹貢合註

卷二

圭

又所以蔽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重之矣凡州之邊海者三青州徐州揚州也自冀州之北碣石迄於東粵之南碣石九千里而遙而揚州所直尤多今略計其要害在東粵則有三路惠潮其東路也廣州其中路也高雷廉其西路也在八閩

則有五寨三遊烽火南日浯嶼三寨其正兵也
小程銅山二寨其奇兵也南澳浯銅海壇爲三
游而南澳當閩廣之交尤爲要地兩浙則有四
參六總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合金嚴一溫
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
也而列郡之海口則溫台寧紹各有港口與杭
州之滬山龔山嘉興之乍浦澈浦實爲郡之門
戶也欲安堂與亦固門戶而已而定海爲寧紹
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中有五穀魚鹽
禹貢合註

金沙場尤要者曰新揚曰北海所曰廟灣而海
安尤宜設鎮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西
可以捍備揚州也其地則皆用騎兵爲長統攬
大勢江北緩于江南江南緩于兩浙兩浙緩于
閩粵而畫地分守則揚帆倏忽彼此通竄孰能
窮之非會哨不可在廣東者哨至南澳等處與
銅山之兵會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與廣東
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
者下則哨至流江與烽火之兵會上則哨至洋
山與直隸竺箔之兵會在蘇松下則哨至羊山
與浙江之兵會上則哨至茶山與江北之兵會
而浙之陳錢山爲夷寇候風分隸之所尤浙直
共守之門戶也若夫簡兵繕舟嚴勾引而絕鄉
導斯爲防海要務焉

江漢合流匯爲彭蠡又章水出聶都山至南康
合豫水爲豫章水至贛州又合貢水爲贛水俱
注於彭蠡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繇衡岳而

南亘大江東西，穿山崇嶽，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山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庭揚瀾，左里爲之最。彭蠡以彭蠡左，蠡而名，一名宮庭，一名彭澤，一名匪澤，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史記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虞舜滅之，或傳湖神甚靈，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中有大石，禹刻石以記功，知其用力非易也。

禹貢合註

卷二

七

陽鳥攸居

禹○諸○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鴻○鴈○水○落○南○翔○水○泮○北○徂○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其○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于○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遊○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鳥○八○月○鴻○鴈○來○巧○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

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也。鴈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增繳。江南沃饒，每還河北，體肥飛下，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緇繳焉。

三江既入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海內之水，皆源高而流下，惟震澤西南受杭欽

禹貢合註

卷二

太

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壅則激蕩，靡寧，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洩，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濶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且海水濁，江水清，必江流日駛，能滌去泥沙，而後海口常通，乃水利不修，東江已不可問，松江亦日就湮淤，惟婁江尚存，流亦漸狹，水何可得而治哉。錄今者

之松之黃浦者猶古之東江也。蘇之劉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爲古三江之首。自宋慶曆間於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從此慢緩。海沙隨潮日積。吳淞日淤。黃浦劉河雖通。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二河不能驟洩。每當淫潦。水遂爲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豬者皆有所洩。則下流治而水勢無憂矣。郊脩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分歸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也。自淮而南。五分歸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繇宜歛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入海。止

三江爾。二江已涸。今止淞江。又復淺汗。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昔之治水者。凡沿海沿江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今宜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圻塘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于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若止開濬吳淞。而不築兩圻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輾轉而來。適爲兩州之患。益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也。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吳淞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重瀦。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爲今之策。必先治五堰故迹。決于西江。潤州常州之水。治之使決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于彭匯與諸

諸溪皆有江港者。自南經北漸次築堤。所在陂
淹。築爲水堰。澱湖等處向有民戶。事遇水勢者。
並與開通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
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
湖爲害矣。王同祖謂治水之法有三。一開三江
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浚治諸浦。以泄江湖之
水。三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蓋太湖東入淞
江。出吳松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積水爲
沴者。以下流入海之處多淤耳。若止夾去長橋。
禹貢合疏 卷二 三

東江既塞。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淞江。不
知此特其支流耳。澱湖之水。自繇東江。必疏治
東江之舊。使泄澱水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水
害可去矣。吳郡之地。北枕長江。東通大海。西控
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
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
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
勢。使同歸于海。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淞江
之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
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在江之
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
自新洋夏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
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
有浜浦一十九。其北有浜浦二十二。皆近海潮
汐往來。易於淤塞。自就淺狹。唯千墩一浦。南通
澱湖。極爲深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
入。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廣浚諸浦。使湖水必
趨于江。江水得入于海。則東南之水定矣。圩田

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渠也。涇港分利水道。旱則引水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塘浦。使歸于海。利農最切。故必通行開濬深廣。即取所開之上。以修岸塍。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又何水之足患乎。江有源。謂蘇松最爲下流。震澤綿亘數百里。納受諸山溪澗之水。散注澱山三泖等湖。而繇三江入海。自海塘南障。而東江。漚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并於婁江。又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浮泥湧入。淤塞江路。湖水乃泛濫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治之之策。一開江河以導其壅。今之淞江。婁江。七浦。白茆。此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一日不可使之不通也。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礮。或爲石閘。而諸河亦當并議也。婁江今雖通流。而太倉以東多有淤沙。海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口有橫沙。宜爲之早計。至於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濬。治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之東注矣。一疏浦塘。以通其脉。昔人於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無屯滯枯涸之患。今壅塞過半矣。宜相其緩急。以次疏之。使溝瀆之水。悉達於塘浦。塘浦之水。悉達于江湖。可也。一備規制。以善其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潮江浦。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開閘。以澄江湖。潮退則閉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閉焉。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而穿爲斗門。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又于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爬疏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船上下。以蕩滌浮淤。栽桑拓種菱蕒。護堤固岸。纖悉備具。所以無水患也。而今皆弛矣。是當于治水之後。多方講求者也。夫三江惟在震澤下流。故所係之重。若此。乃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彭蠡為南江皆非其實也北方之水河為大故凡水皆以河為稱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皆以江為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為大江之江耶

震澤底定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左氏謂之笠澤周禮謂之具區五湖張勃謂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以太湖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東通松江南通胥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以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為茭湖莫釐之西北與茭湖連者為莫湖南通莫湖東逼胥口為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北連無錫老岍曰貢湖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皐里湖通謂之太湖梁夢得曰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浸為五湖凡言藪者皆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與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夫震澤表於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紮紆怒奔以資網艦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繇澤而川繇翁而散故漫為三萬六千頃時為七十二峯而潤為脂田腴藪則揚州之賦甲天下今揚州之境嶺至柳處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為歛嶺亘宜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滙為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未滿則江西東

諸州之水爲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趨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則有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孫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與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其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於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宜歛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木往來之阻。給於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繇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下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听以便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

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錡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於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於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吳淞之通利。漢潤耳。蓋吳淞爲中江。其洩震澤之水。直而不迂。視二江尤急。乃今泖澱之水。盡趨黃浦以入海。而自吳江東北所洩太湖之水。悉從新洋江瀉于劉江。而松江乃有浸水之日。日淺日淤。且至於無江矣。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游蟠龍白鶴匯。未有能噴然復禹之迹者。卽單錡修五堰之策。不過欲絕西來之水。夫水爲民害。亦爲民利。就

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爲利哉。故治吳之水。非專力淞江不可也。

條簞既數。厥艸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布生也。細篠。大簞。竹之通目。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禮斗或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微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敷言盛也。其淵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丘。蔓連重谷。竹之爲物。易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茂難凋。故至於四敷也。史記曰。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竹亦艸本。竹生於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別言之。未好喬高也。上句曰喬。蓋木枝上疎而曲卷也。塗泥。地泉濕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古人田雜五種。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

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培養灌溉之功。至厥賦遂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然西北之田。日蕪。東南之民。并竭。蓋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于是識者欲分閩浙以實荆楚。又有議舉兩淮之屯者。夫兩淮之地。沃壤千里。鄧艾屯田。六七年十萬之衆。有五年之食。今其地介兩京間。相距略等。苟能修艾之法。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則所省歲漕甚多。當於淮南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壤。盡數以爲屯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因勢置屯。開河洛州大小相受。使水有所洩。然後於窪下之處。濬深以爲湖蕩。及于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歸。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屯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耕。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數年之後。所得當不減于稅。

人也。又於賴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田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遺跡可考也。且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于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之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運也。故曰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是興利亦以防患也。江南之田以修築塍岸爲急。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湖高于民田堤

岸出于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其墾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隄引。近于海者。又有朝晚兩潮。可以灌溉。故卑不苦水。高不苦旱。又古人田各有圩。圩各有長。一兩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自古法壞。圩岸日傾。或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崩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雨未及盈旬。低田盡爲白水。雖有塍岸。亦皆狹小。人單行側足其上。坎壈斷裂。累累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無餘力以及畚耜之工。婦子持木杓。探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圩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兼以飄風。莫之障防。且田既容水。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入。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此低田不治之繇。

也。高田之廢，始錄田法，聚壤港浦，既淺地勢既高，又因人戶利於行舟，壞其壩門，不能蓄水，故高田盡爲旱地。每春水未退，低田未能施工，而囂阜之田已乾枯矣。今當爲縱浦橫塘，略如古制，而農隙務責其治堤，蓋秋冬之交，橫潦乾源，手足所及，上皆可取。既閱春夏，雖有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項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三方之戶，必與

厥貢惟金三品，璣琨篠簜，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金謂之璣，其美者謂之琨，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簜。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溪山，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溪山，金有五色，黃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埃天五百歲生黃銀，黃銀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須，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頽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王者宴不及

地。鮮藏金于嶺岩之山。以塞淫邪之路。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于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周禮職金受金玉錫石之入征者。辨其美惡。與其量數。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又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至秦以黃金鑄爲上幣。鑄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武帝乃造銀

禹貢合註

卷二

量

錫爲白金三品。錫卽銀也。考工六齊皆用錫。以和赤金爲器也。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貨計數。授受無剪鑿虧折及銹并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于人間者。無損。故周漢黃金充溢。賜予以千百斤計。其值僅倍于白金。金一兩值錢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于穿鑿。消于火薪。募畫宮闕。金飾神象。費至不貲。或徇舍地下。或沉沒于壘鰐之宮。或縷而爲衣。狀以爲器。苦貿易外夷宋之歲幣。國家之款市。奚啻千億。

金所以日亾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情。非若草木之旋長旋長也。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且鑿鑛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富。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華易之始。則財贏及承平久。轉賸乏者。非乏

禹貢合註

卷二

美

金也。始則人少而穀食多。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於金少何尤焉。璠現美石。詩云何以舟之。唯玉及璠。則璠者玉之次。現又璠之次也。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簪輔之。簪可爲矢。亦可爲符節之函也。齒象牙。革犀皮也。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象有齒以焚其牙。犀甲七屬。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有毛爲皮。皮去毛爲革。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掌皮秋斂皮冬斂。革犀之爲獸。舍

精吐華。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象則體巨性馴。後世於正朝大會。每入充庭。而禹貢止微齒革。莫獻犀象者。不畜異物也。羽。鳥羽。南方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雉。而雋之以時。獻其羽翮。毛。牦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老萊子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荆揚之羽毛信美矣。惟木多不勝名。

禹貢合註

卷二

雉

也。南海島夷卉服。葛越會稽海外。有東鯁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百濟日本之屬。皆揚州之東島夷也。葛越用葛爲之。蕉葛升越。弱于羅紩者也。繒貝如吉貝。木棉之類。其文爛班如貝。故曰繒貝。所謂貝錦也。染其絲。五色繒之。成文曰繒貝。不染五色而繒之。成文曰繒文。岡廣多種木棉。秋渰卽開。露白棉茸。採其花績爲吉貝。林邑國有班布。婆利國有古貝。海南蠻人有墨巾。皆所謂繒貝也。小曰橘。大曰柚。待錫。

命乃貢。非常貢也。故叙厥篚之後。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以時也。璇樞星散爲橘。橘柚渡淮皆化爲枳。故曰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橘畏寒。今吳中特盛于洞庭兩山者。以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也。種橘之利。數倍于田。而人工亦數倍焉。終歲耘無時。不使其織。州。包而後貢者。亦以其畏寒也。揚州之貢。其田則下而不及。

禹貢合註

卷二

秉

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紩。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漢鹽官在東。兩者會稽繞一。廣陵無之。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在西北。而不在東南矣。唐自河西淪于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國朝視唐尤倍。朱提之貢。額不減。而漕運至三百萬。蘇松嘉湖四郡。又有所謂白糧上供者。淮鹽爲海內最。而浙鹽次焉。且升服自古中國未有。故。

領婦之治止于絲泉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始傳入中國關陝開廣首獲其利而今亦責貢于蘇松諸郡矣欲東南民力未竭豈可得哉

沿於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邇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矣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故必沿所乃無虞也夫海運自禹時

禹貢合註

卷二

堯

已行而後未有敢行之者元時乃復行之其道大約有三皆自平江劉家港出海其至萬里長灘始一開洋旋沿山嶼而行至膠州始復放洋者其路甚紆遠次從劉家港開洋旋亦沿涯至長灘始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者其道差徑後又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即開黑水大洋者其道最便蓋開洋愈濶則取道尤捷然與大禹沿海之意遠矣夫海運多損者以起自平江也若繇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惟登萊之咸山沙門島多磧可畏且其地斗入海中舟行必自南轉東由東向北復由北轉西乃可達于直沽開膠萊河以避之則徑易安全矣國朝廢海運專力漕渠然有為咽喉不測之慮者則此策無容盡廢也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青谿之北首曰景山卞璞所出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可行

禹貢合註

卷二

早

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也荆州以荆山名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也又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荆州之土最為闕衍表有二嶽江漢九江沱潛雲夢包絡衡貫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揚西梁故其沃衍則史稱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蔬麋蛤食物常足江陵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其形勝則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

益右則九疑爲險阻之國。或謂建都于江南。當以南陽爲正。其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南控蠻粵。良爲英雄用武之國。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爲也。沅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天新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斯亦雄區矣。然識者以爲非宅中國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莫如襄陽。路要莫如荊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自熊耳西導循桐柏之源。至陪尾以莫漢陰諸山。然後上遡岷嶓。拆而爲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蓋西北則拆東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奧有以也。

江漢朝宗於海

禹貢合註

卷二

聖

江漢發源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荊州其合流也。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江漢合流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今考江水方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遡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而浩濶。順流直注。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各沿岸爲堤。咫尺不堅。千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窟伏其間。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也。築堤屢圯。乃爲開穴口之計。舊有九穴十三口。皆湮塞無餘矣。荆岳之間。幾何而不爲巨澤也。漢水特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爲湖渚。復合流至。

禹貢合註

卷二

聖

乾鎮驛中分一由漲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往時承襲間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清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自潛沔湖清漸淤爲平陸上流日卑竹筒湖復湮淺下流日濇故邇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矣

九江孔殷

孔甚殷正也九江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瀝爲洞庭也江南凡水皆呼爲江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於江口會于

禹貢合註

卷二

壺

桑落洲以禹貢考之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湘水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櫟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亦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湘水與瀟水合曰瀟湘與蒸水曰蒸湘與沅水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九江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諸其間各爲五瀆每歲六七

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

爲之改色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乃鑿五湖貯水洞庭其一也洞庭山浮于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曰瀟湘之樂聽者令人難老或傳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湖是出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以今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深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沅湘澧而已沅自牂牁合麻陽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海陽山分爲灘水合湘

禹貢合註

卷二

壺

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合焦溪茹溪諸水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叙西資其合流而瀝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漕浸溺而隄防之設亟矣昔禹之治水堅則鑿之盛則醜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瀝非楚水大經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瀎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

江至東陵。迺迤北而滙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爲安流。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爲居。或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澤。皆大不容刀。甚至不可辨。而滯水與江相去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絡。滯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治之宜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治之宜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

禹貢全註

卷二

聖

地。以蓄膏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瀉水。此雖主治澤田。實治水緯法也。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築垣居水。雖自古所議。然亦有利有不利焉。惟察水勢。審土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服引取之。則經緯得理。水奚從孽哉。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自穴口漸塞。水患洊至。今當增修江漢之堤。而開滯諸口。以散其

漲。使民得隄爲衛。不患於水。水及隄得口爲瀉。不至釀而決隄。蓋排壅並施。防滄均舉。經緯之義備。而視滄浪三澰。沱滯九江之迹。猶近之矣。沱潛既道。

江出爲沱。漢出爲潛。皆復其故道也。梁州有沱。潛而荊州亦有之。其源實一也。水從江漢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合流于梁。復自荊分出。猶如濟水入河。復自河出也。沱水又名夏水。冬竭夏流。故名長夏也。

禹貢全註

卷二

聖

雲土夢作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雲向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今乃可耕治也。蓋夢地差高。而雲下。總因江漢水治而致。荆之功。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別流。雲土夢作乂。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故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上下。

荊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加一等。今揚土

康漢甲天下。而荆土鴻肉瘠。空甚矣。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傳郵而待鶴。其膠阜。臨沿坡。堤而耕者。漂至彌望。龍蛇魚鱉。且官之矣。此非民之咎。瘠瘠情。不任練精也。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隄防不修。則靡潰千里。不見涯涘。昔人疏爲九河。以疏淪之。而後水之患。消涸河之民。既久安。乃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存。水泛爲災。職此之繇也。

禹貢今詳

卷二

聖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柎幹柏。檟砥砮。丹雘。齒。簠。簋。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楚人較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金起於汝漢。又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柎爲弓幹。舉其用。故不言柎也。烏號之弓。爲以柎枝。弓人辨六才。一曰柎。柎樂也。黃赤。人所君尊也。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柎。柎即檜也。柏葉松身。詩

云。檜。載松舟。舟楫所須也。周禮曰。冀州其利柎。柏。禹貢取松于岱。賦者以其材良。取柏于荆州。者。柏可爲舟。荆爲水國。故檜。柏並取。皆資以爲舟也。柏。拘也。蒙霜不變。得其貞也。砥。細于礪。背磨石也。金。刃雖剛。而弗加砥礪。則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礪也。與弗礪。相去遠矣。砮。矢鏃之石也。仲尼曰。肅慎貢柎矢。石。弩以分大姬。不言荆。梁而言肅慎。則二州不貢。弩久矣。周司弓矢。掌八矢。

禹貢今詳

卷二

聖

在殺。矰恒。弓所用也。繫。鏃。箭。庫。弩所用也。而石鏃。無聞焉。惟挹婁之國。青石爲鏃。將無中國之器。日良。無取石鏃耶。今東夷猶產水花之石。堅利入鐵。即肅慎之遺。而蜀楚無聞矣。丹者。丹砂。上者爲藥。下者爲采。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此造化之所鑄也。周禮以爲五毒之一。唯以攻瘡瘍。箭簠。簋。皆中矢幹。三者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召天下稱善。荆州自古爲

用武之地。故枕磐筭箠。貢于弓矢。獨詳取其
有名者。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也。格又可繼
以爲器。蘇氏謂枕幹栝柏。礪砥弩丹。與筭箠
皆物之重者。鄴州去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
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
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
也。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既匣菁以爲菹。茅以
縮酒。茅氣甚芬。故爲香茅。周禮醢人有菁菹。郊
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
蕭茅。蕭即縮也。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
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古人梓酒。不以絲帛而
以編茅。王堂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
或謂古無菹茅之義。所謂縮酒者。以醴有糟。故
縮于茅以清之。易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詩曰
白茅包之。是古用以包裹禮物也。管子云古之
封禪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藉者茅之狀。菁
菁然也。重之故包而又既。此州崇玄。縹色善。故
貢之一。崇謂之縹。傳崇謂之縹。三崇謂之縹。又

三入爲縹。五入爲縹。七入爲縹。玄在縹縹之間。
古人謂幣爲玄縹。五兩者一玄一縹爲一兩。玄
赤黑象天之色。縹黃赤象地之色。故冕則上玄
而下縹。服則玄衣而縹裳。圓者曰珠。不圓者曰
璣。璣小珠也。故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
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璣亦蚌之陰精也。神靈滋
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也。有光可鑒。組
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天子佩蒼玉而玄組綬。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
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凡弟子綳帶。并
細約用組。少儀曰國家廢弊則車不雕幾。甲不
組。滕楚有組甲三千。組亦武備所須也。古者君
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襪。謂之綬。
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又錦繡纂組。害女工。則組
爲盛飾。禹時必不尚此。制貢者服御以爲組纓。
戎事以爲組練耳。尺二寸曰大龜。天子龜長一
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出九江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龜三尺。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胤。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六歲。遊於葉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著葉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專用著老。不失故舊。則出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周官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蠃屬。南龜曰玃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辨龜。祭祀先卜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孟冬之月。命大卜辨龜筮。以牲祠龜筮。塗以牲血。謂之辨龜。辨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著草所以筮也。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龜常在焉。齋戒以待。狀如有入來告之。因以醴酒求之。三宿而得。江上民家得名龜。畜之家。以致富。及殺龜。家乃敗。人民與君王異道。得名龜。不宜殺也。堯沉璧于維。玄龜負書出于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又堯與羣臣賢智到翠鳩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禹平宮室。則大龜出。文王時。又出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王孫

窮谷懸崖。駕梁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雖間取之。川蜀而荆關特為縮轂之區。林鬱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禹戒峻宇雕牆。有以哉。

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於南河。

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繇荆至冀。中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竟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自禹制貢。荆揚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乎。今者荆揚田土日闢。楚地沃野。滿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食。財賦最號豐腴。但困于誅求。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剽悍喜亂。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為首。所望格矢東來。而朝宗之誼不失。斯為善矣。

卷二終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譔

鹿城門人李嗣鄒校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鉤鈴星別為豫州。其地八方所轄。為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一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為咽喉。九州閭閻。中夏唐末。朱朴為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荆潁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
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清曉天下。可使大集。自古
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
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
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驚浮輕巧。不
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懷狠戾。未
即可服。襄鄧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
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
長安在穀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
瓶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
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
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
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軸轡銜尾。四通五達之郊
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
表裏山河。扼穀崑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
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難。以戰

伊洛澗既入于河

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
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
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
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
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澧漆沮會于渭。汭入河。
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源會於洛。汭
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
疆域並繫以河。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
渾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汚池山。東南入洛。伊
渾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
渾既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
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
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爲一州之
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瀦。濟水
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
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
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
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瀉水北入伊闕昔
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
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伊闕大山屬連數百里
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
方汴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
經曰灌梁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四

名洛口北水以河爲宗豫水以洛爲宗宋元豐
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凡以取水于洛
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濇元祐間乃于河口分引
渾水遂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
矣今則汴盡爲河無復清流也

榮波既緒

沅水入河而溢爲榮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
緒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
而後溢爲榮故蒙洛入河又見榮能受濟之溢

波能安洛之流也榮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榮澤
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繁澤下分大河爲陰
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
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
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
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
而兼汴水又東至榮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
入汴榮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
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甯
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
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
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
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
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
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
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
元時河始南徙通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爲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榮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蓋白榮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消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濬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導荷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孟豬在荷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澗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堯豫接壤。榮與荷澤。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六

皆以志濟也。榮波在豫西北。荷孟在豫東北。荷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其墳

高者壤。下者墳。墟。土黑曰墟。虛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墟。爲其寡澤而居。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竭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糞取汁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竭澤。故水處。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七

即墳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意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白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漢制賈人不得衣紵。劉季札贈子產以綳帶。子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織。鄭地貴紵。詩曰。東門之地。可以漚紵。續綿也。漬繭杼之精者爲綿。蠶者爲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絃管。綿繡。玉藻曰。績而繭。繡爲祀。磐有以玉爲之。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

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闕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東。敬之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微也。留河懸度之設。乎西。滄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于北溟。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北阻襄紆。西即張嶺。隔以劍關。蹙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入以漢中爲門戶。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各四川也。以岷。瀘。維。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十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雪。爲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崐崙山。北江出于崐崙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矣。世傳杜宇命其相鯀鑿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之力耳。水能知地理。謂岷山爲天彭門。及至蒲道縣。見兩山對如關。因號天彭關。乃壅江作壩。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旣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十一

沱潛既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蘇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十一

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滴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冰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

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

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

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

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

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

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

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

州會于重慶。合碕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十一

西南入尖囊大渡河者。會于叙州。遠近溉田。不可勝計。然各府塘堰。皆民間自脩。官課其成而已。獨離堆山設立都江堰。在岷江中流。歲費鉅萬。元時用石砌堰爲石門。以時啓閉。復鑄鐵爲龜。至國朝更爲鐵牛鐵柱。水患乃殺。然治之之法。無愈李冰所題深淘灘淺作堰兩言而已。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洙水逕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

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

代爲患、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岷、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底結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藝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潰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

厥土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毒五百歲則能化羆如熊多力能拔樹亦熊見奸宄息佞人離則出嶧冢之山其獸多羆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于尾者後當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六

莫黑非鳥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麗麗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傷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終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權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九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衙嶺從褒斜屈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窮豈樂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斜道及清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汚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汚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漕逾汚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漕汚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陽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雍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漢改雍州爲涼州以

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合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陰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隴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郭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據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

禹貢合註 卷之三 手

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而東制諸侯河渭清曉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三峭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龍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泉流之限沂洧其西華實之毛明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險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唐人牧地在岐函涇寧間。即今之鳳翔與邠涇縣三州也。本朝亦置苑馬于此。而牧馬不及唐之一二。

弱水既西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太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汎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惟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沒于雍。乃餘水之法也。千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唯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河圖曰。禹既治水大功。大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驕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頗誕妄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敷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

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以涇水在中。先會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渭。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內也。又水之隈曲曰渭。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則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渭。而洛納爲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則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內。如漆沮之從。澧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周職方所謂涇渭則易氏固解之非禹貢之渭。別是一水也。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灃滻滂。滃。澧。鎬。爲關中入水。而溉田之利得之涇水爲多。鄭國鑿涇中。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注填關之水。溉易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漢兒寬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唐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磴。用水洩渠水。隨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於是盡毀水上碾磴。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忠。余子俊。阮勣。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原。櫟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然欲變易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壩。法即高陵櫟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既從

論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千牛嶺。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導渭東會于澠。又東會于涇。又東遇漆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澠涇之下。則澠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美

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始入渭。繫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澠水攸同

澠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澠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澠水亦遂東行也。澠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也。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廡星。荆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圭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麗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鄠郿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

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谷。各聖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羌嶺。表表秦關。蓋邦域。人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天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幽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木業。而涼州自魏太武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殺雞常賤。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自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還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已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圖百里。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天

先王居構杭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玁狁。玁狁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玁。今猶出大玁。長者玁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徒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寘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寘者既不叙。

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玃曰玃。曰玃曰玃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玃。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猴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國初於河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鄠鵽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郿杜竹林南山檀柘之饒。又他州所鮮。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瑯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瑯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鯀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崑崙其上有丹木。丹水出焉。

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崆峒山之玉瑩而投之鍾山之陽璫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琅玉琅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曰南廬容水中外國於關疎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玉

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臘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璫璫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布衡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鉅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昆侖之虛不朝請以瑪瑙玕爲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酎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楠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玉

柚幾如唐人貢荔枝之擬象然古者以貢爲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爲土貢之物償田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爲獨多今世小民有不戴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貳降聖令蓋少不可不爲之節限也考古之用玉竟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武王倬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玉府掌王之金玉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瑋教君子比德於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玉

玉十謂之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瑤玉色也璵赤玉也璆璜瑜美玉也璚玉采玉也玲璫瑱瑱玉聲也璉玉佩玉也璵充耳也璠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饒不逾祭服則玉英出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潄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鮑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為入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孟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為出龍門戶夫導河始於積石即以爲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爲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灌溉。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爲棧。以輓

黃令杜

卷之三

渠

漕舟。魏夫多墜。苑開元中。裴耀卿請廢隴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灊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掖灊苑橋。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國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僦運。庶幾軍餉

黃令杜

卷之三

渠

可足。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制大有益。許進亦言。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邑改徹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舜教暨於湖南。其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羌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跡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黃河

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奈何此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羗髳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毘崙之丘。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羗地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羌

羗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勦大勦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羗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羗南表

河曲列四郡。開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首痛。風災鬼難。絕行沙度之阨。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甲

諸域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遷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甲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昔王者廼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羌虜交訐。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勦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能裕。素能自給。中

外倚爲捍蔽。乃頃歲彊事。幾同糜飯。流冠騰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款關。天未祗爲賈胡生端。漁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鍾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糜餉。空奉當虜。欲以坐制羗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四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鄭校

道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漬。皆浸沒不見。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亦有二意。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既隨山通道。相其源委。又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此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於荆。而渭之入河。遭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

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登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於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底柱在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涉水所在。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洸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爲河北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二

脊。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岍山或以爲即吳岳。或曰非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故呼爲鳳凰堆。又名天柱。以其峰高峻迫出諸山也。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又名首陽山。底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尺。巋然中流。撐柱地軸。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名底柱。三川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峰特立。斯爲砥柱。漢鴻嘉中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從其言。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析城王屋皆在澤州。析城上有二水。東濁西清。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實相通。王屋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一。周回

禹貢合註

卷四

三

萬里。號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似之。故名。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太行天下之脊。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百八徑。其北去也。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或謂其脉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上有天井關。故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阻。德能覆也。內貢剋矣。使我暴亂。則伐我難矣。鄭生說焉。

祖曰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示天下形勢。太行誠所以分畫東西也。恒山北岳。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常也。言萬物伏藏于北。有常德也。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又名茂丘。泝水從西來。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於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靈。山北四百餘里。即飛狐口也。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岳。後遷都

禹貢合註

卷四

四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宜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岳。惜未釐正。又恒山即太行山。北抵幽燕。達唐庸。古北喜峰。亘千里。諸峰蜿蜒。止于山海。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導山諸節。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研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研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軾以爲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脉而何。朱子與蔡傳又深言其謬。蓋以河北諸山。根本支脉。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是峴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于是爲南條北條之說。正與唐一行天文南戒北戒之說合。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益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

禹貢合註

卷四

五

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西傾一名

禹貢合註

卷四

六

西強一名馬寒。一山綿亘而各有峰巒者也。在洮州洮水所出入于河。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朱圉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鳥鼠在臨洮渭源縣渭水所出。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為掩單星。渭水出其中。鳥鼠共為雌雄。鳥名鵠。鼠名鼯。穿地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黃花紫草。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太華西岳也。華者獲也。萬物成熟。乃有獲也。又少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華山對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或傳二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故巨靈劈之為二。以通河流也。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為罪附耳星。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山東西各一峰。傍疎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椶。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

禹貢合註

卷四

七

成仙。外方即嵩山。一名太室。在潁川。是為中岳。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承。服者不昧。上多美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嵩山。蓋夏都陽城嵩山在焉。金氏曰。外方非嵩山也。嵩高為中岳。安得與江夏之內方相為內外哉。伊闕有陸渾山。名方山。古外方也。桐柏陪尾淮水所經。桐柏山為地穴。上為維星。在南陽。陪尾在江夏。或曰非也。兗州卞縣之陪尾。實泗水所出。

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不在江夏明矣。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漢水所出。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上爲狼星。山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令人無子。內方大別皆在漢陽府。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別。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鵠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左傳吳自豫章。楚夾漢。豫章即今之章山也。又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皆近漢也。相傳禹植柏於大別。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荆州山。江水所經。岷山之脉有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於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

禹貢合註

卷四

八

禹貢合註

卷四

九

北與岷山相隔絕。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也。山海經曰。岷山中多怪蛇。有鳥焉。其狀如鸛。而赤身白首。其狀曰竊脂。可以禦火。蜀地於海內爲峻。岷山在蜀之松潘衛西。爲尤峻。即雪山也。雪四時不消。五月猶墜雪。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衡山南岳也。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滿霍副之。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徒祭于潛山。元結曰。五帝之前。封潛尚隘。衡山作邑。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滌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何足侈哉。南岳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洞寶。上承景宿。銓德釣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或傳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亦帝在觀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曰欲得神書齊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齊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其說類荒遠然衡山亦神矣列爲岳

禹貢今詳

卷四

十

鎮有由也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敷淺原即廬阜也舊說以傳陽山當之山甚卑小且於江流無關廬阜最高大又當江南北匯水口中有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傳陽正在其西南謂敷淺原之陽也敷淺原之爲廬阜審矣廬阜之巔禹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子乃樛知禹之施功於此也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

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度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平閩粵也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究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淺貉

禹貢今詳

卷之四

土

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橋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眺閭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賓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

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濱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邲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東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主

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及海爲蠻越。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嶢岐。導水則先弱水。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里。則又一弱水也。合黎山名。合黎水出焉。在今甘州。漢張掖郡也。又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

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毡蔽鼻口。乃無恙。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奄乃滅。其石如初。沈括記。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淖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幘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主

沙也。方勺謂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白日沙深細沒馬脛。無水源。但乾沙耳。二日至西海。雍大紀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嶸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清明時。沙鳴聞于城內。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古今辨黑水者紛紛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為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古

其入海之遺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山川以麗水為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以麗水狹小不足為界而以西洱河與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為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為瀘水夷人謂黑為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

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為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臘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主

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茅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言賸絡分明也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為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為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

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旖旎然。黑水之源。正在旖旎。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謂瀾滄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固已矣。又奚必繇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

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於南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此天地所以爲大也。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源不始於積石。記其施功處也。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又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孝經授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望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古今記河源者各異。爾雅云。河出崑崙。

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杞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杵。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佛書謂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地。地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父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奉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爲河宗。張騫謂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以爲崑崙也。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

源自出崑崙山。大抵自古所傳皆言崑崙。然或傳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上有醴泉瑤池。或稱上有木禾。而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或稱上有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碧樹。瑤樹。或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遶之。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爲元氣之所居。天帝君所治處。或稱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有積金爲天墉城。上安金臺玉樓。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居。真宮仙虛之所宗。或稱上有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上有鳥名希有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或稱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或稱是唯帝之下都。其神陸吾。自司天之九部。反帝之閒時。其說皆荒遠不足道。鄭道元謂幽致冲妙。難本以情。禹像遐淵。渾思絕根。自非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

大禹之集會計。困難辨之矣。至元命都實往窮河源。乃稱河出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是謂星宿海也。羣源奔嶠。近五七里。乃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始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岐爲九渡。通廣六七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繼是兩峽深巨。測矣。行二千餘里。經雪山。即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於積石。大約自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其言近是矣。而王鑒辨之以爲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昔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其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是不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千

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終以水經所載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阪。東南流入渤海爲近。是積石在河州。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曰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東望沕澤。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渾渾泡泡者也。東至玉門關。一千三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脉。當渾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即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闔。又積石一名唐述山。羌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有神人往還也。龍門即孟門。又名禹門。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鬼。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崩怒。鼓若山騰。濤波頽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主

壘所謂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風俗通曰。華變也。萬物成由于西方。世傳巨靈所劈。今觀手跡于華嶽。而脚跡在首陽山下。王涯辨之曰。華嶽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張衡所謂高掌遠矚。殆謂是乎。山北曰陰。其間爲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谷水。因以名關。黃河自鹽澤登潼關。凡四大

帛黃合註

卷之四

三

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都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又一折也。北流千里而逕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自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至河圖絳象所載。黃河九曲。自崑崙山各地首。上爲樞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

山。名地契。上爲鉅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底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洛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伾山。名地宏。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蓋百里一小曲。

帛黃合註

卷之四

三

千里一曲一直矣。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東十步。其水濤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三門惟神門修廣可行舟。爲唐宋漕運之道。自砥柱以下百餘里。疎石築出。勢連襄陸。雖經鑿闢。尚梗湍流。激石雲迴。浪波怒溢。自漢及魏晉。常發數千人。治平河咀。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湑。濤波尚屯。故有衆峽諸灘之言。孟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奏故名。武王會諸侯于此。故

又名盟津。一名武濟。又曰富平津。又曰陶河。世傳禹治水觀於此。見白面長人。黿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其事近誕矣。洛水入河處。洛水至鞏縣入于河。洛既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南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河洛清濁異流。微焉殊別。應陽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泉。謂此也。大坯今名黎陽東山。在大名府浮丘之東。周五里有奇。蓋襟大行之左麓也。山十成曰坯。鄭康成曰。大坯地味也。

嘉靖令註

卷之四

五

流出倅際矣。清洸之水與黎澤出入自此。上帶倅。倅絕巖嶺。張翥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輔。巖邑也。號州死焉。即東號。又爲虎牢焉。澤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澤渠。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非載之高地。過澤水至于大陸。蓋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潞水。其水東北流至于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峻。環堤水勢不便溢。夾右樹石入

于渤海。所謂澤水即潞漳。大陸即邢州鉅鹿澤。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大抵大倅以上河道不改。大倅而北。過澤水。故迹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王衡新論曰。聖人于冀堯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收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按河過大

嘉靖令註

卷之四

五

陸趨海。勢犬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耳。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存。其勢固然。非齊桓冒曲防之禁。固塞九河也。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漢世漸決而南。後遂歸潞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已南徙千餘里。乃欲究其故跡。難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履

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庶幾近之。嘗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漸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澗百餘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于海矣，夫青兗管平，不開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徒援碣石為証，又何足信也？惟是河不兩行，蓋以合流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能行，下流淤則上流決，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

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為九乎？然則禹之導為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為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為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唯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淤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為不可及也。後世不知其說，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後則大豈知水性者哉？略換古今治河之論，而裁其異同，謹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為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既滅，雖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洪水，實讓言古者墾墾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畢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水之有用，實

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其死可立而待也。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天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通人功所造。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曰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服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二害。民常罷于救水。半作失業。水行地上。漑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天

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稅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漑。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此誠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李尋言。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何居埃少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至漢明帝時，使樂浪王景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渠成，帝下詔曰：「年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淋漓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兗豫之人，多被其患，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雍息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異論，不知所從。今旣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魏宣武帝時，鄭偁言水之臻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豐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

場，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衆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杳正，立匠表度。縣道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布是非，暇睎川原，明審通塞，常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宋歐陽修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宋時回河之議，尤爲紛紛聚訟，而蘇徹以爲逆天地之性，引起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蓋地勢本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河之南徙也難而止徙也易且河水至濁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則穹居太木盡沒地中不見蹤跡豈能復闢而深之引河以行其中宋人乃欲強閉北流回之使南宜其無成也至國朝而所以治河者益異矣古之治河惟避河之害而今欲資以濟漕乃兼取河之利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乃務逆水性其難豈不倍哉且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乃可疏爲九河水禹貢命註卷之四
流極其湍迅而不憂下流之遂淤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即淤耶古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今皆入之矣古者河北入碣石之海濟東入千乘之海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夏溢今以一淮兼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汝沁泗沂諸川之流而無他瀆以洩之所以爲難之難也勢不得不盡棄古之上策而專用下策唯兢兢乎堅築堤

所築堤不已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減水以殺其勢復有衝決則有舍堤埽不事而議開支河矣議復黃河故道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議移河于山足矣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矣其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州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徐州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至宿遷曰白河自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觀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主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亦勝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津汴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船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欲開膠萊者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二百三十五里其二百餘里湖水常足原

不假濬。濬者止一百三十餘里耳。其下多礪石，尤不易濬者止三十里。此功若成，則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既通，我舟即由小海中行，自不甚險。然後由麻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議移河于山足者，謂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既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事於堤壩捲埽也。河害之在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徐邈仍有山，又有湖，又去海以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實既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莫平之利。奈又復有決，誠得長策。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則河患之有，其法唯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宜于徐邈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苟得

長山以爲之岸，則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可永免昏墊之禍矣。議別穿漕渠縱河使北者，以漕之用河，非漕之利也，不得已而用之耳。苟避河一里，斯免一里之害。今幸已開加河以避呂梁之險，開駱馬湖以接加河，如再濬石崇河以接駱馬，即全河盡北，不過別開渠二十里，自足于漕矣。我無求于河，河亦何以難我？凡此皆計之大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則不得不循決塞之舊，隨

禹貢合註

卷之四

重

時而爲之備。此其說已備于元至正歐陽玄之說，而國朝徐有貞濟季馴其言尤辨。玄之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濬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壅，慮夫壅生潰，滋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

溢悍。故狹者以計開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處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聚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種樹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綆。用繩。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干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流也。水工之功。視土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爲難。塞十丈之口。視百丈之口。爲尤難。非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居多。有貞之言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循覆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

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洩。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奔。奔而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淤則溢。早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源而涇。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今之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濟其於。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漕季馴。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海口視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縱欲別壅。必深濶相類。方可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日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開之地。則土壘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緒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若堤日繕而決。日聞。則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苟多築縷堤以束之。又爲遲堤。使有所游蕩。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焉。如不咎制之未備。而上流既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其趨于海口者。直強弩之末耳。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于海乎。難者必以禹播爲九河爲言。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天

不知九河非禹所鑿。特陳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舍之。謂入于海。其意蓋可見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郝縣孟津鞏縣。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之開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凡五府衛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後三十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日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

湍急。即至停滯。如何其可分也。掘之天下之水。

惟江河爲大。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潏。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潏潏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其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湍悍迅猛。旁激直射。漫漶于平土。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荒曠。無崇山巨礪爲之防。無網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滄川封植方庸爲之奠。方二三百里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豈足怪哉。自非神禹復生。安能破紛囂之論而施久莫之策也。

蟠泉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天

海

禹貢合註

卷之四

罕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嶓冢爲漾水山海經所謂
酈嶠山也。嶓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在天
水者漢所出也。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
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漢初出爲沮
以其沮洳也。又北方人以漢水爲沔水。漢沔通
稱也。泉始出山曰漾。關駟云。漢或爲漾。漾水出
崑崙西北隅。至氏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華陽
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流出武都氏道漾山。因名
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
白水經葭萌人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水經地
里志並言漢源東出氏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
嶓冢。而同爲漢水。班固所記有東漢西漢。東漢
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鄧
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
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
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
謂之西漢。程大昌曰。漢書以嘉陵江爲西漢。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罕

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武都東狼谷山。以今
考之。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
一二百里。源既近。流亦狹。按地書。褒與斜谷分
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
百里而褒水發源。是乃嶓嶺。又遠在褒口西北
八九百里之遠。則其源亦甚長矣。水經凡敘狼
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嶓嶺褒源。悉從北而南。
行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所謂導
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蜀都賦曰。流漢
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即之雲屯。其洪波濟
盪。澎湃雲頽。不啻江河矣。漢水東過南漳。荆山
而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也。或云在襄陽。即
爲滄浪之水。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不言過而
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滄浪本地名。非水
名。大抵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
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
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三澨或以爲地。或
以爲水。許慎言澨者。卽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

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句瀼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遷越縊于蓬澨大抵皆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涓陽之間涓水之濱有南澨非澨矣水經註尚書曰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合流觸大別山陂則當爲水也今京山縣有汭澨漳澨遂澨而湖廣志口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承天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叅水又有三汭水云是三澨蔡傳則以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揚家津合長灘舊水注水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澨沔陽志則以石家河爲澨澨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曰東澨曰東爲謂漢自西東流而澨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在漢之東也

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瀾漫數千百里其源則來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且過南康揚湖左里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而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潯以爲彭蠡初非有資于江漢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澨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與江爲一已七百餘里矣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澨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非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曰直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江而不得洩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持以東也。愚暗所謂北江中江之別乎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爲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賁也。若漢不爲賁則東爲北江入于海爲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水經注以震澤三江并流。塘江皆合以爲北江。傳會之過也。凡大水多壘源。河源有三。濟源有二。漢源亦有一。而與江合爲一賁。故先以漢入江言之。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渚爲藪澤。皆漢之流也。故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今考漢發嶓冢抵上津入郢地。流至漢陽。與大江

水合其受決害者。開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爲甚。襄陽古有大隄。曲是堤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害最切。國朝水流故道。不溢爲災。故大隄漸毀。民多侵爲已業。嘉靖末洪水四溢。漂潰以數萬計。承天則以支河盡塞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汜固水患之原也。童承敘曰。漢水最濁。與河水相似。每與江湖水合。其澤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菜蕪。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或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喘怒迅激。勢必衝嚙。主隄先受其害。大水驟至。泛濫洶湧。主客之院皆爲波濤。當其患發。淺者爲棧。深者爲巢。方救死而不暇。何有于隄防哉。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迤北。匯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即賣山也。水曰賣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徽外。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昌。所謂井絡。纒曜。江漢炳靈也。泉流深遠。盛爲四賣之首。江貢也。出珍物可貢獻。又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源所傳亦不一。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鷲村。一名鴻蒙。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

禹貢合註

卷之四

渠

十里。遇大雪開渙。俯見成都。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鷲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益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前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其松嶺八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

禹貢合註

卷之四

渠

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墨溪。至穆庸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岷威。轉經岷山。坡河至盤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岷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瀾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注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易氏云。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微松山之外境。陸游曰。嘗登岷山。有泉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豁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發。雖遠難知。而漢起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賣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今考雲南志。則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迤邐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又緬甸宜慰

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濶五里水勢甚盛。縮人恃以爲險。其源亦遠且大。與江出岷山。僅僅濫觴者殊矣。言江源而止以岷山。不及吐番之犂石。是舍其遠大而取其近小也。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南直正東入海。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轉東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之入東海者。

禹貢全註

卷之四

哭

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于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絕。以方求之。西兌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歟。沱江。酈道元謂開明之所鑿。郭璞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沱自岷而別。李冰守蜀。始作壩以捷水。而開溝以醜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之水。此江沱支流。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蓋江至此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

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湖廣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由枝江縣界入大江。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迂。潰河者苦之。大抵江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故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爲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爲九河也。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

禹貢全註

卷之四

哭

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漂水會。稱漂澧。至澧州與澧水會。稱澧澧。至安鄉與澧水合。稱澧澧。謂之澧口。流注于洞庭湖。俗謂澧江口也。澧居江元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經記東至于澧者。當洪水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墟。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淪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

江流之在雲夢中者。始了然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註水經於江陵枝洄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不復至澧。竟自夔門而下。荆門。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九江沅湘九水。會于洞庭也。今洞庭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昔以長江入洞庭。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然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濁。土人謂之翻流水也。朱子以爲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若謂九江卽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澧也。又白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於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曰。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

後東北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匯也。豈尋陽之匯哉。且以大水過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若是江分爲九道。則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巴陵者。相傳并厝巴蛇于洞庭。積其骨爲陵也。又名夷陵。歐陽修曰。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開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踪跡。其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夷也。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爲三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關處。重岩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煙。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東

迤北會者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
還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
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
也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二水
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或疑經文之
誤矣然滙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洩
于是迴旋滯滯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間江
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滯
爲鉅浸無復畔岸其滙爲澤如此雖無仰于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克勿故湖水壅闕阻
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
澤內而爲滙也滙言其外也露言其內也于滙
不於露其勢則然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
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
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
漢互見也連土水既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
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上
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

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
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
其言南入于江東滙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
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又江水
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澤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
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
與經文合何得疑其爲誤也或疑渭洛入河不
言中河北河不知河源遠出宿星自積石龍門
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沔而洛渭二水近出烏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
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江漢並流不容相掄河可
以包渭洛而江不可以包漢固其宜矣按四墳
惟江爲大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
怒厲決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瀦欲去而留不
知幾千百折而後大放于荆揚之間其所納水
獨多自蜀而言其水有七曰緄水曰洛水曰岷
水三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
與江水會摠曰內水曰涪水曰嘉陵水曰巴水

曰渠水也。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合于嘉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又有出郡邑之山澤者，自岷峨以至于夔，不勝其衆。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至

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于海。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故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且長江者，天所以限南北，其所係南北離合之勢尤大。自北而南，必自上流以趨下流，則爲難禦。故必爭荊州，而後可以下建康。得蜀則亦可以制楚。蓋以順流而下，不可復遏也。在一統之世，則川湖以修治堤堰爲先，而吳地以經理江防爲急。川則莫急于成都，而都江堰所係甚

大。宜時時加固。湖則莫急於荊州。其堤堰固，不可不修。而虎渡與郝穴，須並存。使江水有所分瀉。今郝穴已塞，是猶塞其口，以止啼歛，無患不能矣。南直海口，江防以廖角嘴營前沙相對爲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爲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團山相對爲三重門戶。門戶既固，堂與自安矣。若內地江防，多言京口。然京口雖江左咽喉，而自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進者。以沿江南岸，登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崗險峻，無港可達也。惟屯兵六合，而分渡蕪湖、采石，直走太平，則地之至要者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至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泉源爲沅，流去爲濟，齊也。齊度也。員也。又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灋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灋流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王共山南復出于東丘，濟水重源，東源出原城北，其水南流與西源合，風

俗通謂出贊皇山別又一濟并流水矣河南志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峰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爲二池所謂濟源池東池即東源西池即西源也王屋山亦有二一在山西之垣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濟水發源正在濟源西耳初名沁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皋溢出爲滎水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

禹貢合註

卷之四

渠

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也且濟性最勁能動絕大河中而出爲滎也郭緣生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非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狀行而溢爲滎爾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爲非濟也蓋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正派也正派乃出陶丘北入於河者至是乃出耳丘并成爲陶丘其形再重也于高山上二重作之如陶甕然今館陶縣有陶山即此昔堯先居唐後居陶古所謂定陶也詩即濟

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流自任城縣東與洧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述征記曰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所謂清口也春秋遇于清即此水色清深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渠

或謂清則濟也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而入海杜佑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洧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水也今按濟水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河所注王莽之世川潰枯竭濟入河不復截河而南後漢永平中修泲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泲渠勢收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山

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埧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堙。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濰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濰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兗

會濰河。至永合流。經鄒平長山新河。又會孝婦河。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非真涸竭也。既伏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榮水。又見爲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劉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今東阿之井取以煮膠則能鎮墜下。隔止吐。皆以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濟

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濟之功大矣哉。或乃疑乍伏乍現爲不經。三伏極清而駛。至明杜莊之石崖泊然而止。俗名之爲濰水。濟夏秋積潦。羣峪之水來會。溢至城南會于清河。由齊庭竭故以漏河目之。此皆濟之穴地而伏也。自濰水灣以北三十里至月宮於枯河涯側泓顯一泉。又東北四十里至于明水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兗

則湧百脉。麻灣諸泉。驗之色味皆同。水勢相敵。伏而後見。不其微歟。故天下洪流巨澤。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賚者。非僅以其獨能赴海。蓋亦神異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者均也。均其勢也。又韋也。韋統揚州北界。爾雅曰淮別爲潁。淮水與潁水同源俱導。西流爲潁。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然後長驚。蓋初出胎簪山。東止過桐

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傷小山即大復山也桐柏
山爲地穴上爲維星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東
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
甚窄可幕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岷山之發江
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
其所從來遠也沂水至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
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
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泗水出下縣姚墟西
北墟有澤澤方一十五里深水淺渚三丈始減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奎

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有三石穴廣圓三四
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滿數夕之後則傾陂竭澤
矣土人識其將滿預以木爲曲狀約障穴口魚
鱉暴鱗不可勝載自此連岡通阜岡之西際便
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
尺餘沂水出沂山又曰艾山又曰臨樂山水有
三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
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頽水出洛頽
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沂水自西南入于泗泗水

自東南入于淮淮泗之會即角城桐柏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
對辨淮之深淺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于
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史亦記漁人釣得古鐵
鎖刺史集人力引之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至
梁武帝築淮堰以灌壽陽未幾堰潰水怪萬狀
淮固有神歟夫淮水受泗沂以入海皆清流故
淮爲清河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合泗沂而
與淮會支反爲主清河以東之淮亦且化而爲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奎

黃矣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河濁
善淤今得全淮之水與之并力刷沙是河利也
然河或有時而淤則淮入海之道爲河所并塞
凡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皆無所洩故
于淮非利也且今皆資之以漕而開禁不嚴致
河淮並趨而南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
渠即兩河無事之日東流勢緩海口淤洞加于
昔時或淮水發則盡入新口洶湧澎湃往往衝
開決堤漫湖壞壩或湖水發西則注南河破運

道東則薄北河破堤岸。若兩河並溢則民皆魚
鱉矣。考自平江伯創挑運河至惠濟祠鑿開以
接北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開而下
因其卑高適爲五閘板開而下南抵瓜儀堤湖
鑿渠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河溢
則南侵漕于是堤北河之南岸長四十餘里以
護漕河而石鼃鵝嘴于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
慮淮漲則北侵漕于是築漕南之高家堰長二
十六里餘以護漕河而礪甃利于高卑有辨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奎

高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滾爲深淵
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
其實水行堤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
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水洙泗東趨赴淮
入海故道沿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
梯關下淤套葦塲當日蕩滌而海口廓矣此又
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
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今鋤頭灣不可改易宜
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奎

鎮等處四潰。國計民生胥病矣。必高堰堅築。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借淮以衝。或者不察。虞淮漲之浸泗。欲決堰以瀉淮。不知堰一決。則淮盡趨于湖。入海之分数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蹶其後。而清口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決。必不能盡洩。淮漲也。益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嘗譬之淮為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為

禹貢合註

卷之四

畜

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掠內地。可乎。黃為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為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淮黃合從而至。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閭。而徒曰撤堰。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又有為開周家橋之說者。不知周橋之去高堰幾何。特堰迤邐而橋迤邐耳。黃能蹶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蹶淮而趨周橋乎。夫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既

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黃而出。故必固高堰。使全淮盡趨于清口。而後黃淮底不為泗患矣。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註曰。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原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他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

禹貢合註

卷之四

畜

穴枝間。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今考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為二山者。誤矣。雍大記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鳥鼠同穴。或言其共為雌雄者。或言其不為牝牡者。今之遊甘者。見鳥形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而缺唇似兔。蓬尾似鼯。與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甘肅志

謂鼠名兀鳥名本周兒與古所傳鳥名鶴鼠名
鷄不一。蓋俗所沿也。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
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
皆小。故曰遇。詩云豐水東注。唯禹之績。豐源發
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
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
入於河。

洛釋也。言水輝釋光耀也。又落也。水自上而下。

如貫金華

卷之四

五

有投流處也。春秋說題詞曰。河以導坤出天苞。
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禮焉。山海經曰。熊耳
之山。浮藻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
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河圖
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
水也。地理志云。洛出冢嶺山。冢嶺即謹舉也。熊
耳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
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氏。兩峰相並如

耳者。禹所導洛處也。四瀆之外。大水甚多。而獨
言渭洛者。雍水莫大于渭。豫水莫大于洛。而渭
則與涇澧漆沮散列。洛則與伊澗澗並敘。不舉
渭洛獨言之。不知二水爲諸水之綱也。先漢後
江。先濟後淮。皆自北而南。渭洛在北而後列者。
以其河不得爲瀆也。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
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
而後言山。沈水不言山。流伏不可據也。今按四
瀆之水。以海爲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爲宗。記

如貫金華

卷之四

五

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
而以海爲歸。源委則有間矣。若四瀆渭洛皆可
引以溉。而其性各殊。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
漢水重安宜竹。江水肥仁宜稻。濟水通和宜麥。
渭水多力宜麥。洛水輕利宜禾。又按天下之水。
皆趨東海者。以大地之形。西高東下也。然此就
中國言之耳。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兩
北皆下。崑崙之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
皆西流。白吐蕃兩廣水皆南流。沙漠以北皆北

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竭者正以尾閭海之從下處轉輪回環無窮故曰如沃焦然非水真焦竭也

禹貢合註卷之四終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五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上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所攸同者何四海之隩咸奠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水旅祭之矣九州之山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水靡不會同而有所歸矣州注也郡國所注

禹貢合註卷之五

仰又嚆也嚆其土而生之又長城者爲州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則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涼梁曰益增交趾爲

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者多。所統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二十三路。國朝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名并亡。禹州之與舜異者。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惟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潤。兗州之

兗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蓋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州統郡。始於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其制。八家爲隣。三隣爲閭。三閭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蓋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壘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壘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土宜風俗之異者。青徐角羽雋。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醜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審。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絕。其泉酸以醜。冀州兗都所在。

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饒尚儒。休氣任俠。而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于成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楊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組。江淮濱海。地非形勢。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閭越遐阻。僻在一隅。難以得撫。兗州地非險固。風雜數國。每戰爭之時。傷夷特甚。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青州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人情變詐。奸行橫術。蓋因輕重而為弊也。徐州鄆魯之境。辟有儒風。而分裂之代。彭城要塞。為天下所必爭。諱謂風微矣。大抵徐兗其俗略同。豫州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趙魏。而畿青韓魏分野亦有險阻。土中風雨所交。可以建都立社。雍州西塞為固。被山帶河。自秦漢迄都元方錯雜。風俗不一。遠地遠近胡戎。武節荆州風俗略同。揚州雖以蠻夷。率其勇悍。兵強財富。地連勢危。稱兵援恩。無代不有。其

之民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土沃肥無凶歲。四塞險固。王政激缺。拔扈先起。此九州之大略也。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荆揚屬下級。梁雍屬上中。冀州屬下級。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淮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其言之荒遠者。鄒衍云。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禹貢合註

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南西北海未之及也。通者西洋氏浮海而來已歷八萬里亦分天下爲五大洲。而中國特一洲之一隅。天地至大孰能測其是與非。若聲名文物之盛。即二氏以爲莫中國若也。室閭爲隩言隩極其涯際也。又隩深也。涯內近水者爲隩。天下之山水無窮。而見于禹貢者可數。故以九州之山川統言之。或曰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也。九山。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檇。冢。內方。岐也。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太

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滎。洛。淮。泗。河。汴。潁。潁。潁。池。壺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茲。蕩。蕢。養。楊。紆。昭。余。祁。九澤爲五湖。滎。滎。波。滎。沂。沐。盧。維。渭。洛。苗。時。汾。潞。洹。易。兩。雅。十載有大陸。海。隅。焦。蘆。而無茲。蒲。蘆。養。此山川之見於經者也。川言滙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滙除之。無壅塞也。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泉。一有水一無水爲。泉。正出。湧出也。

沃泉縣山下出也。沃泉穴出。及出也。沃泉流川。過辨回川。離反入。潭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濮大出。尾下水。離曰。解澤止水也。易解曰。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出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既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周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七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號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汗。庫。以鍾其美。杜預曰。項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由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澗。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場。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滙之。又曰。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則陂澤爲利亦大矣。禹所治水。惟黑水入南海餘。

皆入東海而言四海者總入于海。自海國流無不之也。又或以爲會同者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必先辨之於其始乃可同之。于其終禹貢所分九州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所而不見其異。此禹貢合註卷之五 八

彊理天下之大要也。今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洫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即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潄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望。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水火金木土穀貨財所聚故稱府所以孔修者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也。然六府亦皆有事焉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是脩土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藝而或賦總或賦鉅梓或賦粟米是修穀也。苟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展禽曰五禹貢合註卷之五 九

行所以生植也。各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水。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川澤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交正庶士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慎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且惟服食器用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

也。夫。地。產。美。好。鮮。不。爲。崇。民。之。所。利。無。幾。而。上。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徵。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禹。之。底。慎。爲。不。可。及。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值。一。金。而。下。者。草。萊。污。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後。世。差。等。無。法。審。視。不。勤。致。下。田。或。徵。上。稅。甚。有。無。田。徵。稅。者。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藉。既。定。人。議。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鹽。鐵。論。曰。禹。治。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蠶。絹。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蘇。傳。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書。疏。曰。交。正。者。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墟。還。復。其。性。也。或。曰。三。

禹貢全註

卷之五

十

壤乃所以交正也。水土既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略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此所謂底慎也。不言貢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

禹貢全註

卷之五

土

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至此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替。故復徧錫之爾。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親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丘命氏。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夫上古之民。屯其顯業。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狡關搏噬不止。則必就其能羣能羣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

都成圻而封建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宇。以爲天下治。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其重歟。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

萬貢合註

卷之五

主

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間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少。是附庸小國多于大

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蓋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也。其民猶佃戶也。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瀆。國語曰。司商。錫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以錫名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姓。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異

萬貢合註

卷之五

主

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官。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觀射父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微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爲同姓。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陳隨隱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

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迨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伋則稱衛伋二曰以邑爲氏邑同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氏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如裴陸緡龍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糜采俞豆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耐氏因耐頒食于耐門穎氏因考叔爲穎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古司爲桐門氏隄于甫里綺里者爲

高貴令謹

卷之五

古

高貴令謹

卷之五

主

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龐渚者賜以龐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氏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駢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駢帶駢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石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各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彌氏別上下也第五氏

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爲老成氏。十五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玄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秦龍、御龍、干將氏，又有以爵系爲氏，國系爲氏，族系爲氏，名氏爲氏，國爵爲氏，邑系爲氏，官名爲氏，邑謚爲氏，謚氏爲氏，爵謚爲氏，大抵皆複姓，而夷狄之氏不與。

萬貫合註

卷之五

七

焉。三代之後，姓氏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誤矣。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諱辭多曰「陞命亡氏」，陪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姁、嫪、姑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

萬貫合註

卷之五

七

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
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
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
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
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挈處秦者。爲劉氏。伍員
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
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
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
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王鑒曰。今人多以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太

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
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
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以元八
愷。既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
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
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
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
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鄆。邾雍曹滕畢原。

鄆邾刊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
也。後之文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與
韓同姓。爲近。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
功德也。後世。末忘本。後世以降。專尚門第。有
司選舉。必藉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
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別其真僞。不亦
末乎。且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
房。故姓多則詭其俗。望多則詭其姓。房多則詭
其望。疑舛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尤

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
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
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
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
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即知其姓者。亦難盡
信。如以趙爲羊姓。而子長以爲姬姓。以邢姓曹
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以姜氏爲
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四岳舉伯典三禮。
豈得合爲一人。子長所記本紀世家。其苗裔歷

歷可稽。然堯爲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何懸絕至此。左氏竊姓爲伯爵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爵之後。韋昭以伯爵即益也。孔穎達復以伯爵爲皐陶之子。按史記皐陶之後封蓼。伯爵之後封秦。垂伯爵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爵與皐陶各爲一族。爵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皐陶子矣。今姓氏即

高唐合註

卷之五

辛

考者共四千六百六十五姓。有傳之于古而世派難詳者。如太皞氏之後有槐氏。大隗氏。太皞氏。鬼鬻氏。之後有鬼氏。饒氏。撓氏。利氏。鬼鬻氏。雁儀氏。之後有雁氏。僂氏。渾沌氏。之後有渾氏。施氏。屯氏。吉裏氏。之後有吉氏。史舍氏。之後有舍氏。史侯氏。侯國氏。夷陶氏。倉頡氏。柏皇氏。之後有柏氏。柏常氏。常氏。柏侯氏。白侯氏。中黃氏。之後有栗氏。陸氏。昆連氏。之後有釐氏。驪氏。赫胥氏。之後有赫氏。赫胥氏。葛天氏。之後有葛氏。

高唐合註

卷之五

辛

氏。權氏。尊盧氏。之後有尊氏。尊盧氏。鐸氏。祝融氏。之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和氏。祝融氏。吳英氏。之後有吳氏。有巢氏。之後有巢氏。朱襄氏。之後有朱襄氏。陰康氏。之後有陰氏。季氏。無懷氏。之後有懷氏。無懷氏。此咸在上古之世。無得而稽也。有流傳于後而誕妄難信者。如以雙好爲出棠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軍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芻因于牛哀之食芻。茲因于才子之宜茲。審出于面勢之審曲。又如童出于老童。洪出于共工。箕出于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嫫祖。聃出聃季。載而卑本于卑耳之國。皆近謬妄。夫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祁祁郿郿之類。豈皆因失國而去邑耶。至言張本張宿。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東棘。則謂仇改。并其字訛之矣。東方生曰。東來爲東。而棠陽本棘陽也。是棘祇轉。

據之改爲東非避仇也。世之避與祖諱者，析其字爲文，苟二字而不知與祖之諱，不從文，不從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其上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走，乃省以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姓扶之來，可不重歟。臧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禹經理之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不應後志也哉。夫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禹之治水，興徒衆，毀山陵，墮地脈，苟非以至誠感人，天下之怨咨無窮矣。且穿幽入深，不達不若。非德感人神，何以臻茲。劉子曰：美哉禹明德，遠矣展禽曰：禹能以德修絲之功。祗德固治本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粥成五服之事，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里象之。甸，乘也。周制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護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以銍貢者，謂半藁也。去皮曰秸。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藁秸之設，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近，既納總，秸銍而又服輸將之事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三百里去藁皮，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甸服最近，故每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緩要荒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治近者詳而治遠者略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

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挽輸不勞也。禹之
甸法。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
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
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
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
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
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
言貢。而專以總銓秸粟米爲賦。冀州供蠶絲。豫
州貢絺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賸南金犀革象
禹貢合註 卷之五 畜

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墾墾。唐全倚漕。江淮然
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華
堅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壞。宋初
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寢假而汴河歲
漕至六百萬石。元人爲歲漕不至。乃議京東海
鹽城門一閉。無所得食。多抱珠玉而死。皆以不
講甸服之義。而集游惰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
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一日食梗。其斃可
立而待。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
禹貢合註 卷之五 重

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
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
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
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
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也。
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且甸服之民力穡。則
京坻之積。不抑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
伺。防漸之意。微矣。自漢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

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脩。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其法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王之有天下也。視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天地。無逢其災害。又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衛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大抵各有不同。而天子止自食其畿內。千里之外。止貢土物。三代以上所同也。丘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內。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其所賦取米以食人。崇以餉馬。無非以爲國用。然因地遠近。各有遠近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之無別焉。

又曰。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焉。當效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甌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于徐州。以通南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量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遇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邊方足備禦之具矣。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又曰斥侯而服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

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賦也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

鼎貢合註

卷之五

元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教總期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或曰安服王者之政不俟要束而自服也揆度王者之政教而行之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文教必揆也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非廢武衛而文其所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而武其所急自綏服而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夷狄之區綏服介華夷之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鼎貢合註

卷之五

元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微也邊微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東以文教也又如裳之有要所以綢統四裔夷者易也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放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差或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
以人情測矣。夷猶易也。蠻則慢也。甚于夷矣。流
則遠放之。罪重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繆也。以繩
束物之名。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
俗也。又流行無城郭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
夷之外。則帝王之損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
驅之出境。使雜居狄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
更驅而外之也。五服之說不一。鄭玄以爲五百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里制定于堯乃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
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
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玄之說難可據信也。
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藩尤
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
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
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頗異。易氏曰禹
之五服計其一而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
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而

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

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
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爲二千
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
千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
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
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
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
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朝。是則侯甸以隆。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
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
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
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
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
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
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
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皋虎牢之險。夫
豈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讀禹州

通于碣石。而其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章俊昌曰。先儒謂禹服據空。鳥跡。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里。禹貢五千即漢之六千也。况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

禹貢四正疆理。東至瑯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廣。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棘鞬。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况今百二十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國百里國哉。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道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萊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輶蠻。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玄圭告厥成功

此推聖化所及也。中國之地，南北九，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

禹貢合註

卷之五

書

國經野，以內治治之也。蓋天地間華夷有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言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永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夷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轆轤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是也。問營之東，亦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

之不異是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夫九州惟揚徐青冀濱海而皆在東偏，西被流沙而不見西海。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且非正北也。廣南爲南海，而禹服南越尚有微外。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其地，至于

禹貢合註

卷之五

書

西海之西，又有大秦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實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虜地所稱海者，未必眞海。凡青海、西海、蒲類海之屬，皆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蓋塞外有水，即名爲海，猶河北得水，即名爲河也。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

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亦灣居一澤爾。其英所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吳徵曰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美。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不知其幾也。丘氏濬以爲國家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若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

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旣爲屬。廢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李贊則以爲中國惟正東有海。四川天下之正西。山西其正北。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其西北。皆不見有海也。廣東即南越地。可以爲南之海矣。然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故西北南正面皆無海也。且天下之水皆從西出。陝西四川雲南之水皆東流注于東海。則三省皆去海甚遠可知也。三省之外其地更高可知也。不然何以不川流而西注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必向東南耶。然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矣。故據今人所歷地勢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東北諸處。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總之大地無窮孰能測其所極。而海環地外更爲茫茫。近者西洋浮海至者謂地與海本圓形而同爲一球。居地球之中如鸛子然。黃在背內。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每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地

厚二萬二千九百餘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凡足所踐。即爲下。首所向即上矣。且自述其由大西浮海入中國。轉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高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峙待可知。其言甚闊肆。今止以歷代封域之可紀者言之。漢攘却胡越。南置交趾。北置朔方。道里甚廣。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則過之。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樊。北際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所有。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于禹迹亦大屈矣。元南北混一。號踰于古。然遺吾中土不足道。明興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迄于海。北抵沙漠。遠過于宋。而方之于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惟開河南爲益。招云天限華夷。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絡嶺限南蠻。若有意焉。而自秦以上西北袤。東南蹙。自秦以下。東南展。西北縮。亦古今之大運也。賈捐之曰。四海欲興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斯帝王之道與。玄。水色。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贊。而告成功于舜也。今越州禹廟元圭匿藏之。色黑如磐。徑五尺。厚寸餘。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通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以自照達幽冥。禮緯稽命徽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珪。衡書。天命以幽。故殷有幽珪。衡鈞。論衡云。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後傳會云。蘇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正。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赤。湯用玄牝。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珪。爲木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螭。大螭。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兩金櫟陽。禹曰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兩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祉。武王曰火氣勝。然其袞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

禹貢合註

卷之五

聖

其事則木。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楊荆

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澗數百里。豫之滎波荷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充徐雍二者皆有。充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涉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雖無隰者。多山之地。唯出獸皮。而所

禹貢合註

卷之五

聖

織爲罽。不假于隰也。充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充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充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

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論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亶。皆河原也。入匈奴以東爲陰

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秦華。東北爲般。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恒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肝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越。新安。時。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連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濬之功。此其大約也。

禹貢合註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夏允彛撰。允彛字彛仲。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官長樂縣知縣。遭母憂歸。福王時召爲吏部主事。以終制辭。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迹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多証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狀及諸奇異。似乎博賡實於經義無關也。

讀尚書略記不分卷

〔明〕朱朝瑛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七經略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尚書略

記無卷數》提要

讀尚書略記

尚書今古攷

詳考漢書及唐書序伏生為秦博士遭秦焚書之禍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以授魯高堂生高堂生授小夏侯容氏之學時年已九十餘始授其學後當共王陵孔子宅後子夏中得所藏虞陽及大小夏侯之學後當共王陵孔子宅後子夏中得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無能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之義定其可知者為經古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于伏生書中析出五篇共五十九篇其餘錯亂廢滅者悉上之書府承詔作傳以垂盛事不及上然經文之藏書府者未嘗亡也故張霸以百兩徵得其中書校其是非至若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以授儒生儒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橫塗暉

尚書今古文攷

王莽時諸學皆立于是尚書有今古文之異東漢書賈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暉以授其子逵是賈逵之為古文尚書原本于安國者賈逵可致也東漢書又稱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蓋中更亂逵已失其傳耶要使杜林所得者與所受于塗暉者大有違舛逵豈不能辨其真偽耶逵既為之作訓則其書必不甚異于孔書明矣逵之所訓不甚異于孔書則史稱馬融之傳鄭康成之注解皆因逵而作者亦豈有其異耶何以康成之注書序則有曰作九共與實錄命原命而無仲允之語太甲說命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肅征諸侯之書未明其偽劉歆作三統曆客或取之為魏霸之偽書夫霸之書未明其偽劉歆作三統曆客或取之既見點于焚書後之復何以復行于東漢必不然矣意孔氏

之書雖有傳授而不列于學宮一時繕寫者少王璜塗暉雖貴顯于王莽之時而歷年迫促未能流通四方兵起遂至散佚故杜林所得之漆書或即孔氏所定上之書府者散佚之餘總歸諸亂書達重理前緒十不得其三或第以歐陽曼侯之書校同異訂訛訛而區其二十五篇固未暇及也康成好奇取其序注之其說則謬其書未必非孔氏之書不然則匪厥之黃二語何從得之傳至其孫小同家學未墜與鄭冲同事高貴鄉公俱以親授尚書得被寵賜則鄭冲之學不甚異于小同又明矣孔穎達述古晉書云鄭冲以古文尚書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奏上其書而施行焉蓋即孔氏所傳之五十八篇也則孔氏之書蓋散亂于前而復完整于後非鄭冲所得與康成所註有二書也之既散亂則凡他經傳之所引者亦不可

為堯舜相傳之道經且其義之湊泊而完粹又遠出荀子之上無論魏晉即兩漢有其人乎其人有如此之學必不自陷于作偽若作偽之人必不能至此義于聖學久湮之日也吳卓盧謂其采綴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大卓盧生千載之後安見他書之語非宋之尚書者乎若堯典之欽明即魯頌之敬明堯典之思即周頌之思文堯典之安安允恭允讓即論語之恭而安信如卓盧之言則伏生之書亦不免采綴補綴之疑何獨疑孔氏之書馬融以傳記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多故疑之疑之誠是也今又以集合傳記采綴補綴致疑于孔書其疑不已甚乎大抵采綴補綴之文彼此瞻顧易致艱澁難于條暢而疊疊數百言若取其諸僕而直達之未嘗有章合之迹則何也即如緇衣所引君陳說命不有此書以正之孰能辨其脫誤夫學之至

復考宜乎以逆書目之耳晦翁以漢人未見為疑夫康成之誤引武成豈真未見者哉周宣之石鼓文派派者千六百年至唐中葉而始出世猶信之不疑自實達至于鄭冲此書之老隱若見者未及二百年而世遂疑之何也

者其言粹功之至者其言昌虞夏商周諸聖人以其所自得之學所自為之功發之為典謨誓誥故其精微廣大之旨間見而層出詰曲者如卿雲之翰困離奇平易者如白日之光明洞徹今又古文何分醇疵而或信或疑豈不惜哉至嘉靖初程川梅驚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証其剽竊竊引極博卒無指于此書適足以明此書之見取于古人非後人之偽為也如湯誥之降衷見于國語吳夫差曰天降衷于吳齊師受厥即此而詞義精熟精可以辨其孰為創義孰為勸語矣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見于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即此而語孰雅孰野可以辨其孰為原文孰為偽為矣抑楚望猶相其說詳為辨議又多乎哉亦未之思耳

古文尚書辨
書之真偽不惟其辭亦惟義之當于理與否而已二十五篇燦然具列內而脩身治心之學外而御世安民之道有一語之偏駁不出于正者乎化不具論即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心傳豈秦漢以後人所能道或以為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微本之荀子然荀子等謂之道經不言舜之分禹也漢之學者如董仲舒楊雄之流可謂卓犖者矣猶擇之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況下此者乎于百家紛爭羣言淆亂之中獨有取于荀子之二語以

古文尚書辨

古文尚書

LFA

古文尚書辨

五

諸尚書畧記

劉永朱朝瑛康流氏著

堯書

堯典 不詳釋者俱從秦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班固鄭玄馬融王肅皆以為孔子作序此未必然大抵孔子
門人三千之徒推孔子之意以所聞者記之不可全無輯并
駁然以謹瑜之一斑而棄之棄之棄之棄之棄之棄之棄之
自有綱領不以經文既明達闕之不足疑叙若史記漢書皆有
序傳蓋仿諸此其書皆作于史臣之進述而序畧之若為當
時君臣所自作此其誤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

堯典

古興故通大雅古訓是式毛鄭皆訓古為故堯生號也時翁
曰堯者土之堯然而高也舜者花名禹者獸迹若死而以此
為號殊無意義按放勳者元而進號也放者猶言天縱蓋恢
廓其功業無所不至下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見放勳之實
其號不誣也從欽得安從安得放極其收攝之中自然洋溢
非作而致之也鄒魯谷曰欽明乾德恭讓坤道健順合德矣
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恭民於農時雍
孔傳云百姓百官按九族之下即繼以百姓則為百官無疑
楚語云王公之子弟能言能聽徹其官者物賜之姓使監其
官是謂百姓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
是上古之世庶民不得有姓可知舜釐下土別生分類意庶

民之有姓蓋自此始也故大禹謨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即兼庶民言之堯時固未有也於變時雍固陋而趨于文明
也易曰堯舜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於
變時雍之謂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堯之德以欽為第一義堯之欽以欽昊天為第一義欽天則
必順天時順天時則必為之曆象以稽之日月星辰之盈虛
進退若無與于人事而古來聖人必致詳焉者以為漸次所
稽于此失之累刻于彼易其氣候故不可以不詳也非特農
時萬事莫不本于此程子曰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明曆
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唯此兩端而已觀下之歷
百工熙熙而程子之言益信

堯典

二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致日永
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饒
約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
叔宅朔方曰昧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皞鳥獸
氄毛
出日約日以中土言之謂極東為出日謂極西為約日亦甚
言其遠耳其實地在天中六虛無倚非真有出日約日之所
此可以攷驗而知者因出日而謂之寅因約日而謂之饒然
與敬致無異凡日之中與出入皆以土圭測之四方四時無
不然也日之行天有歲差又有地差不察其歲差則得之一
時而或失之數十年之後不察其地差則得之一方而或失

之數千里之外聖人之心囊括百世已舉六合所以欽天授時必極其周詳焉故分職而測之于四極者測地差也東西千里節氣約差一刻南北千里星宿約差一刻極其差數而折衷焉以爲定法雖四極之遠而作訛成易之序可以一法平之也故曰平秩曰平在變秩而言在者亦猶敬致之意也唐作大衍元作授時其考歷亦然中星代有不同今大統曆日中星并日永星角宿中星斗日短星室距克時常數十度此則歲差之所致也以法推之微有不合者古今星度密移不可復詳耳

帝曰咨汝羲暨和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祭義曰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效天下之和以此知天地之

理藏于歸餘時零之數陰陽之樞機也無間則無以成造化矣定四時以歷百官工如月令所紀者蓋古遺法也無一人不因時以赴功斯功之最也無一事不本天以出治斯治之上也

帝曰嗚呼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庸子未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國語稱伯禹治水其之從孫四岳佐之後又云此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則四岳非一人明矣然此四岳與共工同朝克遜以位必非國語所云也或分或攝前後不同耳說文異舉也孔傳訓退義竟相反以下文詳之訓舉爲是帝曰嗚呼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庸子未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帝曰嗚呼咨若于采芣光曰都共其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馬遷從安國問故述書多古文說謂此類也大戴五帝德篇與家語同而重華文命家語所無則知大戴所記蓋採諸遺書以附益之耳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約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蘇子瞻曰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食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後土以揆百事則百揆乃司空也孔傳曰麓錄也使舜大錄萬幾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微伏言舜德合于天也按百揆既為司空則納大麓不得復為司空之事矣蘇氏猶沿史記之說以大麓為山林非也且風雨弗迷其行亦何足為受命之祥而蔡氏從之亦未之深考耳孔傳之說見于孔叢子為夫子答宰我之言孔

叢子即漢志所稱孔叢其序書則與安國同時受詔綴集古義者也焦氏易林亦云被服文德升大麓其義與孔傳同則知此義非孔氏之私說矣古字音同往往通用何疑于此百揆謂凡百官之事皆總之大錄則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瑤璣玉衡以齊七政堯之欽若不過曰敬授人時而已至舜之齊七政則已有察其意應關食以為警告修省之意古來作曆必立法以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為曆之元未免私意增損與天不合至郭守敬而盡去之可謂易簡直捷或病其法無以齊七政而邇太始要之天他初判列曜分布連珠合璧此必不然之事也

舜之齊七政亦不過立一定之法以較度其參差耳豈連珠合璧之謂乎

群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

左傳曰望于羣神之屬也望既屬却則六宗亦必屬于却故連舉之不美于群神之數也此詳于祭天而不及祭地者地祇之祭即社祭也羣神之中必居其一矣此時舜方攝天子事郊祭其所攝行故特詳之社祭其所固有故遂略之天至大也郊祭至重也故六宗山川凡外神之尊者皆屬焉而地祇獨不得與者大報天之祭禮所最嚴降地于天則不足以尊地並天子地則又不足以尊天故天地之祭不得不分蘇子瞻以郊之有望遂謂天地合祭此固不經之說而世之學者以社祭之外別有地祇亦恐無是理也周禮靈社而稱方丘猶

之變邦而稱國丘也余別有辨

五禮既月乃日勤四岳羣牧班瑞于唐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望祀于山川群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生一死費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玉帛之禮唐虞制度已不可考今據周制言之大畧不其相遠五王五等諸侯享天子之玉非五瑞也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夫人于用璋享用琮考工記曰璧琮九寸諸侯以纁天子鄭氏以為享玉大小各如其瑞九寸者據上公而言也觀禮東帛加璧是諸侯亦有帛以玉為重故不言帛三帛者附庸之君及諸侯世子諸侯上卿皆不得執玉而執帛也

五禮謂五等諸侯在國之禮儀也五器兼五瑞五玉而言也
修五禮如五器者禮之隆殺視其器之大小如周禮上公桓
圭九寸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信圭
七寸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是也卒乃復
者鄭氏以為復歸京師至五月而再出是也古者四岳如華
山之距平陽不及五百里即岱與恒霍亦止千里而還地非
曠遠古禮亦必簡易必不至於經歲且華山五百里之巡安
用三月而畢其復于京師無疑也四岳既徧然後格于藝祖
以告太平此巡守之終禮耳歸與復非有二義出入亦必告
廟此不言者其禮畧故史畧之
五載一巡守庫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庫十有
二州封十有二山洛川

庸用也謂用為卿士用為牧伯也呂氏曰川不言十二無大
小皆渚也分冀州為三亦猶漢設三輔之意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觀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賁刑菁災肆赦
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流于崇
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楊子注言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由此觀之唐虞
典刑實未嘗用第設其法耳謂之象者示人以可畏而為其
意于不忍用也其罪雖大苟情有可原法有可議則流宥以
聽其改過至于怙終乃不得已而用之象刑即為賊刑
矣賁刑賁者謂黜之刑也不然墨刑之有猶不免于流
况其重者乎使重刑可赦易者輕之其始也蘇子瞻曰墨
者薄刑亦以流宥者刑不可復流有時釋也晦翁曰其免朋

黨絲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面拒命雖老可誅而蠻夷之
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叛臣姑寬之速
方亦正得其宜耳按國語云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墜卑以害
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則共工亦以治水得罪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孔疏云知此百姓為百官者禮考說事君之禮服勤至死方
喪三年若庶民則為天子齊衰三月不得如喪考妣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闕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惇德惇厚具德允元誠實為善難任人者其難其慎不敢輕
于任人自然所任皆賢孔傳據釋詁之訓任為任後人因之

考釋詁文曰允任任也任也任也任也任也任也任也任也任也
以侯釋壬中閒脫一也字耳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庶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食曰伯
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皋陶帝曰俞咨汝往哉
百揆見前即司空也蓋稷篇曰暨蓋是統虞也曰暨稷是統
農也又曰立師建是則列爵分土之事亦屬之矣非百揆而
何耶仲興曰唐虞之世事之艱大莫如水土百官之職莫重
于司空而臣之賢未有過于禹者故舜禹而舜首命之
沈仁舉曰善子其職者終身弗違故但紀初年所命于此見
久任之法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汝作司徒敷教五教在官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董復齊曰或言帝者之世兵刑之官合為一禮樂之官分為

二故蠻夷猾夏亦命皋陶然經止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

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皋陶則兵刑非兼掌矣按詩

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大抵班師之後執訊獲醜則付之

皋陶耳蘇子瞻曰軍政必寓于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如

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按

五宅三居而禹實要服曰蔡荒服曰流止二居耳不著十里

之居者大抵輕罪之流限之以期能改者期滿則復大略如

周禮園土之法非終身居之也

帝曰歸若予工食曰垂我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

是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沈仁舉曰僅作共工所與何事觀其所讓是斯大抵精其器

而因以為名也顧命又有任之竹矢可見堯舜之朝不忘武

備如此

帝曰曠若于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我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張氏曰若順也居于山澤順也交于中國非順也益之烈而

益宣以結恩為若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食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風應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故清明在躬志氣足以如神而交神

之道盡矣

帝曰變命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變

曰於予學石附石百獸率舞

自唐虞以至子周其學政皆掌于樂官蓋既教以和平之德

復導以和平之具蕩滌邪穢期而飽滿所以感人也深而化

人也易而漢子弟雖隸太常而直溫寬栗之教無間休永和

聲之典亦畧至于清帝龍赫太常則為國子寺而學樂之官

始判然為二學政之衰古意漸失矣後世音律之學不傳迄

今遂莫能定所可考者惟鄭氏十二詩譜而已詩譜無專

字字無定音移宮為商似非自然考之世所謂宮商者有二

字母之說未入中國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者平上去入也

平聲最長濁者為宮清者為商上聲次之為角去聲又次之

為徵入聲最短為羽自牙舌唇齒分而始有合四一上之管

色合近喉四近齒一近牙尺近舌工近唇故合為黃鐘宮也

四為太簇商也一為姑洗角也尺為林鍾徵也工為南呂羽

也唐宋以來雅俗皆用之然能以之定管色不可以之別字

聲蓋字聲雖分而歌者之聲不泥于字不論牙舌唇齒其發

聲也必起于喉其收聲也必返于喉此聲氣之自然不待人

力安排者即今之歌者平仄不協則不可歌而牙舌之間不

甚數辨亦有所不辨而自無不合也是以因俗而識雅

因今而知古矣詩譜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音耶

何調亦惟別之以管色而統之以喉音所謂十二律旋相為

宮者如此其于字聲不相涉也平上去入不可移易牙舌唇

齒隨其變遷不惟其正聲而惟其餘音則固有相通而不滯

者矣或疑康成之時管色未立而自然之理可以不待而合且攷之楚辭云四上競起氣極聲蹙口則古者已先有之但知之者少耳至于議律者之紛紛幾如訟聚竊嘗尋其源流性指叩之其音之長短頓益皆有一定之節所謂徵者是也當節則鳴不當節則暗亦出于自然不以絃之緩急大小燥濕寒暑而改其度十二律之制不可因此以定乎與樂者患無直溫寬柔之教以立其本不患無依永和聲之法以修其具也

帝曰龍朕望說珍行定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新安陳氏曰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期于允當而止如後世批勅審遺之官也如此解庶于出納朕命文

義明順孔傳合上下言之義傳又分上下言之俱于朕命二字難通趙退之曰魏邪之巧多于僞留傳聞之際出不遽出納不遽納密得乘間暗肆其奸惟風夜乾乾急于出納雖欲潛為戲惑而不得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陳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考績于三載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以要其成不詳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家寧歲終受會詔廣置三歲計治行殊賞世變不同故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家語舜納帝五十載陟方岳于蒼梧之野而葬焉以陟方為陟方岳載勝蘇秦之說然書中往往謂行為陟非必升高

之謂如太甲篇曰陟遐必自通立政篇曰陟禹之迹方行天下皆是也孟子曰舜卒于鳴條蒼梧之說蓋傳訛也禹已攝事蓋復須百有十歲之人勤數千里之行乎涿水之詩辨之當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汨作九共九篇釐釐當以下土方為總句與頌禹敷下土方同設居方謂設官以居其方別生分類謂辨其所自出使各以類相聚也古者民無姓氏至此而以類聚居各收其族民之得有姓氏自此始矣

大禹謨

皋陶天啟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皋陶謨並授孔傳云大禹謨九功皋陶謨九德按孟子論道之傳獨叙禹

皋陶者蓋以此也
張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以名篇史官之意謂禹之成功以益稷同心也同心協贊得以並立使後世之士知功之不必爭名之不必擅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舜之命曰禹與稷契同稱則禹亦名也史臣尊之故加以大文命亦禹之追號也命者二帝相傳之命即執中之訓是也

文者文之以二帝所命發為政教也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正著其文命之實所以得統之本也

曰唐克舉厥后臣克舉厥匡政乃又黎民敬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美邦咸寧子家舍己從人不虐無言不廢罔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聖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蘇子瞻曰君臣相與聚散舍己用家禮祿寡達窮士其為德若卑約然此今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了無異也舜特中之曰是德也唯堯能之而他人不能也蓋又從而贊之是德也推而廣之乃所以為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為天子者特以是月耳按舍己從人不惟己未善則舍以從人即己有善亦不必其自己出稽于眾而以眾意行之孟子曰樂取于人以為善最得其解

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然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畔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大學

十二

董子曰人生天地之中常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也由此言之吉凶者不過天地間順逆之氣順者得順逆者得逆非由外至故曰影響百姓主百官言之而庶民亦在其內矣眾志之公即道之所在然大道無名千變即為道通至于己私未化惡欲以為道者有之又不待拘己而違家也後之君子務名而不求合于道此易辨之術或悍然自是而謂人言不足恤尤世之大患也

禹曰於帝念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懷帝曰俞紀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晦翁曰水如堤防澹澹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之類金如五

兵田器木如斧斤以時之類余息齋曰六府當以材言洪範所謂潤下炎上亦言材耳今蔡傳曰相制相助全以五氣言矣

帝曰格汝齔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焉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辜罔遠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茲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念茲在茲蔡氏云茲指皋陶則此數語殊覺冗沓蔡氏以茲指德言謂因皋陶以勉帝則與推讓之意不屬意此必有錯簡帝念茲六語當在無怠無荒之上茲者即指上脩己治人數事也念之固在茲矣而念之至者釋之不忘亦未嘗不在茲也名言者名之必可言蓋其辭命無不在茲也允出者言之必可行蓋其舉動無不在茲也念功者即念脩己治人之

大學

功下云無怠無荒正其念之而不忘也上下文義頗順語氣正合故之左傳孔子引念茲在茲而曰順事恕施引允出茲在茲而曰由己率常所謂由己率常順事恕施者即此守法度戒逸樂辨賢邪審公私之謂也其為鋪簡益信識之以俟明者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罪及嗣實延于世宥故無大刑故無小罪厥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皋陶明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夫禮則入刑懷

于異變非人情所自有冥冥之中若或使之若或敗之故曰
感神也若苗民逆命此蠻夷常態非所深慮矣誕敷文德益
自勵其內治也于刑之舞相見澤心平氣絕無計較此有苗
桀之志所以慨然而自失也漢文帝之于尉佗相得此意
而氣象自然不侔

畢商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高曰俞如何皋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明勵翼通可遠在茲焉拜昌言曰
俞

蘇氏以皋陶例堯舜禹謂放勳之類為贊詞不知放勳之類
為史臣所記若允迪二語則皋陶自言何可相例也且堯
舜禹人君也故得有統率陶人臣固不得有統矣謨明就君

大禹謨 皋陶謨

身言謨指臣下言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聰明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其難一語即知人要談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猶此意
也唐憲宗謂裴晉公曰言者大抵如是朕豈易辨之公退而
喜曰上以為易辨則難矣上以為難辨則易矣于瞻謂知人
不可學真不可學哉學其難之之意可也既能知人善任
則安民自不必言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哉采采馬曰何
皋陶曰寬而柔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戴采采者即具難之意一事之得小人亦可以偽為必事事
考之則無所容其偽矣所謂彰厥有常也近世考課殿最多
襲襲便浮語漫無實據索榘末年始令上計者備列實事頗
得皋陶遺意而時值多故但以修城池練士卒儲糧械備器
械為要務于九德仍無涉也以此求知人豈可得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
九德威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蘇子曰瞻曰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達之則卿大夫之家可得
而治也得六人而嚴輝敬用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九
德並至文武吏進則弄璋用此天子之事也瞻翁曰九德之
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三德六德猶考經言爭臣之類蓋曰
如是足矣非必以是為限也按瞻翁之說與蘇氏正合奈傳

皋陶謨

俱本瞻翁而此傳獨遵古註何也晁氏曰浚者治而深之之
謂蘇氏曰撫循也按撫于五辰總是調元贊化之事如月令
咸德在木布德施惠咸德在火勞民勸農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既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工人其
代之元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無非哉

幾之形于心者一而已形于事者有萬焉蓋以兢業之心析
之而極其精亦以兢業之心合之而致于一矣天下之物止
有五行在天則為五辰在人則為五性性命于天故人事莫
非天事非獨天子之事為天事也自五性而用之則為五典
自五典而推之則有五禮順之為德而有五服逆之為罪而

有五利其事皆本于天則其數亦出于天也天之所以為天者性命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威遠于上下敬者有土天即人之性命以形體言謂之天不可謂於穆之天非有赫之天也則不可謂在人非在天之天亦不可謂吾心之天非人心之天也能敬則自我聰明即其自我民聰明者矣能敬則自我明威即其自我民明威者矣鄭潛谷曰語知人以人代天終之而一之于兢業語安民以天自民終之而一之于懋敬其所本者一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賢與我

而耕曰粟蓋盡力之意諸葛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逆視其意亦本此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塗炭于東四載隨刊木暨蓋秦庶鮮食于決九川距四海濬畝墾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慈遠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言

帝求禹言而病惟自陳其績者身歷之事所見真切故為帝陳之以明稼穡之艱難而治天下者之不可忽于農事也除禹塗之害既有播種之利通山澤之貨又無匱乏之憂而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因以作乂蓋一事而庶務聚焉者農為

多一事而庶務賴焉者農為重要之不可忽如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咎哉鄰哉鄰哉臣哉兪曰兪

易大傳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幾者動之微也天下之務至變而不可執失之于最初即違之于無窮矣曰安汝止猶恐初于一而不知變也惟幾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無往而不得其所安所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矣鄰有相親相助之意此述者不得而間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汝翼子欲富乃四方汝為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十二章之說紛然不齊俱非確論以臆參之當從孔傳以作會宗彝為句謂上六章古人皆畫之于宗彝如山龍鳥文

子器物然周時施于祈常矣宗廟之器顧不重于祈常與繡繡者謂古人皆繡之于絺不常所用非一端明矣絺非獨為凡繡之經細者皆曰絺詩之絺繡是也周禮司几筵文云王位設繡依注云以絺為繡為黑白文又云堯舜紛紜次席繡純注云絺為粉謂白繡也是皆絺繡之屬古已有之特未施之于服至舜始用以作服耳舊說強以作會為絺繡為案又何必重言作服五采即謂十二章之五采施于五

色謂施之五色之縹蓋染絲而織之或繡之也祭義言縹縹之後遂朱縹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其非作會明矣大抵以會于宗彝者移之于衣以繡于紉者移之于裳然裳不可以兼衣衣固可兼裳以故秦風曰黼衣繡裳禮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又曰天子乘諸侯黼大夫黻黼黻與裳並稱是衣而非裳也蓋者焉獸之縹名有文彩者皆謂之華蓋不特雉也周禮之縹蓋蓋以一章分之為二月華火草有文者兩雅綸似綸組似組陳藏器以為藻也考工記曰火以圓鄭司農謂圓形似火也孔傳曰粉若粟冰疏曰粉之在粟其狀如冰意刺文為粉塊如冰凌也米者形如聚米也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也吳氏考工注曰白與黑為黼取諸西北之乾剛也黑與青為黻取諸東北之艮止也唐周制度不必盡符必

欲一一而強合之以華蓋為黼猶可也以宗彝為虎文雖甚矣許浩復齊日記曰青州思南有山曰獸峯上有獸曰宗彝其考故繡取之述其形模與雖相近大抵後人因康成之解以命名不可為據與典以言起音律此還以音律考言者考之以其所固有也惟其所固有故音律之乖和生于其心成於其政寓于此以出納五言可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也出者作詩而播之樂約者採風以觀其俗也翼為明聽各有司司四鄰者即此四事之臣也欽四鄰者故慎此四鄰之表率也庶禍說說者不在時候以明之健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應之格則承之肅之否則威之不在時謂不在翼為明聽之數也當疑射不足以觀德音不

足以知人侯明工颺之事似這疎而不適于用若以射者必心正而後體正體正而後能中的則后羿由基可得為威德乎以言者必心和而後氣和氣和而後能協律則王豹繇駒可得為至人乎若但期于心正體正而不期于中的期于心和氣和而不期于協律則明之何必于侯颺之何必于工也蓋弓天張皇之際人所不及覺于此而無恃心斯無所競矣聲音杳渺之際人所不及覺于此而無恃心斯無所恃矣聖人觀人之法有在于弓矢聲音之外者植記書識格庸否威所以摩厲而甄陶之非天下之至精不足以與于此故行于聖哲而不可行于凡庸也唐有平射之科有詩賦之試所以行法者謬耳豈其法之不善哉高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數同日奏罔功並生者不相讓而相讓也格者不相恃而相應也侯之明工之颺已足致之然此法可以獨喻而不可以家者可以及于在廷之人而不可以及于海隅萬邦則非所以屬世摩鈍之大權也考其言明其功賞其能天下皆蒙著于分之不可競斯相率于讓矣天下皆蒙著于義之不可恃斯相率于敬應矣帝不如是布治以同天下雖日奏侯明工颺之法所及者寡終于罔功而已蘇氏以帝不時數同為句今從之無若丹朱傲唯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畫夜然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珍服世子創者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拜子惟荒度土功齔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虞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修己有未至雖考言明功亦無益也病非不知舜之聖必不至其慢遊傲虐而以此為戒者惟危惟微邪正之分不在此大即親色聽聲本以圖治稍一不慎其流弊不可勝窮他可知矣禹以丹朱戒舜周公以殷王受戒成王聖人兢業之至宜為過哉禹之自懲亦惟丹朱方積勤勞以定天下而苗頑猶肆即工蓋以善服人之難如此故為帝陳之欲其念之而增修厥德也十二州故十二師非每州十二也惟叙者循其次第先治己而後治人也皋陶祇承此意施刑以弼教而有后未無而后非刑之明明于叙也應微之中仍寓交敬之意變曰曼曼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虞在位羣后德讓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躍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雖與上文不屬記者自有次序天下敬應樂所繇作也神人格鳥獸應靈瑞至亦言帝德之盛其作樂可以至此非實事也下文於予擊石拊石此則變所親試而有敘者述之以明樂之感通信不誣也感之有本末應之有難易論理則先神人而后及鳥獸以其本而信其末也微事則先百獸而後及庶民尹以其難者益信其易者也若俱作實事則參錯重複恐無此記事之體蕭韶說文作韶韶左傳作韶韶則亦音蕭蕭氏以為舞者所執非也風俗通曰舜作蕭蕭蓋吹之以節舞者故曰蕭韶虞以蕭奏韶舞曰蕭韶猶周以管奏象舞曰管象管亦蕭之屬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臆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虞者乃成欽哉乃虞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戢哉股肱肫哉萬事遂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君歌臣庸即是君臣相悅之樂后變之所詠者此三章耳禮所謂升歌三終也惟時者審時宜也審時宜者權衡之際失之銖黍即低昂不定是又不可以不知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為諛言中而不言時曰惟精則非執中而無權者矣此言時而不言中曰惟幾則非離中以為權者矣股肫情哉非特怠惰也叢戢之主從中掣肘雖欲有所施為亦不可得也

夏書

卷之五

二四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張無咎曰其間言篚賦亦詳矣獨以貢稱者言非強為科率也其民喜悅國輸亦若貢物然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傳云奠定也謂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如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是也蓋有公專于一州之山川必舉一州之山川而先祀之凡舜所望秩者禹親歷之而有所更定也孔叢子之說亦同蔡傳之說覺于義義未協或云治之即是奠又不得專言高大者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營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懷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衡既從大陸

既作馬皮服矣石碣石入于河

冀州今北京山西并河南彰德府懷慶三府是也蓋口山
在今山西吉州呂梁山在今山西永寧州即國初之石州也
孤岐山在今山西孝義縣梁岐皆非臨河之山禹之治之蓋
開支河以殺水勢也不然雖龍門而下流未清水之泛濫
安所受之修太原至岳陽者畢汾水使曲折而入河也太原
即今太原府昔陽即今平陽府軍懷即今河南懷慶府地多
平坦故曰重懷清澤出今太原府樂平縣湯澤出今潞安府
長子縣橫入于河故曰衡漳其遠徙之道蔡傳詳矣新安陳
氏曰畿內有賦無貢周官亦然家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用
于諸侯王畿則止于九賦徵財也恒水出今北京曲陽縣衛
水出靈壽縣大陸即唐河澤在今北直鉅鹿縣碣石在昌黎

縣蘇氏曰夾扶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石顧碣石如在扶掖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
宅土厥土黑墳厥卑惟縣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員作十
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漂遠于河
兗州即山東兗州東魯及北直大名河南開封諸處是也禹
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至漢時河決平原濟不南溢則河反
在南濟反在北故今兗州之域北跨濟南距河矣鄭渠渠曰
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溢須分為九河蓋在滄州之北
永年之南雷夏在今山東曹州山海經雷神之說蓋出于土
俗傳說遂以為地名而聖人亦因之也淮沮當以冠氏之說
為正濟出為淮通作沮王氏炎曰淮水曹州沮出淮陽不

如何據老睢水自在徐州之境與兗州遠不相及蘇氏曰賦
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此州田第六賦亦第六按兗州當河
下流地有高卑則被患亦深淺賦法亦有重輕至十三年乃
得同出第六蓋寬為之限則人樂于墾荒也一統志清河在
山東章丘源出長白山流入小清河小清河即濟之南源漢
志源作濰

海岱惟青州禹既畧維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
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絲巢鉛松怪石萊夷
作收厥篚縑絲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今山東濟南青州登萊諸處是也楊用修曰左傳經畧
注聚土為封曰畧蓋與蔡傳合雖水出今山東高密縣東北
流至昌邑縣入海淄水出山東萊蕪縣東流至壽光縣入海

斥大也海斥他賦非斥可訓賦也茅伯符曰鹽貢始此而管
仲遂用鹽莫不謂漢唐之鹽利日盛沿至今日兩淮鹽引踰
以十萬浙次之河東又次之東省反出其下矣伏探齊地記
稱東武城有又灰木野火燒之不滅宋本草載之石部東武
今青州諸城縣此武恆石類與縑絲即今之山滿也汾水出
今山東萊蕪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麓大野既靖東原底平厥
土赤墳壤革木漸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
賦身履澤陽孤桐泗濱浮藻淮夷珠璣魚鼈鼈宜織縞浮于
淮泗達于河
徐州即今南直徐州海州邳州諸處山東青州兗州之屬州
縣亦多入徐州者淮水出今河南唐縣沂水出今山東沂州

蒙山在今山東蒙陰縣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大野今山東
鉅野縣東原今東平府州嶧陽即兗州鄒縣之嶧山其南即
徐州之界非萬嶧山也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南流過徐州
及邳州徐州即彭城邳州即下邳也浮屠陳氏大猷曰龍濟
清越取輕浮者良沮遠河之道蘇氏引漢書注以為即漢
鴻溝其後或為官渡或為汴水總此道也按鴻溝正當滎澤
之東則滎水之東出南丘非伏流明矣故自濟可以達河亦
謂滎水也
淮海惟揚州彭越既濶陽為故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條薄既
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上下上
錯厥貢惟金三品璣琨瑊瑯璆華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
貝厥篚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今南直浙江江西是也彭澤即今鄱陽河在江西星子
縣東南三江以荊州之九江例之自其小水一自太湖經蘇
州之婁門者為婁江一自太湖經吳江之長橋合龐山湖者
為松江一自太湖分支過滌山東合上海之黃浦者為東江
又名吳淞江皆太湖之委也三江既通于海則太湖之水有
所泄故底定也田薄而賦重者人稠而地闕也南史林邑諸
國出古貝花如薔薇可紡為布蓋即今之木綿織貝即木綿
布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左傳以為夫差所開安知
夫差所開之溝非因禹之舊蹟耶其沿江而入者江南諸國
沿海而入者海外屬夷也若云自江入海自海入淮其道甚
迂何不取道于荊州沿江逾嶺而至南河也唐虞之時止有
貢通非若後世轉漕之艱陸運數百里亦猶便于海運耳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夢
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金
三品杙幹栝柏砥礪磬丹惟箇錫括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
厥篚玄纁織組九江納錫大適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
河
荊州即今湖廣廣西荆山與雍與在今湖廣南漳縣衡山在
今衡山縣江漢朝宗者之于荆者上流既治大勢已定也若
河之流決與否之矣九江之為同庭無疑也乃海翁之所考
定有滿水蒸水而無元水澧水與蔡傳小異今按辰常衡永
之間諸水入于洞庭者無慮數十其會眾流而注之者則有
三曰沅江湘江澧江而已後言導江曰東至于澧過九江則
澧之不在其數可知既稱江必舉其特大者當時之大水蓋
有九焉今惟湘江最大次之則資水餘皆不可考矣殷泉也
周禮殷泉見曰同是也潛史記作潯清志南即松滋縣有潯今
為潛江縣此與雍州田賦俱差五等者地閭者賦雖薄而地
計之則多也地狹者賦雖厚而地計之則少也此通作格陸璣
詩疏云柁櫓栝栢相相似如一是一是也幹者言柁之幹非弓幹也
柁者櫓類栝栢不言幹者承上文也木之用至多不獨弓矣
却楚望曰柁亦作栝左傳斬其柁以為公琴則亦可以為琴
也厥名連下讀謂工物者名者組所以貫繫按禮器用玉者
多與罕用珠者唯大戴禮曰上有慈衡下有雙璽衡牙璽珠
以納其間如此而已佳州既貢璽珠于此復有璽組者國語
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其信然與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數
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按大適為國

之蜀通故重其事而特稱納錫納錫者人納之若神錫之也
邇洛至河此其難節級運到署歌體船法所自起也
判河惟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榮波既滿導荷澤被孟豬厥
土值壤下土值偏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絲紵厥
錫織錫錫貢登錯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即今河南也伊水出今陝西商州至河南偃師縣入洛
洛水亦出商州至河南鞏縣入河澗水出今河南沁縣至新
偃師縣入洛澗水出今河南沁縣至新安縣入洛澗水在
今河南鞏縣水經注曰應劭謂孤山波水所出馬貴與曰
孤山即歌馬嶺在臨汝郡魯山縣即今河南魯山縣也荷澤
在今山東定陶縣孟豬周禮作望諸在今河南虞城縣荷澤
之東南則孟豬為下流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嶓既道秦蒙旅平和夷底績厥
土青都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琅玕銀鏤磬簋
孤狸織皮西傾因極是來浮于潛適于汭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即今四川連雲南僥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黑水今雲
南瀾滄江源出吐蕃過雲南及交趾入海雲南志以為黑水
是也元文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今水之
跨雲南而入交趾者惟此則瀾滄之為黑水無疑岷山在今
四川茂州岷山在今陝西寧州隴子淵曰凡水出于岷
者皆曰江出于岷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
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二山在今四川雅州旅者道路禮
却特牲臺門而旅樹是也旅平謂道路平治也若云旅祭不
應禱行之梁雍貢賦始此當于自立縣官之數而後世惟

利與鹽並重矣西傾在今陝西洮州衛陸行而至此曰邈荆
州之邈于洛是也自此而陸行亦曰邈此之邈于洛是也蘇
氏曰漢書張湯言復水通河斜水通渭斜之間絕水百里
故此言邈于洛是也通渭通河斜水通渭斜之間絕水百里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逕廣濟水逕既從灃水攸同荆
岐既終南嶺物至于焉廣濟水逕既從灃水攸同荆
苗玉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內織皮鹿角析支渠搜西戎
即叙
雍州即今陝西弱水在今陝西甘肅州衛源出吐谷渾界涇水
出今陝西涇州之百泉南流至涇陽縣入渭渭水出今渭原
縣東流至華陰縣入河內水出渭北為內故謂之內出今

隴州在渭水東流入涇與弱水不同為自屬邈州非隴州之
水也渭水有二一出今同官縣西水經注謂之弱水一出今
永壽縣水經云出杜陽者蓋杜水也沮水據水經云出北地
郡即今慶陽府合水縣一統志誤以為洛水者也洛水之
源自在隴州北沮水出今富平縣合同官之渭水及洛水入渭
今名石川河渭水出今鄜州至咸陽縣入渭渭水之流
沮沮在渭之下流先沫沮而後澧水者下流不產而後上流
可同也則山在今三原縣岐山在今岐山縣既旅旅言既道
終南即今西安府之南山博物山一名圭山在武功縣馬
山在渭源縣豬野在今涇州衛三危山在武功縣馬
州衛非也肅州之黑水逕遼西行宜能由梁州而入海頗與
楚不合後漢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舜徙三苗于三危河關

之西南是也河關在今陝西蘭州其西南則吐蕃吐蕃
為羌屬則是三苗之遺種三危在其地故山海經亦云三危
在焉厥山則黑水之源亦應在其左右漢志謂湫瀘江自
吐蕃而東逕雍州西界嶺為黑水考証其說則為近之
詳見導水積石山在今陝西河州衛此書所指自廣凡西北
步山處河行其間者古通謂之積石矣龍門山在今韓城縣
浮積石會渭池舊說分為二殊覺支離此蓋錯簡耳會于渭
池當在至于龍門之上言積石以西諸國浮于河逾于涇渭
積石東北諸國浮于河逾于涇渭會于渭池而至于龍門西
河謂龍門之南也若積石至龍門之水道雖荒遠難詳據宋
李復云會州韋積山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舟之不通明矣且
積石之外有貢無賦珠琳琅玕又皆輕齋自河逾渭陸行僅

千餘里何必迂迴塞外涉數十里之舉道險崑崙山在今
西番蓋因山以名其國也元人討河源乃在崑崙山南十里
此之謂崑崙非河源也陝西志曰河套舊名析支渠搜據後
漢西羌傳漢于賜支則析支當在西番前漢地理志渠搜縣
近朔方則在河套者唯渠搜耳蘇氏曰浮于積石三句當在
西戎即叙之下
導山及峻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當首至于太岳底柱折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東園馬賦至于太華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山者導諸山之水宜合者合宜分者分不使盡入江河以
助其勢也荆山即今陝西隴州吳嶽山逾于河者呂梁龍門
之間山形不斷也當首山即今山西蒲州首陽山太岳即霍

州之霍山底柱山在今平陸縣東南河中底與砥通砥石柱
石二山名也都玄敬遊砥柱記曰三門山特一巨石其平如
砥高蓋蓋之而為三東北五十步別有石崇約三丈周數丈
其形似柱故名砥柱蔡傳以三門底柱混而為一非是按荀
子云契子昭明居砥石注砥石或曰即底柱以此思之平如
砥者謂之砥石則知砥石即三門而東北之石形似柱者謂
之柱石砥與柱分玄敬亦未之詳也析城王屋俱在山西陽
城縣即河南濟源縣之西北界也太行山自河南內縣而
北綿亘數百里恒山在今陝西伏羌縣太華山在華陰縣熊耳山在
海也東園山在今陝西伏羌縣太華山在華陰縣熊耳山在
商州外方山即河南登封縣之嵩山桐柏山在今河南唐縣
陪尾山在今湖南安陸縣大河以南之山至陪尾而止江漢

南北之山至大別數淺原而止知禹治水之功在于上流者
多也
導諸家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數淺原
內方山在今湖廣荊門州大別山在漢陽縣即漢水入江之
夏口也過九江不蒙衡山言其別支過九江者耳數淺原在
今江西德安縣孔傳云一名博易山漢地理志作博易顏師
古讀作數陽王明逸曰數陽者數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
阜西則數淺原之為廬阜明矣廬阜雖高其中原田連亘
故有數淺原之名
導諸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弱水積石以西之水也黑水崑崙山以西之水也合黎在今陝

西甘州衛流沙一名居延澤亦在甘州黑水自三危而至南海則雍梁之黑水是一水明矣說者紛紛皆屬臆揣杜氏通典曰吐蕃有可跋海云赤嶺百里東南流入西洱河為漾濞水又東南出會水川為瀘水唐地理志赤嶺在河州之西開元中立分界碑于此可跋海作苦拔海即今陝西邊外之地其水流入雲南與西洱河漾濞水合而東南出正瀾滄入海之道杜氏以為瀘水則瀾滄亦或有瀘水之名瀘者言其黑也瀾滄為黑水則可跋海為黑水之源無疑但未詳三危為何山耳意亦為近是

禹貢

三三

河源舊云出自崑崙元人云出自星宿海凡四五百餘里始入中國為積石又流入塞外四千餘里轉至蒲州為龍門孟澤在今河南孟縣大伾一名黎陽山在今北直潘縣濟水在今北直邯鄲縣自漢以來河之為害甚矣雖善治者卒無長久之策嘗思河套之地淪于異域倘能復之疏為巨浸以殺上流之勢則可免衝決之虞又可以獲屯田之利所謂且既且莫長我禾者也或者以流緩不能刷沙則塞于此者必決于彼此特為下流言之夫河水多沙半由于豫惟豫土最疏以滿水汨之而愈疏也若上流既緩則沙自減少而落具亦可時施如河車轉輸諸法用力少而收功多豈有塞此決彼之患哉不得而思其次則惟多閘巨澤于河湧築滾水壩以節其盈溢使河緩不至于淤墊急不至于潰決此亦救

弊之良術也如欲復禹改道則九河之跡已不可考豈能強之使北行乎

嵯家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滄浪水在今湖廣沔陽州湖廣志曰三澨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滄浪也合也言江漢相併遇眾水而不能出迴合為澤也

江過彭蠡湖中折而東北故曰東為北江入海在今南直海門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江源出今松潘衛西東經松潘城而至岷山澧水出今湖廣慈利縣西桑小修曰水經注于江陵枝迴洲之下有南北江

禹貢

三四

之名即江水由澧過洞庭道也今南江之跡僅為永帶細水故道猶然可考東陵在今岳州府為巴陵江西九江府之歷陵南康府之歷陵皆在九江之東則亦東陵也江至湖中漸迤而北至南直無為州北會廬州諸水而洎為澤即今巢湖是也巢湖源淺與江水相灌輸不若彭蠡之無資于江也凡以大水受小水者曰過以大水過小水者曰通大水與小水相灌輸者曰會于匯據一江也對彭蠡而言則為北江以彭蠡與巢湖南北相對則行其中者又號為中江各因其土俗所稱而稱之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濟自烏菴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濟初出為沈在今山西垣曲縣復見為濟在今河南濟源縣
入河在今河南溫縣西南榮在今榮澤縣今為平壤矣河北
之濟或伏或見河南之濟見而不伏謂之溢者不能伏之辭
也陶丘在今山東定陶縣出者非伏而後出榮為潏水故曰
出流至陶丘始出口也河澤在陶丘東北會汶在東平州入
海在博興縣淮水會泗沂今已不可考蓋河奪之也入海在
今南直安東縣與河同入矣鳥鼠同穴兩雅云其鳥名鵲其
鼠名鼯則實有此事可知孔傳云共為雌雄此未可信添沮
孔傳云一名洛水疏云添沮皆會于洛水出馮翊懷德縣入
渭與詩自土沮洳在扶風者自別也熊耳在今河南陝州與
商州熊耳別

禹貢

三注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懷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刊旅猶言除道庶土謂山林川澤原隰墳衍之辨周禮鄭康
成注曰以萬物所自生則為土人所耕而樹藝焉則曰壤文
正者互相較量不使偏有低昂也

錫土姓者建官以為守成之計祇台德者修身以為用人之

本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

總者未獲之禾既熟而官自獲之每十畝而取其一謂之納
總納經者官不能徧獲使民刈之連葉而納也結釋文或作

稽說文稽音古照反禾葉去其皮祭天以為席納結者併穀
與結而納之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甸服三
百里侯文教二百里采武衛五百里男要服三百里采二百里祭

周禮家稍都縣皆在畿內而唐虞之時采他乃在畿外者武
設此以待有功諸侯入為卿士者如周之賜周公以許田也
孔疏曰綏服即周語之賓服綏者以諸侯安王為名賓者以
王敬諸侯為名按蔡集韻作蔡云放也若在傳蔡蔡叔是也
俗作撤說文蔡蔡散之也放有罪曰蔡謂散于四裔也或作
蔡蔡蓋省文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禹貢

三注

成功

朔南謂朔方南交也四海惟東南為海西北之海非真海也
唐李吉甫曰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得水便名為海

甘誓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據左傳則有扈為三苗徐奄之類據楚語又為朱均管蔡之
類蓋其初本異姓之國啟滅之以封同姓而所封者又不善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

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侮五行正與撫于五辰相反順之則為撫逆之則為威侮
三正並行大抵所行者不過縣象觀法之事如周禮所載正

歲則帥其屬觀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正月則布于邦國都鄙使萬民共觀焉如是而已其正朔則仍歸于一不奉正朔一切皆廢故曰息章三正董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必有所據新安陳氏曰使自古皆建寅孔子何獨言行夏之時乎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非用命戮于社子則擊戮汝

詭遇以趨利則敵可以誘之故以為戒擊戮非威世之刑楊文懿守陳曰漢書引湯誓擊作奴蓋或奴或戮隨其罪之輕重施之也古字通用義或當然用命二語蓋古軍法子則云者臨時分別處實無所枉亦無所宥也

五子之歌

甘誓 五子之歌

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怨乃盤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呂氏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

厥莽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不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

視天下思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然宜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予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趙退之曰五子追述祖德委曲悔文亦微以感動人心使不忘且德也孔疏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餘書多言駕四者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

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高宗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虎墜厥緒攬宗絕祀其五曰嗚呼哀哉歸子懷之悲萬姓仇予將購休鬱陶予子心顏厚有恒惓惓慎厥德難恤可追

舜之巡狩同律度量衡武王克商首謹權量關石和鈞非細故也曰萬姓仇予乃若其身親為不善者蓋處肺腑之間不能一相救正自恨薄德實亦有罪微子云我用沉酗于酒亦猶此意非但不忍片言也左傳哀六年孔子引此書維彼陶唐下有帥彼天常一句似宜補入

肅征 肅和涵淫廢時亂日肅征之作肅征 五子之歌 肅征

三

蔡傳備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肅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肅后承王命征

義和黨辨王之不敢明正其罪固也史臣紀事亦不之及者大抵此書之作即在其時也

昔子家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微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之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孔疏云周禮教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也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授天紀還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誓奏鼓番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

周聞知昏迷于天蒙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及時者殺無赦
詳詳官離次椒殿天紀是義和非徒廢職也必援引曆數假
托神祥妄稱符命以逢迎罪意故日食之變不復推求耳目
食據竹書在仲康五年唐一行以大衍曆推之正與法合授
時亦然先時後時之誅其法太重此必先王之軍法故曰政
典周禮太宰之職曰政典亦謂司馬之法也以軍法用之
治曆之人不當其罪罪乃聽之者當時并欲立威以集事必
以此法為常故因勢以傾之而罪不能救也如漢劉章之子
諸呂軍法行酒尚無不可況酒淫而失職守其所犯之罪止
一法吏之力而至于誓師者義和既有封邑應具申兵自知
不赦必將齊眾拒命豈得不張皇其戎事乎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
威命火炎崑崙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齊從
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其爾眾士懋哉

符命之說足以眩惑愚民故洛誣至于成俗原非有意于為
惡也然禹德未遠何人心之易變若此咸克厥愛師律嚴
也師律嚴而後無逸德正所以成其愛耳

商書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龍沃
先王帝嚳也帝嚳謂帝嚳之神告之龍沃謂賜以沃土即亳
也杜預云在梁國蒙縣是也今河南商丘縣北
湯征諸侯萬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在今河南寧陵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方作汝鳩汝方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亳而逆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疏云桀都在亳西而在河曲之南潼關左右則又桀都之
西南也湯起自亳當從東往而反從西者歷險迂路為出不
意故也此亦其說而不得妄以私意測聖人夫自亳至安邑
必踰太行中條高山險隘兵法所避故道出安邑之西耳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無辜天命
之今爾有眾汝曰承后不恤我衆含我穢事而割正夏予惟
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
爾

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夏王滅德作威數虐萬方則懼其凶害者非徒夏邑之眾也
虐眾相忘于聖政乃曰夏罪其如台若不知有湯之苦心大
力者況能知天命乎空言天命言上帝其誰信之微子夏邑
有眾至欲與之偕亡而天意斷可識矣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三則予戮汝罔有攸赦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難以聖人行之不能必其相諒曰爾無
不信朕不食言其美聖人之難也以人主之命令惟恐不得
比于義士之一諾此湯之所為難德也故于有不恤人病
此愚民之常情牢不可破者故須大賞罰以破之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唐

孔傳曰湯革命創制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疏引左

傳勾龍為社柱為稷自商以來以稷易柱而不易勾龍之祀

按社以祭他勾龍所以配祭非社神也遷社者謂遷其社于

他所也程子曰不遷故但屋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仲與寶

三股今山西沁留縣有三股山舊以為定陶者恐非孔傳曰

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灾故取而寶之按春秋竊寶

玉書得寶玉書則知寶玉之重也典寶周禮謂之典庸器則

非珍異可知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桐仲虺作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數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南巢在今南直巢縣淮南子云桀與妹喜乘舟浮江奔于南

巢羅鄂州曰鳴條之事前此未有使當世有若伯夷者一為

天下明君臣之義序在哉無全德之名而彼得載美之半則

-11 104 39 458" data-label="Text">

聖人猶有所安于其心今也不然此聖人所大懼也

可以解平城之圍損謀征誅時實使然釋然德正在此

吳王有罪焉誅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典厥

師

桀之禍証上天與湯之奉若天命辨之于昏明之間而已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聲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秀老栗之有秕

苗大戰戰固不懼于非辜刑予之德言足聽聞

苗秀栗批勢不兩立此正民命絕續之關天道晦明之介故

放伐之事出于不得不然當時商民意見不一愚者恃父母

之孔通則曰夏罪其如台明者畏毒痛之肆虐則曰罔不懼

于非辜湯負負德故述其異議仲虺釋然故表其同志也

惟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唯己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彭彭北民乃萬伯仇仇初征自葛東征而克

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于攸祖之民室家相廬曰僕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新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此始德莫大于仁湯所以克仁者

實自不過不殖中來湯征葛後又十七年而有鳴條之役故

-11 494 39 861" data-label="Text">

曰舊

交相養之法按能自得師者擇善而從天下莫非師也非憚
大德者不能得之漢成帝之于張禹何嘗不委心聽順而適
足以長亂是眩于其名而非自得者耳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

亳在今河南商丘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性所為善非有奇才異能舉其當然可久者是曰善易曰繼
之曰存存詩曰有則曰東矣此曰降衷曰有恒皆無善而至
善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在上者匡直而輔翼之乃能安

于其道六經言性始此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
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祇神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

趙無聲曰夏王滅德不能自綏厥猷何況綏民作威所必至
也

群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主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蘇子瞻曰自古功臣如二君而不疑者湯之于尹主德之手
孔明也其得度布也有由哉

皇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老革木兆民允殖
蘇子瞻曰天命有信視民所予則與之煥然如草木之生惟

兆民信能殖之也民所不與天命亦墮落矣

俾予一人賴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
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要無即臨淫各守爾典以承天庥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上克時忱
乃亦有終

一己之罪可自省也以萬方之罪為罪安能知其必無又安
得不懼其難追時忱有終合萬方以保其降衷之性所為克
綏厥猷也張無垢曰在予一人無以萬方之語皆慚德在心
不得為不為此悲苦之言也

皆單作明居

孔傳曰皆單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也按史記湯既

紂殷命違毫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屢后母
不有功于民勤力過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為華商
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清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
功于民故后有立昔黃元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
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汝毋我怨此篇文
義正明居民之法當是皆單所作之明居于長以為湯誥誤
也意其書在錯亂廢滅之中稍有可通者子長從安國問而
得之採其大意著之篇而誤以為湯誥于長之疎往往如此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群命祖后
伊尹稱湯以訓故叙書者亦以湯起孔傳不以經正叙而反

以叙正經謂祠為奠殯歟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
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于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于此可見若周之改正朔則改月復改
時者見于春秋所書斷無疑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明是太
甲自見蓋伊尹所攝者獻莫之儀耳雖凶服不入宗廟當時
或用變禮如周康王之府見攝裳也蓋外丙仲士之間國祚
屢促中外危疑不得不以嗣王見于天下使知主宅之有歸
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豈為歟然或若于其子孫其率宣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這
伊尹

攻自鳴條朕載自毫

造攻自鳴條言祭自造之則攻亦自攻而湯特其假手焉者
也鳴條在今山西安邑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立愛惟親立教惟長始予家邦終于四海

愛親敬長是人最初一種性情據其最初而後起者皆可緣
此以推立者不遠于異不挫于中之意惟其初之守之也固
則終之推之也遠石齋先生嘗語子曰一貫之道惟孟子識

得最真無他愛敬而已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是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子有禹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
俾輔于爾後嗣

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艱故其慮天下也甚速宜求賢以
遺後人也

制官刑敬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
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晦翁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
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則誅其羣臣而本朝太祖下
嶺南亦誅其亂臣是也按庖征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則非徒施于喪亡者矣重其刑所以使
當教之于其初也

伊尹

四六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匪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

小善未必即有慶而慎小之意是為致福之本小惡未必即
墜宗而忽小之意是為致禍之端故約德于一身又約身于
一念

太甲上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
甲三篇

孔傳曰不知朝政故曰放孔疏曰天子居喪政事聽于冢宰
法當不知朝政然君雖不親冢宰猶咨東陽此則全不與知
故曰放也按舜之封象不得有為大率類此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厥緒
降衷之命即福善禍淫之命顧諟者祇承其理即所以祇承
其氣數非有二道也
真西山曰湯惟顧天之命故天監湯之德曰顧曰監可見天
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惟尹躬克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戎哉祇肅厥辟不辟忝厥祖
自周猶言周子德也有終即後所云克終厥德也惟終者終
動其左右之力也非保祚保位之說大抵太甲性多輕脫不
能恪守成憲故以此為戒

太甲上

四十五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
考敎迪後人無越厥民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
張注者括于度則擇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者謹約無過之意正與越厥命相反征誅之後人心初定
不可復有所侈張以震動之人心動定之間即國勢安危之
所繫故國祚之舒促每視其一世再世之君始皇之多寡祚
之所以促也史帝之儉漢祚之所以舒也而侈儉之分又不
在乎邊方太甲悔過之始伊尹即以為克終厥德實萬世
無疆之休亦明乎其機括而已一念既侈則凡事皆侈而天
下後世亦相習于侈一念既儉則凡事皆儉而天下後世亦
相習于儉如機之張括之釋一往而不可復回是宜省之于
其蚤也夫昧爽者一日之始而一日之終計定于此也先王

者一代之始而一代之終計定于此也欽厥止率乃祖太甲
之所慎者存乎昧爽之一時而伊尹之所擇者及于無疆之
萬世事理固然豈徒為是激勸之虛語也哉
王末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管于桐
宮密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但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此昵之小人在阿衡大臣豈難屏去必放其君者不格其非
心則一小人去而一小人復進終無益也居憂者朕仲士之
失耳而營于湯之墓側者太甲之不義非有荒淫暴戾之失
也不過承麻藉蔭不知勦業之艱故使朝夕于湯墓則風雨
晦明若為懷倍之際皇然高望聖然深思而湯之遺言通行
時時往來于心目可以遏其欲而興于善此允德之所以克
終也

太甲二 六十四

四十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
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之克終雖伊尹之力亦不過善承天意而已當時湯之
子孫惟太甲在天之監湯德也深矣能不眷佑其後人乎尹
蓋灼知之而力保之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
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尹曰克終而太甲曰圖終惟恐弗克乃所以克終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于惠困窮

民服厥命有不悅泣其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

民之困窮多難刑罰服民之大機無罰為最要矣漢高入

關約法三章深得其義王權乃德視乃利祖無時豫急奉先思考接下思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數目之至明者可以視近不可以視遠目之至聰者可以聽言

不可以聽德視遠者視于未形聽德者聽于無聲此即湯之

顧諟明命昧爽丕顯者也

太甲下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召德亂與治同道

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典惟明明后

曰敬曰仁曰誠總之一德也而敬者德之聚敬則無私故能

仁于民誠于鬼神仁于民誠于鬼神斯敬天之寶也或始與

治同而終與亂同或始終與治同其名而與亂同其實非明

之又明何以能致其慎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

高必自下若涉遐必自通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

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仁誠皆出于敬故此惟言懋敬曰克配上帝則非徒親之而

已此敬之極功也言之逆者不必皆道遜者不必皆非道惟

此必求之心即為克敬之心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

舊政臣罔以罷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元良心與道合者也陳氏曰伊尹為相宮不得已之舉必輕

寵利然後可絕天下之疑而杜讒慝之口

咸有一德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常德即恒性也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是之謂一德天

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天命有常人之得之以

為常德人德不常天因之而無常命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

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

有九有之師受享夏正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是實叙其致君堯舜師道自處之事

故不嫌先己于湯明其所任之重如此以起為上為德之意

孟子所云學焉而後臣之蓋出于此自稱為尹則尹必非字

當是官名何衡者其熟號也猶太公為師又稱尚父耳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德惟一動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

災祥在德

天地之氣純者為吉雜者為凶德之純者自取純焉德之雜

者自取雜焉其所報反皆其所自為也故曰吉凶在人星隆

辱德德隆辱星德之吉者雜惟于鼎而商以再興何災之不

可為祥德之凶者勝于郊而周以終亂何祥之不可為災

今嗣王新厥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惟新改一惟一改新新則無數無數則不遷不遷之謂一
則無間無間則不滯不滯之謂新蘇子瞻曰中有主之謂一
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按終始與始終異
終則有始即有日新之義修己惟一則用人亦惟一用人之
不一亦德之未一也晦翁曰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意之所
欲為下者利其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其難其慎務期一德之
咸有也難慎而得之則未有不和和則未有不一者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祿永底庶民之生
有常者其體也無常者其用也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則
咸有一德

無常者不害為有常而不一者正其能為至一者也所謂惟
一者在此所謂日新者在此凡言一者至此已見末從萬
姓口中提出一心正見一非外飾誠則必形先祿安則民生
厚所謂己立而立人也常德保位聖人豈自私哉
嗚呼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
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
趙無聲曰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始定民情難洽直至合為心
而始完君民事使之間無非一德為之貫注故須毋自廣以
狹人使民得自盡于上而後始得盡民之用以成其協一之
功按無自廣以狹人乃一篇要旨苟能以虛受人則匹夫匹
婦亦可為一德之助矣用人不可不慎取善不可不恕並行

不悖亦復相濟為用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蘇子瞻曰咎單訓伊尹事猶魯參述行肅何之政也沃丁太
甲子
伊陟相太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
四篇
孔傳曰伊陟伊尹子桑穀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巫
咸見君爽篇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本
孔傳曰原臣名疏曰原命猶同命卑命也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囂史記作微在今河南河陰縣東漢書曰仲丁
咸有一德

之時盤庚作冠其遷也或以此與
河豐甲居相作河豐甲
河豐甲仲丁弟相在河北今河南安陽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遷甲子河水所毀曰圮耿在今山西河津縣史記作邢
注邢音耿曰圮于耿則必自耿而復遷可知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竹書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自庇遷于
奄合畧相狀而為五遷故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竹書雖多
不經要亦不盡謬蓋武王當有據箕又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蒙
曰殷皇南遷曰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是湯之故居

乃北毫非西毫亦非南毫也帝嘗自都南毫在今河南商丘縣南距四十里有毫城是也北毫在商丘縣北距四十里有大蒙城是也以南有小蒙故謂之北蒙其地有景山有湯陵有盤庚村今屬山東曹縣去南毫不及百里故書序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耳若西毫之在偃師尤不相涉漢地理志以爲殷湯所都或當由此而遷北毫耳古今地名亦有因襲藉而附會者至北蒙之爲殷其說未著于世地名恰符非附會明甚竹書所載何可疑也商家自契至盤庚凡二十世而十三遷以遷都爲常事者必適人之願非盡民以遷也所不容已者惟舊人曰震動萬民者遷都之事不無營作耳惟舊人舉族以遷不論有位無位故曰民咨胥怨

盤庚上

卷三

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殷爲成湯興王之地必有形勢可依有流風遺俗易以興起教化詩所云景員惟何殷受命咸宜者是也故盤庚欲遷于此但因河患而決之篇中曰我毒曰敗禍茲究當時在位者必有敏怒之事遷之亦以革其習也不然禹功未遠河患豈遂不可治必犯衆惑以徇己意乎不能胥匡以生言既有天災必更有人害也卜稽民自卜也其如台言雖有災害無如我何也國家大事非民所自卜乃其習俗崇尚鬼神維卜是信卜不告凶遂謂天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故下以天命儆之使知戒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隳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恪謹者懼天命之非克保也即顧諟明命者是子孫相承所以天命非絕者惟此不狃宴安不忽禍患之意苟不以此意相承是即天之斷命矣苟能以此意相承是即天之永命矣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商家法度簡易事者貴儉故得以遷都之事爲常舊服當時世家大族不欲遷者出則匿上旨以惑民入又伏民情以惑上故使得自達其言以破之觀蕩析離居之時猶有傲上從康者則當時豪貴之居規擇便利而窮民獨處盤盪可知此小人之所欲言而不能達者盤庚已洞燭其情也

盤庚上

卷四

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遷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此言先王時之舊人事上之忠御下之誠其典乃心者如此今汝賸賸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孔流曰聒聒多言亂人之意也險詭譎也庸文飾外貌也小人之威儀切在位者居位必以詭譎文飾之詞起信于上故曰訟含德正與不匿首反予亦拙謀作乃逸謂予不能設若權謀以愚衆汝致成汝輩之逸志也此言今人之傲從康者如此北魏考文欲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至洛陽霖雨不止李冲等諫乃辭羣臣曰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于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

計考文可謂巧謀矣古人固有所不為也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履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五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在位者既遠則以世業散之于民及其婚友之居者故曰施實德但言婚友者宗族俱遠也世家大族其先即先王所任之舊人故今之實德謂之積德此言遠者之有譽如此不乃語辭

乃不異戎毒于遠通情農自安不辱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恭履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胥顧于厥言其發有逸口矧予矧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則惟

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毒者小人之怨毒也于遠通者斯時民怨已兆戎毒雖遠而實通也昏強爾雅釋詁又作督不和吉言即訟之意汝自生毒必將釀成敗禍姦究以自災既先為惡則出爾反爾于民何尤亦惟自承其痛雖悔之亦無及矣恤民即謂小人也逸口即險膚之口也小人收箴猶顧畏其發也汝之逸口有以制之况予制汝生无之命欲為小人伸怨能安弗顧乎浮言威脅勢禁之言也沈深也言汝何不以情告我早為遷徙之計而徒以威脅勢禁之言恐動小人恐怨毒益深于眾若火之燎原其猶可撲滅乎左傳引之亦謂不可撲滅也蓋言羣情所激將難禦當此之時我亦不能為汝曲庇矣則惟汝與眾自作此非相安之計非予有咎于汝也此言不遷之有

害如此以下皆反覆申明此意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戒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于政動用非刑世遠爾勞手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言人惟求舊或念爾祖父之勞豈忍此非所罰而罰掩爾之善惟先王與爾祖父之靈魄之在上質之在旁善者作福惡者作災予亦豈敢違之非所德而德也德恩德也此蓋因其宗尚鬼神與之以正先王及祖父之英爽實有可憑不俟卜稽而後信也商頌是發之詩咏及伊尹而序以爲大禘則祭功臣于大禘者蓋周禮而商禮自祭于大禘也詳見詩畧記于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哉

匹夫可以勝予小失可以叢怨其難也如射之有志于此失之分毫于彼失之尋丈矣無侮無弱各國長父之居不必戀戀于此以與彼爭此土也勉力以從遷徙之謀可耳爾雅金縢爾謂之銀骨鏃不爾謂謂之志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億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虔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括民之弗率誕告用重其有眾咸造勿棄在三處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民之非幸蓋世臣大家之支屬不至于蕩析離居者故不欲從速而盤庚必遷之者詩云大宗維翰斯固國家之所賴也篇中禍亂政同位之人亦屬之乃祖乃父其為在位者之宗族可知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俾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遠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古者謂過曰浮言天時之災未甚而民之憂感當過其分數也大虐謂河患紂氏以先王不懷厥攸為句亦通不從厥志者厥志從康今喜康共是不從一人之私而從天下萬世之公利故曰不從

結庚中 五二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棄舟汝弗濟其厥載爾忱不屬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

天下萬世之公利以此朕之所以為心而未遂亦汝所不言而心有同然者乃不宣布其心敬念其大利大害以誠動予之心而釋其所困惟拘一時之私終非永久之計自取窮苦而已爾忱不屬如棄舟而弗能濟也惟胥以忱如弗濟而同歸于敗也爾亦自有其公心不一稽察而宣之使之悔怒乎有已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誑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禍以自臭恐人倚乃身過乃心予遂續乃命手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一者無今後之異也人有久遠之計則生理流通而垢穢不起國鄙自營則垢穢日積至于腐敗而後已遷者迷失道也恐人人自倚其身之安而迷失其久安長治之本心故為之求所以久安長治者以進續乃命于天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自失于政至崇降罪疾皆謂盟辭也盟者示以與民史始之意左傳曰昔平王東遷以姓從王姓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辭花之盟比遷都之有盟也夫于政失于安民也陳于茲謂久于其過而不知改也言既遷之後如我有失政而不能改焉后其以虐民之罪罪之

汝萬民乃不生生墜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結庚中 五二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君為長久之計民偷旦夕之安是不同心也民不與上同心則上不能直行其志故有爽德自上言民有不同心以生

者先后其以傲上之罪罪之

古戒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言民不惟不同心且有同為王民而生戕害之心者先后與乃祖又其共斷棄之至于死盟之于其祖父以其祖父世為忠貞女不吝有不肖之子孫一則以敬惕之一則以感動之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利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罪祥

亂政之臣同在朝位宗族為權利富汝以見王者乃祖父則請命于高后而刑之有加無赦上二者猶托于隱微若貪墨之罪國有常刑乃盟之于鬼神者法有三宥八議之典或以祖父之故赦其孫子既自絕于祖父乃益無所逃其罪矣一念至此不待斧鉞之施而夢寐已自難安也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子乃心

前言告汝于難者與人之難此言告汝不易者處己之難也中者天下萬世之公心也設中子心則不至倚乃身迂乃心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我乃剪滅其宗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子將試以汝遷永遠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終是有眾曰無戲怠遷大命今子其敷心腸胃腸應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

協比讒言于一人向之所言猶或未能相信今之居已莫矣所歷告者可以洞見其心腹腎腸矣在百姓可與成難與處始固不宜罪在予一人所以莫爾居者無異于昔日之居也亦復何怨何說吉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適于山即景山降凶德謂舊都之河患嘉績謂新邑之永奠也因凶德而成嘉績即多難興邦之意易云益之用凶事是也民至于蕩析離居可謂震動矣而反以遷為震動是以民命為戲急者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萬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以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平由靈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賞高祖之德惟在民命承民命即以承祖德安得不恭恭則有所舉動安得不以祖德為歸各古格字歐陽集古錄載周毛伯敦銘王格于宣樹各于宣射是也此當以平由靈各為句卜即前卜籍之下謂民所自卜者言子非敢廢爾之謀而自用今日至此乃由上帝神靈之降格也非敢違爾之卜而不

盤庚下

六十一

從今日用此以宏先王嘉績之敷貴也格字惟此獨異蓋因當夫傳其義故仍其舊文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偕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之生勸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言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縶于貨寶生自庸式敷民德用肩一心

爾雅曰隱占也注云占度也孔傳訓隱為隱括疏云隱審檢括也亦即占度之意蘇氏曰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謂善于謀生者也保居貨富相保而居也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曰生者言其生理而已曰生生則已有周流不息窮變通久之意在上下者敢恭生在下者生自庸太和元氣蓋然君民上下之間人害自此不作天災亦可

以終類也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夢得說者夢得其象也營求者即以形求也百工孔傳曰百

官也望南謚以為畫績之工謚矣

王宅晏亮陰三祀既免其惟弗言屢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

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亮陰喪服四制作諫閣蓋倚廬之別名鄭氏以閣為廬是矣

以諫為閣則閣說也喪大記云凡非適子者于隱者為廬言

當隱處也則適子之廬必于顯處故稱亮閣閣從門當為廬

舍之名也說文問門為閣廬中用草為屏閣之取義或以此

說命上

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

思道要帝資子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說筆傳巖之野惟肯

精神之極形諸夢寐徵諸事而驗者凡人往往有之況恭默

思道者乎但以形旁求以涉誕妄然所謂以形求者非真繪

象以求也俾求其懷才抱德者特語以夢中所見之狀畧為

之印証楚語引此書而曰以家要求四方之賢聖此可據也

不言所俾何人蒙上羣臣之文序以為使百官者是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

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視地厥足用傷

自若金以下十二句楚語全載其文神仲與疑其言之這次

以為偽書誤矣礪者欲其德之純粹也舟楫者欲其德之通

達也霖雨者欲其德之暢達也藥之瞑眩以喻責其所難踐

之視地以喻方其所易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鳴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迪高后必率先王者政教之變也有漸則其復之也亦必以

漸處積衰之後而還欲追從于國初事固未易易也

說便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不曰克從而曰克聖者從諫之意或有至有不至也曰克聖

則有不諫亦入者矣故臣亦不命其承

說命中

惟說命總首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奉若天道法其卑高以陳則有君臣上下法其行健不息則

不惟逸豫法其四時不忒則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

戎惟衣裳在苟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以私意為察察便非天聰明天聰明者絕無私意介其間也

蔡傳得之矣甲冑起戎戒過防也蘇氏曰傳云無戎而城卑

必保焉無故而甲冑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虐善

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慶善於其能慶厥功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無敵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顯

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時高宗祭祀惟豐于既故傳說戒之而繼繼之私未忍遽變
難惟隨已示警可知聖賢之道與天無間煩簡之故有定則
也如此然則古者有日祭之禮不日祭之禮則謂未祔之主
則日上食非太廟之禮也劉歆章昭曰祭祖稱之說是煩而
亂也讀商書而知其妄矣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艱于言予聞于行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
朕答

非知之艱泛言知也故知之或難于行若王之忱則真知也
知之真行之必力如知痛必發知痛必無何難之有下言學
于古訓正以益求其真知也如謂高宗已知故抑知于行殊
非

非勸學之旨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
河祖毫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翹葉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惟醢醢于爾子孫予惟克勤乃訓

無逸所云舊學于外者正所以習知艱難乃為學之實曰遜
曰罔顯者謙辭耳蘇氏以武丁不得稱遜遂謂遜于荒野者
甘盤之事則甘盤者一廢子陵耳君奭篇言得與伊尹諸臣
並稱保乂乎六經言學始此文修者過剛則濟之以柔過柔
則濟以剛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非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德目我修非由外至而學既純熟大段不甚着力故不曰克
邁而曰乃來數學半者成已成物終屬一原觀我觀民自非
二事內外交養終始無間此為學之極功也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故曰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道積于先懷德修于罔覺天下復何事哉上則有先王之成
憲可遵下則有在位之俊乂可任恭已于上而天下自治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若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肖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靖予之辜佐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念之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良臣惟聖猶股肱惟人直是一體不止輔佐矣明保即大雅
所云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是也明于邦國之若否而後可
以保天下者保一人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不曰輔乃辟紹于先王直曰紹乃辟于先王蓋委己以聽于
說也成有一德曰惟尹躬暨湯則湯與伊尹之故事如此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
天因成湯之神以示儆故于湯廟也

高宗之豐于昵徇私恩而忘公義故以斯民之公義示之義者禮儀之則民之所受于天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失其所適咎不在大尺之所戒不可忽也敬民者即敬民之義也敬民之義即所以敬天之命也因非天省言王與民同為天所生則同為天所監義之所在雖居高者不可以意為輕重豈必敗度敗禮之為非即黷于祭祀是亦不敬可不慎乎祁仲輿曰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故王者之器莫重于鼎命絕則鼎遷矣示象于鼎良有以也若雍者

高宗皇帝

15. 5

祭典所用其鳴不足異鳴于鼎乃為異耳按後世太乙陳寶金馬碧雞之祠紛紜四出曾不足以致天灾高宗之失惟豐于禩廟此亦仁者之過何至絕命之為兢兢蓋天之愛之也倍至則其敬之也倍嚴臣之慮之也倍深則其言之也倍切于此見盛王之世天人上下之間所以文修于君以成其聖德者如此

西伯戡黎

殷始誓周人衆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始誓周不過謂咎周之行仁然未免詞病知非聖人之筆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史記以西伯爲文王母論文王必無用兵纔旬之事即有其事而曰天既訖我殷命恐文王時情勢未至于此吳才老以

為此祖伊之志也

曰天子天既託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言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恤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訾今王其如台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孥今王其如台

陳氏曰詩以豐年為降康是不有康食為飢饉也不虞不油皆由于此勢說文云握持也此言大命不復可據也祖伊之言亦急切矣紂不怒者大勢已去不復能行其威也其為武

王之時明甚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西仙影松
八丁

六

有命在天言天子受命于天之所保誰能廢之秦誓所云謂已有天命是也亦猶王莽云天生德于予漢兵如于何耳故曰責命于天謂責望也命不可諉亦不可干故恪謹天命者曰有命在天而龜息天命者亦曰有命在天是該命也恬恃天命者亦曰有命在天是干命也故君子貴知命指乃功王通雖曰與呂刑辜功之功同按呂刑之云辜功猶微子之云辜罪也謂功曰罪猶謂治曰亂也

微子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成于上我
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蕞茹兇卿士
師師非虔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渝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師士師非度言約為通逝主故卿士相效藏納嘉宥為非

法之事凡有罪之人執法者不能常得之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齊

若之何其

今爾無指告子為句孔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傾墜如何

救之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懼

其考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

無災

趙無聲曰以紂之虐而攘竊無災非漏網也祇是慢神之極

視祀典若翫疇耳

降監殷民用又饗敎召敢饗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洵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

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齊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不顧行遜言爾自行遜我當周旋于此從此長辭不能復顧

周書

秦誓上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秦誓三篇
史記所載與此不同或子長當日第從安國口授故特識其
大意而自為之辭畧如所述顧命之例也安國之釋甘誓以
三正為天地人之正道此篇首言天地人之道而後及紂之
惡故史記有怠棄三正之語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孔傳曰此周之孟春按周語曰武王伐紂日在析木之津考

武王之時南至日躔牽牛則此時尚在南至之前而經云春

會孟津序亦稱為一月是改時改月皆自武王始春秋所書

武王之制也証據甚明無容置辯蔡氏以為四時改易不得

其正誠是也然陽氣復而謂之春陰氣究而為之冬亦無不

可但不協于授時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未及行而身歿

孔子師其遺意而有行夏時之說若不改時與月孔子何必

舍周而取夏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靈昭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以天地之父母予萬物者父母予斯民必有一審御天行地

體便履順之作用故曰作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發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

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敷未集

在文王未嘗有伐商之心而天之命文王者已久伐密伐崇

文王之心以為除商之疾也而不知天之意以為紂之黨

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深盛既于山盜乃曰吾

有民有命罔猷其侮

觀政于商依蔡傳解之殊費詞說還以觀兵之說為長夫天

命一日未絕則一日尚為君臣固也一日而天命已絕為之

臣者即假以二年豈曰不可明知紂之必無後心而觀兵以
明天命之法還師以藏子德之德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若
云欲紂改過是紂之兵諒聖人所不為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
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晦翁曰秦漢以來講學不明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
則絕無矣沈仁舉曰作君作師與作民父母相應所謂民生
于三事之惟一兼之者君也周家三分有二其臣已多于紂
此云紂有億萬予有三千者紂虐民為兵所用者眾武王仁
義之師所用者寡也不及諸侯之師者未敢臣之也或疑紂
無億萬人則大雅亦云商之孫于其德不德又云殷商之旅

太公三上

二九

其會如林何獨于此而疑之王明逸曰賈誼如錢貫之貫左
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正本諸此
子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賴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
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獨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趙退之曰時者盈極必概之時若云機會不可失非武王之
心矣

秦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
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
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
下化之朋家作仇脅相滅無辜顧天殛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心之所樂在于此也言人樂得其志凶人樂得

其欲又何厭足之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
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利喪元良賦虐輔謂己有天命
謂故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孽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
以子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觀于四謂則紂為不善非徒昧昧而行之蓋自執一意見有
確不可拔者此所以力行無度也聖人逆知來物不事夢卜
然武王之夢卜非為己也為又民也又民之志誠通于天則
夢卜亦自然之徵非若後世恠之徒妄言赤烏白魚諸不
經之事也

太公三上

十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周親就夷人中提出言之非必商之孫子凡情相比昵者是
也離心離德之中亦自有同惡之黨然昵于私者終必離不
如仁人之協于公者不可敗也天之視聽寄于民故民之是
非無或不公而染于汚俗莫之拯救一時迷其視聽不無陷
于同惡者此非民之過乃予一人之過也

今朕必往我武惟揚優予之疆服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後世既取天下者必及其鋒而用之以為人心一散不可復合
進既不成退無所處也聖人則不然謂人心之可散即天命
之休屬而我之興師是為安動雖退伏斧鑕固其宜也如遲
之又久而人心終不可散乃可以明不得已之心于後世而
後世不得以台為口實矣于是觀兵而還者二年天下之歸

心者如改則水火之救不容再緩故曰今朕必往其往也無
復德但有發揚蹈厲之氣故曰我武維揚曰我伐用張以
武之事証湯之事以武之心証湯之心皆有必不得已者而
湯亦可以無難矣故曰于湯有光湯方懼後世之口實以益
其德而武反有光于湯者正先于前此之一退也後世以湯
武為口實者其權奸篡竊固不足論即漢高帝之割鴻溝能
解而西歸乎唐高祖之阻霍邑能引而南還乎以此而觀聖
人之所行乃曉然于聖人之心固不可以假託也
鼎哉夫子罔或無字孰非敵百姓懍懍若廟殿角鳴呼乃一
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寧孰非敵舊解夫安語與孟子相同當畧依孟子解之言商
人雖能諒我而兵之所至逆德烈于猛火誰能不畏在我寧

堅自待非與之為敵也而百姓懍懍已若廟殿角矣此亦武
王惟恐傷民之心當時之民雖食荼蕒以迎之歡欣之至未
嘗有所畏也若廟殿角亦惟歸命恐後而已武王則為之惻
然故用以相戒一德一心言當以救民為主也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聖象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押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

三千人而稱六師者蓋兼諸侯之師而言之武王雖未教臣
諸侯而諸侯自以兵屬焉則六軍之制蓋已畧具規模故曰
六師
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事滿四海崇信姦回放黜

保師屏棄典刑囚奴正士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其政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數紂之惡無復餘縕或疑其過當然斷脛剖心從古無此刑
法加之無辜之人非但不君已無人理矣種種狂悖亦安能
為之諱乎其詞不免煩複者上篇以告羣臣后此篇以告六
師不相蒙也

古人有言曰無戎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
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吳氏謂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蓋以湯猶稱王而武
則直斥為獨夫受也此誠有可疑然荀子引秦誓有獨夫受
之語孟子對齊宣湯武之間但云一夫約而不及桀蓋本于
秦誓下

此書明矣則吳氏謂此書晚出未必皆當時之本之者非也
維紂罪浮于桀則民之怨之必甚于桀天下謂之獨夫則因
而獨夫之耳紂之罪人以族故曰世讐迪果毅以登乃辟者
去虐我者之梗乃可以成撫我者之德也以至仁伐至不仁
猶恐有不迪以煩顯戮者或恃義而輕敵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
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

商人之歸命者固多而多罪通逃自和不赦而負固者亦不
少故武王雖以天命自信而不能無勝負之慮
收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孟子史記皆云虎賁三千人此云三百學者莫辨其孰是考周禮虎賁氏之屬虎士八百人則武王時不得有三百明矣而秦誓亦云有匡三千何也蓋周之軍制有二虎士掌于虎賁氏者此常從之禁軍鄉遂之師掌于司徒者此臨期徵發之大軍也其制畧如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衙今之錦衣衛及留守等衛武王伐紂必以禁軍三百統三千之大軍故後世相傳總謂之虎賁耳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則三百兩當為二千五百人篇中但言千夫長則止于三千無疑蓋古尚車戰車又貴于輕捷故以士十人奉一車此司馬古法見于周禮註者可證也後世漸毀車而崇卒一車遂至七十五人非古法也詳請及春秋畧記牧野在今河南汲縣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旆

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商不謀夏不亂華以平民伐罪之舉而藉力于蠻夷之衆似非應天順人者之所為然此八國之人兼義向化不期而會安得以異類斥之即誓言之際乃能以我周索律彼虎賁則非我之有求于彼可知若復世之召我以自助者方拜戎之不暇其能齊之以軍律乎王曰古人有言曰北雖無虞化難司農維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虐棄厥肆祀并答唐虞厥德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孫氏曰秦誓言紂之惡終于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于用婦言豈非紂之惡始終出于此乎紂之昏棄人莫為用故不得不用罪人此輩皆見棄于善良者既得進用必思報其宿怨此暴虐姦宄所以特甚曰姦宄于商邑者蓋商邑由之以覆亡也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并進克奔以役西土昂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止齊處近馬融王肅皆作禦蓋近與御禦轉相通也太玄之親曰不逆侮是已能來奔者勿拒當善撫之使服役于西土也語云受降如受敵武王待之不疑忠信足以服人耳漢光武推赤心置人腹屢得此意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獸其政事作武成此序文有闕文蘇氏曰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按此說則經文之始于往伐終于歸牛馬明矣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此當休養傳存為姪悅服之下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非服
史記歸馬放牛在列爵分土之後故周頌時邁篇先言武序
在位而後言戢于戈棄弓矢此當在垂拱而天下治之下惟
垂拱而治乃偃武修文斯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
河而銷兵者不同易曰成字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
而無備也使信未足以發天下之志豈可輕言偃武哉
丁未祀于周廟邦向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祭望大
告武成
丁未漢曆推之為四月之十九日蓋越既生魄後三日也此
當依蔡傳在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當在至子豐之下

王若曰嗚呼維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禔前烈至于太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
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
承厥志
誕膺天命即膺撫綏方夏之命非必為王乃稱受命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厥民為天下
逋逃主率荆敷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畀
此當仍其舊序對諸侯而進述其告神之略以明奉天惠
民之意既奉天命而興師禘王亦何不可
華身暨猶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歸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華身謂八百諸侯猶謂庸蜀之屬此叙其祗承上帝東征
克商之事亦當仍其舊序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勉勵諸侯之詞言我祗承上帝以遏亂畀民用附我以獲
天休惟爾羣后亦有天神鑒臨庶幾助我撫綏以濟民困無
或怠荒為神所羞辱此亦當仍其舊序如以此數語為告神
則告諸侯之詞徒滋考訓絕無體要矣自王若曰至此俱當
在大告武成之下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于墓
式商容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史臣所託也董氏鼎曰漢高入關約
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
不愧商而漢有愧于周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養祭
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文臣記王戎命之後封建諸侯及設官分職脩舉政教以
明其坐致太平之本而以歸馬放牛之事終焉此當在無作
神羞之下
洪範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紂自殺耳其事由于武王則謂武王殺之也固宜若荀子懸
之赤祿史記懸之白旗俱妄說也賈子曰紂死棄玉門之外

觀者楚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此為黃錄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要倫叙叙

石齋先生曰性命之原是為太極至善不雜至一不二陰陽
五行以是分化逆吉從逆凶是生治亂人知為善之傳言為
惡之得凶而不知其條理倫次毫髮不爽嘿操其柄品臨于
上者惟天精明其理叙布于下者惟聖人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厥則殛死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叙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之出久矣伏義
之畫卦大禹之叙疇皆兼取焉非卦因于圖而疇則因于書

也詳易略記圖書之理不越五行五行生物水為之始水性
逆則五行皆逆而天地無以遂其性帝乃震怒災眚並生圖
書雖陳而九疇不著故曰不界水性順則五行皆順而萬物
有以立其命天人文成義類燦然圖書不易而九疇自明故
曰天錫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時有九位准于洛書九有二用十藏其中則亦准于河圖也
五行五事以修其本所以始于一二八政五紀以飭其法所
以次于三四此四者皇極以之立也皇極所以次于五三德
稽疑以制其禮所以次于六七庶徵福極以考其應所以終

于八九此四者皇極以之行也洛書之數一與九為對一為
五行性治也九為福極命治也二與八為對二為五事治
也八為庶徵氣治也三與七為對三為八政人治也七為稽
疑神治也四與六為對四為五紀教治也六為三德理治也
五無與為對故統八者以為治也河圖之數一與六為朋性
著于理也二與七為朋志通于神也三與八為朋氣溫于人
也四與九為朋命顯于數也五與十為朋而十藏于九五福
所以統于皇極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水火木金附土而生土不宜後于五行然五緯之旋于天固
水火木金附土而生土不宜後于五行然五緯之旋于天固

未嘗相須也生成先後亦言其氣而已氣以虛實為之序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性也性見而德亦見焉作
鹹作苦作辛作甘作酸五行之精也精見而神亦見焉詳于
此而五行之用盡之矣
二五事一曰聰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聰曰恭言曰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曰敬言曰忠視曰信聽曰聰思曰睿
五事分屬五行皆繫于人心必五行備而後有聰亦必五行
備而後有能言視聽與思無不如此明于此而八疇之用皆
可通于五行矣洛書曰自外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言之則
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又為主于內自外而內此
其次序也恭從明聰睿以德音肅又哲謀聖以見諸行者言
恭者作而致之則凡事得其整飭故曰肅從者作而致之則

凡事得其條理故曰又明者聰者睿者作而致之則凡事得其精詳慎重無不通故曰哲曰謀曰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又曰廣八曰師

八政以緩急為先後一政之行必兼五德則八政亦五行之所通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五紀以巨細為先後曆數者日月星之分法也古用分法以推積歲章節純元即時零之數而得之故曆數者藏至巨于至細也曆數無與于人事而聖人必加務于此者聖人之治己治人一損一益一進一退一合于天地自然之數乃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五行之質附于地其精達于天則五紀

亦五行之所運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微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即太極也五行之所統也太極散于萬物故無極皇極

會于人君故有極極位于五受天地之中以保合太和故五

福于是集焉君以之錫民民還以之錫君性命之相感還至

而立有效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錫極保極之道首去朋比之私其子蓋親見夫朋家作仇齊

機相滅之禍而知朋黨之不可不去也作極者欲破朋黨惟

在知人念之則錫福不必言而康而色專指中人蓋天下之

朋比者不能自立而有所倚藉大抵皆中人耳必非有猷有

為有守之人也于中人之中擇其顏色安和有志好德者錫

之以福而鼓舞之則必以君為標準而絕朋比之私向之不

協者已協而不罹者永不罹矣如欲去朋黨而未能知人則

小人之害君子者反得以朋黨之名加之有猷有為有守之

人豈不慘大哉而康而色與孟子觀其眸子之意略同

無危殆獨而不畏高明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于穀汝弗能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幸其具無好

德汝難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然獨未必皆善高明未必皆惡聖人絕無成見處以至公故

但曰無危無畏則夫何門他而片寒素與棄資格而問踪競

二

二者之失俱無慮矣苟其有能為即當進之不必問其有

守但厚給其祿使無內顧憂自可以責其守至于其人終無

好德之心則亦不宜曲徇錫之福適以成汝用咎之失而

已

無偏無陂王道之義無有作好適王之道無有作惡適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以皇極之理數為韻語反覆誦嘆所以訓人亦以自訓所

謂皇極之數言者惟此五十六字蓋古有其詞而孔子述之

作好作惡以愛憎為好惡即是偏黨反側之意

曰皇極之數言是是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作者而致之則固已合五者而相為用非絕利一源以求勝也如恭矣從矣而視不明聽不聰豈色莊論焉者能作肅作又乎明矣聰矣而貌不恭言不從豈觀色聽聲者能作哲離視聽貌言思而以見諸施行者為言也凡事得其理則上無上無志下無志而無怨怒而雨以時行矣凡事得其精則上無忘下無忘而無逆而暘以時行矣凡事得其詳則上無怠下無怠而無供湯而燠以時行矣凡事得其慎則上無躁下無躁而無危懼而寒以時行矣凡事得其通則上無昏下無擾

而風以時行矣不然者反是而咎徵應之學者謂聖人言災異不言事應則算子之明之不可沒也必欲以雨合于貌暘合于言燠寒風合于視聽慮則算子之言又不足是之固耳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日時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咎徵之應有以歲記者如春秋所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而有以月記者春正月無冰是也而有以日記者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是也休徵應者不以月日惟記歲功之成如春秋所書有年大有年是也歲功告成則月日之襲休可見故先歲而後月日以大統小也惟王之休違于庶尹慎其常道故曰無易咎徵必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故

先日而後月歲以小致大也庶尹之咎終歸于王逆其常道故曰既易時者總歲月而言也觀歲月日與日月歲之文則既易之義顯然不得但云失時孔傳固支離蔡傳亦未為得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之占在星星雖有好不能自致若冬之寒夏之燠算之風畢之雨皆生于日月之行不生于星則星之為變亦由于日月可知蓋庶民之休咎不徵于庶民而徵于上上則庶民之得失亦不省于庶民而省于上也舊說直作比喻恐與上文不合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

極一曰山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之福也民皆歸天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邦諸侯猶蔡仲之命云邦之蔡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孔傳曰旅西戎遠國太保謂召公按史記召公在成王時為三公則此之太保未必為召公也君奭篇曰武王惟此四人

謂開天散宜生秦朝南宮适也先朝舊臣安知其不為三公

乎

惟走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而底厥焚太保乃作旅服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通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所貢無異物慎德之所致也所賜無異物慎德之所昭也德威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人主之莅臣民若朽索之馭六馬而分心玩好不以臣民為兢兢是即狎侮其臣民非威德所宜出也惟不役于耳目之好斯百度惟貞而無狎侮之失不然者非徒失治人之道無

旅服

小五

以盡其心力抑亦失修己之道至于喪其德志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當時必採眾議受與不受所見不同凡言可受者大抵好大喜功之說不合于道故曰言以道接左傳曰古者大事必象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此非土性不畜之說也不寶遠物自然所寶惟賢林氏曰虞夏歷來故視官之奇為路人齊鳴呼風夜周或不動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英明之主有焉為遠馭之畧者往往以細行為不足矜而不

知細行之積有時而大也結語見世王惟在保民如民之不保雖蒙青傳譯王會成圖總無當于興亡之事也鄧潛谷曰諸善原于慎諸欲生于侈既作無益貴異物必將勤遠略而佳兵漢西南夷之端一萌于蒟醬再萌于印竹枝非忽微之效哉

樂伯來朝蒟醬伯作旅服命

為在今山西芮城縣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此序有闕文周公所作金滕冊書耳金滕者紙之以金即今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

旅服 金滕

小六

以威我先王

戚親也鄧潛谷曰未可以威我先王者二公子三王臣道也臣以義合就養有方且未嘗違事太王王季懼血誠之不屬也故自以為功者戚之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禱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王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

武王之大德既足以立命而周公之至誠又可以格天故請代而見許尚君父不若武王臣子不若周公豈能放其事哉鄭康成讀不為不亦通謂不能子愛之將為天所責也史記誤作負正以古音為否聲相近耳樂託易直子諒子與慈通子仁若老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

語涉荒忽疑于不經正見至情迫切無所不用其極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

祇畏嗚呼無隆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先王考三王之祖考也三王縱不為子孫計不能不為先王

計蓋以孝思動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雨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雨不許

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為見書乃并是吉公曰

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見圖茲攸俟能念享

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屏璧與珪語近于謾要亦至情迫切不自知其語之激而直

也孔疏曰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

金兆

原兆三兆各別洪範卜筮之法亦曰三人占是三法兼用故

有三龜焉與鑄通鑄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

流言止稱華萊當時管蔡之意上傾周公未嘗與武庚通謀

也及周公避居好謀漸落管蔡之心大不自安武庚因而誘

之為亂賜鴆之詩所云既取我子者是也

子復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鴆鴒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

獲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

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罪人既得則王之疑應盡釋矣曰未敢誚公者是猶有疑也

當時武庚誘致管蔡之謀形跡未彰周公察而知之為詩以

告王王既知管蔡之奸猶疑周公之挾私怨而其罪故欲

誚公而未敢也天變不作于避居之始而作于貽詩之後者

誚言之患尚緩而謀叛之禍甚迫也

二公反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

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公命者命史以冊祝也勿敢言者大臣見疑于君非卜史所

敢置喙也說文勿莫也成王見書遂確然知天意所在其明

識如此乃當日流言一至雖以周公之聖而見疑以二公之

德高望重不能為之解釋女侯天變而後悟曾不若漢昭之

于霍光者上官之謀拙而管蔡之謀深也且周公管蔡同處

骨肉之間周公不避嫌疑置其兄弟于外而已執政于內此

雖由于武王而周公終無謀讓亦成王所未喻者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斯偃盡起

而築之歲則大熟

趙無聲曰前言禾盡偃此言禾盡起周家重農以此為吉祥

之第一事也鄭潛谷曰于金縢見古者幽明一體天人無間

庶幾感應之速雖然不可証也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

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

受命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開于天降威

武功受命茲不敢忘受命之大功也蘇氏以隆威絕句

用事王遺我大寶通紹天明即命曰有大報于西土西土人亦

不靜越茲彘殷小朕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成曰朕夢協朕卜金縢曰即命于元龜周之王業由此而

定故謂之大寶通西土人亦不靜意指管蔡也小腆謂數年

以來殷少當厚也天降威猶云遲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也骨肉相構國之大隙況與朝介弟助勝國以反攻雖甚不

肖不應至此見形者必以為天意使然此人心所以大動而

武庚侈然自矜以為復商之大機會也周公以卜決之明天

意所屬在此不在彼而已

今彘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子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言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子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楊文懿守陳曰今彘今翼為句言武庚今如燕之蠢動今如

燕之生羽翼也日字屬下文猶左傳云日衛不睦日君至使

也按周頌云肇允彼桃蟲析飛惟鳥赤猶今彘今翼之義言

殷人至今已大蠢動而多羽翼矣日惟民之賢者有大自

殷采拔不為彼翼而為子翼因以之注撫安武王所圖之功

大抵在奄徐未叛之前武庚既叛之後以其密謀來告也舊
說以今翼日謂今之明日于辭未順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及曰報大民不艱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在王宮邦君室蓋言骨內揀爻有難以盡法者小子謂幼者
考翼謂老者先小子而後考翼者言雖三尺童子亦與老成
之見善同夫人而知其不可也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元龜既寂哀哉予造天役遠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經
子曰無交于恤不可不叩自恤言憂在宗社則私情為輕也既慎也
說文造就也叩自恤言憂在宗社則私情為輕也既慎也
無交于恤言無過慎于所憂之事而瞻顧不前也總以寧考
不基

圖功為念則大義可決矣
已子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經受茲命今天其相僕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
基

千里哉聖者以此而併疑聖人之卜筮以為聖人特假此以
齊眾是為偽也必不然矣如以誠緯符命自卜筮作偽則聖
人之所行而小人之所竊者亦夥矣豈獨卜筮為然
王曰兩相值萬人而不足遠者兩知事王若勤哉天開交我成功
所子不敢不極率寧王圖事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天非悅辭
其考我民子焉敢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勞我民
若有疾子焉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寧
舊人謂者翼也言其親見故樂之勤非小子比也晦翁曰樂
諸家並作輔訓後漢書韋融所古注云非匪通用于義順合
按天非悅辭言天非真有可信之言也其致諸民獻十夫者
亦既有驗矣若有疾言天之勤勞我民如有痛疾也三豎字
總訓慎閑者言塞以戒慎之以多難言勤勞者勤勞而慎

惜之以釋難言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別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構別肯構厥考翼其肯曰子有
後弗棄其勤非敢不越印教寧王太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
子氏養其勤非敢
兄考事兄如考也此管蔡之以兄為君也言庶民之中或養
于兄事兄如考者有友伐兄之子氏方受其養其可助助攻
伐而不救止于此存情理之常已自不堪況為宗社計者
更可知已此明指管蔡言之蓋其在王宮不可征之意正
言之不忍而假民情以相喻也
王曰嗚呼時哉爾無邦君越爾御事夷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棄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鄭胥伐子厥龜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夾邦由哲言通達國事由于明哲也十人即民獻十夫也歸
命之誠可謂通達知天命矣猶以天為不可信爾時無故玩易
法度先時而妄動況今一人獲難而四鄰摩起其係入室之
戈天之降戾已酷爾能無懼乎爾亦不知天命之開交我成
功者固如此之不易也十人未必迪知天命周公獎勵之以
勸眾也大衆人謂武庚也誕猶乃也鄭謂徐奄諸國也誕鄭
自為一句厥室謂羣叔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桀之子焉敢不終朕命天亦惟休予前
寧人子焉其桀下敢弗于從寧寧人有茲疆土矧今卜并言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休予前寧人言寧人之功于此得全其美也天意章章可知
大注

予何必極盡卜事其敢弗從天意乎率循寧人有指定之理
土自不可棄況今極卜而併言東征亦豈得已天命之不可
差不再以卜決之而卜之所陳不外乎此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于國威休永世無窮
呂氏曰先王封三代之後欲存其典禮者蓋以損益之制若
循陳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伏契救弊何可稍考乎
嗚呼乃祖成湯克有聖廟崇天者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
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爾後有令聞恪慎克
考爾恭神人子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是欲下民祇協庸建爾

于上公尹茲東夷

樂託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則微子之封宋久矣武庚之亂從之者五十國而微子不與焉知天命之有屬而宗祀之不可廢也所謂恪慎克肅恭神人者蓋以此耳他祭絜奔周之說者人辨之詳矣逮于上公吳才老謂蓋其故封而申以新命良是欽哉往數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經厥位此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常駐由厥順之積耳觀其戒微子者如此則所以戒魯者亦可知已唐叔得禾異故何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

讀尚書畧記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蔡傳以為武王命康叔之辭是已然康叔之辭者宣不能辨何以茫昧至此且史記亦從其說而何也觀梓材篇末稱今王則前之稱王者皆先王可知蓋武王之時康叔已有封衛之誥特以知愛弟暫遷而復還故篇中以衛事為外事是未解內職也及三監既廢周公思所以鎮撫茲土者莫如康叔乃使出就封國而敷暢舊訓以申飭之故終以慰勉之意示繫之今王文義昭然可無復疑如武王本無此誥而周公強託之武王又屬無謂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為洛誥之文無疑見士于周郝仲與曰士殷士東土初定士至者公皆虛已延接不辭勤勞史所謂吐哺握髮下白屋者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錫祿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猷小子封在茲東土殪殷者武王之事而惟本文王子以為非文王之德不及此耳凡書中所言文王受命皆言其德足以受之非實有其事也于此可見矣時叙者以時叙也明德慎罰先本後末之序也下云有叙曰時叙皆本于此蓋文王傳世之要典與益稷

篇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即此義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成人心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近述遠稽乃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之未有絕流而可以窮其源者也亦可見濬流者必得源而後大未有寡源而可以通其流者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縉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怨不怨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命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二

呂氏曰命爾為侯非苟富貴也乃委痛病于汝身上則天非忱下則民難保非惇縉子按天畏棐忱言天可畏非可信也前言弘天此言弘王弘天者弘王之本弘王者弘天之實凡學問事功未知究竟先觀其氣象其氣象寬裕不迫隘自是可大可久之業應相應也傳曰聲應相保曰和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蘇氏曰末世無論殺小罪之法况周公乎此特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乙之罪大非謂其罪不至死而可殺也此誠篤論然終賊刑則必有初非死罪而積其罪以至于死者矣既道極厥辜謂按以

情理究得其罪之所自起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勗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有叙即本末先後之序大明者明于此而已晦翁曰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蓋言用刑之權正

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王曰外事汝陳時果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事丕赦要囚

外事以呂氏之說為正以衛之事為外事猶衛之臣為外臣庶于為外正也若云有司之事為外事則國事孰非掌子有司者何分內外蘇氏云德為內政為外終屬強說却仲與以

三

臬司絕句臬司者法司也以天子之官遙領本國特受封之始列職定章程則親莅之耳要遮也謂所遮覆之囚也

王曰汝陳時果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事丕赦要囚

臬事臬司之事也時叙即前之時叙文王之家法也刑法之用勿違公義以就私意則殷法已明汝無不順矣若曰求文

王之時叙叙則嚴法或有未詳雖曰盡遜而緩急失宜亦惟曰

未也也人無心之故不知朕心朕德汝有以此心故能知朕心朕德若此心之要即下文所云考友是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者完殺越人于貨賄不忠死罔弗懲

此當在元惡大憝之下

王曰封元惡不懲矧惟不孝不友于祗股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不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惡之人人所大惡凡民自犯罪至于盜殺亡命者人已無節惡之矣況父子兄弟之間傷心悖理則本行已虧何論末節惡莫惡于此矣亦莫甚于此我惟懼乎此風使不于為政者而得罪將誰罪之天與民彝必大泯亂此刑法所當最先者故不可以不速必由文王者周道尚親首嚴于父子兄弟前所云時叙者正在此段法雖亦有倫未必若此之嚴也
不幸大受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

道氏大舉非念非庸厥厥君時乃引慈惟朕慈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民之考友由于上人之訓故治臣又治民之本也諸臣之訓人有不歸于考友者尤利法之所必先故曰速由茲義率殺乃別播敷道氏大舉謂與取為萬世為名不以考友為訓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罔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憚
諸臣視法于君長則自治又為治臣之本也君長不能考友以率其臣乃能以非德而治其臣乎惟敬典以自治則向之刑殺可以弗用由是二寬裕其民相率于善矣如此亦何必

由文王以作罰惟法文王之敬忌乃以裕民則曰我惟有及于文王蓋恐其不及而企及之也先教而後刑則刑期于無刑所謂時叙者至此而叙所謂未有遘事者至此而無不遘矣豈不憚乎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康叔之教典必視法于武王故武王又反諸己也曰殷先哲王則近而文考遠而古先哲王皆舉之矣蓋此心此德無不同也
王曰封于惟不可不監昔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來同奕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殷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監謂監殷先哲王也慎罰亦所以明德故德之說不外于罰之行民不靜謂前日蠢動之殷民迪屢來同者或迪之而適或迪之而不適也罪無在大亦無在多即指自身言顯聞于天謂不迪罔政之罪至大且多也民之罪即我之罪我罰民天亦罰我雖欲不愼安得不愼
王曰嗚呼封哉我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彘厥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殛殄
欲慎罰必先明德故要之于德也敏者未必能安安者未必能省省者未必明德故備言之裕者裕乃身以裕其民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爾雅曰肆今也明乃服命即微子篇之服命明其服命之尊
不可以自卑也高乃聽者非徒聽我之言若置男子文考及
先哲王之前而聽其言也康又民者得天不外乎得民也
敬典者即敬此又民之與也敬以定命無常而敬勿替乃
所以常其無常也故能以殷民世享曰往哉封蓋暫違之詞
如使武王之時康叔在衛則三監之叛康叔何以得免手難
漢書謂康叔不從管蔡之亂周公善之則必有杆禦之功如
漢之梁孝王者蔡仲之命何以叙康叔之罪不及康叔之功
也是未可信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成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
酒惟事

明大命者教康叔明之也偶畧其名吳氏以為尊諸妹邦者
非是受配于酒妹邦化之積習難破故不得不嚴其戒必推
之于天者亦言其一定之則必不可犯者而已凡人之事莫
非天事故曰天叙禮曰天秩德曰天命罪曰天討至于一
酒之微亦曰天降命一飲酒之失亦曰天降威所謂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者也周禮以天名官而酒
漿醴醢之屬莫不辨之夫亦用此義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違酒越厥德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

林氏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三告
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惟土物愛不勤稼穡之為憂但
知物力之艱難此心自不至于縱恣謹身節用小視之則為
小德大視之則為大德況酒之得喪關于邦國者乎
妹土嗣兩服股肱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聲軫車牛遠服
賁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者不息之意純者專一之意厥父母慶如歲時伏臘嘉禮
稱賜之類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爾大克羞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饌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

惟君者惟君之命也謂養老之禮惟君命則行之飲食醉飽
者即卿飲禮終有無算爵也然此猶非禮之大者其大者惟
曰事神事神必本乎中德內盡于己而外順乎道然後可以
事神亦可因此以目宴樂介者因也左傳曰介人之寵用逸
者即詩所云酌彼康爵是也如此飲酒所謂德將無醉信可
為王有正有事之臣自然天順其德而心逸日休永為王家
之典型矣此與主饋祀言以中文王飲惟祀之意
王曰封我西土萊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莊祖言我西土之事謂親見之匪佳者也不腆于酒則志氣
清明精神振發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故其效至于
受命而有天下

王曰封我閭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罔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渝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敢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天顯無形即于小民見之畏民正畏天之實也此御事與牧誓御事向在三卿之上者大誥御事在庶士之下蓋上下通稱也非有恭之恭當從舊注訓此非之本義也與非祖之非通作匪者不同如堯典粵若之若與飲若之若必欲一例解之不可強通也伯諸侯之長百僚官之尊者庶尹衆官之正謂掌一官之事者大夫士皆有之惟亞謂亞于尹者惟服謂奔走服事之人府史之屬宗工意運下文謂尊官致仕及

百姓偕里居者百姓謂庶民也尹人者相也商之相稱尹人則伊尹之尹為官名益信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係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恨不克死幸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真西山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紂之疾狠情狀可知已辜在商邑言其罪不止于一身而在于家國也按自介用逸不息乃逸同一逸也自介用逸者作稽中德克羞饋饗祀不息乃逸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其所以用逸者大相悖也稱民者以其腥聞之罪斥為庶民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監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趙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老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也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則所云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者皆謂王臣而康叔之戒勅之者亦以王命也惟爾事謂從事于兩而謂爾臣者服休以道義相規有言責者服采以政事相效有官守者疇矧也若類猶言若屬即服休服采之屬舉其尊者則有三卿也此皆自遠至近以至于身也蔡傳以兩事為兩之所事以服休為坐而論道如此者恐無待于劼矣厥或誥曰澤飲汝勿佚盡執罔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通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戒教辭惟戒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羣飲者非必為奸惡其形迹可疑也罪之輕重不得者為令故犯者執之以上請于其殺者擬議之辭當時周室初定頑民尚多劫掠之後乃有無故而羣飲者不有嚴刑以制之恐疾狠之心漸不可測也既又思紂失其道實諸臣工以為此其通于酒亦積習使然未必有他奸惡則不可以遽殺姑教之以飲酒之禮如養親則飲羞焉則飲饋食祀則飲名教中自有如此之明享也乃不用教辭惟沉湎是好我亦弗恤之弗蠲乃事即周禮司隸之職所云役其煩辱之事是也以殷之臣工而為此將媿恥無以自容是雖不殺而同于殺矣惟工惟字疑衍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受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王明逸曰辨別也別其從教與否也按乃司謂所司之禁令也辨其當釋者而一縣釋之則民玩弄其當罪者而一縣罪之則民亦玩又安能禁其酒哉此民與民自速辜之民同古之禁酒所以善風俗也自檀酤之令行上以酒為市而宗飲遂不可禁矣酒無罰相競為豪治道之太古若此亦其一端也學者習于後世之俗疑聖人之設法為太過不知極重之弊不如此不足以禁之而紂之覆轍不遠豈不大可危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

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周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視臣民為向背故臣民之情通而大家之情亦通天子視臣民大家為取舍故臣民大家之情通而天子之情亦無不通惟邦君者邦君達之人莫能間之也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教勞肆但厥教勞肆往姦克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戒敗人宥恒越不詳師師協恭之意言我有師師之三卿尹旅皆示之曰我欲無虐殺人然實意未孚人弗喻也必君先以教勞而後諸臣推行之且者往而致之也往者往日也謂紂時也紂之時朋家作仇亂民時有此皆上人導之更始之嘉紀與維新而已微其將來則虐飲不可以姑恕懲其既往則姦克不

可以苛求寬嚴之用各有當也見君事見其有罪之事也君宥其大則臣亦宥其小我敗人亦謂往日事也不言往者蒙上文也舊說殊未分明覺前後兩義矛盾之極若此特言其於疑者則既曰姦克又何於疑之有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田以容王其故邦君趙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效猶致也致其命令也引孔傳訓長引養引恬者刑罰不用而教化行百姓仁壽而康樂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苗惟其康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恒

痛惟其途堅若若梓材既勤樸所惟其塗丹雘

防外橫斷所以立法度塗丹腹所以昭文章初者固難守者亦不可忽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里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拜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謂成王也周公又宣成王之意以告康叔言先王之誥

戒已備今王復何言哉亦惟中勅先王之意主于明德而已

先王武王也懷為夾懷來諸侯以為夾輔也庶邦享謂三分

有二也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故曰兄弟方來后謂既有天下

而為后也我典謂既為后不改其明德之常也不享者謂前

之事未盡享至此則無所不享也有人有土總本于有德故

今王與諸侯相勉勵者亦惟德而已陳了翁曰先迷民謂紂

之民後迷民謂武庚之民和釋者消其幸庚之氣也迷民安則先王受命之心亦慰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之子孫孫永保民已如大誥曰已乎惟小子之已言若今之為監所以效忠子王者無他亦惟立其志曰吾欲圖萬年長治之策用明德以引養引怡使王之子孫孫永保民而已自言而稱王亦猶前云以厥臣達王又云王啟監王其效邦君越御事也親禮固有之何獨疑此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越三日戊午太保朝至于洛卜

特材 召誥

十二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二月三月皆周正也下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諸侯之人亦與作洛此獨言庶殷者作洛所以居庶殷故即以庶殷為之領象使攻之無不固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趙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既命殷庶庶殷至作

周公郊祭其攝行王事無疑但未嘗攝位耳孔傳曰祭天以

此獨從孔傳是已祭天反以為合祭者疑此祭之不及地而不知社即地也句龍乃其配祭者耳新邑既為王都則其社即天下之大社所祭者豈得不為地祇乎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誥告庶殷女自乃衛事者正己率物不為空言而後可以服頑民之心也曷其畧斷言將何以處此雖欲弗敬不由我不教也

天既誕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康在天知保抱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

一三

三

茲服厥命謂紂之初年猶得以延其祚不遽滅也厥終謂紂之末年也智藏康在天為句謂賢智退藏疾痛在匹夫也天命惟德在人之心氣有以持之稍弛即逝不可復得疾敬德者亦在乎加之意而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烈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我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趙無聲曰面稽言天人相証如親面然更無隔閡其親密如此而猶不足恃也新安陳氏曰民畏可畏即伏于太平盛美之中恃其休而無復顧慮則福令禍倚此所以為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恃配皇天受祀

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作洛非特紹文武乃以紹上帝言其責之重也自其祇承而
言謂之紹自其對越而言謂之配土中若以天言但可云南
北寒暑之中其東面朝夕之景雖東至于海西至流沙無分
秒之或時者周禮所云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者後
人傳會之說也且周公營洛之意亦惟以為宅于土中四方
道里所均而已其測之以日景者非徒為作洛言也如謂洛
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豐鎬之間正與洛陽東
西相直其景亦尺有五寸何洛陽乃為地中乎
王先服殷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亡國之人臣周人或厥薄之與朝之士殷人或疎忘之不能

相協以心即不能相化以善矣然無以服殷人之心終不可
得而協也何以服之曰敬敬作所猶論語之居其所以敬立
天下之極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古人之知天命非能知其修促知命之所以修促者是之謂
真知天命者矣監于夏又監于殷其得失後先相符可以明
其事之非偶然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
初服謂服土中之初天命去留之關實在乎此人命定于初
生國命定于初服一定受其成遂不可變故君子立命之學
在于謀始
宅新邑肆維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
民乃惟利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至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用又自為一句言用其治道使民順于我乃可有功蓋淫用
匪彝非其本性所以導之使便全在用又之中自有樞機非
殄戮之所能致也位在德元即易所云位乎天德以長人之
德唐長人之位則位之尊者不在其權之統萬物而在其德
五

之始萬物生萬物者矣小民乃惟利德威惟畏難不用刑而
小民肅然也已漂于奔猷是德之用于天下于王豈不先顯
哉下文所云威命明德即此意也祈天永命曰德之用凡故
者皆祀服殷御事皆德之用也其要則歸于誠小民故又曰
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望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保王能祈
天永命
聖民謂相維之民即殷民之朋家作仇餘風未息者也百君
子謂周臣也友民謂相友之民敬德施于政令赫然而不可
犯者即此之謂威命即此之謂明德以臣民保受之者即
上下勤恤是其保受之實也前云敢者自任之詞後云非敢

者自謙之詞若曰此天之成命也王之顯德也臣何力之有耳曰能祈天永命與前之祈天永命不同前是責望之詞此是祝頌之詞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洛誥

康誥錯簡蘇氏以冠此篇蔡氏從之是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
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
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
食伊來以圖及獻卜

此周公乙卯至洛以後遣使告王之辭復子明辟者復子之
政以明君道于天下蓋自啟金縢而後王已委公以政今天

下已定故欲復之稱子者猶後之稱汝古人之常稱也王如
井敢者謙讓未遑也然天之命當及其始而定之相東土以
為朝會之所使天下共仰新辟所以作民心而明君道即所
以定天命也如孔氏解固于理未當如蔡氏解則曰子曰明
辟又曰王于文未順召公傳卜改位已成而周公始至乃復
卜河朔黎水者以作新邑為基命定命之所故不得不慎重
其事也顧氏曰黎水近于紂都為殷民之懷土故卜其所以
處之必先近者黎水當在古黎國今山西黎城縣澗水澠水
俱在今河南洛陽縣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
定宅伊來來視子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誥言

呂氏曰營洛以配宗周故曰作周匹休陳氏曰視與示通漢
書示皆作視貞猶易貞觀貞明之貞即恒吉之意言二人共
此恒吉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于齊百工伊從王于
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祀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
受命為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其
往無若火始熾厥厥攸灼叙弗其絕厥名群及撫事如子惟以
在周工往新邑伊嚮即有條明作有功懋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相宅之後已歸歸京至十二月洛邑成功將從王于洛
故告以居洛之事肇造之始無不祀神者此告成也而報祈
之意亦寓焉其文以為第一義者則以格心恭潔之道在于
此也咸秩無文者凡一方之所祀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者

亦皆祭之舉其大而不忽于細舉其親而不遺于疎亦格心
萃渙之一端也庶有事言庶幾有所作為也新安陳氏曰以
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于既往不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
于將來按受命為弼者言汝受爵命以厚輔我當大閱其功
而祀載之周禮所云銘書于太常為異日元祀之本也蓋自
教工者言此祀功視功之命當進百工而悉自教誥之所以
鼓舞之也然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也稱孺子者以其識見未
定恐或有所私比故重言以深微之其往者漸積以往也叙
者應叙也言私比之害今雖夫者積漸以往得無若火之始
乎微而卒于鉅禍及國家應叙叙其絕于嚮即有僚誥使
其意猶各就所有之官孔疏云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也
公曰已汝惟冲于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吏偽乃惟孺子煩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民彝汝乃是不愛乃
時惟不永哉爲叙乃正父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汝往故哉茲
于其明震哉彼裕我民無遠周戾
此成王將歸錫京公欲乞休歸政于成王故告以爲政之道
也洛邑之作本以朝會諸侯非爲遷都計也祖宗初業之地
所謂百二之雄天下之形勝也豈可違而去之乎故周公之
告成王亦曰孺子來相宅而巳冲子者成人之始而成終之
道已存于此故曰惟終百辟享謂來享于東都者歸當識之
以行賞罰也蘇氏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
以弭兵王而責賄不責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其故冠也女

矣唐之衰方鎮割據義餘行邑道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子
亡周公之戒至矣朕蘇氏曰賜以高爵厚祿也不暇聽朕
言惟孺子之見但知萬民之身惟恐不至不暇聽我之言而
惡心以體之也葉氏曰舜與克經厥猷微有不同彼葉教養此
則專以教言即孟子所云輔之翼之也正父蘇氏謂諸正國
之老如析父農父宏父之類焉者尊賢之誠叙者尊賢之等
罔不若子謂正父之盡心于君無不如子也汝往往歸京也
如方往洛而遠爲明農之言殊非人情復謂正父也周公之
責至重豈能退老田野惟以洛邑之政王既次第舉行時中
之義稍有端緒使正父如己者治之以裕其民則民自勿遠
而至止矣欲王親信老臣廣其忠益故自述其辟賢之意以
微動之非真欲去也不然將責子公以共濟己反怨然而去

之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悖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近衛不迷文武勤教予冲
子夙夜安祀
此王留公以攝政也觀旁作穆穆及夙夜安祀二語可見丕
顯德即下之揚烈答命而安民秩祀則揚烈答命之實事旁
作猶易云旁通旁行有變通之意穆穆有深遠之意近與御
通詩云百兩御之御作通是已御衡猶言秉鈞不拘方隅不
動聲色子以統御國衡則文武之教賴以不墜而予冲子亦
故受其成是期以將來非禍其已往也
王曰公功業由舊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

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監戒士
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庸將祗
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王欲留公以攝政度公不可則又轉計之曰公之輔導予者
甚厚存焉在外無不如是因而委公以治洛之事即辟于周
言即君位于宗周也四方雖已開治而相宅之初託載革初
功宗之禮未能確定或不足以服人心即不足以教公功也
公之告王首以命功宗故王之留公亦首以定宗禮也迪將
其後爲久遠計也監工亦有五視功載之意保民雖主洛邑
而四方亦在其中宅中圖治而四方人心皆爲吾之保障故
曰亂爲四輔曰命公後者猶與公商度之詞也曰公定予往
者則計已決而直命之矣康事即周公所云識百辟非民彝

叙正文之事也勿替刑即下考利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
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憝與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公承王命以治洛之事自任也明農之意原欲委重于王
王既無能敷康事公亦可以憐然矣弘朕恭者履其事上之
敬不必言責難曰孺子來相宅者言少主新位未經諳練而
事有體要愈足以動四方之觀聽也三稱孺子俱非無謂作
周恭先者為天下後世之倡也乎先亦然不專後王後人乎
者臣之恭與君之恭相契也考刑單德總是弘恭之事刑
法也成王之法周公明之而周公之明其法必賴成王率由

以成之故曰考朕昭子刑是責成于王也
伴來娶殷乃命寧子以鉅鬯二旨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
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伴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公在洛答王寧公之辭也疑上有公曰之文脫之耳曰明
禮者曰此明禮之酒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惠者順適自
然篤叙即前之篤叙言篤叙之意無所勉強也疾即易鼎卦
我仇有疾之疾謂奸邪為害也奸邪之害起于君心故曰目
疾引久也考成也謂久道化成也承叙孔傳云上下相承有
次序也萬年當屬下讀懷德猶大雅板之詩所云懷德維寧
也言自今以至萬年永觀吾子之懷德以為效法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速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王入大室裸王命周公後
作冊逸誥在十有一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前記周公作洛之始此記周公治洛之始戊辰為十二月之
日祭于歲終故曰祭歲未祭之前必朝會諸侯又戒日致齋
而後祭則王之至洛蓋已久矣史畧之耳逸祝冊告神逸誥
告公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冊文也凡文告之末必繫以
年惟七年謂成王七年亦冊文也漢書所紀與孔傳合但以
前七年繫之周公而以明年為成王元年此大謬說至吳才
老以七年為留洛七年而薨又無所據考諸傳記周公固沒
于豐未嘗沒于洛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前所遷者殷民之家督耳此則悉其家屬以遷故曰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蓋未作洛以前民無居室故誦其有罪者罰之
使遷既作洛以後有土有居故以王命誥之衆遷其屬也謂
之頑民者猶召誥之言蠻貊也且賢者謂之獻臣其不賢者
謂之頑民觀其言曰夏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是豈不志
殷之義士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不更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
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周圖亂斯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弗予是天為句猶詩言不于昊天也秉為者秉帝命而為之
即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之意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道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
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厥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雨先
祖咸湯革夏後民旬四方

我聞者聞流俗之言也人言崇高富貴帝之所以惠人主者
非以困之將以引之之逸樂也然觀有夏之先憂勤惕厲不
適于逸則帝乃降格而嚮之其後并能用帝格嚮之意以自
治乃大為淫佚之行且有矯誣之辭惟時天罔念聞不復格
嚮之也後民旬四方亦見湯惟德之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
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
降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多士

辭于罰

天顯即是民祖所云天明是自我民明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至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
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靈承者以精神相感即不貳適之心是也予亦念天方就殷
邦大降灾戾蓋言人心既乖天禍未已復加以刑罰則有所
不忍故不基絕治之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而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然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
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
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高予惟率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

命

時惟天命無違言不違必更有大戾天意如此不可違也朕
不敢有後者言吾意已決不待再計也迪簡服僚之言殷人
席寵惟德故以廢棄為怨望即此便是滅德率一切也肆廣
也言一切廣加於恤也不正則遷之過惡之天命也有德則
用之揚善之天命也說者以多頑民為義士使夷齊之流一
聞用德之言將避之惟恐不速豈肯從之遷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泮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
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殷之遺民必以同姓至親統之故曰比事臣我宗畢命曰周
公慎厥始君陳和厥中惟公成厥終左傳曰成王分魯公以
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皆同姓也前云時惟天命無
多士

違明是未遷之詞謂其家屬也此云昔朕來自奄移爾遐逝
明是已遷之詞謂其家屬也較然兩時之事無疑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其命有申今朕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走奔臣我多遜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時命有申言不惟不爾殺且恩命重申即有土之命也嘉其
多遜故授以田業庶幾得保佑之以安其所事所居也
爾克敬天惟界於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予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率德改行謂之敬天界於爾亦有迪簡意在有年孔傳云有
豐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言爾之家屬自當鼓舞相從不俟

我之督促也又曰當作又日猶異日也言異日爾民之來者既聚時予乃或再謀爾居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誘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之人無聞知此末世間卷小人至無行者之所道周公之時乃已有之然此亦何足為成王戒而載之于書蓋以後世君臣事不法祖多以今昔事勢文明草昧不同為詞遂有習于燕安而不以為過者亦何異于昔人無聞知之說哉此周公之所戒也若韓非之詆譭禹宋武之刪薄田舍翁又不然

足道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呂氏曰敬則血氣猶軌而不亂精神內固而不浮凡此皆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按武王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其在高宗時德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雅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怠

其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作耕作也武丁又居民間與小人出入同事也詳其文義當以小人作總句以作屬下文非也下亦倣此三年不言恭默思道也言乃雍者和睦于政不敢荒寧者和亦終不離散也

嘉靖殷邦小大無怨故以達其和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德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鰥寡亦不敢侮則無所敢侮矣此政之至也竹書亦云祖甲三十二年又云祖甲重作湯刑是祖甲為君或不能無過而國語以為亂始亦猶周宣中興而國語亦云自元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福至于今未弭蓋一時已甚之辭而史記直目之為淫亂非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蘇氏曰人其好生又好逸欲以逸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

明皇多欲而未嘗不壽然此特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蕒必死而曹操獨不死豈可効乎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文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謂常以謙卑為服行即抑畏之家法也康功之內舉其最重者曰田功以庶邦惟正之供言文王之不敢遊田者以庶邦惟田稅是供艱難生之而逸豫費之誠有所不敢也總之約已勤民不外一敬而已受命者初為諸侯天命既集雖無受之之事已有受之之德凡詩書所言文王受命皆與武王之受命不同于此可証矣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王受命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王
則有愆無若殷王紂之迷亂亂于酒德哉
呂氏曰觀逸遊田人主所不能無故止戒其無淫然是一
流將一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注
樂之始始于甚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樂之終終于無所不
至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
胥誘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請張為幻總之變易名實而已以荒寧為安靜以刻急為振
作以迷亂為淳厚以苛察為精明明于理者自不眩于其說
無送

也至于小大民為句猶前之至于小大也否者不然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武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誘張為幻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綈厥心亂罰無罪載
無辜然有同是蓋子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迪哲行所知也惟知故能行亦惟行乃益知不聽迪哲之訓
則小人之違怨詛祝其所誦有告之者蓋云誘張為幻且先
王之時亦有告之以怨詈者何獨云無或誘張為幻乎此之
誘張為幻蓋變易其虛實也民之被害已深者則愚其怨言
而不告以防君之覺悟民之未反被害者則指為怨言以傾
陷之以恣己之噬嗑奸淫禍國住住如此

君奭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不悅者以父居權位為憂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
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違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弗弔謂天弗弔與大誥同樂忱謂天難堪亦與大誥同命雖
已屢不敢以為休而恃之天難難信不敢以為不祥而委之
亦即是時我之意周公之志召公已發之召公之言周公亦
踐之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
君奭

易天難堪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于入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
王德延天不庸釋子文王受命

和氏以弗克經歷為句言不能經歷久遠也嗣前人恭明德
在今為句言繼嗣前人恭奉明德惟在今日也此較舊解又
義更順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
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
威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
茲有陳保又有股放厥德陟配天多歷年所
所舉諸臣大抵在位最久者故舉之以訓召公其不甚久者
則弗及也竹書自湯克夏至于太戊止八十二年則湯時臣

慮在太戊時亦百有餘歲耳未必非一人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
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亨

百姓王人以百姓為王人者罔不秉德為句言錫族賜姓之
王人罔不秉持其德而明于憂恤之小臣與藩屏國家之侯
甸況皆奔走以效用于惟茲謂惟此百姓王臣人小臣侯甸
也惟德稱謂惟君德是稱揚也與下之稱德同又者又安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賦威今汝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國祚之修短繫于大臣之一心有所貪慕而就之與有所嫌
疑而避之者皆未得其平者也何由以格于皇天乎惟此坦
子

然至平之天心即為不傾不敗之公道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命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而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我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适
言武王之受命惟文王有以基之文王之基命惟五臣有以
佐之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受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不韙稱德
此反覆以明諸臣之功也文王之時威藏于德故所秉者德
乃以迪知其威武王之時德著于威故所將者威乃以韙稱

其德威劉厥敵孔傳云四人與武王皆殺其敵較蔡傳為勝
今在子小子曰若游大川子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位
無我責收周鼎不及焉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小子同未位言子小子在位皆賴汝以共濟其不能獨有
所濟與未當在位者同無我責收言汝既去則無人責收成
之功于我也周鼎不及言無人鼎我之不及也此皆周公之
謙詞也鳴鳶謂同聲之應也凡同聲之相應者莫如為故古
人多取喻焉易曰鵲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相彼鵲矣猶求
友聲是也詩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友聲之能格也舊
作鳳鳥與留召公之意無涉
公曰鳴呼君拜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繫言君乃
子

猷猷我不以後人迷

猷猷即永念固命之意不以後人迷即其監于五臣之昭文
王之四人昭武王者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承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易偶王在東來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王猶易豐卦之言配主謂同德也言當明易之為威有一
德之主惟在子誠信而已乘茲大命有不避險難之意
公曰君若汝朕先保與其汝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咎釋念我
天威子不允惟若茲語子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復民在讓後
人于不時鳴呼為樂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能監于殷則天威之在殷者當若其在我也故曰肆念我天威并敷謂弗勝威滿之懼也威滿之他者予能持不貴予能去也至時謂後人大得時也明我後民布列在位則賢者之遇合必將大得其時得時者進斯成功者退耳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明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都以車馬來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蘇氏曰蔡叔囚而仲為卿士無因父用子之理蓋釋之矣管在今河南蔡澤縣蔡在上蔡縣霍在今南直霍丘縣王君曰小子胡惟爾年德政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住即乃封故武備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遺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維乃攸績維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肆乃視聽罔以側言政厥度則子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聰明貴乎自然不貴乎作視聽不貴乎教惟貴乎詳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今山東曲阜縣有奄至鄉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蒲如在今山東博興縣馬融作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股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汝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人能敬念宗祀自然不敢輕于為亂觀非望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紓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劉劉夏邑

淫昏之主當其困憊或知悔悟此天性之發上帝所以啟迪之也不移時而故態復作雖欲終日勉于此而亦有所不能蓋此心既逸不可復制理固然耳帝之迪即帝之降格以為命也君有其心之命而民亦麗焉以為命如草木之麗于土也乃棄其所自有之命矯誣而圖之于外則命已絕其源而民命之所麗者皆過絕而不通降罰崇亂所由發矣此皆始乎內有所惑惑故不能敬民以敬天也民好之民惡之上下之間有精意以相接曰靈承心誠求之惟恐弗及曰進之恭叨憤日欽者不敬民而敬小人適以害其國而已乃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異統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惟夏之衆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聞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其作氏主慎厥德乃勸厥民利用勸以至帝
乙酉不明德慎罰亦无勸要因殄戮多罪亦无勸開釋無
辜亦无勸今至爾辟其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純即純佑之純無後可否之意參其間也享者享天之命
也天命在于天心故明保享之道者必于民也多方之簡即
天之求慎厥德者慎此顯休命而已天命一失則民無所麗
又何以勸之故不可以不慎享天之命非一人所能私享必
以多方享之亦克以多方享天之命正與不見明保享于民
如出一轍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有解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夏爾商後王追遠追圖厥政不

獨天惟降時喪
圖天之命即所謂責命于天也大淫謂責望無厭也有辭即
責望之辭也庸釋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猶
命之難保也逸厥德者以逸為德不以逸為可危也爾
雅云明也說文云爾馬爾引明望月令廣車為爾蓋即蒙火
之類故有明義雖猶猶而進于清明者謂之爾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茲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惟五年須假之謂天不輕絕紂姑待而寬假之以五年也
蓋商之天命絕于武王觀兵之日觀兵在武王九年而此云

五年者以振喪三年原無即我之理其間可以討而不即討
者蓋有五年此天意之所延也于孫誕作民主言天冀其克
念將使于孫常為民主也大勳以威者大勳以降喪之威也
開厥顧天為白言別開一卷顧之天也推崇先王之德本于
天之式教明非人之所易及也
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
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改爾田爾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呂氏曰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陳氏大猷曰又我周王如又用
厥辟之又謂治其君之事
爾乃由屢不靜爾心未受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庸攝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東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陳氏大猷曰圖忱于正者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
也攻戰也要遠獲也謂相攻戰遠獲而囚禁之也謂伐奄之
事也至于再至于三者屢有之而屢不靜則屢攻而執之也
總見宵命之恩如此其厚而已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某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五祀謂周公治洛之五年也周公以成王十一年十二月受命
以八年正月始治洛至于五年則成王之十二年也下至康
王之十二年則已歷三十一年故畢命曰周公受殷頑民式

化厥訓歷今三紀蓋自踐奄而後多方作誥而殷人始靜無
復作不典者也解者以多士有昔來自奄之語欲移多士于
多方後誤矣臬者門之限也法以限制人曰臬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閑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政爾田天惟界矜爾戎有周惟其大介齊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凶德謂亂民也誅戮不足以止亂惟端己用賢可以服其心
而凶德自化爾田謂爾所治一邑之田也化其凶德復其耕
業是永力政爾田也尚爾事即端己用賢之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爾乃惟逸惟頤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爾逃爾土

三二

爾亦則惟不克享謂不享有其位凡民惟曰不享謂不享有
其田惟逸惟頤則不止不克勸忱且大遠王命矣爾亦不止
不享其位民亦不止不享其田且探天威致天罰有蕩析流
離之苦矣作兩層解義始明暢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維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

史心南曰爾命猶前所云大降爾命也言我惟為爾之命故
敬告之詞煩而不殺耳豈徒為是多誥哉孔傳曰我惟敬告
汝言凶之命意正如此

立政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司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呂氏曰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
也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為
恤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爾俊尊上帝迪和忱恂于九德
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面用玉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無德
惟乃弗作往任是惟累德爾後

爾俊以理天事治天民安天法所以為尊天也以尊天之心
爾俊必無不迪之知不忱之恂矣凡事無非事也以契劇言
謂之事事無非乃民也無給言謂之牧事無不有法也

三三

我制言謂之準宅者各當其位也謀面謂謀之情面如所謂
呈身識面者用玉訓德三句謂用之以大訓天下之為德則
天下之人將惟情面是謀高爾厚祿以徇人非所以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宅人而已安得有賢者乎

亦越成湯涉丕歷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
克即俊厥惟丕歷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
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皆惟羞刑累德之人同于
厥邦亦惟庶習遠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我有憂
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一事一民一法天理無不昭然是謂上帝之耿命克即宅者
丕歷之實克即俊者丕歷之本加一曰字推本言之也嚴者
嚴事之也嚴事之惟大則教之也呂氏曰丕式而後克用所

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其一証也嚴惟正武君法賢也周
武見德君合四方以法賢也周之舍甸猶與之大競商之
整而周家以忠厚開國故以養民為主此和恤之最深者也
亦趙文王武王已知三有定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故事上帝立
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奇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走逐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
徒司馬司空司徒吏微盧康三毫反尹

立民長伯即常伯之尊者以養民為主而兼任人準夫之事
者也任人準夫牧則各效其長者耳虎奇綴衣以下此親近
之小臣皆有輔養君德之責者大都小伯以下此疎遠之小
臣皆有助理民生之責者大都小伯以下此疎遠之小長
也如內則云州史獻之州伯是州長稱伯他可知已庶常吉
士

士猶卷河之詩所稱吉士言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反
尹即周禮司險之職也其職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
川澤之阻國有政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
節者達之是九州之險皆王官之所守但因事而設不以爲
常則三毫反尹蓋周室初定殷人易叛故武王之時特設此
職與錯舉諸臣或以現在左右而言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周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之
王周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牧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正王基
克厥宅心能以三宅之心爲心也三宅之心牧民之心也常
事司牧人以司牧爲常事之人也克俊有德以三俊之德爲

德也三俊之德牧民之德也周之家法養民爲主况文王處
毒痛之世則尤急于撫綏故合三宅之心三俊之德而撫歸
于司牧也庶言即庶獄庶慎之職令也庶獄者執法之事即
言獄慎之事務也庶慎者微惠之事即任人之所務也不傲兼
戒之一意慎而不牧夫之事是言用則以勸之違則以懲
有猜忌何知庶慎周不敢有刻薄何知庶獄一意緩懷而不
應不嘗察察于此也牧功史王安天下之功也謀者文王安
天下之深計也義德者剛毅法斷任人準人之德也各德寬
裕溫柔牧人之德也武王循文王之功不敢替任人準人而
循文王之深計亦惟委心以從牧人而已所以並受此正王
基者亦以能受其民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知
厥若否乃俾爾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日一
詰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考以我受民嗚呼孺子已受人之
敬言成言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
正是又之

今之時當四國蠢動而後不能效文王之專于牧民周兼兩
知亦惟效武王之勿替義德以從容德可矣故立政必有立
事之責與準人牧夫蓋並重焉德居是職者或心術之不
順則任法而或至于傷民任事而或至于擾民凡庶獄庶慎
皆出于一切嚴急之政大非知恤之心也我灼知其心之慎
于道乃大任之使治天下則惟以養民之意行之而所受之
民稱其相助庶獄庶慎亦偶其和乎是豈可復使嚴急者得

以問之乎即一語一言亦不恭以刑名權術之邪說究竟惟
成德之考用以治其民而已微言即成德之言也稱之于文
孫者言周家世尚文德為之子孫者宜守其家法也庶獄勿
誤于刑名庶慎勿誤于權術惟正道是用以治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田
繹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人不計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凡庶獄庶慎之所以誤者由于不知恤則不知思耳非獨我
周家法可通自古商人及我文王所以用三宅而能成其宅
者蓋能深計而遠慮之必出于久安長治之道而後使為治
此百王之所同也苟不深計而遠慮則政不得立而儉人乘
之中以刑名權術之說不以德相訓而刻薄猜忌是崇是長

其心術已不光明豈有事業顯在厥世今欲立政以顯于世
不可不審于儉人吉士之用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
爾戎兵以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人
儉人之所以制天下者惟任刑威之督責而後可以集諸戒
備之事故庶慎之誤必由于庶獄則立政之要惟在于勿誤
庶獄矣無復有傷我民者而一于養民雖有準人之職提惟
有司之牧夫然而事亦未嘗不立也庶慎之中其最大者無
如詰戎兵而牧夫是用則德威惟畏天下罔有不服由此而
復觀文武之盛無難焉是立事以立政者豈必非常之人而

後商可以建非常之績哉惟用常人順長道以屈辱醜而已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中用罰
立政之要既在于勿誤庶獄則獄事不可以不敬也若司寇
蘇公斯能用是道于國家者法之以致其慎而用其中者
至當之謂也如此則不誤于庶獄自不誤于庶慎三事大臣
無不訓德養民而內外小臣亦體此意以行之苟歟休哉此
可謂深知恤者矣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惟周王無萬邦巡侯甸四征并庭綏厥兆民六服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
若順也孔傳云言當順古大道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故惟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風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此云唐虞官百夏商
官倍稽之克典曰百姓昭明曰九釐百工皋陶謨曰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皆與此合禮記蓋秦以後世之言未足據也張
氏震曰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周公合為六典大綱皆出于
一所謂情其屬其前代時若則所謂若者大猷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說者見公孤之名不列于周禮遂以公孤為六卿之加官改
周公以太師召公以太保俱領家宰之事是則然矣然原其
設官之意則未必然考三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是固有不領六卿之公孤亦有不如公孤之
六卿矣非坐而論者不可使作而行惟重其人不敢煩以事
也天下無事外之道無道外之事其所論者不外六卿之事
以其無偏無波歸于至正故不謂之事而謂之道其所謂變
理陰陽演亮天化者亦惟以六卿之事變理之演亮之而啟
心沃心實為變理演亮之本故不屬之六卿而屬之公孤成
周設此以待卓絕一世之人故曰官不必備而周禮亦不著
其職也六卿之中或有其人即以六卿兼之如周公召公是
也或有其人而年力已邁不任六卿之事則資其教喻奉其

儀刑正朝廷以正百官蓋不列親其事而後謂之盡職哉孤
曰貳公則官不必備不獨為公言之獨于一人不獨為孤言
之矣今闕三公而以三孤為加官亦絕泥于經文之過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懷兆民宗伯
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
禁詰姦惡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周禮曰太宰之職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蓋六卿之
事皆其所統故曰統百官司徒以下五卿其著于周禮者亦
有聯事以合邦治而舉其大要則各有所主也國之大事莫
非政獨司馬謂之政者佳兵不祥故古者卒伍之名寓于農
則純律之名亦藏于政也于司馬不曰兵而曰邦政于司寇
不曰刑而曰邦禁其義一也周禮司空曰邦事而此曰邦土

者理財以養民為先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
年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命黜陟
孔流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
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夷服
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說左傳者以為
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夫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
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一會事相當也
于方岳亦相當也則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因貢而
見何女見者皆君自朝于但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
言五服者蓋以要服甚遠故寬之而不數也

王曰嗚呼凡我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位
事惟煩
陳氏雅言曰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故學之于入官之
先而議之于制事之際則事得其宜無或迷誤也按股因于
奠周因于殷皆必有所損益况處數百世之下而欲希蹤于
數百世之上苟不達于變不通于時則有好古而至于迷者
如王介甫是也若天下之典常垂于古而不可易者自當謹
師而守之如五倫之叙六府之事之修此百世之所同而或
以利口亂之未有不至于煩擾者如李斯之以吏為師是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

祿不期多恭儉惟德無載爾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思弗思入思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作德心逸出自然者也思慮惟是出于勉然者也作偽心
勞猶畏人知者也弗思入思并不藉偽者也肆意驕侈無所
顧忌皆復在前非之知辟非是入思矣推賢讓能正恭
儉之實事惟賢惟能讓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以為
和匪徒不爭而已喜虞讓官必舉人以自代而當時所用之
人大都不出其所舉者劉賓客欲以此意行之既可以薦者之
眾而知其人之賢又可以其人之果賢而愈知薦者之可任
此亦一良法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敢爾有言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

民萬邦惟無斁

卿雖有六其大要不越三事善治劇者曰任人善守法者曰

準夫善撫民者曰牧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賄肅慎之命

孔傳云海東諸夷肅慎扶餘野貊之屬榮伯同姓諸侯孔疏
云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野野即韓也榮為同姓國語

注亦云蓋相傳為然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
璧錡相去不遠在豐猶在鎬也周公雖致政不敢速離王所

故在豐月毫姑即蒲姑其名篇之義未詳

君陳

周公既殽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康成以君陳為周公子固無所據要亦同姓之臣故首稱
其考及而篇中言周公之訓者三一則曰懋昭一則曰式時
一則曰惟弘亦所以推廣其考及也畢命曰子孫訓其成式
則成周之治必屬之同姓可知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孔傳曰行已以恭恭傳以恭為事上即此已足克施有政而
友于兄弟為賢語矣觀于康誥知殷民之難治正在不孝不
友故以孝友者化之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卷四

三

氣發于志其志清明其氣自馨香至治者清明之在天下者
也明德者清明之在躬者也感于神明者非氣達之而志達
之非天下之志能自達之而一人之志有以達之也故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

凡人未見聖者不免見既見聖亦不免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
下民惟單圖厥政要或不聚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

草上之風必偃言化民之易也而曰圖厥政莫或不聚者惟
其化之易故圖之難也舉事一不當而天下皆效尤焉圖之
豈不艱乎圖之則必有所廢興以周公之所興而欲廢之周
公之所廢而欲興之是可易言廢興乎夫魯參導蕭何之法
以寧其民任尚忽班超之言卒亂西域君陳之治成周亦惟

守周公之訓可耳如或時異勢殊必不得已而有所廢與非
廣詢而博謀之深思而熟慮之不可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焉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也殷頑比頑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沒君患是造譽瘝瘝也康
誥聖之矣故章善歸君舍美從王格頑翫翼之道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爾子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究
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寬而有制則法之行不疾不徐是為從容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自然甘苦得中是為從容以和三細

不宥如今律之十惡不赦雖杖罪亦有之親喪娶妻之類
是也張無垢曰昔龔遂守渤海謂宣帝曰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且無拘臣以文得一切以便直從事君陳之于頑
民亦不治之以急如從容以和有忍有容之說皆是已又使

之一切便宜從事如子曰辟爾勿辟予曰宥爾勿宥之說是
已

爾無怠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淫清既分則人皆勵行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真
有容之大德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上所合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

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歸于
永世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友之人一有不敬或喪其德政即其
素履以勉之曰敬典在德膺受多福即洪範所云錫汝保極

也鄭氏景望曰允升大猷成王自謂受福澤潤生民康王自
謂受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天保報上受福之詩

也其詩曰羣黎百姓徯為爾德即成康之意也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澣水相被冕服視玉几乃

同召太保奭召伯公奭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漢書律志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合為三十七
歲

年此望極經世之所本也甲子當是我生魄之次日王肅云
形如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此依世本史記為說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
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廢陳教則肆肆不惠用克達

殷其大命在後之個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
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保敬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
于非幾

肆肆不違當作一句肆肆者習之又習也治心之學內外交
養此成儀之則所以能定命也以成儀為末務而忽之則氣

反足以動其志而非幾自此啟矣大臣之格君一舉動之間
皆有以相導而維持之庶幾非幾之冒貢耳人皆知以內制

外而不知以外養內此猶經年之長不足以致千里非深于

學者孰能與于此

茲既受命遷出殿太子庭越翼日己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

毛俾爰齊侯昌侯以二千七虎賁百人逆子制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

此時初喪未為亮闇改以東夾室為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冊度謂受冊之禮節如今之儀注也成王即位周公攝事其

禮節與此時不同故須更作也材即受冊行禮所用之材故

在作冊之後

秋設黼衣綴衣肅間南嚮敷重席肅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

敷重席肅純華玉仍几東序西嚮敷重席肅純華玉仍几

西夾南嚮敷重席肅純華玉仍几

桃枝竹一名百葉竹有柔有勁柔者可為席吳都賦所云桃

筵是也豐席孔傳曰豐筵莞亦蒲類蔡傳作筵誤也

趙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王夷王天球河

圖在東序肅之舞衣大貝鼓鉦在西序先之戈和之弓壘之竹

矢在東房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

路在右塾之前

趙猶及也夷王三肅云東夷之美玉鄭玄曰東北之詢珎珎

也天球意以其聲清越謂非人間所有故特美其名耳寶玉

車路皆先王平日之所御則寶更武德焉故陳設之孔傳曰

先路象次路未陳用之曰左傳鄭伯賜子履以先路三命之

服賜子產以次路再命之服則先路固貴于次路矣次路蓋

兼舉本二路

二人省升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恭升執戈上乃夾兩階祀

一人冕執劍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堂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孔疏曰升者士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冕者大夫以其去

殯近故使大夫為之側階意即翼室之階嗣王在焉故特設

一人以為衛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入即位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瑋由阼階濟太史東

書由賓階濟御三冊命

但云麻冕則非麻冕可知其服不可改矣意惟玄衣為當禮

弓雖結于四隅鄭氏注云畫文如蟻行往來交錯同謂繼為

祭器故下云受同瑋三宿三祭却仲與曰同之與瑋猶瑋之

與圭圭為瑋柄瑋為同蓋末知然否觀下云與同東瑋意似

同必以瑋為柄如瑋瑋也則此同與瑋必非判然兩物可知

麻冕彤裳用純吉者士喪禮盛定卜日主人免經而已族長

往卜及宗人皆吉服立于門西則顧命重事其吉服宜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

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以敬于天威

先王曰敬逢嗣王曰敬思安勉之分也

乃受同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大保受同瑋繼以異同

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室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吃說文作託奠爵也釋文亦作宅宅授宗人同宅當與宅同
亦謂奠爵也趙無聲曰王既三祭不宜更有亞獻太保之酢
為傳顧命非常禮也新安陳氏曰王答拜祭云代尸拜王
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極紛紛
度要之王答三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
內則全于子況康王方受顧命未臨朝堂以元老大臣受託
孤重寄答之拜者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訓主如召南誰其尸之小雅有母之尸穡皆是也主天子
謂主天子之事何謂無義理乎張無咎曰昔帝舜作歌皋陶
唐歌今諸侯進誥康王報誥謂其相與也讀之使人見忠

康王之誥

四八

愛之實賴睦之風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單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懷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黃朱或指馬之飾如鈎膺之類黃朱豎豎能盡同皆再稽

首王義嗣德亦諸侯之致辭猶云拜手稽首后矣也稽首而
頌王不惟以分嗣位實以義嗣德故王答之拜雖居喪之禮

亦拜其昌言也若作史氏之辭殊屬無謂

太保暨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卑協賞罰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懷戒高祖
寡命

蓋

美說文云進善也美者言大受天命惟日進于善以順承
之也其美若之實則自克恤西土始康王之時殷人式化四
方已無虞矣必張皇六師者易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
器戒不虞蓋物聚地大孽身其間君子之所甚懼也畢命在
十二年之後猶曰閑之惟艱是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之為
兢兢況即位之初四方觀望其可弛武備以啟戎心哉高祖
猶盤庚之稱高后後世因之遂以為報業者之謠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子一人創報誥昔君文武不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四九

蘇氏曰王平富布大利于天下也不務咎不專利以取怨咎
也此解較勝底至齊信謂極其所至無不信服也首稱熊羆
之士即張皇六師之意也訓告戒也天道也秦誓稱皇天
之命以誓衆衆之聽命亦若上天臨之故曰皇天用訓厥道
本恤厥若謂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即順天命是也鞠養也
無遺鞠子蓋言母使天命失堂遺先王以養子不戒之蓋也
陳氏曰周公以叔父之親權立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
非公之忠誠則社稷及友于殆矣召公畢公老于更事故于
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于弋奉之書冊被
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
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坐鎮安危之機未易以尋常論

也晦翁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如太甲元祀伊尹奉鬯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却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日壬申王躬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陳氏大猷曰釐有辨別分理之義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受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立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寡通王室易于節制亦易于親伺非聖明之朝不能有此舉畢命

動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義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荀子曰凡人好做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由是論之畢公之勤小物乃所以能任大事也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弗弁謹俾克畏氣申盡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

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當思大亂定初人心危疑此常人之所震動而武王克商則曰偃武修文周公受殷則曰不忘凶德及其大定人心帖服常人之所優游而召畢進戒則曰張皇六師康王作命則曰旌別淑慝何相戾之若此也蓋天下之好亂者不過百一而已此一二亂民乘其危疑易以煽惑故子以休息示以含弘則良民之心安而亂民之勢自孤其發也不至于潰決可以一勝而服也大定之後其桀驁之民豈能盡革惟戒備之使不得逞區別之使無所容則不得不折而入于善矣此聖賢之所作為非常人所可及也利口正體要之反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後德實恃天道敬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庶寵惟德信侈滅美服美于人驕淫於僥將畢命

由茲終難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子何其訓敬化謂上之教政相化也風教之隆禮法必出于世家風教之衰奢麗亦必起于世家故曰萬世同流非謂世祿之家無不敬化奢麗也庶寵倍侈亦指餘風之未殄者雖不止一端而惟服美為甚此雖細事而此心一放無所不至故曰閑之惟艱以此見盛世之教學事功德于一而不分也不奪民之富因而訓之以永保其富宜舍此心之外別有它術哉惟訓之以德義此訓之大者德者此心之所由義者此心之所宜然不考之古訓而第求之于心鮮不以意見用事無以見德義之至矣觀于此書而後世之博約異同可以不爭非三代盛時誰能有此學術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洽治澤潤生民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于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武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四方已無虞矣猶以邦之安危繫于股士者非但慮一夫之勝子也剛柔條縱之失其宜則德教不洽于人心修非允修不足以登其積習而靡俗利口之餘風有一于此皆足以覆邦也不剛不柔即從容以和之意又道德化被于四夷者惟此達于無窮者惟此惟此之謂既厥心惟此之謂慎厥事君牙

半竹 君牙

五十二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周之盛時侯國之官皆王所命故稱周以別之然不如不稱周者之為大以此知非聖人之筆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臨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爾乃舊服無忝祖考余嘗聞于石齋先王曰正德之亂何以不失天下先生曰觀其大端可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由舊章者矣及讀君牙之篇曰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曰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曰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乃知穆王之車轍馬跡周子天下而不至于亡者亦恃有舊章與焉也

孔敷五典式相副爾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五典哉文王謨丕承武王烈敘佑武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教明乃訓用泰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民之怨咨非必為衣食也失其心則無往而非怨難寒暑之困人亦以為上實召之為上之難如此思其所以難者在失民心則從民心以圖之亦其易易矣寧者無復怨咨也諫以經始言烈以成功言張氏曰先王指成康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舊典謂先正所行之事可以常守者也

君牙 罔命

五十三

罔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罔命穆王所以命太僕者其惕厲如此後迺馳騁天下而不休何相悖之戾也說者以此謂非穆王所自作然人主之為德不卒者往往而有何足怪也唐玄宗改集仙殿為集賢其甚正不及十年遂大好神仙之事正與穆王千載一轍矣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愆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陳氏大猷曰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是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總攬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人主多矜持于外廷故非心難見多簡率于近習故非心易見難見者格之亦難易見者格之亦易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極盡小人情狀是逢君之惡正與格其非心相反陸氏曰吉士木訥少文不如此輩之便捷廉隅自厲不如此輩之逢迎故小人常易投言士常難入所以當慎簡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憐人充耳目之官迫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言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云辟惟予汝幸王曰嗚呼欽哉

永弼乃后于壽憲

自聖者必惡聞其過人主而惡聞其過此莫大之患也不必至于虐虐傷縱即務為英明而臣下迎之以苛察務為深惠而臣下迎之以徇私務為儉約而臣下迎之以吝嗇至以憂慮惕厲之主舉事不當而卒與患荒者同歸于敗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惟貨其言謂進用聚斂之人也人主最難格者功利之心稍徇其意非所以文修也舊說謂以通賄戒伯同大非損心委任之意盤庚曰無縱于貨寶亦是泛戒羣臣耳今既命之自簡乃僚豈得復疑其通賄且通賄之罪亦豈止于瘵官也

呂利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夏中國也蔡氏曰自古刑辟之制豈再為夷狄也乃為中興則詩云矧予時憂者又何以稱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老荒虐作刑以詰四方
與其殺不辜寧失天不經然疑即釋之人或因而肆志穆王至子老荒蓋已徧閱世故熟察物情乃制為贖銀之法使人之未麗于罪者重棄財賄必慎于為惡人之既麗于罪者親嘗困苦必易于向義也嚴而不酷寬而不縱以處疑獄庶得其中故曰荒虐者大也度者恭酌之意蓋穆王曰荒虐之功王曰若古有訓崇允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賊賜義充奪獲矯虐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與始淫為則則株戮越茲麗刑拜刑罔差有辭
穆王曰三苗之君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

而已新安陳氏曰五刑其來久矣曰虐曰淫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累虐淫過用之耳按唐虞五刑祇以流宥則五刑雖設而不用惟怙終者乃一用之則其用之也蓋非常之事特設此刑示人知懼故曰索利而苗民或用為常刑即此色為虐為淫不必如紂之炮烙剖心也
民興胥漸派派勢罔中于信以覆祖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神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懼
却仲與以德刑絕句德刑猶康誥所云義刑義殺也按下文有德惟刑其說良是
聖帝東封廬山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迷在下明瞽瞍蒙瞍無瞽惟聖人為能會天地之通亦惟聖人為能絕地天之通會天

地之通者積誠敬而生風米積和順而致嘉祥絕化天之通
者修其德邪崇非能賊正其度物變非能禍
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
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不入于禮即入于刑禮設而刑因以立矣故伯夷之折民以
禮者即隱然有一非禮之刑以折之也迨民以禮者即隱然
有一非禮之刑以迪之也殷民之功禹稷最大得伯夷而可
久所以三后並稱呂氏曰當時承堯尤之弊盛惑以已深不
易遽絕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
森然各有明法向之惡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呂利

中率又于民罪與獄非記于威惟記于富教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呂氏曰自伯夷之典至皋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穆穆明
明率又非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下
祀工役農圃胥吏之事耳天德不必兼言生殺天之德曰
生所謂元命也刑期無刑民之生命若為之再造故曰自作
元命配享謂配享于天也以禹稷之配天推之則伯夷皋陶
亦可配天而享雖不必有其事自應有其理也惟其能絕邪
妄之通乃能會中正之通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德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言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在貨斷前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

于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典獄非爾為言典獄之事非爾私事惟為天牧民而行天
討不可以已意為輕重也陳氏曰庶威在貨與上文訖威訖
富相照陳氏大猷曰自古詰吏如郭都察成嚴延年王溫舒
周興來後任之流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弔
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由慰曰勤者由其心本求安不厭詳審此忠信之長可法也
戒不勤者勉強以求集事務為煩煩此刑名之治不足為也
五又

獄有至于旬時者慎之至也有俾我一日者斷之速也易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之謂也畏勿畏
休勿休即是則柔三德正道實一德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故
非刑何虐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兮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慢惟內
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其審克之簡兮有審惟慎有稽無簡不聽其嚴天威
刑以成德君慶民賴故曰祥刑凡所法擇待人以行則何擇
非人凡所敬慎與民寡過則何故非刑凡所揆度防其傷害
善則何度非及不簡疏云因與謹辭不相符合不可不簡核
也呂氏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

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惟貌有稽不必專指色聽即氣聽耳

聽目聽皆貌也
星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倍閱實其罪
制辟疑赦其罰倍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六倍倍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千錢之屬千制
罪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罪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惟察其罪之屬二百五刑之
孔傳云錢黃鐵也疏云舜典傳言黃金此言黃鐵皆今之銅
也閱實其罪謂審閱其罪實在可疑之列也墨則五百且其條
例則有千言與大辟五百其條例則止三百二百大辟不可
輕赦其所赦者律重而情輕如今之雜犯死罪也勿用不行
謂法之不可行者如貧者而罰之百錢以至千錢則必不可

行者則勿用其法也然則何以處之或如周禮司圜收教罷
民任之以事而已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傷財此蓋
周之舊法故畧之而不詳與
上刑通輕下服下刑通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經世重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無人極于病非侵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有差非從良故折獄明啟刑書胥占成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輸而乎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
世經世重如洛邑之治變亂之後須謹安謹安之後須寬和
寬和之後須嚴別是也秦辭于差者辭非情實必有差雖
善辨飾不暇掩護也有并兩刑者非一人而犯兩事也情之
疑者其罪可上可下故并兩刑上之以聽人主之裁決前云

勿畏勿休不敢徇人主之意見也此云其刑上備又不敢徇
人臣之意見也提期于無私而已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無或私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用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
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狃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族姓謂凡有爵者古者有爵則賜之姓以收其族故曰族姓
用德于刑如生死人而肉白骨其為德之深何如故曰有德
惟刑作配者天作之也天不能自相其民故作人以為之配
而行其意此典獄者所以有配享之理也民之亂罔不中為
句亂者詐偽也民雖詐偽而察辭于差則真情自洩此民所
自獻之中也聽獄者虛心以聽之也無或私家者新安陳氏
三

曰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惟人在命謂獄乃人命所在如忽
人命而天罰不極則典獄無所懲而庶民不復見有善政在
于天下也
王曰嗚呼罔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受主嘉師監于茲祥刑
今往何監非德為句言凡所監事視必在于德猶云何擇非
人之類于民之中即前所云民之亂罔不中者是也既斯自
洩之真情即其所自供之公案故不曰刑之中而曰民之中
尚明聽之者謂聽獄也明聽其辭以求民之中也民情之虛
實與刑服之重輕最難詳審故惟刑之得中者斯可以為哲
人無疆之辭請獄辭也五極謂五辟之所歸也獄辭注監靡
所窮竟要其辭極各有本情得其本情以用其刑之中則民

命有賴國脉無傷所以有慶實而曰有慶與一人有慶同
義民之亂固不中此即其情之可哀於者故曰嘉師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桓公圭璜作文侯之命

考工記云祿圭尺有二寸有璜注云璜如盤以圭為柄有流
前注毛詩傳云諸侯九命然後錫以桓圭圭璜夫子錄此詩
書嘉文侯之功也文侯雖不能戰而東遷以後四百餘年
之祚實基于此如今日之勢土崩川流莫有一人能行之者
興使王導謝安諸人慨然以為不可再得況如文侯者乎以
知聖人之與人也不得不怨
王若曰父義和子顯文武克順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文侯之命

罔不率從辭先祖僕在位

先正泛指晉諸先公不專謂唐叔先祖自成康以至宣王皆

是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於爾祖予下民僕戎我國家統即
我御事罔或弗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珍寶澤予下民乃幽王之事而引為已愆不忍斥言其父也
我者冠也易之解三爻曰政寇象曰致戎能者尊也即著就
也言已材者無能專就我治事之臣以圖匡救乃又無老成
使保存其位者將何所藉以濟難
父義和子顯乃顯祖文侯刑文武用會紹乃辨進者予前文
人汝多修好我子顯若汝子善

晉之先唐叔事成王父事康王皆有寵賜顯祖文人亦未
必專指唐叔會者曾國統于既濟紹者紹國命于垂絕也修
行即聲利之實事文武之功即文武之道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兩師寧兩邦用資兩桓桓一曰彤弓一彤
天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我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勳德

拒宅鄭氏云釀拒為酒芬香調暢是宅為酒也王氏易注亦
云香酒詩傳則以宅為香草與孔傳同按周禮拒宅即鬱宅
鬱為平則宅非革明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拒宅以隆告廟
之禮弓矢乘馬以重征伐之權柔遠能通方伯所以統馭諸
侯之法也鄭仲興曰詩咏彤弓書命文侯皆未有使專征伐
之語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典豈有治世
之禮也

而諸侯禮征者然則文王之伐密來伐崇未傳為臣禮與王
制曰賜弓矢然後征不主專也意文王亦請命而後征與抑
意機文惠不暇請命而利社稷專之無不可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寧作費誓

公曰嗟人無譚聽命伯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數乃甲冑敵乃干
無敵不平等乃弓矢敵乃戈矛敵乃鋒刃無敵不善

孔傳曰淮夷徐戎帝王所為靡統叙銘居九州之內秦始
宣近出之說文曰敵擇也孔傳云善簡乃甲冑敵文之義
連也謂敵連二千于車上詩所云龍盾之合也孔傳云施汝
盾粉粉者小兒帶所以繫也平謂盾之堅治之精無敵不極
其至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投敘乃穿無敢傷特特之傷汝則有常
利馬牛其風臣妾通逃勿改越逐逐之我商賈汝乃越逐不
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掠踰垣竊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淫舍牯牛馬謂縱放閑牢之牛馬也傷特者謂虧王閑牢之
額數也馬牛臣妾謂外來者謂遠曰牝牡相誘謂之風謂相
誘而奔逸也越逐謂越出軍邊追逐取之也祇復者謂詳察
原主給還之也或在近地則勿越逐或入軍壘則祇復之商
賈者所賣之數視所還之物以為重輕使樂于從令也此非
特嚴部伍而已節制之師秋毫無犯也況馬牛臣妾安知
非敢故縱之以餌我以間謀我者越逐不復則隨耳計矣是
豈可以不戒
甲戌戎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達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時乃相餘甲戌戎惟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時乃易交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孔傳云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故不時也糗糧不言魯人植
幹易交則言魯人者當時同征必有與國糗糧難辦而易運
則責其自費植幹易交難運而易辦則取之近地也無餘刑
言不供薪者雖多人必皆刑之非殺者軍邊不治未若糗糧
易交之缺乏至誤軍興故其罪不至死鄭氏以為盡如其妻
子輸于罪隸伯禽女無此刑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滑還歸作秦誓
王明達曰此不但取其悔過其于君子小人之情狀聽謀任
人之得失可謂深切著明矣按作誓之事左傳不載史記言

作誓在取王官封殺尸之後當敗殺之時穆公雖有悔過之
言尚未作誓也今察其詞氣舒緩不迫非敗後引咎之語史
記是止序特言其悔過之由耳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子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訥自
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弗云來
多盤有盤旋不進玩日愒月之意日月逾邁若其云來正與
多盤對照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難則云
然尚猶詢茲黃髮則同所懲焉若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仇
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載載善謠言俾君子易辭我室
多有之

古謀人謂執古義者今謀人謂徇時趨者未就子忌者主精
刻而以寬大規之未能成就其所禁忌也如唐德宗之于陸
贄因遇難陸不得為相亦曰未就子忌耳姑將以為親如漢
武帝之于公孫弘悅其順指而已裁裁偏執已見裁然無所
瞻顧也諱與便通論語及使使說文作篇倭君子易辭者諱
言之善亦能證據今古條斷事宜雖明理君子時或信之如
溫公之于安石亦嘗以為得人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者己有之人之有聖其心好之不已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為相之道莫善于有客人才難得而易失涵育而鼓舞之中
材亦可以有成就別過嚴或以一書掩其大德洪範曰凡厥

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此非獨為君言也唐常袞為相杜絕奏請而賢愚未究同帶雀祐甫代之未踰年而除吏八百時論莫不謂允故為相而立崖岸避嫌疑不足與有為矣易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人之有技胃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戒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有技之人未能無過故明嫉之如李林甫之殺李邕王琚是也彥聖之人無可指摘故陰違之盧杞之陷張鎰顏真卿是也

邦之杞梁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杞如木之動搖梁如阜之圯壞此承上而覆言之見

身及所繫之重如此用舍之際安得不慎是以昧昧思之也其後用一百里奚以興用一李斯以亡此非其明驗與然所謂一人者必休休有容集眾人以為一人者也適逢明主身為相臣不能有所薦引乃以孤立為忠即是杞梁之一人而非榮懷之一人矣

讀尚書畧記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此書力辨

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註釋亦不過隨文

敷衍在所作諸經畧記之中獨為最下

楊子書繹六卷

〔明〕楊文彩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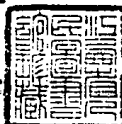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文起堂重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繹六卷》

提要

重刊楊子書繹序



書繹六卷楊子一水氏所著也書成以授其門人魏氏沛子叔子為加序焉原已版行余於同治己巳來攝政

篆搜求易堂諸子文集因得抄本楊氏文恥齋選集二卷見有自序書繹前沒二篇乃知其研究於書者久聞明支書者精矣奈其書

一燬於火再燬於兵非獨他
受罕傳即陽春人士藏本
亦僅恒秘不示人癸酉之
春有以是書來售者余
讀之而欣然起舞曰是殆

二

天之未喪斯文而俾沒之學
者皆得與於斯又乎文經
學實冠諸子百家之首而
尚書能傳二帝三王之心
揚子取而繹之學者裨於

世道人心何可殫述故易書
九子莫不各有專集要不
若此書之尤足寶貴者而
付梓以廣其傳觀魏紳子
一序其始是贊揚既詳且

三

盡不能更贅一詞若特就重
刊是書頗末略綴數語使知
先哲之苦心不容湮沒而後
賢之什襲宜如何護持勿
替歟此外尚有魏紳子所

著左傳經世抄邱邦士所著
周易勅說皆是羽翼經傳
為設學之津梁今左傳經
世抄業經翻刻而周易勅說
訪諸鄉老都未見其書

四

去余隙有意意由購獲終身
知不為碩果之有僅存者耶
姑附錄之以俟後之同志者
是為序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夏五月

下浣仁和韓懿章臬甫氏
書於甯都州署

序

楊子書釋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
禧再拜稽首作而嘆曰吾今而知
後世之必可以後三代矣楊子曰
何為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卜之
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經百家
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

魏序一

然曆象稍失其占則遂遠天而
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
而本其疵彈五十載之神明而會
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明也如日
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
嶽之峙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
楫之利水車馬之濟陸其切近於

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飢布帛之禦
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
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
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後斯
世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
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後矣乎
禧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風質淳

魏序二

厚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
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
舜典曰四方風動有渚三代之化
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
為君蓋伊尹周召之為臣而天下
已不可後為唐虞若夫三代去古
已遠變故日繁風氣日漓而聖人

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之季浸淫至
於周衰其間弑逆烝罔凶惡奸究
如漢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
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之世有聖
人出焉以救之則為三代之治與
聖人以救之則為漢唐以下之亂
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禹湯文

魏序三

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
尺寸之間而不能躋三代於虞虞
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為治萬里昇
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
立身致治之道去三代聖人蓋已
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必
世有禹湯文武之為君而其天下

亦第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
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勢
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數千年
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
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天生聖人
為斯民主上而以禹湯文武自期

魏序四

其身下而志伊尹傳說周公之學
焉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為庶幾得
三代之由之所以渡揚子聞之曰
是余之志也其以是言弁諸冊禧
曰唯之再拜而退敬書為序

自序

彩伏讀尚書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竊歎此一言者足以蔽虞夏商周四代之治而古今升降之大端也何也有天下者如第曰吾爲君而已雖日刑人殺人以爲吾實其君奚得而不可哉惟曰作之師則天下之人皆其子若弟也是故蒙者養之才者育之頗僻頑逆無道不可容者強教之元后作民父母由此其稱也今書自武王以前固未有作師之說然史之贊堯則曰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舜美皋陶則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教所以爲主也刑

楊子書釋

自序一

所以爲輔也禹曰祗台德先湯誥諸侯曰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亦越武王訪於箕子曰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繇是觀之堯舜以來數聖人者皆皇皇焉作天下之師固不以生民衣食富足立爲學校師儒之文遂畢吾事而已也盤庚之遷殷也至勤三篇教誨周公治頑民既作多士多方以教告之其後復以君陳畢公相繼訓定當其時使其君之聲靈赫濯於上彼殷之大家世族曷敢傲康洛之頑民又奚待三紀既歷而後帖志不敢動搖哉三代而下蓋有徙其民以實某地新撫其民而民叛者

考其所以處置則大畧不出愚之切之兩者使其民不得

不俯而聽我則已矣故朱子曰秦漢以來君道間有得其

一二者至於師道則絕無矣孟子曰及是時明其政刑彼

戰國之季能以政刑之治治者尚不可得豈復能識禮樂

爲何事此後世之民所以不得安其性命即號有能者僅

爲之小補焉爾天下不復見唐虞三代之盛蓋已久矣孔

子之告顏回也曰樂則韶舞夫韶樂可舞則虞治可興孔

子特不得天下而君之孔子得天下而君之固所謂以作

師者作君也其制禮作樂唐虞天下有餘矣讀虞夏商周

楊子書釋

自序二

之書者感於泰誓之辭而興起焉爲君者必有以師天下

爲相者必輔其君以師天下天下一日復見唐虞三代之

盛庶幾讀其書無負於聖人者與寧都楊文彩書

後序

彩家世學詩自先子乃教彩兄弟讀尚書既受書孜孜講求數十年嘗若有所見與古人同異有古不見我之恨而屈首著作猶以爲不得志於時者之事姑雜記焉爾越甲申後予老矣深惟聖人教人以有用者具在尚書吾讀虞夏商周之書得其可以行者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備舉於此此蓋蚤承先子之志負荷之業也繇是取舊所雜記益加研力不敢章之句之備求訓說臆至則書否則已焉兵賊充斥流離竄徙饑寒困苦室人怨嗟甚者城邑

楊子書釋

後序一

破煖川谷震駭自州間族黨婚姻朋友死已離散未嘗不唏噓悲痛卒不廢吾事蓋虞夏商周之書紀數千載之事其道千萬世不可殫究以數千載視吾一日雖患難不足以易也豈非然哉豈非然哉繇是覃勤十二載而書成書成作而嘆曰天其有意於斯文耶予書著未半經歷多難一危於火再危於兵予復千里逮付獄直以身予僧伍吏倖卒得免於萬一而奮興幾死以竟其志顧惟予行業未立懼揣摩之言不足當聖人毫末瀕危之中若或相之于滋恐懼爰編次以廣證於有道同人所賴補偏正訛俾彩

寡罪先聖無惑來茲不能不重有望於後之君子

後序二

指畧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蓋遠者其指。非其言也。如以其言。比字櫛。誠懼劬去已久。復刻舟以求。豈可得哉。予著尚書。皇皇如不及者。嘗在文字之外。聲傳響。杳之際。衆所習聞。不復煩聒。是曰表微。

書有不可見聞之義。曰微。有不可不見聞之義。曰要。如其非要。雖微可廢也。如其要。雖顯不可累也。必不可多者。惡其繁也。必不可少者。貴其要也。是曰舉要。

天地間道理。決非一人之說。所得盡。予為此多出胸臆。而

楊子書解

指畧一

取諸人亦有之。每書一條。下皆先已說。次人說。別書某曰。某曰。如是則楊子之說。其是與天下人共見之。其不是與天下人共見之。得失皆不可使掩。若夫人之說。則歸於其所自受。勿敢掠他美也。有專已說。廢人說。有間專人說。有已說人說。俱備同我者。喜其互相發明。異我者。其義有不可廢。不敢執一也。

予採諸家。皆義理無疵。能發微提要者。採之。中文有莖葉繁穢。以全其文。有爲之顯其辭。盡其辭。以達其意者。非僅拾其成言而已。然其說則彼之說。心書某曰。恥竊也有其

說某與某同。必表章始作者。庶使開天之人。不沒其功也。

予採諸家。有不載姓氏。書集論者。蓋少而習其說。至今不得其所從也。有一節中。某一語好。某一語好。必綴合之。乃成義。碎舉之。則不足以發明者。皆書集論。明其取諸人也。書道政事。蓋有其理焉。有其事焉。數焉。理統于心。我具千古以上聖人之心。自可揆度千古以上聖人之理。雖論出胸臆。正有歷歷可語者。故此等說最詳。若夫事與數。則必得於其學。苟無其學。揣摩言之不得也。予不能博極羣書。如厯律山川貢賦等。必考巨公名儒之論。以審其確。不敢

楊子書解

指畧二

多所論著焉。

集中先已說。次人說。例也。獨禹貢一篇。皆先王損菴氏。予間有論著。出王氏外。或發明王氏。皆附于末。禹貢講求。不一家。他家亦有佐王氏所不及者。然大頭腦。鮮能分明。其餘枝枝節節。雖極疏析。必有牴牾。王氏闢荒放土。乃知禹貢史文。僅千二百言。卻最爲包舉。其爲文章極奇。與他人死處。盡活。黑處。盡光。此禹貢日月也。使王氏著爲全書。開人心胸。當何等。鼎嘗一饒。既幸且惜。

聖人之言。都在六經白文上。傳便漸漸遠矣。讀者不靜理。

白文於所本無爲安足盡純在有言處又執水影作月尚書文辭尤典與率多如此勉強詮去聖人經義所繇晦食今欲闡聖人之言見聖人之心須退除知見虛心靜氣把白文平平誦惟有所論著未嘗不洋洋千百言卻不於白文本分上少卻些子生出些子如是則聖人真正面目自然會得

傳者傳也傳聖人之不可見者使之見非然則聖人之意不傳也但傳亦有能傳其意有不能傳其意者尚書蔡傳訓詁詳明精義包舉非曰盡無踈謬而旁稽博引闡茸開

楊子書經

指畧三

發蒙良多朱子專以書傳屬蔡氏蔡氏受命十年而書始成皆非苟焉而已也予爲書經曰表微曰舉要妄意於蔡氏或更有發明使不得蔡氏啟蒙於前誠恐對四代之書正自蒙蒙惡乎微之又惡手要之聖人之言如海蔡傳如航循而之焉探彼海藏是則存乎其人讀尚書者先靜理白文次繹蔡傳無薄爲淺事也

六經皆聖人之言惟易手四聖人書則歷十數聖人蓋聖人之言實萃於此今有某作者之文評定自某大家必珍讀之況以數千載踵起之聖人得其言不沒復有聖人起

爲之刪定我何幸而得聞見此哉凡讀聖人之書者必發起恭敬繞攷數入去與聖人會見得竊見學士家在放浪諧謔之場爲諛詩說禮之事蓋不以讀書爲窮理之功僅以爲取名之具如優人悲喜博人喝采便無餘事有志讀聖人書盡思名子自天理竊自我自天者宜付之於天自我者宜盡其在我況能窮理而名在其中單爲名則理不能窮名亦未可必得是得則兩得失則兩失之道也士不敬業習貫成痼不痛力剋懲莫克有反于著尚書每一撫卷即如大聖人臨之在上非正躬潔盥不敢執管以從蓋

楊子書經

指畧四

勉學主敬焉

朱子告人讀尚書必曰闕疑否便以爲穿鑿以朱子讀書有不可解者闕之如此子懼穿鑿焉不免矣考朱子所疑則以伏生二十八篇皆今文卻難讀孔壁所傳二十五篇皆蝌蚪古文卻又易讀何以壁藏百年中不訛損一字何以伏生偏記難者遺易者朱子疑如此按孔子定書百篇漢孔安國承秦火後合伏生所記孔壁所藏凡五十八篇已四十二篇故其序曰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指四十二篇以書而言也則所訛損豈少哉況其存者間有缺文

楊子書解

指卷五

皆訛損所在。要謂無一字訛損耶。伏生書初無舜典。合於堯典。無益稷。合皋陶謨。盤庚三篇爲一。無上中下篇。康王之誥。合顧命。初無康王之誥也。繼復出此五篇。伏書則爲三十三篇。則何據乎考定之。蓋卿者孔騰藏書。以百篇全書藏也。後篇數亡失。而伏生所記二十八篇者。皆不亡之篇所有。故其合者分之。有可據而條析也。惟伏生書先出。因指伏生未有之二十五篇爲孔壁之篇。以別於伏書。合爲五十八篇。孔壁之篇。似少於伏生之篇。其實伏生之篇。皆在孔壁之內。伏生三十三篇之書一也。而其文有兩一。

楊子書解

指卷五

爲今文一。仍爲古文。蔡氏每篇一曰今文。無古文有此指。二十五篇而言一曰今文。古文皆有此指。三十三篇而言。曾不曰今文有。古文無。則以古文比五十八篇。皆有傳最明白可考也。辨糾糾之書。必考伏生之文。以今文釋古文。乃可曉。序次篇什。必本乎孔壁之書。非孔壁有五十八篇之全者。則伏書合之。必無所從正也。繇是觀之。凡伏書。今文之難讀者。皆古文也。豈古文偏易讀哉。

或以古文尚書至晉齊間乃出。全書之備。在隋開皇之年。詔求遺書。復得舜典而五十八篇乃無缺。因疑有托而爲

楊子書解

指卷六

之者。按安國初考定。儲中秘。泊承詔作傳。遭巫蠱藏諸家。是必有護呵其中者。書之隱顯有時。如人之窮達有候。不足惑也。予著尚書。粗了虞夏。舍災。念數十年經營。具一匣中。急出諸几上。既問匣不知所在。竊嘆此書遂爾湮沒。翼日某來視予。出此匣。無何以外事。突數百騎逮予。妻兒竄匿。倖子掠三日。元旦械行。念予匣書。向不災火。今災兵生。還無期。尚書之作。豈復有日。越三月放歸。簡所著作。無恙也。乃得以餘生。編摩未竟。因思書在天地間。蓋有藏於石室。水穴者。有歷水火兵寇。未必其不完者。有不逢災害。蚤傳於世者。有滅沒歲時。經險阻而後傳於世者。廢與存亡。顯晦蚤晚。不可例論。天下事皆如此。夫何疑於古文尚書之晚出。又晚而乃備也。

讀古人書。不疑。則尊古太過。無以自立。不信。則其志不篤。無以見古人。故孔子曰。信而好古。惟信乃生好。好而義理出焉。乃益信。疑則好無所從生。而譏訛繇之叢起。小人之謗君子。真知其為君子。而謗之者必少。皆自疑。君子始如吳澄之流。則僅以伏生為古。而孔壁傳者。指為平緩卑弱。彼以其文辭平正。故疑而薄之也。夫以文辭平正。而疑之

薄之。則論語孝經與尚書同出於孔壁。不如商盤周誥之難讀。豈論語孝經皆平緩。早弱乎哉。故疑也者。為朱子之好學窮理。雖聖人之書。有不信。則闕之。蓋不為古人之所欺。否則流為輕肆妄說。有侮聖人之言者矣。疑不可以不謹用也。

曰。楊子書繹何也。竊有取於抽絲之義也。抽絲者必出之。以至於盡。書義有與難窺者。有博難貫者。有平淡若無義。乃愈與者。予所為草藁數易。初以為如是止矣。既以其中尚有義。必出之以至於盡也。故號曰繹。志心之苦有如此。

楊子書繹

指畧七

二帝三王之書。皆二帝三王之心所為也。不盡吾心。惡能見二帝三王之心。然二帝三王之心。予豈能盡之。即後之君子。必有盡焉。而不能盡者。但讀書者之心。不可不盡。以求至於無窮。故曰。楊子書繹。志予一人之心。有如此。前聖人者。不可以予之盡。盡之後。來茲者。皆不可以予之盡。盡之也。

書繹既成。竊喜為快書。如暗得先。如獲未見聞。如行荆茂。得無星得。然懼一人見有所蔽也。必有人為補偏正訛。庶幾告無罪於先聖。爰以其事屬門人魏叔子。蓋非有同量。

之人。則不能入乎其中。非有異量之人。則不能出乎其外。繇是共處一室。相與揚確。皆正謬。次難繁。義有未盡。復著為論。以補所不逮。是書之成。其功為多。然至理無窮。必有君子。能正予二人之蔽者。百世俟之。

楊子書繹

指畧八

先儒論尚書

漢孔安國書傳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聞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兵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

楊子書經

先儒論一

楊子書經

先儒論二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閤金石經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記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彩按朱子蔡氏皆謂非安國之作其文不類西京或爲後人所托朱子亦謂小序決非孔子所作孔註決非安國所註然俱無可考據姑存之以俟知者

臨川吳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章從者章古筆字以

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有左右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鵬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按鮒。騰兄弟。藏書必同謀。謂鮒藏皆可。

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壁藏尚書經。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

楊子書解

先儒論二

之問。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欲召。時生年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蔡氏曰。按孔安國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後亡數十篇。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五刑。無逸。君奭。顧

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爲二十九篇。其泰誓。其偽之說。詳見本篇。○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入伏生所傳內。故云二十九篇。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畧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覆

楊子書解

先儒論四

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以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掾。掾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掾得之。而掾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彩按伏生復出五篇中。既有舜典。益稷。乃張霸僞作。復有舜典。益稷。將欲僞之。僞不可爲矣。可見我輩讀書。必須開眼。如劉班

諸子惑於張霸及真古文既出之日自顧予目何在耶

吳氏澄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

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此錯所受伏生以隸寫之隸者

當時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

藏皆蝌蚪書蝌蚪書者蒼頡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

元城劉氏曰今之尚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復求孔子所定

之書則今不見矣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譌經或

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

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尚書是也彩按

楊子書解
先儒論五

漢所謂尚書即為孔子所定之書庶可以教天下傳萬世

若僅為漢之尚書不可以合於孔子豈天下人一無耳目

遂尊為聖人之經千百年如一日哉

林氏曰孔傳或連巫蠱而不出杜預註左傳韋昭註國語

趙岐註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者皆指為逸書實

未嘗逸也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問其書

漸出孔子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收古

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彩按孔安國為

隸古定時以蝌蚪為古文隸為今文至唐天寶詔衛衡改

古文從今文則又以隸為古時會流遷不可定也

碧梧馬氏曰按孔傳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

之中秘其傳則遭巫蠱不復上聞藏私家是則其書豈惟

未嘗逸蓋亦未嘗不在王官劉歆移太常書所云藏於中

秘伏而未發者是也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

古文書者若杜韋趙所註皆指為逸書如是幾七百年而

後傳斯文之興衰可畏哉

董氏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無辭辭

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傳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

楊子書解
先儒論六

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

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之六卿率屬也

春秋褒貶即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其一書則

備紀全體修齊治平之事盡在此書學者其可不盡駭

又曰陸氏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為

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之為書者隨時

書事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

六體大概已舉雖不以八字名篇合其類則是亦正也善

乎林氏謂讀書者在求聖王之心體例安足言哉

程氏去華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刑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焚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啟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

楊子書經

三書論二

去驚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過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疑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難也竟以天下授舜舜以天下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諱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頑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重至大之事業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其暇而甚勞也精一執

中無皇極之詳明欽恤明刑不若呂刑之詳復降是而曾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因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無苟乎哉

真西山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敬

朱子論尚書凡錄九

朱子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士多方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焚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命之屬

楊子書經

先儒論八

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所不曉大率繇此

尚書諸命皆分曉乃當時與卿士大夫語如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諸誥皆難曉蓋是與民語如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方言俚語在其中者當時人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既若使古人見今人俗語卻又理會不得也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見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

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於甘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到尾解得。便是亂道。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

楊子書釋

北編論九

儘得終恐無益。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彩。按朱子讀尚書必以漸到曉不得。乃有長進。否則亂道。論甚奇。予自惟所說。極惡人添減字。皆以白文自然說去。未嘗不從頭至尾解得。然不能起朱子而正之。豈予見能過朱子。

尚書有不公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須畧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允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分明。何俟于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畧解。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彩讀尚書。難解處。

覺得可解。易解處。或見有深義。其解一也不能起先生正之。

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亦有誇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彩按先生嘗謂陳同甫識得文章體製意度。蓋以文章在辯其大體爾。今先生於無逸篇。摘誇張爲幻語。卑陶謨摘載采。收華摘五步六步等。以爲難曉。皆指疵字句上。此豈文章之大者哉。況以險字與句。即以爲病。則庖犧經中險奧更多。皆可指而摘之乎。先生格物窮理第一。如推求及此。恐止於相矣。且以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豈周公遂不能耶。

楊子書釋

先儒論十

問湯誓升自陬。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陬是何地。何以辯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詭譎。若陬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味其要處。如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卻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又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回。

當然

孔壁古文書。至東晉方出。漢時人卻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其諸漢儒。皆未之見。多有可疑。今人作全書解。恐不是。

方二

先儒以十一

四十二篇書目次

蔡氏論書序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是此書序。惟劉歆班固乃以爲孔子之所作也。今攷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畧。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

揚子書緯

書一

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彩按蔡氏於書序。勿論存篇亡篇。序俱存。合爲一篇。予謂此序既無所發明。存篇序可不載。獨亡篇四十二世罕知篇名。及其篇大意者。今止錄亡篇之序於後。并諸家釋文亦畧記。俾後讀者。於刪書百篇之全文。雖不可見至其全目。與其亡篇之大畧。尚皆可考而知也。

一舜典之後。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錄凡十一篇亡。

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一謂遂方。各設其居。

之道也。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治。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九共。九邱也。古文邱共相近。其曰述職方以除九邱。非也。九邱遠矣。理或然與。橐。勞。飮。賜也。今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一夏書之後。○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二篇。

新安陳氏曰。帝告。疑即帝嚳釐理沃沃饒之土也。○蘇氏曰。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居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楊子書釋

卷二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二篇。

蘇氏曰。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與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於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汝鳩。汝方二臣名。此上五篇皆商書。經心而序存。其次在湯誓前。故附夏書之末。

一湯誓之後。○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

扈。凡三篇。

新安陳氏曰。孔註謂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心。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繼以人言而不可。主之者亦湯也。疑至臣。扈二臣名。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篇。

楊子書釋

卷三

三股。國名。桀藏寶而。行棄於三股。寶玉如夏后氏之璜之類。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誼伯。仲伯。二臣名。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

一湯誓之後。○答單作明居篇名。

或曰。答單爲湯司空。孔氏以爲明居民之法。未知是否。一伊訓之後。○成湯既殛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肆命。徂后二篇。

蔡氏曰。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

年崩又三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也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一咸有一德之後○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

蘇氏曰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定百揆命禹禹亦作司空以此

楊子書釋

卷四

考之自堯舜至商蓋嘗以司空爲政也與沃丁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沃丁八年伊尹卒其年百有餘歲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凡六篇

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穀摯也贊告也咸原皆臣名○新安陳氏曰咸又者以巫咸能又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儆戒之書太戊又告於臣意此君臣交相儆戒之書按桑穀二木合生於朝七日而拱妖也太戊

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先商道復興以此觀之此數篇之意畧可想見矣○汪氏曰兆乎物者禍福時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不德則爲禍

仲丁遷於囿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圻於囿作祖乙凡三篇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囿河亶甲仲丁弟祖乙河亶甲子

○新安陳氏曰按商本紀祖乙嘗遷於邢汲冢書云盤庚自奄遷商未知孰是下篇云於今五邦毫囿相耿只

楊子書釋

卷五

四處豈祖乙嘗兩遷耶今不可考耳

一高宗彤日之後○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乙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高宗之訓篇

蔡氏曰經言彤日而序以爲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與然經言典祀無豐於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官堂室深遠幽遠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胡氏旦曰孔謂耳不聽之異使雉在鼎足爲足不良之異乎或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亦鑒

一洪範之後。○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胡氏曰：如分魯以

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矢之類，同分器也。序單言

宗彝，惟以其孝也，器以祭器爲重，故即宗彝以詠其餘。

一旅焚之後。○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篇。

李氏杞曰：曰來朝，書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

商封爲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始來朝。

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一微子之命後。○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

楊子書經

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二篇。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爲一穗，唐

叔雖幼，固未必有獻替之言。○陳氏經曰：此君臣和同

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歸德成王，王

不有歸美於公，公不有歸美於王，二書雖止，君臣和氣

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及王之悟也，禾

爲之起。至於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穎。周公

與王之誠，皆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以見天

人之果無二理也。

一蔡仲之命後。○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篇。

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

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費誓

稱淮夷徐戎並興，在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一日，王伐淮

夷，魯伐徐戎，蓋同時討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篇。

已。

史記作蒲姑。○呂氏曰：將遷而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

楊子書經

大事，未嘗敢專也。

一周官之後。○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

肅慎之命篇。

東夷，即淮夷也。在周爲東，肅慎氏東北遠夷，禁國名。周

同姓諸侯，爲王卿士，賄，賂也。義未詳。

周公在豐，將殓，欲葬成王，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毫

姑篇。

吳氏曰：周公未嘗去洛，殓時適在豐。○唐孔氏曰：序說

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

心。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毫姑。蒲姑也。周公
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始告以遷與。○呂氏曰。公欲葬
成周。蓋忠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
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附於
文武也。

汲冢周書篇名

商紂之時。民困虐政。文王弘道。以彌無道。作度訓。

殷人作教。民不知極。文王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

紂作淫亂。民性無常。文王化服之。作常訓。

上失其道。民散無紀。文王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

民失其業。凶年無依。作糴也。

文王西距昆夷。比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

武以禁暴。文以綏德。作允文。

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楊子書錄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灾。作大匡。

文王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作程典。

程寤 缺

秦陰 缺

九政 缺

九開 缺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

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

文王訓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

文王作鄴命周公謀商難作鄴保

文以修身敬戒殷後嗣作大開小開二篇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彘微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

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武王忌商周公勤于天下作大開武小開武二篇

武王告周公惟道以爲寶作寶典

商日謀周周人將與師以承之作鄴謀

楊子書釋

漢家二

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傲作寤微

周將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作武順武穆二篇

武王將有事于商郊乃獎厲賢臣作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

武王建三監以教其民爲之訓誠作大匡

武王在管管蔡二叔開其宗族循錫京之政作文政

武王勝殷撫國綏民周公述文考之制以進于王作大聚

武王成劉紂黨廟告載俘作世俘

箕子錄

考德錄

武王命商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武王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武王有疾因命周公輔小子遂告以正要作武微五權二篇

篇

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孽作成問

周公既諒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洛

周公會羣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于成王作大戒

楊子書釋

漢家三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

時訓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周公釐制文王之誡義以垂於後作誡法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作明堂

成王既即政因帶麥而求助羣臣作嘗麥

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徵作本典

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作王會

周制將衰穆王四祭祖不豫敬念天威欲祭公告以懿德

作祭公

穆王思保位惟藏欲自儆悟作史記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入蠻猶尊王政作職方

芮伯納訓于王暨羣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

晉侯尚力侵我王畧叔向聞儲幼而賢請歸王田作太子

晉

王者德以飭躬用爲所佩作王佩

夏多罪湯將放之微前事以戒後王作殷祝

民非后同又后非民同與爲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楊子書緯

卷四

武以靖亂非直不尅作武紀

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

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

彩按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畧班史藝文志已有之

其後稍隱迨晉太康二年得于汲郡古冢中篇目比漢

但闕一耳或謂爲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

殷事蓋與此合其真偽不可知要其文辭湛深質古非

叔季淺聞之士所能彷彿故序其篇目以備博雅採擇

楊子書緯卷之一

仁和韓懿章重刊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門人魏禧叔子參訂

男

龍泉御李

晉進也

編校

虞書

王方麓曰書自禹貢以後每篇各記一事獨典謨所載不倫而五篇體製相似若出一人意者紀載出虞史而緒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春秋傳多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且曰虞則上

楊子書緯

堯典一

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授受之淵源於是備矣

堯典

吳臨川曰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堯之行事以該

初終一篇并載二帝之事不名舜與名堯典者統於

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慎微五典以

下爲舜典○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

乃祖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於上下

若稽古者。既異世之下。想見先世之上。神與俱往。之。聞。闢以來。聖人皆以功著。惟堯曰。放勳。天地同流。功亦是德也。聖人無不主敬。堯上下咨命。皆曰。欽哉。欽者。勅天之命。時時此兢業。意思。自其功而。言之。效之。則彌六合。自其德而。言之。卷之。則退藏於密也。人心放肆。則昏。主敬則明。故明必本之敬。又言文者。經緯在中。然成務也。思者。極深研幾。神明天下之故。文類物而思通微也。四者。心體自然。謂之安安者。安之極也。恭何以言。允不言克。貌曰恭。蓋生而有者。克非所云也。性在容貌上。

楊子書經

卷一

二

事誠有之。爲難故言允。動容周旋中禮。皆盛德之至之事也。讓何以言。克不言允。以天子而下匹夫。以天下推諸其人。讓已實。欲諸物。允非所云也。但天子之貴四海之富。隱微之際。有去之不能去者。故言克。人見爲舉其勝者。不動一毫聲色。力全於天也。先即定時成歲。使人曉然於作訛成易。如夜得旦。若若時。若采咨治。水巽位。使地平天成。禮明樂備。不私其子。以害天下。此是何等光明。四表四方之外也。不但東海西流沙而止。言上下不言天地。蓋高深無極也。被者包乎其外。光無所不溥。

格者。通乎其中。光無所不入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楊子書經

卷一

三

此便盡人之性。皆盡其性。所以親之。平章之。協和之者。自不能已。九族本親。親者。子以所固然。睦亦是親。九族並遷於國。然既若一親之。而卻睦也。以字既字。直貫一節。平章者。聖人見得此性。賢貴不增。愚賤不減。務使各得其分。昭明大明也。萬邦廣矣。因其性。各不拂其宜。和也。然不費一毫差別。一氣保合中。性情各適。故曰協和。人理一家。蓋有不能協。不能和者。堯萬邦胥在協和。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四時之行也。各順其候。寒與暑。皆和。黎民在協和。中者。雖有剛克柔克。如時寒不冽。時。

與不燥剛與柔皆和故曰時雍變者動也。革也。動之革之。乃有此太和氣象。頗不美哉。民之老者。膂力既憊。殫者血氣未長。惟黎民爲善爲惡。皆有力。利害莫大於此。舜典曰。黎民阻饑。禹謨黎民敏德。皋謨黎民懷之。皆於此三致意焉。後世固知顧畏。至於盜賊興起。禍不可救止。是何民哉。有天下者。可以讀書而興思矣。黃南山曰。九族止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玄。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盡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因世儒妄訓。以格淫刑。其害非小。陳大猷曰。於如詩於

揚子書釋

卷一

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謂此實是百姓日用爲人之時。關係要緊。敬天所以勸民也。袁了凡曰。前五節記事。故皆曰命。末一節記言。故明以帝曰發之。曆雖是書。象雖是器。須作活字看。曆象日月星辰。句法方通。副墨曰。六節總言曆法。而以敬授爲重。所謂急先務也。首節欽若曆象。正是敬授。下文驗曆置閏。即曆象內事。所以爲敬授也。驗曆曰平秩平在。置閏曰允釐。節節與

人時應。通六節。只是敬授人時一句便了。莫中江曰。說者都以七政之遲速順逆爲數。而經度次舍爲象。殊失之。觀天之器。正亦察其遲速順逆。何得以遲速順逆專言數一邊。而經度之不齊。次舍之有定。正紛紛有數在內。如所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謂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等項。即經度次舍。載在儀象。而其數已有如此。故紀數之書。亦可以言經度次舍也。今須以七政之性。有遲速順逆爲主。其遲速順逆中之。一十百千萬。并然可計者。是數其遲速順逆中之東西

揚子書釋

卷一

五

南北中灼然可見者是象也。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司曆。分至啟閉。各有司位。如五鳩五雉九扈之號。上古聖人重曆數如此。堯曰。欽曰。敬。最爲詳嚴。夏時義和合爲一。其職已累。至周以下。大夫中士爲之。則其官益輕。蓋劍端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有所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由始重。終輕。其孰然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莫中江曰。春曆爲平秩。東作而設。而春事之所係。莫要

於定春分之候。定春分之候。莫精密於測春分之日景。春分定而仲春正。仲春正而三春皆不差。而東作者有所準矣。馬鍾陽曰。此言殷下言正者。陽氣生於子而終於巳。則卯月春分爲陽之中。故曰殷夏至爲陽之極。午又正陽位也。故曰正。

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罔鳥獸希革。

王宇恭曰。敬致與寅賓不同者。夏官測候在南。非日出入故於夏至正午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土圭量表。

楊子書經

卷一 堯典六

六

景尺有五寸爲準。致者度其景至否。以知其氣至否也。天文志云。日所行謂之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於東井近。故暑短。景近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故暑長。景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景得七尺三寸六分。陰陽消息無從見。惟候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服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孔氏曰。陽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陽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谷者日所行之道。非實有谷。日出入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袁了凡曰。傳日行至是。則於地中。非也。若論夜則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北方冬之日。何嘗不在天。特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爲遠。故曰幽都。平秩南訛敬致。則平在朔易。敬致可知。敬致無日字。亦蒙

楊子書經

卷一 堯典七

七

上出日省文也。元遠使候日北至鐵勒。北方未嘗不候。日況冬至爲曆元。尤最要者。呂伯恭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王宇恭曰。朔猶月朔。取終而復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終始萬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朔名方。古人意至深遠。魏叔子曰。曆象之事古已有之。堯將創閏必先分方考驗。以察歲差之數。然後閏可得而置。一年之分至既定。則後此可推而準矣。此非造曆之始。亦非每年頒曆之事。

。副墨曰東作而說。西成簡易。即時事通節。要緊。履
平秩。平在俱養和職。掌當然。不是考驗。考驗。只分至定。
則四時節候。俱不差。故春分之日。景考驗。既合。便可平。
秩。東作。又驗之晝刻。驗之昏星。纔真是春分。節氣。附見。
民物者。一春皆然。及民間易曉也。考驗總為東作。為說。
成易。三時事各不同。次第。集之。故曰秋至冬息。民使密。
求歲之宜。故曰在。王守志曰。候中星。所以正日度。日。
宵永短。與中星連言之者。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以。
得日度之的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西。

楊子書緯

卷一 先天九

八

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
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轸。是為鶉鳥。以形而言。
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昂者西方七宿。
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
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
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至仲秋。則火。
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
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
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

。許白雲曰。析因夷。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
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蓋鳥獸無知。而圓於氣。其。
動出於自然。朱子曰。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
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處。則為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
脊。謂之屋極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
常見不隱。彩按此。則日永日短。日中宵中。可以了然。又。
云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
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昂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

楊子書緯

卷一 先天九

九

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
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又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
天之象。運動不停。惟天之星。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
得天運之正。陸氏曰。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
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
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
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
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
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彩按陸氏此論。可。

與朱子入地出地論參看。金氏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歲有差數。先賢故立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七十五年為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日在斗二十一度。昏奎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今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六度矣。昏亦壁中。彩被延祐至今又歷數百年。然則今冬至日之度。昏之度。又差至何度哉。

帝曰。咨汝羲暨和。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楊子書緯

卷一

堯典十

十

成歲亢歷百工。庶績咸熙。

朱子曰。或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此說不是。若以天是一日一週。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月一般。卻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日月則在天。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看那天。自是日月裏得不在舊時。處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

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年。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此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

楊子書緯

卷一

十一

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取前後欠天零數。起算其實。非右行也。吳氏曰。譬如兩船使風俱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便覺自己船如倒退。南行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故也。吳氏亨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暮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暮者一歲之足。日歲者一歲之省。日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金氏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

盈而失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令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而失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又兩箇三月爲秋。爲冬。隨十二月而爲一歲。累累皆然。而意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袁了凡曰。允字緊粘曆上。蓋一切衆功。皆以順時爲六。如季春納火。季秋出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之類。皆天運人從。故必以此一定有常者。頒治百工。而後政不失時。人不違天。沈三吾曰。月無光。借日

楊子書經

卷一十二

十二

爲光。方其月與月同度。則光盡而體伏。故謂之晦。要之日行疾。月行遲。月與日在一度。合而旋離。離三日。則稍遠於日。斯謂哉生明。然則初離於日爲朔。以其光晦而復蘇也。月光晦於二十九日亥時以前。則本夜子時。月已離於日。而有借光之機。故三十日即爲朔。裁此日爲初一日。此二十九日。所以爲小月也。若光晦於三十日亥時以前。則次日子時。月方離於日。故以三十一日爲朔。而以三十日爲晦。此三十日所以爲大月也。夫月與日會。每月各少半日。共少十二半日。將此之六半日加

於彼之六半日。是以六箇月。俱得整三十日。爲大月。其六箇月。俱整二十九日。爲小月。月大則光生於次月初二日。月小則光生於次月初三日。若不置六小月。則元生於本月內矣。何以定節氣與中氣。二氣既差。則置閏宜在何月者。何所據以定之乎。縣是知節氣宜在本月十四日以前。中氣宜在本月三十日以前。若節氣移在本月十五日。則中氣移在次月初一日矣。本月內止有節氣無中氣。則此月乃爲閏月。但視其無中氣者在何月。則隨其或前或後而閏之。置閏之後。則中氣移在

楊子書經

卷一十三

十三

上半月。節氣移在下半月。必至於久。始歸上半月。嘗考月與日相對。兩輪相映。而光滿。謂之望。近一遠三月。體黑白相半。似弓張弦。謂之弦。日陽精猶火也。月陰精猶水也。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先生於日之所照。既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生。就日則光盡。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天所以萬物並育者。時而已矣。堯則天。孔子上律。若時而已矣。苟非明。豈能了此。但大智若愚。惟深故能通。志

惟幾故能成務。朱小有聰明。揭揭焉以與人見。蓋傲然自以爲智。禹所謂丹朱傲者在此。帝所以決不可也。曰。罷訟。猶其病之見諸外者。曰。啟明。則其病根於中。故齊墮朱籠罩中。以其大病爲其大賢。帝直舉其可見者。曰。罷訟。得曉然知其不可也。好與人爭辯。口不道忠信之言。凡有機辯人。皆易犯此。乃至父無以愛其子。有天下不得享。孔子誅聞人。亦以言偽而辯。遂至殺其身。言之不可無實。如此辯言之不可有如此。可乎二字。聖人爲天下謹慎之情。父子愛惜之意。深遠之慮。皆可以見。

楊子書緯

卷一

十四

帝曰。時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若時者。與時偕行。治道也。若米治事也。此便開後世公孫變理。陰陽六卿分職。千百年制度。靜言庸違。聽其言必觀其行。在唐虞時已如此。象山陸氏曰。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魏叔子曰。人品惟似者難辨。凡人暴露才鋒。極似高明。言動深沉。包藏奸惡者。極似沉潛。堯以明稱。舜以明稱。朱亦以明稱。放齊眼中。看得朱與堯舜一樣。堯則直見是罷訟。

而已。共工是機奸內運人。驩堯卻謂其方鳩僝功。是得共工有幾多沈力在。靜言庸違者。言則靜。如不競辯。用則違。全乎悖逆也。象恭者。下而又下之貌。滔天者。上而又上之心。此全乎深厚。與朱啟明又不同。惟堯見之真。於極似處。辯得極精如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食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人臣奉君之命。行所無事者。如環無友。萬物莫不蒙其

楊子書緯

卷一

一五

利。廢人用已。則域於一隅之中。方焉而已。其害物傷類。豈可言哉。此等皆聖人看見。若顛逆王命。與衆不和人。豈看見。必無僉舉理。副墨曰。堯既知鯀。而復用者。不但舍己從人而已。方割之患。不容少待。因其才可用。冀其能欽也。績用弗成者。非無小益。但不能成功。人見其有小益處。或謂鯀能勝任。日復一日。以至於三考無成。衆乃服帝知人。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今。鯀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子問如何。岳曰。賢子父頑。母罵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湯。納於虞。帝曰。欽哉。

舜以孝聞。其父母卻以頑罵。開豈不痛。孝子之心。然至克和以孝。千百世下。惟見太和在歷山。祀頑罵意。思如春日融冰。解腰圍全于其父。可無傷孝子。令名其親之志矣。克諧。舉底豫之成而言也。所以克者。全在烝烝自治。實不見父母兄弟有過。格者。格於其中。如有物然。不能去也。是我且不能自化。何以通得父母兄弟。見得父

楊子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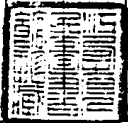
十六

母兄弟不是。則我所以自治者。必有退情之情。無進進之意。必說到不格。克諧得。呂氏曰。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詩曰。烝之浮浮。如既之收物。薪然不絕。則氣息不騰。間斷不能熱。物大既不散。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熱。舜處頑父罵母。傲象之間。彼為惡之功。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則何以勝其惡哉。王陽明曰。烝烝。舜只是自進於義。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掩惡。此是惡人常態。若去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只是要象好底心。太急。此就是

舜之過處。經歷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所由克諧。以此。副墨曰。克諧以孝。非因頑傲而然。天性之真。如官商相叶。誠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著。魏叔子曰。或問舜有聖德。堯不問而岳不舉。何也。曰。自堯以前。鴻濛未久。人才鮮少。所共政者。率多親屬。此世官世祿之所從來也。自堯肯開揚側陋之法。而後岳乃舉舜。及舜開闢四門之法。而後十六族並舉。適至三代。而取人之途。乃益廣矣。女於時。四句。皆當作史臣之言。上二句。是述堯釐降之意。下二句。是紀堯釐降之事。王

方麓曰。下篇慎微以下。即試之之事。今以分為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為歷試也。所謂觀刑者。夫婦為正始。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於此可以試人。而纔見其實也。李見川曰。舜以聖人之德。居側陋之中。一旦使居天位。恐駭天下之耳目也。故試之以二女。試之以諸難。非堯試舜。欲天下試舜也。試舜而舜之德足以服天下。然後登諸臣民之上。而無所疑。不然。以天子之女。歸匹夫之賤。苟非其人。悔可追耶。故書為之說曰。堯欲禪舜。而先之以釐降。與高

宗欲相說而先之以審象其事不同而其攝服天下之心則一也。邵二泉曰人倫之權聖人行之不待變而後通者其惟堯乎。龜馬而廢權父子也。側陋焉而揚權君臣也。二女嬪嬪降權夫婦也。貳室迭為賓主權朋友也。乃若升陶管仲還桐辟管則變而後通者也。董氏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堯堯與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簡易者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升聞乃命以位。



重華義總也。君臣而父子也。更有重而未必協者乃一聖人作於前一聖人作於後而先後無間若合符節故曰協也。察微曰哲而窮察不祥故言濬深而藏於淵也。明如昭昭在上雲氣翳闇便晦其明故言文高而察於天也。休庸曰恭寧嚴令人畏故言溫所謂溫溫恭人元德之和也。有子孫出曰塞而退藏未密不令人忌如木石居處承選幾希深山野人者則實實是塞貞德之固也。哲與恭有大過之懼焉曰濬曰溫取其備美而為言也。文明則明到極處允塞則塞到極處取其盈量而為言也。史云協帝而贊堯者不以贊舜如欽讓安安不言何也。贊舜者不以贊堯如濬哲溫塞有特辭焉何也。主敬之學率性之道揖讓之治堯舜禹三聖人相傳皆然此聖德之大同者所以畧也。舜虞頑傲之父母兄弟而格其心。臣比肩數大聖人而服其教除巨族數凶於一朝而不動聲色非深污純固者不能此聖德之時出者。

楊子書解

卷一

十九

所以詳也。堯曰先舜曰華。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孔曰文在茲。文王則號曰文。由來聖人相傳皆以文。以爲高尚質。周尚文。此文之在外者。若聖人相傳之文。固非可以尚言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初試爲司徒者。舜履父子兄弟之難。以孝薦。是升聞第一件。事故我其試哉。即以人倫事屬之。自是第一件試事。聖人人倫之至。欲與天下共見。舜爲聖人必試自此。

楊子書釋

卷一

二十

始也。納於百揆者。以教職進爲宰相。使內事無不統也。賓於四門者。以宰相出爲四岳。使外事無不統也。納於大麓者。治水非舜職所專。至於京畿之地。君父所在。其相視原隰。審覽山川大勢。舜必身親。不可緩也。鼓琴循經。謂之微。微者調也。調稍過即緊不及即弛。故須慎。舜察於人倫。如調琴。瑟然無散緩絃。無散促節也。五典克從者。舜所修之遺。即著爲教。其常以立天下之經。其變以通萬世之宜。蓋五典惟舜轉移經綸大經至誠之能事也。尚不說利民從舜。上天下厥政皆總於百揆。揆之

者度其與時宜則行之。否則止之。帝嚳咨登庸者。咨若時而已。故以時敘爲百揆稱職也。四門穆穆和氣克諧。一堂無所不屆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舜烈風雷雨弗迷。何也。凡不敬天者。不能與天合德。便不能清明在躬。弗迷必變一也。但弗迷在神明內事。當日必有學問精微之人。陪從其中。觀察聖人性情。由是史得備書焉。嗚呼。知弗迷者。斯何人哉。表了凡曰。諸侯淡於舜之德。皆極其和。有一團和氣動人之意。只實實接之。所穆穆云爾。故曰四門穆穆。

楊子書釋

卷一

一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王方麓曰。此下無再命之辭。無丁寧告戒之語。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關文金氏以論語堯曰浴汝舜四句。補之。天之曆數在汝躬。是不允其讓。允執其中。授以治天下之遺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然後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金氏有功聖經處。載此然後禹謨十六字有所本。而三聖授受之旨始完。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告攝後。皆行天子之事。則雖受終。便已正始。舜豈嘗試
慢爲。謂始代行堯事。待放。歟。殂落。復遠其事於胤子。朱
如兒戲者乎。孟子曰。舜服堯喪三年畢。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特由折其文。以正天下萬世之爲臣者。夫聖人
有天下。不與之心。何如者。哉。若當其攝。既以天下爲已
任。至喪畢之年。復多其文。則以天下爲累也。大矣。聖人
不如此也。

在璣璣玉衡以齊七政

欽若昊天。是堯第一大事。舜攝佐。故首事于此。然所以

揚子書釋

卷一

二

在者。爲歲差。故有曆官掌之。惟舜以敬天精神。當頭提
挈。此日克謹於上。彼在職掌者。必心愛之心。無敢怠荒。
不然。則瑣而不可爲也。袁了凡曰。堯典曰。曆象。此止
曰璣衡。則象而不曆矣。堯典曰。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
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矣。蓋天之行度。歲歲有差數。
不可稽。而器乃可見觀其象。自得其數。故不考書而考
器。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畧焉。
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形。據此
甚得以齊二字音。

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

伊周之攝。攝而還其君也。舜之攝。攝而陟帝位。事出非
常。然而天與之上。可告於神明。故舉大祀。人與之下。可
告於四方。萬國故觀諸侯。史書肆一字。是何等直達意
思。書曰。觀二字。是何等平易意思。王方麓曰。禮莫大
於分。惟天子得以祭天。郊社之禮。非人臣所可行也。舜
以臣而攝君之祭。故曰類。所謂非常祀而依郊社之禮
爲之者也。武王伐紂。亦曰類於上帝。義同。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

揚子書釋

卷一

二

明日達聰。周知民隱。全在詢察周詳。四門穆穆。與諸侯
和氣相通。全在禮意曲盡。故曰觀。乃所以和諸侯。達民
情。鄧伯羔曰。四岳領羣牧。羣牧領羣后。制也。不曰觀
羣后。曰觀四岳羣牧。明統也。不曰班瑞於岳牧。曰班瑞
於羣后。紀實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觀東后。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
器。辛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
於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岳。如西禮。歸格於

藝祖用特

陳氏大猷曰。天子不能獨治。於是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時巡。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解。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魏叔子曰。古者諸侯專制一國。生殺予奪皆得自行。惟正朔禮度不敢專制。所以別於天子。若此不釐定。則天子諸侯之分不可正矣。是以汲汲於此。然則巡守不敷奏明試。朝覲不協同修如何也。曰。古者天子於諸侯猶兄弟之嫡長耳。其巡守也。亦所以寓往來報施之禮。故僅取正朔禮度。一審正之而已。不行其他黜陟。且如律度量衡。必身至其地。乃察見同異。請侯遠朝京師。豈能携就正哉。此協同修如所以必於巡守也。王方麓曰。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蓋古者祭山經之。祭川沉之。今於東岳之下。祀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經沉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做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而四祭天不已矣。

楊子書

卷六

二四

至。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

自始。五禮名分上下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異政殊俗之患。王宇泰曰。禮必有器。古人不可苟於禮。是以不苟於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五器者。五禮之所以行也。其等級隆殺莫不有常度焉。準常度而不違。故曰如。五月以下如岱禮。舉岳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是史變志以見大一統之治。袁了凡曰。傳以五王為五瑞。夫贊所獻之物也。豈有以命主獻天子者。考周禮小行人註。諸侯享天子

楊子書

卷七

二五

用璧其大小各如其瑞。則玉自玉瑞自瑞明矣。林氏曰。叔恬問王通。舜一歲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上古事簡。十二年一巡守。堯尚因之。至舜乃定為五載。在五載之內。天子諸侯各往來一次。上下既通。磨礪既勤。而疎數得宜。不至於廢時失事。重費勞民。此舜制之妙也。敷奏者。五方風土不齊。賢者才智各出。雖政教大同之日。措施或異。有有益於民而行之已著者。有有益

於民而行之未效。其實可以行者。其中隱微曲折。勞臣心苦。聖人亦有見不到處。臣功便做不到底。為治國不在多言。此卻廢言不得。故曰敷奏以言。明試者。考其功之可見。如舜徽典典從。宅揆揆。是也。若聖人之言。固有不待功見之。如所謂乃言底可績者。但此以待非常之人。而不可為一定之法。故必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人臣不必言功。卻為此百姓上不表章。此一人不得。故錫之車服。非以章一人也。以其為功於民而已。為功於民者。即敷高日月。一切俱是平常。故謂之曰庸。舜叔

楊子書

卷一

二六

子曰。言功。有奏而即試。試而即庸。一時兼行者。有全止奏言。尚未見諸施行。後乃試功者。有舊所奏言已行矣。今但試功者。有有功未成。尚不賜車服者。有成功已見。竟行賞庸者。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楊用脩曰。按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言始也。劉氏貞曰。帝都冀州。冀州北接北狄。而其域大於九州。分冀為幽并。以此一州擇狄使不得接畿甸。所以壯帝德之翼衛。而禦外夷之。

輕侮也。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咨十有二牧。後又咨十有二師。則終舜之世。分九州為十二州。可見矣。卻禹又并為九州。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後而皆只說帝命式於九圍。以有九有之師。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為十二州。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呂氏曰。禹治水。當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川無大小皆濬也。

楊子書

舜典九

二七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圜牆之制。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音謂過誤。如失手傷人。及誤受賊賍者。災謂不辜如失火。延燒倉庫。糧船為水石所漂破之類。惟刑之恤者。聖人之心。有刑便恤。無論明允不明允。此刑不去。聖人之恤。必無去時。然一有不敬。則刑不明。刑不明。則受者易枉。而犯者必眾。刑必不可得。而措此所以欽而不欽。敬之之至之心。期於無刑之心也。象刑七句。或重或輕。或宥或贖。或權或正。惟恐一有不至。所謂欽哉。欽哉。此聖

人之心可見者也。惟刑之恤。又推原欽哉之意。此聖人之心。不可見。推之而後見者也。朱子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聖人之心。雖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曰。罪疑為輕。功疑重。至於有罪之人。其重者。或可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誅者。叩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

楊子書解

卷一

二八

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乃得施其不忍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此等所犯。雖情有可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寡妻孤子之被其害者。豈能安然於此。而此幸免之人。髮膚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還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逐之。而裔彼此兩全之也。而或者乃謂上古惟有內刑。舜之為流。贖。鞭。朴。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辭之心。乃不忍

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

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

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

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

亦必疑而後贖也。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于少正卯

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驩朋黨。蘇

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

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不在叛臣之列。則始竄之

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袁了凡曰。

楊子書解

卷一

二九

象以典刑。不可以喜怒私改。不可以威富擅易。天下萬

世所通行謂典。至分明至不僭差謂象。魏叔子曰。鞭

作官刑。是官府常用之刑。人有小犯。從而加之者。如今

笞杖之類。非若五刑。必大罪乃用也。舊以為專治官府

胥吏。然則百姓小犯。便可加以五刑。否則竟赦之耶。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去四凶。一事而有數善。其人皆有才望。去之不少姑

息一也。皆善姓。根蒂甚固。驅除不動。聲色二也。四凶惡

暴同。分別經重。不枉所受。三也。投之荒遠。無人之地。如
狎虎兇。無所施其爪牙。四也。四人各置一方。使聲援不
相連。結五也。待以不死法。行而仁至六也。四凶至此。罪
惡暴著。故舜必罪之。或謂堯用仁。舜用義。舜不及堯之
大。是不協於帝。誣聖人也。魏叔子曰。驩兜之放。必有
他罪。後人徒以薦共工為比。周則四岳再三薦鯀。更當
連坐矣。彩按。四岳薦鯀。知其才可用。且急須治水之日。
出於不得已。非有所私也。與驩薦共工全不同。

音

卷十三

三十

乃言底可續三載。帝已曰。汝陟帝位。至二十有八載。舜
之功德在人。蓋已十倍於前之矣。舜協於帝。儼然堯也。
天下人思堯。切則其慕舜。益堅。天下人得舜而為之主。
即如得堯而為之主。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遇密八音。圓
堯之德化廣厚。亦見舜於天下之歸。必有所不能辭也。
史之記此。直一意趕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上。馬
鍾陽曰。三載二字當屬下。三載遇密。見思慕之久。若連
喪考妣。誦則三載不必言矣。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蔡氏曰。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
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彩按。改元以
遭喪之明年即位。則以崩喪之年天下不可一日無主
也。至於出政號令。三年內聽於冢宰。此三代之禮也。唐
虞或有異同。蔡氏以春秋例之。恐未盡然。

詢於四岳。關四門。明四日。達四聰。

四方岳最高。俯瞰十二州。無不見。故取以名官。以其居
高而覽下也。列國諸侯陳詩貢秀。皆歸於岳。是以天下

音

卷十三

三十一

人才四方難難。惟岳得而備知之。直是咽喉所在。故舜
初即位。首詢四岳。詢者何也。天下事執不得一主。見拘
不得一成。法人主與議天下事。若畫此二者在中。則不
足以發大臣之嘉謀。秘計。所以知與安者。必有不能盡
其道也。詢者虛心商畧。如何關。如何明達。初不撓一毫
意思。當日君臣往復。決不是三兩言語盡得。此關四門
九字。蓋史括舉大意。下咨十有二牧。則舜之言。其有曰
字。此無曰字可據也。曰四門。是天下一家氣象。曰四目
四聰。是天下身氣象。不聞之明達之。則閉其門。無可

出入塞其耳目。無可見聞。直見得如此親切。容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登夷率服。

食哉云者。八政以食為首。重言之也。惟時者。民之饑飽。止爭在此也。時有妨自下者。如民好偷逸。不服曰。此係乎其上之勸課勤也。時有妨自上者。如不急之役。無藝之征。廢徵不念。兩賜不時若。此係乎其上之恭儉無忌省也。柔遠能邇。教亦謂之養者。養其身心皆養也。故禹謨政在養民。合正德而為言也。行道有得於心。

易子書

卷一十四

三二

者德也。德曰惇。何也。本諸心。見諸行。此無不可信於人者。故不言允。但德有始得而終失者。有其德薄而無載物之力者。惇則失輔之使。固其藏必無得失之患。厚其力。日進於無疆。易所云育德是也。元者元氣渾然之人。至厚也。故元不言惇。但此退無彼。彼之譽進無赫。赫之功積久而後徵。美利天下而不言。最難信得。非以腹心與天下人洞然無疑。其得行其志者寡矣。蓋人言漸多。國任漸懈。用未竟而輟。素之者其恒也。雖有仁者在位。天下豈能賴其用哉。此所以貴乎其允也。魏叔子。

曰。漢唐時太守刺史。無事則職兼教養。有事則身親征伐。故可以開耕屯。立法制。建學校。辟賢士。殺奸猾。邊境蠻夷服。則撫之。叛則討之。非有大事。不徵兵於外郡。不請援于中朝。猶得虞舜命牧遺意。近代文武分司。百務牽制。上所以待牧守者失其制。而下之牧守苟且守文。以卒歲月而已。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易子書

卷一十五

三三

舜初即位。詢四岳。咨十二牧。咨宅百揆。三者是開首第一大事。先岳牧。後百揆者。此時百揆尚未有其人。必且訪於四岳也。堯堯堯成功。帝戴何等。又云。廣帝之戴何也。易云。雷出地奮。具得此等精神。更無聖德神功。可以限量。此辨其天德剛健不在氣魄上論。必有此能。纔使宅百揆。重之也。難之也。帝戴是堯。熙載是禹。使之者是舜。此一句。并堯舜禹三大聖人精神俱包在內。國家廢事事也。聖人見得經天緯地。故曰。大。而天地神人。相及鳥獸草木。皆物也。聖人以爲此大成。大小成。小人所。

以爲明神所以爲滿。各以其類。故曰疇謂之衆。則事理昭然。不宜使晦。故采曰亮謂之疇。則一類具一性情。空各依其性命。故疇曰惠有亮此衆。即惠此疇者有亮此衆。非以惠此疇。此時亦舉。終不惠者。蓋盡人盡物贊天地。皆職在百揆也。舉伯禹作司空者。禹痛父績用弗成。幹父之蠱。有幾多發奮。王行一曰水。明得水之性。順得水之適。更無不亮不惠。使宅百揆正恰當。故舜但俞而咨之一無所疑也。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惟之云者。專命百揆司空特兼禹爾。○林氏曰。書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於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及周公輔成以朝諸侯者。○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蓋天下之治不道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王宇泰曰。禹治水不但導水與山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并敵。疏爲溝澮。以達於川。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皆創自

堯度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了。但舜攝位時。即經繇而舉禹。二十八年之後。決無功獨承堯仍舊職者。不過欲其防患未然。則司空之事甚省。故可以有殽兼行之。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饑者。爲饑所困。欲率教化而不能。欲爲商賈而不得。烝民乃粒之日。非必有此帝。則處其有此也。穀言五者。舉其大爾。論其種凡有百。若混然庶草之中。則穀多棄于地。安得不阻饑哉。稷教民稼穡。或有未盡。今必昭列百穀。某宜土高。某宜土下。某宜南。某宜北。某宜春夏宜秋。凡因天時。興地利者。皆廣著爲訓。蓋穀百其性。則攝百其宜。一不得當。則勞而無獲。此非后稷聖人神明其事。莫之能辨。故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者。父子之義也。至於百姓。則各父其父。各子其子。舜欲使比閭族黨之人。皆自然有恩。欲使有愛。與家人骨肉無異。親義序別信五者。謂之品。品類也。如父子之禮。不可行于君臣。兄弟之義。不可知於朋友。人倫之常。不可施于夷蠻。欲使五者思義之間。皆無矯揉。故曰遜堯

民時雍。自無不親。不遜但親字。說在百姓上。遜字說在五品上。則親遜固自難言之。而百姓親實在五品。遜五品不遜。雖父子之間。有不親者。五品苟遜。雖百姓疎遠。無不親者。此遜底意思。直是使自得之。勿忘勿助。躁氣并消。慢心俱盡。纔著欲速。便說不得敬。故曰敬敷五教。在寬。敬與寬不是兩事。蘇氏曰。以五教教民。必寬而後可。至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魏叔子曰。遜順也。見得父慈子孝。兄弟恭。皆是率性自然。別無勉強。今此不親不遜的反是矯揉造作。拂了自己性情。

帝曰

帝曰

三六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自古聚賊數萬。結連夷虜。為社稷生靈之禍者。其初造孽。惟數奸人。遂滋蔓不可救止。帝察微知著。以猾夏之蠻夷。中國之寇賊。姦宄付士官治之。於發由是。小人不敢為奸。而外夷不得生釁。此制勝之上算也。養立於前。教行於後。有不率者。然後從而刑之。可以見聖人之用心矣。其明也。如日月之明。立身皎然。情偽畢見。又如雷電之明。雖有擊斷。皆長養萬物至意。此所由刑當其罪。

而天下服也。後世所謂明者。僅在五刑出入之間。稱察吏而止。立身之污潔不可問。其心且敢於殺人。以其明。考耀上下。嗟乎。如此之人。其於五刑出入。豈有能明者哉。按宮辟下蚕室。餘刑就屏處。蓋斷割之以正其罪。保全之以延其生。否則與大辟無異。聖人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與。同。堯佐曰。要服內三百里為夷。荒服內三百里為蠻。乃五服內邊鄙之民。猾夏者。謂其擾亂良民。非若四夷之侵中國也。故命皋陶以刑治之。使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耳。諸儒疑蠻夷非刑可治。遂謂皋陶

帝曰

帝曰

三七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有苗亦是時。時為之。非職掌也。古者兵出於農。非如後世另有特設之兵。將取於公卿。非如後世另有一定之將。故唐虞絕無兵官。其戒命亦不及一兵字。

帝曰。時若予。工。食。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受。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諸。教。養。刑。工。相。為。表。裏。有。如。若。工。無。人。注。巧。作。于。上。雖。又。刻。鏤。競。於。下。則。農。之。事。壞。矣。驕。淫。奢。麗。敵。在。風。俗。即。害。在。人。心。則。教。之。事。壞。矣。教。養。浸。壞。僭。侈。敗。禮。不。得。不。繼。

以刑而士師之獄曰煩矣至於招來有方則財用曰以是制器尚象則禮樂之具賴以成工之所係不亦是故稷契皋陶既命即皇皇於疇若子工若者宜質則質不以巧敗度宜文則文不以陋廢禮也汝諧者和衆職也爰斯伯與朱虎熊羆皆垂益之屬一爲垂所讓一爲益所讓則其人之賢可知故帝不聽其讓謂但與同心必有共濟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揚子書經

卷一

三

前所命官皆仁民之寧聖人以萬物爲一體鳥獸草木一不底若聖人之心必不自得處且禹貢財賦大半取於山林川澤以經畧國用亦在此也王方麓云工與虞統有衆職故二官獨曰往哉汝諧彩按教養禮樂等職豈稷契皋夔等各以一人了得必皆有屬獨於工虞言汝諧者以垂益之讓故云然卻伯夷讓於夔龍又不言汝諧者帝意別有所授且亦非必即爲伯夷之屬也○張氏曰先王之世山澤爲之厲禁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夫昆蟲未蠶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然

至於禽獸繁殖則有孟之烈焚有周公之驅蓋若順也居於山澤順也交於中國非順也豈以姑息爲若哉○呂氏曰君爲天下萬物之主故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後世之君民且不恤安能用心到此此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氣象○林氏曰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佐禹治水至此方正爲虞官○陳氏大猷曰餘官有教戒之辭工虞獨無若字已該之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

揚子書經

卷一

三九

欽哉

三禮吉禮中之一特重其典者治明則不遺於草木鳥獸治幽則使百神有主也鬼神最難交能典三禮則吉凶軍賓嘉之五禮皆舉其中非只典三禮便了秩宗事惟寅者何也以天開于地開丑之前言之是生人之初在寅以一日之動靜寢感言之則平旦之清明在寅所以古來聖賢言敬言言實過此以往便漸與物交而不可保矣自夙至夜只此寅底意思便無諸旁意諸曲見是直無諸旁曲便無諸雜滓泓然一氣與太虛來往而

已故曰惟清此是平日涵養本源之功。日日如是。不在交神作計。凡五禮皆此意。故曰無不敬。安民哉。有官治事。獨執宗治心。故曰有能。難之也。古之禮官。治心而事無不治。後世禮官。但問其事。已有不知者。天下安得復睹先王之治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楊子書解

卷二

四一

之功化。第曰教胥子。何也。胥子他日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蒙以養正。為聖功。事無大於此也。樂至於和各正性命。如胥子直矣。而溫其溫也。卻不是曲。而為之直。遂得自如此。寬矣。而栗其栗也。卻不是厲。意為之寬。大得自如此。剛矣。而無虐。其無虐也。初不是柔。節剛強自無此等簡矣。而無傲。其無傲也。初不是文。繁簡易自無此等。蓋樂之轉移神化至此。若不能造就胥子至此。便是樂有未和。夔但一意察樂。見得溫與栗。樂中實有此。如春如夏。意思處與傲。樂中實無此。為暴為慢。意思此則

樂和之日。即敬成之日。為典樂者。能官之日也。詩樂章也。本乎其志。所有天然者。感發其中矣。若只幾句詩。卻不唱咏出來。或只唱咏得去。卻無五聲抑揚頓挫。與自然底律不恰。卻亦感人不動。今取詩之生乎人心者。感乎人心。又有歌咏嘆淫佚。以盡其情。又有聲高下清濁。以殊其節。又有律和之。本人者不倚於人。本天者不倚乎天。此所以功化廣大而不可禦也。朱子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中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卻將律來和其聲。今人卻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卻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蕤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

楊子書解

卷二

四一

帝曰。龍朕聖謨。說珍行。震鸞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

善人之行。天下固望其有成也。說說能使善行垂成。至

于中廢乃即以爲珍何也。凡事失其機。則後不可爲。折其氣則竭不復振。故謂之珍者。如珍穀然。痛乎其言之也。民惟邦本。震驚朕師。便動搖邦本。危乎其言之也。讓說爲奸。無他技巧。只在王言出納上。有人居中糾察。彼技巧便窮。命作納言。此是聖人扼咽所存。但亦聖明存上。幾出納惟允。不得不然。其不出也。謂之矯制。其不納也。謂之排阻。說先得而中之納言。豈能自保哉。命有出納。官名納言者。凡命之出。必納於此。而後告諸天下。凡命之納。必先納於此。而後進請一人。是上下羣言統歸

楊子書釋

卷二

四二

所在。故總曰納言。命令政教爲朕命之出是也。敷奏復納。自下者。以爲朕命何也。敷奏者。陳於上也。復上有所命。復之也。逆逆也。有所請於上也。此雖人臣所自爲。然皆承天子爲之。若故出與納。皆曰朕命。○副墨曰。允字須在理上看。若果上之所出。下之所納。未必悉可。封還初頭可也。亦不上聞可也。發之上者。必爲大計。發之下者。必爲嘉謀。一時信之。萬世信之。故曰允。○魏叔子曰。去小人。是致治急務。此聖說之命。卻在治定功成。禮備樂和之後何也。上下勵精之時。小人術術難施。至

於四海治安。上恬下穆。則小人乘暇而入。每使人不及覺。所謂致治易而保治難也。孔子言爲邦。終以遠佞人。皆此意。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官不同。職不同。要其心皆奉一天。如兄弟妻孥之聽命於父。如耳目手足之効用於心。想見唐虞君臣僚友。太和元氣。故雖二十二人。而一人可當千百人。後之受職者。不肖懷私賢者行意。此所以千百人卒不得一人之用。古今治亂興衰之際。如此而已。攝紀行事。

楊子書釋

卷二

四三

即位紀命官。何也。蓋堯老舜攝。如後世太子監國。位已定矣。彼其所行事。皆人臣不敢假者。而舜儼然行之。但以舊君未崩。未嘗稱帝。改元耳。舜無自謂。非天子之心。天下臣民無不以天子戴舜之意。及放勳殂落。遂格於文祖。正帝位。惟以天下治亂在庶官。釐其大者二十二人。敷言勸勉。而天下無餘理矣。所謂無爲而治者。此也。如謂舜攝後復避。豈不可得。後即位則失。即位真於攝位矣。此日郊祀朝覲。尤不可已。何以缺不書。但紀命官之詞。此其故甚易明也。抑治天下財用爲大。舜咨四岳。

九官十二牧不及此何也。今如璿璣三衡。即有制作也。冀類上帝。觀諸侯。有祭祀燕享之費。巡守述職。有車馬。有養子之費。封山有封禪之費。濟川有踰鑿之費。闢門進士。有祿予之費。播穀有疆理田畝。教有興學校之費。工庠禮樂。一事必經一費。而不言財用何也。天下萬寶。出於農。谷。穀曰食。歲惟時。命棄曰播時百穀。此已得財用之大本矣。又有工以飭五材。與百貨。有虞以掌山林。川澤凡財。生於天產於地。出於人者。上下牟利。靡後時。生之者衆。為之者疾也。養立教行。然後興禮樂。而工無奇巧。虞取有時。用有節。至於蠻夷猾夏。惟士師蚤治其不辜者。遂可以不動甲兵。則用之者舒也。命官惟二十二人。其屬貳如受新伯與。朱虎熊羆。則皆俊乂在官。無監國餼食之者。寡也。蓋止此詢四岳。咨十二牧。分命九官。而生財大道咸備。夫豈有財用不理而天下可平者哉。董氏謂曰。攝政以前。可以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以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猶乾坤也。後之人主。有不任三公者。有親閱吏案。下行文書者。安識君道也哉。

楊子書釋

卷一 卷二

四四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物有良者。遷於其地。而弗為良。性服於所安也。此善者留之之說也。有毒者必遠徙之。乃無所施其毒。嗟。威生於所感也。此不善者竄徙之之說也。有暴者。馴者。聚處則馴。皆為暴行。狎於所類也。此善者留不善者竄徙兼行之說。無使連結為奸也。分北三苗。經理最得宜。治外亦不略如此。故曰庶績咸熙。庶績咸熙。雖由考績法立。然哲明在上。功實不消。寬簡臨下。賢者得安。行其志。皆其德之所為。堯曰庶績咸熙。舜亦曰庶績咸熙。其德協即其功。無不協哉。魏和子曰。或問羣后之敷奏明試。以五載。此考績成三載何也。曰此蓋非治諸侯之法。所以治王朝之官也。篇中前言巡守朝覲。而係以敷奏明試。車服。此所以治諸侯。後言二十二人之事。而繫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此所以治王官。經文明白可見矣。或謂諸侯亦與考績之內。則五年間一巡守。一朝覲。一考績。凡三考矣。王官三年一考。而諸侯五年三考。有是理乎。或曰十二牧所以領十二州諸侯。周官亦云外有州牧侯伯。謂之王官可乎。曰四岳以統十二牧。如今都御史之

楊子書釋

卷一 卷二

四五

統十三道御史是坐于京師者也。十二牧以領十二州諸侯。如今十三道御史之出巡十三省是以王官分統於外者也。所以舜命十二牧與四岳九官同例而其考績亦在三載三考之內。蓋諸侯多因其先世之功。而王官必論其一人之德。諸侯爲世守。而王官有流遷。故治諸侯法以五載。治王官法以三載。疎密畧相當。然諸侯非有大罪不加削奪。故言賞未言罰。王官有不稱職吏議隨之。故言陟必言黜也。然有四岳以糾十二牧。十二牧以糾十二州諸侯。則治岳牧而諸侯已無不治矣。此

楊子書

卷二

四

聖人經制內外之畧寬嚴得中之權也。又曰三苗分比。然後可言庶績咸熙。卻先言咸熙後言分比者。先中國而後夷狄。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爲聖人。以孝德升爲天子。統計居攝即位有八十年。德澤在人。如天高地博。年百有餘歲。巡行方岳乃死。精神在天下至百年不倦。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史所以特著其終始也。○臨川吳氏曰。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踐位。而此五十載數自堯崩之明年始何也。蓋堯崩

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爲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爲舜元年。如漢王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漢王雖未稱帝。而紀年則當屬之漢。故始自入關之年。爲漢元年也。

楊子書

卷二

二

大禹謨

新安陳氏曰。諸臣惟禹稱大者。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

文命主禹而為言。史曰若稽古大禹也。敷於四海。查治水而為言。禹貢聲教訖於四海也。不言功被四海。言文命何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再傳而此文在禹。本諸其文。宣為教化。東西南北海。有先見焉。有聲聞焉。光華上接堯舜。不止水治土平之功而已也。禹有此功德而不

楊子書釋

卷一

四八

矜能不伐功。兢兢乎與帝心無窮。如子承父。有一氣之通焉。故曰祇承於帝。讀大禹謨者。蓋於謨之篇首見堯舜。舜傳禹之意。且篇題大禹謨。惟克艱惠迪。養民三言為禹規。帝之辭。餘則讓皋陶。征苗數語而已。乃若帝與益相為唱和之言。與夫帝美皋功。皋稱帝德。皆曰禹謨何也。危微精一傳自帝。征苗數文德贊自益。皆以禹為禹謨。何必帝謂惟帝時克。益進而言曰。帝德廣運。則禹克艱之說。啓之也。無虞之微。戒則禹言。山影響之說。啟之也。地平天成。猶不為功。必萬世永賴時乃功。則贊

民俾勿壞。如此深遠之志。啟之也。皋陶謂罔愆在上而

後不犯在下。則民之犯者。皆其上之愆。非禹有在茲之

讓。則此義何可得聞也。精一執中。不過禹不傳。惟德動

天之昌言。不過禹不拜。則雖舉而歸於禹之謨。奚不可

哉。皋陶謨全乎皋陶之言。記言也。禹謨則不全乎禹之

言。蓋言與事兼記焉。所以為傳層數者。居篇之大。未故

史於篇首曰。敷於四海。志功也。曰文命敷于四海。志德

也。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志其心也。皆為傳禹著

端。不止為謨於帝也。然禹所以承舜。舜所以傳禹者。惟

楊子書釋

卷二

四九

謨。治水則其功謨。則其道也。呂氏曰。祇承與重華異。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祇承則坤承乾之象。此帝王之間也。

口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入。黎民敏德。

天下事力有可用。僅因中材而已。尚不是艱。四方無虞。

微戒無庸。此力無所施之日。聖人困於其中。吾心之洪

水猛獸更難驅除之時也。克之者。制於素龍。一切隱憂。

消得俱盡。此艱以為在后。既在后。以為在臣。又在臣。后

代不得臣。臣代不得后。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凡民安于寇賊盜寇而不之耻者以其頑有不即至親
遜者以其氣尚憤無進退之情敏者心之通行之利也
必克艱而政乃久便見得不克艱則大綱節目必至亂
生其中必克艱政久而後黎民敏德便見得不克艱則
此民頑鈍不顧德矣不可不懼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於衆
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言之伏不但其言無以上達有用心深遠意見未合
不得其深微所在則伏有平常無奇忽暴過去不知其

楊子書解

馬謀三

五一

中有至義則伏遺賢如路不拾遺之遺羣賢畢登偶一
夫落即是憾事萬邦曰寧則民有順則之樂家無忠孝
之名豈不是至難人主取善若只稽于賢人君子便不
是善與人同然衆則人見已見拉出雖明知其人之善
到底自己上濡忍不能割故必曰舍已從人人有苦可
以告尚不至為大害彼既無告上又從而虐之不為盜
賊以發舒其不平不止一夫作難毒流億兆萬邦所以
不寧也因窮不止是寒微之人賢者當貧賤時嘗有天
時人事到此俱否悶不通智謀用不著時節最難為世

所知最易見廢故必說到不廢田窮方是極難克曰時
克何也天下難事惟我有時習之有時不習功夫生而
義理不熟只見得難不敢向前去惟堯至誠無息所以
無不克此堯為克艱樣子正其精神奮與處不是贊
堯不是讓堯能之而他人不能之辭程子曰舍已從
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
而從人者輕袁了凡曰無告不特鯨寡孤獨之人凡
孤遠愚弱有所畏忌不敢言者皆是實非有心虐之但
體恤一有未至使我無虐之心彼受虐之實矣

楊子書解

馬謀四

五一

孟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為天下君

惟帝時克便是帝德所在孟從大用上指出全體若曰
此皆帝德所為其克也是帝德之廣其時克也是帝德
之廣而能運也凡德未至者舉一端已盡廣運自概以
一端不得欽明文思天德純粹是聖也如舜潛伏在下
授之天下不疑共驩等凶與共處朝廷無所遺患此豈
人之聰明好惡可以同量用天之度一旦定之以罔此
豈有法可傳學可至蓋聖不可知謂之神十二州驚人

險阻一人身任其憂七十載勤勞獨自強不息豈不是武仰觀日月星辰天文既昭制爲律度禮樂人文益著直如此文文與武不過聖神裏事卻卽以爲聖與神不得故又曰武曰文凡如此者皆自擬議者變化屢生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西山真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蓋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

高曰惠迪言從逆山惟影響

表了凡曰惟影響一見應之必然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非形直而影曲聲細而響震也一見應之甚速同時

楊子書釋

卷一 五

五二

並出當惠迪時吉卽與之同出當從逆時凶卽與之同出非形先而影後聲先而響後也一見從中出之義吉從惠迪中來凶從從逆中來並非外至如影從形中出響從聲中出也不曰如曰性如猶二之也世間萬物有影惟人心無影事之吉凶卽人心善惡之影也萬物有響惟人心無響事之吉凶卽人心善惡之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咎同弗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戒者何也人見聖德至矣聖人竝不見得我是聖人僅取凡情爲戒五罔字三勿字兩無字戒得甚九然安當處順中不發箇大傲卒於凡情易墮設我先傲也戒則苛嚴法度蓋萬事之規矩百官之循習皆繫其君謹持法度於上天下由治趨亂必其人主見得治安精神漸緩每自失法度始故戒之此其首也法度甚嚴逸樂甚寬惡拘籥必樂放縱故戒遊淫逸以節勞瘁樂以宣布和氣皆不是天理外事遊如遊玩有娛心志之情淫則過其度也凡此皆修身之事修身必謹用人親君子人

楊子書釋

卷一 五

五三

主所以日敬而勤也親小人主心所由日肆而安也用人必與謀天下事故戒謀疑在兩可卽斷以勿成者不使天理之安少雜於人欲之危也定謀在志謀實而志主也決疑在熙疑病而熙藥也百志者未有謀先此志惟一至於謀則有一謀卽有一志百其謀亦有其志屢遷而不失其主也謀之疑者小利小害得此惑之是不廣其中毫釐岐之大似亂之是不明熙如天地之大不恤人憾不近人喜至廣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幾之可與存義至明也如此則疑自惑我不得故惟熙審謀

立事總爲百姓道。爲公。百姓爲私。故學可不有道。必不可違。寧弗百姓可也。而道非一己之私。乃百姓之公。但恐執以爲道。意見旁起。己之欲生其中焉。辨在幾微。而公私甚判。故同弗百姓以從己。益之言盡手精微。其意則但取凡入之情。以爲聖人之戒。己爾。袁了凡曰。不曰治世曰無虞。一無所容心之時也。治世之小人。不見其害。去之或疑於隘。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堯舜功之類。去之或疑於薄。此不斷不能從己之欲。欲字只當意字看。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

楊子書釋

卷一

五

順即是義理。未安處。從理原非弗。百姓如盤庚遷殷所弗者。安土重遷之私情。而所不弗者。審於利害之公心。然兩句須合看。蓋戒其干譽。則或至弗民。戒其弗民。則或至干譽。要緊在道欲二字上。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至未方及百姓。總其要歸。言皆爲百姓戒。無思以修德。德惟善政。戒無荒以脩政。政在養民而止。此

須念方見得不念。則彼言罔於五言勿者。三言無者。二惡知其指歸。惟一哉。養字即孟子以善養人。養字養其身。養其心。皆養也。惟修不已。又惟和。惟叙不已。又惟歌。戒之董之不已。又勸之。如養。嬰兒保惠無所不至。如養花。木時其寒。燠惟恐。逐其生意。此所以爲善政。所以爲德也。天下萬物皆生於五行。而穀爲大。故連水火金木土而言。惟脩者。言六者各有有餘不足之患。必有以淺之補之。穀亦言修何也。蓋有如茨如梁。而民不享其利。或反被其害者。穀非止不足之患。亦有有餘之患。故皆

楊子書釋

卷一

五

言修三者言和何也。正德一也。太寬則民不率。太猛則民不化。利用一也。未重則傷農。未輕則棄債。厚生一也。奢必竭產。儉又廢禮。此分三者和之難也。有敦尚仁義者。或經濟潤踪。有綜核功實者。或教化衰缺。合三者和之難也。脩與和九者爲功。必言叙何也。如六府首事於水。則大患既除。而諸患乃可漸理。三事先正其德。則人心既正。而其小不正者乃可從而治。不則九者不可爲功。故惟叙。民享太平。自歌咏勤苦不能已。故惟歌。不至於歌。則其民無陶然自得之意。是其功有未叙也。勤者

宜休。乃以戒之者。為休之用。防其止也。情者宜威。乃以董之者。為威之用。責其成也。不一於褒。美以驕其氣。不專於屈辱。以阻其進。鼓舞之方至矣。有休威尚。有勉強。故勸以九歌。全乎其天之使也。王字泰曰。洪範三行。皆以生序言。此言其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為用。不克不生。不可以養民。利用厚生。皆出於六府。然必另列為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而已。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呂氏曰。俾字宜詳味。天下之理。威必有衰。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於壞。看一俾字。聖人直可自必。力量何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天上著不得力。只在地上去。做禹導山導水。所以為地平者。何如勞苦。而後陰陽既和。生物茂著。天乃得成念此勤苦。自然放懈不得。所由聞言感心。帝即曰。俞也。禹言水火金木土穀。帝曰。六者為府。此天地之藏。其出無窮也。禹言正德利用厚生。帝曰。三者為事。帝王所以財成輔相者。此也。此府與事。今日平成。猶賴在一時。必治。

之者。一。片誠意。與為終始。至於萬世永賴。方是乃功。正上文。俾勿壞之意。若作現成看。便不合上俞字。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總師何等事。而盡以不急何也。嘗思天行健於上。雖日月星辰。華嶽河海。散殊不齊之萬物。皆大氣舉之。由是知天下無難事。勤而已矣。人主四海。離心莫之能總者。怠而已矣。僅言怠。無大惡德。僅言勤。無大嘉德。乃人心之離合。聚散。天下之得失。繫焉。勤之時。義大矣哉。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辜。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德乃降者。難之至之辭也。言所理者刑。所種者德。若非具大勇力。必竟刑上阻滯。不能布德於刑之中。德不可下於民也。皋陶職在刑中。意思全不在刑上有幾多自強力。在此真是。不急。別求總朕師。不得。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有五典乃有五教。則教亦其獨性之具而已。而況於刑哉。然舍卻刑。無由弼教。只要緊在明明。乃所以弼也。民協於中。俗無偏頗。實無負罪於躬。此之謂無刑。非僅圓空無人而已。期於無刑。仁者之心。雖在刑期。無刑。湯鑊火坑中。作大生廣生事。故曰。邁種德。此是何等願力。皇有此願。卒致同于予。正固知願之所至。為斯民生死之路。願不可不登立也。陳大猷曰。協於中。則不犯正。不待論。程子曰。中則不違於正。正未必中。

楊子書經

卷十一

五八

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洽於民心。如水浸物。液成一片。帝好民生。民亦自好。其生如水與水之合也。故曰。洽。天下民不遂其生。有二決。裂軌度者。走死之路。機事煩密者。亦近死之情。帝與民曠蕩。民亦各有敦易溫良在人。倫日用間。帝與民謹執綱紀。民亦恪恭法度。同敢闕越。此便見得生至可好。與帝一樣意思。聖民懷之。尚有感意。在邁種德。尚有勤意。在到洽於民心。只優游浸漬。卻不見勤底意。浸漬所至。

莫知其然。卻不見底意。凡好生之德。皆同愆之德。然則民之犯者。非民之過。皆上之愆而已。為人上者。萬方有罪。豈可以多求於民哉。呂氏曰。舜好生之德。自臨下以簡。皆是苟無刑。故無小一句。好生之義。不備。蓋不事姑息。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副墨曰。帝德不言中。言同愆。以其用意忠厚。似過於仁。然皆天理人心。適當如此。故曰。罔愆。不犯在民心上。看中有未協。犯義犯刑一也。魏叔子曰。故犯之人。其心險。其力狠。上敢於藐官法。下忍於害衆類。使之

楊子書經

卷十三

五九

達而在上。則顛倒政教。窮而在下。則慙不畏死之徒也。聖人至仁至恕。故五刑有流宥之法。胥災有肆赦之條。而終終則曰。賊刑。正謂此也。王方麓曰。與其殺不辜。二句。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其實聖人固無殺不辜之事。亦無不經之事。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聖人修己。自不消如何寡欲。如何義勝欲。就此欲之所。在皆是天理流行。至於治人。卻人與已有間。上與下有間。我欲如此。民未必即如此。今舜但惟欲所之。四方以

治如風之動。不見動所由來。蓋以卑陶明刑弼教。上所執者此中。民所協者此中。上與下通為一身。故其欲也。同。嗟。同。吸。四。方。風。動。作。為。寂。然。帝。說。到。此。不。禁。其。言。而。悅。悅。而。思。如。津。津。有。味。一。般。

帝曰。來禹。泝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儆。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涉。元。后。

泝水儆堯。而舜曰。儆予。身任天下之責也。將以天下傳揚予。晉繹。

禹而叙者此者。開天撥亂。禹之肇造在此也。允者。敷奏。確然。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也。成允者。果能行之。與其言之確然者。不相遠也。考績則山川已奠。有其功。成功者。盡力溝洫。勿使復有遺患。至於墜乃績也。克勤於邦者。天地平成。孜孜於勿壞。不敢荒寧也。克儉于家者。卑宮惡服。不改其素也。平成易怠。豈亨易侈。易怠易侈之情。不能入而浸淫之。故曰克也。不自滿假者。蓋惟見不足。乾行不息之心。勤儉之精微也。矜者。挾持嚴峻。子賢也。伐者。功高不自怠也。子賢則誰獨為不肖。我高又

誰樂處其下。惟不矜不伐。則蓋世功能寂然。無有天下之爭。胡為乎來哉。有滿假。然後有矜。伐。滿假者。矜伐之根本。矜伐者。滿假之枝葉也。有汝矜伐。然後有天下爭。汝矜伐者。天下爭之根本。天下爭者。汝矜伐之枝葉也。

人見天下爭。未有止。觀於禹。乃知如行烈日。飲以冰雪。則煩熱自消。卒也。天下咸服。推諸千萬人之上。是則下也者。所以上也。易曰。謙尊而光。謙之時義大矣哉。陳石堂曰。假者。借也。寬也。容也。借片時容隙地。以自暇逸。

此雖賢者亦間有是心。不但矜功挾才之小人也。自滿揚予。書繹。

者。人皆知其不可。自假人以為或可。故舜以不自滿稱禹。又著一假字。呂氏曰。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不矜不伐。無已也。無已。則無對。無對。則無爭。此人心所由大服。非以其功能之高。陳氏經曰。聖賢所為。初無分外之事。直見得已所當為。能盡此者。方能免責耳。尚何矜伐之有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只了得一箇子底事。魏叔子曰。曆數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暑盛則寒至。寒盛則暑至。舊曆盈。則頒新曆。所謂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也。堯舜禹皆以功成自退。相禪受。故傳位之。

言云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一也。而人與道分。必精以擇之。純乎天不雜以人也。必一以守之。動與靜一。晝與夜一。凡窮通夷險。壽夭生死。皆一也。所以精者。直精至無間則一矣。人心止有危。更無不危。道心止有微。更無不微。危微二者之勢。並處于不可加。所以治心。止有精。更無不精。止有一。更無不一。必以不可加之功。配此不可加之勢。剩欠一毫不得。一者對兩而言。兩則過不及。出乎其間。惟一則千變萬

揚子書

卷一

六二

化止此道心。執者擲柄在手。權度由我。允執者。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聖人而不敢。確乎其不可拔也。堯傳舜曰。允執厥中。渾渾耳。若不指出此心。則不知中何從出。而功無所施。惟舜窮源溯流。闡塗開牖。使人可循而入。是故虞廷十六字。昭臨千百世也。按蔡氏發于形氣。爲人心。發於義理。爲道心。是固然矣。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夫惡惡臭。好好色。此發于形氣之心也。誠其意者如之。豈非以此心之發。亦純乎其天。人心皆道心耶。子思子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飲食。人心也。而能知

味者。卒鮮。人心固不惟微耶。孔子曰。六言六蔽。所謂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其心皆發於義理也。卒至於愚。蕩。絞。賊。亂。狂。是則一義理。一坑塹。道心又未嘗不惟危矣。古今以忠孝名節危人。主殺其身。禍天下善類。無算者。彼其心豈發于形氣。不發于義理耶。蓋喜怒哀樂情也。人心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道心也。謹獨以審其幾。所謂惟精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則一之至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揚子書

卷一

六三

中之理。通古今。徹智愚。執中治天下者。惟在聽言處事。所爲精精諸此。一亦一諸此也。凡言與謀。惟審其當理不當理。苟其當理。雖論創自今。何嘗不是。古雖謀自一人。何嘗不是。大同。惟其理有不當。直是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而已。乃以此嚴戒焉者何也。聖人若與足已自用者言。便說如何聽。如何庸。惟恐他狹隘。禹不矜伐。昌言則拜。患其聽庸有太寬處。故曰。勿聽勿庸。謹之也。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同。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備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與我朕言不再

謂之元后。合萬國之后。盡戴此一人為后也。眾非元后。則照凌眾暴。雖有父母妻子。不保其親。田宅金玉。不保其富。但失此一人。便如孩提失父母。惟人弱肉強食。特戴那箇作主。想到此。君非名分之尊而已。故曰可愛非君。天下民甚眾。后非眾則情義乖離。特無可如何。勉強而為之民。其心正不得旦夕有人將此邦去。又有誰與他守邦。想到此。民非但可親而已。如水載舟。即其覆舟。豈不是箇可畏。乃有位者合可愛可畏而有之也。一不慎。則無復可愛。但有畏而已。故曰欽哉。慎乃有位。兢業在上。敬以修之。初不是玄默與天下不相屬也。惟是人可願者。惻隱乃身。如富人之所欲也。則使之不失其富。貴人之所欲也。則使之不失其貴。慎乃有位者。思不出其位也。敬修則曰其可願通於天下之故也。其字指在人說。故承之曰四海困窮。言四海人饑寒之絕。使失其富之欲。賢有才智者不得通顯。使失其貴之欲。天下百千萬族有父母妻子之人。至於饑寒之絕。天下賢有才智者安貧樂道少。而競能立功。思策名者多。至於不

楊子書解

卷一十七

六四

楊子書解

卷一十八

六五

得通顯。此輩頑能倨言而晏坐。平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人之窮也。怒過於天。四海其可使之窮哉。聖人所以儆告天下萬世者至矣。困窮兼兩義。經史不廢困窮可見。魏叔子曰。將以天下傳人。而予者憂者。遷延推讓。不斷於早。則大奸易生。觀觀之心。中人亦懷觀望之志。因而造孽。起亂者有之。後世父子相繼。建立不早。其或廢置未決。持望兩端。尚有禍起骨肉。亂延數世者。故曰惟口出好興戎。見得此言。非比尋常。實天下大治大亂之所關也。此是極情底話。使高再開口不得。故禹亦無他言。只在卜筮上說。或謂所論與戎虞廷無此等事。不知時無古今。事無大小。只以聖人處之便化。有事為無事。以庸人處之便化。無事為有事。且如大康去虞不百年。即有羿浞之變。今舜舍其子而傳臣。又含許多功德比肩之臣。獨傳此一臣。使君非大舜。而如驩兜共工其人者。尚立於朝。則后世之亂。安知其不見於古也。千百年禍機。聖人一眼看破。禹曰。故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厥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昆神其佑。龜筮協從。卜不習言。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魏叔子曰洪範卜筮曰稽疑則無疑不卜可知止言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則前此之未卜明矣蔽寧訓如六言六蔽之義最妙。晉曰蔡傳以前此為已卜亦是但舜前此之卜惟卜禹一人玩故卜功臣之言禹則欲盡取功臣俱卜一過也舜曰上下幽明協從使再卜必無更吉一人故曰卜不習吉余詮初全叔子但玩龜筮協從一句終碍今得晉解則從傳快然。王龜齡曰古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

楊子書釋

禹讓十九

六六

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率百官外非必盡如帝之初所謂總朕師也。王宇泰曰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舜不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馨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泉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苗列在四凶惟是一蠢而已今蠢人甚多然皆曰予智不曰予蠢至於不恭自賢反道敗德疎君子狎小人則號稱智者往往而是不知皆大禹之所謂蠢也蠢茲有苗而卒也能格何也三苗全於其蠢也然至於格則亦不可謂之蠢後世士大夫蓋有被服唐虞之詩書誦

楊子書釋

禹讓二十

六七

說堯舜之精一而以頑終其身不耻且格者是則其蠢直不如三苗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愚病也愚而詐病莫大焉今觀禹所以為三苗罪者蠢則蠢爾然未有詐狀此所由終至於格也蓋贊於禹而師可以還者憫其蠢也若既蠢矣又益詐焉則雖堯舜不容其能免於聖人之誅也哉。魏叔子曰玩征苗誓辭只罪其為惡於身為害於本國而已絕不及一朝不貢之語三代以後用師者便大不同。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愆祇載見瞽瞍變憂齋慄慄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滿者自是其德爲己至而非諸其人之有此滿一念則懈其進修者無所不至故曰招損招集也言損之者衆也謙者德高而心下惟見己之不足有此謙一念則增修其德者無所不至故曰受益受如虛谷之納其益不可量也時乃天道者言此人之事也而其道通於天蓋

楊子書釋

禹謨二

六八

虧盈而益謙。天之道固如此也。誕敷文德如呂刑德威德明正誕敷文德之事聖人實見己德未至有幾多增修工夫與負罪祇載一般意思此所謂謙也至於七旬有苗格此謂謙受益也讀書至此蓋曉然於損益之故可以興可以觀矣。集論曰矧茲有苗不是說苗易感只言我感之未盡道耳禹聞之但覺畧有是已非苗之念便非受益合不得天故以爲昌言拜之深愧德未至也。呂氏曰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如魯子之唯其從如響畧無凝滯苗民障蔽之深辟如春氣未至陰崖寒

谷猶未發榮到干羽舞階有苗來格便如春風流暢寒枯草木皆發生意。楊龜山曰益有言不告舜而告之禹禹乃擅反兵而不殺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從而誕敷文德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阻壞幾事而禹之事直爲逗過君命矣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楊子書釋

禹謨二

六八

皋陶謨

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德者人之所得於天或其天而已我尚不得而有之得於心之爲德或止此而已尚不到入室田地允迪厥德之主得於天者實能有諸已得於心者實能日進無疆

楊子書經

卷一

七十

如山水之身至其地如珍羞之厭飲其美由是臣爲之謨者皆其德中精微之理必無不明其弱也皆迪德之三矯偏救過不自起之情必無不諧可見人主於臣子謨獨有不明有不諧直是其躬行時之惑情戾氣于此發露病實不在聽覽日但皋言渾然故禹特問如何便要下手做迪德事皋以迪德者迪諸身思是其中一箇主人慎厥身修者人主身既修不以修爲己至別有精深只在身上兢兢戒謹則其存于中者此主人永無去時答禹如何一問全在此惇叙者不以卑亂尊不以疎

亂成皆一體中篤厚至意不肯苟且簡薄九族同此身也勵翼者主雖聖明爲臣者不敢畧安其常時發大勇于股肱耳目之間庶明同此身也九族不似布列庶位者其人皆明故言惇叙九族尚有力用庶明則現成說箇庶明勵翼自不言而喻也迺可遠則現成說箇在茲蓋修身通立親親賢賢由家而國而天下不消更費作爲矣皋言亦是平常道理禹以爲昌言拜之何也蓋此言以之治己則正己而不求諸人以之治人則修其身而天下平天下有盛之日無衰之日故曰昌言

楊子書經

卷一

七十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迺可遠在茲是固在修身也皋以爲美猶未盡復廣一義曰在知人在安民見得人不知則其身之愚暗而已民不安則其身之疲癯殘疾而已說得此身與人與民渾成一箇故不禁嘆美又曰都禹卻咨嗟若不然者蓋智仁兼盡實是堯舜猶病說到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孔壬三箇何字把聖人終身不自憚心事一一

運出。豈不是箇其難。若不得禹一番感嘆。一番艱難。畢言雖至精微。上下精神。猶恐發動不來。此唐虞君臣。所以相與有成也。哲者。沈幾鑒物。知微也。故大受小知。各如其分。又深誣不為察淵。故大賢樂盡其大。而小賢不覲其小。所以能官人。惠者。保也。惟恐或傷。又順也。以人治人。不拂其性。所以黎民懷之。天下全于哲者。不必全于惠。有如智足以察奸。而仁又足以育物。譬如人身。元氣完固。雖有纖疔。不足為害。且亦自然潛消。無有但把知人安民。全體大用。體歷一過。而難意盡見。

楊子書

卷一

十二

畢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畢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毅。彰厥有。常吉哉。

知人固難。若以一途取士。則隘。今疏其德有九。可以盡天生人才之數。又見諸行昭然。豈不可知。但天下有冒為忠信廉潔之人。未必無一二可稱者。必論定其人。果行道有得於心。然後臆列某事某事。不專取其行而已。上亦字。因禹言知人之難。畢謂亦有通於此下亦字。又因行有九德。進步作轉語。擾者。振厲之意。安守非其性。

也。其才可以起哀振盪。所以為德。訓則擾則似柔。卻如此說。又似亂。蓋才過人。可濟大難者。曰亂。小心為難。故曰敬。志有為喜。作事曰擾。或振厲一時。難持久。故言毅也。剛與彊類也。一曰塞。一曰義。何也。塞實也。天下慾者可冒為剛。故剛之蔽曰狂。病其不實也。剛而塞者。遇物能斷。屈撓不得。卻純氣充實。其中如匣劍鋒藏。鋸飲雖力。截致龍人不得而窺之也。義宜也。有等血氣任俠。非所強而強。故勇之蔽曰亂。惡其有不宜也。強而義者。或赫然一怒。或守死不回。皆富乎理。其為天下則以除暴。

楊子書

卷一

七三

安民其為一身。則以正志明節。剛就體言。強指用言也。彰厥有常者。任應事接物。種種與人看見處。都顯出箇有常。蓋有常者。性也。安也。彰其有常。雖一日行事。可必其終身。不然者。雖勉強終身。不能保其一日。察其所安者。此也有常。曰吉。可知無常者。為凶。知人不可以不慎也。王方麓曰。言論也大凡人須先論。周禮所謂論定而後官也。寬而栗。九句皆成德之自然。寬洪者。易失之濶疎。而今又縝密。乃為成德。栗是木性最密底。栗而不立。鮮不至於為鄉愿。鄉愿同流合污。閹然媚世。正坐柔。

而不立。故彙必曰立。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亂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魏叔子曰：先儒謂自寬至驕，皆所稟之性，自粟至義，乃學問之功。其實九句，亦有生而不偏底，亦有學問以養之，使不偏底。須兼二者看。又曰：予讀是書，想見聖人無物我如此。皋將言而先曰：都禹聞之曰：吁，禹既吁之，皋復自都之。吁者，非咈人之意，都者，無矜己之情。一派天機，互相觸發。若後世僚友，則彼此自生嫌疑矣。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全，而不能也。

楊子書釋

卷一

七四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三德德數尚稱，故言日宣微使著也。六德則德數漸盛，富於才者常驕其才，富於德者或驕其德，故日嚴祇敬，持滿以謙也。嚴如嚴君嚴師，無一放寬處，祇如神祇在。

上無傲慢，皆純乎敬而為言也。其實三德不主敬，必時就消沮。六德日嚴如此，自然日宣互義也。德有其三，有其六者，古人自命較然不欺，其志古人論德如衡，輕重不爽，故三之六之如此，其不惑也。三德可為大夫，六德可為諸侯，舉此兩者以類辨人才，推之則一德皆可以官。故曰：俞受敷施，俞如火從燥，水從溼，無所不合。敷則大受者不枉其才，小知者不過其量也。朝臣爭黨，急荒政事，只為君子小人離處，蓋非真正有德之人，則其至誠不出，非有超越等夷，勝于勝百之人，則其意量狹小。

楊子書釋

卷一

七五

皆不可與共處。此官共圖天下之事，此官此事上生出多少意見。上悖天時，下壞國事，所不顧矣。到得九德咸事，俊乂在官，類聚則聲氣盡同，獨為君子之爭，既不必羣分，則生平盡見，又各有君子之長，皆可以相取。故曰：庶績其凝，太和元氣結聚其中，不可得而名也。胡旦曰：春布德施惠，夏勞民勸農，秋禁暴誅慢，冬謹蓋藏，飲積聚，皆所以相五德而撫之。土旺四時，四時順則土在其中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

知人說到庶績其凝。效已著。此直說歸慎修上。聖主無逸事。不能無逸欲。逸欲少萌。則知人之鑒。便有時昏。既不能官人。且此欲所至。四方風從。必將效自有邦。始是有邦。非自逸上實教之。故戒以無教逸欲。謹於微也。一日二日萬幾。只是一兢業之心。無曠以下。乃推原所以無教。蓋有邦教逸。凡庶官皆逸。逸則名雖有官。若虛無。人然。更謂之曠。此庶官皆天工也。天行於上而人代。必合得而統代得。庶官曠。則人不能代於下。天工必廢於

楊子書解

卷一

七六

上天工必不可曠。則逸欲必不可教明矣。只無教逸欲一句是主。楊慈湖曰。幾微也。一日二日。此心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後世朝廷敷奏甚多。卻一二日。亦斷無萬事。况堯舜時乎。彩按幾字。指歸心上。甚是。蓋人心起伏有萬。無逸或能之。無逸欲卻難必。如此說。纔合得無教逸欲。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典有天合有人合。其實人合皆天自有至意。不可散。故言惇。先勅者何也。凡哀薄之情。由人倫不明。大義不正於天下。而天實叙之。惡得亂之。故曰勅我五典。五惇哉。惕于天不可違也。說者俱在勅我作轉語。不連天字。急氣讀。便數箇哉字精神。皆遠去之矣。以下天秩天命。天討俱要識。此到同寅協恭。乃是責重君上。典之中尊卑貴賤。升降揖遜之禮。此回聖人爲之者。皆容一毫人爲不得。故曰天秩有禮。與五典之叙。自天一也。庸用也。吉凶文武小大由之也。又常也。範圍於千百年。不可變

楊子書解

卷一

七七

易也。自我有庸者。非天子不議禮也。典與禮自天不是外。鑠物事。故曰哀。聖人惇庸。皆與天心來往。剛不得柔。不得躁。不得緩。不得故。曰和。和。非敬不作。故曰寅。曰恭。君臣上下皆有太和元氣。在典禮間。故曰同。曰協。蓋安盛世之民。與安季世之民不同。與安初開治之天下之民不同。但和其衷。而天下無餘理矣。命討獨言政事何也。一人躬行典禮。然後從而賞罰天下。正一人以正百官。萬民四方之綱紀。在此。政莫大焉。事莫大焉。但王者賞罰在柄。喜怒惟意。稍一回。循便抑已。不下合。不得天

表不可得和故一曰懋哉再曰懋哉勉之至也。卒言知人其辭安以謹且庶績其凝著效焉。安民則數舉天其辭。辭何也。知人之難。此人之所易見也。安民之難。此人之所易忽也。卒則以知人困難。亦行有九德可觀也。亦言其人有德可論也。苟能替以官人。效可立見。至于下民至賤。人主至尊。鮮有能知數百姓者。故於典禮德罪之在民者。曰此天之所定也。於聰明畏之在天者。曰此民之所為也。見得民與天一不覺發微。言言者動色聞者生成。是誠知人兩字安民八字。此章陶微。

揚子書解

卷一

七

言在語盡聲傳之際。其有聞而知之於千百年之下者哉。知人安民。明是兩段文章。卻不見兩段。以一天字攬做一塊。結上知人曰天工人其代之。便接天字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至曰惇庸曰章用。又是天工人代意。思知人中曰浚明亮采曰成事。撫辰無非安民也。安民中曰同寅協恭曰服章有德。皆知人也。文章奇只是道理透。魏太子曰。命討是典禮內事。典禮曰我則命討之在我。不消說得先儒以為刑賞與衆共之。故不言我。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何也。蔡元度曰。周官司。

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二章之服。如孤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孔氏以天子言之。非也。馬氏曰。周制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彩按卿大夫服一章。孤服三章。子男服五章。侯伯服七章。皆自上而下損其二。又按某冕而下。如某之服。是則其下如也。其上有不得如也。因知公服衮冕而下九章。如王尚有其在上者。

揚子書解

卷一

七

非公可得。而如天子服十二章。虞制也。與周制異。以為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恐未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嘗有人不及見聞。惟天豈已昭鑒。嘗有人屈於力做不得。不知何以勃然而興。何以一朝忽然奄盡。凡此皆天聰明。天明畏也。卻不見天有何發作。都是民見之聞之。好之惡之。成敗之。至於一為共主。一為獨夫。天下人乃咸快天理。昭然豈非民屬在下。上與天通。無間隔人。

主受天之命。富有四海。然必有人。乃有土。若民散於下。天絕於上空。有茲土。何為乎。故曰。敬哉有土。民不可不安也。時說天因乎民。是民先聰明。而天後聰明矣。又說天無心。只是民做成底。是天頑塊矣。豈天聰明。天明畏之義。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知人安民。皆修身所在。不是身外事。強增入來。所言知人皆有行可觀。有德可論。所言安民。皆天叙定有典秩。

楊子書解

卷一

八十

定有禮。一一順其自然。不加一毫造作。故曰惠可底行。禹又進一步言之。直曰乃言底可績。蓋人有時數偶然。不必言盡當理。卻做成事。究竟其言算不得。可知皋言雖未見施行。而事功本末已灼然見得。正不待考績三載。乃信之也。皋又謂謹言而已。不敢必言底績。蓋底績必哲惠兼盡。至于何憂何畏。此不但禹以為其難。皋亦以為其難也。故曰予未有知。又曰思日贊贊襄哉。謨終而震動者何也。兢兢業業到底。雖其言如此。確然卻自安意。不得不覺越說得微動。副墨曰。皋曰惠可行。直

炤禹惟帝其難之語。米見得勿以難而阻也。贊者見治之成。帝為主。臣特贊之耳。蘇氏曰。贊進也。襄上也。猶如懷山襄陵之襄。皋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日夜進益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泰山可也。

楊子書解

卷一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率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口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言只敘往事皋陶以為昌言師之何也今有庶民起家追述勤苦告後人而子孫亦惻然興感況禹同益稷數聖人何如勞苦開創益有不待發聲動容而人人生

楊子書釋

益稷一

八二

感者做學問能思日孜孜聖人不是在地治平天下能思日孜孜就令萬邦作乂豈便了得故此之謂昌言太平方興直在此一言也禹曰予何言皋陶曰昌言莫過此是吾師但得其意則其益無窮也還有無必言想何也洪水之後初獲安土室家方得保聚輟牽車牛遠服賈人情必不樂為此非有鼓舞之方勸勉之意不可得而驅役也。副墨曰隨刊一句決川二句括盡治水之事暨益事在倉猝故先言之暨稷而養道乃舉必俟水平後故次言之山水到處有無窮之利故隨刊所至便奏

鮮食決濬所至便教播奏庶艱食鮮食者播種伊始民

尚艱食故益奏猶初非稷所掌也兩嚴字皆指民奏者

引以取之之具與其方也。黃葵陽曰除害必先大而

後小故畝澮治於決川之後興利必先本而後末故澮

遠在於播種之後。王方麓曰畝澮田間水道旱則藉

其容水潦則資其洩水總以川為脉絡旱沮而川水不

入潦淫而川不能容畝澮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

為都不距於海則必侵畝澮之分犯陵陸之位惟距海

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脉流通如一身然而後水可治

楊子書釋

益稷二

八三

曰可種朱子所謂一篇禹貢只此二句是也川決之後土見則宜種稷隨禹功所施便教民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作乂如禹服建官擢文奮武皆是三言民食者以民食為急也。馬鍾陽曰於禹貢雲土慶作乂與大陸既作皆主耕種言則此萬邦作乂當與慶作乂同意言烝民始得粒食之利萬邦盡耕種為生無有不乂之地矣。楊用修曰按乃子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楫行山乘櫟行沙乘軌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彩按禹乘無楫與楫惟橈橈櫟軌四者行險以範一云行

泥。邵二泉曰舜稱禹不矜不伐。今觀禹之言乃若自叙其績者何也。為國盡瘁不知功之出於己也。為君盡規不知言之出於己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慎乃在位。帝常言之矣。禹見得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不禁嘆興。但以慎位發端。故帝曰俞。而禹即竟其說也。允執厥中四字。人心惟危。十六字。安汝止七字。此堯舜禹三聖人傳心之言。不得以為異。亦不得以為同也。故中

楊子書解

卷一

八四

訓自堯如河。流千萬里。崑崙則其源也。自舜揚人心道。心乃曉然中。所從出。著為精一。則功夫之終始備矣。不得此十六字堯言。至今未剖此舜所以傳堯也。至於禹則以為人心危。道心微。固也。汝自有止。寂然不動。其間氣力無所可用。從容涵養。安之而已。惟幾者。動而未形之際。前乎此。用力不得。後乎此。更用力不得。惟此乃可以慎。勿之失也。惟康者。順手自然。雖在既發。依然汝止之安也。其弼直者。雖有匡拂之事。非有矯揉。弼其安止。為爾不得。禹此言。則危者。竟危矣。微者。竟微矣。所謂性

精不知於何。精惟一。不知若何一矣。此禹所以傳舜也。

是故舜增十二字。究竟允執厥中而已。禹再演七字。亦

究竟惟精惟一而已。安汝止者。動與靜皆有汝。動與靜

皆止。此之謂惟一。惟幾惟康者。審擇於幾微之際。如此

為康。如此者。非康。此之謂惟精。豈有增有演耶。故以禹

為異舜。不可以禹為不異舜。不可。王字泰曰。人有動

而不變之心。隨事隨物而常定者。所謂止也。安字對人

心。惟危二字。說統是道心運用。不論動靜。常安所止。人

心。無無事時。即靜坐時。已有靜坐之一事。譬之明鏡。始

物時。固始。不始。物時亦始。即開之匣中。亦自有始。處故

陽明論心。謂動靜必有事。此識得安止意。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魏叔子曰。禹言安汝止。則其臣自直。民自應。天自命。休

全是責難於帝。帝聞而吁者。見得臣與君為一體。分不

得上。作下。應故禹俞之。而帝即竟其說也。予欲汝為。與

予違汝弼。同一急氣。讀退有後言。謂過後纔來言。非背

帝方言也。總之一違。即弼再等。少時不得。欽四鄰總頂

二節說

楊子書解

卷一

八五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予欲如此汝即如此正是一體呼吸所以謂之朕股肱耳。左右有民者左之右之相與匡之以協於中賢智愚不肖在所提挈是有肱之義四方之廣必有不安其生爲亂於下者救民之生定民之亂全視其力一毫優遊不得宣力者東西朔南皆聖人之行所至也是有股

楊子書解

卷一

八六

之義昔禹治水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皋陶明刑則邁種德宣力宜說在政上。若敷教則使自得之。自著力不得象者象也。隆殺多寡之數。舉與人肖。此非有至公。則私意得而蔽之矣。故曰汝明不言治亂言治忽。天下由盛向衰。生民由安樂趨危。苦其初皆動於微。忽者秒也。又倏也。察之最難。非至深者不足以與幾也。故曰汝聰。王字恭曰賈誼云民之言瞑也。氓之言盲也。惟上之所在左右如瞽之有相然。詔之不明即陷入坑塹矣。過豈在民哉。但以下左右其上乃是常事。今日左右有民則是

民爲主。君爲輔。可以想見聖人重民之意矣。翼即左右之變文。觀字即下明字。聞字即下聽字。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也。出山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澤物。皆君德。然所主有方。所及有限。公侯之象也。副墨曰。予字汝字。緊呼應。不是資禹助我。分明將禹就做了。禮不止章服。舉其大者言之。五言以其協於五聲。故曰五言。察治亂必於世道。大而察治忽必於人心。之微故曰以出納五言。許六曰。去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也。衣在上爲門。湯統於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爲陰。

楊子書解

卷一

八七

統於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諸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諸侯不得服日月星辰。是下不得僭上也。黃南山曰。五言指君臣民物事。天下之政。古今之樂。舉不外五者。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作股肱耳目。予欲如此。汝即如此。全乎順底意思。卻卻是逆底意思。可見作股肱耳目。渾然同一身。小有違處。偏體成喻。舜有未安必禹也。不安舜有未康必禹也。不康痛癢相關。逆俱是順。後言是退思補過。有耿然不忘

意必竟意思寬了。不是箇一體。呂氏曰舜非有憐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肯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讒說是侯。利有才辨一輩。此等人皆曰。予智自聖。人觀之。直以爲庶頑而已矣。若不在時者。猶言不在此內。底人其爲頑讒。已有可見處。卻彼未必心服。惟試之於射。

楊子書解

卷一

八

正直與否。自捨歸不得。故曰侯以明之。捷以發其愧耻。使不忘。故曰捷以記之。明者明其心。記者記諸其心。此以實教之。之書識則以名教之。便惡此惡名。惟恐去之不速。故變其文曰書用識哉。微辭也。凡若此者。欲何爲哉。頑者同生死之徒也。聖人見天下有此等。便自己生意不舒暢。所以如此教之者。要使我與庶頑並生。繞得快然時而麗之。冀其不改於前。或改於後。聖人愛人之無已也。格則承之。庸之惟恐。或後者與其進。不與其退。失此消息。或不可爲承之者。續之也。迎之也。使其生意

或斷焉。或逆焉。所以教化人才也。否則威之不少。假借者。曲成之而不改。則優游養好。聖人以爲不可。兩則字俱有不少緩之意。副墨曰。納言時麗。又深一步。侯明捷記書識。猶有責意在此。則涵泳從容。力用更微。即后應樂教底工夫。朝廷所納之言。取其中正和平。可以感人者。被之於樂。所謂使自得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曰。奏同功。

楊子書解

卷一

九

光直如日月。威則如雷霆。日月無不照。臨雷電則有及有不及矣。大凡人頑便與人爭。大膽無忌憚。梗不相應。到得此日。不知何以如響應聲。更無頑意在。敷同敷而爲同。似讓而非也。同則爲比。爲私。實心任事者無人。但有文章盛飾議論。多而成功。寡故曰。日奏同功。奏即敷奏。一時皆以言相競也。聖人蓋登見近世風氣矣。魏叔子曰。禹兜舜用德。神妙在不說一德字。空寫個現成光天氣象。見得德到至盛自然。無所用刑。虞帝不時謂不到此田地。便會到日奏同功用。德本非制。服人。人卻

不敢用刊本國有功卻會同功此禹既嘆服又作述步
語非俞哉內有未盡然之意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
舟則淫於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舜大聖人何至下比丹朱即其所以威廢頑者要是惻

揚子書經

卷一

九十

疎乃身之情非傲也然畧見廢頑不是便未免傲禹深
恐焉故曰無若丹朱此非禹不能言非大舜井不能聽
也丹朱所以為丹朱凡不善之事無不可為者一傲而
已禹所以為禹至娶妻生子不之顧惟溺由已溺一不
傲而已故曰謙德之基也傲惡之源也禹治水不言水
功言土功何也天下萬物生於土成於土必土之功畫
著斯水之害盡乎但洪水汜濫之日人俱從水作計禹
卻把土之所以為功一一打算出來如導北條山水便
度自某至某見得北條之土之功可以興作如導南條

揚子書經

卷一

九一

山水便度自某至某見得南條之土之功可以興作如
某度不可井便任為山林為澤藪以為民採樵漁獵如
某度可井便一成之間幾多畝幾多遂一同之圖幾多
溝幾多汭以為民樹藝凡皆謀定於中如善奕者不待
布子一盤大局了然荒者大也行所無事不用一毫聰
明也九州既定又為之甸侯綏要荒以服之使由中而
外由堂與而門戶而藩垣直是八荒一室呼吸如一
然至於五千者言其精神所至如此遠非僅控制之云
也弼成者疆理惟天子主也唐虞建官惟百外有州牧
侯伯州牧如今布政使是侯伯如今知府知縣稱郡侯
邑侯州十有二師如今監司按察是蓋以相州牧糾羣
后牧取其養師取其嚴也九州外偏處口海又為之咸
建五長以撫外夷扞中國使不阻吾教化如今邊關上
提督軍門凡若此者皆思日孜孜有所懲於丹朱而為
之如戰受創然故曰予創若時苗謂之工初不以堯積
之冀其比於朝之百工而苗自外不之即所以為頑也
帝其念哉蓋以帝憂廢頑猶或然之慮苗則正可憂者
爾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舜禹但曰念哉一無所施其

做此所以爲聖人。內外各迪。功自迪於帝。則曰德。穆在上。天子不言功也。至曰時乃功。又總內外各迪。都歸在禹。一人併羣。下皆不言功。正如化工一片。莫可指析。至矣哉。禹曰九功惟敘。帝曰時乃功。惟敘不敘不可爲功。如荒度土功。先後次第。一毫不亂。此禹之敘也。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皆溫一毫不得。此皋陶之敘也。禹不敘無以開其始。皋陶不敘無以保其終。皋陶只祇願敘。見得威皆是德。帝與禹不異意也。方之爲言。將也。天下見爲治定功成。帝曰方祇方施。可以相見聖人之用心矣。副墨曰。帝其念哉。念是只管求己。更不求人。非念有苗也。念者治。傲之。燕念則自無傲。變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蠶鼓合止祝。致登鐘以間。鳥獸踴躍。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蕭韶曰九。或何也。樂以象功也。昭德也。虞之時。大夫三德。諸侯六德。天子九德。六府修三事。和爲九功。其民相與悅樂。太平咏嘆。勤苦爲九歌。一時陽氣滿盈。德九功九。歌九。爰是樂以象成。故其數取於九。按作樂金聲。

之王振之金。即鐘。所謂特鍾也。玉即鳴球。所謂特磬也。始條理者。未之終。條理者。首之。固以鳴球其音。輕清列堂上。抑樂終始。環生故首之者。所以爲終。未之者。所以爲始。蓋金聲玉振。九成之始終也。合祝止。致一成之始。終也。杜靜臺曰。合止祝。致要看得分曉。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繼作。及其終。則條致以止之。是爲一成。特堂上絲竹皆輕清而祝。致列堂下。故言於堂下耳。別記曰。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也。虞賓。其羣后在廷。本是堂下之人。不言於堂下者。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雍。如或享之。虞賓羣后對越相讓。蓋亦紀其實耳。鳥獸之感。須在人後。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偶一至。非必聞樂即來。故繫於九成之下。副墨曰。何以知祖考來格。周禮大司樂一變降天神。八變出地祇。九變致人鬼。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凡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固未可以後世忽心度之也。羣后皆德讓。先提虞賓者。羣后讓而虞賓在其中也。樂聲指焉。不得觀其所感。則和自

見。龍泉曰搏實彈也。荆泛音也。馬鍾陽曰鼓鼓也。作二器者不然。樂之始作豈宜無鼓而獨用鼗之小者耶。按太司樂祗天神用鼗鼓可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故於此獨言石石以立辯樂以無相奪倫爲和止言石而八音之和皆可如此與上節亦非一日之言史臣比而書之爾。藝工於樂者也。有舜之德不可無變之樂以發之有夔之樂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一者文致而天下之和極

楊子書經

卷一

九四

矣。馬鍾陽曰八音之和惟石爲難石音屬角高少則近徵下少則近商在清濁間不高不下故難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命不已一時一天命也天之命不可見一幾一天命也若錯過了時與幾天但

有虞高人也。有虞下便永絕於天故曰惟時惟幾。惟之云者勅天止有此也。臣之對君乃大言而疾者何也。義有取于反其君以成其君者。巽言之不得。舉事聖主如事恒主必震其聽如發蒙振聵然虞無忌諱之朝如此也。帝言喜起皋肅其過于有爲或失法度銳始怠終或至害成卻憲爲乃憲主身之修與不修法止之安與不安便在事上見得是人主自家律度所在非其失在事而已也。成爲乃成一不省便修身有未了事安止有未完滿工夫是人主自家成始成終所在非不成在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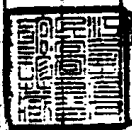
楊子書經

卷一

九五

已也。故一曰欽哉再曰欽哉不勝震動恪恭皆颺言之情也。帝歌先股肱皋先元首帝歌元首曰起皋言明歌股肱曰喜皋言良歌百工曰熙皋言康皆反乎帝歌之義而爲相益之辭不得皋陶歌則帝歌義有未盡所以載也。皋先歌元首曰明繼曰叢脞歌股肱曰良繼曰惰歌庶事曰康繼曰墮皆有類乎先歌之意而變爲不喜之辭以其似而非也不得又歌則皋先歌之義有未盡所以載也。蓋非是則不成其義也。袁了凡曰喜是人心悅境欲罷不能起者天君一奮情氣潛消煦者百官

鼓舜功益廟也。帝曰：起。皋曰：明不貴與作，惟貴靜。始也。帝曰：善。皋曰：良不貴。湯躍惟貴，易直也。帝曰：熙。皋曰：康不貴。廣大惟貴，安寧也。下又歌一段，以足成正歌之意。蓋所謂明非仁，苛察也。所謂良非不精進也。所謂康非不振作也。如君以察為明，而散精神於細務，役耳目於繁瑣如此，叢脞矣。則股肱困之而情焉，情即從良生。來名似坦夷實則憚急也。萬事因之而墮焉，墮即從康生。來外似相安內實傾圯也。真西山曰：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陳大猷曰：前言庶事此言萬事，甚言叢脞之害事也。九成之能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能不可得聞而帝之歌猶可得詠，詠雖止有不止者存焉。學者宜深玩繹。



楊子書經卷之二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仁和韓懿章重

門人魏禧叔子參訂

男龍泉御李

晉進也

編校

夏書

禹貢

金仁山曰：禹貢叙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紀謀謀之獻，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

楊子書

卷二

一

之通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宗旨

王損菴曰：篇題禹貢，此即禹治天下之書，特以功著自治水故發其義于治水。觀其首言敷土，不遽言禹治水之事，先原本禹治水之旨，結言聲教，不止言禹治水之績，又究極敷土之功。史氏良有深意。

王損菴曰：史文多禹言，前撰于乘四載于荒度土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九功惟敘等語，此數章分明是一篇小禹貢。禹言隨山濬川，即此篇前半截事。禹言弼服達

長即此篇後半截事。此篇劈言敷土即禹所言荒廢也。結言成功即禹所言勿壞也。隨山刊木又全揭禹口中成語。

王損楚曰古今善讀禹貢無如孟子。孟子言禹行水行其所無事。掘地注海。先疏九河。濬濟漯。次決汝漢。排淮。泗。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觀其敘治水後即一言民居。一言民食。見禹當時治水無非敷土以爲民居止衣食。乃知禹貢紀土可宅者二州。即孟子人得平土而居之旨。紀土可作藝者六州。

楊子書解

禹貢二

二

即孟子中國可得而食之旨。或問禹治水既爲民居食則篇中應有紀作紀宅乃冀州大陸既作後田賦。堯降印宅土又先田賦何也。曰玉璽以駁爵祿則賦爲重故冀先言賦。九州方輿生齒所聚則居食爲急故又即言作。言宅雖然民生居止不安集衣食不饒足即欲差九等賦什一不可得故堯先宅土次耕作而後田賦。餘州無不皆然又史氏之定序也。

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此兩言者禹治水之宗要也。餘治水何以見其汨陳

五行。禹治水。天何以錫洪範九疇。蓋九疇綱領在五行。五行綱領在於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實於方也。此屬水故冀治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東方。故次充次青次徐皆東也。充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南方。故次揚次荊皆南也。揚荊之水既治。火生土。土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西方。故梁雍終焉。今以天下地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充徐接壤。充徐既治。宜次豫。而必次揚。次荊。而後豫。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先後則

楊子書解

禹貢三

三

五行已得其序矣。故天之錫九疇者此也。餘治水不以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鯀陞洪水之下。即曰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昇洪範九疇又何言哉。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水二火三水四金五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爲天地生成之數。此則五行相生之數。生成數其體也。相生數其用也。體用無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言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其用則又四十有九也。

互例

王損卷曰。此篇中述人事。下載地理。史文不過千二百言。惟用一起創而文特深嚴。中皆互文。見一其者可見而不可見者。往往出語言文字之外。如總提敷土隨刊。說到冀山川。此統攝九州也。至條列載治。則例舉一州。先本施功說。自單懷以下。餘州遂言底績。若謂由施功而底成功云耳。即在冀一州。亦若謂禹先有事于戴於脩於治。後乃始底。既從既作等績也。故分言則一州例。見合論則九州互見。以見凡底績者。未有不本于施功。

楊子書經

禹貢四

四

功。其施功者。未嘗不底於可績也。又如九州言作者不言宅。言宅者不言作。惟兗州作宅並舉。而結又單言既宅。如冀州壺口諸山。言刊不言旅。雍梁荆岐諸山。言放不言刊。而結又雙提刊旅。與夫言川者。或不言澤。言澤者。或不言川。亦或川澤並舉。豫州荊澤。忽露澤字。為導山導水。伏一線之根。中間臚列禹功。更不及禹。但起結出兩禹字。包括一篇。出成功二字。總收一篇。凡此皆義例也。禹功底績。共可見者。不過在山川土田之各得其理。草木鳥獸之各若其性。使民得給其衣食。安其居止。

樂輸貢賦。得盡性于尊君親上而止。故冀州則曰。覃懷底績。終梁雍則曰。和夷底績。曰。原隰底績。中間包載許多功績。如舉水則曰。從口道。曰。澤曰。澮曰。入曰。定曰。朝宗曰。會同。舉山則曰。其雲曰。既藝曰。旅平曰。既旅。舉土則曰。色曰。性曰。宅曰。作曰。略曰。作。又舉鳥獸則曰。蠶曰。牧曰。陽鳥曰。夏翟曰。熊羆狐狸。舉草木則曰。錄曰。條曰。敷曰。天曰。喬曰。漸包。凡此皆績之例。見互見者也。

分章

王損卷曰。首節施功說起。末節成功結尾。九州九段。包

楊子書經

禹貢五

五

舉導山導水。錫土弼服等事。故導河岐一十三節。即九州所記平水土事。六府孔脩八節。即九州所記制貢賦事中。間九州攸同一節。結上起下。上以結導山導水下。以起錫土弼服。導山導水。治未治之天下。所急。民民生居。食錫土弼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在朝廷德教總之。謂禹敷土。

九州地輿

董氏鼎曰。九州水患多。因下流壅塞。禹治水必先從下。流疏其壅塞。然後可用功上流。以清其源。統計九州大

勢而北高東南下。禹治九水。惟河為大。故首有事于河。河自塞外入雍。經豫冀兗三州。冀適當其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河之下流。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自青而徐。則疏淮。自揚而荆。則疏江。漢河濟江漢下流既通。則水患之平已十之七矣。然上流不濬。則終虞壅塞。于是自荆而豫。濟洛源。自豫而梁。濟江漢之源。自梁而雍。渭河源。渭洛皆入河。以從河入海者。大分西北而東南。始于河。終于河。神禹之方略也。○九州若以兩界分南北。則雍豫冀兗青徐六州為北條。北條有北之高下。梁荆揚三州為南條。南條有南之高下。若不分兩界。但從東西分高下。則雍梁冀豫荆五州高。俱西北。故多言山。兗青徐揚四州下。俱東南。故多言水。言山固水之發源。言水固水之入海。然高處亦有言水者。則上源之水必近海。之水低處亦有言山者。則經流之山必非發源之山。故兗青徐揚連叙。先從低起。多言入海。即為導水。根本。次荆豫梁雍連叙。後從高止。多言發源。即為導山。張本。總之二條之水。其發源入海雖分。其先後高低。先入海。後發源。則一例。

初二書緯

卷二

六

也九州若三分之。惟兗青徐揚皆低在下。冀豫荆在中央。梁雍皆高在上。而雍又差高于梁也。○冀受渭洛全河之委。兼亦濟水發源之地。若兗則河入海。青則濟入海。徐則淮入海。揚則江入海。荆為江漢合流。梁為江漢發源。豫為洛發源。亦洛入河處也。雍為渭發源。亦渭入河處也。又雍為河流始見。故各謹識之。

九州疆界

王損菴曰。疆界多用嶽瀆為讖。嶽瀆與海之外。惟荆山黑水。黑水識梁雍二州。荆山識豫荆二州。則此一山一

初二書緯

卷二

七

水。即不列五嶽四瀆。當亦非羣山眾水之倫。○方隅東西曰縱。南北曰橫。自東南而西北為順。自西北而東南為逆。除冀疆不列。及徐州棄列東南北三至。餘七州。若以縱橫計之。縱列者兗青梁雍四州。橫列者揚荆豫三州。若又以縱橫之順逆計之。兗青梁三州皆先東後西。縱為順。惟雍先西後東。其縱逆。揚荆二州皆先北後南。橫為逆。惟豫先南後北。其橫順。○九州所列山川疆域。乃史即禹封識。借為標題。以各紀一州之績。時說認濟河兗州。淮海揚州等為敷土。為奠山川。頗繆。相沿久而

不知其陋者也

九州大川

王損菴曰九州除弱水黑水但當據導水以河。濟。江。漢。淮。滑。洛。七水爲主。河。濟。皆經四州。江。漢。經三州。淮。經兩州。洛。渭。各經一州。洛。渭。從河入海。江。淮。河。濟。各自入海。餘水多因七水附見。故凡叙山水。屬看何州。以何水爲害。何水以何州爲急。即主之。如冀莫大於河。而汾。沫。淇。漳。恒。衛。不過皆從河之水。或記其施功。或記其底績。無非以識河治。決。不當河。汾。作對。若兗州。則河。濟。皆濱。便

楊子書經

卷二

八

不。嫌。對舉。矣。即此例推。凡徐之淮。荆揚之江。漢。豫之洛。雍之渭。皆當作一州。主。水。即徐有濟。雍有河。豫兼有河。濟。須分賓主。況九州之水不一。有他水來入此水者。有此水往過他水者。有二水共會者。有即此水爲他水者。又有即此水成他澤者。任其縱橫流漫。惟當主以所重。至若青有淮。渭。雍有豬野。流止雖無關七水。而特見經亦必其繫此州利害。與尋常者不同。喜得其治。故書。然亦篇中之罕見也。北條渭。洛入河。從河入海。故北條之水莫大於河。南條漢水入江。同江入海。故南條之水

莫大於江南條。莫大於江。故經。于。河。漢。發。源。朝宗之例。此條莫大於河。故經。于。河。漢。發。源。朝宗之例。此皆狀其入海也。

九州土田

楊子書經

卷二

九

王損菴曰。辨土兼言色。性。惟荆揚之塗泥。豫之壤墳。單言性。梁之青黎。單言色。然他州止一色。而青與黎爲二色。他州止一性。而壤與墳。墳與廣斥。有二性。他州止一土。而青之海濱。豫之下土。別二土。然大分白墳。壤爲多。廣斥墳。其偶見者。爾。別之。見聖人。交。正。以底慎。財。賦。土兼色。性。性以土脉墳起。生氣厚者爲上。其柔而無塊。及黏膩者爲中。墟與塗泥最下。又色以黃爲上。中次則赤。白。下。次則青。黑。乃土色與性之大分也。如雍土之性壤。似當遜他州之性墳。然色既最上。土高而壤。壤不爲嫌。故田居一。至徐爲赤。墳墳則色性皆佳。遂田居二。至青爲白。壤雖有斥鹵。不妨大美。故田居三。豫專言壤。不及其色。當是色雜。然較之單色。白者稍優。故豫田第四。冀田第五。若兗則土墳雖貴。而色黑爲下。然猶以墳。埃田居第六。梁則上不能如墳。壤下亦不至如

塗泥而猶可辨。其色為青。故田居七。至荆揚之塗泥。則色性皆非。土斯下矣。荆田居八者。特以地高。于揚耳。其土質無所優劣也。

九州財賦

王損菴曰。賦皆什一。別言九等。乃史氏就大同畫一中。作較量等差之說。以發明底慎財賦意。非聖人設為九等。又設為錯法。立此名目也。因九州歲入不齊。故于什一之中。列九等。又因一州歲入不齊。故于定等之中。示錯法。其或升或降。皆自然分數。聖人取民止于什一。什

楊子書解

卷二

十

一之外。別無他法。故賦因九州為九等。賦實無九等也。○田賦言錯者。四州。冀揚豫梁是也。冀言上上錯。豫言錯上中。錯在上者。上正賦一等。錯在下者。下正賦一等。然則冀之間出。乃豫之正賦。而豫之間出。又冀之正出也。故以錯字別上下。至揚梁文言下上上錯者。以中下六等高于七等。故又以等次別上下也。若梁州又變言下中三錯者。以下上下下與下中為三。因時多間出。則正亦成間。故總正間為三錯。實兩錯也。充州賦本下下。不言下下。又變言與朱子曰。常出者為正。言充賦正。正

出第九等錯上。則窮于力。錯下。則窮于數。數無可錯。云貞亦變文起例也。○會九州之土。其平原廣闊。可耕種者。則井為田。教民樹藝五穀。以供田賦。其不可井者。則任為山林藪澤。為鳥獸魚鼈草木貨財之所生。聽民樵採漁獵。以供土賦。總之皆庶土亦總之皆財。賦也。故後結以庶士交正底慎財賦。非財賦之外。有田賦庶土外有穀土也。觀經文言田即言賦。必不可指貢為財賦。反以田賦非財賦也。○九州賦分九等。若其與田之升降相懸。則自一至五而止。荆州升之極。雍州降之極。

楊子書解

卷二

十一

極于五等。以漸而少。則冀升四等。揚升三等。豫升二等。充徐降三等。梁青皆降一等。然錯亦有升降。升降皆止於一等。其錯而升者。豫與揚也。其錯而降者。冀與梁也。然豫揚之錯。升中之升也。冀州之錯。升中之降也。而梁之三錯。則時在升降之間。此其大分也。○魏和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乃禹貢有貢有賦。兩者何也。論其實。出于民者一也。考其名。賦則曰土山林之屬。皆在焉。此為上取下之義。故九州皆同于賦之中。擇其為天子服食器用所需者。使其下獻之。則謂之貢。此八州所同。而冀

州則無但記鳥夷皮服而已蓋王者自治之地貢之義無取也所以厥貢厥賦史特分別書焉各州夷貢俱夷地所產而其州貢之惟冀之鳥夷皮服雍之西戎織皮方是夷人自貢故他州夷產總貫於厥貢之下與諸貢物平叙冀州雍州特立一條以紀之經文明白可見蓋九州之物有賦而不貢者諸侯所賦于下者不盡制爲貢是也有貢而不賦者遠夷慕義來貢而有未經理其土定制其賦者是也或謂禹聲教四訖遠夷向化豈止二州聖人不侈言遠略始于冀終于雍舉始終以色之

揚子書經

禹貢十二

十二

固有不必屑屑者矣

九州貢物

社靜臺曰九州物土制貢品彙雖繁要不外服食器用與宮室經費禮樂武備之需而已故以言乎服用則董皮服揚卉服豫織纊梁羅織皮以宜寒青絺豫象絺以宜暑徐豫織縞以宜變充青絲宜繒幣充織文揚織貝荆玄纁組以供散冕之具徐璣珠荆璫雍琅玕以供冕流之飾皆是也言乎食用則青鹽海物之錯徐魚揚橘柚以給日膳供祭祀燕賓客皆是也言乎器用則青鉛

梁鐵可以從革荆礪砥可以磨金梁錢可以刺削皆是也言乎器用之飾則充豫漆荆丹青怪石皆是也言乎宮室之用則青松揚榑梓之木荆栝栢皆是也言乎禮樂之用則徐色土可以封荆青茅大龜可以祀可以卜揚瑤琨雍球琳可爲禮器爲珪璋鳴珮青縈絲徐孤桐浮磬梁瑯磬中琴瑟音樂揚篪中八音之節皆是也言乎武備之用則徐夏翟荆揚羽毛可以爲旌旄蒿草可以成車甲荆枕幹可以爲揚篠荆箇篳篥可以爲矢而荆梁之弩可爲矢之鏃皆是也至夫國家經費之用則荆

揚子書經

禹貢十三

十三

揚金梁州銀更不可缺故盡以制貢焉王損菴曰惟冀一州不載貢梁雍二州無篋中問充青徐揚荆豫六州貢皆有篋故皆以厥篋發例當另作一款屬通州即青徐揚三州次在夷下不妨開說時于三州次夷下者則云夷貢及充荆豫又指通菴未是

九州貢道

王損菴曰九州青附充揚附徐荆附豫梁附雍故青之貢道從充入揚之貢道從徐入荆踰洛從豫入梁逾渭從雍入四州各從一州取道以入大分充青徐揚四州

居冀下流。其貢道多溯流而上。是逆行入河。荆豫梁雍
四州。據冀上流。其貢道皆循流而下。則順行入河也。
諸州貢道。以北條大河視之。則河去帝都為近。而濟與
洛渭為遠。自南條梁荆視之。則又以洛渭去帝都為
近。故與江漢桓濟為遠。至徐揚之浮淮入河。沿江入海。
其里道遠近亦然。大約自汶而濟而河。則兗青之貢道。
自江而海而淮河。則徐揚之貢道。其自江漢桓濟迤邐於
洛渭者。荆梁最遠之道。若浮洛渭竟自入河。則雍豫二
州。去王畿最近之道也。○貢道皆言浮。惟揚州言沿。諸
揚子書緯 卷二 貢道十 十四

濟徐揚俱浮淮。豫荆俱浮洛。梁雍俱浮渭。青揚不言達。
河。皆蒙上文雍州西河會于渭。亦蒙上文見會于渭。
汭者。未嘗不亂于河。亂于河者。其入渭亦未嘗不會于
渭。汭。發例互見。北條則濟淮渭洛。南條則江漢沱渭。煤
然如指諸掌。此紀貢道史筆之妙。○魏叔子曰。或謂九
州貢物。不立為定制。則怠者有不共之職。奸者有奇淫
之獻。故當勒之于書。至于貢道。則各有必經之途。有擇
便之利。此不令而行者。乃亦勒為成憲。何也。蓋國賦至
重。民力至難。故必酌其勞逸。度其夷險。以定畫一之程。
否則恐有司以意為制。徒勞民力。而不恤或慮民。運難
食易。輕行不測之途。至踵覆沒之禍。國朝河運海運
俱有定制。亦此意也。

充州 浮於濟。漂達於河
近 附冀 浮濟 直達河
青州 浮於汶。達于濟
遠 隔充 浮濟 轉達河
徐州 浮于淮。泗達于河
近 附冀 浮淮 直達河

揚州 沿於江海達於淮泗

遠 隔徐 浮淮 轉達河

荊州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

遠 隔豫 浮洛 轉達南河

豫州 浮於洛達於河

近 附冀 浮洛 直達南河

梁州 浮於潛逾於汜入於渭亂於河

遠 隔雍 浮渭 轉達西河

雍州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楊子書經

卷二

近 附冀 浮渭 直達西河

禹敷土隨山刊木真高山大川

王損菴曰。首節括盡一篇。省句又括本節。禹隨山刊木。真山川。單爲敷土敷土。乃禹治水主意。治水乃禹敷土功。夫敷土非以治水治水。所以敷土。惟隨山刊木是治水。禹自言者也。土乃五行之主。萬物之母。九州一壑。萬物不能生于土。萬民不能麗于土。水之行。沮土之功。用。昭布。天下。禹之治水。實布土也。故敷土乃史氏探本之論。如分別土色。分別土性。分別土之所入。以制賦。分別土之所出。以制貢。分別某土以建官。某土制爲五服。皆是將土底功用。一一與昭宣出來。以致養生民。即敷土五教敷土命敷土也。隨山憑山爲主。禹爲隨也。曰敷。曰隨。曰冀。皆禹下襲水土。毫無矯揉。正禹祇德。處山川自開闢以來。流峙各有定分。洪水氾濫。山不爲山。川不成川。禹既隨刊。由是流峙既安。其常山川各踐其德。故云真。○彩按禹之治水。有大志。有大聰明。所以卒成大功。九州一壑之日。土沒不可得。是欲俾土之功。用昭布天下。此其志屬何等。但志務大。心務小。靜已。恬智。卒無有。

楊子書經

卷二

十七

濟禹以水之進退疾舒曲直皆依山山為主而禹隨之刊木勿使鳥獸有所憑藉障水行自然之勢此智大也逸夫高山莫則依山而處之田里廬舍無不莫大川莫則與川為帶之畝潄潄治無不莫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大哉禹之功乎治天下者得禹敷土之意見天下之水可使土質可使富弱可使強亂可使治雖極難無不可為得禹隨山之意因其自然我有可以勝天下之與我卒無一求勝于天下之心惟無志者壞于無志有心者壞于有心此所以訖無成功而已也

楊子書釋

禹貢十八

十八

冀州

王損菴曰冀州以河為主河自積石以上所受水不可知其流入雍州則雍州之渭受澧涇漆沮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豫豫州之洛又受伊瀍閭諸水奔赴于河始流入冀是豫河之患大于雍而冀河之患又大于豫以冀一州受雍豫渭洛全河衆委故也由是言之則冀州三面距河先受渭水之入而有西河方繞豫州南出而有南河既受豫州之洛仍出冀州而為東河東河去九河不遠與兗相接即兗州入貢之河道也。壺口梁岐

楊子書釋

禹貢十九

十九

太原與恒衛大陸雖同一河實分兩地其壺口梁岐為華陰底柱所至與雍州積石龍門相近此冀之西河其恒衛大陸為洛汭洛水所過與兗州九河逕河相近此則冀之東河也西河接壤雍州因積石龍門未經疏鑿功多創始故壺口梁岐等以載修治為文東河接壤兗州而九河逕河必先受播同功有相因故恒衛大陸以既從作為文此于冀河發兩例也。王方麓曰兩河間曰冀州諸州貢道皆言達河則冀之疆界雖不言而隱如披圖見其為天下所輻輳矣此古史之妙也鄭漁仲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斯言得之矣。杜靜臺曰蔡傳山川多據地志國經之言者欲後世有所考信耳若看書只須想見禹時山川舊迹之名方得若地志國經郡縣之名乃起于秦漢以後不可泥。彩按或言叙首冀州史官作書之義所以尊王功始兗州大禹治水之功所以因地非也必治自壺口起鄭樵所謂不汨陳其五行此不易之論也既載壺口傳云

經始治之謂之載。蓋禹治水于此始。故史特書焉。如云功始克州。則治河于克。史必更有經始之文。異于其之所云既載者。而後義例始明。乃但云九河既通而已。言夏既澤而已。如所云既載無書者。何也。或曰下流未疏。首事壺口。將壺口等水。歸在何處。不幾為壺口以下諸近地之患。余以禹治水。必非一人。必有佐成之者。如暨益暨稷之類。安知禹在壺口。施功無人。在克下流。分方受指。相與首尾。但禹以一手一足之力。必卒此乃及彼哉。或曰。聖人視天下。溺同已溺。非必帝都當先。但以堯視之。天下人皆其子也。必援子為急。若自禹視之。則堯與天下人。雖在同溺之中。必援君父為急。帝都所當先也。

楊子書解

馬賈二十

二十一

既載壺口

王損菴曰。既者已事之辭。未及成功而功緒已見。言下故下遂言底績。至恒術大陸。遂言既從既作。明著其績。例見單懷衡渾之間。凡為水為地。無不作不從也。底績指一事就緒而言。成功則究竟衆績以為成也。呂字同曰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几二

千餘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故禹于是經始。先治下流。以殺其勢。而後河道既開。則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然後修太原岳陽。使汾入河。禹急于河之大。急于汾之小。故成敗異也。

治梁及岐

咸良父曰。壺口在冀之西南。乃河之下流。梁岐在冀之西北。乃河之上流。必先疏鑿下流。然後上流自殺。禹凡治水。其要類此。岐山非雍州既旅之岐。鄴道元曰。呂梁之山。巨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蓋大禹所開以

楊子書解

馬賈二十一

二十二

通河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折底柱。開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王損菴曰。治如治國。治家。渙散者管攝之。強梗者調服之。修如修身修德。淫溢廢檢制之。缺壞處補緝之。蓋梁岐崇竦。河流激盪。與水爭地。非著實與整頓。一著不可。故言治太原岳陽。止因汾水未得入河。未免浸淫吸噉。

爲所破壞其水勢較梁岐爲殺故言修治皆從水論
觀後孔修與前惟修可見也彼此曰及中有所色曰至
治梁及岐發一及字之例凡後言及字者皆然既修太
原至于岳陽發一至于之例凡後言至于者亦然經文
凡言至于者六義皆根本上文率未嘗言人也。別記
云河北有鯨隈蓋鯨之治河也障之所以害愈甚而功
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鯨非無可因之績故禹因而修
之。新安陳氏曰惟冀州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
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
楊子書釋 禹貢二 卷二 二

曰治修鯨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王損菴曰壺口梁岐山也。不重山而重水。至于衡漳水
也。不重水而重地。梁之岷嶓猶此之壺口梁岐。雍之積
野猶此之衡漳同一例也。○曹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
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縱。河北流而漳
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鄭淡泉曰。涑水淇水由其道
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漳水入于河。則近漳
之地皆底績。此舉水以見地。

厥土惟白壤

夏氏云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
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
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草
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湯澤用鹿
糞治田時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周禮註五物地之
下之九等緹絳色也。渴澤涸水處也。五等駢剛以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臨川吳氏曰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

楊子書釋

禹貢二 卷二

二

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
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彩
按地力年分不齊或間出爲第二等。蓋四方地力嘗有
一年厚爲上一年薄爲下者。○彭冀州容有此參差之數
若歲有豐凶則九州皆同。不獨冀揚豫梁四州然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王損菴曰恒水出恒山大陸近大河其地皆接壤兗州
其底績實因禹播九河。九河既置而始從與作。與本州
西河壺口諸山戴治之功無異故另發此例記于田賦

之後見地韓。冀封功。寬因于充治。與上覃懷。衡漳。繁。壺。口。梁岐等治者不同。

烏夷皮服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彩按皮與卉。必因其所出。各有位者。故制貢。非北寒。單用皮。南暖。單用卉也。

夾石碣石入於河

王損菴曰。王畿受四方貢獻。乃天下舟車所集。特標碣石為冀州。大河之表。以總識諸州之貢道。非謂夾碣石

楊子書繹

禹貢二四

二四

者。必從海運。其所謂夾而過者。必盡出碣石之下也。舉碣石。單為朝宗標的。此古史如披圖而見。非後人所能及。

濟河惟兗州

王損菴曰。兗州以河濟為主。河流初見在雍。入海在兗。中經豫冀。凡四州。濟水發源在冀。入海在青。中經豫兗。亦四州。濟流狹。河流廣。副墨云。據濟見兗之東南可虞。故言治濟。距河見兗之西北受害。故言治河。林氏云。濟古文作洿。

九河既道

王方麓曰。九河即北播為九者是也。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為之限也。惟河自大伾而下。就平地。河勢悍猛。平地土疏。乘高而下。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乃理勢自然。至此不得不分者。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導之力。此所以為大智。功在萬世也。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雷夏既澤

楊子書繹

禹貢二五

二五

王損菴曰。兗之雷夏。徐之大野。豫之荷澤。與孟豬。皆濟水所為。水畜而復流。惟濟為然。此斷續之一驗也。或鍾或絕。或經或溢。其種甚多。然一濟實分二流。一派東南流。其出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荷澤孟豬之濟是也。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之濟是也。兗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也。王方麓曰。澤一也。雷夏小。故曰既澤。彭蠡大。故曰既豬。洞庭浩渺。方八百里。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曰

既猶又有水降土升澤不復為澤矣雲與大陸是也。
○陳氏經曰充略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為甚也

淮沮會同

王損菴曰水自河出為淮而漯亦河之支流自濟出為
沮而滎亦濟之所溢凡水大者不能無旁溢如江之沱
漢之潛洛之波皆是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會同
者非定合流正以二瀆趨海如諸侯歸命天子故借會
同明效順之義重河濟治舍河濟言淮沮者即支江明
正派此四海會同之例也

楊子書經

卷二

二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王損菴曰既蠶所以表桑土也不重物性遂見民有衣
被可無號寒之苦土高曰邱何以言降邱又言宅土蓋
前此民即升邱猶巢處至是始自高而降易巢以土故
云降邱宅土也見民有棟宇可無木處之顛也他州水
平後即言辨土惟充雍先紀可宅一條然後辨土蓋論
九州則雍最高充最下故舉九州最高最下者以已餘
州論一州則降邱充雍州極卑度三危充雍州極高廣
是又舉本州極高極下者以已一州蓋各即其一隅例

言四隅皆可宅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王損菴曰九州貢物多出山川草木則天喬漸包惟條
惟條皆朝廷貢賦之資生民貨財所繫幸其性得遂而
利民用之為亟非徒漫言草木也草木舉三州亦例餘
州青荆皆不言草木貢有松檟繇與杞執括柏箇簠櫜
非三州偏宜草木也○陳氏大猷曰充徐揚居河滂江
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
衍于草木充宜故三州特言草木

楊子書經

卷二

二十七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王損菴曰冀賦第一既列上上則充賦第九宜列下下
乃變文言貞何也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充賦正居九
等例見上上亦貞什一之外毫無溢取也所以起言貞
賦結言成賦成者一定不易貞者至正無他即一充州
以例八州凡言錯言等皆惟正之供無所厚薄也必作
十三載乃同者是又充州之錯也此亦是史例見他州
之賦皆屬已作但有既作而未賦未有既賦而無作者
聖人底慎之至也○李見川云十二年為紀一紀之後

歲星一周天道變于上地力復于下。氣化周而生聚盛故以十三載為期。○朱子曰言十三載者通禹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五年與。○影按作同大陸既作若通禹始治水八年言之則禹受命治水之年中國皆洪水氾濫充獨可以種藝與此時充必不可種藝則所謂十三載乃同者蓋計自充水平之後其不自禹始治水之年明矣。○魏叔子曰按各州制賦亦非同起于一年治水有先後則成功有蚤晚九州各以水平之日制賦其水未治賦未制之先必有貢入但所入者少亦不

楊子書

卷二

二八

可定為成額耳不然九州之廣豈無一二不被患之虞而十數年間朝廷祿予與夫疏鑿之費果何所取給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浮於濟漯達於河

王損菴曰貢浮濟浮漯各從所便亦不獨充為然如徐浮淮汜揚沿江海荆浮于江沱潛漢皆二水並經亦各

從所便也但便泗者徑浮泗便淮者方浮淮入河便海者徑沿海便江者方沿江入海便潛漢者徑浮潛漢便江沱者始由江沱入潛漢耳。○集論云濟東南逕流入河漯為河之支流西北順流入河兗州東南據濟則濟于東南便西北距河則漯于西北便

海岱惟青州

○彩按孔傳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據海者包遼東而言東坡亦云東北跨海至遼東舜肇十二州分青州為營營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知燕

楊子書

卷二

二九

傳鑿然

鳴夷既畧

王損菴曰水窮土見色性雖復其經畧之功全繫于人苟不為經畧將人無播種之方土皆不毛之地民生衣食無所資朝廷賦稅無所出旬服尚難底績其在要荒可知故舉鳴夷以表中土之皆畧他如大陸之作兗州之作蒙羽之藝雲夢之作岷嶓之既藝正見九州無地不經畧皆所以昭土功為曰賦張本也嘗謂紀禹貢者如畫日月日月體員但能畫區人若認區者為日月

便非。王宇泰曰：暑者，溝洫以明封畛，以正遠者如此。近者可知。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嶋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王損菴曰：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為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于充、豫二州，故本州但紀濰淄治。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近，不為揚害，而其治亦詳見于梁、荆二州，故本州但紀震澤、彭蠡治，同一例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不當象流之衝，濰淄道而功畢矣。用力最省者也。

揚子書

馬賁三十卷二

三十一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廣，瀰望皆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副墨，云：鹽、絺，關軍國大需，富甲天下。聖人蚤重之，特著

所生，標為貢者。凡貢惟服食器用，雖怪石似怪，必取其

用，非取其玩也。鹽、絺二句，正見東北據海也。岱、畎二句，

正見西南距岱也。別記曰：萊之歷絲，至今有之，但欲

以此即為萊夷所貢，則又未有明文。歷絲出萊，而青

州貢之，非貢自夷人也。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

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

良也。

浮於汶，達於濟。

王損菴曰：濟入河東北，會于汶，故浮汶可以達濟。由汶

揚子書

馬賁三十一卷二

三十一

而荷而焚，皆達濟之道。至濟入河之處，以達河，則已在

冀州之境矣。河濟本相通，不得泥後儒伏見之說，反廢

經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

王損菴曰：徐州以淮為主，淮水發于豫，至徐始大，故為

徐患。本文雖淮沂同舉，然沂入河，泗入淮，沂實不與淮

平。本州亦淮濟同舉，而濟絕于大野，下合泗沂入海，從

淮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其貫淮于沂上者，正見淮也。

而沂斯入。其次濟于淮之後者，見濟治。亦由淮入也。大

野東原。皆識淮也。故以淮為主也。彩按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尚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林氏曰。七州皆止二至。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

淮沂其父

唐孔氏曰。淮發源桐柏。去徐蓋遠。而于此言父者。淮至此而大為害。始甚喜得其治。故記之也。○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鄆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

楊子書緯

馬貢三
卷二

三二

雪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惟出沂州艾山。至下邳入泗者。此為最大。即禹貢之沂。艾山在泰山郡。

蒙羽其藝

王宇泰曰。淮繫一州利害。淮沂又則治山之功。易為左而蒙羽之藝。亦必有功夫。非淮沂又。便享其無事之成功。大野東原亦然。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言藝者。因山以表地也。

大野既豬

集論云。既澤者。今始為澤。既豬者。向原為澤。而今復其故也。

東原底平

王宇泰曰。東原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其在濟之東本。濟而為言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

王損菴曰。孟子言洪水為災。草木暢茂。史不應以草木紀治。蓋孟子所言其暢茂在高原廣陽。凌犯五穀。至充徐揚潁海之區。有范范大壑而已。安得草木生之。此識

楊子書緯

馬貢三
卷二

三三

草木所以別言三州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澤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璣珠。暨魚。厥篚玄纁。綌。

蘓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以黃土。宜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彩按此。則建社建侯。是一義。○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故名山以羽。陽者山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

保導因以爲名。浮者石浮水上中不根著者也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袞所以祭爲端所以齊爲冠以爲首服。織縞皆去凶即吉之服形。按荆貢玄纁蔡氏訓爲絳色幣按考工記以三八爲纁六八爲玄。荆染此色善故貢之俱從色訓。

浮於淮泗達於河

王損菴曰一水爲浮兩水不相及必有所假而後通言達淮泗與河不甚相通中通者兩途西則出河入泗之漕東則合泗入河之漕而已。揚州沿于江海以後道與

揚子書緯

卷二

三五

徐州同。咸良父曰考泗水入淮而此曰浮淮泗者何。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論貢道之溯流直上則浮淮至河。

淮海惟揚州

王損菴曰揚州以江爲主南條江漢先紀揚入海次紀荆合流後及渠發源故當三州並言江漢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其施功當必始有事于震澤彭蠡以及江漢沱潛而江漢朝宗以後在揚之川澤益治故曰定曰入曰濟是江漢

之治不先震澤彭蠡震澤彭蠡之治則必困于江漢亦自然之勢也。

彭蠡既豬

王損菴曰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荆指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遙正江漢于匯處也。惟江漢匯合故揚州首記彭蠡蓋二水東匯之後澤得陂障無壅潰也。須本合流說既豬。

陽鳥攸居

揚子書緯

卷二

三五

王損菴曰充有漆絲故一言鵲揚貢有羽毛故或舉陽鳥揚爲澤國。錯陽鳥于彭蠡震澤之間猶梁地多山。鵲熊羆狐狸于岷嶓蔡蒙之下亦且即揚以例荆。即梁以例雍。觀揚荆俱貢羽毛梁雍俱貢織皮若非水土治鳥獸草木咸若欲制貢得乎。金仁山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備浸淫鳥因得居之此見禹大智不與水爭尺寸地非爲遂物性也。如漢築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氾濫其後民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禹廢彭蠡之地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蓋深遠也。唐孔氏

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左思蜀都賦。謂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

王損菴曰。觀導水于彭蠡。下即言北江。中江。此于揚州。彭蠡。下即言三江。則三江當以經文為的。然中江北江。本一而云三。何也。蓋江河之目。有有其目。有其名者。如

九河九江是也。有無其目。但有其名者。則此三江是也。正因江漢當彭蠡東匯以後。茫然一江。不復可別。故原

楊子書緯

卷二

三六

本其上流曰三江。既入再以表朝宗。既豬。史文紀叙特

妙。後人必欲指實言三。何泥也。○王方麓曰。蔡傳謂松江即吳江。其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即今劉家河。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三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此為三江。顯然可據。蔡氏謂其會于漢陽。合流入海。不復可指為三。金仁山謂三江至揚。雖已合為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大水。總

滙。謂之九江也。今松江下七十里。名三江口。通州福山鎮。名三江渡。紹興亦有三江所。范蠡謂吳之與越。三江

環之。則三江依蘇說為是。但三江既以彭蠡為一。則上文即曰彭蠡。下文不應又曰三江。蓋彭蠡既豬。就澤水

之止者說。三江既入。就入海處說。自不相混。○鄭淡泉

曰。謂之江。必其積為巨川。衍為長流者。今婁松東三江

直猷。論之大者。豈足為江。蔡氏力辯蘇說之非。豈知江

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證古書也。若以蘇說為非

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

楊子書緯

卷二

三七

以書之北江。中江為誤。而以今之江流為足據耶。○金

仁山曰。彭蠡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

之患。震澤不洩。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

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

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

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彩按。彭蠡一句。記江漢入

揚之始。三江一句。正記江漢入海。所以終江漢也。如以

松婁東為三江。則江漢入海于揚。更無處討下落矣。

震澤底定

王方麓曰：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絛源九澗既陂。蓋三江流水也。惟滌源此流水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惟既陂此止水所以定也。使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集論云：往時江水直注太湖。故叙震澤底定于三江既入之下。自東湖築而江始不入太湖。非與江不相蒙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王字泰曰：充徐惟志草木。此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也。郭璞謂竹瀝節曰篋。王氏炎曰：少長曰天。猶

楊子書緯

馬貢三

三八

言桃之夭夭。上練曰喬。猶言南有喬木。充州草木止言繇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才多上練。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生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而山林不與。故先草木。厥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不言錯下上者。以賦設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

變文言下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琤琕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蘇氏曰：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磨錯不常用。而楫相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副墨云：錫貢傳云：口腹難令。夫淮夷之魚青之鹽及海錯。皆曰腹也。彼皆日用不可已。此有用有不用。貢一物甚微。而致于民者其費大。君得一民已損百。故道有節省。必錫貢。吳臨川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沿於江海達於淮泗。

楊子書緯

馬貢三

三九

王損菴曰：梁荆揚三州。同條江漢。而梁荆貢道從陸。何也。梁雍山接豫荆界。聯江漢渭洛。相去不遠。特因四州山高阻隔。故從陸。若徐之淮。揚之江。本皆入海。故以海屬江漢。而南北可達。此梁荆揚三州。同條江漢。貢道之殊以此。陳大猷曰：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震恐風濤。多循岍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著其險也。王氏炎曰：充言浮于濟。黑浮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

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互見。副墨曰。禹時江不通淮。何不做逾沔逾洛法。聖人以蜚輓殊勞。既有海通江可沿。則沔然何不遂為海運。徑由碣石入河。聖人又以海濤不測。既有淮河足避海險。可達即達。權宜斟酌。聖人之為揚民。豈而至矣。

荆及衡陽惟荊州

集論云。孔傳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蔡改據為距。改及為盡。蓋衡山原是荊州山。可以言盡。而荊山一山。荊豫共分為界。其南為荆。其北為豫。不可以言據。荊山有

揚子書緯

為賈四十

四十一

云。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荊岐既旅之荊。故傳又增南條二字。武夷熊氏曰。荊州之地亦廣。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之所必彘。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後可以有為。建都江南者。當以南陽為正。

江漢朝宗於海

王損菴曰。荊州以江漢為主。江漢發源于梁梁。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但言彭蠡震澤。故于荊州。首言江漢。朝宗于海上。賈梁州。下貫揚州。前此而沱潛九江得

其灌輸。後此而三江震澤。受其容納。其所以藝所以造。所以殷與。所以積定。皆江漢朝宗之故。蓋二水勢均力敵。共負入海之勢。非遂以朝宗為合流。註言合流。概論荊州大分。其實二水合流在敷淺原。東陵大別等處。此經文自別白也。九州諸水各著其績。並不言所入。惟荊州江漢發入海一例。豫州伊瀍澗發入河一例。然水言入河。僅著其行地。惟朝宗于海。遂究竟歸宿。亦四海會同之例。即文莊曰。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故朝宗一書于荆。而江漢水勢于是乎定。

揚子書緯

為賈四十

四十一

九江孔殷

王損菴曰。觀經文導岷。言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江又言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瀝。則九江單言江。其江漢合流。尚當在九江之下。不當在九江之上。又觀經文導漢。言東瀝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導江又言東迤北。會于瀝。東為中江。則三江統言漢。其三江的派。當在瀝澤之上。不當在震澤之下。故以為江漢合流在九江上者。非也。以為三江分流在震澤下者。非也。是皆不究心。

導山導水之文故也。集論云不曰既道曰孔殷蓋南條水莫大于江而吞吐于九江之中尤恐激盪今惟江漢將合而朝宗此所以難正者甚得正而以上流驗下流表江漢朝宗。王方麓曰導江不曰播為九江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甚明謂江于此分為九者非矣。

沱潛既道

集論云沱潛從江漢別出不繫江漢後者以九江水大故先言之分流最易旁證此言既道者又以分流驗合

楊子書緯

禹貢四二

四二

流表江漢朝宗。蘇氏曰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雖于梁州並流還于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又

集論云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雲夢皆澤而為土為作又與既澤既豬不同者其亦隨地勢然也。

厥上惟塗泥厥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輪栝柏礪砥碧丹惟箇簞栝三邦底貢厥名色匭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集論曰荆貢與揚多同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揚言惟木多不勝名荆名之者貢止此也杞栝柏皆木名栝柏所施者多杞材中弓弩之幹故舉其用言。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

楊子書緯

禹貢四二

四三

王損菴曰荊州逾洛與梁州逾沔差異荊州江漢雖與洛不通但一逾洛遂便入河若沔水則既不通漚又不通漚中須兩逾方始入河此荊州較梁稍遠于達河也河一也此言南河雍又言西河俱以帝都分向。集論云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是與洛稍近者漢而與洛不通亦漢也荆貢之來舍洛與漢不能至但近漢者則徑浮于漢。之潛者則徑浮于潛惟近江者始浮江入漢近沱者始浮沱入漢非必自江沱入潛漢也

荆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

王損菴曰豫州以洛為主。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為豫患。且濟大而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為一州之害。實濟則數州之分患。其雷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充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餘州更無可見此豫州之洛。所以與雍州之渭同一發例。以經四州之河。終後于一州之洛。渭亦斯須賓主之辨也。王方麓曰豫之洛。猶雍之渭。書法不同者。涇澧等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異。故言屬與從。若豫四水並流。小大相敵。雖伊瀍澗入洛。然後入河。可以統志其入。正與漢入江。然後入海。可並書。曰江。漢。朝宗其義同也。

榮波既豬

王損菴曰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水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為榮。故蒙洛入河之文。見榮能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二澤同一既波也。蘇氏曰沈水入河。溢為榮澤。堯時榮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榮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榮澤。當在河北。孔穎達謂

楊子書錄

馬賈四四

四四

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荷澤被孟豬

王損菴曰導荷澤本施功言。正以濟水入河之後。溢出為榮。又東流至荷澤。且將北會汶水入海。則荷澤之導。非導澤。乃以導川。雖導荷實有導濟。例見伊洛瀍澗之既入河。兼亦導河導洛也。故觀洛入河之文。知荷澤孟豬之水。未嘗不入。觀導荷澤之文。知伊洛瀍澗之水。未嘗不導。皆史文互例也。○集論云二澤相通。孟豬之藪可田而浚。涸時多。故導其餘波。時入孟豬。不常入也。豫

楊子書錄

馬賈四五

四五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表了凡曰他州辨土只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時分別言。以如是之土畧多。財賦所在。故聖人謹焉。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王宇泰曰賦高于田者。豫當天下之中。風氣所會。陰陽

所稅人事修而天時順不汎言地閭人修也

厥貢漆臬締紆厥篚織絨錫貢磬錯

林氏云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惟此義則莫不言貢者可知浮於洛達於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曾氏曰華山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為梁州其陰為

雍州。武夷熊氏曰梁州即今金蜀之地或言秦以前

楊子書解

馬京四六

四本

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遺耳

下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壤實為天下要衝世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據任擇牧守最難其人不可不慎重也

岷嶓既藝

集論云梁州亦江漢為主岷山之沱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川源未濫汎濫山下今則水去不濫地可耕人

沱潛既道

王損菴曰岷嶓藝重滌江漢之源沱潛雖江漢所出然亦去岷嶓不遠皆當根滌源說有江漢則有沱潛此是梁州上流之沱潛若荊州沱潛則江漢朝宗下流分溢之沱潛也二水衆多流非一地禹功亦非一日故並云既道既道雖同然一根岷嶓一根朝宗都是以支流明正派

蔡蒙旅平

王損菴曰祭有新焉有報焉旅平是祭報也刊旅是祭

楊子書解

馬京四六

四七

祈也禹九山皆刊亦無十不旅何獨于梁雍發例正以二州西北多山故舉多以見少又因禹治江漢終于梁治河渭終于雍故又即終以包始也分明是隨山刊木時一旅及山川奠後又一旅然此但言旅平後乃結言刊旅見始末而祭互文發例皆文字變換處陳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平大事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

刊旅總結

和夷底績

彩按傳謂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以和夷爲二金仁山謂和川即青衣水夷人所居今爲犍爲府則以和夷爲一傳謂和夷地名晁氏謂二水名和水運蒙山入岷江夷水過假山東過夷道入江當志岷江之治或曰和夷在蔡蒙之東所以志沫水之治但禹貢底績皆主地言此當是近水地與冀州覃懷一例或曰和山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則和又以山名蘇氏曰和夷

楊子書

卷二

四八

西南夷名皆不可詳而考也

厥土青黎

袁了凡曰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不言色者未有言色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焉融王肅皆云黎小疎也金仁山亦云梁土膏故生物易性疎故散而不實見史廣謂成都土疎難以築城則訓小疎者是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錫鐵銀鏤磐磐熊羆狐祖織皮

王損菴曰梁州貢有織皮言獸不言山雍州亦貢有織

皮言山不言獸皆互文也。歸軒鄭氏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犍爲郡正梁州境知梁州之銀獨幾千他州故以爲貢。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爲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王方麓曰璆玉石非玉磬。蘇氏曰以璆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河入於渭亂於河

楊子書

卷二

四九

王損菴曰桓潛相通河渭亦相通惟河中絕故于桓潛則言因言浮于河渭則言入言亂浮潛逾河逾渭入渭本亦逾渭不言者以一逾字貫河之上下故蒙上起遂言逾河入渭也此州貢道只當據本文桓潛河渭河水相通不相通叙講更不勞據西傾山屬雍州無跨梁州其南桓水出焉則梁州之水也故梁州貢道其西境絕遠者因之浮潛逾河還是梁州入渭已出雍州亂河則至冀州矣。集論云河水入漢漢出爲潛三水相通乃曰逾于河何也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名爲潛是潛雖

本于漢而水道有不可迹者。其下流又西南入江。俱與汚隔。故必舍舟逾汚也。王方麓曰。自西傾至葭萌。浮于潛水。自潛溯流。屆晉壽。阻漾枝津。由陸而南。歷罌穴。逕運接漢汚。此經所謂逾于汚也。汚渭不通。而褒水通汚。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至褒水。逾褒暨街嶺之南溪。乃貫斜川北。以入于渭。

黑水西河性雍州

王損菴曰。雍州以渭爲主。首節志弱水治。三危節志黑水治。末崑崙節兼志河治。中間八句。皆主渭言。蓋弱水

楊子書經

卷二

五十一

黑水河水。特以雍爲門戶。與渭水全出入本州者不同。觀其詳渭畧諸水。則其爲雍州所重可知。雍叙山川隕澤。較餘州獨詳。以九州叙畢。故先攸同節起義。其舉漆涇渭汭。是即雍川之滌源也。舉荆岐終南鳥鼠。是即雍山之刊旅也。舉原隰豬野。是即雍澤之既陂也。舉三危三苗。是又雍隕之既宅也。但其先後。則若言水土平。斯民居奠。較九州攸同叙爲順耳。王方麓曰。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曰西河。武夷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

在此。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令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而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

馬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可知。但其地迫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塞地。乃可爾。又嘗考古今地志。雍州之地。無黑水。三危山。或云在焞煌郡。則今瓜州也。曷嘗有此水。踰跨諸山。以至于南海哉。若以河源崑崙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

楊子書經

卷二

五十一

跡所未到。其東中一支。則重岡積嶺。直至終南太華。皆足雍之南山。而瓜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句奴右臂者。以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誤。弱水既西。

王損菴曰。九州紀水治。從未有著方向者。惟此下一西字。即一弱水西。則其他諸水皆東。可知固不俟讀導水之文。而後知衆水之皆東也。副墨云。雍水主渭。而紀先弱水。洪水記。弱水亦因壅而東。雜于雍水。助其橫決。故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導而西。使不得出沒于雍。如

治惡去其黨也。周堯佐曰。弱水不能負芥。此出于志怪荒唐之說。設若有之。則非禹跡之所可至。何以施功而導之。西國不足信也。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澧水攸同

臧良父曰。屬者屬于渭。如貫珠之相連。從者從于渭。如少長之相隨。同者同于渭。如彼我之相協。蓋渭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涇水北注。漆沮東注。澧水南注。而渭東

楊子書緯

再貢五二

五二

會之東過之。衆水皆治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王方麓曰。原隰汎言。則廣平下濕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指。詩曰。度其隰原。鄭曰。其地在隰是也。原而曰隰。下濕之地。著其底績之難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王損菴曰。前兗州言宅土。此言既宅。兗州宅土言蠶桑。此既宅言丕叙。蓋禹治水充最先事。方經始。故但言宅。

不言既。見他州之民未宅。惟充宅且初宅也。若雍治最後。後則功在成終。故不止言宅。又言既。不但他州之民已宅。即雍民亦宅。且久宅也。充宅土。但配蠶桑。正言新集之時。民方土著。已可與勤樹藝。課農桑。幸始之辭也。雍說既宅。遂云丕叙。乃言安輯之久。民皆樂業。且可與期敏德。底修和。蓋幸終之辭矣。其終以三苗分明。薄海內外。莫不時叙。蓋不待言。東漸西被。而後知教聲四訖也。舉三危。重黑水。治導黑水。至于三危。故也。三危遠去中國。三苗頑甚。而迪功與十二師五長同。故云丕叙。西戎去中國更遠。非我族類。而即工與三苗同。故又云。即叙。蓋史于三危之外。紀三苗。又于三苗之外。紀西戎。一言丕叙。一言即叙。以兩叙字。接前三績字。此所謂九功惟叙。呂氏曰。三苗有罪。自當寬宥。遂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集論云。雍境外極三危。不言地狹。止言人工少。蓋有地。

楊子書緯

再貢五三

五三

狹而人工修者。有地澗而人工不修者。言地狹者。或多山故也。

欣貢惟球琳琅玕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水。

王損菴曰。九州貢道。自充至梁。皆即一以該二。舉遠以包近。蓋極其取道遠者。則近者不言。自在其中。惟雍州發遠近二側。遠道之例。則浮積石至龍門。西河近道之例。則會于渭水。見諸州皆分遠近。皆有兩道。不獨雍州爲然。龍門西河連舉。蓋言龍門邊際之西河。非西河即

楊子書經

卷五

五

龍門也。會于渭水。當是澧涇漆沮諸水皆入渭。凡貢舟取道諸水者。亦于諸水入渭之處而咸集。故云會也。衣了凡曰。傳言雍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水。其東北當云。西北雍東距大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積石也。河從積石北流入沙漠。界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皆唐虞聲教所訖之地。故可轉漕。此西北一道也。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此西南一道也。積石兩山如削。中流黃河。龍門在冀西界。河流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

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渭水言在渭水之北也。言會渭。則入河隱然在中。○武夷熊氏曰。禹遜皆從渭。遼河惟山者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虞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夏彛仲曰。考河從積石北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適。蓋唐虞聲教暨于朔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富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磧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于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漠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虜

楊子書經

卷五

五

所恃以能其力而內犯也奈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為渠
窟哉。

織皮崑崙折枝渠搜西戎即叙

王損菴曰特識西戎于雍州貢道之後蓋雍乃秦地即
周豐鎬漢三輔皆晉建都于此觀周有犬戎漢有匈奴
即在唐虞不有先見其微者乎聖人經理五服不以遠
遺故又發此例與三苗並識見夷蔡蠻流無不就治彩
按雍州西戎與冀州島夷皆另記一條不似他川夷貢
平叙于厥貢一節之內意自可見

楊子書錄

卷二

五十六

導山導水總論

王損菴曰導山本為導水何以又分言導水與導山也
蓋單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
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充青徐揚諸州入海之水
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單重發源不重入海
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單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
特別其分流九州雍豫冀是北條山高處徐青兗是北
條水低處果荆是南條山高處揚州是南條水低處北
條山高處是河濟淮渭洛發源北條水低處是河濟淮

渭洛入海南條山高處是江漢發源南條水低處是江
漢入海入海在低處故禹導水以充青徐揚四州為壑
發源在高處故禹導山惟雍冀豫梁荆五州禹導山

楊子書錄

卷二

五十七

若言自雍之岍岐起以逾于河為禹逾至于某為禹至
則與前先下後高之說戾若言但是條列諸山不重施
功則史叙導山導水十一導字皆落閑文蓋禹所導水
皆山之脉絡禹所導山即水之源流隨其支分曲折自
某導至于某未嘗用私智穿鑿故前分叙九州著禹能
辨九州之形勢此分理山川著禹能順山川之性情前
叙九州則重九州不論山川首尾此叙山川則重山川
又不論九州先後故皆從高而下自源徂委不復論禹
施功次第所以昭禹功闡明德也導山導水所列南
條北條此大南北也其一條中所列南境北境則小南
北也若以南境北境較岷山之南支北支則二支交南
境中之小南北也導水所列東西南北皆然大分皆東
其中為再列之又自有東有南有北非東流之外又有
一南北也彩按禹治九州之先後也始治病者或趾
或項或胸或脊至錯然矣至于導山導水則言自某至

其又如治病者。自頂之上。循至于踵。皆其自然之筋絡。條理。卒未嘗一逆節而行者。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不言其錯而治之。則無以見禹。不汨陳五行之理。能辨利害之緩急。不言其順而行之。則無以見禹。禹不亂山川之故。能襲水土之精。微史所以既橫言之。又從而縱言之也。不得導山水十三節叙次之文。則行所無事之智。千百世下。猶未能見。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者。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楊子書解

禹貢五八

五八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

王損菴曰。接上叙終雍州。遂從雍州山起。條分南北各貫一導字。中間只開開平叙。而禹順水之道。自見。此正禹依山行水。見禹之所以為導。即禹之所以為隨也。導如鄉導。義取在前。隨是追隨。義取在後。乃前後異文。何以水論。則九州之水。非禹不行。禹若導其前。以禹論。則九州之水。非山不行。禹實隨其後。故禹自言隨山。史言導山也。逾于河。因導山。從雍州叙起。冀在對河。故根導說。逾如冀州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其至根修。字聲。

像底績。至于衡漳。其至根績。字雍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其至根旅。字則此導山曰。至曰逾。亦當根導字。蓋導之所至。自可包禹。即禹未至。而經略已至。故不言禹。禹在其中也。此入于海。與導水之入于海。小異。導水言入。是水已到海。導山言入。是水尚川行。特預為究竟之云耳。當照江漢朝宗一例看。所以導水皆疏入海。導山惟首節一見。蓋總大河南北二境為言。凡發源者。無不入于海也。西傾不言。特蒙上文。即南條岷嶓不言。亦蒙上文。且因江漢朝宗于海。南條發源之水。其入海。業已發例于荆。故此不欲複也。岍岐荆雍州北境山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南境山也。因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豫二州當河北諸山發源之終。故禹隨山。其北條北境。則始于雍。而終于冀。其北條南境。則始于雍。而終于豫。以冀為入海之終者。非也。荆山有二。分屬南北。兩條岐山亦有二。專屬北條。但分雍冀二州。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荆岐既旅。此北條之荆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荆河惟豫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南條之荆山也。若治梁及岐。則北條冀州之岐山也。荆岐。

楊子書解

禹貢五九

五九

既旅又北條雍州之岐山也。表了凡曰。河自龍門洶湧南逝。及大華之陰。喬岳綿互。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渭率淫澧潏沮諸水爭赴焉。東則洛率伊瀍間諸水爭赴焉。山川之一大交會也。彩按此。則太華正河所經。西傾一節。豈得專言淮洛渭哉。○蘓氏曰。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者。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

楊子書緯

卷二

六十

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北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所爲地脉也。○黃南山曰。導山水曰及。曰至。曰逾。曰過。等皆云山水形勢。非指人。蓋山骨過江入海。直無底處。海中有山。只爲低窪而沒在水也。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王損庵曰。導漢山言至于大別。水亦言至于大別。導江

山言過九江。水亦言過九江。山水文同。正以水勢未有不因于山。故導嶓冢之所至。即漢水之所至。導岷山之所過。即江水之所過也。惟導岷山。山言至敷淺原。水言至東陵。似二地耳。故雖二地。當共南支。與大別皆江漢分流。盡處此下。遂合流于荆。而江漢朝宗于海也。江漢導山盡于梁荆。蓋因二水從發源來。分流未合。不得不各識其所至。爲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故不復條列。○大水入小水。謂之過。蓋因衡山之下。尚有沅湘諸水。岷江必過此諸水。而後至于東陵。故禹依山行水。

楊子書緯

卷二

六十

今水自衡山過九江。而至敷淺原耳。過是水過。九江亦因岷江見過。故言孔殷。○戚良父曰。岷山在梁。已是西北。衡山敷淺原在荆。俱是東南。曰北支者。非在岷北也。以前一支較後一支。則前爲短。而在北。後爲長。而在南。若以北支作岷北。則經文何以言岷山之陽。○王方麓曰。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未同。故導水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則其勢漸合也。

導水總論

王損庵曰。叙導山從雍州起。此導水亦從雍州起。皆先

北條後南條然導山叙終南條而導水若又從南歸北者則以洛渭從河入海與河濟江淮四瀆入海者不同故附四瀆之末猶諸侯有附庸也。導水入海者七除黑水入南海其他河濟江淮皆入東海時解于弱水四節見有東西南北四字遂妄列為四瀆不思黑水入于南海誠南海也若江水東入于海東字不連海字至河言北過北播北字與海字益遠豈曰北海乎凡此皆非經義。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楊子書緯

卷二

六二

程氏曰衆水或入海或入河而弱水獨入流沙但盡其流之所止者何也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于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集論云黑水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自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河漢岷江而同春以西之水皆入黑水則其源皆非一也水經以黑水出雞山故導之南至

嶺煌過三危山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龍蜀無入南之水惟今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著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洛江皖駝細中于梁州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南海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魏石牀曰海非南北洋海蓋西地有居延海亦猶漢池之稱滇海也黑水流入張掖河再流入居延海若云入南地洋海則風馬牛不相及矣地志班班可考。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橫流為邊民之患者也今為中國治之使不為吾民患則已矣又奚必由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焉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乎梁雍之民此天地所以為大也。

楊子書緯

卷二

六三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洛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王損菴曰導河貫至入海所分方向皆因州境為別蓋河自積石入中國其所歷山川循西而南則雍州自南而東則冀州又東則豫州自東而北仍歷冀州又北則兗州于是北播遂入于海特言州不足以辨故各識其所至總列三方詳分九地其方同州異者則加又字以別之見河之所至皆禹之所導也入于海三字正應導

楊子書經

卷二

六四

一字。王方麓曰河自大伾以下始出峻就平則廝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疎水益善漬則播之而為九河在龍門華陰勢雖險阨猶一源耳自此南歷雍州而澧涇漆沮皆入渭渭水既東注之自此東歷豫州而伊瀍澗水皆入洛洛水又北注之則河至大伾蓋以一河全受衆委回視龍門上下其勢之激盪震撼當必有倍焉者雖欲不廝為二不播為九不可得也此河之勢也禹之智也。副墨云同為逆河同字作皆字看謂此九河各至將入海處皆逆海潮而赴之若謂合九為

一茫茫數百里汪洋澎湃豈復能歸于一。李復云國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兩岸石壁峭立大河墜東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潤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所謂禹鑿龍門通大河而放之濤也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過

楊子書經

卷二

六五

北會於滙東為中江入於海

王損菴曰此二節分言江漢見二水雖合猶有不合者在故仍見其首尾明其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合之中示分之旨此為江漢朝宗于海未可以漢合江遂欲存江而廢漢也淮海惟揚州故知江漢當在揚州入海合江漢兩節則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此即梁之岷嶧藝沱潛通也其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此即荆之江漢朝宗九江孔殷也其東匯澤為彭

蠡東為北江。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此即揚之彭蠡。豬三。江入也。東滙澤為彭蠡。原另有彭蠡一澤。特南水廻合于大別之下。若彭蠡之澤。皆江漢之湯。因為之。非漢滙為彭蠡也。東迤北會于滙。因漢水南來入江。便似江水北去。會漢在江。惟有東迤一派。非江又云。北會也。江未嘗北。而云北。特以漢為文。會不于漢。而于滙。又即滙名漢也。導漾則東流為漢。導江則東別為沱。導沱則東流為濟。然江終為江。而漢不復為漾。濟不復為沱。何也。以漢濟流長。漾與沱之派正也。若沱流既短。且為江水支流。此所以不為沱而止。不能北于漢。濟也。然漾與沱。其本水必有渚注于本地者。故言為漢為濟。以別之。邵二泉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此不遏。則彼不積。所謂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滙言其外也。彭蠡言其內也。于滙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

導沱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王損菴曰。濟水無三伏三見。如以東流為濟。溢為滎。為

見。則漾東流為漢。滙為彭蠡。亦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渭入于河。洛入于河。亦可為伏乎。況經文明言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漂達于河。則自汶而濟。自濟而河。其一水相通也。明矣。使斷續若此。又何以徑通舟楫。達于河哉。本文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並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當是濟水沉勁。伏地潛行。容有之。而非必不相通也。濟水入河。在豫。其入海。則在青海。岱惟青州。故知濟水青州入海。又東又北。皆句北。會于汶。東入于海。則正文也。蓋又東東字。根上東。至汶南。沱西。發源。故又各標其方向也。正義曰。自沱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冀充。惠平自滎至荷。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州。惠平自汶歸海。則濰淄之間。無不治。而青州之患。無不平。一沱治而四州蒙利焉。戚良父曰。沱性下。故入地而多有所伏。性勁。故出地而常有所見。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集論云。本沂入泗。泗入淮。經以沂入泗。處去淮已近。故

連言之會者二水合而奔注勢相敵也。四瀆以其獨入于海故名。瀆者獨也。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江居一焉。說者疑漢書四瀆河為宗語遂以江漢濟淮為四瀆。不知宗者長也。猶泰山于四岳為岱宗。春官于四時為宗伯也。四瀆外增漢為五非是。彩按沂入泗泗入淮宜云東會于沂泗經文先泗者以沂既入泗泗為主也。故云然。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楊子書緯

禹貢六八

卷二

岳季方曰鳥鼠同穴孔氏謂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因以名山。蔡氏疑其說為怪誕不經予戊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達尾似鼯與鳥偕入彼此狎昵問之土人皆孔說也。山在隴西首陽縣。按爾雅其鳥名鼯其鼠名鼯鳥鼠同穴共為雌雄。新安陳氏曰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則言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澧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

王損菴曰淮渭洛多言東以三水源流不似河流之曲折涕流之斷續水行與地向大分皆東無他方可別惟洛在河之南故一言又東北以別之耳。九州山川入禹貢者四十有九皆屬高大禹奠山川山不高川不大則其繫生民利害者必不重必無疏鑿必不見記。王方麓曰凡言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不言自洸多伏流故不言其所出。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楊子書緯

禹貢六九

卷二

王損菴曰此合下節上結九州下起五服所重。在四隩既宅底慎財賦二句。九州民居之奠由于水土平而九州財賦之供又由于民居奠惟四隩既宅為邦作乂故得底慎財賦以成賦中邦蓋當時史官記到水土平後單重任土作貢發明數土本旨不專重結上山川故也。既宅言已安且盡安也不止說已可奠居因前舉充雍發例未及九州皆宅故此言四隩以結足之下九山刊旅四句用倒說推明既宅之故前于究言河濟治雷夏澤而後降邱宅土于雍言涇渭治荆岐旅而後三危

既宅此順叙也。至此乃先既宅後山川。陂澤如言究之宅土。由于河濟治雷夏澤。雍之既宅。由于涇渭治荆岐旅也。此遂結也。或問刊旅乃治水始事。何不言于雍。梁此用作結何也。梁雍當治水之終。有慶幸之意。故但本成功說。既旅說旅平。惟結言刊旅。則凡九州之山。刊既有旅。必平皆有旅。自曉然矣。魏叔子曰。九州攸同。一句是總說。蓋上分敘九州其山水各各不同。而其實水治土平。則一而已。故隳有四而宅同。山川有九而刊旅。滌源同。澤有九海有四。而既陂會同。無不同也。袁

楊子書釋

卷二

七十

了凡曰。凡受衆水爲川。九川是九州川之大者。川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注者甚衆。滌源正是濟。畎。滄距川也。若滄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亦非滌其山源。滌山源。又在九山刊旅內。陂非築陂以障之也。往時氾濫。今有豬無決。各循其岸也。四海非指海水。百川以海爲壑。乃四海地界之水。未而會。會而同也。彩按禹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土平。皆制其井疆。疏爲畎。滄。以達于井田之制。即自禹開之也。禹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滄畎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

溝洫。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有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後世舉古溝洫封畝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王損菴曰。五行以水爲首。水治則六府之事遽舉。無不修也。上言六府。下單言庶土者。土兼五行也。至成賦又分言穀土者。土爰稼穡也。總以發明敷土之義。底慎一句。通貫一節。交正咸則。皆底慎也。物產于土。爲財。民貢于君。爲賦。故財賦不止場圃園圃漆林之類。并田賦在

楊子書釋

卷二

七十

其中。庶土不止山林川澤原隰之地。並穀土在其中。蓋庶土交正。已見聖心底慎。而粟米關財賦尤重。故則壤成賦。特揭出申言之。以見聖人底慎之至。非貢屬庶土。與穀土爲兩。又貢止財賦。而成賦方爲田賦也。三壤者。經文辨土。有黃壤白壤黑壤三品之別。故即此三壤。例見墳塋塗泥。凡土皆入品。第故云咸則。且黃白黑三色。原分上中下三品。遂用三壤。談九等也。彩按九州每版土一句。即所謂庶土交正也。辨土之後。隨辨田。隨定賦。是知庶土。決不專指山林等土。財賦。決不專指場圃

等八而言。魏叔子曰上節總結九州山水此節總結九州土田貢賦史叙九州山水有許多艱難意思總結處說個攸同直見得萬里昇平不禁欣幸史叙九州土田貢賦覺天子富有物產不勝豐樂總結處說個底慎指出制賦心事方見聖人有無限兢業憂勞此史文之妙也庶土交正就辨土說成則三壤就制賦說底慎一句貫上下說三壤即是庶土自土之本乎各州者而言曰庶土自別土之類而言曰三壤辨其高下肥瘠不失土性之宜曰正某等之土應某等之產便應某等之賦

楊子書解

禹貢七

七十二

錫土姓

王損菴曰敷土經爲九州此又緯爲五服蓋治水平土猶止叙利用厚生之始事必至錫土弼服乃可以正德盡三事之成功敷土之經畧于是爲極也故此言立國立宗當與建十二師五長參看因水土既平衆建諸侯與共布修和之化也。夏彛仲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今人多以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也姓則受之天子族則稟之于國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如傳稱智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自爲之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

楊子書解

禹貢七

七十三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衣了凡曰曰台曰朕夏史稱禹爲我猶孔子春秋指魯爲我也一部禹貢皆史臣紀事之辭決無此二句特紀禹言。王方麓曰通篇皆紀禹經理之事此獨示其精微之要見禹之經理有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欲使人丕應俟志不可得也千百年宇宙入禹經理一番天以之覆地以之載山以之峙

川以之流。民物以之成。若萬世以之永賴。所以爲之者。不過祇台德而已。九州殊貢。萬國異疆。此心同。此理同也。禹惟先之以所同。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孰得而違之哉。彩按孟子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疏濬決排。皆是祗德。若不特地揭出此義。便恐把禹貢與山海經等並看。

五服總論

王損菴曰。九州對山水。則山水爲經。九州爲緯。以九州對五服。又九州爲經。五服爲緯。蓋郡國有時。變更山川。

楊子書解

卷二

七四

千古不易。如堯時爲九州。至舜又以九州爲十二州。而山川如舊。故知九州山川之緯也。又如虞夏爲五服。至周又以五服爲九服。而九州如舊。故知五服又九州之緯。但五服猶中邦也。當時聲教所訖。不止中邦。盡四海內外。徧爲禹德。故下以東西朔南極言之。又曰甸服五百里。與侯服之一百里。二百里。同例。皆次第之辭。侯服三百里。與綏要荒之二百里。三百里。同例。皆計數之辭。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詳內略外也。夏桑仲曰。五服之說不一。鄭玄以五百里。制定于堯。禹徧

之每服更增五百里。禹自言至于五千。相距爲方萬里。周禮王畿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頗異。易氏曰。禹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且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

楊子書解

卷二

七五

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事虎牢之險。固知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以幽州通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先儒謂禹服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里。禹貢五千。即漢之六千也。況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

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為二寸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三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居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烏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遠，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啟後世無厭之禍也。○曾氏曰：東海在中國封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蠻之外，惟

楊子書解

禹貢上六

七六

河舉東西南北，紫帶中國，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彩按州既九之，服又二之，何也？蓋九州相錯，所以全山川之勢，而循其風土之所向背，陰陽之所結聚，自然綦置，不可亂也。亂之則一方之夷險利害，溟溟剛柔，有不可得而揆量者。此以習地勢之宜也。五服相環，所以握居重之馭，而自中央以及四維，有真有堂，有門有垣，有首有足，有腹有支，此聖人聯天下為一身，制六

合如一室，故其呼吸無不通。後世天下中外緩急不相應，則此意失也。王畿獨名甸服，何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聚，四方百貨之所都，其民易棄卒逐，未至有一旦懸生死于輓輪者，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王畿不以封，其建官分職，則侯服。其經文緯武，則綏也。其制侯服也，則以甸服內為王畿，急在藩屏，天下無地不建諸侯，非封建行于此也。綏服，則其地界中外，否塞可憂如人身上下兩務，俾順治威嚴，中外所以安也。要荒則治外宜畧，故要之荒之。至于納賦建侯，揆文奮武，雖

楊子書解

禹貢上七

七七

有詳略，而其不可以廢一也。即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要荒未嘗無侯服之義，如萊淮等夷各有貢，則要荒未嘗無甸服之義，且三苗丕叙，西戎即叙，使非有文武經緯之，何以遠格若此？讀五服之文者，可以想見之矣。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甸服，五百里米。夏彛仲曰：甸侯綏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甸服之民力穡，則粟食不仰給外藩，乃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後世轉漕其初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竅假

至數百萬石。用卒數萬人。所在騷動。歲漕不至。無所得食。多花珠玉而死。皆以不講旬服之義。而集游情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地。全倚漕運。為咽喉。一日食梗。其斃可立而待也。○集論云。總粟稷并也。鉦。獲禾短鎌也。納曰鉦者。非以鉦納禾穗。用鉦以刈。特以鉦表禾穗。所云半粟是也。秸。半粟。又去其皮也。粟以供飼國馬。其去皮之精者。可為藉薦之類。祭天以為席也。秸非徒粟。蒙上文皆有粟納也。○蘇氏曰。獨言旬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服總前二者言。以其稍近也。

楊子書緯

卷二

七八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字泰曰。甸是制天子之祿采。是朝廷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制天子卿大夫之祿也。觀此則圻內固不以封。凡卿大夫食邑。皆取于侯服千里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地浸削。而王室日以弱也。采地亦概以侯服者。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故也。○夏彛仲曰。古者建國。小大相維。小國在內。依天子。大國在外。以禦侮。○魏叔子曰。采疑亦諸侯之國。如周禮九服。王畿外

有侯甸男采衛之采。若為卿大夫食邑。豈有天子朝夕治事之臣。而顧食邑于六百里外之理耶。○彩按侯服內。只百里采而已。即以相距言之。或三四百里止。何以能待天子之卿士。則卿士祿之制。何處取之。龍泉曰。采地惟卿得有之。不濫及也。九州之賦。皆以供王官之祿。不患無所取給。

五百里綴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袁了凡曰。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而曰教。不崇尚虛文。專

楊子書緯

卷二

七九

取其道。迪民性。揆則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之也。武曰衛。惟取保衛其民治世武事。易弛。當振揚其所衛者。使奸暴潛消。故曰奮。○林氏曰。綴服介華夷之中。文治內。武治外。韓之于徽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丹。至重貴有邪律之難。緩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鎮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集論曰要者總其大要。法不詳也。亦如蒙之有要。所以
網統四裔。荒者其法荒略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
已。蠻慢也。褻慢中國禮法。甚于夷矣。蔡在夷外。流在蠻
外。見得中國之人。自外于禮法。比蠻夷尤甚。故又遠于
蠻夷。此聖人流放之意也。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

王損菴曰。前結治水。但言六府修。四隩宅。此結錫土。罔
服。乃言聲教訖。見禹利用厚生。專以為民正德。成功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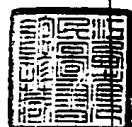
楊子書經

卷二

八十

頂聲教。統緒一篇。繫土。副墨云。禹經畫所列便是聲
教。蓋平水土。定貢賦。建官罔服。總是祗德也。漸被暨正
不距朕行。祗覺我之精神充塞天地。人之漸濡直透肌
髓。氣象恁地博厚。彩按錫土姓。上錫下也。錫玄圭。下
錫上也。不書禹執玄圭。舊禹錫禹開天闢地。創此非常
之功。故特辭書之。然究曰告厥成功。以為終天子之事。
云爾者。成功非人臣所敢居也。魏叔子曰。告厥成功。
明成功雖禹。而所以成功者。則堯為之主。而舜薦之也。
篇首言禹敷土。後言錫土姓。言制賦罔服諸大事。皆禹

為之。絕無堯命之文。至此結以告厥成功四字。使讀者
曉然見有堯在上。



甘誓

新安陳氏曰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觀世變矣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

曰大戰者為有扈著罪也為夏王昭武也夏稱有室大競周云忠厚失之弱史所以大書也。王宇泰曰六卿六卿之卿六軍之將古者軍將皆命卿平時則各治其鄉屬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屬大司馬與國之六卿不同誓則軍吏下及士卒皆在故變文稱六事之人謂

楊子書

甘誓二

八二

有事于六軍者。魏叔子曰按書序史記說苑莊子皆稱禹與有扈戰今玩誓文嚴厲震動與禹征苗誓全不同夫舜欲威頑諂禹止言德化蓋贊修德禹即班師亦知決無孥戮之辭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有威加于人侮加于人者五行天之行也人何從而威侮之威侮及此則逆天怠棄三正則通王故當征三正

孔氏謂情荒天地人之正道決非子丑寅之說安有夏之一代而兼從五統之理。王方麓曰天子諸侯之職在于養民而已五行即六府乃民之所養者也。有扈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蓋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或謂三正當作王正恐孔壁中磨滅而誤彩按此說不可易

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子書

甘誓二

八三

王宇泰曰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即已呼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軍之命繫此三人故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副墨曰左右分執在能攻御有正法在能守若進氣少懈詭遇爭利總由弁髦君命耳惟心中有若自然目中無敵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一篇語無繁稱而奉天討罪之公車戰之法進退之律

賞罰之果。號令之明。具備。辭簡義嚴。千百世讀之。如受
令軍前。作人敬畏。是為誓辭之首。董氏曰。有功。于
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敬承繼禹之道者。莫若啓。猶有
有扈氏之亂。況不如禹啓父子者乎。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兵。軍旅之事。宜廢。所未聞也。
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宛然神考家法。然則禹國。不以
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
習于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為王者之師與。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於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

表了凡曰。德以勤苦而生。以逸豫而滅。乃者不能悛而
甚之之辭也。夏都安邑在河北。洛在河南。曰表。又在洛
水之南矣。故曰無度。陟氏經曰。禹功在萬世。睹河洛
者思之。再傳一為游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于禹。如賴
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貳也。然少康以
一成一旅卒祀夏祀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副墨曰。

楊子書釋

五子之歌

本五

商民當三世化訓之後。尚不忘商。夏民纔一逸豫滅德
而即貳何也。蓋帝力何有之民。未百年而見祇德之絕。
一旦駭其耳目。心志非忘夏也。民之弗忍。則民不堪命。
不特咸貳而已。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罪於河

呂氏曰。奸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
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
本在此。不在彼也。秦不樂長城。管阿房。陳勝吳廣。何所
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副墨云。

距已據其國都矣。猶假名義立仲康。及相而篡。遂為後世曹馬諸奸之祖。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副墨云。既距後欲歸無門矣。五子奉母以從。非望太康。自反或意有勤王者至耳。後字有深意。時竟無一應者。太康失人心可知。呂氏曰。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皋陶之歌。則見詩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魏叔子曰。羿

楊子書經

五子之歌二

八

為亂臣之能。然太康既廢。而五子猶御母後洛汭。且為歌以痛傷之。若後世便思斬草除根矣。是亦奸雄之古今也。欣然操筆。不免于死。故國不堪回首。而遂以怨望誅此又羿之罪人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魏叔子曰。五歌皆有韻。其一曰二節。共是一歌。下叶戶。馬叶母。兩下字。婦字予字。圖字馬字。共是一韻。邦本二句。為入上二句。則無韻。共四句。節。君孫為一韻。有祀為一韻。蓋有叶已也。平仄通用。長短間出。及結句偶不用。

韻三百篇多有之。若二三五作韻讀。而一四作無韻讀。無是歌體也。王宇泰曰。郭從對明皇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譴。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心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親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按明皇平日平其民。至于闕門之外。事皆不知。一旦出奔。父老乃得睹天子出。其款真明皇于是。憮然自失。回思向之九重嚴遠。乃所以釀成今日之事。民可近不可下。信哉。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難明。不見是國予臨兆民。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楊子書經

五子之歌三

八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蓋五子在未固本之日。見得無恃如此。不必智者勝予。亦不必愚者之多。而後勝也。自是危情之言。與朽索馭馬相首尾。副墨云。怨豈在明。至于明便不止。是怨了不見。正是怨的所在。此非不可見。乃不及見善圖者則見之。至于朽索馭六馬。則怨已明。見不及圖。勝予必矣。蓋極狀勢不可維。見綱紀名分都無可恃。轉盼垂絕。直是決辭。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會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西山真氏曰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
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董氏曰聖人
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藥性法司之明律令某物食
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太康一犯禽荒之戒
竟失天下何其嚴而不可違如此

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

楊子書釋

五子之歌

八八

魏叔子曰堯舜禹相傳正如父之傳子子之傳孫絕無
異姓授受形迹故五子哀夏追叙陶唐直是紹堯之統
等子太祖一般。王宇泰曰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
陶唐諱舜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
故以冀方諱天下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次之則國從
之矣必然之理也五子歎滅亡直從陶唐溯來有無限
感慨。韓昌黎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瘦察其脈之病
否而已善治者不視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
故脈理一病人雖肥必死紀綱一亂國雖大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罔石和
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

王宇泰曰典則舉鈞石言之者有度待信而立故舜同
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繫即上之法制禁令
之所關也故古之帝王莫不謹于此。副墨云說個萬
邦有無限傷心見得祖有萬邦而子孫乃無尺土也上
言國統之亡此言宗祀之覆說得更痛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曠依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楊子書釋

五子之歌

八九

陳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
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所謂怨而不怒也
太康失國只一箇不敬慎故五子之歌始曰奈何不敬
終曰弗慎厥德以是終始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林氏曰曷歸者太康也五子
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于
兄弟榮辱安危一體親愛之至情也。王宇泰曰鬱陶
思之深也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文曰顏厚有怙怙
色愧也文心慙也此五子自言其俟而望之之時其情

如此也。然之中。有悼。有傷。有思。有慕。而歸于以理自反。未嘗少。有憤激之意。蓋自虞廷之歌至此。猶詩之有變風焉。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五子其賢矣哉。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丁亂。嗣立。國人立之乎。羿立之乎。曰。必羿立之也。于何知之。于其距太康于河。知之。廢。惟羿則立。惟羿也。仲康既立。自羿。六師。惟羿掌之。羿之氣。餒強固。廷臣必無與抗衡者。乃仲康肇位之日。即命胤侯掌六師。此必可以制羿死命也。夫以掌六師之羿。能奪之以無掌六師之羿。獨不能殺之哉。而晏然不聞討逆。卒授其子以

楊子書解

胤征

賊夏祚中絕。數十年。然則帝相之殺。是仲康戮其子也。夏祚數十年之中。絕仲康中絕之也。夫仲康非庸主。明矣。而不去羿。蓋其中必有所憚于羿也。于何知之。于其征羲和知之。羲和羿翼也。征羲和為削羿翼。曷憚羿。曰國家與師致討。必其告諸四方者。有大逆不道之狀。羲和惡胤。脅從實繁有徒。而此特隱其文。以戒天吏。追德云爾。其徵告四方者。止廢職荒酒。昏迷天象。則此命一法吏取治之可矣。何以勤大司馬與六師為。蓋羲和躬為渠魁。黨與已成。計非可縛而至也。勢不得不興師與。

師伐義和而聲其黨逆之罪則羿必生心仲康蓋憚羿也憚羿故伐義和以孤其與憚羿故不聲義和黨逆之罪聲其一人廢職之罪以無生羿心然則仲康曷為其憚羿也曰亂臣之擅國也必有腹心爪牙盤踞于朝廷而羿之勇技又為國人所憎伏仲康蓋欲圖之而不能也惟仲康賢故羿不能廢仲康惟羿強故仲康亦不能殺羿仲康不幸先羿死而羿遂得以逐其子也然而大逆逾誅遺患數十年則其智勇必有所不足孔子所書奚取焉蓋春秋之義善則錄之聖人亦取其始事而已

楊子書經 卷二 九二

矣。蘇氏曰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淫專政僭位之年如曹操之于漢司馬仲達之于魏也胤征之事蓋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義和涵淫之臣也而貳于羿蓋忠于夏也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彩按蘇氏論蓋以羿實挾天子令諸侯快私嫌耳夫羿果快私嫌至于兵義和又何不能羅織罪狀巧詆義和而淺其事如廢職蓋酒云云者此為出于仲康憚羿之情指授胤侯也無疑故曰胤后承王命征征如假天子之命則僭爾竊爾替爾孔子必不之取亦

必不深隱其大使其奸不可辨于天下後世也且羿豈能以兵柄授他人者謂征義和出于羿則謂胤侯命掌六師亦出于羿可乎。魏叔子曰羿可以廢太康矣不自立而立仲康何也羿之廢太康也因民弗忍則其立仲康也民必有不志夏之心而羿不得不立也奸雄之奪人國以為一旦據而居之民心必大有所不服天下環起而攻則殆矣故欲謀篡奪先行廢立以觀人情之向背樹已威德以蟠結其爪牙腹心此千古亂賊之權與也羿之始也可以廢立其後可以逐相威行于國極矣仲康命胤侯掌六師又伐義和以剪其黨而羿不禁何也羿立仲康所以陽收夏民之心也既奉之以為君矣則雖懷不軌而不得不暫執其臣節故胤侯掌六師之命羿聽之仲康急收其權而羿將徐制其命也使羿與仲康角命則變必起非仲康殺羿則羿殺仲康羿力足殺仲康而一朝而滅二君則天下之心必叛固以為不若始陽順之然而仲康胤侯君臣戮力既掌六師則朝廷之勢漸盛故義和可以征而羿不得禁也項氏立楚懷王羽視之直如嬰兒其後可以殺懷王而其先不

楊子書經 卷二 九三

敢爭入閤亦暫制于一時。君臣之名耳。懷王無六師之柄。無胤侯之爲。臣者故身遭弑戮而不能待仲康之不爲懷王亦幸矣哉。副墨云。羿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者。正仲康之始。見仲康非羿所得制。若其立不出于羿也。篇叙胤侯實以獎仲康也。

告於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微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惡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變微于上。皆天心仁愛所以云戒也。先王有不待天之戒而恐懼脩省。如子之視無形。聽無聲者。有天變于上。

易子書解

卷二

九四

能然消弭。如父一時怒其子。卒能齊威四太和者。所以云克謹也。常憲即亮功撫辰之事。人臣各守爾常。便天不能竄地。不能孽。但須不耽逸樂。不作聰明。纔能有得。不然至平常事。却承擔不起。故曰克有謂有之之難也。修輔但修己職。即以輔君官。雖有百其皇皇自治之意。則一也。天戒以儆君。而臣人罔敢懈如此。天以戒一人。而百官交相儆如此。故輔成君德。使志氣清明。自然災異不作。故云厥后惟明明。不說到天重言人也。聖指禹先王謂夏以前諸君。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官師相規。謂百官交相師法。以規其上也。衰世之廷。見直諫者。則衆忌而排之。盛世之廷。見直諫者。則相與敬而慕之。在上者。不以諫責之一官。在下者。不以諫委之一人。此做彼做。有立無諛。則君之不得聞其過者鮮矣。工所爲者。僅藝事也。却制器尚象。一物必有一物之義理。隨事皆可以志戒。故爲工者。不必奇淫有害。但爲此事。即顧名思義。執是以諫。人人有責難意思。此之曰恭。

易子書解

卷二

九五

維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於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夔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身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正義曰。先時不及時者。謂爲曆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後天時也。苟有所違。且必殺無赦如此。况義和司曆。日食罔聞知。則其內必有所恃。必有蔑視正朔之心。不但布算之偶誤而已。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

夏道中表。強臣跋扈。尊臣卑君之日也。胤侯曰。失罰曰王室。曰天子威命。其于天罰曰奉將。王靈曰同力。天子威命曰欽承。所以尊翼天王。懷息人心者。蓋三致意焉。合下節觀之。明是一道勤王檄文。胤侯非承拜指使明矣。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曰罔治。曰咸與維新。曠然寬政。昇雖罪人之首。而征之

楊子書

卷二

九六

之名。固以義和為渠魁。昇若不在其中者。網開三面。疑忌自消。所以終仲康之世。無敢動者。未必非此誓範絡之力也。○副墨曰。曰殲厥渠魁。其辭縻如。至于寬及脅從。舊染所以散助逆者之心也。散其黨。離其勢。此不戰自靖之略。否則懼者衆而黨日繁。僇師無期矣。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王方麓曰。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意之謂。是二者皆所當有。但以威勝愛。不妨有愛。以愛勝威。則令或不行矣。○副墨云。允字照克字說。即威克愛克。信其必濟。罔功。

有不待克敵。敗績之日。而始見也。○魏叔子曰。威克二句。是為將之略。却又告衆士何也。胤侯平日。度慈惠長者。到用兵時。却全此箇愛字。不得。故以此告之。欲衆士母恃其平日。而輕犯法也。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召親戚酣飲。既而注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一無所縱。與此意同。

楊子書釋卷之三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門人魏椿叔子泰訂

男 龍泉御李 晉進也 編校

商書

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即位國號商盤庚遷殷以

後號殷

湯誓

俞氏曰湯號也以湯為謚者非周前無謚

楊子書釋

卷三

一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

湯伐桀曰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天命誅之除暴等也

而誅與殛不同蓋紂非浮於桀天之所命不可易也

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桀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為天

吏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罪人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仁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

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毫私湯為我后不知湯為天下后也怨伐夏為不恤我

衆不知湯於天下之衆又重有恤也后為我后衆為我

衆穡事為我穡事至於夏至於割正夏則若以為我之

外事焉耳此所謂夏罪其如台知已之安不計其他者

也但於其私可以見湯之造毫有如天覆如地載者私

乃大也於其怨可以見毫民之懷湯有如子之暱於父

母諱於父母者怨皆德也湯又從而撫之為道所不得

已如敷布腹心於厥子者湯豈畏上帝不畏下民蓋勞

一方以安天下實迫於天下民之故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

楊子書釋

卷三

二

急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其曰者揣衆人之心有如此說也遏禦也絕也天地財

賦皆出於衆人之力即詩書禮義經綸事業盡皆出於

衆人之力剝民至盡農者無以為耕士者無以為學商

賈無以為業凡皆禦衆力使不能出絕衆力使不復生

所謂至於百為大不克聞也割夏邑者虐政如寸剗人

肉民有願得一死之為快者所謂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叨與憤皆剗割也率遏率割者上好下甚相率為之所

謂惟夏之恭多士胥惟虐於民也夏王率而殘虐有衆

亦相率離心。彼民劫於威。勉奉其上。人各生心。故曰念
曰弗協。狀其中之顛。慢離散有如此。至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則不禁其怨恨之暴發矣。湯稱天稱帝。凡奸
雄皆文其說。獨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多遲回。乃
為一決。湯之痛民之情。不得已之意。盡見乎辭矣。武王
數紂罪。至累辭焉。湯罪桀止此數語。而神人憤怒。備盡
其中。德有升降。抑古今文有不相及者與。魏叔子曰。
時日曷喪。非以日目桀也。欲桀之亡。而不得。則轉欲日
之亡。豈有亡時耶。寫出夏民癡情。方見怨極。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魏叔子曰。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言。則湯之開譬民
者。可謂婉矣。此節却重疊。說得極嚴厲。蓋極慈之主。非
極嚴之令。則不行於此。正是見湯之仁慈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口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之心。可以告于堯舜禹。可以告于天。告于人。惟此德
是地。位成就處。蓋有揖遜征誅之異焉。所以慙。因慙生
恐。慙者愧。無前人揖遜之盛。恐者懼。閭後世放伐之端。
金氏曰。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心量如此。
袁了凡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便是春秋書法之祖。曰成
者何。著武功之成也。湯不稱王。臣也。曰放。以罪人待之
也。桀不爵而書名。獨夫也。曰于南巢。記其放之實也。討

罪之權在湯。故云成湯放桀。南巢之地。非桀之地。亦湯
之地也。故云成湯放桀于南巢。功不慙而德慙。故曰惟
有慙德。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俱不可少。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攸
歸。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生亂惟天。以其生民有欲。故也。治亂惟天。却特地生出
個人來。故曰惟天生聰。明時必見此實。繫天生。就至來
世奸雄。決假借不得。一語壓倒千百世人。邪心常人聽

必用耳明必用目耳之於聲目之于色黏住欲上天生聰明同此耳目廓然虛靈常有私與他人言不省此獨了然有奇偉傑異與中主交落落獨一見辨識天下士子房故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時又者時而又之無一成法格在胸間所由能安衆欲使無亂也有夏得德便民墜塗炭可見但不聰明爲百姓害至大也曰錫王勇智即曰表正萬邦見天非寵畀之實憂勞之將懼不克負荷也表正萬邦便把聲教訖四海盛烈不至隕逸是繼禹不是草夏如子繼父孫繼祖故他人看作變事

仲虺直看得恁地平常曰茲率厥典他人以伐夏出于湯看是人做底事仲虺直看到源頭上曰奉若天命而已創起未有都作常事尚恐關人放恣惟從率典說歸天命合上天生天錫容一毫人爲不得繞斬然寒盡狂路王宇泰曰通篇要識得上天立君之意是一個大綱領惟其如此故伐夏之師爲不得已而伐夏之後有無窮之恤爲不可不盡爲不容易盡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種種欲根皆因形骸而起生此人即具此形骸具此形骸即具此欲故曰惟天生民有欲循此欲則愛

達此欲則惡愛惡總謂之欲此所以亂也獨言勇智者氣化聚而生人聖人聚附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牽制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塞蔽之也表正凡曰夏桀辱德是蔽于欲故民墜塗炭如水淫溢如火炎熾開時靜觀生民蚩蚩競相爭逐執不在塗炭中乎上言生聰明此言錫勇智欲撥亂而反正非有大勇不能故言智又言勇也服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爲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創以來聖人之所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革也蘇氏曰凡聖人之德

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衆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繼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生畏怯見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蔽其國殘其民而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于智勇而厚于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召公亦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聰明之謂乃與吉凶歷年同出于天命蓋教成王不強其所無

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滅。武商受命。用

典。歷師。

夏王既有罪。又從而矯誣上天。此桀下愚不移。不復有悔心之萌也。故曰帝用不滅。因桀之不改也。使桀不矯誣。則帝未必即以爲不善。而改其命于商。天何終絕人哉。用典者。桀昏于上。民昏于下。自湯革夏。衆始一睹清明。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事。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言夏王矯誣。天之革夏不得已。此言助虐者實繁有徒。則其害民甚矣。在我亦有不客已之勢。實繁四字。是上下文情隱曲。處先儒以簡賢之上有脫文。非也。簡賢附勢八字。寫出無道之朝。正道衰微。權奸氣焰。千古一律。附勢勢字。說得極妙。此輩不是附夏。只是附勢。夏桀無道。即助桀爲虐之人。必然離心。豈真附夏哉。有附桀者。有附桀者。彼此因緣如蠅集。聚故曰實繁有徒。當此小人勢盛之日。湯獨以一人創立其間。如衆鶴一

厥不與爲虐。故曰肇我邦于有夏。魏叔子曰。衰亂之

世。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實以君子爲小人。故桀

黨目湯。便真看他是莠。是秕。二句可謂最善形容。袁

了凡曰。簡對附字。看附者從之。則簡者棄之。非略也。簡

賢附勢。實繁有徒。則助桀爲虐者衆矣。惟我邦于有夏

不能附他。若苗有莠。若粟有秕。必要去他。所以然者。有

邦大小。戰戰無懼于非事。故必往救之。不能容之也。

形按此說最直捷。但合到下句。須曰人心危懼如是。固

當爲百姓請命。然或其德不足以服衆。望尚非天吏不

堪任。矧予之德足人聽聞如此。此箇責任如何推却得。

故下曰。惟王不遏聲色云云。

惟王不遏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耳目與聲色。時時相近。財用又治平天下第一大事。豈

能去得不遏者。心不與之近也。不殖者。心不聚于此也。

此無欲之體。雖由天生聰明。然湯武反之。必有勉強學

問。二不字有力。王字泰曰。聲色者。誘人之陷。舜故曰

不遏貨利者。侵德之穠莠。故曰不殖。不殖其無過美其

改過。真知聖人心事者。別記云。德功浮于官賞。非所以待德功。官賞浮于德功。非所以慎官賞。四德字連說。見聖人處之。便各得其當。魏叔子曰。見人之善。即是已善。求之惟恐不廣。用之惟恐不盡。絕無人我之間。故曰。惟已。凡人有不自以為過。愛惜不肯改者。有自知其過。而力不足以勝私。難于改者。正如鄙夫守財。出納惟吝。有過即改。絕無停留。無牽繫。故曰。不吝。克字總頂一節。君心多欲。官賞失宜。用已怙過。有一於此。便不能寬仁。彰信正不獨信其寬仁。凡立身用人。事事有以顯服

楊子祥釋

卷三

九

民心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室家相慶。予后戴商。而夏君臣卒不能容湯。朝廷私而草野公也。是士大夫不如小民。處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夏必欲去湯而後已。中國暗而夷狄明也。夏君臣併不如夷狄矣。卒也湯受天命。此得乎。即民為天子。即民所以為貴也。副墨曰。人情予以冰望。則戴卻以分

內則怨。當時之民。看湯之極已。是分內該有底。不以溢為德。反以不遜極為怨。可見戴之情矣。征葛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從前怨時皆戴也。故曰舊。蘇氏曰。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佐者左也。佑者右也。皆所以志一體也。手有左與右。而右為尊。最親。最信。最用。故佑屬賢。賢可親。不可疎。可信。不可疑。可用。不可舍也。車有輔。恐其失。恐其傷也。行有得於心。謂德有得。或有失。得于心。不盡得于衆人傷之者至矣。故輔德不使其或失。或有傷也。忠者中心也。本其中心而行。無所粉飾于中。表暴于外。人不得知。故從顯發明。其隱也。良者易直。奉法脩職。無諸險阻。諸委曲。文法牽拘。則不得行。其志矣。故言遂。弱無能為。昧者不明。通宜去其祖宗必有功德于民。故其子孫列在侯服。弱爾昧爾。無大惡于民。去之不可。設官以佐不及。尚可為。故言兼勤督責之。則其明漸出。所謂利擊蒙也。故言攻。如攻堅壘然。綱紀倒置。草竊奸究。公行不禁。所謂

亂也。亂在國。即不可使有其國。故取之。亡則貪暴荒淫。速戾厥躬。故又戮其人。戮者辱也。言侮不言殺者。殺亦所以愧辱人。聖人生天下之心。可見矣。弱昧亂與亡。爲皆有七道焉。故總言七亡之道。不可一涉足。故言推遠去之也。存者惟恐失之。俾其根蒂深厚。不可拔也。故言固。王方麓曰。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於桀而見簡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附阿于桀。不見討者。鳴條既放之後。正命德討罪一新之初。人心激勸之候也。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則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所共也。故曰固我之所以存。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推亡固存。御諸侯之事。猶恐在法制予奪。故此說歸德上。乃所以懷萬邦也。德惟一而已。却檢身若不及。有日異月不同意思。天子修德。具在修政。立事。中日日新。便

日日積累有幾多厚澤。深仁在。所以萬邦惟懷。不但其昌而已。昌者氣象盛明。懷則如子與母。不去諸懷一般。日新乃惟懷。否則九族離心。說得凜然中間更無歇脚處。湯爲聖人。事即是義。却以義制事。心即是禮。却以禮制心。所謂懋昭如此。爲其勉不爲其安也。開創之主。當日立心處事。便已定。一代規模。開百世氣運。傳到子孫。必有範圍其中。用之不盡者。故曰垂裕後昆。未諠以所聞。若者王。若者亡。若者裕。若者小。有確然不爽之數。所以宜日新。不宜自滿。蓋丁寧深切矣。王宇泰曰。仲虺言湯德亦至矣。國盛極而易滿之時也。故進以日新之說。事至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著處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非禮勿視。聽勿言動。便是以禮制心處。能自得師有深味。如漢宣爲元帝得蕭望之。可謂得師矣。而望之所以爲賢。與所以當尊事者。元帝固懵然也。魏文侯之於卜子夏。田子方。因曰師之矣。然子夏子方之所以爲賢。文侯知之否乎。則其所好者。特禮賢下士之名。而非其中心之所自得。無益也。謂賢人莫已若。固不可。謂庸人莫已若。亦兼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之意。我輩與人交接。倘謂一人莫若已。便是傲根。慎之慎之。魏叔子曰。人到自滿時。再要加上一物。不得九族。雖欲合而不能合。不必刻薄寡恩。為然也。道盛德備者。師也。一節之長。亦師。喜可為法者。師也。惡可為鑒。亦師。此處取益。全靠自己。他人愛莫能助。故曰。能自得師。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蒙。崇天道。永保天命。湯恐來世。為口舌。仲虺亦謂。不特為生民計。一時當為君臣慮。及萬世。故嘆息而言。慎厥終。謂終當慎也。然不

精于書經

仲虺之語十一

十三

於具終。惟于今日。有天下之始。謹之。制事制心。雖有兩。但制得心。便制得事。專言禮可。禮是箇嚴謹底。人却畏。嚴禮在日用事物上。人都忽略過。所以天理旋生。發旋復。剝落曰殖。如殖木殖貨然。力扶之。使叢生也。有夏昏德。便民墜塗炭。只一不明。做出幾多暴虐來。須以不能怒人之心。不輕恕已。有一念昏。即時省察。即時克治。覆之云者。殄滅之。使不復生也。天道謂理在天。不可易者。天命謂天簡畀于一日。不於常者。推亡固存。是以天道治諸侯。殖有禮。履昏蒙。則以天之道自治。蓋表正萬邦。

不求之萬邦也。善則日長。有惡則不敢自赦。此心傳至千百世下。皎然在人。今日所奉若天命。奸雄決竊去。不得如操懿輩。豈不稱天稱命。後世必以為此天之所誅。必無予曹馬為湯武者矣。故曰永保天命。此謂慎厥終。子孫萬年之計云乎哉。

易學

仲虺之語十一

日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誥萬方

書王正其爲天子也。書歸自克夏。幸討有罪之書至於
明王不待大也。以爲退就侯國待諸侯來朝然後即位
誥告者迂也。湯一曰天命殛之。一曰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蓋奉天而爲志決矣。豈克夏之後猶遲回觀望以
侯國自處且肇我邦于有夏當時豈有二湯哉。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楊子書解

卷三

十五

性曰恒者氣稟所不能拘物欲所不能蔽如金剛經千
百汚泥不壞也。所以克綏厥猷使順帝之則者此非人
之能并非天之能惟后而已。所由繼天立教贊化參天
任至重大也。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
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便說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
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衷即是中
今人言折衷者蓋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天生人物個

個有一副一當恰好底通理降與爾降非天將一個中
付與人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即凡落萬川之義理上而
形下理不離形故謂之降。真西山曰聖賢之言衷曰
降衷才曰降才命曰降命監曰降監深味降之一言真
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見之間可不
幾與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開萬世性學之原
自成湯始。

夏王成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

楊子書解

卷三

十六

災于夏以彰厥罪

王方麓曰天之降災有仁愛人君冀其改悟者桀惡貫
盈無復改悟之望天降災以明其罪示誅絕而已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
神后請罪有夏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明威謂彰厥罪無所疑也不敵赦畏天也有此不敵纔
生出敢來玄牡人不敢用湯敢用也上天神后人不敵
昭告湯敢昭告也若無此個不敵不知天之可畏便當
爲不爲存許多畏縮在求求所謂求在必得必求得伊

尹而後已也。想見三使往聘。當年慙慙。不是孟子鑿空杜撰。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王宇泰曰。孚字允字。因上請罪請令。兩請字而言。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今喜其得之之辭也。罪人黜伏。應前請罪有夏。兆民允殖。應前與爾有衆。請命。一向把桀與萬姓對說。分明桀與民不俱存。說得弔伐大義。斬釘截鐵。袁氏曰。責若二句。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若以責若句形容天命弗僭。則意短矣。魏叔子曰。罪人

楊子書錄

湯語三

一七

黜伏。而兆民即有生氣。如提出湯火。便是清涼。不必待湯之發政施仁也。想見暴君之毒與民欲亡夏之情矣。伏者抑使仆也。殖者扶使興也。若罪人興。則兆民仆矣。故曰。不仁者不可在高位。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以一人輯寧邦家。必有獲戾于上下。若知得獲戾所在。尚可從容解免。乃一念有違。一民不被其澤。即辜其付托之重。真有見絕於天地而不自知者。所以慄慄危懼。

責愈重。則憂愈大。見得綏猷之責。非止罪人黜伏便可了得。俾予輯寧。正有無窮之恤。魏叔子曰。未隕之先。其勢未迫也。既隕之後。則事勢已定。無可如何。惟將隕未隕上懸無極之高下。臨不測之深真。是心膽破裂。予嘗謂書言危懼。曰將隕深淵。易言誠敬。曰盥而不薦。皆是古人最善形容處。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一人輯寧。優恐獲戾。以其力寡也。故戒勉諸侯。共承天休。皆是危懼之情。魏叔子曰。天子固為元后。諸侯皆

楊子書錄

湯語三

十八

有綏猷之責。故言凡我造邦。以戒勉之。曰無從。曰無即。曰各守。說得嚴切鄭重。見得慄慄危懼。不特我一人為然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指諸侯。爾萬方指天下民而言。諸侯可言有善。萬方民衆不敢保其盡善也。故曰其爾萬方有罪。惟見得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無以萬方。故曰罪當朕躬。實有辭不去處。陸開仲曰。不敢者。迫于好善愧罪之

真心也。兩不敢即是帝心。福善禍淫。帝之道有時不測。分別善惡。帝之心無微而可混也。林氏曰。君以一人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一人之責。必使天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其職。而無負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湯所以懼也。魏叔子曰。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二語。似不消說得。看到後世人君。只責臣不供職。民不奉法。不知省己。反去怨人。乃知此語。不是果說。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楊子書解

湯誥五

十九

君輯寧。臣守典。此理何不可信。却曰尚克。曰乃亦。若不勝其難之情者何也。蓋上帝與下民。邈矣。今日降衷。天道有不可知。今日福善禍淫。實難信得過。却信得上帝降衷。則人性皆善。故不以罪萬方。信得天道不遠。故善不敢藏。罪不敢自赦。一篇湯誥。曰明威。曰孚佑下民。曰天命弗僭。曰俾予一人。曰簡在上帝。只是天人之際。十分信得親切。天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臣上下。生此實信。乃不至墮所付托。亦可有終。亦者退而居次之辭。其慙德之情乎。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

太甲敗度敗禮。伊尹必有蚤見其微者。廟祀之日。先王在上。群臣在左右。正志氣。清明之一時。故急密豫教。蓋大人格心之事。正朝改而月數不改。若改月數。則丑爲正月。子爲十二月矣。云十二月者。仍建丑之月也。

新安陳氏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人所作。故稱年。書言

楊子書解

伊訓一

二十

惟元祀。書商史所作。故稱祀。此元非即位之元年。乃即位之次年。先三崩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春秋傳曰。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瞻年不可無君也。魏叔子曰。訓王獨言烈祖者。太甲方幼。不必遠稱古。但告以家室耳目所見。聞者則近而易知也。明言者明白簡直。昭然可曉。此告嗣君之體也。到太甲成德後。尹作咸有一德。其意義較前諸篇。便自不同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自亳

說個莫不寧說個咸若亦止各安其所各順其性而已。喜言嘉祥奇瑞便非盛世事。子孫弗率便皇天降災可見法祖所以敬天人君第一大事。伊尹故明言烈祖以訓王也禍福必有自來故指所自言之一曰嗚條一曰亳。嗚條天子之都亳僅七十里諸侯之地而興亡自此高者危微者著也造者作也人情愛已宜其所造必綱

楊子書釋

卷三

二

繆周固爲其衛已者不爲其攻已者桀獨造攻凡衛已之具皆攻已之具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日有所造其招人以敵予已以殺者豈少哉。王宇泰曰方其懋德則天眷寬厚及其子孫弗率輒見覆亡感應之速反覆手耳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攻桀者由其造作於成陽也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因其所造而已矣。袁了凡曰罔有天災四句中間獨不及人舉其難者以見之也蓋大而至難測者莫如天幽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

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懋字有進進不息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副墨曰當夏桀造虐時無有爲萬姓請者故曰惟我商王武從至德發一怒以安天下不殺而殺殺而不殺謂之聖武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今日兆民罔是允懷要須道立于上使有恩相愛養他

楊子書釋

卷三

二

一個不忍底意思便有禮相敬養他一個不敢底意思由是歸國人心不至解散却不在民上去求惟親吾親長吾長而已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不惠阿衡伊尹蓋蚤見他病處故切證下藥如此。魏叔子曰湯以德盛爲天子如夏之子孫弗率便位不能嗣了故不曰嗣位曰嗣德即位之始自己要做明君從此立脚天下人觀望丰采看我能嗣德不能嗣德亦從此立脚故曰罔不在初太甲敗度敗禮是個放曠底人必鮮愛親敬長之心人君無愛心必至于殘忍無教心必至于肆侮此暴虐

四海之根也。伊尹欲其無所不愛無所不敬却先教他于親長上做起。蓋親長之地愛敬之心易生也。故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此等理未嘗不極遠極大却極切近。可以易知易行。凡與幼主言與中主言俱要說得切近。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克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人紀便是愛敬。三綱五常所由維繫不散者以此。如五紀之紀取其相與聯屬而爲言也。夏桀無道入紀廢墜天生湯爲網常主墜在地處扶之使升滅沒靈霧中。楊子書經 卷三 伊訓四 十三

昭之使著爲此一件大事。所以聽言用人處已都不敢順情做去。諫最通于心。先民遲重深遠最難合。湯以盛明當猜忌之朝。以盛忠事昏暴之主。有明最難用其明。有忠最難全其忠。湯以聖人視天下人與人最易刻。以聖人之身檢其身最易自恕。却於此一一反將去。有幾多克己工夫。沉幾作用。功行精微。日月積累。然後乃至有此萬邦。不是從十一征上得來。故曰茲惟艱哉。蓋不勝感懷咨嗟焉。所以做告嗣王者至矣。魏叔子曰。從諫弗咈。如谷之納風。川之受水。然此等學問不在聽言。

時辦得全在改過。不吝虛工。夫得力。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天命未去。人心未離。湯事桀之心。豈常斯須替乎。伊尹前言桀失天下之易。此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哲人是見得深遠。人若執一己之意。持一方之法。其爲所網羅者寡矣。敷求正是立賢無方。此其汲汲皇皇。勤勞爲何。全爲後嗣作計而已。伊尹蓋哲人自命。見是先王敷求來底。使嗣王見尹。見在位賢者。如見先王旁皇精神所在。魏叔子曰。太甲生長富貴。看得群臣俱是有求于他底。伊尹說個敷求哲人。見此輩皆是先王下意求他。方得他在位說得如此鄭重。掃去世主尊君賤士之心。

制官刑。儆于有位。口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殯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儆于有位。不言天子何也。蓋天子無得而刑之者。言邪。君言卿士。既有斷斷者。則其儆于天子愈深也。首言敢者何。凡人縱欲。皆其中無忌憚。至于喪亡不恤。害莫烈於此一念。按本也。其敢焉者。謂取快意。亦不計其惡事何等。故指言之為巫。為淫。為亂。惡不可居也。謂取快一人。不計其及天下。故重言之曰。巫風淫風亂風。俗且成焉。謹率也。風止三。愆云十者。惡之叢也。有一必喪亡者。嚴之之至。如毒不可嘗也。臣下不匡。徒以為悅從焉耳。刑墨者。誅其隱也。具訓蒙士。又不獨儆有位而已。所

楊子書解

卷三

二五

以豫養人才。立教于無窮也。然使天子罔知所儆。彼不匡之臣。方寵信之。誰刑之者。誰飭訓辭。厲學官教天下後世以忠者。故曰。儆有位。所以深儆天子也。真西山曰。殉如殉葬之殉。蓋以身陷于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罔位故也。刑之墨者。示其罪與貪同。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群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所之類是也。王方麓曰。舜及遊岐。特有時為之而不可

常。故三事特言恒。敬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卿士喪家。邦君亡國。皆自有一于身。始身不可不謹立也。先王訓辭諄切。總為嗣王一個。嗣王須祇厥身。潛風愆等。便深淵相似。惟恐墜將下去。但心者身之主。一放情不念。便不能敬其身。故曰。念哉。以下正教他念慶。

楊子書解

卷三

二十六

洋洋包涵深廣。本其盡于心者而言。所以為聖謨也。至其言。則是非禍福無不別。白愚者聽之。盡曉。又不似洋洋難測底意思。故曰。嘉言孔彰。上帝不常。七句一意。上三句汎言天命。下四句繞戒嗣王。不分天命人事。以敬小慎微。了當兩個作字。凡作善作不善。正從細小做去。易曰。積善積不善。亦敬小也。言萬邦言宗者。萬邦諸侯共在宗廟中。故就現前指醒。使王惕然。魏叔子曰。先王立人紀于上。既使于孫可以法守矣。又懼徒法之不足恃也。必求哲人以輔之。又懼所求之人有為德不卒。

始賢而終奸者。有心持兩端。賢于先帝而奸于嗣君者。有賢人彫謝。新進在位者。必制爲官刑以儆之。然後人以維法。法以維人。總爲嗣王一身用。此綱繆深慮故歎息而言。嗣王祇厥身念哉。自肇脩人紀。嗚呼一歎。竟趕到此個嗚呼上。

太甲上

王字泰曰。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書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爲主。示萬世人君處仁遷義之法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伊尹作訓。蓋明言之矣。王胸中却有個扞格在。若有扞格。凡所言便皆不相入。此病不是小可。伊尹作書。所以不容已也。○魏叔子曰。特稱阿衡。見尹德尊權重。王猶不惠。則其餘可知矣。史臣一語。深寫出太甲一

楊子書經

太甲上二

二八

個有強力底人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不惠阿衡。搃是不知天命之當畏。不知烈祖創業之艱。與尹躬輔相之勞。故伊尹作書。首從先王顧謨明命說起。罔不祇肅。雖說先王顧謨無間。其實曰上下曰神祇曰社稷曰宗廟。陳列森然。說得可畏。皆所以起太甲之敬心也。曰顧曰監。見得天人相與響應如此。曰大命曰

用集見得天之付托先王。先王之得命于天。艱難如此。又不但已也。加以尹躬左右。故嗣王享有大業。非先王一手足之能。此老臣豈是容易忽略得。袁了凡曰。曰。視曰顧。一息不在。即照顧不到矣。故古訓注。你常目在。之。人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昭。昭。靈。靈。不。可。磨。滅。者。便是。天。之。勅。令。一。般。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前言左右厥辟。宅師。他人不克者。惟尹躬克之。見尹之

楊子書經

太甲上二

十九

力量大。勤勞多。此言西邑夏。他人不見者。惟尹躬先見之。見尹之經歷深識。見老召誥無遺壽考。稽古稽謀者。此也。周密也。至也。如顧謨明命。罔不祇肅。無一毫罅漏。不到處。便是自周。惟終者。功業垂光。忠貞無斁。與國咸休也。罔終。則富貴不保。為忠不卒。甚如羿浞之決裂而起。皆是纓說得尹相十分力大。此却又說倚賴不得。故曰嗣王戒哉。辟不辟。忝厥祖。直期太甲與烈祖一般。不肯把大賢以下。與相比擬。是尊隆之辭。勿看你亢直。施氏曰。太甲之意。不出於忽。便出于恃。故謂伊尹足任。

天下之重。我雖欲縱。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移而破其所恃也。袁了凡曰。按國語。忠信為周。謂忠信足以自周也。若即以忠信訓周。此孔氏之繆。或謂周字當作君。以古文周與君相似而誤也。良是。

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之言。誰敢庸視。太甲直看作平常。不足以略動其聽。此固傲縱所在。亦見其不肯隨人。唯諾。所以卒能改過。天下終其身。不長進。若皆隨人。唯諾者也。太甲欲習

楊子書經

太甲上二

二十

深重。在且晝攻取中。與言顧謨明命不得。所以又把先王味爽待旦功夫。與他來說。見得先王勤厲如此。其求賢不拘一法。貽謀深遠如彼。使之可思。可念。可與。可感。却太甲病痛。放肆奢侈第一。故又言慎乃儉德。慎德不。是茫無持循。自有箇度。厥止是也。必須欽。欽止又不消求遠。先王自有箇度。乃祖攸行是也。但須率止者。寂然不動。雖視聽交馳。有箇截然底在。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當為時。却有箇其所不為。當欲時。却有箇其所不欲。是厥止也。于其所不為。便無為。于其所

不欲便。無欲。不敢忽略一毫。是欲厭止也。先王義制事。禮制心。原是如此。豈不現成有箇尺度。說至此。指點先王如著如存。指出功夫。有門有路。曰以自覆。使之懼。曰惟朕以憚萬世有辭。使之喜。太甲到此。不能無所感動。特習氣深重自己未克變却。不是前日庸罔念聞的景狀。魏叔子曰。自伊訓至遷桐。史于伊尹之康太甲者。備記之矣。所以深明聖人不得已之權。而忠愛之至也。後之爲君者。讀此書。則知君雖至尊。不聽言不改過。其臣得而遷之。見太甲之勢危。後之爲君者。讀此書。則知

楊子書經

太甲上四

十一

君之大。無道者。可行廢立。以安宗社。救生民。其未至於甚昏暴者。則莫不有可匡救之機。必不敢稍怠其忠告。而見伊尹之心。苦見太甲之勢危。則知居桐不變。尹必廢之。更立令君。身殘名污。列于亡國之主。見伊尹之心。苦則知竭忠。悟主稍不如尹而輕行遷廢。必不能免于亂賊之誅矣。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真玉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殷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真玉顯。顯出一片虛明全體大用。煞底明白。事與理。

非有二也。故坐以待旦而行之。孜孜汲汲。必有事焉。不是空空底坐。殷迪亦只教後人不顯。命即指殷迪說。俊彥所啟迪我者。即其命也。蓋尊而承之之辭。故曰無越厥命。越厥命。不是顯越。俊彥只以自覆耳。言甚痛。表了凡曰。不顯者。全體昭昭在目。無一毫遮蔽也。孟子夜氣之說。亦是此一路工夫。待旦而行之者。行此不顯工夫。雖終日酬酢萬幾。迭至而我之所涵養者。惟此焉而已矣。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楊子書經

太甲上五

十二

袁了凡曰。欲縱之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謹之而不可得矣。故曰慎乃儉德。有其根于心者。而謹之。惟曰欲縱。特快一時。必儉德乃爲可久。惟懷之云者。並無別念也。魏叔子曰。儉是德中之一。却不儉是太甲受病處。奢縱之人。只顧眼前快意。身爲四海怨府。貽萬世之惡名。皆所不念。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不儉而縱耳目之欲。則財用必不足。財用不足。則必重斂重斂。不慮則必繁刑。後世人主之虐百姓。亂天下。未有不由于不儉者。以漢武唐玄之英明。一不儉幾喪其國。晉

武隨文。身無大善。必一儉而四。海。一統。享安富。壽樂之
來。可不慎哉。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欽止動靜皆有事。但告太甲。須從發動上。指出箇止。故
曰若虞機張從張時去省。看厥止厥字。便見得伊尹指
點意思。率祖攸行。率其欽止也。制心制事皆是攸行。不
單在事上說。陳雅言曰。伊尹恐太甲察之不精。止而或
非所當止。故繼之以率祖攸行。驗其所止之道地也。

楊子書解

太甲上六
卷三

三三

魏叔子曰。省括于度所謂省察。合度則釋。不則不釋。所
謂克治。此機字與惟幾惟康之幾同意。聖賢做工夫及
教人。未有不在幾上着力者。蓋弩箭離弦一發莫禦。便
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勢。此四句是教太甲切要下
手處。

王未克變

未克變。固非是。頑然不動。然到此時。似語言已盡。故營
于桐宮。又創開一箇教法。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

通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仁爲人心。如樹有根。然若去仁
字。便根絕無生意。伊尹蓋見其生意未絕。故曰茲乃不
義。摘其病。正辛其尚可醫也。予弗狎于弗順。不特小人
不可與狎。弗狎不可與狎。太甲不惠阿衡。胸中有個
不順意。若伊尹。朝夕與居。雖有高深。懼。習。矣。而頑也。乃
不得已營于桐宮。使密通先王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庶
幾有一番感動。其訓者乘機授會。不先不後。如相期然。
蓋哀思之餘。或有想望伊訓而不可即得之情。乘此時

楊子書解

太甲上七
卷三

三四

訓之。則無不入。予弗狎于弗順。或曰。予罕見此不順義
理之君。倨也。或曰。予不使狎于不順義理之人。阿衡豈
不能肅清君側。必待居桐而後得絕遠小人。夫居桐必
簡進賢良相與夾輔。乃在官之日。聽其狎昵而莫之克
正是誣也。○表了凡曰。營宮于桐。此廬墓之始。子貢獨
築室于場。亦是欲進德也。人情。哀。則。善。心。生。果能朝夕
哀思。剴刻與先人之精神相翕聚。誠存三年。居憂而終
身受用不盡者。善學者以之自治可也。○世迷東坡謂
如懷寶迷邦之迷。作一世之人迷。看蓋太甲一入繫一

世迷覺無俾之云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正伊尹自任天下之重意。新安陳氏曰按千古性學開端于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始剖判言之已肇端于湯尹言性之初矣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書曰居憂孟子則曰放之於桐成湯放桀未久尹又從而襲之聖人不如是也終對太甲之初而言則今日爲

楊子書解

太甲上

三五

終要其精神真切永無退情是從今信其後也故曰克終允德不是感悟一時魏叔子曰書曰居憂孟子曰放桐何也放置也去其宮室離其侍御之人遷居于此不使之得出入教游謂之放可也舜封象有庠而象不得有爲于其國人亦以爲放者此也居憂謂于成湯之墓所行仲壬之喪事不在諒闇居憂居憂所以終爲後之禮徂桐宮所以動念祖之情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如太甲不克終允德伊尹奉鬯王歸于亳否曰即不克終允德其奉鬯王歸亳也必也何也伊尹之奉鬯王于桐也曰居憂而已使諒陰既畢敗禮度猶故尹遂更立賢者其皎然不滓之心固可以告于天下而以尹之堯舜君民自任者何以告于天下而無慙哉吾知惟有奉歸于亳又竭誠以格之是則伊尹已矣雖然尹蓋度其君之必可與改過又自度必能訓正其君故剗而居桐

楊子書解

太甲中

王不

嘗試而漫爲之聖人不爲也魏叔子曰遷桐不終伊尹奉之歸亳乎曰遷桐而欲縱不改則尹必上痛宗廟下恤生民廢之而更立必也夫伊尹可以輔湯伐桀而恤太甲是薄于夏而私于商也若以爲君臣大義不敢踰越則厚于自待而薄于待湯聖人不如是也伊尹諫太甲而不聽則放之成王疑周公公乃居東何也曰伊尹去則太甲更無伊尹周公去則望夷諸人皆在成王猶有周公吾去而尹側有人則潔其身不至害其君周公可辟而後辟吾去而無人則辟其嫌即以害其君伊

尹不可辟而不辟也。然則成王不道。周公必不行廢立乎。曰。周公可以天下之故殺管叔。而不可以宗廟之故廢成王。非聖人也。太甲不甚無道。則伊尹不廢成王。甚無道。則周公亦廢之。聖人者。其處經事不同。其權變事也。一而已矣。後世學伊尹而得其意者。霍光是也。大臣之權也。學周公而得其意者。諸葛亮是也。純臣之節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懼。到極處。喜到極處。且危且幸。想見忠愛。堯舜禹湯以

揚子書

卷三 太甲中二

三七

來皆聖人立于無過之地者。若必如數聖人而後可。彼偶蹈非僻者。豈不沉淪以沒哉。自太甲克終。乃知過不累人。千百世下皆可以太甲為師。且一日欲縱敗度之主。在上則一日天下之人。莫必其命。使萬世有欲縱敗度之主。皆為改過自新之主。則萬世天下人之命。皆可以有所托。所謂萬世無疆之休。實耶非耶。林氏曰。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于桀。必盡其忠誠矣。而桀終

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魏叔子曰。太甲不類。伊尹不諉之天。數而惟盡人事。及其克終。伊尹不居為人功。而歸之天。意由前言之見。大人造命之能。由後言之見。成功不居之節。此聖人之臣極也。呂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何如哉。玩味實字可見。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遠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皆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詩曰。克明克類。太甲曰。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以不明故

揚子書

卷三 太甲中三

三八

不類也。一念之起。欲也。敗即在度。百事皆無法守。生于其心。害于其事也。放蕩無簡曰縱。遂不能以禮制心。敗即在禮。以身而累心也。身有所則。心不得其正也。字字陳病。却字字是方。曰遠戾厥躬。曰自作孽不可逭。直見到惠。遂吉凶惟影響。伊尹曰。克終厥德。太甲曰。尚賴圖終。不敢自以為克終也。副墨曰。圖惟惟字要着。弗克厥初。則今所當圖。惟有一著。此言極為吃緊。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太甲悔過已在能悟只是要脩速成在厥躬脩便舍此身不得直到允德協下纔惟明后見得不到此箇即不待明后亦優爲之太甲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急要求明伊尹只引他到實地上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

此正允德協下樣子后来獨曰無罰何也夏桀叨懣日欽風流下國大抵羅織人罪誅求賸鍰以濟貪千古

易子書釋

太甲中四

三九

一律想見無道之朝民命爲賤黃金爲貴副墨曰父母于子竭心誠求提一個允允德協下此一句盡矣悅非悅湯乃廣大自得有陶陶無憂之意罔有不悅四字正形容一協字後后之思直信若父母魏叔子曰湯與厥鄰勢均力敵乃反視其君爲他人而以湯爲我后並其有邦四字說得妙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息

先王懋德惟顧謏天之明命常日在之王懋乃德無他法惟視乃烈祖把烈祖常日在之自然精神與先王俞

聚同有個日新不已底意思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

的然後能有所立舜見堯于羹牆孔子夢周公孟子願學孔子皆立的而赴之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成湯爲的也表了凡曰豫息不必逸欲急荒只游懈緩便是須看時字一時稍息即與烈祖不相似便不是懋德了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

數奉先隆事其先也但與先王志氣相通如子慕父母一敏自不敢廢隊典刑故尊先王須得親底意思要思孝

易子書釋

太甲中五

四十

接下與下交也但能敬其下以爲此祖宗之所付托上帝之所簡畀看得在下便如先王復生上帝在茲一機自然上下交洽故親賢者須得尊底意思要思恭視遠見到四海萬年目前不能蔽他不消在遠上去求只全此個明如日月在上自旁燭無疆故惟明聽德謂所收攬皆賢人君子之言佞利不能惑他不消在德上多生取舍只全此個聰如空谷受風忠言自入故惟聰太甲曰尚顧匡弼予曰朕承王休蓋王懋乃德尹不過承之而已說個顧字不得無數正與圖終應副墨曰王于

朝夕非奉先則接下之時非目視則耳聽之時無時非德所繫。無時不思。正是個無時豫急。鄧伯羔曰。兩惟字不訓思。上二句曰思。下二句曰惟。自是兩義。蔡子木曰。視遠惟明。不明則其視也狹。則德惟明不聰則其聽也非德。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民有懷鬼神有享。特無常耳。惟天漠漠。故曰無親。惟初天之命。儼然對越。便與天無間。益敬是其親。天無親也。故民言懷于有仁。鬼神言享于克誠。天却不如此說。慢與敬者。人情之常有。欲為敬與誠而不能者。故二者皆曰克。不忍人之心。自非驚毒下愚。必時有感動。但有不忍人之心。即當有不忍人之政。實有諸己者。寡矣。故仁言有若一念一事之仁而已。冀其如子懷無量可得哉。凡可以才智驅使。尚不是難事。本以主敬而體仁存誠。是至微之事。所以難。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真西山曰。與治同道罔不興。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事罔不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乖裏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有

與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位之所以艱與。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人原與天齊量。其于上帝。卒未能配者何也。天行健不息。人心操存舍亡。有時敬。有時放肆。有時懋。有時不能勉強。所由去天絕遠。先王懋敬其德。時時無間。此便是行健之體。故克配上帝。人主不幸。非有賢明為之祖宗。尚思奮起累世之下。太甲則烈祖在前。直下接來。有底豈得坐而失之。今王嗣有令緒六字。最善。趕人上路中。

楊子書

太甲下二

四三

篇言視乃烈祖。此言監茲。實見得先王在上。儼然未散。○魏叔子曰。嗣王慎與。不消遠求。只是近監先王。便自有治無亂。尚監茲。繫對上慎厥與而言。○王氏曰。程子云。敬則誠。又曰。纔不敬。便私欲百端。害於仁。是敬可以誠。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之。鬼神享之。在其中。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袁了凡曰。此有二意。既恐其忽乎近。又恐其憚乎遠。故直進德之序。以告之。學問中。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對太甲故言漸。不言頓。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魏叔子曰。兩惟字。緊承兩無字。言民事惟有難。居位惟有危。更無稍可寬假處。如何輕安得。說得最警切。

慎終於始。

魏叔子曰。太甲遷善改過。已是克終。伊尹只說他纔是始事。尚恐有不能保終之日。蓋對昔未改。以先而言。謂之終。自今方改。以後而言。謂之始也。古語云。改過者。譬如昨日死。今日始生。策勵之意。與此正同。若汎說不善其始。必不能善其終。便與太甲終德一案不合。

楊子書

太甲下三

四四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未必盡是道。却必從道一路求到底。把汝逆底意思。一力壓倒。俱作道想。則逆者順矣。有言遜于汝志。未必盡非道。却必從非道一路求到底。把汝遜的意思。一力壓倒。俱作非道想。則遜者將不遜矣。此聽言之苦法。亦聽言之捷法也。逆曰。心遜曰。志何也。言有不合。輒在心頭上。拊鑿相似。順不過去。故遜曰。汝心志者。心之所之也。遜言遜人。勿論忠佞。嘗在其心之所之。多方婉轉。故遜曰。汝志。袁了凡曰。此對太甲言。故淺。

近切實若論至理。即一逆一遜。已自差。了。如成湯從諫。弗言雖鉅直。何逆于心。今心曰汝心。志曰汝志。蓋太甲之心志。理欲初分。猶未列湯虜。故不能無逆與遜。須着刀矯偏耳。必字重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一人見聽能。天下各與競聽能。即一人不聽能。必無以服天下人之聽能。此不撓學處。却自思爲已盡。未人盡。天合良知良能。一元渾然而已。只一人元良。便萬邦以貞。所謂天位艱哉。直以一人勝之而有餘矣。王宇泰

楊子書解

卷三

四十五

曰。獲得諸心也。人于道理。講說甚明白。若不精思。終非已。有必思之。又思之。至工夫到時。快然有得。然後知向之所認。以爲甚明白者。皆虛見也。故曰弗慮胡獲。必慮而後可有獲。不獲則慮不可已也。既有得。却須身體力行。此德始完全無欠陷。不然雖得之。必失之矣。故曰弗爲胡成。四德始于元。終于貞。二人元而萬邦貞。微矣哉。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舊政所以亂。皆聰明之主。以其言之甚辯。聽之成理之時。作有遠過先王爲君者。須于言之甚辯。聽之成理之時。作

力戒謹不得爲道理。亂了。紛更變易。生出多少事來。故

曰。辯言亂舊政。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所以居成功。只爲寵利二字。寵榮也。要做自。已。底。名。利益也。要做自。已。底。功。爲此一念。便終其身居之。不能去。上必震主。下必疑沮賢路。讒譽叢起。爲國家禍不小。伊尹說到此。真急流勇退。蓋世功名。蕩蕩然不在心上。後數百年。周公明農。召公告歸。皆此意。然周公不能辭留後之命。召公卒有感于君夷之誥。又似居成功。何也。蓋所謂居者。處于心不能去也。苟不處于心。在朝與入山。一也。魏叔子曰。

楊子書解

卷三

四十六

玩自卑自過。無輕無安。逆心遜志。弗慮弗爲。辯言亂政。等。可見太甲是個恃才妄作。把大下事。看得容易。底人若非伊尹。許天力量。便制伏他不來。陳大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豫防其縱也。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有過之時。不欲激之。在機上微轉。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深自喜樹。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慮其或不克終也。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彩按陳氏。蓋從四篇中。小心諷味得來。但聖人文。生于情。因時而發。先之後之。皆其忠愛不自已。

有不知其言之中即者

太甲下六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袁了凡曰伊尹受命攝政今復于其君猶始假之今還焉云爾非政在伊尹今始還之之謂也陳戒于德通篇俱是戒辭

曰嗚呼天難謫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新安陳氏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袁了凡曰保

楊子書

咸有三

四八

天保之也觀下皇天弗保則此義自明纔聞到命靡常上亡亦天亡之也不曰厥德常曰常厥德就用功言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春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受章夏正

弗克庸德蓋自棄其德弗能用也有命者一德者也又必啟迪何也天為天下得人不是輕易雖一德之人必為之思啟行翼故曰春求求者何也今如父知其子克立將傳以家必歲時望之若有所求于其子而不致必

得于其子。天之于湯。何以異此。周公之告多方。亦曰。天惟式教我用休。聖人均見天心于興亡之際。往往如是。俾作神主者。德至于一。與鬼神合吉凶。百神皆受其職。不但爲萬民之主而已。副墨曰。咸有一德。湯爲主而尹暨之。合併這個一德。無尹不成。爲湯若云。君臣皆有分。兩人身上。便非咸義。王宇泰曰。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征伐無敵是也。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先已受命有師。而後有革夏之舉。

楊子書釋

咸有三

四九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副墨云。反復上文。正作懷太甲語。見天人之際。絕不容希覲念頭。只有個一德。通徹上下。故人主再不消問。天民只須管照此德之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原是一底。到人事上。却動與靜不一。語與默不一。窮通夷險壽夭晝夜。有種種境。自種種不一。到得惟一無

諸差別。便動無不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本動而爲言也。吉凶不僭在人者。當理則吉。否則凶。俱在動上。見得不是。者不可知也。然此德不但繫動之吉凶而已。至于天降災祥。亦在德。天人相與俱在此。非必天道遠人遁邇也。

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復政厥辟。正太甲對越上帝之初。前言天人之際。有斷斷不真者。故此曰。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舍德別無可以配命也。日新是日不同底。乃在終始惟一。却不

楊子書釋

咸有三

五十

是不移動底。何也。夫人日在情生物。感意見夾雜。思慮起滅。不得個一任俱在道理上。但夾意見思慮。便種種舊染。不能去。終始惟一日。在情生。却情移。他不得日在。物感。却物動。他不得情移。不得便情不能染。物動不得。便物不能污。隨時順應。故曰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咸有一德。君臣合併爲一。故告以新德。即告以用人。人主用人輕易。只臣字看得見了。不見得此臣所爲何等。

故表言之曰。臣爲上爲德。臣之爲上。有爲事。有爲功。却爲德。是第一件。一不得人。則壞在君德。豈事功不立而止。或其關係止在于上。猶曰爲上而已。故又表言之曰。爲下爲民。臣之爲下。有推賢進士爲得人。鳥獸草木咸若爲愛物。却爲民是第一件。一不得人。則邦本動搖。百禍並至。雖有賢者。不可救藥。雖及禽獸。何益哉。臣能堯舜其君。即所以堯舜其民。非有兩路。但繫所損益。得則兩利而失則兩害。不是小小關係。所以惟賢才。惟其一。毫溫觴不得。朱子曰。四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于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劉墨曰。難慎不專爲防小人。用違其才。受過其量。皆不可。惟一者。爾我不分。毀譽不入。任人不到。惟一。非惟君與臣二。亦是君德二三。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孟子惟願學孔子。是師有常也。只德是日新底。執住不得。故曰德無常師。善是每事每物。恰好去處。正德所在。故曰主善爲師。無所不師。尊師其一。皆可也。主善者。我爲主。善爲賓。主人不動。却變動不拘。若善有常主。便善

楊子書解

卷三

五一

楊子書解

卷三

五一

作主。不是主善。此便是挨門傍戶。沾滯學問。故轉一語曰。善無常主。見此內有毫釐千里。其實主善時。在千差萬別中。見得此個是善。盡然不可以亂。此便有個克一之者。主善爲師。主以此也。考三王不繆。建天地不悖。質鬼神無疑。百世俟聖人不惑。正此克一之謂也。伊尹前說數個一字。猶渾渾渾渾。到此曰。協于克一。揭出一個克字。纔有指歸。不是空頭說話。善如物有輕重。其本輕本重。庸不得一分意思者。善也。協于克一之心。如秤然。輕而輕之。重而重之。各還以所本。然不增減一分意思。王字恭曰。此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層事。德善一三字。要分明如。廉是德。當辭當受。見于事上。是善。前日不受。今日受。皆是也。便是一但臨事接物。並無一毫私心夾雜。千差萬別。此心何嘗有兩個。只此處不能一便處。慮盡成支離矣。經文明明白白。一哉王心。人自不察耳。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示底烝民之生。古今弘文。蓋有文人學士。莫之或知者矣。君子深心。蓋有父子兄弟。不必盡喻者矣。能使草野小民。盡知天子

之言。盡見天子之心。此是何等感通。一德之時。義夫矣哉。天子富有四海。而奸雄窺伺。安享此玉食。甚難。常厥德。保厥位。天保于上。誰能動之。故曰克經。凡法制為治一。時雖受約。求久必動。惟漸仁摩義。只此個德。安定民生。真有泰山四維之勢。故曰永底。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尊為天子。不過在萬夫中。為一個長。固同列于萬夫之數而已。同在萬夫之中。如一家底人。行事得失。毫末畢見。善則向之。否則背之。故曰可以觀政。政者德之所為。

楊子書錄

卷三

五三

觀見政。便觀見德。亦互文。袁了凡曰。殷人六廟。今云七者。所太甲也有德者。然後為不祧之主。六增而七焉。德懋可知。故曰可以觀德。古者惟四親廟。夏則五廟。至商以契為太祖。而湯有功不當祧。遂與二昭二穆為六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王武王又有功。遂為七廟。后非民同。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至罔與成厥功。

伊尹自任。但匹夫匹婦。不彼堯舜之澤。便若已內溝中。其陳戒太甲也。但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便罔與成一德。

之功。蓋尹自任天下之重。併太甲同個擔荷。所以為成有一德。茅鹿門口大抵人之虛。以取人者。無善不與。雖不必四海之內。真無一人不告之以善。而我虛以取人之心。則不害其為皆自盡也。使人不得自盡。則即匹夫匹婦。而不得自盡者。必多矣。要看得活。

盤庚上

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爲告臣某篇爲告民某篇爲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害反復開諭事之繫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事之無繫于民者通臣民言之言者之指不同聽者之心自曉不能逐節逐段分臣分民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楊子書緯

卷三

五五

耿圯河水無居也惟遷于般則宗廟朝市有所托故曰有居而民惑于浮言不肯適其心既慮遷徙之難又慮離蕩之患自一人至于千萬人有同憂故曰衆惑此其本心之明有浮言所不能惑者盤庚欲其宣乃心設中乃心恐人迂乃心蓋由此也矢言雖極直切僅言而已非有刑威驅迫此聖人所以錄盤庚也○魏叔子曰或問耿圯河水民不聊生此時雖禁之不遷民將不從何至反煩勸諭乎曰耿之利在已然耿之害在將然愚者見已然故守其利而不變智者見將然故防其害于未

及又問河水漂沒豈有擇人小民有明其害者而巨室利之何也曰意者耿圯地有高阜大陸水患所不及者臺家據之又或舟楫之用富貴者可以有備故沃饒之利巨室專之漂沒之害彼或不之及耳是以胥爲浮言以惑百姓而百姓愚者卒隨其所惑也盤庚告臣亦只說其貪利惑民不言其不慮水患意或如此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在天之靈力可回天而卜曰其如台則一時氣運

楊子書緯

卷三

五六

之凶雖先王有不能轉移于上者蓋其言遷之辭決也○魏叔子曰無盡劉不是果說先王蓋照今日不遷說言先王宅耿原以生民非以殺民今不能遷是以先王生民之心而殺民也見今不去耿把先王宅耿意都失了○副墨曰不能胥匡言自救不暇何以相救危之甚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新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副墨曰有服指遷都先王于此不論人情惟奉天命兢兢

競焉不敢隕越。先王惟卜是從。猶不能為百年長久計。今若違卜不遷。則其禍昭然可見矣。彰按茲猶二字。如是如是。

若類本之有由。襲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綴四方。

永命。照斷命而言。紹復大業。照克從先烈而言。命指民命。國命皆在。民命即國命也。上言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是以紹復大業。進乎永命而為言也。此言永命于茲新邑。即曰紹復先王之大業。是不斷命。

楊子書錄

卷三

五七

即克從先王之烈。合之而為言也。○陳氏大猷曰。京師為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綴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風習偷玩。法度廢弛。不可以舉事。故正法度。更用新法。則人情驚駭。故以常舊服。正法度。雖振厲明肅。使百職無不安也。盤庚敷有姓。凡小人進言于上。如銘佩然。故曰箴言。其明于利害而言者。由在位排阻之。其惑于利

害而不能言者。由在位之胥動浮言。使其匿諸心。不能出諸口。皆伏也。故殷民由在位始。所以伏者。由其心無忌憚。未必人人盡然。故約略言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陳氏大猷曰。通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王方麓曰。無伏攸箴。則遷與不遷。孰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真歸。國是必有真在。羣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魏叔子曰。悉至于庭。百姓直造天子之庭。相與面語。想見古者絕無簾遠堂高。君門萬里之陋。

楊子書錄

卷三

五八

王若曰。格爾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諸臣伏小人之攸箴。失在事上。由失在心上。私之蟠踞于心。久矣。不謀所以黜之。則根深難去。故曰汝猷黜乃心。君令臣共常分也。而不循者。只是一個傲。耿地河水而不畏者。只安土重遷。一個從康。揭出此兩病。乃心更無諸病。在此為一篇之要領。○王氏曰。凡言若曰。或臣述上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非其本言。○李見川曰。上欲其無伏攸箴。此以無傲從康為戒。何也。蓋懷私心者。害遷之本。根伏攸箴者。害遷之枝葉。

也。陳氏梅史曰。盤庚戒諭臣民。惟汲汲于治其心耳。然乃心。兩見于首篇。永有一心。中嚴于終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哉。在乃心。各設中乃心。又條見于中篇。至于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非開心諭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備不匿厥指。王用丕飲。罔有違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舊人。歷事多。則利官不感。受惠深。則報效必盛。譽望隆。則人之信之也。久而其策案必易。其舉事必有功。故圖

楊子書

卷三

五九

任舊人。古先王至今不能易也。險。側也。危也。陰也。如以下倍上。是側也。以死之地。為生之所。危也。詭為浮言。以惑眾。其心不可使人知。陰也。膚。淺無遠謀也。凡與人爭辨者。言之或理。其說可得而明。今起人之信者。險如此。膚如此。詭如此。故曰予弗知乃所訟。此言先王之舊人。如彼。今舊人如此。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也。莫中江曰。其政當況說。而遷都自在其中。

非予自荒蕪。德維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弗觀。大予亦執謀。作乃逸。

人主愛民之德。宜滋培。不宜使荒。當時若不去耿。則盤庚之德荒矣。而所以疑沮者。惟惑于群臣之故。故曰非予自荒。茲德。舍德不惕。皆其隱情。以為秘詭。莫知曰予若觀人。破其陰也。予亦拙謀。作乃逸者。猶言養成汝之過惡。見得不拙。謀無甚難事。只在嚴加刑罰而已。所以儆之者。其辭溫而栗矣。新安陳氏曰。舍德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即儆上也。作乃逸。即從康也。彩按逸字。合到從康亦自然。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楊子書

卷三

六十

上既儆言之。此又曉譬之。以勢之所在。不可倣上。利之所在。不可從康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既儆之。又曉譬之。更遲疑不得。故曰汝克黜乃心。默黜乃心者。謀所以去私之方也。克黜乃心者。盡所以去私之力也。蓋有有謀而不力者。其私不可得而去也。浮言惑眾。似愛民。實不受民。教曰施實德于民。曰民猶其疎之也。若婚媾朋友。則其親者。民罹災害。勢必及之。此動

之以其情也。必施實德。乃敢大言。有積德。否則隕佚。家聲雖有。夸言不足信。此又以名動之也。盤庚君臣之間。如嚴父。如慈母。又如師之教誨其弟子。此所以能定大衆。舉大事。其誠足以感也。副墨云。多少習情牽纏。直要他一斧斫盡。故曰克德惟實。則出言時。自情真膽壯。不徒作門面好話。故曰玉乃敢大言。

乃不畏戎毒于遠通。情義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忝穢。

不畏者。傲也。傲德最凶。但不揚予一人而已。遠通沈

楊子書

卷三

木一

沒爲戎毒無遺。至可畏也。只此傲便都不畏。天下商華向前。是一個不怕。傲成天下懶惰偷安。也是個不怕。傲成悠悠過日。如惰農至于餓死而已。蓋敬勝怠。傲長懶也。前文傲上從康分說。此言傲乃所以從康。誅木也。前云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曰不服田畝。越其罔有忝穢。正反相錯。足文義。而意乃益深切著明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恤民。猶得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

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則不但戎毒于遠通而已。惟汝諸臣。正自生毒。蓋河水漂沒。則宗社生靈同盡。此等敗國禍民。與寇賊一樣。必正爾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其身。所以爲自生毒也。汝到此時。未必無悔。但先惡惟乃奉恫。惟乃心雖悔。而刑戮加身。無及矣。此已說得嚴切。猶恐諸臣恃盤庚之仁。不果行法也。故又言相是民之愴者。盡內險外利之人。其有箴言。猶相與瞻顧。畏此遠口。

楊子書

卷三

木二

民之畏臣。如彼。況短長之命。制自予。乃胥動浮言。臣之不畏。君如此。一時浮言恐動人。使畏沈陷。人使不得見。若火燎原。不敢近而制命在我。必可撲滅。斷然正以敗禍姦宄之罪。是毒惟自毒。災惟自災。不靖惟自作。非予有咎也。言至此。則用罰之意。聲情俱厲矣。魏叔子曰。和者調劑其不同。而使之同也。利國利民。身家永保。一言便有許大善慶。故曰吉言。不和吉言。則自毒自災。便生出許多凶事來。陳氏大猷曰。奉字可味。人情欲去其恫。乃反奉之。不捨安其危。利其災也。王宇泰曰。民

也。胥顧于箴言。臣也。胥動以浮言。箴言實也。浮言偽也。小民身當其害。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爲嘆。嘆胥動之計。一時情狀。在鼓譟間。其人之聞之者。亦可以愧矣。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上節說得根厲之極。詞盡意止。盤庚又欲叙其世勞以感動之。故將述下文。而先引古語以發其端。此于爲政。見一張一弛。而于文字。亦可悟歇氣過脉之法。○魏叔子曰。此節要見舊人關繫。自古如此。到今日却不然。引

楊子書解

盤庚上九

六三

遲任之言以重之。正以愧之也。○莫中注曰。遲任所謂舊人。或指老成人不可知。而盤庚之引。其意則在世臣大家。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動。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從舊人上。想見乃祖乃父。與先王戮力同心。所以不敢動用非罰。又從大享想見先王。與乃祖乃父。在上在傍。福威不可竊也。所以亦不敢動用非德。說得大義凜然。

妙在把古我先王與諸臣祖父合併追懷。有如朋友叙起前人世交。同甘共苦。英爽如在。不由人不流連生感。俯首效順。較前文單言罰意。更自動人。○陳氏大猷曰。

蔡氏云。配食于廟。配對也。大勲勞之人。方得配食。非徧及有功者。此言與享。如同禮司勲。凡有功者祭于大烝。盤庚總告群臣。豈盡屬配享者乎。○袁了凡曰。罰加于不當得。非罰也。加所當得。而輕重失宜。亦非罰也。施於政令曰動。非動輒用之之謂。世選屬先王。不掩方屬予。予告汝于難。若則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

楊子書解

盤庚上十

才申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獻。

老成人。歷事多。則智老。或迂之也。故曰侮。孤立之人。無黨與。或以爲一人之見。幼者智故未鑒。或以爲少不更事。皆少之也。故曰弱。當時人情疑沮。却臣民中。皆有此三等。人以爲宜從遷者。所謂小人攸箴。則此三等人在百姓中者也。如孤幼作一等。有幼有字。便說不去。蘇氏亦云。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中篇與民言者。極言水患之害。死在旦夕。此與臣言。只各長于厥居一句。想見群臣當日。必有所恃爲一時支免之計。特非長策耳。叔

子前論故非鑿空。魏叔子曰：侮弱不加于人，却只是各長厥居，則侮人弱人者，適以自侮自弱耳。各字嚴字有味。副墨云：聽予一人，凡作事不一，便不尊，亦不決也。勉力二句，俱有無傲從康意。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前文制乃短長之命，其猶可撲滅，示以主威所在，罰可行也。不敢動用非罰，非德言有監臨于上者，賞罰不可私也。此乃說到用賞罰上。魏叔子曰：臧曰汝衆，不臧

揚子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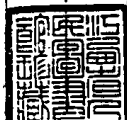
盤庚上十一

六五

曰：予有佚罰，非是以善歸人，以過歸己。蓋即前予亦拙謀，作乃逸之意，以過歸己，而其威臣民者，乃愈嚴切矣。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衆色臣民言之，而意則有專指也。篇中詰語雖煩，其實無傲從康，無佚攸箴，蔽盡全旨。故終篇申飭，惟各恭爾事三語，專言罰者，玩則用威，所謂先罰後賞也。副墨曰：以前之愆不復追，以後之善所當勉，自今至後云云，是相與更始之辭。魏叔子曰：言恭事齊位，而又言度

乃口者，凡倡亂惑衆，必由邪說。一人言之，十人附和之，千萬人信之，故詩人憂亂曰：民之詭言，亦孔之將。此亦云胥動于浮言，蓋禍生于口，而亂作於事也。呂氏曰：三篇及復折難，須于色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思意，於規畫處看其措置。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懦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爲慮拂人情而輒阻，其果老惟知徇己事，苟當爲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與。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上篇已曉民利害至將遷猶有不率者乃話之盤庚之
仁也告曰誕宗社生靈之計非爲一人私也用亶不爲
飾說至誠以感之也有衆咸造易相噴勿襄在王庭者
怠慢之氣不可以受教也○呂氏曰班次臣在前民在
後故升進其民于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夫朕命

楊子書解

盤庚中

六十七

剛墨曰聽之不審與不聽同是荒失也不分聽受奉行

兩時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

時

敬百姓之外別無繫念故曰惟民之承罔不耆先後相
傳一心也君保民如子民曰保后又如孝子于父母惟
恐傷之者故曰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於此見人力之
大過于天天不可徒委也○魏叔子曰民所欲則聚之
所惡則除之是民爲先而君爲承也不沈作敬字看○

別記云古我前后況言不指商王天時亦未指水災觀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易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視民利用遷否則雖有利子君者無所愛所謂惟民之
承也此殷先王之意即我所聞于古后者自古后傳至
于今無異正可念也○袁了凡曰民之不肯從遷只是
懷土一念先王思深見遠故不懷非沈然不教安居也
○魏叔子曰盤庚欲與民共安故諄諄勸諭不然而豈不

楊子書解

盤庚中

六十八

能棄此民而去哉若以爲罰謫汝則我已共遷豈亦在
罰謫之內上曰惟喜康共下曰非汝有罪說得最入情
于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至從厥志

惟喜康共盤庚自行其意如此也至此又進一步言舍
危就安汝民志固然我所以籲懷茲新邑不是我喜如
此我俾汝如此亦惟汝故以大從爾志不然則有呼之
而不應招之而不來者矣指醒最親切若猶言如指所
告諭而言○袁了凡曰籲屬話言懷以心招之也即起
告用亶之意從民一語之利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

者其從大。故曰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有鞠自苦。若乘舟。爾弗濟。其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遷以安定厥邦。此何等大事。爾既不爲朕憂。乃自有心。乃彼此懷。匿無個恪謹意思。真實意思。如古后之民。保后胥感之意。與予感動。此不是弃予一人。爾惟有鞠自苦而已。鞠養也。養安所在。即尋苦所在。安惟已。偷苦惟已。受也。此時百姓有感于中。只疑信不一。若前若不前。

楊子書解

卷三

六九

所謂爾忱不屬也。魏叔子曰。此篇將遷時言。故譬以若乘舟。猶人已登舟。尚不肯發棹。王宇泰曰。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始而審于利害。從上之誠。固生既而惑于浮言。憚遷之意。復起此忱不屬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同後汝何生在。

上

惟胥以沈。言其害也。至此又緊一步言其禍之立至。決無生理之可望也。勸憂二字甚奇。人但勸樂。此却勸憂。明明載胥及溺。而唱和阻遷。非大勸憂而何。有今同後。

何生在上。蓋痛乎其言之矣。魏叔子曰。民不皆遷。必有以爲死生有命。未必沈溺者。如紂我生不有命在天之意。此說有命。同後禍到眼前。汝何嘗有生在天。快說命不得。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既何生在上。必然首鼠兩端。不得故曰。今予命汝一人。惟一心至潔淨。有不一。便念頭不潔淨。穢而已。穢率以自臭而已。而其初。直起于一念不決。起念最不可不慎。所以者何也。木必先自壞也。而後蟲生焉。浮言之人。所

楊子書解

卷三

七十

由得倚乃身不正。迂乃心不直者。以有聞可入。自臭故也。不然。浮言豈可得而進哉。盤庚。皇皇馬寶。抱深恐。故戒之謹也。君爲民長戚如此。民何得泄泄。不有省憂。說得動人。魏叔子曰。告臣時。說民本欲遷。只汝臣阻惑之。全歸罪臣。告民時。又說汝起穢。自臭。然後人倚之。迂之。全歸罪民。最得告人方畧。此臣民所由成喻也。

予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汝何生在上。命已絕于天矣。今爲乃身乃心計。正爲乃命計。使絕于汝者。上接于天。續曰。迂何也。人命生死之。

際稍作威福。任權術。卒感民不動。續不上去。故話民弗率。誕告用璽。皆太和至意。迎之有幾。多小心。下氣在讀盤庚至。近續乃命于天。未嘗不撫卷興懷。嘆盤庚爲至仁也。浮言之人。有以謫遷言成者。但近續乃命如此。然則予豈汝戚。實如畜子然。惟恐有不成長。可以諒予心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玉克。羞爾用懷爾然。

皆從先世序其勤勞。追其舊德。興懷于祖。顧盼未茲。一時意思。繼絕。不能不使人動聽。又曰。愛不忘勞。父之

楊子書解

盤庚中五

七一

于子君之于民。其義一也。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不爲苟且便安。予責念之。所以今日大能羞爾。不斤斤姑息者。用懷保爾。故然不可錯看過了。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戾。曰曷虐朕民。

王字恭曰。天下人固有臨以父師之訓。懾以官府之法。悍然而不顧。而謗及冥冥。則慘然變色者。故神鬼之說。可以濟人之不及。此盤庚因商俗而導之。所以爲善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真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副墨云。易曰。比輔也。下順從也。下篇協比。同義。比君可也。協比非也。民以從君爲德。喪德就不比上見。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給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說個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便見得累世服事有痛癢相切之情。所以曰汝共作我畜民。惟恐有戕汝也。却女有戕的意思。汝豈肯更戕自己。只在心上見得到害不明白。故曰汝有戕則在乃心。自戕未到害人上。乃斷棄汝者。此心爲傲爲從康中情穢臭。此神明之所厭也。

楊子書解

盤庚中六

七十二

盤庚與臣言罰之斷者。不一而足。至于民惟懼以陰罰而已。何也。胥動浮言。臣之罪可誅也。又其勢力甚強。非嚴以罰。則不可制其惡。惑于浮言者。民之愚昧可憫也。又衆不勝誅。但因其俗以嚴之。即可得其從矣。此見盤庚處置各當。所由能服大衆。定大難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王方麓曰。按上篇責臣之辭。但言其浮言惑衆。傲上從康而已。不言其所以然之故。至此始曰具乃則玉。則群

臣實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凡不能遷不肯遷。浮言害
遷。生手務富。與玉之一念而已。王氏曰。先生設教。
固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
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乃具玉為戒。此及其俗
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其俗皆嚴鬼神。商俗為
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戾為告。此
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劉墨曰。此對民責。臣意在
民上。見臣不足信。亦不足恃也。魏叔子曰。具具玉。即
是亂政之臣。亂乎不必作治訓。

楊子書釋

盤庚中七

七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祖。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

新安陳氏曰。告汝不易。作一定不易者。形按上既言神
明之罰。凜然如此。此豈容或可更改之事。說最確。魏
叔子曰。設中乃心。猶云把心。故在當中是也。安土之心
偏在一邊。畏水之心亦似偏在一邊。却把心教中了去。
看便人人見安土之象。而畏水之是。時解中字太精。不
合此處話。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我乃劓殄滅之。無遺

言無俾。易種子義新邑

小民非必習為姦究。但自紂道。顛越刻掠。故曰暫遇。在
位曰具乃具玉。小民曰暫遇姦究。皆見全故也。金不丁
見賢愚因患。盤庚蓋洞見人情之言。魏叔子曰。此
梅蓋始於紂。此連徙時最可慮者。姦究不專指紂。
物觀凡姦究之人。不誅其魁者。則恨連蔓引。如草木
有種能發生。然故曰無俾易種。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必往而後徙。不往則死也。前於今予將試以

楊子書釋

盤庚中八

七四

故遷安。定厥邦。為國也。此云嗚呼。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為民之家。亦永建邦不可得而安定。為民所以為國。
故歸往從遷。只說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魏叔子曰。奠厥攸居。是總言已安定其居止。對前未遷時說。乃正厥位。如居官者。歸官居府者。歸府居廬市者。歸廬市是也。時說奠居正位。多混雜不明。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副墨曰。始曰永我命。遷續乃命。是命之短長。在遷之計。決不決。今日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于遷後。勉不勉。蓋非一遷便了。凡無窮事業。方自今始也。恐其以大。

楊子書釋

盤庚下

七五

事既往。付之忽略。故曰無戲。大患既遠。因而苟安。故曰無怠。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君臣上下之間。最不可有疑。疑生讒謗。讒謗生亂。總其君喜尚不測。使人驚若鬼神。不能明白。心志與人。雖然共見。盤庚既遷。首布告心腹。消釋群疑。安定衆志。後世讀盤庚之書。不但頌其仁。而亦多其智也。王字恭曰。敷心腹腎腸。凡有新懷。傾倒布露。無復藏匿。下文所言。

皆朕志也。玩歷告二字可見。若罔罪爾衆。則必當時淨

言之徒。有倡爲事定加罪之說者。故將示以己意。先以此釋衆疑。絕讒謗也。不得以此一句爲朕志。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蓋爲民者。朕之志也。古我先王四節。言遷都之意。在于恭承民命。自邦伯師長至篇終。言今責望群臣之意。在于敢恭生生。一于爲民而已。爾惟不明此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懼。今既盡以告汝。則可以勉所當勉。而弗疑所不必疑矣。

楊子書釋

盤庚下

七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表了凡曰。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遷都之功。以起下文。湯都亳而興王業。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亳依山。故曰適于山。曰山。便有水不能侵之意。水以就下爲性。故以降爲美。嘉績即所謂多于前功者。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王字恭曰。先王時。未有河患也。猶先事而圖。如此。今耿圯河水。向之保聚者。間并蕩析。親黨離居。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此豈爲人主者坐視時哉。而爾謂朕何故震。

民以遷。不亦異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蕩祈離居。則民命幾絕。故言恭承永地。曰于新邑。蓋萬世之業。即在新居。初奠之日。篤敬指當時老成之人。與盤庚同心者。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足以成功。故盤庚所與恭承民命者。獨有在于篤敬之臣。○魏叔子曰。篤敬即恪謹天命之意。及字應上將字。如孟子及是時之及。言上帝將如此。朕及此時。篤敬恭承民命。不敢稍

楊子書釋

盤庚中三

七七

一怠緩。上失天心。若作篤敬之臣。當臣民不肯遷時。正當引此等人以折衆議。如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意。今以盤庚三篇考之。並無篤敬之臣之說。何得至此。遽云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不廢衆謀。止用善者。此盤庚之本情也。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者。此非必臣民之本情。而盤庚言之如此。所謂予人。以名。予人以善也。今有其情本善。而被之以不美者。有其情不善。而必指言其不善。使無可容者。天下人

心。所由弗協。國家大事。所以不可得濟也。盤庚通上下之情。勿更打結。但與釋縛而已。可爲萬世處事之法。○魏叔子曰。弔由靈。只說用謀之善。蓋謀莫善于遷。即盤庚自用其謀。亦可謂之弔由靈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新遷之民。有幾多。生理未復。真可深痛。但有一人不深痛。必有一方受其傷。一事不蒙其念者。必有以一人不仁之氣。漸被衆人。衰薄衆人之仁者。故曰。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魏叔子曰。未遷之時。說得新邑如此。可喜。既遷之後。說得新邑如此。可念。蓋現處于不安。則必誘之以安。而後不安者可去。既處于安。則必動之以不安。而後安者可保。此誘掖勸勉之方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簡別賢否。易有脛情狗譽。姑息小才能。小忠信之事。虞

書五章五用。必曰懋哉懋哉。此謂也。舉賢輔君。常理也。

今日相爾念敬。我衆。蓋賢人爲治。非其君相之于上。則有參以二三之見。阻以讒間之議。動而掣肘。孤而易危。至於成功中廢。欲念敬我衆。而不可得者。後世人主不

楊子書釋

盤庚下四

七八

如此發彼其于我衆曾一念敬否也

朕不肩好貨最養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國民之生之事其始或不便于百姓其事或不利于世族大家處巡不敢者多惟不好貨之人內無私欲嘗有他人不敢爲者我獨爲之其恭也極小心其敢也却又極大膽故曰朕不肩好貨凡人保有其居營幹于斯長于孫而享壽考于斯所謂生生生于此也敢恭者如鞠子然惟恐傷之百方經營與之謀之全副精神在人上自己身家點名不之顧故曰鞠人謀人之保居不肩好貨若彼叙欽若此故曰懋簡或以鞠人有養爲富謀人自營爲貧或以富則能謀謀人爲富鞠爲貧或以鞠人爲幼謀人爲老成者于之字均未通兩人字死認如此古文精神便不得生活出來

今我既着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臣爲下爲民自不待告戒今則既告之矣亦有所令反其所好之主則臣從好不從令其固然也今既着告爾于朕志蓋已把所好曉然與臣共見更容不得有個弗欽意思

楊子書解

卷三

七九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好貨的人嘗思聚天下之寶如好色的人嘗思盡收天下之美又如好賢的人嘗思交盡天下賢者深于好者固如此也一總字揭出好貨人情事如見上云鞠人謀人不自爲鞠不自爲謀去我見也此云生生自庸把鞠人謀人便做自己的功更去盡人見○魏叔子曰總統也如總百官之總統把天下貨寶都自己掌握不旁落一此在人手孟子所謂登壘斷也生生二字指百官自身利害說故曰自庸蓋巨室總于貨寶自謂養生之窟其實歛怨于民適更爲戕身喪命之具非徒不保富貴而已楚子文辭祿曰我非逃富乃逃死也與此正同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楊子書解

卷三

八十

總于貨寶便歛民怨故欲其式敷民德鞠人謀人去我見是心不貳于我生生自庸去人見是心不貳于人此個一心堅持到底故曰永肩○新安陳氏曰前日群臣倡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症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症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戢怠以革病根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病根○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一祀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勳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盤庚下七

說命上

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

王字恭曰。凡民于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道貴于知之。知之者。不由測識。非假見聞。自堯舜相傳以來。皆是此個。有謂只消實落做個好人。不用求知者。以此自脩。即三綱五常。一無所缺。猶是凡民分上事。以此治人。只在法制上把持。而德性天明之治。不復見于天下。

楊子書解

說命上
卷三

十二

哀哉。求知者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張子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盡之矣。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恐在德。却思道何也。道所由適于德之路也。古與今不同。父與子異。勢有撥亂之道。如成湯是也。有繼治之道。如太甲是也。有起敝維衰之道。如高宗當殷道中衰之日是也。千萬變化。殊途同歸。惟不神明其故。卒于離岐而已。故不可不思于其不同。思到同處。便通神明之德。

不患德弗類也。但以紛馳見聞。思之不得。遺不是。見聞的以冥冥漠漠。思之不得。遺不是。寂滅的故曰默曰恭。此是高宗學問得力處。袁了凡曰。若天若地。若神若人。皆我虛靈中物。事世間並無一物。外心能自立者。精誠既極。上帝降靈。殊非分外。上有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留影。潭無心于邀日。而機感相投。不謀而現。噫。噫。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恐皆不得與做夢人說也。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高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過之曰。吾非程先生乎。先生欲求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蘇東坡曰。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丁神交上帝。得良弼于帝賚。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強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傳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楊子書經

說命上三

八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蔡傳。嚴之野惟肖神明之感。固有是事後。世學者以高宗舊勞于外。先見傳說。假夢攝天下。蓋以夢為幻。必求其實。若此者。固不可與言夢也。袁了凡曰。孔氏云。仲氏之巖。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蔡謨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蔡傳不知何據。以蔡為居。別記曰。追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楊子書經

說命上三

八四

王字恭曰。立相不言王者。爵人于朝。與眾共之。置諸左右。則涵養聖德者之所自為。故言王置此高宗之特舉。史氏之特書也。相得其人。雖夢寐可信。書之為世法也。夫相之所繫大矣。奈何亦循次而進。揆年而入哉。金山曰。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輔。后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遠于得人。則悉以事權委之。不知身心不備。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桓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亂。無他不以身。

心爲急也。管仲姚宋。本事或畧。亦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爲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于沃心之說。此商所以中興。而高宗知所本也。東坡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開口命說曰輔德。此是高宗見大虞。僅曰輔之而已。此是見有主人虞。必朝夕納誨何也。進德之功以無間。乃無生熟之累。朝與夕取其恒也。懋進人主之德。使不覺。

楊子書釋

說命上四
卷二

八五

乃無矯革之勞。朝與夕取其習也。誨如師訓弟子。如祖父之教其子孫。皆至誠懇曲。不是諫諍分上事。能使其主感也。朝夕與賢者共處。見其行事。通其志氣。非不是語言分上事。能使其主信也。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王方麓曰。納誨程子所謂輔養之道。非待過而後諫也。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古師保之親矣。後世師保不左右而近習左右。君德何自而成。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

若金一喻。高宗真見得自己頑質。須說磨鈍。至若濟巨川。則又見得此中險阻。彼岷沱然。須說出險。說到若歲大旱。則又見得槁枯已甚。霖雨則生不霖雨則死。須說與他救。救必真一節深一節也。高宗學于甘盤。既舊。默思道者三年。若何鈍。不中用。若何茫無所止。若何是生的意思。人的消息。備歷之矣。故其需賢夾輔。言之親切。而有味。有如此也。今人于賢者之交。若有若無。總之未嘗學問。不自知其頑也。危也。重也。也。哀哉。

楊子書釋

說命上五
卷三

八六

故乃心沃朕心

高宗以傳說藏脩巖中。必有幾多深微。人見不到處。故曰啟。啟者開而示之也。必有幾多富美。人看不盡處。故曰啟。啟者罄而出之也。朕心曰沃何也。凡教人者。必使入于至深。故其行之也。信必以漸而入。故其進之也。安。所以有取于沃沃者。浸也。潤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上言若歲大旱。謂枯極垂死也。此言若不苦口。即救得不必却沈痾不起。亦因生于世意。又進一步。若跣弗視。

地高宗望傳說輔德直說到沃心蓋必浸入心裏使其
中實實有得纔散手散脚游行自在便眼不看地也不
至有傷足時節若不到沃心時縱聽得十分却自家分
上無所有如跳足人一不視地便走荆茨瓦礫中比厥
疾弗瘳又進一步言即救得不病亦須時時管照不得
有放脚日子高宗之言皆學問有得之言讀說命篇者
思之哉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
兆民

楊子書釋

說命上六
卷三

八七

陳氏雅言曰君德之進退繫乎群臣之賢否苟小人衆
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又望其暨乃僚與
同心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今日相遇出于帝賚可云有初矣其思有終所謂徹底
精神無負今日作合可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王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罔以風厲百僚責在傳說說

曰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由后克聖使然則風厲根柢
在王矣虞君臣每交相贊勉高宗傳說亦然此所以相
與有成也○王字泰曰諫者本以聖人律君猶繩之以
正律木也故能從其諫是即聖人又聖人之心惟虛而
已今能從諫則虛已從人無一毫凝滯便是聖人之心
○魏叔子曰高宗以納諫望說說亦直以繩自居喻君
爲木喻已爲繩若在後世必有大不敬之誅矣說以匹
夫作相高宗望諫有如饑渴意說即當如何納諫有非
常偉論而復于王者僅寬言諫之當從而已何也曰有

楊子書釋

說命上七
卷三

八八

求諫之名者多有從諫之實者少後世人主甚有以直
諫召人而即以直諫斥死者傳說先提出從諫大頭腦
刻去有名無實行徑所以悚厲聽言者之志此便是納
諫機用又曰官當擇人而任諫不可擇人而聽高宗以
納諫望說說却說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見大小群臣
無不是納諫的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表了凡曰。有官承式于天子。而命說總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

乃述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以尊臨卑。以下奉上。或見是人之所爲。說却見得此是天道。出于明王之奉若也。或見爲養尊處優。以奉一人。說却見得惟以治民至勞至憂。不是一人逸豫之計。就

楊子書解

說命中

八九

中指出敬。天勸民。二大綱目。把一切威命靈爽俱歸寂然。袁了凡曰。天子諸侯皆曰后。后曰王。舉其尊者也。公侯伯子男皆曰君。君曰公。舉其重者也。大夫。燕卿。師長所包者廣。孫氏曰。后王君公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有臣道。故曰承。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凡人聰必用耳。明必用目。不是物蔽。便至頑冥。若不用耳。目無不照。臨。只有天一個。故惟天聰明。人去天遠。自

大賢以下。未到無欲。便不能清明。在躬未能行健。便精

明。有時哀息。皆合天。不上貞明不息。只有聖人一個。故

惟聖時憲。臣與君同有奉天之責。故臣言惟臣欽若。民

則順帝之則而已。故民言惟民從乂。撥亂興治。非聰明

不可。故曰元首明哉。君道不可易也。○莫中江曰。註內

公而已矣。一語。原出天聰明之所以然。公則能溥。故無

不聞無不見。彩按。天便是公。不是天字下添出公字。今

人見至公者。便曰。此是天心。○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

諫。則聖欲其取人爲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

楊子書解

說命中

九十

合德也。取諸人合諸天。可謂盡所責難于君矣。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甲冑所以衛身。文乃取辱。衛乃召兵。天

下美惡安危相爲倚伏。皆如是也。發人深省。一文一武。

一賞一罰。四者治天下之大法備焉。所以昭德飭威。鼓

舞人心。具在于此。故曰王惟戒茲。○袁氏曰。衣裳命德。

而察之于與人之後。則無及雖褫之亦已褻矣。故曰在

笥。○魏叔子曰。曰王惟戒茲。又曰允茲克明。何也。四者

利害所關自是不可輕易然徒知戒而已則謹慎濡忍或至取善而不能先討惡而不能斷未足以爲休也四者要緊在明需于理達于勢無太過無不及則當機而發王言之漢注皆爲綸然糾糾之武夫可爲干城匹夫一見立相不爲濫官凡三不爲武果安往而不休哉

性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匹夫在下雖有大善大惡或無能有爲官則權與勢之所乘也官曰庶權與勢之所羣聚也故治亂在此罔及

楊子書解

卷三

九一

者天下事以一小人欺之有餘稍及焉不可也愛有所私卽曰此是賢者宜官賢之名是個假得底故論官須把賢字放開論到能上却假不來要某事某事與人共見雖甚愛不能助他故惟其能惡德與才近若以才命此等更似遠過人須把能字放開只論品行果孝弟廉潔宗族鄉黨信得他底論到此則彼似才非才之人必無此等粹美平日必不協于宗族鄉黨之論自然濫與不得故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衰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衰葛雖善何施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魏叔子曰有其善不必說到已不加勉心中但有個善在便等善不得善者天然之良著不得個有字如奉養父母是孝若自己見我已是能孝便已不孝故卽曰喪厥善人所以貴能者以其可以成功也却一自矜在已便智不深勇不沈在人便貳而解體忌而毀成如何成得功未故不曰喪能而曰喪功有字矜字喪善喪功義各不同

楊子書解

卷三

九二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事者以事爲事敬事也廢弛者過有爲者皆無備而取患耳乃其二字可味。王氏曰吾嘗喜淮南子之言天下皆知備患之至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于備患而世莫務焉則未可謂知術也雖然有備無患此爲先事者言也若事已臨而素無備者可諉曰無及而遂已乎故曰見鬼而顧大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無敢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啟寵只緣有快意處却我愛他。他反來辱我有此等不平事。所以人不可只取快意。當快意時。須要省察。莫關。此子隙縫。恥過只是怕人見短的意思。却先時尚是失。誤著了個恥。便生文飾。生剛愎。從新造作許多不是。來有此等無贏頭事。所以人不可畏見短。當有過時。與人共見。下力去改。此心事便已光明十分。無敢寵治心。至。察不使人窺得無恥過。立意極廓朗。使人人見得。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揚子書

說命中五

九三

尼止也。惟厥攸居。無一毫夾雜。無一毫矜持安法止也。此一了百當之道。不消枝枝葉葉上。更去多求。故曰政

事惟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然者何也。黷即煩煩則擾亂于中。非清淨寧一之心。非不敢而何。我心不得其所。必無以交神矣。故曰事神則難。文教武備命德討罪。四者治天下之大法。備焉。蓋以此為提要而理之。術故憲天必者此也。若曰惟日起。

差百官承式在王言不可以不省慎也四者之中。甲寅

于戈居其二。商道中衰之日。不振厲國威。則人心不肅。中興不可效也。文武命討治法也。有治法必有治人。故。次庶官也。天下之治亂在庶官。庶官之治亂在君身。君身者治法治人之所由立也。故慎動持謙防惠室欲。次之。然而君心者君身之所由正也。由身言之則其方多。由心言之則其道簡。故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得一。畢萬之理。堯舜以來相傳之要道也。復舉黷于祭祀者。習易後人。賢主不免。故終而丁寧。此進告之序也。夫說所進于王者皆聖人之言也。使不遇高宗。終于版築而。已惡知其中之所存哉。

揚子書

說命中六

九四

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在得聞良言之時。反思到不得聞良言之日。味之深喜之至也。王字恭曰。惟服者。惟有服也。謂說之所言。以之行政。則罔不依以之用人。則罔不當以之處事。則事得其宜。以之宅心。則心得其正。又有何不可行處。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恍不難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古人云。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知得真。自行得力。此言知非艱行艱者。因高宗有味其言。故緊着一鞭耳。使其遇不知言之主。則又不如此說也。王恍不艱。又說歸知行合一上。必允協先王。故不言有厥咎。然則德不若先王。其臣不言誰過哉。此亦緊着一鞭之言。太甲當不明于德之日。不但不若先王而已。伊尹言無不盡。何不。向軒張氏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故告

揚子書

說命中七

九五

以力行。此為已知者言也。知而不能行。雖有忠言嘉謀。日接于耳。皆他人之說。非已有也。新安陳氏曰。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力行。必實見諸行。而後其從始不為徒從也。彩按。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傳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萬世循之。弗可易。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蘇東坡曰。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遜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謂武丁遜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遜。決無此理。遜則如吳泰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遜。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遜。彩嘗疑舊說。謂武丁遷徙不常。至于廢學。則帝王之學。豈如經生。必佔畢牖下。且如甘盤果在。隨所遷徙。無不可奉以偕往。豈至有廢學之日。讀蘇論而喜。在武丁口中。叙得甘盤踪跡高蹈如此。正見武丁意中想望賢者。所由一旦得說。如渴得漿。如饑之得稻粱也。魏叔子曰。按蘇氏云。武丁為太子。決無遜理。遜則當如吳泰伯。此泥于逃遜之遜也。遜退藏也。

揚子書

說命下

九六

如避世不見知之避。為太子居民間而不隱晦其跡。則
援民動衆有不可勝言者。荒野如今郊野村落即是。觀
田間作苦。正可知稼穡艱難。豈必漠遠絕迹之地哉。若
是甘盤避荒。則毫為帝都不應愈避。愈近。此智者之鑒
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天下無志人不可教。朕實有志。爾惟于此訓。訓可得而
入也。麴蘖鹽梅之喻。高宗把全副身。都是傳說。做成酒

楊子書經

說命下二

九七

醴未成。有麴有蘖。及酒既醱。只存酒醴。和羹未其有鹽
與梅。及羹既調。有羹而已。前金礪舟楫霖雨。尚分兩個。
此直和合一片了。交脩調和甘苦。使不偏也。副墨曰。
克邁一句。從前篤行之惟艱。來。陳氏經曰。中篇傳說
謂惠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惠
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非說攸聞。

人求多聞。在乎立事。直是有用之學。不徒取博物洽聞。

而已。聞于人者。公卿師保。納誨有時。若古之得失。一一
昭鑒在前。善不善。皆吾師也。故曰。學古有獲。由是我以
古為師。後人以我為古。又師我。蓋事本諸古。自可世為
法。則否則不終日之謀而已。說進于高宗者。一曰。憲天。
一曰。師古。孔子祖述憲章。師古也。上律下襲。憲天也。故
曰。與之語。果聖人。西山真氏曰。古者學與事為一。故
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
與事為二。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
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

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

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

楊子書經

說命下三

九八

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王氏曰。求多聞而不惟古
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茫無所得矣。故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學不可以無志。既立志。又恐有太高之病。把古今人嘉
言懿行。都看低了。便自無路可入。故遜志是第一件。但
志要謙虛。力要勇猛。時敏者。雷厲風行。一刺從容不得。
來如源泉。不可止。乃來者。不如是。則不來也。然有來。則
有去。當得此消息之日。念釋在茲。雖事變參差。不能奪。

故曰允懷。是故者。不去新者。日生可以應乎無窮。故曰道積厥躬。從來說志道。便說據德。說得一善。便說拳拳勿失。說日知所亡。便說月無忘其所能。茲字指乃來說。○朱子曰。遜志者。掠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不來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天佑下民。作之君以長之。作之師以教之。後世有天下者。見得君字。却不見得師字。說言遜志時。敏原不單是

楊子書經

卷三

九九

日學。到此特再一喝。明大學一在明明德。一在親民。看兩在字。可得半義。要之。教可言。半學不可言。半盡人性。只是盡己性。總一學字。盡得。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學有一日。定千百年。考志是也。學有百年。易定一息。難持者念是也。此念一頃之間。起滅萬狀。却只歸在學一路。終而復始。無有歇脚處。把脩己治人的學。只如日用飲食一般。故曰典與者常也。德字說個脩字。說無工夫不得。但遜敏允懷。工夫較似著氣力。來也。覺其來積也。覺其積到此。則不知足蹈手舞神而明之。故曰厥德脩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中篇言治下篇言學。却中篇曰惟厥攸居。曰允協于先王成德。下篇曰監于先王成憲。體用兼該。所以為聖人之言。無愆者。以正四方。必立身無過。而後可以寡民之過。永無愆者。先王成憲。斟酌一代人情之宜。必無蔽之道也。○魏叔子曰。古今無異德。故學古而德脩。古今有異法。故不監先王。則猶有愆也。蓋先王成憲。當代之制。其損益于時宜為切。不然。泥古而不通。雖德盛能無過哉。○呂氏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皋陶惟曰罔愆而已。○王方麓曰。監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同官言學古。入官。即言典常作之師。如孔子遠宗堯舜之道。法則近守文武。其義一也。

楊子書經

卷三

一百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禹宗曰爾交脩予。蓋欲使賢者布列。但取人以身高宗。若不學古。不監先王。說雖孜孜推轂。有欲欽承而不克者矣。凡賢者必則古昔。稱先王。苟非其主類弗從也。○王宇泰曰。君德脩。而後相職舉。君正于上。則腹心耳目通為一體。黜陟臧否。無有異同。此臣所以能敬承交脩。

之意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表了凡曰風以聲動人有入耳儆心之意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曷取于股肱惟人也非繫成人何藉股肱曷取乎良臣
惟聖也成不得聖烏用良臣二惟字如是高宗蓋謂四
海風動由帝資良弼必輔成君德做到聖人纔算良臣
不然是以虛聲動天下責說之深也○新安陳氏曰說
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

楊子書經

說命下六

百一

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
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君不堯舜曰予弗克俾一夫不獲曰予之辜尹以良臣
自待故也以良臣自待不得不以聖人待其君以聖人
待其君不得不以聖人之民待其民必無匹夫匹婦不
被其澤纔了得堯舜其君的事纔了得一個良臣後世
人臣視君之失德民之失所漠然不以關其心者總是

泯然無恥其真不良也夫○副墨曰湯德雖盛玩惟字
尹心直要將厥后就做堯舜更不可有差別○西山真
氏曰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
念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民享太平不能長久君德非也君德不若先王故一身
之間始焉民被其福既而匪彞民蒙其禍垂祐無本嘗
有先朝康乂至于孫德澤衰息百姓漸不能安此輔君

楊子書經

說命下七

百二

者必扶正君德至于粹美乃長治久安之道故曰克紹
乃辟永綏民前此說復于王曰從諫曰力行至此高宗
造益深聖說益切故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但有自勉無他辭蓋說至此亦無可復責之王也對者
對之于己不生慙愧揚者倡率百僚共力撐持不至隕
佚也○副墨曰克紹克字有深取弗俾底深心厚力在
下敢字正根克字說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讀說命三篇。武丁何如主也。豈有祈年之事。豈有不若德不聽罪之事。學者徒以說命有黷于祭祀之文。遂以豐昵爲黷。爲武丁過舉也。嗟乎。使既聞黷于祭祀之訓。而又奸之。明知其傷義而禁之不止。豈得爲武丁哉。然則何以曰高宗彤日。曰。即于高宗彤日。知其非高宗也。故商諸君曰。成湯曰太甲曰太戊曰仲丁曰祖乙曰盤庚。皆年號。不廟號也。此書高宗必其爲武丁之子。豐于昵也。故書曰高宗彤日。言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不爲之辯。千載而下。皆以高宗于傳說旨。哉其言矣。顧猶黷于祭祀。是果知之非難行之性。難爲高宗誣一事。爲後世人主。恕千百事。不辯之不可。集論云。失不在彤。在豐。禍雉本野鳴而鳴于廟。故以爲變。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副墨曰格者止也。去也。失事根芽。宜先格去。則事自然就正。專尋病源下鍼。是千古諫法。要看一先字。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王字泰曰。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祀之意。當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祀。此格心之第一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不若德者。不順于德也。不聽罪者。不能審其罪之何在也。然我不自知。天既明白告正之。乃曰其如我何。是求其罪。不得。輒放下去。則與天絕遠。天必誅絕之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惟天監下民二節。格王也。此節爲正事。不及雉雉何也。

楊子書經

高宗彤日二

百四

但正其事之失而已。乃可以服人主。雉雉事應也。言事應。或有不應者。懼人主以爲偶。然是重使之不信也。

西伯戡黎

臨川吳氏曰。武王爲西伯以服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于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既逼王圻。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爲意乎。彰按。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皆以西伯爲武王。今看經文。曰恐。曰奔告。曰天既訖我殷命。則其事勢迫矣。決。米。文。王。時事。

楊子書經

卷三

百五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恐。曰。奔告。忠臣愛國。倉皇急遽。如此。後世人臣有大賊。壓境天下。已非之日。而飲食宴衍。有如太平。喪師辱國。匿不以告者。其必不能免于西伯之誅也。與。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西伯戡黎之日。即以爲殷命既訖。蓋不待天下之已去也。紂爲天子。一淫戲。便無能免。是可惕然。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不有康食者。飢饉薦臻。草竊姦究之日。即食不得安也。仁義禮智。天之性也。虞度也。懼也。天性何思何慮。不震不驚。却昏迷底說。何思慮不得放肆底說。不震驚不得。故天性曰。虞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此也。率典者。國法所共循也。棄不遵行。便徒有空名。法度凌夷甚矣。天之棄我。不可知。三者則其彰明較著也。不有康食。曰天是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亦曰天。彼不孝不弟不法者。皆以爲天實使之可乎。此習俗之甚。亦有莫知其然者。是以總曰天棄也。

楊子書經

西伯二

百六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讐。今王其如台。集論云。大命讐。即天降威。天之喪殷。必假手于有命也。今王其如台者。言民不忌王。至于如此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魏叔子曰。事勢危急如此。祖伊言痛切如此。而紂尚云有命在天。蓋民叛勢危。紂亦明明見之。再開口辯。不得故推到天上去。祖伊言天在。可見之天。紂言天却在。不可見之天。紂說到此。令祖伊亦再開口。諫不得。所謂言足以拒諫也。

相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責命于天須臾聖人德與天合故能之受何等而言此愚之甚也參亦森列在上不可揜也但一獲罪于天不可而況至于多乎反曰者忠臣實有廷諍之不得退不能已于懷者非退而謗其君也凡人作惡事以為莫予見也讀乃罪多參在上之言蓋有在下作一事即有在上紀此一事故私語聞雷可不畏與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楊子書解

西伯三

卷三 百七至百八

上言乃罪此言乃功以其為天人之所怨惡是罪也以其行已成熟是功也指之云者罪參在上故可指而賄也指乃功不無戮者惡滿之日結案之日所以即喪不可待也。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怨祖伊得全則後世人至有不如紂者多矣。呂氏曰祖伊反歸于家亦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黨友親媚以為是未必是至仇敵亦以為是則是可知矣于此知周之盛德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亂正四方有天下者之事弗或亂正四方絕之之辭也其者不忍決之辭也若絕之若不忍絕之忠愛之至情也底致也遂者功在將成未成之際功虧一簣則不可成矣底遂者難之也我祖艱難陳于上後人淫酗敗于下成之難敗之易痛辭也成言功敗言德功必德累而後成敗德則喪其本矣紂惡多端但曰沈酗于酒盡言之不忍也然諸惡亦沈酗為之故以蔽其罪紂亡國以酒也沈酗不曰王曰我諱之也身之也一曰我用沈酗于酒一曰我其發出狂紂之惡如微子之惡君臣一體分不得彼我也

楊子書解

微子

百九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仇寒寬苦迫而為盜人亦有不得已者殷則無小無大皆好為之何也百姓亂于下有卿士執法于上亂猶有

止也。卿士復亂于上。凡犯法者。無能按其常罪而治之。彼草竊姦宄之人。當有法守之。手足束縛。勤苦力作。以終其身而已。至于此。可以殺。人可以奪。人威莫張。馬利莫大焉。而又無能得其罪。何憚不爲此。所以好爲之而不修也。卿士則師非度。非無度也。教人以盜。而號于人曰度。所爲度者實非也。由是此以強凌。彼以衆暴。互相敵也。此挾恨彼伺覺。相敵固相仇也。且方與自今。人心洶洶。如鼎沸然。故曰今殷其淪喪。其者幾辭也。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則胥溺不可援矣。故曰殷遂喪。斷辭也。曰殷遂喪。越至于今。慨然全盛之天下。一旦至此。深痛之也。○魏叔子曰。一人善不足成治。人各爲善。不足成。至治。故百僚師。虞所以盛也。一人惡不足成亂。人各爲惡。不足成。大亂。故卿士師。非度。商所以亡也。明季士大夫。專爲朋黨。黃綠鑽刺。祖父以此期其子孫。應主以此教其門生。故吏朋友。以此最其親厚。凡欺君植黨。營官專利之法。如衣鉢相傳。各有師授。殺之而不可禁。朝廷之風波。險于洪水。國事之潰決。不可防圻。古今一轍。哀哉。

楊子書解

微子三

百十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顯隣。若之何其。

忠臣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孝子于父母之病。雖至不可救藥之日。必盡力以冀其生。決不以其必死而遂置之。讀微子今爾無指三言。倉皇急切之情。極矣。何以異于孝子救父母之病哉。○副墨云。老遜于荒。見存留止我輩幾個勢危責重。更無可推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魏叔子曰。按書稱若曰。皆史總括大意言之。此微箕問

楊子書解

微子三

百十一

答之詞。亦稱若曰。何也。蓋三人私語。有心者聞而記之。

亦括其大意以成文。史遂錄之爲篇也。

乃同畏。畏。弗其者。長舊有位人。

蔡遜于荒。以紂罔畏。畏不肯受其慢也。以弗其者。長。謂有不合。不舍所學而從也。然則人臣容于無道之朝者。必其可加以無禮。必其君重忤于我而我尚思悅從者矣。顧不惡哉。○王方麓曰。老子云。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諸惡皆無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弗其者。長。所以爲紂。○王宇泰曰。如紂謂已有天命。則不畏天。謂祭無

孟則不畏鬼神。謂暴無傷則不畏百姓皆不畏所畏也。此句況指。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王宇泰曰。紂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故民敢攘竊而無罪。盜及天地宗廟之祀。盜莫大焉。而不加之罪。謂之何哉。降監殷民用乂讎。敕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民可近不可下。降監言下視其民。疎之也。故其用乂者。以民爲讎而敕之。取之惟恐不盡。毒之惟恐不至。是上與下讎也。上與下讎。下必與上讎。如敵然是召之也。而

楊子書解

微子四

百二

君以聚斂爲卓異。臣以聚斂爲盡忠。華力行。未有厭倦。君臣同惡。至于如此。民雖剝膚及骨。無從告之者。生民之苦。至于無告。天下事尚可爲哉。按箕子言。皆進于微子。如沈酗曰。方興言方始也。老聃曰。咈其耆長。是播棄之。非賢者自行高蹈也。至于攘竊及天地宗廟之祀。非民間革竊而已。至于上下相爲敵讎。視小民敵讎何等。七何待乎。此二者尤痛乎言之矣。蓋憂思之至。故見其亂之愈甚。而傷其勢之愈危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迪我舊云。刺子王子弗出。我乃顯隣。

其有災曰。今言災不待後。即殷遂喪之云也。我興受其敗。聖賢生當喪亂。不得有爲傷之至也。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自言其志也。詔王子出迪。謂與王子言又不可。與我同也。蓋箕子言于帝乙。立微子不從。紂于微子豈能忘。是舊之所云。足以害子。處此不相容之勢。惟有去而已矣。去則主祀尚有人。救于萬一。惟此若王子不出。我乃顯隣。宗祀隕墜。無復望一言。蓋當千萬痛哭矣。有世之下。其有聞其聲之哀者。與。大金云。箕子有言。比

楊子書解

微子五

百十三

干獨無言者。孔氏謂心同不復言。是也。其後比干以諫死。而箕子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比干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豈欲隱晦自全以苟生哉。亦猶比干之諫之心。而紂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自經溝瀆爲匹夫之諫。故遂伴狂而爲奴。且亦未欲即死。庶幾得以周旋其間。彌縫其失。而冀其萬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則二子所遇。

之不同。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不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生哉。至于箕子爲微子作計。則以吾三人者。皆宗室大臣。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微子國之元子也。吾舊所云足以害子子若諫紂。紂必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宗祀無所託矣。死分也。不足惜。無毫髮益于紂。而死至于宗祀無託可惜也。故子但當逃去。乃爲合于道。三子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孔子曰。殷有三仁。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逃。

箕子書

微子六

百十四

凡遇天下大變。故極難處時。只有自心安得穩處。便可以安天下萬世之心。可以對得先王。故三子制行不同。其自靖一也。其可以各自獻于先王一也。未結一語曰。我不顧行逃。不但爲人臣僕。無此義。即同微子行逃。亦不可。若箕子作微子此等顧慮。便覺此心有不妥處。比干獨無言想。見其性情別有獨至處。要開一句口也。似開不得。兩人咨嗟作計。一人默然憤填胸臆。比干諫而死。于此亦畧見得。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于家。各

盡致身之道。微子三人宗室大臣。與社稷相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果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于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卻易比干一直諫死。又卻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曰利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子書

微子七

楊子書釋卷之四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門人魏椿叔子參訂 男龍泉御李

晉進也 編校

周書

恭誓上

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於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策也。恭武之數紂也。故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楊子書釋

恭誓上
卷四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省書惟十有三年志武王之不得已也。篇中遲回之情。詳重之意。雖聲紂惡與中下篇不同。此會交邦冢君之始。誓之初。務見其心也。歐陽氏曰。改元果重事與。而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又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

楊子書釋

恭誓上
卷四

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夫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漢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則釋為觀兵。于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紂。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于此哉。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悔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于此。爾。

副墨云曰十有三年見武王守臣節之久便有愛惡貫盈意曰大會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便有受為獨夫意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魏叔子曰以臣伐君而誓衆最難使聽者明得此意故湯歸自克夏曰明聽予一人誥武王大會孟津曰明聽誓湯言上帝降衷綏猷惟后武言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皆先原天所以立君之意而後述桀紂所以失君之道今日所以順天應人之故意義皆同所謂明聽者如此

楊子書緯

卷四

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

只開首一句已見大聖人之心我與萬物共個父母所謂民同胞物同與元后不過為冢子耳武王所以伐紂正見得為冢子者不能代天地父母之重殘害之雖欲少寬于紂如此同胞同與何哉如此天地之心何哉後之有志天下者開此等眼否亶聰明猶言真聰明謂天生聰明也其餘作聰作明小聰小明真是假聰明耳

今商王父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萬物皆天地所生凡有害于一草一木直是不敬天况人為萬物之靈天地之心正在此今如昆弟為父母所生皆父母之心在焉有等害其同氣尚得謂敬父母乎故曰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敢行暴虐只自沈酒冒色始沈酒沒于其中不得出甚苦也冒亂也昧也如男女裸相逐諸姑姊妹充內宮如

楊子書緯

卷四

四

以內寵而專政逼主外淫愛幸無忌皆冒之類也自好者觀之以為甚美其害苦而已亂而已昧而已溯自文考太勳未集蓋布告心腹不欲伐紂其由來者久矣朱子曰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辭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集論云人主不至迷惑之甚雖欲行其暴虐而不敢者惟本源污濁故罔所忌憚敢字誅其心

也。東坡曰：桀、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實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桀，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彩按：蘇論官賞確，但以湯、桀為徒言，是不然。使不可行，聖人必不言之也。湯、桀，妻子也，族則及其父母，并高祖以下之親矣。且軍法貴嚴，湯不過用之一時，而紂則以為平日。顯人之法，其株連之虐，可勝道哉。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楊子書解 卷四 上五 五

大勲未集，文考之德之盛也。故我小子志文考之志，不得不行文考之事，肆字緊接上文。副墨云：以爾以字，訓作與，與列侯共觀其政，昭然耳。目非一人之私也。罔後罔懲，則商政可知。夷乃夷然不屏，全不以鬼神為念也。獨言慢神者，神可侮，無所不侮也。曰有民有命，侮心生于恃心也。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之臣子，敢以兵脅君乎？彩按：此皆由

前說者以觀政為觀兵也。雖程子未詳。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總言之曰：作元后，分言之曰：作君作師。君者治之也，師者教之也。人不曉得師字，意只見得百姓賤爾，疎遠爾。此四方所以不安，寵者貴也，親也。天下人皆其子弟一般。此意上帝不能致之于民，當其作君師之日，便把此擔子付了。故曰：惟其克相上帝，誅惡赦罪，有一念不合上帝，是越厥志也。此心目有過不去底，所在故曰曷。

楊子書解

卷四 上六

六

敢。朱子曰：如堯舜時，真個是寵綏四方，只世間不好底人，不定帖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材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得明德，新民之事，君通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力同矣，又度德，德同矣，又度義，皆不敢越厥志。虞二句是古語，却本上文一直接來。至于受有臣億萬，數語則

衣紂之詞。憫其為獨夫也。秦誓上篇皆謹畏之情。當得其大意所在。魏叔子曰。或問有德之人。豈為不義之舉。如何。又說同德度義。曰。同力同德。正如地醜德齊。此時便論義了。如晉文秦穆力德皆同。圍鄭之役。子犯請擊秦。文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所謂度義也。亦有德至而義未至者。如同德之盛已久。却在十三年以前去伐紂。亦便非義了。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楊子書經

秦誓上七
卷四

七

受有臣二句。憫紂之為獨夫也。此說到商罪貫盈。則畏天之威。有不得已。却憫紂不得了。朱子曰。古人只見個天在面前。只緣見得天理分明。自任手不得。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王方麓曰。受命疑卜于文考之廟。以請其可否。觀朕受協朕卜之言。則知必嘗卜矣。易曰。受命如響。其證也。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預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魏叔子曰。或問諸侯不祭天。

武王類上帝。已儼然天子矣。此知王曰。非追稱之辭。曰祭天與稱王事不同也。後世大業未成。而遽自稱尊識者。卜其必敗。況下篇尚有予克受。受克予之文。武城有尚克相子。無作神羞之文。此何等戒懼。而謂其遽稱王于舉事之初。則大利天下矣。後世豪傑所不為者。而謂聖人為之。是誣也。至于祭告天地。從來舉大事者。在所必然。湯伐桀。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舜攝位。亦曰。類吁上帝。然則堯未崩而舜亦已稱帝乎。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楊子書經

秦誓上八
卷四

八

時哉弗可失。

只弼一人。便清得四海。便永清四海。此一人直繫天下治亂千百年。太乎是何等擔荷。時哉弗可失。天不可違。人不可悖也。到底只一個祇懼。王宇泰曰。韓愈子云。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然則聖人所謂時義理之當然而已。其不可失者。畏違乎理。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畏上帝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

恭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師未渡河人心共憤紂惡既渡河諸侯聞紂旅若林或有疑沮之情故篇中所誓如言我商必克今朕必往所以決其志使無疑也讀此篇者須知與上下二篇不同處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集論云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西伯所統也當時南國遠不能皆來東方青冀兗三州尚屬紂恐無八百

楊子書解

恭誓中一

九

國在故曰西土呂氏以立法自近始非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

爲善是吉人爲不善是凶人吉凶不關災祥上孔子曰力行近乎仁商王受亦力行須知凡人力行還要省力行甚事同朋之家當做仇讎脅上權勢相爲誅滅紂非必盡有其事而化于王者不必皆其身之所所有脅權相滅以此害彼以彼殺此不知波累多少朋家對手之人

故至于無辜顓天人主力行無度以快一人惡知其流

至于此人患不力行不患不成名商紂力行無度雖天之高遠亦彰聞得到可不猛省○魏叔子曰吉人是爲

善功行已成凶人是爲惡功行已成各造就了一個體

魄爲善之人見之者如祥麟威鳳親之者如和風惠日

自有一種祥瑞之氣被人故曰吉人爲惡之人見之者

如鬼域魑魅親之者如瘟疫瘵癘自有一種毒禍之氣

被人故曰凶人穢德彰聞直如發洩一般有臭有聲遠

近掩鼻故曰爲善至極則馨香感神爲惡至極則穢德

楊子書解

恭誓中二

十

聞天凶人穢德四字最刺酷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流毒二字可味蓋君者毒之源也上塞其源毒何自流

至于流毒則蛇蝎蜂蠆放乎千百不可窮詰天下之被

其害者尚忍言哉

惟受罪浮千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憂恤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四謂字不止在語言上。直是敢行暴虐到極處。魯讀虞夏商周之書。而知聖人敬百姓之至也。堯舜以天下與人。無所愛其子。禹有大功德于民。可禪以天下。而必不可貸其父。湯武則不有其君。周公則不有其兄弟。至于苗民逆命。則以為德實有缺。退修文德。不皇盤庚耿妃遷殷。其大家胥動浮言。使取梗逆數人而誅創之。則下令于流水矣。顧論語三篇。以代鉄鉞。而止殷頑數世為亂。以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撫定。如保嬰兒。蓋可畏。非民之意。歷虞夏商周如一日。雖君臣父子兄弟斷斷不

楊子書解

卷四

十一

不少假借。獨不能不優游須臾于至愚至賤之小民後。世人主雖不知此意。蓋有效仁者之言。而其心則以其行則暴者矣。紂言且如此。則其殘忍毒又何所不至哉。有夏不肯感言于民。直不肯感言而已。而紂則為雖暴無傷之言。此所以為罪浮于桀也。天之罪之者。亦不止于桀。必誅其身。又殺其子。凶人之禍可畏哉。王宇泰曰。人君惟知畏天。乃恐懼以從善。既以天命為已有。必無喪亡則無所不至矣。敬乃修德。祈天之要。而謂不足行祭乃聚已之精。萃天下之渙。以通神明之德者。而

謂之無益。暴其民甚。必身弑國亡。而以為無傷。故曰我其發出狂。魏叔子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只此四語。紂便以之亡商。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只此三語。王安石便以之亂宋。蓋惡言之一。甚于惡事之百者。此類是也。人有好惡。頗偏。是非殺亂。而立為堅僻奇辯之論。以風動人心者。彼徒快其一時立言而已。豈知其禍遂至于此哉。此四語。紂當日口中。必有許多道理。說得確然。故曰辯足以飾非。

楊子書解

卷四

十二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鄭汝泉曰。前言三千臣一心。見三千可以當億萬。此言亂臣十人。則十人。可以當億萬。魏叔子曰。周親指紂之至與親洽為腹心之人而言。上言其有衆不如我。下言雖有親亦不如我也。更進一步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無辜。顧天即民視民聽所在。以人心察天意。此二句已

了百姓有過二句。則身任天下之責與罪在朕躬同意。正見今日作君師者何人。推諉不得。豈容遲疑。故曰。今朕必往。味此中篇。顯是對友邦之言。若與本國言。豈待告以亂臣多。少。較量同心不同心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伐湯于孫。人以爲湯辱也。却曰。于湯有光。蓋湯曰。纘禹舊服。武曰。于湯有光。真見得其子孫無道。惟子之辱其人。能安天下。繫于之榮。胸中並無一毫芥蒂。昭烈謂武侯曰。嗣子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可以知湯之心矣。王

楊子書解

卷四 中五

十三

字泰曰。取字急着眼。今日之往。深入其阻。勿令奔逸。當禽取其人。以謝天下。不然。于聲罪致討之意。猶未盡也。然所以處紂異于桀者。何也。桀聞湯師之來。不拒而奔。遠竄南服。駢喙一邑。復何能爲。故湯兵不窮。其所至。固而放之。義之盡。仁之至也。商受則否。聞武王之來。方率其如林之旅。迎戰于牧野。其心不但已也。勝則謂已。有天命而益逞其凶。不勝。猶將挾其徒黨。適所與國爲害。未已。故武王誓師。猶有勝負之懼。有除惡務本之言。時曰。取彼凶殘。蓋有欲遂其失前禽之義。而不可得者。此

湯武處桀。處紂之不同也。

易哉。夫子用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亂臣十人。言同心同德。臣三千。言惟一心。何也有德同。而心不同者。如許由。不事堯。夷齊。不臣周。是也有心同。而德不同者。如屠沽之雄。可爲將帥。鳴吠之盜。可爲死士。是也。十人。歷事文武。相爲休戚。其心同矣。而學問性行。精微相通。其德無不同也。至于三千人之衆。德不能使同也。心則不可使不一。夫以三千人之心。無不一。此

楊子書解

卷四 中六

十四

實難矣。不必更求其德之一也。至于勉勵衆士。一心不可。須把伐紂底心事。不看。作攀龍附鳳。直是救民水火。此謂一德。又須終始一心。無論紂師衆寡。只有向前決不更生退沮。不是補救目前而已。前曰。永清四海。此曰。惟克永世。其心量弘遠。以一日定千百年治安。非聖人不能。董氏鼎曰。易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前伸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群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恭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魏叔子曰上篇總誓兼本國鄰國在故首標大會于孟
津下言友邦冢君指鄰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也中篇
單誓鄰國故首標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徇者
循行其師而撫慰之所以待諸侯之禮也下篇單誓本
國故首標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六師是武王六軍之師
諸侯各以兵會決不分屬武王六軍之內大巡之者大
與整厲戒嚴之也與徇師義不同故篇中有厚賞顯戮

楊子書緯

恭誓下

十五

之語則知友邦不在內也收誓又兼本國鄰國誓之故
看標甲子昧爽至于商郊牧野明戰期已及戰地已臨
也下遂言友邦御事等與初誓同蓋孟津初會爲述天
所以立君之理已所以伐紂之意牧野將戰慰勞以遊
矣西土之人告戒以步伐之法二誓皆合本國鄰國共
聽中下二篇分誓不然篇中數紂之惡言民怨天怒周
必勝商必敗其辭旨大率相同武王亦何取于繁複多
事至三至四哉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
未備六軍收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氏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侮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結怨者怨之事非一怨之深不可解。林氏曰君子統
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
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
人恭行天罰

楊子書緯

恭誓下

十六

祝如丁寧祝付之祝武王受天之命以誅紂蓋必有聆
其親切者所謂聽于無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
戮

受惡如草之本本不除則雖芟其蔓勢必復生故曰殄
戮果必曰殄成天下大事者持久爲難亦慮人情疑沮
或中止也樹德二語兼說治已治人引于此自說向人

上。鄭康成曰。世雖云者。紂。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雖。不。但。一。身。已。也。魏。叔。子。曰。登。升。也。德。教。光。被。天。下。由。穢。濁。而。清。明。使。斯。世。斯。民。復。見。唐。虞。夏。商。之。盛。如。日。月。之。升。然。故。曰。以。登。乃。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兩。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高。也。明。也。惟。文。考。盛。德。故。然。于。此。見。博。厚。則。高。明。之。理。惟。我。文。考。有。此。盛。德。惟。我。有。周。享。此。大。業。此。極。盛。之。事。乃。更。端。太。息。而。言。者。何。也。常。人。享。有。大。業。

楊子書經 卷四 泰誓下三 十七

修。然。自。以。為。德。性。仁。人。孝。子。與。懷。祖。德。根。六。深。厚。由。來。者。遠。非。後。人。所。能。及。故。盛。極。而。嘆。與。襄。極。而。嗟。其。感。一。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

董氏曰。按三篇三數討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

牧誓

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馬。鍾。陽。曰。逖。矣。一。語。雖。稍。遠。以。慰。勞。之。亦。見。為。誅。殘。去。暴。行。役。于。邁。不。可。不。懷。念。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楊子書經 卷四 泰誓一 十八

及。庸。蜀。雋。髦。微。盧。彭。濮。人。

友。邦。與。八。國。皆。受。約。束。以。戰。而。友。邦。則。汎。言。之。八。國。乃。指。言。之。者。蓋。以。友。邦。冢。君。皆。西。土。諸。侯。統。御。有。素。其。人。

衆。不。能。指。數。某。某。至。于。八。國。則。南。國。特。來。助。者。彼。之。來。也。特。發。其。誠。故。武。王。之。誓。也。特。表。其。國。及。之。人。之。者。外。

夷。不。可。與。中。土。雜。處。即。不。可。與。中。土。並。稱。此。誓。言。之。體。也。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此。難。無。是。此。難。之。最。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究于商邑

爲大夫爲卿爲士乃爲茲爲究武王之刺商甚矣但商周之際文王三分有二紂所有者惟青冀兗三州故其爲茲究也爲于商邑而止後世四海一鼎如灼如沸官大則害民愈大官小而害民不小守令貪酷卿官殘賊率土皆是撫按利賄賂徇情面且褒稱之自爲茲究于天下矣顧不傷哉東坡曰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王

楊子書經

卷四

十九

父母弟皆先王之胤故謂之遺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昂哉

呂伯恭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別記曰玩止齊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所以爲節制之師春秋時古法已亂迫于戰國史書其新晉幾萬則又春秋所無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昂哉夫子

東坡曰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大步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

尚桓桓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昂哉夫子

魏叔子曰不能武威者多怯敵能武威者又多濫殺故既勉其桓桓又戒其殺降也勿迓克奔謂紂師中有能曳兵來奔者若不察其情形爲克奔之人概以敵兵待之指戈迎戰彼亦不得不與我爭頃刻之命是自取其

楊子書經

卷四

二十

勞憊也故曰以役西土玩奔字逐字可見非謂既已稽顙投降而又殺之者也然殺敵當最今不殺敵亦曰昂何也武勇之人怒氣已張殺機既動如滿帆起風勢可起石觸岸便有欲罷不能慮故弗迓克奔不是一番勉強便做不來豐南陽云弗迓克奔使商兵潰散而紂孤也若貪首功而迎擊之則商兵七十萬衆將效死于紂而爲周之勁敵矣戒之者聖人之仁亦聖人之智也爾所弗昂其于爾躬有戒

王氏曰功多有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獨言有戮者

軍事以服勝威克厥愛之意也。魏叔子曰不殺降可以省勞。謹步伐可以不敗。即奮勇以戰亦未必進而死。敵于爾躬。皆無害也。只一不易。便于爾躬有戮。勉之有全身之功。不勉有切身之禍。不是他人代得二語辭嚴而意味深矣。

武成

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有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承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

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求助于諸侯之辭以致其交相勸勉之意略如湯諸之文不應但止自叙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唐孔氏曰魄者形也謂月之輪廓無光之虛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王字泰曰征者往正其罪非利天下伐者聲罪致討非無名之師。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適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
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
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

告于神者即可以告于天下萬世昭大公也底定也定
商之罪告于天地山川更無繁辭所謂南山可移此判
不改也蓋告諸天下不累其罪狀不足以發天人之憤
故恭收諸誓陳商罪者務盡言之至于神則不待贅

楊子書解

武成二
卷四

二三

惟慢天虐民親小人遠君子此數言者足以蔽紂之罪
而無餘矣必既獲仁人乃敢祇承上帝見仁人未獲雖
有謀臣勇士不足恃也惟仁人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心與上帝相通克祇承而不違故斷其志曰敢
無所疑也○魏叔子曰天物二字說得鄭重暴殄之人
凡物只看是自已應有底暴殄何罪不知一是天生
底今暴殄人底物人便嘆貴豈暴殄天物而天不降罰
乎諺云臨河惜水近山惜柴實是敬天不但惜福人于
日間享受常懷太盡物力之憂虛享天賜之懼而后爲

不暴殄又曰魚萃于淵獸萃于藪皆藏身深固網羅難
施紂爲天下逋逃主使京畿之凶賊侯國之叛亡無復
可追捕處不止言其多也亂畧曰遏何也紂惡已盈亂
已極然其相與謀盡經營者方興未艾若不急與遏絕
則其亂如火之愈然愈大如水之愈流愈遠勢尚無所
底止故曰遏○副墨云當暴主傾祚之日多據其土宇
撫其人民觀變而動至于華夏蠻貊罔不率從是在武
王尚有克受克予之懼而在華夷則已無威適矣

楊子書解

武成三
卷四

二四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同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記告神之辭畢忽接既戊午史筆何等帶出戊午孟津
甲子牧野把泰牧四誓盡已包入後作者便不知幾費
轉折矣○武王釋箕子囚箕子即聽其釋焉何也此所
以爲箕子也若在賢者爲商之囚可爲周之釋則不可
勿論周釋之不釋之惟有死而已矣箕子則不然千百

年聖人之道在箕子。未有以傳也。箕子而死。是惜一時。不惜千百世聖人。不如是也。當周釋之之日。不得已而應。惻乎。有痛于心。是則箕子之情。即推而論之。比干墓之封。必有死而不寧者矣。商容閭之式。必有施教于人而反遽然者矣。然則武不如其無封。不如其無式也。曰。比干而安于武之封。不可為比干。商容而安其式之也。不可為商容。而武不封。比干之墓。不式商容之閭。是紂死之武再死之紂。播棄之武再播棄之也。聖賢各行其志。無不可也。魏叔子曰。武王兵不血刃。遂抵牧野。他

楊子書錄
武成四
卷四
二五

人必乘勝直進。武王却頓兵俟紂師。史臣以此戰也。救萬民之毒痛。定累世之太平。莫休于此。其前徒倒戈。我兵不用。便分明是天意所在。故總事後之勝敗。寫臨事之從容。而形容以俟。天休命四字。若在武王胸中。見為休命而俟之。非聖人矣。又曰。箕子之不死。為傳道也。然則洪範既陳。箕子可以死矣。而不死何也。吾于是知人臣死國之義也。崔杼弑齊莊公。晏子不死。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親。誰敢任之。紂暴虐無道。自取滅亡。箕子可不死也。若夫觀顏而立其朝。則忠臣

之心。必不忍是以去之。朝鮮也由是言之。故君之無道苟不若紂。則人臣不可不死。新君之聖。雖如武王。而人臣亦必不可以仕。若箕子者。所謂處變之臣。極也。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周之伐商也。四月功成。民不勞而餉不費。武王所以散財。發粟者。蓋其敏則有功。實可以無用乎財。與粟也。未

楊子書錄
武成五
卷四
二十六

世興師動。經歲數。無成功。安得不日肆征。敵猶鯁鯁。憂不足哉。夫周以三千臣。克七十萬衆。而不煩歲月。用兵若無兵然。乃歸馬放牛之。不皇若兵為民毒。不可玩。如治病者。病去則藥止。知其必有損也。○呂氏曰。天子十二閑。及卽甸之賦。自不廢。與晉武平吳去武備。唐穆平兩河銷兵不同。武王之急于偃武脩文如此。可見用兵非其本心。○東坡曰。春秋傳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脩。而武王歸馬放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天下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

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王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偃武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智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慚德令諸侯。曰。慚慚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兵。則湯之慚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過也。○茅鹿門曰。偃武脩文。雖是一直意。然文德亦更有事。不是只歸馬放牛便了。脩文如列爵等事。正是偃武者。脩文張本。故另言之。

楊子書經

武成六

二十七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有工。受命于周。萬邦悅服。未已。邦君有玉。皆受命于周。天下仇暴而親仁。遐邇一心。賢愚同志。君臣之義無過而問者矣。嗚呼。此孔子所以重與伯夷叔齊也。○按一月壬辰。旁死魄。武王與師伐紂。則朔辛卯二日也。伐畢。歸至豐。以四月哉生明。其實始終五閏月。朱子曰。諸家推歷。以爲此年二月有閏。是也。恭誓中。戊午。王次河朔。以一月二日壬

楊子書經

武成七

二十八

辰推之。當是一月二十八日。恭誓下時。厥明。則二十九日。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必前。此一月爲小月。二月朔。則庚申朔。四月爲癸亥。陳于商郊。朔五爲甲子。故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漢志與經合。乃朱子以爲差速。則不知其疑何從也。武城紀甲子昧爽之後。中間二月。閏二月三月皆不紀月。日惟王來自商。至于豐。書厥四月。哉生明。繼是庶邦冢君受命于周。書既生魄。祀于周廟。書丁未。柴望。書越三日庚戌。凡皆武王至豐所行事故。月之日之務詳之也。朱子以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當是一月。暨閏二月。爲小月。二月三日爲大月。自一月辛卯朔。日至三月戊子晦。日凡一百一十八日。至四月朔。則爲巳丑。哉生明月。三日則爲辛卯。既生魄。十六日則爲甲辰。故朱子推而得焉。曰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是可無疑矣。而以差速疑漢志。則此丁未庚戌。又惡能指定爲十九日。爲二十二日乎。故朱子差速之云。不足惑也。由是觀之。周師起二月壬辰。既月戊午。爰次河朔。會于往道里。三十日有奇。則其歸至豐。亦必三十日有奇。是故一月則整旅之日。

三月則遷師之日。此兩月皆征行道路。跋履山川之日。二月間二月則反商由舊皆君臣上下拯溺救焚經營于商都之日。四月歸至豐則聖人興禮樂教化之日。成王大誥天下曰。爾知寧王若勤哉。噫嘻。亦可念矣。紂毒痛四海。天下人切齒痛心。呼天搶地。極怒之日。吾顧慮之以平。應之以緩。則聖人之心。必大有所不安。是故武王即在殷都經營四海。念紂罪人以族。播棄黎老。此四海屯戢人之國。絕人之世。賢人逸在下者。凡幾多人。則推以釋囚。封墓式閭。與滅絕禮賢。聘士之意。不但分人以財而已。又念此財與粟。紂雖斂于四海者。吾即無所愛惜。遠者不能及也。則推以散財發粟之意。與利除害。汲汲孜孜。長一方者。其散于民者。不知幾千萬財。發于民者。不知幾千萬粟。若止鹿臺鉅橋。何以及四海。稱大賚哉。如是。則以兩月畢乃事。豈非聖人至誠敦敏。故其日寡而效博如此耶。予以朱子據諸家此年二月有間。因詳焉。不惟千古以上之日。可考而知。而千古以上聖人之事。憂勤之心。皆可攷而知已。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副墨曰。告伐商。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上帝。宜冢土。故告成。先祀周廟。而後崇望。按二節。即舜肆類上帝。二節事。但彼先祀事神。而後親舜已受攝也。此先親而後祀神。武未稱王也。親受命二字可見。

王若曰。嗚呼。嗇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撫者文王。勿論大邦小邦。總是一般。鞠育。但大邦素以力雄者。常去侵小。遇父王。便覺無可動手。故畏其力。小邦為大所侵。素以德望心。遇文王。便如子見慈母。故懷其德。文王實無德。與九差別。處惟九年大統未集。因是以服事殷。亦見得為西伯九年而止。使遲假以年。紂惡愈甚。文王必無國守。臣節重與天運。故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此志字直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表丁凡曰。不曰自稷建邦啟土。曰先王若重王業之所自起也。邦以侯封。言土以民社。言史記云。

公劉能脩后稷之業。故克爲前烈。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太王居岐。民歸。後世三業之成。始基于此。王猷已實。寢之矣。故曰王迹。至于王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有八荒一室之意。故曰王家。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王方麓曰。昭我周王。蓋執篋者之致辭。明我周王之救民于水火也。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楊子書釋

武成十卷四

三一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爵隆至公。早至子男而止。加隆則偏上。過卑則夷下。故惟五。列爵五。而分土不五者。侯與公男與子。爵雖有間。至于朝覲聘享祭祀。旅祿。予諸費。則不甚相遠。必如爵差五等。則不足以制用。故惟三。任官惟賢。有才而無行者。不濫以官。至于賢之中。有能于此。不能于彼者。惟因能授任。則賢者樂爲之用。無不稱之職矣。故位事惟能。天地所以有立。五教而已。故先務于民者。此爲重也。

但待立。學校設師。儒則教有時。而不行食之中。有教焉。如養老敬賢。三揖百拜是也。喪之中。有教焉。如三年期年。葬以士。以大夫之殊制是也。祭之中。有教焉。如三鼎五鼎之隆殺。三日七日之齋戒是也。故重民五教。不專在學校師儒上。惟此養生送死報本追遠之中。即已行。夫惇叙人倫之事。此所由條具。不煩而教化大成也。作誓而民疑信。所由薄也。肫肫至意。與人共見。故信曰惇。以臣伐君。而曰順天。應人。必有竊義而行者矣。故義曰明。昭然天理人心之咸宜。不使天下惑于非義之義也。

楊子書釋

武成十一卷四

三二

有德者乃崇之以官。有功則報之以賞。後世則以其功崇。官與之俱崇。小有功而亦崇。甚有罪而亦崇。賞既不。足以勸。而竊踞高位爲害于下。可勝言哉。古今治天下。不過分封官使數大事。武王主行之。皆得其道。規模何等正大。精神何等博厚。故史觀其始。量其終。曰垂拱而天下治。征誅與揖遜同風。知其大勢之可以然也。魏叔子曰。崇德報功四字。說得最有分曉。後世以馬上之功。使執朝政。親吏事。故往往強暴橫。而不可制抑之。則傷功臣之心。繼之則貽朝野之害。甚而爲弓藏狗烹。豈

非虞置之失宜與。副墨曰：此即謂脩文所謂政由舊也。蓋數事都非武王創建，商時原自如此。但對商紂言之，遂謂之新政信義一句。尤武王治天下精神所在，分封官賞、人紀風俗等，皆此精神為之貫。所謂惇與明，正與此數大事惇之明之也。垂拱蓋贊美之至也。到此乃了當承志底事。呂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為哉？無為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還淳樸氣象于千載之下。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五日

武成十二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以常情觀之，武王或不訪箕子，以賢者之見觀之，箕子必不告武王。顧兩人者，皆惟見有遁而不知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吾以為堯舜尚為其易箕子之于武王，特為其難堯舜舍其子而不傳後世學堯舜者必少。箕子之于武王，其失則寡廉鮮恥，而後世口實箕子者必多。武王訪箕子之日，史書十有三祀，此見武王有惟恐傷其志者。箕子豈易為者哉？抑箕子不與比干同死，偶耳。箕子而死，武王遂不知彝倫攸叙，無以治天下乎？必待伐商之後，傳箕子之道，而後可以叙彝倫治天下，則當其伐商之日，是武王未聞道也。武王未聞道，武王豈可以伐商哉？曰：作之君，作之師，天之命武王久矣。不過箕子武王非不聞道也。舜未以精一傳禹，而禹之德自可以受命。箕子未以洪範傳武，而武之德自可以作君。然而禹聞精一之後，必有以異于未聞精一之前；武聞洪範之後，必有以異于未聞洪範之前。蓋聖道無窮，聖人之學亦無窮也。且殷之天下有亡，而殷之箕子必不

楊子書經

洪範一

三四

可滅天以箕子傳武王。正以武王傳箕子。是故命微子者。永商一代之後。傳箕子者。存商萬世之人。自訪于箕子而洛書河圖與天地並昭。禹九疇之有箕子。猶虞夏八卦之有文王也。嗟乎箕子。向非武王釋之。訪之。或卒于奴而已。惡知千萬世傳之之箕子。聖人師之之箕子哉。新安陳氏曰。武王就問箕子。所謂不召之臣。有謀則就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箕子。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者。所以正萬世居臣之大分。陳洪範者。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楊子書經

洪範二

三五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惟天陰陽。即天命謂性。與湯誥上帝降衷同。相協厥居。即率性謂道。與湯誥若有恒性同。彝倫攸叙。即脩道之教。與湯誥克綏厥猷同。聖人有天下。皆見到此源流上。所謂作之君。作之師者。如此。陽定也。就至為狂為悖。此天之所命。却移易不動。如純金沉汚泥裏。經于百年。也是壞汚不得底。故曰陽其陽也。默而成之。不可見聞。故曰陰。莫之為之。非人力可與。故曰惟天。天之所定。即其

所止。不可畔也。故曰居天生而定之。然而相之有不合。時此真心。自有過不去處。皆天之左右之也。故曰相協。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厥居非他也。只此彝倫而已。陰陽相協。天叙于上。必君叙于下。其間所以然處。民可使由之。為君者不可不使。知之人君若不知到所以處。卒與百姓同日用。如何叙得彝倫。故知之急也。首曰惟天。末曰我武王。然見得我與天地為參。朱子曰。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于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退托于不如以

楊子書經

洪範三

三六

發其言。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彝倫攸叙。不攸叙。係九疇。界不界。則九疇。莫大焉。九疇。界不界。係五行。汨陳不汨。陳則五行。莫大焉。五行。汨陳不汨。陳。係洪水。陟不陟。則水之一行。莫大焉。總之。九疇。皆五行也。故九疇之初。一曰五行。五行之理。皆水之理也。故五行之一曰水。鯀惟不明水之理。但以塞之者治。

之。凡其剛智自用。皆與水爲勝之私意也。水之一行。既亂則其餘者無不亂。使洛書即出于鯀治水之時。鯀亦惘然不辨其所以。天又何從而畀之。故曰。堯倫攸敷。言所以敷者在此。雖有洪範無所用也。禹惟明乎水之理。但以隨之者治之。凡所爲不矜不伐。行所無事。皆此水之道也。水之一行得其理。則其餘無不得理。使禹即未有洛書。彼其神明于中者。固有洪範在焉。隨物所感。自無不通。豈必天錫洛書哉。故曰。堯倫攸敷。意謂汝欲知堯倫之所以敷。惟知此則其所以者無不明也。武王克

揚子書解

洪範四

三七

殷以仁勝暴。乃堯倫若者。敷若者。叙。間不容髮。如此則所以去其勝心者。其亦有聲色不動而悚然。意消者與。學者讀書。率以箕子之告武王。使知所以叙者。洪範九疇而已。不知鯀陸洪水汨陳。其五行一節。固爲一篇之首義也。故箕子曰。我聞在昔。此之聞者。所謂湯文孔子聞而知之。謂箕子所以聞道。非得于故老傳述之云也。○臨川吳氏曰。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日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

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列洪範九疇。雖禹之知自爲。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啟其衷云爾。故曰。天錫。王暉曰。九疇所列。皆三才至理。聖人以示萬世者。箕子告武王。凡父繫易辭。初不言洛書爲洪範。以洛書爲洪範。則自孔安國創歆始。東坡曰。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圯族。楚辭云。鯀矯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殺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強死。知帝之震怒

揚子書解

洪範五

三八

也。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然則曷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武王則不可。○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門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天地間。惟水火木金土五者。流行不息。用之不窮。敘雖列于九疇。而八疇之全體大用。皆以此故。初一日五行

人主敬脩其身。不必別求簡身法。但循其事之固然。貌還他恭。言還他從。視還他明。聽還他聰。思還他睿。何處更著放肆。故曰敬用五事。五事無不是。敬非敬亦用不得。五事一與二數相連也。在天爲行。在人爲事。理相配也。故次二國以農事爲大。故農之用曰八政。八政第一曰食。然百貨不通。居止不真。教化不興。威嚴不立。至于夷侵寇擾。見神不寧。時不和。年不豐。皆不可以爲農。故曰農用八政。聖人爲此農事。輔相裁成。相與綱繆之者至矣。脩身立政。理相從也。故次三協者。以人而合天。用不得聰明意見。自有五紀。紀統也。維也。小統于大。大以維小。一一不亂其自然。故曰協用五紀。以天而合天也。政不失時。必術不違天。故次四建。所以立表也。非其至者不可作則。故用極。極不存。萬方在一。人故建用皇極。聖人作于上。而萬物睹于下也。皇者居中。以御八方。故次五。又治也。治不以術。以道。以宜民。非強民。故曰又用三德。皇極惟一而已。三德者。極所爲變動而不居也。故次六。人心本明。有不明者。疑爲之也。蓄疑則暗。決疑則明。故曰明用稽疑。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能決

者必謀之鬼神。故次七念省也。却不在此空裏去念人。天是一體。底有庶徵。謹。傳。種種一事。躲閃不得。念到此目。不得不敬脩其身。故曰念用庶徵。七稽疑者。質諸鬼神之所爲。庶徵則吉凶彰明也。故次八嚮必用五福以皇建。極則一人有慶。四海承天。下共在五福之中。是何等可慕。威必用六極。以皇不建。極則一人式。凶。民惟禍。天下共在六極之中。是何等可畏。所以鼓舞于不倦。戒懼無窮者此也。龍泉曰。皇者富有四海。凡可愛者惟其所欲。欲。非所以勸也。惟天下皆在五福。是不可必得之事。雖至。漢。泊之。主無不敬。羨起。萊。故曰嚮用五福。尊爲天子。天獨見。天子之威。天子何從而威也。惟天下皆在六極。是最惕心之事。雖甚。寧靜之。主無不戒懼起。萊。故曰威用六極。朱子曰。初一次二爲句讀。若連下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一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洪象之意。班固云。六十五。皆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禹則之而爲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四十五點。奇偶之數。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以老爲次。第之文。五行

以下。即。高。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發。陰。合。又。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脩。身。養。形。之。道。立。矣。三。位。在。艮。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脩。身。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治。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治。曆。明。時。仰。以。

楊子書

卷四

四一

觀于天文矣。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巳。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運。屈伸相感。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

則休咎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數。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象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象數之所由設。王方麓曰。按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故九疇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

楊子書

卷四

四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火曰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脩己治人。應事接物。盡有五行。有宜潤。有宜下。有宜炎。有宜上。有宜曲。有宜直。有宜從。有宜革。有與之為始。如稼穡。典之為終。如稼穡。莫不五行之所為也。必明得水。性如此。火性如此。木性如此。金性如此。土德之廣大如。

此蓋有一不。差者。由是脩身立政。協天立極。應變考
疑。脩省勸戚。審此五行。俾變化左右之。而無不宜否
則。且用。不知豈能濟天下事哉。箕子所以叙言之。惟恐
能析言之。惟恐不明其性情也。五行有聲色臭味。獨言
味。蓋天地非人不空。人非五味不養。味在飲者。所以養
陽味在食者。所以養陰。蓋指其最切于民用者言也。
朱子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氣而語其行之
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
金土。竊謂氣之初濕而已。濕則蒸。薄蒸薄則條達。條達

楊子書緯

卷四

四三

則堅凝。堅凝則博厚。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如此
。徵菴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自
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
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正義
曰。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木金陰陽
相雜。故木可揉。爲曲直。金可從所煅。制。又可革而之他
。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至于
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也。火之
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

者炎上之所作也。木之初生。金之初鍊。土之始稼穡。亦
然。馬鍾陽曰。水之性因潤下。而其味則作鹹。凡物之
鹹者。皆水之行爲之也。鹹苦酸辛甘。俱以在物者言。作
就氣上言。若以質言。則水亦有甘。有苦。木亦有甘。有苦
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楊子書緯

卷四

四四

人結成此貌。皆水及其化。亦化水。是無貌澤才也。一曰
貌。即一曰水。人之能言。在視聽之後。然降地一聲。亦言
之所見。火揚之也。故二曰言。即二曰火。形生神發。漸能
視。亦猶水火既濟。故三曰視。即三曰木也。人生能視後。
漸能聽。由散而收。由條達而堅凝。故四曰聽。即四曰金
也。貌言視聽。有思神明其中。猶水火木金。有土運化其
中。故五曰思。即五曰土也。可見人之生也。完全一個天
地。縱到與天地爲參。不是分外事。貌曰恭。即謂之貌。曰
潤下。可也。恭必謙。自有謙光是潤下也。貌與恭。不是兩
個。不恭便不喚做貌。言曰從。即謂之言。曰炎上。可也。從

者從乎理也。從理故高明是炎上也。凡人行有不從者。言則無不從者。不從便不喚。做言視曰明。即謂之視曰。曲直可也。仰觀俯察。或曲而入其曲。或直而出其上。也。視無不明。不喚便不喚。做視聽曰聰。即謂之聰曰從草。可也。孔子六十耳順。是個極聰。只當從則從。當革則革。順而已。聽無不聽。不喚便不喚。做聰思曰睿。睿通微也。所以終始萬物者。皆周復其中有如土爰稼穡然思無不睿。不睿便不喚。做思恭從明聰睿五者。人以爲天生顯。然不知是貌言視聽思本號。故曰形色天性也。但說

楊子書解

洪範十二

四五

得全體不說大用。尚不見脩其身而天下平。底能事故。又演出五用。恭者大觀在上。便以定天下之志。作肅從者有條有理。便以禁天下之亂。作乂。明如日月。照臨便察見幽微。以禁天下之幾。作哲。聰如幽谷之空。便物來能應。以成天下之務。作謀。學者做不到聖人只致知有欠通。不到微上去。全處之德。自然達極中和賢者地位。住不得。手作聖。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人到作聖至矣。却都在貌言視聽思五者。豈不現成一個聖人。奈何人自暴棄。至不齒于人類。顧不哀

哉。正義曰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

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子太戊桑穀之下云。七

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

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

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

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

思屬土。又于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客貌也。西方兌

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

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彩按醫經

楊子書解

洪範十三

四六

又曰木藏曰肝。竅于目。水藏曰腎。竅于耳。金藏曰心。竅于口。心爲火藏。而其官則思。脾爲土藏。運化萬物能母養餘藏于五事當屬貌。但詳八庶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云云。箕子之言鑿鑿。則蔡傳確然。諸詳不一。皆可以無惑矣。徵菴程氏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待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

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于是判矣。彩按素問言相生。必木與水易。置上下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五行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此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宰于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

楊子書緯

卷四

四七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宗八曰師

王方麓曰。治內之政六。而司寇居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度。則武不為驕也。○史氏漸曰。政莫大于是。齊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月日星辰天之自然之曆。自然之數。相與統者也。曆

數者人之所為。又人所以統天也。故曰五紀。○臨川吳

氏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啟閉定歲之四時。是為一歲

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為一月之紀

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晡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眾

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

楊子書緯

卷四

四八

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杜靜臺曰。紀非紀載之紀。只是立一個法。使之有所統紀。如歲為四時之紀。則是四時有所統紀矣。○沈三吾曰。星與辰是一紀。蓋星有象而辰無象。因日月相會于何星。因謂之辰。如日月會夾辰為厥管是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建曰皇萬邦。所由以表正也。皇曰極。首出庶物。位在天德元也。建其有者。非身之所有。不可以率物。非民之所有。不可以使民也。一身之中。和既致。而天地中和之氣。皆聚于一身。故曰欽時五福。敘之云者。庶民皆在。保合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極曰汝極。保極曰汝保。蓋民有失德。即汝極隕墜。不可保。不得謂萬方之過。所以曰皇極也。惟時者。當敷錫之時。庶民共在。壽富康寧中。太和燕乂。鼓舞不能已也。朱子曰。極。盡也。如屋之極。極高之屋。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事到至善。是極盡了。

楊子書

卷四十六

四九

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方初菴曰。此條曰汝極。曰錫汝者。主君而言。極。本君之所建。而民之歸極。適以成其建極之功。若下文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主民而言。極。本民之同有。民持自全。其所有耳。非君有以強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作極者。做定個極底樣子。視為準。興建極一也。若訓鼓舞。豈謂惟皇鼓舞。極便不成義矣。副墨云。此節不

止。覆說上文。須看淫比二字。蓋欲臣民歸極。須絕其悖極之根。為淫為比。是任意立黨。相率而成風也。悖極在此。觀數言。只說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可見。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是智。有為是勇。人介焉有所不為。斯何人哉。能不念之。念之者。冀其進于遠大。不肯放下也。受之者。收諸教育之內。勿薄棄之也。攸好德。著個曰字。予字。從而康。

楊子書

卷四十七

五一

而色安裕中。發此自得之言。是天動也。天機動時。正須鼓舞。使進。不可失去。此個消息。故曰汝則錫之福。聖人教育人才。見有長進意思。便惟恐不得成就。他錫福。便通籍為臣。與前庶民不同。故曰時人。惟者。一心向進。勿旁趨也。斯其云者。不疾而速也。副墨曰。天下人材。質不齊。必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才氣。非夷者。涵養所少。此等却是難得。直在裁成之耳。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不受之。則自棄于惡矣。故須受。馬鍾陽曰。或以而康而色。承上二等人。進于極者言。則亦有不待。

念受而自進于極者。何以處之。作三等人看。則上二等人之進于極者。自在其中。○王宗素曰。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此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要知敘福。錫福。作福。幾個福字。都只一般。蓋五福六福。天之威福也。爵賞刑罰。君之威福也。如天有壽夭。而君能生殺短長。之。天有貧富貴賤。而君能予奪廢置之。進于上下也。如此。則知三德之剛柔。福極之威德。皇極之敷錫。只爲一事。

無虐箠獨而畏高明。

楊子書緯

洪範十八

五一

陸開仲曰。王者因材而教。因之所不及。則爲箠獨。論德而官。論之所最允。則爲高明。彩按此箠獨。不特其姓氏單微。其才固弱也。高明。不特其爵里尊顯。其德固著也。箠獨有微長。不與造就。即謂之虐。高明有細惡。不與繩糾。即謂之畏。天地間。又何善不長。何惡不除。皇極之教化大矣哉。

人之有能有爲。使盡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在庶民中。將取其人而用之。先論知量高下。故言有猷。窮視其所不爲。故言有守。至于受官。固已見諸行事。故言有能有爲。能爲。即其行也。王者育德。使日進無疆。故言羞。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賢者。之論。士嚴至于窮。而爲善益堅。箕子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皇者之造士。寬雖云正人。皆是君子。一流必富之。而後可以爲善。蓋體見人情之至也。○魏叔子曰。有能是有技能。所謂多藝也。有爲是有發揮。所謂多才也。此輩使之爲惡。則惡不可禦。交之爲善。則善不可禦。羞其行者。

楊子書緯

洪範十九

五二

使其才日進于德也。人臣恃才而行。則其國必多事。寢至衰息。羞行有勉勉之情。無逞才之意。故曰而邦其昌。富厚也。所謂重祿勸士也。然徒知重祿。不慎擇人。不可也。皇極之世。斷無用咎之事。但或專務寬厚。汎然及于無好德之人。則庸入充位。與小人之害一般。便算做汝用咎惡之人。作字語意如此。說得最警。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得此。一有病。不生。臣民淫朋比德。不到極上。起病。總是一偏字。故皇極數言俱從偏字說起。因初時意見偏在一偏。由是生出險阻。曰險。不走大路。走向偏處。必到荆棘崎嶇所在。却偏陂又見在何處。生風起浪。只在好惡上。有此偏陂在心。其好也必加一分意思好。其惡也必加一分意思惡。甚則并失其初似。做過了一。個好惡。故曰作奸作惡。由是是非人賞罰人生殺人。俱不得。實利害莫大所以數言首在心上。搜除病本也。但事不歸正。依舊累到心上。故又戒已私。

楊子書

卷四

五三

之見于事者。曰當曰反。當即民淫朋人比德是也。反情其常也。當與反之病在事。而其失。在其心之偏。雖說在事上。却先無偏次。乃無黨無黨必言無偏。以黨賢偏之。為官也。終曰無反。即曰無側。側亦偏也。但變文叶耳。猶云無反無偏。以反。亦偏之。為害也。古今天下之禍。莫大于黨其一在狹小。故示以蕩蕩。其一在詭異。故示以平平。狹小之病。賢智愚不肖皆有之。詭異之病。惟賢智者有之。故無黨無偏反覆言之。至于反亦是賢智有力。心有意于極而差者。故示以王道正直。蓋王道有剛

克柔克似反其實不是反。莫為偏見錯認了也。私在心。上根深蒂固。去之為難。非小心下氣如弟子奉先生命。一般不能去。得此病。故力下三個遵字。至于私在事上去之。稍易。故第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與他照個鏡子。自有磨然而這意思。但此王義王道王路。若看做奉王底事。必竟勉強不能久。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是爾自家有底。者不得一個王字在胸。凡人時馳既久。反有以在外為順者。必收拾念慮。一旦翻然如諸侯久不尊王而朝宗。故曰會。如亡子在外直到家裏。勿半路便止宿了。故曰歸。聖人之丁寧至矣。數言教人如詩教。最能觸人天機。民之感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之所動。豈或誣哉。

楊子書

卷四

五四

曰皇極之數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數言固可以感人。猶恐人習久成玩。故皇極之數言。特下個曰字。是箕子教武王為庶民贊此數言。時作提撕。非對武王贊數言也。是彛謂切于日用。不可離也。是訓謂是教誨所在。不可棄也。于帝其訓。謂求王之訓。乃天之訓。有不恪恭。便是喪天。皆所以警民。怨畧之情。維持

教言使可久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上曰是訓王者教民以尊之之辭也此曰是訓民奉王者為尊之之辭也但訓猶言而已是行則以訓之理實體諸身也以近天子之光善道遵路性恐或遠不敢以同有之事謙讓未皇又不敢以聖人之教可一蹴而至也光者蕩蕩平平正直是極光明絕無暗昧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由其近光之中精神親洽直與天子通為一氣故感嘆不能已也。莫中江曰天子作民二句不必專貼敷言由敷言有得而感君師教養納民于極之賜無所不至也而敷言自在其中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愛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如醫家固元丹不用攻伐是治平康底方剛克柔克如醫家補瀉法藥物大相反投非其分必至殺人建極之主其一身剛柔無不調伏如神農自家臟腑一洞見以之醫人自一毫不差正直惟一而剛柔之用有

楊子書經

卷四

五五

此極所為變動而不居也。袁了凡曰正直剛柔不

專在一世上看極治之世未必無一二不率者極亂之世未必無一二遵極者人君之德因人異施而已。魏

叔子曰彊弗友與高明皆是剛一類變友與沈潛皆是柔一類却克之有不同何也彊梗之人血氣驕悍敢于為惡克之者如格猛獸稍寬弛之則勢必搏噬故剛克有以威其心也高明之人超邁不可一世過抑之則不受裁矣克之者如治水然必順以道之故柔克變友之人風氣委順如柔草之受風克之者加以道引鼓舞之

楊子書經

卷四

五六

方而已故柔克沈潛之人其質性深靜如魚伏沉淵中克之者便須礪其怠惰之氣攻其隱伏之私然後可進于善故剛克也若止知以剛克剛則其失為嚴急成亂止知以柔克柔則其失為優柔養奸止知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則雖得相反以濟之道而失乎正以治之之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天下豈可得治哉剛克者務有以勝之柔不務以勝之亦曰克何也柔德中薰陶調伏正有許多氣力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正直剛克柔克皆在福威上見得若福威不作自惟辟便做不得剛克柔克正直事故又慎言之。袁了凡曰臣下榮辱惟君所造故曰作。王方麓曰利勢之所在人思得而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以贊其善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福作威也。本言權不可下移必并玉食言之者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玉食者王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禮以定其志故人相安于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

楊子書錄

卷四

五七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陳新安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無一安其分者。副墨曰害而家凶而國見失了權柄便壞了家國凶言總是君受也兩而字重看人用二句對看臣越禮民犯分皆

凶害也。龍泉曰臣之作福作威玉食君使之也初以爲倚極寵愛所任得人安享其利不知驕奢僭逾禍亂叢生危亡立至平日所爲寵愛乎是人者皆以自戕自賊而已說到害而家凶而國言下凜然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必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又必擇而立之心與天通之人不可多得其人亦不易知聖人所以重之難之也今之告吉凶者祇爲術士而已

曰雨曰霽曰蒙曰騁曰克

楊子書錄

卷四

五八

龜傳五行之數但兆而已非其人不可以與知也袁云騁如騁遽然卜之兆中間有繁慢相接者是已故傳云絡騁不屬彩嘗見騁舍中有一時遽而止者有一時無至者其證也克字袁云左交而至右下墨而環上傳云交錯有相勝之意故士之兆爲克

曰貞曰悔

貞與悔各有吉凶貞所爲吉凶者確固而不移一定者也悔所爲吉凶者變遷而不定凶可變爲吉示人以脩咎吉可變爲凶示人以恐懼也內貞外悔遇貞之悔固

然如止動一爻則占此一爻貞悔在一爻中。其動在內卦則內亦有悔。其動在外卦則外亦有貞如動至四爻五爻則占之卦不變之二爻一爻貞與悔在之卦不變之二爻一爻中。遂置本卦并本卦不為貞朱子所以云舍此視彼也。惟六爻俱不動則內為貞外為悔六爻動其三則遇為貞之為悔六爻動其二則動之下爻為貞動之上爻為悔六爻俱動則又置本卦占之卦象辭乾坤占二用貞悔皆在之卦矣。因而推之數適重貞吉凶為一定之時宜單言貞不言悔數適重悔吉凶為變遷

楊子書緯

卷四

五九

之時宜單言悔不言貞袁氏亦云有時貞尊悔卑有時悔尊貞卑此所以重卜筮之人非其人不知此也。王字恭曰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相為貞悔故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引而伸之變至無窮而不出于貞悔之二體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皆易之辭取以名卦特寓立教之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王宇恭曰上文未言占卜連用幾個曰宗一串下來至此而總之曰凡七始列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為

卜用貞悔之為占用也曰稽疑則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告可知。朱子曰衍忒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此之體百有二十其繁千有二百體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楊子書緯

卷四

六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一以象太極數取乎奇也九疇惟皇極不言數虛象太極也餘八疇總亦四十有九數皆取奇此占用三人三者參也亦取奇也若偶以四人或二人告吉又二人告凶則無所取斷雖所見更多一人而數反窮矣此用奇之妙凡天地之數皆妙乎奇也。舊說卜有五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三代異法法有一人者非是謂之三人占非三卜筮也。按禹叙洛書其時無原兆周易并無三代卜法若以金縢乃卜三龜為證或是周卜法如此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千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疑者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之事胥在于此是其利大害大故其疑亦大也稽疑以卜筮為主重神謀也乃謀及卜筮在卿士庶人之後何也人謀既歷然後斷之鬼

楊子書經

卷四

六十一

神不敢以無主也見未盡之人謀遷與鬼神相質至故也王者以天下爲一體四海康寧民心彊固乃王者之福此言身者富貴人主所自有康寧壽考天子之而不取必得于天也子孫其逢者今日所爲足以垂裕後人如路分東西一日却與遇着貽休之遠莫知其然也按作內吉作外凶如謀在祭祀祭祀神享是龜之所告然矣而著有不靈如謀在征伐征伐不利是著之所告然矣而龜有不靈龜與著皆紹天明者而有不應何也且龜何以通于內不通外著何以通于外不通內乎疑之

楊子書經

卷四

六十二

印邦士曰此總見外事至重內事雖重不如外事耳故雖龜長筮短于外事至重者必俱從乃可作于內事次重者即筮逆不必顧但龜從則可作也至于龜筮長短亦就其吉凶驗處龜爲多耳若每事便龜長于筮則只須用卜何必又筮乎以此見作外凶一事定不得龜筮長短也○東坡曰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群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過于人故以人謀爲先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必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言爲吉若龜筮之逆則凶咎必矣○呂伯恭曰臣與民逆而吉者如盤庚遷都謀及乃心若射之有志謀及卜筮卜稽曰其如台雖臣民安土不欲遷何妨于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上焉王疑下則具曰艱大惟在朝元老民殺十夫與公同心而朕卜并吉故亦吉也聖人以至公無私惟龜筮必龜筮協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我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

逆則是于理必有未合者。蓋事機所在。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也。○金氏曰。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必有所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如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未可爲也。○馬鍾陽曰。既曰大疑。又曰汝則從者何。朕志先定。雖從乎已之可否。而事之吉凶者。尚可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楊子書緯

卷四

六三

堯之天下。以草木暢茂爲災。箕子之陳九疇。以庶草蕃廡爲慶。時當洪水。五穀不登。則暢茂適爲民害。時方祥和。百物長盛。則蕃廡皆爲民利也。○王宇恭曰。雨潤物。暘乾物。燠長物。寒成物。風動物。獨言草木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其易瘁者也。易言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亦舉草木以見群生得遂之意。○唐孔氏曰。時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熱。冬當漸寒。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

爲其來無先後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副墨曰。當一之極備。必有一極無者。當一之極無。必有一極備者。其爲國肯物害。可勝道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入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肅振也。靜也。正如時雨。將降。油然作雲。有一奮振動。及其既雨。山川草木。冷然靜深。使人躁氣皆平。故曰肅時

楊子書緯

卷四

六四

雨若又治也。王言所發。大義昭明。能使亂賊皆懼。正如應時之暘。諸陰屏伏。故曰入時暘。若哲謂明能斷也。凡重陰堅凝。一朝決之。天下向舒。正如應時而燠。寒谷皆春。故曰哲時燠。若凡事堅固。斂藏乃成。天下之務。謀則度物沉幾。正如應時而寒。萬物畢成。其中故曰謀時寒。若聖無不通。四時之氣俱備。所以動萬物者。變化莫測。正如風行天上。時薰時烈。各有其妙。有若伯夷之風清。柳下惠之風和。尚是賢人說。不得聖人聖則時風若休者。吾之妻也。美有個徵在。咎者吾之惡也。惡有個徵在。

所以可省。陳大猷曰。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常雨。又之反。為僧。僧則亢。故恒陽。哲之反。則猶豫。不明。豫則懈。故常燠。謀之反。則不深密。而急躁。急則縮栗。故常寒。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為蒙。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故常風。朱子曰。人主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氣之感召各象其類。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餘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陽。又自致陽。無與于雨也。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

楊子書錄

洪範二

六五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上言天道俱在人身。故此言但在身上去省。省在未徵以前。既徵。省不待言。王見得我所行事。開一歲。卿士等見得我所行事。開一月。開一日。分言之。曰歲。曰月。曰日。

實則王與卿士。師尹無一日不省。無一時放寬。得若待徵。然後省。便省時少。不省時多了。杜道升曰。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五氣之休咎。實行于歲月日之中。有係一歲者。如七八月之間。旱歲因不登是也。有係一月者。如三日雨為霖。一月受其害是也。有係一日者。如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日受其害是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宇泰曰。此言休咎所感有二意。一是君臣之得失。關係甚大。不可不省。一是親于其利。而所以省其得者。此也。觀于其害。而所以省其失者。此也。不消求諸冥遠。用者用此休咎也。四時行而百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用此休咎之故。反是。則用此咎徵之故。用字要發得出。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歲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日。

楊子書錄

洪範三

六六

不寧

袁了凡曰。風調雨順。歲時之常。易者變也。失其常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皆爲民而省。有穀以粒民。又以治民賢者所以安民家則其民之家也。省獨不言民何也。王歲卿士月師尹日雖大小不同。皆分一個擔子。至于庶民則惟星實無責焉。爾也。纔引入庶民一句。便往說星好說日月之行。說月從星正意俱在言外。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二有字正見情好。雖然何以所欲與之聚也。不必指實。美好星好兩星好不同如此。必使天有爲以從星之好。則天不正其爲天矣。故但言日月不言天正其爲天也。然

楊子書釋

洪範三曰

六七

必使日月屬意從星。則日月不正其爲日月矣。故但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全日月所爲行者。即全星所爲好者。正其爲日月也。或問時風時雨惟聖與肅。恒風恒雨繫蒙與狂。以爲日與月之以而巳。王亦何事于省耶。或曰此風雨特比喻爾。不必拘前文。或又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則時與恒繫于王也。必矣。但言日月何也。予曰經文雖言日月之行而行。健不息。天固無不行也。天無所見其行。行于上者惟日月。其實日月奉天也。風雨之出于日月者皆天王無所見其行。行于下者惟卿士師

尹其實卿士師尹奉王也。政教之出于卿尹者皆王與天同功而一體。故王省惟歲繫王于天王之省至大也。箕子至此專言日月之行者。蓋以風雨皆日月之所爲。以見治亂皆庶官之所爲。庶官之關係甚不小。非謂日月行而天不動。卿士師尹行而王拱默無爲也。但此蓋省然語言之際。讀者得其意焉可也。嘗思伊尹顏子當其耕莘野居陋巷。固皆在庶民之列者。然伊尹身任天下顛于同禹稷之憂。則必以天下災祥爲己事。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豈必待爲司寇而後敬天之怒哉。箕子

楊子書釋

洪範三五

六八

之爲此言。蓋以重君臣之責焉。爾志伊尹學顏子者顧不念哉。王宇泰曰有冬有夏。本日月之常度而星以之遂其好。王與卿士師尹各盡其職。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所。知此則堯舜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疇百姓以從已之欲。而王民所以皞皞者皆此理矣。東坡曰言歲之寒燠由日月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新安陳氏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

之則以庶民有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沈存中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巳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莠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以

楊子書解

洪範三六

六九

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曆數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看到九五福一疇真見皇極廣大莫可意量壽天貧富天也皇能使天下壽使天下富康寧者身無違疾心無憂患也夫疾有降之自天者有致之自人者憂有天事之可憂者有其人之自憂者皇能變化天心使天下無疾無憂攸好德言中無他好惟有此個德中有雜好者

楊子書解

洪範三七

七十

皆非福也考終命者完全天之所命無一負欠到此亦壽貧亦富憂患亦康寧天下之至福也諸福不由天降直由皇錫皇極之大何如哉人見一身一家福利便有欣欣鼓舞意思皇者達極能溥施此等福于天下故曰嚮用五福非以嚮天下也九疇惟五行不言用其餘言用皆主王者五皇極曰皇達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謂皇達極便歛福福天下反是必禍天下極不可以不達此即嚮用威用之意也。讀禹疇九五福生人之福備矣而子孫不與焉何也周召聖臣也所以祝其君者動稱子孫萬年與恒人之謀其子孫無異而禹疇卒未之及豈禹承堯舜之後雖家天下不失其官天下之意而又習見夫堯舜之不能保其子也蓋知子孫萬年必非人所能爲故其次五福也惟登壽考正性命生養安全如是而止而不爲其子孫一姓之謀與然則聖人之祝萬年者何也曰此後世聖人之不得已也嘗觀革命之日天下生民不保其壽不保其富不得康寧從所好以考終者比比聖人有深憂焉故其矢于已對于君者皇皇焉思爲長久惟恐子孫之世見革命

之事。皆欲福錫天下之意。梓材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但曰。永保民而已。聖人豈以天下為私者乎。由是而知子孫之喜。五福不居一焉。彼為子孫長遠之謀。至老死而不休者。其以德過于堯舜而為之與。抑其智過于禹。雖禹莫之必者。而曰吾可以為是。可嘆也。魏叔子曰。人有是德。方有是福。若祖宗之福。必及子孫。則有情祖德以伴福者。然則稽疑曰子孫逢吉。何也。蓋稽疑者謀也。謀可以一月定。百世之利。故子孫得而逢之。若福則不可必也。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一傳至紂。

楊子書

洪範三
卷四

七

遂底滅亡。文武成康四世聖德。甫至昭王。而天下衰叛。有德則福至。無德則極至。人固在乎自強而已。○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以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向。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彩按此論亦有關係。但人之欲富之情。何以異于欲貴。患貧患寡。亦何有終窮。而可以之嚮天下乎。我故曰。嚮用威用。

止。自皇言之也。而皇之自嚮。惟言富。不言貴者。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知富乃可以言福也。袁氏曰。君子一生學問。要在死時得力。生時一物帶不來。其實萬物皆備。死時一物帶不去。其實要完全還他。去考成也。終畢也。命天之所賦也。完全還我。故物這是莫大之福。使一生脩德。而死時有纖毫遺恨。便非令終之學。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嘗觀亂日。上下貴賤。不得正其性命。率以凶死。短折死。否則災疫流行。罹在疾苦。民之愁嘆。不願有生。天生財。

楊子書

洪範三
卷四

七

有常數。及其哀亂。則四海困窮。至于一時生人。其凶暴無良。則為惡。萎靡不立。則為弱。弱亦卒陷于惡。故皆謂之極。極者禍至此止。若至于此而已盡也。王者以此自威。見得皇不連極。天下遂共在六極之中。有如此。便如坑塹在前。却是我一人連眾人。擠將下去。那有不戰慄底。故曰。威用六極。然亦惟皇極之主。能知所畏而用之耳。不然。則安其危。利其菑。至禍其身。不恤遑恤天下哉。○王氏炎曰。比于死刑。仇牧死亂。狼曠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必而。

合義雖不斃騰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
 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副墨曰。按福分壽與考終命
 爲二。而極合凶短折爲一何也。人有未必壽。而不失爲
 考終命者。顏子是也。雖不壽不害爲福。短折非凶。則亦
 不謂極也。不然。顏子短折。可謂罹于極乎。○魏叔子曰。
 或謂理之所在。雖死猶生。不謂之極。若說是極。則善而
 蒙禍。感應之理。乖矣。蓋此就一人之身言之。便有參差
 不齊處。若皇極在上。四海康平。天下無忠臣烈士之
 名矣。亦安得有死刑。死亂。放戰之事。即如顏子夭命。亦
 楊子書釋
 卷四
 七三
 是春秋時氣運。乃有此幾。聞唐虞三代之盛。而有大聖
 賢不壽考者乎。則皆謂之極可也。○呂伯恭曰。弱何以
 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強于善。或牽引入
 于惡。而不能自振。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董
 氏鼎曰。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
 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
 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伏羲本河
 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叙九疇。九
 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

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
 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旅獒

朱子曰。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當未克商之日。九夷八蠻不通。惟克商。便不疾而遠。此見是非好惡。不昧于蠻夷。西旅底貢。厥獒在武王未卜其必受。大保卽于此日作訓。此是大臣作畧。若待其受

楊子書解

卷四

七十五

而訓之。待訓而後不受。則過歸于君。功彰于臣。其君雖有從諫之美。不過補苴而已。呂伯恭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便有卽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爲謹終。于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于一念之微。流金燦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于此。萌諫于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器用

明王慎德。四夷皆賓。接之不特中國尊。四夷享有禮焉。否則其遇四夷也。以爲寇而已。歸而已。禮廢而兵興。中國衰耗。四夷騷動。揆厥所由。起于其初不能慎德。明王直見到治亂安危源頭上。故有德在躬。終日惕若。副墨曰。四夷無異貢。正見四夷同一個慎。但觀明王無異物。今日之異胡爲乎。來哉。必竟。是慎德未至。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楊子書解

卷四

七十六

伯叔之國。各有親親之性。特遇非其主。不得發所懷來。徒鬱鬱爾。故曰展。此自太保口中說得明王如此。明王實不見爲德之致。務昭之而使之無替服展親也。但以方物所獻者。不私一人。與甥舅伯叔共之。焉爾。人不易物。惟德其物。陳氏經曰。以物視物。雖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林氏曰。肅慎氏之矢。夏后氏之璜。諸侯之子孫。世守而不失者。貴其德也。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足貴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作訓本戒玩物此却說到不狎侮上以下玩人玩物道
寧道接實物實賢俱並說似于訓格贅增出一層何也
蓋人情有所甚重而後有所甚輕與賢士大夫之親乃
與驕奢淫佚之遠孔子曰賤貨而貴德不貴德而賤不
得貨也論題目戒玩物是主論做工夫却戒玩人是主
德盛只是一個慎到底終日乾乾乃為德盛之至若狎
侮便放肆了君子以心世上者一有狎侮的意思縱賢
者輸心于我不能得其精微所在忽畧一過焉知其有

楊子書解

卷四

七七

心。如茶哉。不但使遠引而已。小人力事上者彼亦各自
愛其力。不肯漫用于狎侮之主。大學曰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終事者。小人之力所以盡也。上而君子。下至小人
一狎侮焉不可。此德所以不可不慎也。○新安陳氏曰
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也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
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勉強
用力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
力。
不愛耳目百度惟貞

常人。不思自立。都只為耳目。驅使了一生。不但就好奇
異。就日用中。要做得好。看。做得好。聽。俱是役耳目也。度
曰百一事有一度也。惟者。別無不正以奪之。必使吾心
有主。至于百而不亂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存于中者。無象塞小大敢慢。原容不得狎侮。一或玩
人。便是喪德。言所喪者。盡生平之所積。不但無以盡人
之心力而已。玩物。謂取以適情。亦是狎侮此物之意。古
人遇物制銘。何敢玩也。一或玩物。此心之所之。直引到
那物上去。故曰喪志。言所喪者在神明之際。豈徒役耳
目而已哉。蓋甚言玩人玩物之不可也。

楊子書解

卷四

七八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明王所慎者。德也。而必端自道始。兩言以道。正是工夫
下手所在。玩物喪志。此志便有搖搖不寧虞。惟以道作
主。未嘗無好。却好所當好。自然妥貼。穩當。不陷到人欲
之危上。故志以道寧。玩人。則于賢者之言。必有距于中
不相接處。惟以道權衡之。雖平。常之言。却領畧他精微
所在。雖逆耳之言。却見他忠愛所在。自不至有狎侮故

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官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

由今觀武王克商之月功已成民已足遠人已格適人已安了。召公却曰功乃成是見得功未成也。曰民乃足是見得民未足也。曰則遠人格則適人安是通達于九夷八蠻猶不是格。綏厥士女猶不是安聖人所見固不是目前小可而已。有益無益大意都指繫上。只由無益

楊子書解

卷四

七九

說到異物。由異物說到珍禽奇獸。說到遠物。漸漸說向繫去。題目戒玩物。故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畜非土性之犬馬。不畜珍禽奇獸。不寶遠物。言特詳。功夫却在不玩人上做。故所寶惟賢。一句攔截。在後。遠人格。自是格心歸化。不止通道而已。但恐猶涉好大一邊。必說到通人如纓。平。平穩穩。根。基。穩。固。若通人不安。遠人不可得而格也。若所寶不是賢胸中有些子雜好。終恐有作無益貴異物。寶遠物之日。多事紛起。通人不可得而安也。○別記曰。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民皆孜孜焉。以用物相

尚賢還有無自無不給之用故民乃足。不特誅求不擾民無妄費而已。○蘇東坡曰。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周穆王得狼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嗚呼風夜周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召公訓王首訓慎。至末訓勤。或有不勤。便非慎也。道德勤慎四字。是一篇關鍵。大凡感。哀。皆足以生感。明王慎德至于四夷咸賓。貢惟服食器用是極。盛事也。使人咨。

楊子書解

卷六

八十

嗟。不可及。細行不矜。至于終累大德。有九仞一簣之虧。是感。至。而。衰。果。于。微。渺。極。可。惜。事。也。使人。與。慎。故。兩。以。嗚呼起端。皆深有所感而為言也。○呂伯恭曰。或之一字最有意。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人。主。常。持。木。成。之。心。于。既。成。之。日。可。也。○王。宇。恭。曰。或。字。細。行。字。一。簣。字。要。看。蓋。武。王。功。德。已。至。恐。于。微。細。上。簡。點。有。不。到。故。欲。其。兢兢戒謹。如執玉。如捧盈然。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相協厥居。天也。保厥居者王也。王能于所為慎德設誠。致行。夙夜與賢者勤恤于上。由是風俗不生奇淫。生民之心志既不亂。中國與四夷各安其所。亦不至有潰亂。彝倫之事。此生民所以保厥居也。萬年之業。全視其創垂一日。有此允迪精神。傳之世世不衰。便能使天下入世世相與維繫。故曰惟乃世王。然必自生民保厥居來。蓋保我黎民。乃所以保我子孫。有天下者念之哉。

金縢

既元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陳梅叟云。是時成王方五歲。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觀周公告于三王者。痛切之至。皆以戚我先王度之。公之卜。恐未可以戚我先王耳。故史得其意。曰公乃自以為功。若云子孫有疾。不可以重先王憂。則周公又豈可以卜。且以之卻人而已。自為之耶。

楊子書解

金縢一

八二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平日三公共事同功。獨此卜武王一事。公乃自以為功。若在形迹上看。必以公為專。為私。聖人獨行其志。此等形迹。不在心上。臨川吳氏曰。古禮凡于遠祖無廟者。宗子去。其宗廟在他國者。支子歸在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必擇地為壇。以棲祖考之靈。周公支子。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止告三王。以其為王業所自始也。陳氏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

為已也。周公之禱為君與親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也。

史乃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玩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則請以旦代某。又曰。予能事鬼神。元孫不能事。明是上帝有須于武王。三王身其責也。如傳云。三王當任保護之責。則以旦代某。上不得不作轉語。此画添矣。下文能事鬼神等句。文意俱不貫通。晁以道亦云。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意。此或在

楊子書解

金勝二

八十三

帝左右之云。故曰。侍子觀此。知上帝必有事焉。聖人自歸天上。表氏曰。天有厲氣。四時流行。人遭之。則有危疾。聖人素能謹疾。然或遇四時惡厲之氣。疾不免。故曰。遘厲虐疾。魏叔子曰。周公以旦代某。此亦極情之言。便說得已。確乎可死。元孫確乎不可死。蓋忠誠之至。而幾于愚也。若認真理字。則周公代死之心。亦斷難措諸辭矣。通不得。處正是。真通極。無理事。正是。至理。此可為至性者言。故愚嘗曰。大舜之號泣。周公之代死。老萊子之詐跌。詐啼。純是天機。自動。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有問于龜山楊氏者曰。或問正叔。周公欲以身

代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凡死。豈更問命。此語

如何。龜山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

而必行之。其誠不幾于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以

為情切。猶于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臨川吳氏

曰。武王喪于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

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于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

又將若何。周公蓋觀事勢之必至于此。所以欲代武王

之死也。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況聖人。至誠至

楊子書解

金勝三

八十四

公心與天一志。一則動氣。固有轉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則聖人豈為之哉。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

周之天下。安定全在周公。周公死。周之天下。必不能長

久。故天下初定。不可無武王。天下永定。必不可無周公。

周公豈可死者哉。周公一時迫切。蓋如此。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元王亦永有依歸。

召公曰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周公曰敷佑四方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皆保黎民以保子孫聖人總見到想
本上不曰四方罔有不悅曰罔不祗畏要知武王敷佑
四方內德澤法度並行故其德威所至傳至于孫之朝
使人各有敬畏意思天下所由鞏固不可動搖故曰定
爾子孫否則壞法亂紀天下不可得而治矣。王字泰
曰先王謂三王之祖宗也周公以三王統孝縱不為子
孫作計決不能無意先王廟祀感動三王在此敷讀
令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

楊子書解 金勝四 卷四 八五

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周公與三王雖祖孫父子之親而幽明間隔其命不可
得而親也故云即命于元龜惟于元龜親承三王之意
所謂紹天明也即命俟命新命俱指三王之命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筮見書乃并是吉

習吉并吉者于其不同得同乃吉也。○唐孔氏曰雖三
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故曰習吉觀兆已
知其吉猶未見占書占書具言吉故云乃并是吉是宗
指書言

公曰體王其同官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俟能念予一人

周公之告三王一曰定爾子孫一曰先王永有依歸蓋
欲圖永終而恐其不可必得也及新命于三王知武王
之無害故快然曰惟永終是圖言他無所慮也厥後周
公東征西伐制禮作樂所以為長久之謀者至多皆于
此日決之也念予一人者謂必能念武王為千萬人也
一人為千百世之一人關繫重大決不能置諸懷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楊子書解 金勝五 卷四 八六

魏叔子曰或謂武王疾而周公禱卜吉而疾愈或偶相
值耳安知武王必必周公禱而後生乎但武王之疾必
甚危而後禱乃卜之次日即愈感應之神速于呼吸不
以為禱之功不可也吳謁兄弟晉士燮皆祈死如響謁
兄弟死終亂吳國士燮亦無救晉亂此則其精誠固有
不同心之公私大小亦非區區護國乃憂亂之人可同
日語按乃字多訓為難重之辭如箕子乃言天乃錫禹
之類其實亦有容易之意如王翼日乃瘳天乃兩反風
之類是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魏叔子曰武王初死正當哀痛君父主少國疑正當輔翊孺子管叔反流言于國搖周公以危王室并二弟而誘之不忠不孝不友罪莫大焉因是復誘武庚作亂爲戎首爲謀主者皆管叔一人此節二十三字字字是管叔死罪案史筆之嚴如此鴟鴞之詩及大誥篇皆言武庚誘管叔其實管叔誘武庚也蓋管叔覬位而忌公故流言懼誅故糾武庚作亂此周公所以致辟也若果爲

楊子書解

金縢六

卷四

武庚所誘則管叔在脅從之科當與蔡霍同宥矣。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公處流言之日君臣上下皆不能無疑惟有避位一法解釋事柄聽群疑自定若以在已公忠爲可恃孺子王爲不可暫棄流言布于國中不之顧惜誠恐群疑愈固忠無由入借清君側圖孺子禍不旋踵矣是不善處國家之變先王得而罪之也故曰無以告我先王乃若國事之重則有二公在焉固不嫌于無所托而輕委以去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鄧伯羔曰時豐鎬在西魯在東居東者蓋避謗而反居魯也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同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人臣扶震主之功當羣疑之際必其身退然後論定彩按成王出郊迎公則周公居東必其去鎬京未遠故感于風雷即可以郊迎也惟郊迎在邇故轉移風雷之變捷于呼吸魯則距鎬甚遠其不可旦夕至明矣必待公至王迎天乃雨反風豈有十數日風雷未息之事哉蔡氏謂居國之東不知謂魯

楊子書解

金縢七

卷四

乎謂在豐鎬王國之東乎謂魯國非是若謂王國之東當公引避嫌疑之日而居王肘腋之下恐有不能安于其爲君安于其爲臣者矣且非其所封而居之不知古大臣有此義否也。魏叔子曰居東謂居王國之東也凡侯伯入爲卿士者畿內近地皆有采邑周公之采或在東偏故間流言委政而休居于采若謂引辟嫌疑不當居王肘腋之下此殆不然漢初英布盧縮諸人皆于就國起釁卒致誅滅蓋遠離京師勢得自爲故諺言易入天子易疑周公一聞流言即解大柄既無逼主之嫌

復近居采邑。無足叛之勢。不可見。聞之事。此所以。嫌。不。生。而。讒。言。難。入。也。又按三監在外而流言于國。京畿之內。必有奸人。為其腹心。窺伺者。他人于此。必大索奸細。周公。一毫。不。問。只。自。引。退。至。于。二。年。而。不。汲。汲。自。明。真。處。變。之。極。則。也。赤。烏。几。几。之。度。于。此。可。以。想。見。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比也。迫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穴。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比也。予手拮据。予所捋搯。予所蓄租。予口

楊子書解

金鑰八

八九

卒瘁。曰。予未有室家。比也。予羽翬翬。予尾綯綯。予室翹翹。風雨所飄。予維音噍噍。比也。魏叔子曰。三叔本周家子。為武庚所誘。故曰既取我子。其勢要復取周家天下。故曰無毀我室。既者已然之辭。無者將然之辭也。三叔為文王子。武王秉平。日是如何教養。使之監殷。是如何付托。一旦誘去。前功盡棄。周公說到此。不禁情傷。故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然子已取去。只此室尚未毀。故下三章專以室言。使成王知今日之室。尚可綢繆。造室之初。如此勤苦。不可墮武庚計中。自喪其國家也。

按周公于管叔。義已絕。此詩恩斯二句。見聖人惻怛之情。非徒大義滅親而已。又按詩凡四章。其愛國愛君之誠。纏綿悱惻。後世讀者。如聞嘆息之聲。如見愁慘之容。而無一語以自白。此所以為聖人也。又曰。王雖疑公。却仍有敬公畏公之意。故未敢誚公。所以然者。武王平日

任公權至重。既素懾其威望。而公之德又無不至也。是故任大臣者。必重其權。雖有疑隙。而嗣王不敢遽行斥職之事。為大臣者。其平日必公正忠直。無一毫苟且之私。故不幸而譏變交起。其君即非英明。亦不至于遽信

楊子書解

金鑰九

九十

小人之說也。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說。龍泉曰。此見史家書法。秋大熟未獲。此緊要時也。風雷交作。禾偃木拔。此大變之事也。邦人大恐。君臣戒懼。此敬天之怒也。乃得周公所為代武王之說。不期而獲天。有意人。無心呼。吸。可。通。受。命。如。響。與。王。莽。作。意。勦。讎。不。同。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不書王及二公蓋此日天下事決于二公紀實也以周
公之公忠當流言之變苟有知之者宜大白其事顧百
執事知之不敢言奈何夫冊視之目恐搖動人心不敢
言可也至于流言之目避忌形迹有始天不示變將聽
周公之晦沒不待明王寶敗壞不之救我憂護畏譏雖盛
世不免可為浩歎或謂百執事即所有事卜筮之人非
舉朝百執事但此卜筮之百執亦碌碌者爾古今以卑
官言君國大事者豈無其人哉

楊子書錄

全唐十
卷四

九一

王執音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迓我國家禮
亦宜之

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
成王所以感悟也是時成王方十一歲○鄧伯羔曰周
公居東舊矣迺之復來實成王含舊圖新之意故曰新
迓○王字泰曰亦字要看蓋新迓則不惟贖既往之愆
以應天變于國家崇德報功之典亦是無不修當底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示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反猶歸也雨則風止也先此大雷電以風徒有風而已
是為恒風蓋未敢謂公之日正王心蒙之日也至于成
王既悟出郊新迓是肅也故時雨應之天人之際豈或
誣哉○晉曰反風如先是北風反為南風也示已盡偃
至此示則盡起自見反字意○王字泰曰發首秋大熟
未獲後言大木所偃起築之歲則大熟皆主示言大木
斯拔為偃示書也示之成否關乎歲稔歲之豐凶關乎
民生故以風偃示為大書計書之

楊子書錄

全唐十
卷四

九一

大誥

魏叔子曰周公之于管叔不當不教而誅。後世討叛猶必先布招諭之文。諭之不從而後兵焉。況以聖人處至親而嘿無一言遽行。徒誅豈情理乎。意當日周公必有以痛惻之言感悟兄弟者。而其事佚而不傳也。間曾擬周公諭管叔書一篇。始存此論以質來者。彩按叔子此論殆情至之言。但諭管叔不從。因誅之必矣。或諭而管叔為悔罪之詞。遂信而赦之手。仍誅之乎。仍誅之則天下無悔罪者矣。信而赦之則凡大逆不道之人苟能為悔罪之文。皆得免將。無以禁天下之為亂者。且武庚則誅之。管叔則宥之。是法信于仇而屈于其親也。天下其何服焉。大抵管叔情真罪當。不待諭。若謂不教而誅。彼管叔聞父兄教。豈朝夕之故哉。

楊子書經

大誥一

九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呂伯恭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

定。人情未安。三監煽亂。恐牽引不止于此。故大誥諭之。

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巳。○朱子曰。王若曰。若字只似如此說。底意思。蓋或得其意而敷演其說。或其語繁多。而約畧言之。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也。其義只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于上帝也。○林氏曰。政雖攝于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若

楊子書經

大誥二

九四

二典所謂咨。甘誓胤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

不能造哲。便不能知天命。故若涉淵水。恐懼之至也。却辭此恐懼不得。故曰予惟往求朕攸濟。往者直向前去。弗生退沮。惟者只有一念。更無二念也。責謂誅叛除逆。燦然在典冊者是也。前人受命。即無疆歷服受命于天是也。昭明典章。即昭明前人受命。使奸雄不得竊據。此

攸濟之道所謂造哲迪民康也不忘大功又揭出敷責之意來此一語爲大誥大題目一篇俱此個意思不敢閉者畏天之情實孝子之志也按敷責此等字面何以告天下使可曉商盤周諸多有如此。陳新安曰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陽皆非也。葉論云已語終而未終之辭今秦人語猶然寧王遠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

當卜命之時未嘗有武庚之變及今果蠢動此見卜之不可違也是爲一篇關鍵不忘大功不敢違卜大誥只此二語盡得即命曰命字指龜言即傳天之明命以告也

大誥三

九五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殷以小腆乃誕敢紀叙敢曰予復鄙周邦絕不量勢力所謂盡也曰予復述其言反鄙周邦誅其意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往言同心輔者尚有其人莫謂手麻孤寡也翼日者言十夫之投誠在風也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成王曰民獻有十夫周家得人之全數前後若一見天之重厚人事足以勝也故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泰觀之天意又可信如是也救寧武圖功武當

作考後云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救寧王大命是本誥証據傳以救寧迪讀武爲繼武大費力矣。蘇東坡曰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

大誥四

九六

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直搗巨

王宇泰曰龜從雖可以見諸事但十夫之翼猶未足合卿士之從故告邦君等以卜吉者嘗三致意焉即後所云大化誘我友邦君翼其貪同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官不違卜

艱大所謂有大艱于西土此以事言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所謂民不康知我國有疵此以理言也以事言謂非艱大不可似是老成持重之言以理言則罪在三叔不宜伐武庚又似及身徧理之言說皆可聽使非周公灼知事理所在未有不惑亂者蓋國家之事不止壞于邪議信拘牽正論因而禍宗祧者不少此聽言所以難也○此上五節中曰天降威明天討也曰民獻有十夫慶得人也曰知我國有疵追原禍本也曰反鄙我周邦所以破三叔之愚蔽使自解散此濟變之妙權

楊子書解

大誥五
卷四

九七

也却數節大意在言卜之可信周不反曰一節又開以下辨難之文○王字泰曰雖兼事勢理勢然羣臣還是怕事勢艱大因說那理勢以甚不從之意故下文說永思艱說遺大投艱說言艱日思只應他艱大一邊○副墨曰自稱小子歸重考翼上援以抵當民獻處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仰事綏予曰無虞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凡人遇天下難事但是口說難却未嘗去思便怕過了

只曉自恤不皇恤他周公相成王伐武庚不特一思艱而已把終始艱難周度到底是為永思永思下特置曰嗚呼三字惟慮之達故嘆之長也允蠢言其真真是蠢在聖人看來實是可憫却思到鯀寡可哀上來憫蠢意又姑放下凡予所造皆天所授天矜于民要在奉天雖欲自恤如何能得畏天憫人俱自永思艱來此一節解上艱大之語却我也沈括謂秦語平音故呼我為却然則字從我音從却也按此則商盤周誥文多詰曲或有方言在○副墨云鯀寡活看兵者鯀人夫寡人竭處處騷動所以可哀凡百之恤皆易圖獨此恤關骨肉真難艱故曰悲悔惟寧考之功足以奪我悲悔之心不可不成主王言贊其決也

楊子書解

大誥六
卷四

九八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天之告人昭然可畏所以堅其克敵之志輔成大業在焉有如天命止在隱顯之間便起不得人敬畏使人廢沮不前了故重有感于天心之所在嘆息言之此解上

害不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茲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悲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勞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前云考翼不可征故此提出舊人來言後來新進有不
知寧王勤勞者爾惟舊人大能遠省前事實知寧王之
勤為何如哉感動之至也功休總是寧考事兩言前寧
人者見為君者尚思終前寧人功畢前寧人休為舊人

楊子書釋

六龍七
卷四

九九

者與前寧人同功一體又何能輕棄置之膜外也悶塞
也。勞也。他人看做否塞勞苦此獨承天擔當奮起便
看做成功所在成功止在圖事必為其事乃有其功也
卒言極者竭力以卒如友邦家君不肯從征化之從而
誘之又大化誘之竭盡心力不能自已真所謂極卒也
天心輔誠決不輔偽此惟考之我民自見得紂暴于前
武庚亂于後民厭商惡天必從之其輔同也信矣然天
為其君却未嘗不念其民勞師動衆如有疾去之惟恐
不速往伐武庚民必有前歌後舞厥疾自瘳者矣。晉

曰節中三個天字。三個予字。上下對勘精神策厲全在此。

王曰若昔朕其逆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敬寧王大命

上言人君畏天怕不得艱大。此言為人子承親怕不得
艱大。想見當日發憤滿腔義形于色。是時成王十餘歲
即云曷敢不越印。若有不及時之恐焉。聖賢乘時立功
蓋如此。前云不忘大功。此云敬寧王大命。命非一代之

楊子書釋

六龍八
卷四

一百

命。功非一人之功。皆為天下其大一也。蘇東坡曰。如
我本意則昔日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
也。副墨曰。事變雖艱。盡人能任。直弗肯耳。越印言當
吾世而任之。分明隻手撐天。意氣絕不見有艱大在眼
裡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武王為父兄四國為朋友兆民為赤子群臣為民養分
明是天下一家氣象。篇中曰艱大曰在王宮邦君室曰
小子考翼不可征皆勸弗救也。弗救下一勸字當發一

笑。上言爲子當孝。此言爲臣當忠。大義凜然。民養是養民之人。亦受民之養者。正切爲人臣底說。魏叔子曰。武庚欲危王室。以禍成王。故曰伐厥子。玩上厥孝。厥子及下。伐厥室等語。意子字不指百姓。說更爲親切。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難。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勸弗救。只是怕難大。此等畏縮底人。精神全打不起。故太息而言。告以肆哉。敬肆之聞。天理人欲。所以分也。却

楊子書解

大講九

百一

此時不肆。便是人欲能肆。纔是天理。天下事知得真。自行得果。當日邦君御事。病在怕。却病在不明。武王所以爽邦。實惟十人之哲。故其輔相武王。雖以臣伐君。放然行之。而無疑。其知迪也。伐紂之日。是天休于寧王之時。是武王爲天下。非爲厥室之時。爾此時罔敢易法。況今天降大戾。武王蚤死。禍起至親。變生肘腋。豈武王之時可比。此時畏不敢前。非但不知法。不可易。直是觀望。周章。脚踏兩邊。疑我周基業。未必鞏固。其心自不可問。十人迪知帝命。于侯服。與君臣未定之先。爾乃不知天

命于終。春有周父子永繼之後。兩兩反始。所以愧厲之者。至矣。知天命是不畏。鄭大本領。魏叔子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武庚爲周藩服。三叔爲周懿親。是鄰也。誕鄰猶言衆鄰。謂四國連結。以攻周室。見其勢甚危迫也。王方麓曰。考翼不可任。而言害不達。則不惟易我之法。且欲易天之命矣。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也。奉天行討。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何得暗昧至此。兩易字相形看。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詒。天亦惟休

楊子書解

大講十

百二

于前寧人

王字泰曰。我長念曰。天之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去草。必芟夷蕪崇之。無復遺種。而後已哉。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欲亡者。紂而已。罰弗及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不畏天安分。乃知天喪殷。若稿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曷敢不終朕詒者。言既勤數。苗武王成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成其終。蓋天之所以在不可違也。謂之休者。意武王誅紂。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乃全其美也。彩按此。極

得乎。永念。曰。及。惟。字。神。情。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易子書

大詩十一

微子之命

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于般。墟。封微子于宋。及武庚叛。成王器始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之也。且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者乎。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賓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

楊子書

微子一

百四

德所當崇。先王往矣。立其後之賢者。以主祀。儼然先王相似。高山仰止。崇之意也。古帝王天下爲公。上稽古昔。皆得此意。一代聖人。必有一代制禮物。所以表禮者。正先王垂統所在。後人須精神心術。與先王相接。故以統承先王。脩明也。舉也。即統承也。作賓王家。隆其爲先代之後。蓋自正朔外。咸用先世舊儀。不與列國同。王宇泰曰。稽古訓始。禹封舜後于陳。湯封夏後于杞。是也。桀紂無道。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崇德象賢。呂伯恭曰。象非止訓似。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

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其存典禮者，蓋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世禮物不脩，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孔子嘆文獻不足，徵商頌僅得十二篇，皆後世不能脩禮物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敬之一也。衆寡小大，無敢慢侮，無一念足以難之，故曰齊之爲言齊也。志氣清明，無所不通，曰聖。廣言其大，淵言其深。齊聖中又有如此深廣也。克者，凡人所不能。

楊子書解

微子二

百五

獨其力有餘也。天下能虐人者，無如邪人。有邪類，政有邪事，心有邪思，邪之所在，播毒無方，不去此等，雖寬以撫民，民必終受其害。故言撫又言除也。加益也，如失養者得養，是貧加富，失性者復性，是蔽加明，日新新民，惟日不足。聖人之心，無已也。澤被于人，言功垂至于遠，言德功所在皆德，故經曰崇德也。副墨云：撫民二句，就是功加于時，處德施爲功，功有乘除，惟德故可垂。垂在流風上說。風移俗易，後世澤已新，而德猶不斲，然後知可見之業，祇及一時，惟此闡然者，與世無窮。

楊子書解

微子三

百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一恪敬也，慎謹也，翼翼小心，于宗祀爲重，君爲輕之日，不敢率爾。若存，賢者必有名，隨意氣之事，或一往不顧者矣。故曰克孝，言其孝能人所不能也。肅恭神人，幽而百神明而尊，卑貴賤罔不祇肅，所謂象賢存茲，所謂德垂後裔。垂以此也。予嘉乃德，曰篤不忘，言其中至誠懇惻，無有放下時候，所謂無不敬也。商家淪喪，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惟此彰德，上帝默孚，下民悅信，直接日躋之聖。

庸建爾于上公，所以命其德。尹茲東夏，固其思見德化之地也。真西山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聖賢惟于敬用功而已。副墨曰：篤不忘三句，俱承曰宗。在成王心裏說。正嘉之之處，篤不忘之心，即恪慎肅恭之心。三字總狀出一個純敬來。王氏曰：宋商修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

欽哉！往數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敦訓要是告以綱常倫理之事。但言教而已。慎乃服命。率由典常。議道自己也。蓋其所受者。上公之服命。所脩而脩者。商天子之禮樂。嫌疑之際。非常生焉。故謹之也。微子之封。不特存王者之後。將以宣助政教。爲周屏衛。故曰以蕃王室。烈祖居上克明。爲下克忠。飛潛揚躍。各盡其忠。至廣大也。少有不到。便覺狹小。故曰弘乃烈祖。東夏爲所有民律法也。罔敢踰越和也。無違節也。居上

楊子書經

微子

百七

公之職。安上公之位。典禮。文物之際。感懾係之。以其所不安者。永致其所安。聖人處變之道。與時偕行而已。毗予一人。四句是進一層者。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勉之至。期之遠也。王宇泰曰。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蓋九章九命。惟上公。有之。此國家別嫌明微所在。不可一毫有僭踰。享德言創業垂統。以貽後人。因武庚絕世。深期之也。○林氏曰。偏生于僭。僭生于擬。非擬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

周公亦既不諱矣。其後遂用于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脩。三家僭雍徽。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于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微子之命。必有以安微子之心。使其可以受者。今讀其書。而有不安心者。屬今夫孝子之情。杯棬興感。况殷先王制爲典禮。天下率由六百載。一旦廢滅。中人之子。有餘憾。况賢聖如微子者哉。恪慎克孝。數言微子積苦

楊子書經

微子

百八

之心。持如日月。然非微子所樂聞也。其在予前。不棄此。孝子之事。其在予。今不願聞。此知已之言言之而微子之心。其愈痛已乎。三代以後。有天下者。其于勝岡子孫。惟恐不盡。今日上帝時歆。萬邦作式。世世享德。何廣大惻隱若此。蓋聖人之心。以可告于天下。萬世。若告于微子。若必以安微子。則微子不可得而安也。且微子恪慎肅恭之心。即成湯願說明命。罔不祇肅之心。武王誅紂立微子。豈不尤爲大公。而必自取天下。封微子于宋乎。夫禹稷契三聖人。皆天生之以利天下萬世者。禹躬

受虞樞傳祀四百契之後。湯有天下六百餘載。兩聖人之功德亦既彰矣。后稷立我蒸民。千餘年傳至武王周公。父子兄弟。聖人並起。此日不使同有天下。待何日哉。然則吾之所見人也。武王周公微子乃通于天。微子通于天。故克孝武王。周公通于天。故達孝。魏叔子曰。或問周命微子。脩極張崇孝子之心。必有不忍聞者。而微子安之何也。曰。傳曰。父受誅。子不復仇。可也。故鯀殛而禹事舜。紂誅而微子臣周。禹可以痛其父而不可以怨舜。微子可以悲其國而不可以怨周。天下者天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或曰。舜以君誅臣。故可通于子。不代仇之義。非武王伐紂之比。曰。父猶君也。君猶天也。武王爲天之所與。紂爲天之所絕。微子知有天。禹知有君。其道一也。或曰。若是則箕子亦可臣矣。何爲去之朝鮮也。曰。歡笑者不坐于大喪之次。悲涕者不立于大婚之門。主賓之情。交相妨也。微子有宗祀之責。故同于箕子而不可得若箕子者。則可以直遂其悲痛之心而已矣。又曰。讀微子之命。仁厚懇篤。無以異于骨肉之愛。周之事國。長久不亦宜哉。明太祖驅逐胡元。天地再造。然其告

楊子書解

微子六

卷九

天下也。曰。天命真。人于沙漠。曰。祖父世服水土之恩。其太孫諸王也。則厚餼以養之。嚴兵以衛而歸之。子其陵寢。則設衛以守之。于藍王之汚其妃也。則殺之。凡所以侍勝國者。莫不盡乎正大仁厚之意。此自周以後所未嘗有也。陳氏曰。武庚以叛誅。復命微子。常情于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叮嚀惻怛。無一言及武庚。專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西山真氏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移。故其詞氣從容和平。畧無忿疾之意。于此可見聖人之心矣。

楊子書解

卷十

十



康誥

彩按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吳氏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以此書稱小子按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爲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所以表見親愛之詞。魏叔子曰按一篇皆告康叔之文初無間斷不應屢言王曰首尾又言王若曰中間或言又曰如此參差者何也凡一篇中有直記其言者曰王曰有

楊子書錄

康誥

卷十一

括其大意者曰王若曰此篇皆括其大意記之故首尾用王若曰以發其例誥雖出于一時却不是一氣說完故左史記言于歇而復誥康輒用王曰以起之至精神口角上緊處加又曰以形容之或于當時重複叮嚀處亦記又曰二字也多士多方等篇義例準此惟讀者善

視焉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明德慎罰雖兩稟其實明德必慎罰慎罰亦不在罰上作託兢兢焉惟恐民罹于罰必無刑可用乃德無不明

也。誥終爽惟民以下皆言用德不用罰爽惟天罰殛無怨是罪在朕躬而已只一明德便了。○副墨曰明德之事非一。獨舉慎罰言者以康叔繼亂殷爲政當其用罰之時耳。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備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楊子書錄

康誥

卷十二

看得鰥寡可憐不忍侮是人心同底看得鰥寡可畏不敢侮非大聖人不能有此庸庸言有才者當用也若大才而小用之小才而大用之便不是用其所當用祗祗有德者當敘也但敘大賢同于小賢敘小賢並于大賢便非尊賢之等不是敬其所當敬威威言有罪者當威也。有如上刑適輕不下服下刑適重不上服皆不是威共所當威三語只六字。古令命德討罪之義備盡其昭顯民者德不與人可見無以感人所。以曰明則動也。文王明德慎罰昭然在人心裡所以肇造區夏至于萬邦皆用此中國文明曰夏區夏一區之夏本國也造如造

新人。心不變。似陶鑄過。一個區夏出來。聲言造之之功。始基諸此也。越我一二邦以脩。是造鄰國。西土惟時。怙冒是造。西土厥邦。厥民惟時。叙是造。萬邦凡造。就入急。虛不得。須由近而遠。由小而大。顯民然後。聞上帝上帝。漢漢如有。聽聞克當。天心帝用。休美如子。能承歡父。倍增。懽愛。武王見得。文王德與天通如此。殪戎殷。厥邦厥民。惟時叙。皆武王事。但事成自武。命受自文。故序文考極詳。乃寡凡。最只一句。即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更不贅復。所以動康叔之聽者至矣。蘇東坡曰。時叙以

楊子書解

東語三

卷四

時而叙。商周之交。正斯民由降入升之時。至德興時。推移而民不覺順其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汝念哉。謂文考德造萬邦。天下無不可德化之人。今民將在云云者。蓋聖人見性不見習之言也。若論衛民。染紂惡深。殆難德化。武王却見得民。則今也其心則古也。

可以通于文考。可以通于古。先哲王殷先哲王商考成人。不得有個古今分別。著在眼裡。正須念到此上。文考德言。當日自有個聲入心通。但恐聞過了。又成往事。今必父子而神明奉之。整起精神。把前聞直繼續起來。此個聞。永永不散。如體與衣離去。不得。然今民不惟可以文考治之。更前往去。至于六百載之上。如殷先哲王商考成人。又往至于千百載之上。如古先哲王。其于今民俱用得著。故曰用保乂民。曰用康保民。但求之不是一方。必數求。狹小淺近。心決尋思。不來。必至遠。惟至于古

楊子書解

東語四

卷十四

先哲王明德。其與後起聖人一也。嘗有不能得于近代聖人者。遠覽前古而得之。故又曰別求文考曰紹聞。古先哲王曰聞由正。以千百年亦同在家庭間有聲咳可聞。不難聞斯行之也。古先哲王曰康保帝治也。殷先哲王曰保乂王風也。商考成人曰宅心知訓。何也。一代治體在君。故有為保乂為康保。巨則奉命宣教而已。然此心不安。僅塗飾耳目。終無由以訓民。丕遠。惟者將商考成人遺訓。熟思精研。一一從心頭勘破。有以安其心。則施之于民。疾徐自然中節。故曰宅心知訓。古今帝王君

相相與上下神明感召。動與天遊。何等廣大。凡學問。從人入者。難。便說是德。以其無得于心也。無得于心。任步。聖賢却有幾多。窮迫拘擥。在弘于天。蓋自得之也。故曰若德能自得之。則視聽言動。左右逢源。故曰若德裕乃身。裕餘也。用之而不窮也。僅從政事上。補苴罅漏。茫無心得。豈當日臨軒策達之意。全是本諸身學問。一個汝念哉。到底若謂教康叔博學。差去星淵。呂佐恭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亦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會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彥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裕乃身。是從容自得意思。惇彥乃身。是急切不自安意思。若于民艱。上從容自在。便放情縱。彷彿隔膜相視。故曰惇彥乃身敬哉。堯舜猶病。只是脩己以敬而已。天難謀民難保。一也。却說得民比天更可畏者。表了凡曰其視

聽不若天之微。或以秉道。斂匹夫之怨。亦不能若天之公。或以行法。傷赤子之心。說得通透。往盡乃心者。由文考溯到古先哲王。至弘于天。纔到源頭去處。故曰盡上言乃身。此言乃心。心不盡。此身必痿痺。不知痛癢。求惇彥乃身不得也。好逸豫者。生人之情。只教改盡心。自不安意于此。去了康字。雖在逸。不逸在豫。不豫如文王不敢盤于遊畋。是也。治民者。心有不盡。便民怨由起。見得民心間。不容髮。此小人所以難保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只當順底。却不肯順。偏逆將做去。當勉強底。正用得

新民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應保言。所以保者。應節而至。當因則因之。當矯革則矯

幸之一。一。僭其自。然。惟。恐。傷。之。也。王。之。訓。誥。有。限。康。叔。之。變。而。通。之。者。無。窮。故。曰。弘。然。此。不。惟。盡。康。叔。一。人。之。責。而。已。宅。天。命。作。新。民。者。王。之。責。也。皆。于。康。叔。攸。賴。蓋。乃。服。重。大。如。此。此。明。德。之。極。功。也。按。新。民。民。字。指。天。下。之。民。說。畢。命。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殷。民。實。關。天。命。曰。四。方。無。虞。曰。以。康。四。海。殷。民。實。關。天。下。之。民。三。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武。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楊子書解

康誥上

百十七

有罪輕情重。有罪重情輕。但舉兩者為例。便見此中一毫拘滯不得。所以不可不敬明。蘇東坡曰。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于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武王為之與。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武王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于乙之罪。謂其罪不至死也。末世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致人于必死之

地亦死。開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憫者。識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斃死。以已殺而議識贖。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為小罪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明不如日月之無私。雷電之長育萬物。雖輕重井然。察吏之能爾。不足以發其恥。生其感。終無服之者。大明。不。是。靠。着。律。例。當。情。罪。輕。重。與。時。推。移。之。際。惻。隱。乃。身。天。明。自。發。勅。戒。懼。也。懋。勉。力。也。與。和。意。似。相。反。却。反。側。逆。

楊子書解

康誥上

百十八

疾。皆。放。驕。偷。安。做。成。乃。知。三。字。連。類。為。言。之。妙。副。墨。曰。人。有。疾。不。決。去。為。養。患。而。驟。決。必。至。于。傷。惟。恐。不。去。惟。恐。傷。之。非。必。殺。也。故。習。一。毫。未。盡。便。復。潛。滋。故。須。畢。棄。康。又。心。安。意。適。于。治。之。中。真。如。赤。子。保。于。慈。母。更。無。一。毫。勉。強。從。人。意。陳。大猷曰。去惡如去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善如保赤子。則保護無所不至。如保赤子。為其無知也。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如是而刑有妄加者乎。有得其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心。曲盡真聖人之言。袁了凡曰。下四句總

是大明如察惡爲明。別善爲明。乃知其爲惡而不能以去疾之心去惡。知其爲善而不能以保赤子之心保善。終是逞聽任臆。非大明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刑人無或剗刑人。

罰曰乃罰。大明曰乃大明。誠恐康叔直以刑罰爲已事。可出入惟意。然犯之者人之情。罪之者王之法。非汝封可得而刑人殺人也。既非汝封得刑殺人。則非汝封又曰可得剗刑人。必無此等說話。蓋不但刑之大者。即其

楊子書解

康誥九

百九

小者皆不可干以意也。又曰二字意如此。

正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按孔穎達謂外土諸侯以獄事上于州牧之官爲外事。蓋康叔時爲方伯也。林氏謂康叔以外侯入爲司寇則內事者。王朝司寇之事。外事者。衛事也。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既成。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法守而已。諸說不同。從陳氏爲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上言汝陳是法。教康叔以先有司也。即文王罔攸兼意。至要囚必服念者。不敢褻瀾踈高風。忽畧于人命之生死。聖人恤人命之至也。若餘刑皆服念。則事務煩瑣。而服念必有所不至。副墨曰。服念之久。即使終無可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死。然後兩無憾。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陳臬蔽殷彛。是有一定底。到用時。又必與時推移。執泥

楊子書解

康誥十

百二十

不得故曰。用其義刑義殺。義蓋天下之公。非一人之私也。但推移之際。恐意見生其中而已。因參焉。此又不叫是義。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此公私之分。介在幾微。辨至于此。蓋全乎精微之理矣。是爲盡遜。不是有遜有不遜也。曰時叙。即前所謂有叙言。可稱之如此也。未有遜事。自己見得未能合義。未能舍己。只有惶懼。別無矜喜。刑殺之所由克中也。陳大猷曰。第言罰。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故用其義單言刑殺。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未其有若一語武王直說入康叔心曲裏見舉世不少慈祥愷悌却那能如此真是天生吉人與世造福底惟乃知一語又說得武之心曲惟有康叔一箇能知有司雖奉法守職不能體認大君一點好生之心此衷何由得快兩兩對勘君臣合德兄弟同心世間絕少古今僅有如此挑撥不由人不戚戚感動

凡民自得罪冠攘姦究殺越人于貨皆不畏死罔弗慙皆不畏死狀其心也人至于不畏死直無可奈何故孟

楊子書解

康誥十一

百二十一

子曰不待教而誅。呂伯恭曰此等罪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非康以汝汝封也。刑加于自犯之罪也此蓋舉一端以爲例見如此者則刑無不當罪也。魏叔子曰曰自得罪則知雖有殺越人于貨而爲人所誘脅者其罪亦不至死矣所謂乃有大罪時乃不可殺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殺越人于貨尚是加路人若不孝不友直在至親上賊恩害義又進一層故用矧字速由作罰但有孝不友當殺底即殺當劓刵底即劓刵所以窮其逆萌不可少有姑待也武王告康叔至此蓋不勝三致意焉左史記言故特著曰字傳其叮嚀深切也。呂伯恭曰商紂狎侮五常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法治殷俗同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作罰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

楊子書解

康誥十二

百二十二

在也。王方麓曰聖人之治以彛倫爲重所謂明德明此而已所謂慎罰弼此而已速由文王作罰武王所以汲汲也。朱子曰惟弔茲言憫此不孝不友之人不自我得罪則民彛將大泯亂也彩按此訓弔字只如字讀更爲直捷

不率大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弗念弗庸疎厥官也而爲君之病最大故曰疎厥羣

攘姦究人共惡之。至臣之別播敷者。違道于譽。民方舉之。惟明主知其爲民之賊。故曰惟朕慙。不孝不友。有文王作罰。至于治臣。非有一定之罰也。率由茲義。循罪之輕重而議之也。杜道升曰。庶子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外指衛言。正人如周禮三十六屬之長。節如今印章。非行道之符節。

亦惟君惟長不能厭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三命乃非德用。又

魏叔子曰。民曰速由文王作罰。臣曰速由茲義。率殺說

楊子書解

康誥十三

百廿三

康叔只到乃非德用。又便住了。文甚含蓄。蓋不孝友之罪。甚于寇攘。臣之罪甚于民。俱一步進一步。則君之罪甚于臣。自見言外凜然。副墨曰。君不克君。長不克長。自正無本。故有所不能也。有以倡之而不從。然後率殺。乃爲以德用。又今無教化。一切威用。則雖驅民爲善。亦虐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爲君長者。不可非德用。又但用德無他。亦無不能敬典。

而已。蓋慎罰與明德。不是兩事。惻隱乃身用功多少。刺厲故曰克。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否則雖督民爲善。日促。陋其民而已。求裕民其道無由也。此敬底心直接著文王來。最親切可尋。言敬又言忌者。呂刑所謂朕言多懼。敬不足以盡之也。必純乎文王敬忌之心。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否則前路遙遙。決起不上也。予一人以懌。蓋與康叔知朕心者。言皆性情之感而已。與他言治臣不同。副墨曰。我惟有及者。遽以爲能及。則弗及。自委于莫及。又弗及曰。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不敢不能之。

楊子書解

康誥十四

百廿四

詞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泰誓曰。昧昧我思之。不深潛去思。不可得。此曰爽惟民。小民無知。以凶爲吉。以陰爲安。待他思量。自然心生哀憫。如見盲者走路。不引他到平路上。決過不得。意其惟殷先哲王德。却不言文考。不言古先哲王。不是又有箇揀擇。因前言師殷罰。蔽殷罪。皆言殷也。遂撞口接著說其惟殷先哲王德。并殷罰不願用也。蓋殷罰雖有倫。但

民既在罰中。已是不吉。不康。不是。迪底意。思求之者。務得其意思所在。與爲一也。矧今民罔迪不適。又見得民無今古。與今民將在祇適意一般。不建是不能以已正。正人直無政而已。非民之過也。蘇東坡曰。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影按此詮求字。正與下適字合著。西山真氏曰。不迪則罔政。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楊子書緯

康誥十五

百廿五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喪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告德之說于德之行。此其理易明也。告德之說于罰之行。從火坑裏取出生意。此其理未易明也。武王到此却引歸自己身上。曰。予惟不可不監。似明鏡當前。毫不可掩。今思民之不靜。其病在事。其源本在心。未能從其心而止之。便如草之有根。莠于此。又發于彼。故迪之雖屢。不得其同。雖然不能齊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萬方罪

在朕躬。此等顯然道理。那能推諉。惟天與喪。惟民一。樣。故曰。予惟不可不監。止有得之說。入得民心。謝得天責。不監之而不可也。時人以監爲監殷先哲王。在告汝德之說上。增一句。曰。以汝同有應保殷民之責。故告汝云云。如此便側在康叔上。下文其罰殛我。上文予惟不可不監。却被此一句格著。呼吸不靈。未戾厥心。傳增狠疾二字。迪屢未同。謂同殷先哲王。夫殷之反覆爲患。祇以懷私挾臆。不得其同。耳。必反其不孝不友之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乃大同也。後世人主。民之不靜。不

楊子書緯

康誥十六

百廿六

但一誅其身而已。武王則曰。未戾厥心。若謂此不靜者。并非其身所爲。蓋道不足以格物。我未能至其心也。苟至于其心。則種種皆不作。故曰。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予一人無所逃罪。而人無與焉。其後周公君陳畢公。相繼爲理。多方勸迪。卒不誅戮一人。皆見于其心不止。雖有莠夷無益。審于本末之辨也。是以聖人治天下。治其心。故皇自微德。從容需化。而人全性。命世主治天下。治其事。故惟見萬方有罪。而誅夷無寧日。蓋治心與不治心。天下人命之安危生死繫焉。不可以不慎也。按

爽惟民三節皆用德不用罰之意傳以來惟民二節爲
以德行罰無作惡一節乃用德不用罰不得作此分析
王曰嗚呼封敎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開口曰嗚呼封敎哉畏天也畏民也德言敏何也雷厲
風行絕無等待古人之德如此所以學古人者必斷以

是心之誠稍涉虛假便優悠怠緩趨古人不上此武王
指出本領與康叔也前曰惇惇乃身曰若有疾如保赤
子都是一箇誠字丕則者發于至誠不是斤斤摹倣小

揚子書

康誥十七

百廿七

聰明小見識如何合得古人來人心是最危底能法古
把情欲愛惡攻取一概屏除此中坦蕩穩貼一何康也
心有所得爲德能法古自惕厲憂勤常目在之其心勿
忘有得而無失故曰顧也然只顧此箇知其一不知其
二不可以謀天下事能法古便神明變化生其中天下
萬世利害安危備其中不僅在目前討生活著爲猷何
遠也曰心曰德曰猷有三其實學問只此心不得安此
心既安不拘不迫從容寬大德不期其顯而自顯猷不
期其遠而自遠乃所以爲康也前曰乃由裕民此曰裕

乃以民寧并裕民不著心上惟太上因之之道也治至
于此蓋純粹之至一疵不存故曰不汝瑕殄瑕曰殄殄
詞也○陳大猷曰爲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
德慎罰是也舍是則爲非謀非彛王恐叔惑于邪說異
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彛之惑太宗者故
戒之嚴如此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揚子書

康誥十八

百廿八

惟命不于常汝念哉言周之天命在汝一人念上苟或
不念便天怒人怨使我殄享不但汝瑕殄而已嚴之至
也亦惟助王宅天命責任固不小也服命與微子之服
命同彼爲上公擬于王者欲其慎也此爲孟侯所以統
率諸侯稱塞政不易欲其明也高乃聽謂不得以家庭
兄弟之言輕易忽過了用康乂民天命至于民心不求
諸天之遠也○魏叔子曰以兄封弟吉事也乃子之國
時曰毋我殄享何言之不利與周公營洛正當遠祝子
孫而曰使後世有德易興無德易亡興盛之朝不拘忌
諱如此然則人之喜言吉祥而辟諱凶禍者必其勢將

敗而氣已衰者乎。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前云罔不克敬典。此云勿替敬典。欲其永肩一心。用德不用罰也。曰以殷民世享。重之也。難之也。無我殄享。戒之也。直見得殷民十分關係。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此酒曰大命。何也。國家之興衰。風俗之美淫。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胥于此繫。明者直見源本所在。化民自臣始。化臣自身始。不但宣布教令而已。康叔爲孟侯。庶邦皆在所誥。獨言妹邦。著甚也。王宇泰曰。武王之誥。欲其無常于酒而已。初非遠人情難行。何勤于勅。恣如此。蓋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回卓。墨子豈但惡其名哉。莫云妹邦去西土爲遠。宜其未

楊子書

酒誥一

百三十一

聞文王之風而興起也。故述文王之訓爲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一飲一食。一服一用。其初皆天之所命。非有天焉。人不能爲。聖人疏食菜羹。祭必齊如。只是見得天命無空漏處。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一酒耳。降命在此。降威在此。禍福之分。間不容髮。可畏。

哉。喪德言行。必有其事之失也。至于喪邦。難悉指其事之失。故概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彞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

辭。教不禁人以飲。但曰無彞。曰惟祀。曰無醉。何也。蓋聖人

之教人也。革其太甚。不强人以所不能。故其教不勞而化。成也。誥庶庶。邦庶士。小子。已在其中。○林氏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

三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袁氏曰。

楊子書經

酒 卷二

百三十一

有正是有爵位者。有事是無爵位而已。有職役者。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彞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臣之小子與君。近得常聞君之教。至于民之小子。惟曰我民迪之。所以朝曰夕曰。時有文王訓勅于前者。由父兄之教嚴也。惟土物愛土物外。無所愛也。人之為善。惟朴與勤。勤稼穡。服田畝。奢淫不作。怠惰不生。則非僻無自而入。故曰厥心臧。但家庭常訓。易忽過。故戒以聰聰。聽之審也。酒之害。至于喪德喪邦。豈是小德大德亦無

所指實。惟在民小子中。有軼越倡狂。因以妄見差別。為人心風俗害不小。故戒以小子惟一。○魏叔子曰。以酒為小德。便是耳根不靈。不能領畧。處須于極平常事。曉得極要緊。極近小事。曉得極重大。不是祖考故說得如此利害。乃可謂之聰聰。故下文緊接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嗣續也。嗣爾股肱。謂作輟為功。不可以有成也。純大也。

楊子書經

酒 卷二

百三十二

務俾種無遺利。又一也。所謂惟土物愛也。肇始也。凡始焉作事。鮮不勇往者。故會意訓敏。商賈棄室。家服勞苦。非有奮然作始之意。則賢不能服也。事厥考厥長。曰奔走志其趨。踰之勤敬也。養厥父母。曰孝養愛敬。生乎心也。由是厥父母慶。非徒事焉養焉而已。致用酒。因父母之慶而用。非父母慶則不敢用也。則用酒之時。寡矣。此謂無彞酒也。○副墨曰。父母慶喜其務本力業。不為遊蕩之子。即迪小子之心。非慶得養也。○魏叔子曰。服勤農賈。家有餘貲。子孝弟恭。門無戾氣。或于農收之畢。服

賈之歸。或于嘉辰令節。長老之心怡然欣幸。則親潔豆觴以奉父母。而已陪侍以飲之。所謂服父母處自洗膳致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養老不專是鄉飲一日。必如孟子老者足。以衣帛食肉。人修孝弟。導妻子使養其老。故曰大克羞者。國典者重。

楊子書解

卷四

百三十一

養老人君注意在此。今日體貼君心。不敢稍忽于其間。故曰惟君人與神交。只此中德。須平日存養省察。在未祭祀已與神明相通。故曰克羞饋祀。但人臣祭祀看作。常不曉得此等功夫。非大思索。一蠱如何。悟得此先下。丕惟曰。三。宗所以重起庶士之聽。使其自反而思也。人臣職業多端。祭祀所以爲幽養老所以爲明。正其大者。其餘無不正。故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舉茲二者。凡皆可以信之而無疑也。紂酤酒亡天下。是酤爲元惡。天所惡。則忘酒爲元德。其爲天所順可知已。永不忘。

在王家。王之所眷即天也。王方釐曰。典常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于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及于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介副也。言祭祀而裸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者。其副也。魏叔子曰。作精同作新民之作。如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之意。于常。常。視省中發個震厲。究考合中德與否。

王曰。封我西土。桀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楊子書解

卷四

百三十一

武王受殷命。却繫于西土。諸臣之歸酒。蓋大小臣工之謹。其力可以尊主。可以格帝。所以爲大命也。此一節把穆考文王四節。盡收入來。于妹土二節。嚴盛臣民意。偏緊精神。魏叔子曰。諸臣歸酒耳。以爲克受殷命。何也。蓋酤酒之人。必有荒淫之事。歸酒之人。必有憂勤惕厲之事。非必酒一事。遽關天命。而實始于酒也。觀隋陳諸朝可見。是篇專命歸酒。故側重言之。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維德業。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我聞曰直述所聞也我聞惟曰蓋有得于前聞又從而思之因而言之也聰明明畏赫然在上天之顯者至可畏也虐及無告一夫作難萬邦不寧民之小者至無可慢也賢者因畏生迪殷先哲王踐履至到自然與天民親切不敢忽畧是因迪生畏故曰迪畏經德所謂經德不固也正直是經剛克柔克因時而措皆是經知人則哲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一毫移易不得所謂秉此正迪畏所在直見得天鑒于上民瞻于下那容回曲何

楊子書經

卷四

百五十五

至操惑又用三德無非建用皇極經德所以成王也相由哲而立故尊之曰師曰保若不加畏則以爲相而尊之不以爲相而忽畧之可也迪畏二句說殷先哲王了又總其祖孫君相而言之進到慈酒上言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一代君相自暇逸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蓋商之盛時其下無酒飲之風其上不聞慈酒之誥但從其君相愛勤惟見其不敢崇飲所謂我聞惟曰者其言如此。按御事尚書所指不同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御事牧誓是也如召誥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則以天子爲御事也大誥御事汎指在酒誥中如

越少正御事此指卑者言如西土渠徂邦君御事小子又汎指也此御事指爲相者豈御事名非一定猶後世之言執事與。真西山曰此章乃一篇根本人能主敬則不縱欲商君臣既一于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幾宜深味之。魏叔子曰酒誥一篇最要。看此一節上文說得慈酒極重大到此却說矧敢崇飲把慈酒只算餘事可見慈酒之內尚有其本不然人幾幾以慈酒爲第一件事

楊子書經

卷四

百五十六

矣然語氣却更緊一步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有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服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說到不服纔進見精神至隱處僅云不敢而已恐猶有敢時候惟者言其志所專也人心中非有一件要緊其所孜孜汲汲却爲著甚虛合內服外服之臣又合自成湯至于帝乙數百年內服外服之臣專務成就君德輔理相業只有此急更無他忙想見惕厲胸次後世內外

官亦忙。過日正不知其所忙何事。王方麓曰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外服二等。人內服六等人。內服冠以百僚者。上節御事。指相臣爲有僚之長。則此言內服。斷自庶僚以下。故以有僚冠之。對上御事而言也。庶尹正也。亞其貳也。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也。有姓謂賜族命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退休田里也。凡此皆百僚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汙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楊子書緯

酒部八

百三十七

惟荒腴于酒。不惟自怠。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事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孽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遠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上稱殷先哲王之迪。畏聞者我聞。惟曰。此言紂沈酗亡國。開首我聞。亦惟曰。可見是非古今人物。若僅得于前聞。不去思惟。無論見不得他好處。并見不得他惡處。言善不足以感言。惡不足以戒。雖開無益。此篇形容盡態。蓋得于聞而熟思審處。惟非徒演說本紀也。酣身全身。

沈于酒也。厥命罔顯于民。雖有號令。昏如夢寐也。祇保越怨。不易者。重使民怨之。辜愆意橫行。絕無懃悔。奉之如典章法守。所爲敬保。不易也。淫汙非彝。如銅柱膏火之類。人意想不經者。誕惟縱之。思無不至也。人存乎威儀。所以別于禽獸。乃用燕喪之如酒池肉林。男女裸相逐之類。民皆傷心。紂益荒腴。所謂民怨不足惜也。紂見爲逸。其實非逸。力行不息。趨死而亡。至盡之人。無不畏死者。厥心疾狠。悍然罔顧。自家把持不來。欲畏死不能也。國之亡。無不憂者。商邑皆紂罪克。害安危利。而不憂滅亡也。德馨祀天。紂不思及此。惟于民作怨之事。極力窮搜。思而又思。盡行身試。視其民若仇然。民至于怨。莫敢誰何。風行自上。群習自下。雖紂亦莫如之何。故不有聲聞。徒有腥聞也。紂之亡。沈酗遠之。非天亡殷。紂一心奔向此路。斷送自己。然後快于其心。凡與民怨者。或其民有所懼于上。而不敢肆然以行。縱其民者。民亦有所懼。亦有所怨。紂兩失之。顧不哀哉。王方麓曰。惟民民字。指後嗣王對上天而言。皆民也。

王曰。紂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此酒或看小德今惟殷以酌酒墜命不把做個大監
戎不可得紂失在縱欲監必如殷先哲王迪畏有主敬
工夫纔算做監撫于時者妹邦此日尚有庶羣自酒之
風必撫而定之使安其教也我武王與康叔俱在上下
全志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楊子書釋

酒誥十

百五

教行必有賢者始故開首言殷獻臣必自近始故由所
統諸侯說到本國必自貴始故在遠者由殷獻臣而侯
甸男衛其在衛國由太史友次第推上連下數個矧字
一節繫上一節其中揆遠近之宜審尊卑之勢察標本
酌寬猛皆從思而得之按司馬統六師建威消萌有違
命者迫而逐之以固疆國輔王畿故曰圻父司徒敷教
在寬因性利導曰若保敬非養不舉故曰農父厚民生
爲本也司空制經界以定法貪暴不得多取強梁不得
兼併俾四民各有寧宇至覆被也故曰宏父一打禦其

予一教育其子一安集其子故總其稱曰父代其君以

父母天下者也。王宇泰曰殷獻臣凡殷之賢臣居于
殷墟者皆是不必言昔事殷今里居者連侯甸男衛而
言或仍散爲各國之臣侯甸男衛皆康叔所統得劼毖
之與文王誥庶邦同義太史內史在王朝則貳冢宰
在侯國則處賓友之地蓋文史之官以侍從獻納備顧
問爲職獻臣賢臣之在衛國者習俗移人賢者未免故
累言之也百僚大臣汎言至于特舉其官如爾事若疇
則宗工中尤重者爾休對采而言不親職事論道遂休

楊子書釋

酒誥十一

百四十

也服采者賓師亦有時受事之托如孟子爲齊出弔于
滕是也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三卿則居位執政者其
名姓通于天子列于六職與康叔同任國政故曰若疇
非其禮秩與康叔等也嚴康叔非一節乃歷推結束于
此。副墨曰剛制對音酒如對勁敵顧惜牽繫之情須
有一刀兩段意。魏叔子曰若疇尊于爾事何也蓋服
休服采雖名爲師傳仍是本國之臣三卿則命于王朝
所謂天子使其卿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是也儼與
國君敵體非諸侯所得點涉矣

殷或語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以群飲之故必盡執歸同議殺雖殘暴好殺之至未至于此而謂武王爲之哉蓋當時群飲所謂席群自酒者復見于今皆大家世族一輩不嚴爲之令則禁不止且殷頑三紀而後風移當武王之世使其羣飲因謀爲大姦豈能保其必無哉武王雖不見三監之亂蓋必有履霜之懼焉劉氏真曰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爲羣飲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盡執歸于京師乎一篇中重在位者爲言蘇

楊子書緯

酒誥十二

百四十一

東坡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謂群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如今云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群飲者恃其世家呼朋引類力能迪人非迪于人者故曰盡執歸同誠慮康叔之法有不能盡行于此輩也至此曰諸臣曰百工則多人矣從風而靡情既有可議且

酒于酒而已猶不似群飲者有風俗人心非常之憂故曰姑惟教之此處置所由異也

有斯民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入弗恤弗踴乃事時同于殺

直解曰享嚮古通用言汝于殷迪諸臣既教以羞者饋祀之言正事元德之效有如此明白指以嚮往之路矣乃不用我教辭是怙終也故同于群飲之殺魏叔子曰上所云教之即前典聽朕教也享字即所謂飲食醉飽自介用逸也言教汝羞者饋祀有此明白飲酒之道

楊子書緯

酒誥十三

百四十二

初非一槩禁絕而乃不用我教辭仍復酒酒是敢于犯法矣故時同于殺不復議寬假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汝典聽朕誥議道自己也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行法自貴也蓋申理前文語終叮嚀如此袁氏曰辨別其淑慝也

梓村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故達大家是箇關鍵所在居
下位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則大家豈可得而服故
達王尤是一大頭腦所在達大家兼庶民與臣達王惟
以厥臣何也大家共處此邦臣民皆與近每威使吾百
姓却制吾群吏使人畏或厚施于國歸恩于已使人悅
我之體恤臣民者一有不到由是大家有以其民叛者
有以其臣叛者所以無奉承大家底法只子庶民如父
楊子書解 卷四 梓村一 百四三

母一般體群臣如股肱耳日一般如此元氣流通一切
病俱不作將大家同在一氣流通內故民與臣兩者俱
重言之至于王去邦遠矣庶民之事有不盡聞者惟臣
之進退用舍其大者必上聞于天子臣得其人則民安
不得其人則民必不安不言庶民可也只簡正百工信
任賢者凡此臣之事無不停當則我之所賢王必共以
爲賢我所不肖王必共以爲不肖上下精神無或壅格
故與王相通直無兩路耳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汶非濟
也而可以至于濟此則達之說也。蘇東坡曰大家如

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
所持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
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矣古者國君馭此
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者此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
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姦克殺人歷人宥肆
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人臣驚忍好殺亦不常有惟人君倡教于上提起一頓
放下一頓便人情退情無由奮迅汝若常常揭出體惻

楊子書解

梓村二

百四四

本懷明示衆人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
也但人臣所以信其君者以事不以言必在上者見得
人命生死所在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敢少有所忽
不敢稍自安逸故曰敬勞由是向前而往君爲之先臣
莫不率從其所關大者君則宥之所關小者臣則宥之
凡上所爲慈祥仁恕之事昭然示人以可見如何不效
法起來此謂以厥臣而以厥庶民即在其中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成攸也。不至于殺。而苦爲鍛鍊。是虐也。胥者。上下相與爲之。世界盡成火坑。民無所措。一字形容得異樣慘痛。寡易侮。故言殺。徒哀憐之不足也。婦易離。故言屬。徒衣食之不足也。至于極辭也。養者。凡内外小大皆有以全其生活者。安于農桑禮樂。不擾其天也。引者。民愚常迷所之。不有以引之。雖有智民。且自墮于陷阱。而莫之避。是在脩政立教者。引他到生養安恬上去。如携帶赤子一殿。先王諄諄訓詞。蓋爲此也。監罔攸辟。監字。讀去聲。

楊子書解

卷四

百四十五

謂康叔監此命監之詞。與下文若茲監。應不同。王啟監監字讀平聲。陳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爲監。副墨云。容字要看。凡刑辟中使民手足無措。無可容處。由以容者。好生一念。如天空海濶。任涵育其中。罔攸辟者。言民盡安全。雖立有刑辟。直無所用。罔攸字要看。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脩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若作梓材。既勤模範。惟其塗丹雘。

疆界也。務使脩明。使他人不得竊據。畝田間水道。務使流通。可蓄洩備旱潦。蓋除惡之後。恐姦究未去。防閑宜嚴。芟除太過。德澤浸灌宜深也。惟曰言其心只如此。實以成終責有在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定爲康叔答武王之辭。懷諸侯。與達大家達王。應惟德用。與罔攸辟。應欲至于萬年。與成終應。君臣兄弟交勉也。通爲一篇。意甚了然。先王指文王。以庶邦惟

楊子書解

卷四

百四十六

正之供。周公于無逸言之。是文王有庶邦享之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武王于諸康叔言之。則謂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用懌先王受命。以爲文王何疑。既勤用明德。言先王之勤。不但勤敷舊垣墉。勤模範而已。其勤用明德。已有如此者。亦既用明德。言先王庶邦之事。不但享以幣而已。其同于先王明德之用。已有如此者。兩既字。言其往者。使其來者。爲可法也。故曰后式。王者懷諸侯。不用法制。不用恩數。惟德以懷之。萬邦乃殫。固不可動搖。此道古今莫之能易也。故曰典。

集聯四方諸侯而為一也。庶邦不享以幣。享以明德。故曰。不惟曰若稽田者。武王自言其心如此也。今王惟曰者。康叔答武王自言其心如此。不但如王所云也。勤字正應上節三勤字。王方麓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比。欲其維繫而不散。所謂懷為夾也。比之九五曰。顯比。所謂勤用明德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皇天重中國。民之托。因托以疆土。先王受命于天。惟有人此有土也。天若不為中國民起見。此疆土即不擇先

楊子書解

梓材三

百四七

王而付之。可也。後世爭地殺人。至盈城野。空見此疆土之可欲。亦獨何心。既字越字。一氣趕到下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故也。皇天重民如此。故王所以治之者。純乎其德。不可少參以刑罰。所以奉天也。迷民。染惡使然。本性無不覺也。和。非甘非苦。調之使不偏也。懌。悅也。如使民食鮮衣美。止有悅意。謂剗升化也。先勞之來之。導于前也。後從而振德之。鼓舞不倦也。凡此所謂惟德用也。先王受命于天。惟以德化民。今王惟德用。則先後一心。故曰用

懌先王受命。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監罔攸辟。武王欲康叔取命監之辭為監也。此云若茲監。謂臣之所言如此。亦可取而監也。至于萬年。言萬年貽謀。肇自開基之祖之一日。至于子子孫孫。不失此但民之意。傳心也。非僅傳業也。欲之云者。忠臣愛君。願聖甚。奢不敢必其然。深責王也。惟曰。與前惟曰是一義。君臣皆自舉其心。以與共見也。蘇東坡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雖古語淵。然皆彙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于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錡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末亡。以刑殺寬濫。故不及期而滅。太祖方以兵圍錡及竊逢吉祭。旦且滅其族。開延義言。瞿

楊子書解

梓材六

百四八

然止之。諒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告世云。

楊子書經卷之五

仁和韓懿章重刊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門人魏禧叔子參訂 男龍泉御李

晉進也 編校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己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字泰曰。周自后稷封邰。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于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國于豳。十世至太王。邑岐。文王遷于豐。武王遷鎬。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周家已

楊子書經

卷五

有大事。皆至豐。在馬。馬鍾陽曰。周至豐二十五里。大輅盛儀。非見祖考之容。故步自周。志恪也。彩按。武成亦。有步自周。意武王伐商。未為天子。亦志其實與。陳大猷曰。成王實。初往。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宗也。洛邑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居天下之中。鎬處天下之險。定鼎于洛。以朝諸侯。所以宅土之中。其示天下也。公定都于鎬。以壯根本。所以據形勝之上。游其慮天下也。遠。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林氏曰。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遷楚邱。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後卜筮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于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臨川吳氏曰。攻位。但用殷民。何也。是時四方之民。尚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攻力亦省。功易。

楊子書錄

卷五

二

就也。袁了凡曰。洛汭。洛水交流之內也。王城下都。兩惟洛食。故云然。位成。止定基趾。燕王城下都俱在。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王字恭曰。此郊社與中庸郊社之禮不同。中庸之郊。祭天。此合祭天地。中庸之社。祭地。此但祭新邑后土。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初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于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

始烝祭。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祀專以簡。為誠。祀卑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太牢。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自二月乙未至此甲子。會三十日耳。由錫至洛。道路之日。俱在焉。而東都之經營已定。漸次觀成。若是其敏者。何也。蓋惟古大臣。蚤作晏寢。無好逸豫。大法小廉。無飲食宴樂。無貪貨幣。淹歲時。愷悌愛民。人之信之者。非一日所由。今下流水。日少功多。後世興作。不如遷都之大。

楊子書錄

卷五

三

者動經歲數。弗克有成功。尚職心其咎哉。新安陳氏曰。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達。既新邑營。丙辰一日。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此一日者。誌精神。以無為。敬大祀也。已未至癸亥。五日。皆不言事。蓋甲子將用書命。丕作竭志慮。以有為。慎勳衆也。想已未此五日中。必會集群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即是三月十六日。已未。在戊午。祭社後一日也。四方和會。周公咸助。皆在此時。曰洪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考。

之雖殘編斷簡。亦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王字泰曰。四方民大和會。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獨命邦伯。統于尊也。

厥既命庶庶殷丕作

王氏曰。上曰庶庶。下曰庶殷。反覆形容人心之同也。庶殷丕作。則四方民可知。萬民如此。則百工播民可知。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本旅王也。曰若公者。托公以獻則襄公。故曰若猶及之。

楊子書解

召語四
卷五

四

云。尊公也。越自乃御事。言在汝治事者。有精微以喻之。非空言可得而效。亦謂相洛宅殷。惟臣之任。至教化原本所在。則非臣之能也。○集論云。誥告庶殷。即後誠民。自乃御事。即後敬德。二句爲作書大旨。攝一篇御事或稱大臣。或稱天子。猶後人稱朝廷爲縣官。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亦無疆。惟恤。恤與休相等。不差分數也。嗚呼發端。末又曰嗚呼。嘆之至也。曰曷其。又曰奈何。危之甚。故言之複。

也。止有一教。可以承此無疆之恤。不敬則且奈何。若計無復之。云也。○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指也。下文只反覆推行此意。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殷賢聖六七作。而不能庇其後王之無道。所以深警成

王祖德不足賴也。智藏瘝在曰厥終。其始或不如是也。

楊子書解

召語五
卷五

五

始不如是。而終如是。乃即至于亡。所以可畏也。民苦莫可安身。他無所知。有走一著而已。至于出執。奔走不可得。蓋昏暴在上。天下無主。無主乃亂。貪其妻孥利其貨貝。反以出亡爲罪。群起而執之。四方皆然。蓋不獨紂都之民無以逃死也。故曰天亦哀于四方民。商先王有德不可忘。四方民無罪實可矜。天亦有所不得已于此也。其眷命殷之眷命也。殷之眷命。爲懋德之文武用。不爲商用。在一覆手間。不可以少待也。故曰王其疾敬德。○新安陳氏曰。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

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其奉命用懋。殷之天命無常也。猶是一代之事。此言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蓋覽觀古今之天。皆如此。一曰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一曰天迪格保。面稽天若。禹湯之于天。其親何等也。然夏殷至今皆墜厥命。天于其子。

楊子書解

卷五

六

孫何嘗有一毫顧惜。言下使人淒然。所謂善作危語也。○宇泰曰。自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革保。皆以前此所未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今時既墜厥命。此夏殷之亡也。桀弗作往任。紂弗其考長。此夏殷之所以亡也。今冲子嗣。嗣其既墜之命。則宜取其失于前者。作一榜操。力反其故轍。故曰則無遺壽考。若第撫有富貴。莫之省改。此所以覆亡相尋也。○魏

叔子曰。古人功業。盡人可見。至其躬行心得。有不專在

文字見聞。可考而得者。壽考積其力。久與古人自有神會。所謂要知山下路。須問到來人也。故曰能稽我古人

之德。壽考心惟無欲。既與天合。其閱歷深久。智慮所周。

凡利害倚伏。惠遠影響。他人見為若可知。若不可知者。壽考之謀。直從天上考來。一一如燭照。數計毫髮不差。

故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古人之德。曰我者。召公與古為處。看得古聖賢。如一家。至親不覺說出箇我古人之德。

來。○王宇泰曰。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

楊子書解

卷五

七

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願畏于民器。

不僖曰。元子重言之曰。元子哉。聲情俱為悚厲也。為天

元子實為民元后。小民不和。元子不可稱其責也。小民

情態難出。誠之非易。不能誠者。力有餘于物。足以勝任

而無難也。其猶期也。謂所以體元道必出于此也。入主

受命。無疆惟休。而春命。用懋前之休也。孫子萬年後之

休也。必當下導迎和氣。乃為今休。無愧元子。惟不能誠

于小民而已。不能故先著在手。不動聲色。措置惟我。否則民身便不及顧。迫其卒也。雖甚畏懼。徒事後張皇。聞施補救。皆不濟事。故敬德後焉而不敢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迄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繼也。繼天之心。如以嫡相傳。所以為元子也。恭天成命。武王之命于天者。不可易。到得紹上帝。自服土中。纔算得成王格。天命由我。立故曰。王厥有成命。前云今休期之也。此本王有成命而言。則治化通天。休何待哉。故

楊子書

卷五

人

曰。治民。今休。袁了凡曰。元子不可改。而上帝改之。所以有紹之之責。存之中者。足以繼天之心。施諸政者。足以續天之事。是謂之紹。服即行此紹上帝之事。曰。自有者。元子所當自盡。不可仰成大臣也。兩其自聘。只作二段。迄祀上下。在配皇天內。配皇天二句。應紹上帝中。又一句。應服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節者。制之使不縱也。邁則超然勇往。雖過之不止也。制之使不縱。乃過之不止。君子于此。可以得為善之方。却

節性。自比介。有周御事。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與之化。非必若何戒禁。而後為節也。比之。曉義大矣哉。王宇泰曰。治道。知所先後。則回人心。變風俗。如轉戶。樞故。將有事于殷。則先服殷之御事。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魏叔子曰。殷士之惡在習。此曰節性。何也。驕淫矜夸。將由惡終。固已習久。成性矣。孔子曰。作之不已。乃成自然。君子小人。皆有之。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字前已言之。此云作所敬止也。王其疾敬德。有急的

楊子書

卷五

九

意思。王不敢後。有先的意思。作所便純純常常。時時是急。是先弄說。個急與先。不得敬德亦前已言之。此云不可不敬德者。有反復思之。瞿然于中之意。下文惟不敬厥德。乃蚤陞厥命。便是不可不敬底註脚。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蚤陞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蚤陞厥命。不可不敬。却不可不監。把前代得失。瞭然在目。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必備取之為監乃知得失不爽不是偶逢其數如此夏歷四百數十年殷歷六百數十年自後代享國觀之不為不長久矣召公却云早墜厥命蓋聖人敬德祈天固以為萬年無疆此實墜之早也看得早墜厥命只是不敬德此等稽古便擊得大頭腦增長敬畏益利莫大故云我不可不監我字公與王皆在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命受有二國其間廢與述屬有永命之主有墜命之主

楊子書解

召誥十

十

功罪分焉不嗣若功則嗣若罪為天地祖宗所不赦天下共起而誅之不可以不謹也但言嗣功則嗣罪之意自見危之也。副墨云嗣受因其墜命而受之不是嗣文武惟茲言都在可予可奪例內前後皆這般樣子。卜世卜年未足恃也。袁了凡曰不曰嗣德曰嗣功本歷年而言也召誥一篇初段終于冲子又從冲子生出第二段二段終于初服又從初服生出第三段所謂意若貫珠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哲之命命于天也能謹初生便作命由我少時習慣成乎自然有雖愚必明者矣故曰自貽哲命。副墨曰初服以後我不敢知決言初之當慎也我字與天字對正自貽意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只爭此一初所以宜疾敬德若錯過此會便措手不及王其德之用直把此德傾施出來使人沾被無所顧吝若顧吝一分便恐遲過了也德

楊子書解

召誥十

十一

用只在誠民上做便刻刻與天對越必無斷元氣殘國脉之事故曰祈天永命不是將德去祈天。西山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魏叔子曰人主莫不欲永命而所用以永命者皆戕命之事莫不欲祈天而所用以祈天者皆天厭之事召公告王祈天永命而曰王其德之用可知此外別無祈永之法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疾在敬德便緩在用刑小民淫用非彝彼固有彰之意

上雖珍戮治之亦自有敢之意而兩相頡頏絕無迴思轉念是同民血氣用事決化民不得惟立其身于小民情習之外固之矯之皆利而導之則包蒙之吉矣故曰民若有功厥後王告君陳曰爾無忿嫉于頑曰忍乃有濟曰有容乃大蓋得于召公之教者至焉有教化斯民之心者尚惟所以有勝無求勝民哉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小民敢用非彛王亦敢于殄戮是上與下等也上與下等是其德一齊民而已不是者出庶物德與位不相配

易子書解

召語十二

十二

也故曰位在德元德惟首出故萬物咸覩小民所由刑用備為爾德不然則無可刑也天子之德以明于天下為明故小民刑用于天下曰越王顯疾敬德曰惟王勿以小民曰惟王位在德元曰惟王所謂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至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無疆惟恤優游不足以勝之即竭一人之力不足以勝之故曰上下勤恤勤之所至自矢于中不肯小就燕夏

無嚴滿越心懷然不是虛願有實實可以受處不用私意圖度故曰以小民受天命雖曰上下勤恤却分任不得故曰欲王欲字是召公忠愛無窮之意一言揭出○王字恭曰上言上下勤恤下言欲王人臣勤恤亦只在輔君上做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有君子越友民保愛王威命明德王未有威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言之也此拜手稽首曰乃對

易子書解

召語十三

十三

周公行拜稽之禮威命謂勿殄戮用又以德為威命莫威焉明德謂德元刑用明明德于天下德其明焉保如執玉恐墜受如谷納罔有違拒蓋遵王之至天下之大順也王有威命有明德自為保受有餘但倡率人心實人臣之分使人有異志不畏威不若德便天下安危未可知雖有小忠亦深內愧故曰敢義激于中退托之不能也若夫未有威命則惟王者受命于天乃克配天無疆此非人臣之事故曰我非敢勤○新安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誠民之事上文言已盡故

于篇終特以能字談之。

洛誥

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後之事既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王曰公功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即又繼以王曰皆不免有脫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揚子書經

洛誥一

十五

和會侯甸男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

洪大誥治

民大和會民之勤也播民和見士于周臣之勤也使周公以德感位等不親勞事則不足以鼓舞人心惟咸勤所以上下胥悅號令不煩而事無不舉也遷國重事故誥曰大誥又曰洪何也悅以使民則民忘其勞急督責之則以爲厲已矣洪所謂經始勿亟取其誥中之意而言也○集論云周禮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此只言五服舉其近者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也男

下特標邦字以該上下皆侯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播特宣布之使益也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見士朝見而趨事也百工當指侯甸男采衛之百工故云見士于周亦舉外以見內也周公勤勞多矣作書特其一事誥治即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是也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新安陳氏曰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追皇天威命不

楊子書經

卷五

十六

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奸彩按蔡仲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何嘗有居攝之事則知復字只尋常訓復命爲安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殷民之安危天命之去留係焉基命以此基也定命以此定也作民明辟單言基此亦順口接下之詞不必拘拘雙承蓋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作民明辟始基諸此則上天之命即始基諸此萬年大業蟠固自一日基得便

定得○表氏曰作治本以祈天故兩曰命本文只言弗敢及傳添知字非也委重大臣而身不與其事故曰弗及如者本能之而退讓如弗敢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王宇恭曰太保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如一人也○史氏漸曰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交流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于澗瀍之中龜卜告吉遂營王城以建

楊子書經

卷五

十七

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郊廓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以居殷民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呂伯恭曰卜都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黎既不言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副墨曰洛處中土朝會適均既可以建都會又殷民處此密邇王室地扼河南絕懷土之顧之心其勢自不敢動此則周

公營洛遷民之深算也。但意在近地。商民之心。凡舉大事。必定衆心。故先卜黎水。卜黎水非建都也。只爲殷民居止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臣休公既定宅。佯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不曰子孫萬年之休。却曰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夫萬億年之于王。至。絕。矣。願以爲敬天之休。王之精神實注于其間。蓋源流深遠。萬億年子子孫孫之教。皆王之

楊子書經

卷五

十八

敬此帝王垂裕之理。然非公竭力而左右之。王恐力量不能到此。此王超然遠覽。而倚賴之無窮也。故曰公其以予。劉墨曰。佯來玉句。因敘迷致責。望意故曰拜手稽首誨言。求誨言正欲其盡所爲。以予斯可言共貞。貞從恒吉說來。即易貞固之義。非貞不足以當恒也。共字以字有無限倚重。便預備著留後意思。誨言如聲稱殷禮以下。凡所告于王者皆是。呂氏曰。匹者對宗周之辭。言鎬京與王之地既休。你洛以宅中圖治。所以匹其休也。此上四節遣使告卜往迄之辭。時公在洛。王在

鎬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禮之時義大矣哉。成王求誨言于公。公所以答王者。他未之皇。看曰肇稱殷禮。蓋聖人祭祀齊戒潔明。以明天下之幾。以通天下之故。直舉而措之耳。王曰。予冲子夙夜。必祀。其領畧于公之誨言者至矣。蓋知此之爲先務也。聖人理明不使一夫有遺澤。聖人贊幽惟恐鬼神或有怨悵。故曰咸秩無文。斯所爲殷禮至盛也。後之祀者

楊子書經

卷五

十九

有文亦奉故事而已其衰也夫。呂伯恭曰。祭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麻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與鬼神渺不相孚。觀周公以祀于新邑爲言。若濶于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板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顙若。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百工。選建賢良。使出于一也。治天下者。君子小人雜處。便各懷意見。做不得事。同為君子。自無許多顧慮。故惟曰。庶有事。打起精神。各脩職業。不得以天下已定。安于無事。便優游過了。舊說有事。暗指下文。以賞罰自天子出。作舍吐語。不成話矣。其中江亦謂當就臣下說。如孟子必有事焉之義。副墨曰。幼冲之主。公恐從往洛者。或有匪人參乎其間。故自打點一過。使之陪行。下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人也。

楊子書

卷五

二十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臣事君。以忠。故惟曰。庶有事。若有一毫覲望。便不是。統臣却君。使臣以禮有功。不叙。或稍滿。遲皆不足以鼓舞人心。故記功宗。曰。今王即命。言不可以少待也。但褒賞行而驕盈起。則怠惰士氣。不足以興起事功。故受命。篤弼。曰。惟命。見惟有此命。不可以不申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王

東氏曰。功載。即上記功宗者。丕視。謂陳之朝廷。而無一人不見紀之太常。而無一時不觀也。訓視為示。不重人。

來視我。重我去。示人也。周公雖攝政。而有工觀法。則在成王身上。故曰。汝曰。自。

絕。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譏。譏厥攸灼。叔弗其。

孺子其朋。連說兩句。是深重嚴戒之詞。不以第二句作承接語。其往。謂往洛也。不是一往之勢之說。若然。便當接有若云云。與經文相反了。魏叔子曰。人主欲寵爵私人。而畏廷臣天下之議。則必因事會之來。則名其中。與眾共賞。漢唐以後。其假大武功大營造。以貴其寵嬖。

楊子書

卷五

二十一

者多矣。廷臣知上意指。益走其門。相率成風。各立朋黨。至于禍國。逼主。所謂敝弗其絕者。皆自人主一人之朋開之也。周公已早見于千載之上。與。

厥若舜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如予。謂我之若舜。撫事。用心至勤。備有成法。可不更張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循是法。必用是人。其間意喻指授。自不至東西易面。然王尚優游。工雖明作。奈何王尚峻刻。工雖惇大。奈何是在王有以使之。曰。俾嚮。專責。

王也。明作得大不是兩事。裕不成便說不得有功。但事理不通。徹神明不奮起。立不得功。不厚以載物。大以容物。成不得裕。故分言之。其實彛曰。若事曰。撫皆從容。寬大之理。成裕而已。曰如予曰。罔不若予。公亦聖之任者。與後之人臣。稱神頌聖。為君者傲焉。以為遠過臣。臣欲擬其君。且不敢。敢曰。如予是以臣日諂。君日驕。君德日異。治日不古。若聞周公之言。想見盛朝無忌。君臣交孚之概。聲稱殷禮。俾君忘清明治洛之源。本也。記功以鼓舞人心。治洛之作用也。然而狎侮五常紂所以亡。彛子書釋

楊子書釋

卷五

二二

宣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終之。始猶創業一時終則萬億年綱繆之事付託在子。茲年惟冲子任莫大焉。誠懼不克負荷。蓋期之遠責之深也。所以言不能已。發起下文。汝其敬識。有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藝。侮王業終在冲子。所以維持王室繫在諸侯。治天下者懷諸侯。若別擇不審。雖有恩不足以感。惟主以敬則清明在躬。誠偽盡見。耳目揣摩俱在所不用也。不享僅在志慮。義微則凡民因之便。惟曰不享不遵度不安分者。即見于庶事。蓋享不享之為大利大害有如此。聖人測微知著。推見本末。所以不可不敬識也。陳新安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蘇東坡曰。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

楊子書釋

卷五

二三

其禮謂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亂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干戈。周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頌朕。不服聽朕教。汝于裴民。弄汝乃是不覺。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公將告老。而王親政。裴彞之事。必王自展布出來。非如

前之仰成而已。故曰。乃惟孺子頌朕。不服。予是不勉。便

楊子書經

卷五

二四

歷年不永。天命于此。繫焉。篤叙若予。便下民。祇若人心。于此。繫焉。上而天命。下而人心。胥在民。弄一事。故曰。汝往敬哉。篤者在心。更加一番培養。使之甚厚。叙者在事。務一一遵守。不敢亂其條教。彼自歸指洛而言。裕者。優悠漸漬。無一毫迫促之意。併篤叙之迹俱化。猶有遠而不格者哉。洛繫天下之望。周公君陳。畢公。數聖人皆應此至深也。○彩按。蔡氏于頌朕。不服。曰。未詳。新安陳氏謂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以予觀前後上下文。覺周公精神。皆可見于千載下。

總在裴民。弄上領畧得。便一篇俱通透。○魏叔子曰。周公坐以待旦。吐哺握髮。所汲汲不服者。只為此民。弄耳。民性雖同。而氣稟有異。過高者。或流于異端。不及者。或終于下愚。故須輔。凡教養兵刑。皆裴彞之事。此作君所以作師也。率由正父。若無肫懋精神。貫注其中。則雖施陳次第。究等文具而已。故曰。篤叙。凡敬曰篤。敬恭曰篤。恭皆深一層意。古人立言。便傳出精神所在。○日記曰。武王撥亂反正。故曰正父。

楊子書經

卷五

二五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怙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若號弗視地。厥是用傷。明所以保也。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所謂明保也。法祖敬天。安民。明而報功。幽而事神明。德無所不至。所謂丕顯也。前曰公其予。是期之。此以予叙稱之也。揚益光大之。不但弗墜前烈而已。奉答者。天有是命。我敬答之。不敢虛負天心。敬之至。天人相與往來。親之至也。居師相協。厥居衆皆得所止也。和怙者。和至可久。故止其所不變也。惇宗。謂以非常鼓舞使之。

篤彌思愛無窮也。成秩無文公之語。舉此一句。豈以凡祭皆有文。此爲公之特語耶。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旌祀。

光曰明光。施曰勤施。所以上下四旁。鼓舞動盪萬物。並作。其明光。其勤施。一惟公之德。不是才猷跡上可見。所以萬物並作之中。穆穆然無偏黨。反側至平也。却穆穆即存旁作。裡面非優游太平而已。正有通方興故曰。迓衡。送者往也。終也。近者來也。方始也。此是何等氣象。天

楊子書經

洛誥十二

二六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文武以作師者作君。公能使天下如衡之平。又能使天下太平。如日之升。把文武勤勤教化。不至迷失。公一身全擔得起。故曰。予冲子夙夜。旌祀。委重于公之至也。公有茲予明農之言。因示留意其實。自夙至夜。旌祀無間。此何等工夫。故曰。我惟無斁。其康事。不是清靜無爲。史贊堯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成王之頌周公也。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將無同乎曰格。取其中通而爲言也。明光取其外朗而爲言也。被者無不覆幬。包其外也。勤施布以膏澤。孜孜于其中也。

四表方以外也。四方猶有所止也。王頌公德。未嘗較量分寸。却有分寸在。王宇泰曰。上言明保就今日告以治洛言之。此稱其平日德教制禮作樂以納天下于中。正和平之域。是却公德之明。光勤施處天下皆由于公之禮樂。即旁作穆穆迓衡也。

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

王宇泰曰。前言公德。此言公功者。自公之身而言謂之德。自其業迪王而言謂之功。其實一也。罔不若時者。欲公益懋前功。未可以言去也。留中亦有勉意。此上十

楊子書經

洛誥十三

二七

三節。迎王宅洛對答之詞。時公與王同在鎬。此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洛。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王宇泰曰。此上王在鎬留公爲其去而留之也。此下王在洛留公爲治洛留也。副墨曰。不但王欲歸鎬。公亦知王不可不歸鎬。蓋祖宗根本之不可棄。公已籌熟矣。豈待定策于王哉。此所以王命公後。而公不能辭也。

曰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開也。所謂迓衡。治在方興也。四方迪亂。皆公之功。其

爲記功元祀可知。而未定于宗禮何也。當日功之尊者。自周公以下。必有多人功。有易見者。有不易見者。其中上下高卑。一時未定。以諸臣宗禮未定。并公之功亦未克敘。真有個不自安意思。龍泉曰。敘字先正云。如後命寧之意。但亦未克三字可味。蓋公之功充塞天地。所云莫報之德。勿謂未定于宗禮。即定于宗禮亦無能以申。崇報也。後來明種休享。在周公口中曰。乃命寧子。當日成王不預設此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楊子書傳

卷五

二八

四方已迪亂。又告以迪將其後。望治無窮之心也。監我士師工。盡以人事君之遺。不但已之禁迪薦而已。所以迪將無他功能。只誕保文武受民。監士師工在此。所謂迪將在此。副墨曰。四輔布置周匝。處處靠著。蓋天下有一方未安。便京師形勢孤了一面。洛居天下之中。能誕保受民。則人心環向。直如輔車唇齒之相依。四顧皆我保障矣。故曰四輔。魏叔子曰。監我士師工。謂群下皆取法。共如此迪將也。故曰誕保。

王曰。公定于往。已公功庸將祗懼。公無困哉。我惟無敢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將順也。懼悅也。如但順與悅而已。便有慈愛太過之弊。今將曰肅將。懼曰祗懼。蓋愛若父母。敬若神明。鎮撫不能舍公。故曰公定于往。已不可易也。若非公任此。王或過仁使狎。過義使震。至有窮不能通處。故曰公無困哉。此非康公以勞王自處以逸。我惟無敢其康事。非徒夙夜忘祀恭己無爲便了。監我士師工。監之者刑之也。勿替刑。則所以誕保受民者。厚澤深仁生其中。故曰四方共世享。不第亂爲四輔。享在一時而已。魏叔子曰。我

楊子書傳

卷五

二九

惟無敢。則所謂頌朕不暇者。王已一力承當矣。若曰公無去而困我哉。我亦一意孜孜奉教。不敢厭倦也。先輩云。前此王言予冲子夙夜忘祀。似仰成于公而已。此言我惟無敢其康事。主亦勵志有爲。不肯退托。此公所以喜而許留也。說意最妙。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也。所以王言公定于往。已公無困哉。是以不許留爲困我。其辭危也。

周公拜乎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

承保仰承于王而保之。源本在王也。故下曰弘朕恭。
王字恭曰。曰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辭繁而不
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你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相未營洛之宅也。此乃相
既營洛之宅。王雖居鎬有文告威命常至其中。如佯來
必殷所謂孺子來相宅也。典經文武講畫不可易。獻民
從殷民之所服也。典不以文章粉飾。獻不以禮數優崇。

楊子書解

洛語十六
卷五

三十

皆有深仁厚澤以周之。終不撓一毫私智。廓然天理人
情之正。故曰大悖。治洛者公。而曰亂為四方新辟。主王
也。你周恭先者。以一代守成之則為已任也。言至此直
見王在鎬儼然在洛宅中。而國治不但來相宅而已。公
于此喜溢言下。故左史記言其自時中又特書曰字以
志之。直到萬邦咸休。纔說得惟王有成績。不然王之績
猶未成也。所以責難于王者至矣。故曰弘朕恭。魏叔
子曰。成王是周家守成當頭一個。不頓起精神。倡之手
先不可。但後王所以敗亡者。只是一箇不恭。敢于變祖

法。棄賢臣而已。故曰你周恭先。恭字是守成第一義。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你周乎先考朕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文武成烈。若在賢者。僅保其成功云爾。公制禮作樂。于
成烈中有一段肫懇精神。使益積厚流光。是之謂篤王
少而賢明。又以周公聖人為之相。天下望治者。每懷異
量。必篤文武成烈。乃以云答。否則民望失也。大臣表儀
弘遠。百世忠貞。皆大臣一人作之。全以至誠風起後人
故曰你周乎先公。又謂此篤前人成烈而已。若單文祖

楊子書解

洛語十七
卷五

三一

德必考朕昭子刑。若昭子刑有玷缺。即公勿替刑。文祖
德終無由單也。公之心惕惕然。昭子刑何日是考。文祖
德何日是單。倡率群臣相與啟沃。有多少功夫。在是篤
烈源頭。處成烈統言前人德言文祖。從其盛者言也。
此上七節。王命公留後治洛。及公許留責難之辭。時公
與王同在洛。陳氏大猷曰。此處下疑有缺文。
你來。懿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命寧。所謂教公功也。與懿殷是一般重事。公曰你來。懿
殷乃命寧予。若以懿殷為主。命寧其及者爾。蓋不敢當

王之敬也。○莫中江曰：宗禮既定，公應作元祀，緣是身後之典，無以遽申教功之意，故用秬鬯之禮，敬事神之敬。如今生祠一般，見禮定于一時，即可以準諸不朽也。

○王方麓曰：尊以桑爲上，壘爲下，卣爲中，鬱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傳云鬯，鬱金香草誤。

○蘇東坡曰：綏寧周公曰：明禮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

楊子書經 卷五 三二

則其禮如祭也與。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漢孔氏訓宿爲進爵，東坡謂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也。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篤叙即篤叙乃正父之云，惠者文武思啟行翼自然如此，篤如此叙無所拂也，違遇也，平日不能戒慎，所以致疾之由，若與之相連，故曰無有違自疾也，萬年厭乃德者，子子孫孫皆在惠篤叙也，德之既饒，若或厭之也，由

是則自一世以至數十世，其君爲純任德化，不施刑罰之君，其民爲世享德化，不見兵革之民，各正性命，不相侵害，故曰殷乃引考，康寧之福，敷錫于無窮也。

王伋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萬年厭于乃德，周公禱于文武者如此也。若非王正躬率物，實可使殷雖有教條，次第叙不可得而承也。雖承叙一時，德薄力微，不可得而萬年也。承叙不可得而萬年，既無以保黎民，必無能以保子孫，厥德不可得而萬年也。所謂萬年厭于乃德，禱詞空文而已。文武在天，亦何能

楊子書經 卷五 三三

爲哉。蓋周之天下，文王雖盛德，未爲天子，武則末年受命，德施于民未久，舍王伋殷則承叙萬年，無望朕子之德，其視以爲則曰觀尊之也，如依慈母曰懷親之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曰永七字，只了當承叙萬年一句。此上四節，王命寧周公及公祝福責難之詞，皆周公述告使者，時公在洛，王在鎬。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敘，祗威格王，入太室，裸副墨曰：是時王未歸周，序當在乃單文祖德下，伋來慈

殷上史法。先記言。後記事。故附篇末。烝脩歲事。但命公後。適其時。因歲烝而告。于勢便。于公襄。再祀告。則于神實。于是酌行之。以享帝。行于享親。不以爲泰也。惟告者。不敢雜以他也。○王宇泰曰。讀冊告神。謂之祝。逸祝冊者。使史逸讀冊書也。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經先言殺。經咸格者。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詰在十有二月

留公治洛。必有冊告公。同戊辰之日者。文武臨上。羣后賢旁。祖宗命之。與天下共見之。皆所以重其事也。○此

楊子書解

洛陽二十

三四

上二節。記告公留後。時公與王同在洛。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七年誌其施澤之久。八百年大業。始基諸此。然亦有天馬限之。如一盤棋。尚未著了。所以有待于君陳畢公。幸得對手。著數不差。不然七年而已。不敢諛公以爲即可當百年也。○王方麓曰。惟七年。明周公留洛還政。皆爲成王七年之事。史記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史家倒記法。敘事變體也。吳氏不知古史之體。乃云周公留洛。凡七年而薨。彩按。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受史也。舉始終之詞。惟之云者。幸之也。惜之也。如吳說義更長。○副墨曰。不言受民。言受命。周祚係洛。亦係公也。



多士

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
周公惠四方之遠。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
徙周而居之。蓋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
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
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
以作也。則知召誥攻位之庶殷。皆已遷洛之民。不
然。則下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
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離民哉。書序
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影按史氏云王
城下都相距十有八里。與此不同。王氏曰篇名
多士。而序以為頑民。何也。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
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于康誥
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至成王命君陳
始有無念疾于頑之語。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用誥者。事理曉然。雖頑必喻也。告必商王士。化行自責
始也。惟三月初于新邑洛。說者以前此箕王遷也。按周

楊子書

卷五

五十六

楊子書

卷五

五十七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蓋公已許王留矣。戊辰。烝祭
告文武。公廟受冊。誥乃。猶待次年三月。始行治洛之事
耶。魏叔子曰。周公初于十二字。作一句讀。公告殷士
至再至三。而此為留洛後第一番之告也。以為始行治
洛之事。則前此二月何所為哉。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凡人當極憤懣。但與言事出于天。便心競俱消。故大降
喪于殷。言昊天。周言佑命。成言天明威。勅言帝。聖人自

于天見得分明。却是多士一服清涼散。一篇反覆不出
此。罰曰王罰。本奉天而言。奉天之謂王也。王字泰曰。

紂國司王罰者也。惟失天職。反致王罰于其身。嗚呼可
畏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罔。罔。罔。我
我其敢求位。

曰。惟天曰。允。見得實是天心如此。無一毫冒昧。勅殷命
代天位可也。弋與求則不敢。說得斬然。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言天言帝聖人之言。亦奸雄假竊之言。必說到下民如
何。纔杜塞奸雄口實。假竊不得爲者。民所作也。秉者其
所爲確不可易。歸我則興。叛我則亡。此即上天彰明可
畏。處不是杳杳默然。憑人說得天話。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洩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人心從理則安。一念作非。便有過不得去處。此念莫知
其然。如有帶他到那路上去。蓋上帝引之也。湯曰上帝
降衷。周公曰上帝引逸。聖人實見得上帝。不單是高高

楊子書

卷五

三

在上而已。引逸教人自在。有夏却要往那勞攘一路。凡
人貪財好色。爭勢趨名。都是不肯自在。錯過了上帝與
人休息意思。有夏雖不適逸。天猶不遽絕之。乃卒不能
用。徒有辭說。天豈聽人空言的。子是不降格而降罰。殆
自致之耳。以此知天心仁愛。須人能。夏不能用。天無
如之何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旬四方。

叨憤日欽。任用小人。此夏所以亡也。成湯革夏。俊民。旬
四方。是爲革夏第一大事。革者去其濁汙。浣以清明也。

四方曰甸。區畫井井。去草萊。植嘉穀。良農之治田。一如
俊民之敷政。惟俊民登庸。纔呼做革夏。不然。但取夏之
天下而已。豈天命成湯之意哉。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俊民。旬四方。英雄開創。皆爲之聖人。却自有源本。故說
到明德。湯顧設天之明命。便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
罔不祇肅。故云恤祀。恤祀一明德也。選建賢俊。皆明德
也。故下云惟天不弔。不明厥德。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
繼作。厚澤深仁。之在天下。夏周二代所不能及。紂爲帝

楊子書

卷五

三

乙之子。卒不能保有天下。祖功宗德不足賴。天命謬不
于常也。有天下者。讀此。不可以興思而祇懼哉。
亦惟夫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上有罔不明德。恤祀之主。亦惟天大建立之。呼吸通帝。
惟影响也。殷王亦不敢以天眷爲己至。天之眷加隆。殷
王之心加謹。兩亦字可味。天無時不澤民。人君德不足
以配天。便視澤民之事爲艱大。非其分內。一有配天之
心。自覺人君身分。如許擔子。烏容卸下。必使下民無一
不得其所。纔與天一一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契
淫厥洪罔顯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誕罔顯于天在本源上先不明了矧曰其能聽念先王
勤家勤家即澤民之事蓋不知敬天自不能法祖不能
勤民所固然也天自顯不待我顯之民自可敬不待著
意去畏今皆不足一顧淫泆之甚也。呂伯恭曰先言
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
念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天也
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紂三畏既亡舉無忌
懼窮凶極惡故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也。

楊子書經

卷五

四十一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反復言之只在罔顯于天餘皆其沉失者爾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小大邦喪且如此況失天下何等豈有孽不自作兵出
無名者哉先言降致罰罰自天此言有辭于罰罰自人
與之言天使之安與之反求諸已使之服雖有反側之
情說到此來自然消釋此聖人告多士之妙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凡子承父臣承君而有未善者惟其不靈也靈者神與
之通視無形聽無聲也承至于靈則私智俱盡天人相
與子無心蕩蕩然故曰丕也今惟我周王言商罔辟革
之際惟周王一人之心與天通他無能勝其任者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有命曰惟周王靈承之。下在帝左右故得聞其命其機
聽親也他為此說則矯誣矣告勅于帝如復命然所謂
勅殷命終于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楊子書經

卷五

四一

傳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
命侯于周服惟汝王家我適之謂蓋示以確然不可動
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只
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語
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勗自乃邑

魏叔子曰予其曰者我思其諄如此也見得我惟帝之
適爾當惟我之適其義曉然惟爾大為不法變由已作
禍自爾招他無所謂怨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庚肆不正

此又進言之不但威以法亦愛以德見此地屢遭大變不能盡護爲人事之幸有多少委曲開導處此聖人權教也而其言可以感矣。魏叔子曰積凶之地自有邪氣感人況婚友比居險阻熟習爲亂尤易故必有一番大更張然後可以遷善一以離其巢窟一以新其意氣後世屢叛之地未有不遷其民者故知此語非獨權說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楊子書

卷五

四二

惟時不正之故遷居西爾不正者惟天降大戾也故曰時惟天命天之所命無可違也故曰朕不敢有後不敢後者不敢違之也天實命之于君何尤故曰無我怨。王氏曰遷居西爾者洛雖鎬京之東實殷邦之西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冊是冊書典是典故有疑于今請証于昔見一典一廢自古如此觀殷當日之革夏便知周今日之革殷憤激之情都用不著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殷士以夏迪簡爲詞然予一人惟聽用德不以商王士而徇之不以商士而棄之迪簡與商先王同也敢求爾于天邑商者以爾商士原各自有其德雖人所疑畏不敢求者予敢求之冀其遷善改過爲可用之地有多少矜憫意思若但循故事則夏之可用者多殷殆不如難把以相比也非予罪者命有德與討有罪皆天也說得斬然無私又說得愛深情至

楊子書

卷五

四三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求爾于天邑商以遷之將用之也此言即不迪簡亦不誅爾叛謫遷而已比事而已其罰固甚輕其恩固甚厚也意又進一步多遜指周諸臣故曰我宗多遜比者親之也事者役之也親之役之皆有臣道焉所以抑伏之使相親爲善也上下二節兩我字甚明。陳大猷曰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王氏曰真氏疑遷洛不可以遐逝言予謂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即遐逝多遜者在家則爲孝子順

孫在國則爲良民善衆。非一端故言多。○魏叔子曰召諸云。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則宗多遜之指周士明矣。或疑說臣字不得。曰。古人比肩稱臣。如陳平原折廷諍。臣不如君之類甚多。況殷士固當聽周士指使者乎。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至此又進一步。言予不爾殺矣。予惟時命有申矣。又不如。此而已。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勞民動衆。煩君相無數。

楊子書譯

多士九

四四

心力費國家無數財用。此是何等興作。實四方諸侯其。一便也。却爲爾多士須比事我宗多遜。不作大邑。何能成就此事。種種區畫。多士亦可以感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多士或因播遷而祿田非舊。土無有也。職不當位。幹未寧也。室家蕩析。止未寧也。則亦無怪其怨矣。今則皆庶幾焉。洛中區畫甚脩。體恤至此。不可謂不周。又何怨。

又進一步。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多士怨望反側。只是不能敬。故誥終吃緊說個敬字。能敬則天雖至遠。惟畀矜爾。敬所以格天也。不能敬。則予雖甚愛于爾。亦必致天之罰。身不可保。何況爾土。是敬所以守身。所以守業也。○副墨曰。天畀矜則君眷顧可知。不然。天之不矜。猶在冥冥。我致罰爾躬。則昭昭明白。甚言以悚懼之。

楊子書譯

多士十

四五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惟時之云者。洗心。至。淨。別。無。二。念。也。今爾惟時者。往如在。憂。自。今。訓。告。豁。然。同。醒。也。邑之中。聚。處。多。人。嘗。有。彼。唱。此。和。宅。爾。邑。者。在。喧。不。亂。不。爲。所。動。也。繼。爾。居。者。懼。不。克。終。必。後。之。日。如。今。之。日。教。訓。後。人。如。其。身。之。所。爲。凡。此。所。謂。敬。也。于。茲。洛。從。爾。遷。言。遷。洛。有。此。等。大。利。所。以。鼓。舞。之。使。克。敬。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者。詰已終而未已也。或言猶云。凡有所說也。凡有所說。只爲爾安居一事。揭出。諄復大意如此。單言居者。有土有幹有年。皆自有居始。生人惟居至大也。遷于洛邑。有離居之患。聖人心憫焉。言爾攸居。所以戒也。

多士十

四六

無逸

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爲百代元龜。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上帝引逸者。天之心。所其無逸者。人之事。盡得人事。纔見得天心。無逸所由適于逸也。所者若居止之安。純乎無逸而爲言也。一日萬幾。在君子。勤則志氣精明。以通天下之故。逸則聰明荒暗。以失天下之宜。君子者。大利大害之所繫也。百官萬民。則微在君子。勤則萬物並作。

楊子書解

卷五

四七

逸則胥爲荒淫。君子者。一世人心風俗之所從也。故曰君子所其無逸。呂伯恭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須臾離者焉。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袁了凡曰。心有逸念。則積安成懶。積懶成衰。非所以養壽命。養生家有。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常運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帝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先知歌。天所以無逸也。

伊尹告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此先。知法祖。所以無逸也。周公告成王。無逸。却曰。先知稼穡之艱難。蓋周以農事。開國稼穡艱難。累世盡其情狀。故本王之見聞經歷者。切近言之。實不銖銖稼穡上。如下文。昔在殷王中宗如此。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如彼。所謂家家有路透長安也。但于此艱難。實實知得。便此知直徹。終始無處不透地出來。乃至處逸中作逸事。即見得小人性命所依。惟恐傷了。如遊亦逸也。田亦逸也。當其遊田。不敢盤于遊田。所謂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也。直到乃逸。不敢逸。真是所其無逸。

易子書釋

無逸二

四八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知稼穡之艱難。雖處逸。正無害于逸也。若不知稼穡之艱難。使不虞逸。猶之可也。乃逸。則為諉。為誕。其勢遂無所不至矣。袁氏曰。從父母勤勞。說起最有味。周以農事立國。正子孫所當世守者。不知稼穡是病根。下皆從此而出。鄙而無文。曰諉。肆而越禮。曰誕。蘇東坡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沉于帝王手。此一篇

易子書釋

無逸三

四九

微箕。虞。魏叔子曰。否則侮厥父母。謂意之所否。并父母直侮之。而不顧也。正是諉誕到極處。蘇東坡曰。戲侮曰諉。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為此言耶。是蟻。蟻。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于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于逸樂者。必先詆毀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講張為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糲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墜。土。土。雖監門之養。不穀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秦殺二世。如反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

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彩
按蘇氏此論諺誕二字乃有關係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嚴莊也勿敢放恭肅也無敢怠二字兼外說寅敬也畏
懼也戒慎不足以盡之更言恐懼也此是天命之理自
然而然上帝降衷人人有個恰好準則纖毫有違膝子
裏便兢兢不安辟如大匠規矩差違些子便上高下低
起來小人不知天命故不畏中宗治已如此以之治民

楊子書解

無逸

五十一

皆是此個知天命是無逸本領。蘇東坡曰中宗太戊
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之最長者非世次
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三年不言屏除文章粉飾之事精神沉默專用故
曰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二句俱跟不言一氣說
暑而祈寒小民怨咨教化不洽父子兄弟之間嘗有傷

心莫告難保其不怨者無時或怨者嘉靖之極不苟為
小康已也一節精神須著眼其存二字其在高宗其在
祖甲正見無逸源頭活潑潑地在高宗如此在祖甲如
彼不必泥定知稼穡一件。張氏曰志氣凝定精神純
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
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
于此皆足致天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楊子書解

無逸

五十一

薄此富貴者惟其不義也若義之所在則是索富貴行
手富貴自然憂勤惕勵為富貴之所當為薄視之而不
得也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必其可以廢祖甲則視為
不義莫過此也舊為小人者混然齊民之中沒其姓名
之久一似乎墜僻蕩逸者之為卒也度諸義不可辭起
而即位孜孜勤民不敢暇逸蓋義之所在雖等此天下
有時棄之若遺有時以其身為之勞苦不辭此祖甲所
以無逸也成王在襁保之年委重元公此如祖甲未即
位以前之義也及既親政則萬幾在躬此如祖甲既即

位以後之義也。周公恐王安于退托，故叙述祖甲一
做痛在王身上。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蘇東坡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
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未信者以逸豫爲未必
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而壽如此然飲酖食
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王方麓曰漢武

揚子書解

無逸六

五二

唐玄宜促其齡而反壽一則五蠹之禍父子相夷一則
失國播遷身幾不免逸豫之害明效大驗終如此。龍
泉曰此段作一小結前代以無逸而興後嗣以耽樂而
亡昭昭不爽寔是可鑒以下纔說到本朝之興意既懇
惻而文格殊有起伏斷續之妙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人主耽逸必有不底傲心必有無忌憚底敢心此是
逸底本根逸尚是枝葉太王王季克自抑畏開有周八
百基業源深流長實在于此。陳太猷曰抑者所以下

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人所共行無畏不能自
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
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惇典庸禮和民表康功也除殘去暴使天下奸宄戢不
敢動皆康功也分井制里農桑樹畜田功也虞人掌山
林川澤以興百貨佐稼穡皆田功也人主無逸提在寡
嗜欲做起從卑服一端推見紛華靡麗之事毫不動念
即者心與之親一于此而不他也即者汲汲然心有所
忙而無暇也若在紛華上著意便分去了念無此裏便
有些從容無此急

揚子書解

無逸七

五三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不皇暇
食用咸和萬民

柔曰微柔恭曰懿恭把剛強勝人傲情忽人意思一毫
俱盡平易近人到極處成王冲年居位奢華美麗好剛
使氣恐不免便做不得無逸事周公稱道文王說個卑
服說個微柔懿恭俱在無逸前一步消他少年習氣人
至終日飲食衎衎總由視百姓疾苦等于胡越文王懷

保心切。飢溺由己。孜孜汲汲。自有所不暇也。咸和說至萬民似非。西伯職分所宜有。然凡事可言安分。惟濟世安民。不可言安分。伊尹耕畝。以匹夫不被爲己病。顏子陋巷。同禹稷之憂。況文王爲西伯。繫天下安危者哉。要是安商天下之民。盡爲人臣者之事而已。魏叔子曰。鰥寡之人。窮苦孤弱。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營謀不得。逐如鰥草。涸魚全無生意。文王安養扶植。便如鰥草得雨。涸魚得水。生機沛然。故曰惠鮮小民。無不望恩。而鰥寡望尤急。小民易虐。而虐鰥寡尤易。橫生謗怨。瞋目語

揚子書

卷五

五四

難。小民中有氣力者。方能爲之。鰥寡之人。只有垂首待死而已。故康誥言文王明德。首稱不敢侮鰥寡。此又獨揭言之。所司民之責者。可不念哉。

夫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以省耕。田以講武。皆爲民之事。文王却不敢盤于遊田。蓋天下有名。則甚美。而實則害民者。此聖人之所懼也。蘇東坡曰。惟正之供。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逸遊田。自聖人爲之。以敬天。以勤民。以保身。以經文。緯武。皆是無逸之事。而過其度。則爲淫。淫則供以惟正。不可得。此人主舉動。所以不可不謹也。副墨曰。正字有味。用之善。則其供爲正用之。不善。即什一皆不正之供。非必加賦也。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政。治表田也。皆淫于此者。

揚子書

卷五

五五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玉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耽于酒德哉。

一日耽樂。似無害。但天監于上。民瞻于下。何處更容得寬假。非民攸訓。不可以告諸其民也。若有位之人。則其地親其勢。便便爭相倣效。起來盡善。不有諸已。驅人而從其善。不可得也。惡不有諸已。驅人而從其惡。不可得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故曰。丕則有愆。武王之告康叔也。曰。丕則敏德。周公之告成王也。曰。丕則有愆。凡教人之所爲者。決不斤斤摹倣。又有幾多廓充變化。相引以出。從善與從惡。一而已。君子不可以不慎所感也。金

仁山曰人君之縱逸其始未必便流溺也不過自寬曰
吾惟今日耽樂耳明日不復爾然即此一說已非民之
所法已非天之所順況此隙一開日復一日將舉國化
之雖至于為紂不難矣紂亡國主也以爲成王戒蓋以
一日之耽樂爲無傷者紂之徒也○呂伯恭曰紂之惡
數千載之後匹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是時夷滅尚新
惡之尤甚故學其甚者以儆之以爲苟不戒一日之
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于爲紂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
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樂之
終必至此極也○西山真氏曰紂之惡無不有而酒其
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沈湎
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在爾亦不知畏公所以專以
此申戒也

楊子書解

卷五十一

五十六

周公口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侮張爲幻

變名易實之言搖疑君心恐動衆志奸雄所以亂人國
家率由此也周公慮此至深遠蓋不勝三致意焉按
人乃或誹張爲幻必有位之人誹張爲幻于前民乃從

風鼓煽胥誹張爲幻于後古之人其臣相與忠告如此
則必格守正刑無敢交亂舊章或之云者但求萬一如
此者而必無有也○至方麓曰訓告是先事告戒及因
事箴規保惠者保養其心將順其美也教誨者規正其
偏成就其德也古人保惠教誨之功無所不在不專在
不止一事如居寢有替御之箴論事有替史之導宴居
有工師之誦凡若此類皆所以保惠而教誨之此謂之
胥古之人猶然見今尤不可少也○蘇東坡曰古之人
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
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歛爲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今
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
或誦六經以文奸言則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歛所以
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遊畎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
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天下忠言塞邪說隨進聞不容變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天下忠言塞邪說隨進聞不容變
也變亂正刑乃以爲其訓之正是誹張爲幻處人見爲

楊子書解

卷五十一

五十七

譏張爲幻。彼其人固自以爲訓。君之惑于其言。亦皆信以爲訓。周公隱其譏。張爲幻之實。予以訓之名。所以使人主深思其結。怨速禍。欺君誤國者。乃其訓之者也。可不懼哉。○王字泰曰。忠言與正法。常相表裏。逆忠直則廢正法。亦勢所必至也。二否字。因其不便于民。而不然之之詞。怨蓄于中。至形于外。則其怨深矣。上言咸和。言無時或怨。故此及于達怨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楊子書解

卷五十二

五人

知而或忿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蓋實從躬行。知得民難自見。得體恤小民道實難盡。如何忿疾得來。必從下文理會。纔顯得迪哲出。○呂伯恭曰。凡人平居無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讒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盡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王字泰曰。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弗去者。故又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即是迪哲。篇中歷叙三宗文王無逸。即迪哲之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迪哲之主。宜無怨詈之民。却或有告之者。蓋小民艱難。雖聖主在上。或不能免也。允若時者。引罪受過。明主多有之。然而未必實也。聞謗而怒者。下也。含怒者。姑抑之。便不發。中心仍見得人不是。此勉強學問之主。故以爲民罪不敢也。而堅忍刻苦之情多矣。惟不啻不敢。則中心安然。只有罪已。絕無非人。此所以謂之允也。上欲其納臣之忠。此欲其收民之謗。凡小民怨詈詛祝。皆取爲藥石也。○王方麓曰。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始見迪哲。譬如言孝。平時就養無方。何非實行。却要說到父頑母嚚。象傲欲殺舜。舜只一味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蓋知之到與不到。人情所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同此曰。小人怨汝詈汝。一以爲告之一曰。譎張爲幻。何也。告之者。以實告其君。通達民情。啟君脩省。若夫譎張爲幻。則有非怨詈也。而以爲怨詈。小怨詈也。以爲大怨。

楊子書解

卷五十三

五九

言聞見風生。善談禍亂。將以懼其君。謂其君怒其君。不
取其人。而盡殺之。不止此。其情不可言也。連哲之朝。非
必有小人怨望之事。告之者其或然也。請張為幻之人。
千百其說不可窮。而繫以小人怨汝望汝之一言。蓋其
主不能迴護人。固有窺其易動者。由是存千百變幻之
中。或出于此。以為為。焉。姑嘗之。至于率遽輕信暴誅謗者。
則其主果為所嘗而已。怨望出于請張者之口。非必其
民實有之。是無罪也。亂罰無罪。殺無辜。則不但罰者殺
者怨。凡民無不傷心。故曰怨有同也。然怨終不化。及即
惟在人君一人。故曰是叢于厥身。如太宰嚭。讒盛吳王。
夫差身死國滅。而詔猶富貴于越國。周公此言。所以警
王而戒後世者。至切矣。前此厥不聽。以正言路塞。則邪
說朋興。後此厥不聽。以知之不真。則守之不固。至于亂
殺無辜。此主聽所以不可不謹也。○魏叔子曰。上曰此
厥不聽。下曰則信之。讒言一入。深中其心。常不可拔。不
止聽之而已。可見正言難進。邪說易入。如此。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楊子書釋

無逸十四

六十

譎張為幻之人。嘗或巧免禍患。安取富貴。而怨毒之發。

易子書釋

無逸十五

六一

茲字統結一篇。却因說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不覺聞
之者足以戒也。故曰嗣王其監于茲。周公告王無逸。歸
究到享國長久。至人怨于下。天怒于上。豈有長享之理。
此無逸之詰。所以不可不監也。

君夷

呂伯恭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周公留，召公猶守欲退之心，周公遂力挽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再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自信而終獨任也。後世權位相軋排之去者，有之，挽留者鮮矣。大臣之秉令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

周公若曰：君夷

楊子書

卷五

木二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樂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既墜既受言殷既墜，恐同亦可墜也。周既受殷，恐亦存人。能受周也。所以曰厥基永孚于休，為此等退昌之說。我不敢知苟其人忠君愛國，出于至誠，則誠至足以格天。由是為降凶之說，曰其終出于不祥，我亦不敢知。呂伯恭曰：自後世之私心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述殷之喪亂，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脩，或懼而不自強，謂永孚于休，恃而不自脩也。

意天必福已，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強也。意天必禍已，皆非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飲，前人先在家不知。

凡人非其所懷來言不入耳。君已曰：時我提出召公平日許國貞心如此也。然或以担荷讓人以安處已，便服不得人，故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謂與召公共此忠愛也。帝命所在，天威赫然，但民罔尤違，宇宙太和，辟如

楊子書

卷五

木三

人百體康泰無些病痛時節于此發驚怕死實非人情。公却謂若只顧目前，不干民罔尤違之日，作長遠念，便是寧于上帝命。惟人二字，見得國家永孚于休，惟在人更不在天。二公直自任一個人，然召公卒欲歸老，以為在家可寬得。周公謂後嗣子孫過，供前光說不得個在家不知蓋在朝。靠着此人，就在家直無躲避去處，總說得個忱字到極頂，語終曰：告汝朕允，曰予不允，惟若茲語一篇皆是此意。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申理前文以起下文。天命不易。天難諂。所謂不教知。示乎于休。不敢寧上帝命也。墜命弗嗣。前人恭明德。所謂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也。但所由至此者。以元老在家。夾輔無人。故重揭一句。曰乃其墜命。以弗克經歷嗣前德之故。故下文即曰。在今予小子旦云云。嗣德之中。因時度勢。有幾多艱難險阻。自非經歷過來。却難嗣不得。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墜命惟過佚前光。則所迪者。惟以前光施于冲子。別無

楊子書經

卷五

六四

二道也是至精微之業。著為顯赫之功。祖孫父子。以此相授受。所謂迪。豈在語言文字上。大人所以正君者。如此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天不可信。天之道也。我道惟寧王德延。使天無所用其釋。則人之道也。故曰惟人。看我道二字。周公直挽回天心。恁大力。量施猶在冲子一身。延則垂裕後昆。無不至矣。德言寧王者。人但知文王之德之盛。故特表之。受命言文者。周命實受自文王也。此上六節言天命在人。

一篇大指不出此。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伊尹既相湯。又相太甲。與召公歷事相當。伊陟而下。皆聞其風而興起者。周公蓋尤以保衡事業期召公也。

呂伯恭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

楊子書經

卷五

六五

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或猶愧于二臣。亡書有咸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狀。王方麓曰。保衡以其保護王躬。天下事皆取平。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不言其績。因上文太甲雖未可擬于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南新。則其治化猶如故也。伊尹相兩世子。陟世其德。又以相業著于太戊時。太戊太甲之孫。祖乙太戊之孫。故巫咸之子賢。

亦以相業顯于其時。此可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其臣勲望相傳。非身則子。累世有人。皆召公所當念也。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及太公。副墨曰。搃六臣者。或歷相累朝。而不疑于固寵。或父子繼相。而不嫌于世卿。或諸賢同朝。而不爲比。或一身體國。而不爲專。均之與君。終始無求去意。時則有若。謂當此時。則有賴此人。君不可無臣也。非何代無人之謂。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太戊有三十年。必前後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魏叔子曰。巫賢甘盤。不言治功者。蒙上文又王家而言。治無異辭。故不必重舉。猶上言保衡。蒙格皇天之文。

楊子書

卷五

太末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列也。積也。久也。人臣立功。必昭然乎人以可見。非累如積。歲月深洽。烏能有成。蓋伊尹倡之于前。由是諸臣相率以起也。凡享祀配天。必開代有功之主。殷賢聖六七作。故殷之禮。有德之至。皆升以配天。極盛之事。前代所未有也。多歷年所者。由湯至于紂之無道。尚延數十

年。享國六百餘祀。凡此皆六臣保乂之效實。伊尹倡之。率字如此說。乃周公以伊尹相期之意。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蓋不惟以人事君。直以天事其君也。天不生才。雖相臣休。客無如何。因知六臣佑君至純。天亦若有感焉。純一也。天惟一矣。佑命故其國正氣充實。勿有邪氣間之也。純大也。天惟大其佑命。故數百

楊子書

卷五

太末

年之內。人才接踵比肩。非數人數代而已也。當時但知享其盛。後世但知慕其美。周公生百世之下。考百世之上。迺曰。此伊尹諸君子至誠格天之所爲也。秉德持之之固。天下非之不動也。明恤言其憂于心者。可以舉而措之。無惑也。奔走宣力四方至勤也。口罔不曰。咸曰。矧皆盡辭也。此所謂商實也。惟茲合內外爲言。惟德稱者。如仲山甫舉之之謂。以德正其君。不但治其事而已。君治于上。則事正于下。故四方之人。敬其君如神明。不敢褻信其君如神明。不敢欺。是以人心蟠固。不可動數言。

年天下安定。如一日也。配天多歷。惟六臣保又有殷之故。宰相格天之業也。有事罔不是。乎惟內外諸臣工。用又厥辟之故。群有司人治之事也。大臣身繫天人之際。爲何如哉。魏叔子曰。明恤有。何也。無道之朝。國亂勢危。人人無不懷憂。但賢者憂。護畏。議私相感。歎以告僚友。未有明自張胆。以其所憂。明失于朝者。若有道之世。人不懷私事。無忌諱。故盛平可以進。危亡之。藏小臣可以謂君相之罪。憂之于心。言之于口。宣之于口。措之于事。此所以爲明恤也。賈誼痛哭流涕。一時將相。詫爲異物。疑忌並生。雖以文帝之賢。而幾不能容。嗚呼。此所以爲三代之盛歟。

楊子書經

卷五

六八

公曰。君更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無思爲至平也。人只多此意見。便生出險阻。與天不相通。平則我與天一氣。數自拘他不得。配帝凝命者。天子輔以配帝。凝命者。天之群吏。皆有賴焉。天壽。專言相臣何也。有平格之相。必有格。君心之學。天子不作聰明。其君無不平。有平格之相。必有格。物之學。群下盡消偏。

黨大小臣工。無不平。此天壽繫乎平格之相之一人也。天保乂曰。有殷紂。嗣天曰。有殷。乃其嗣天者。不嗣天之休。直嗣天之滅威而已。痛乎其言之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謂我周今日。汝正是平格之臣。命之固與不固。係汝念之永與不永。危詞也。副墨曰。必天命固于萬世。斯治功著于一時。即目前之休。猶未可言。治也。當時治功。雖已煥。未知久後。何如耳。須在永命上說。

公曰。君更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此節急起下文。寧王德可以受命。上帝念此命至大。遽

楊子書經

卷五

六九

集厥躬。懼不克勝。勸之又申勸之。豈獨愛寧王而已。蓋甚惜此大命。雖以寧王聖人之德。輕付之。而不敢也。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龍泉曰。寧王之集大命。由文王之脩和。文王之脩和。由五臣之匡贊。追邇先績。締造艱難。誠不忍一旦過佚也。曰。惟文王者。言文王何如聖。猶必有藉于諸臣。況于成王。曰。亦惟有若某某者。言當日賢臣之多。今則不能有也。皆所以感動召公。不可言去也。有夏文王三分有二。

其所有諸夏也。脩和者。凡所脩爲。皆所以和之也。惠鮮懷保。固是脩和。戡黎伐密。亦是脩和。所謂大邦畏而小邦懷也。王宇泰曰。曰尚克。曰亦惟者。恍然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彛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往來非奔走之謂。聖人教思無窮。妙在往來二字。前之既往。後之方來。所謂不倦之誨。迪者。發聖人不盡之教思。或著爲訓典。或躬率之。皆爲文王效迪之力也。又曰。無能者。反覆言之。益見得人之不可已也。王方麓曰。楊子書緯。卷五。七十一。文。王無德。降及于國人矣。矧曰脩和有夏。國人所指狹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上說文王賴得五人。尚未說到五人至誠懇惻上。故此言五人亦惟純佑與天純佑。般意思一般。秉德以下。皆托其純而爲言也。君奭一篇。言天威凡五。益不勝恐懼之情焉。五臣秉德。踴躍至到。其于天之可畏。實在躬行親見。得不是揣摩見識。爲人臣者。但見得天休一邊。不

見得天威。所以其君德未明也。就優游過了。既迪知天威。自不敢以君德爲已至。雖文王聖德。必有時時昭明工夫。不敢放下半刻。迪見冒。即迪彛教。迪字。文王肅明夷之會。不易言見。虞岐山七十里之地。不易言冒。五人却迪之見。使萬物咸睹。迪之冒。使率土覆被。到得見冒。自馨香發聞。所以武王告康叔。亦曰。聞于上帝。帝休。皆見得文考實與天通也。當日武王纔集大命。其在文王時。已受有殷命。何等光輝發越。所以爲昭。何等竭誠無貳。所以曰純佑也。或以亦惟純佑。與天惟純佑。命同看。便一節語氣俱踴躍矣。明說五臣亦惟純佑。執洸前文。添入天字。此經所以晦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成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茲四人。即其事文王者也。能不替事文之心。載迪武王富有天下。又不以得天下爲已定。其後相與戮力討平叛亂。如滅國者五十。蓋迪知天威。自然誕將天威。不敢逆天也。四人以英雄天下。非聖人之本心。必輔其君以明德治天下。復孜孜不能已。昭文王言見言冒。武王

則曰。惟。月。何。也。如。當。日。扣。馬。之。諫。武。王。固。有。不。得。昭。明。于。天。下。之。勢。但。被。以。如。天。之。覆。使。天。下。民。無。不。得。所。則。已。矣。至。于。丕。單。稱。德。不。失。顯。名。卒。亦。未。嘗。不。見。然。四。人。所。以。昭。武。者。念。不。及。此。也。○王。字。泰。曰。文。王。曰。見。胃。武。王。曰。惟。胃。周。公。自。期。曰。丕。胃。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默。然。而。不。能。已。也。伊。尹。格。于。皇。天。胃。之。謂。也。故。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賈其濟小子同未在此位誕無我責收罔最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楊子書錄
卷五
四其有能格

前曰在今予小子且因天命不易而言在人不在天故其言之也壯此曰今在予小子且因文武有五人四人而言援昔以感今則其言之也憂予往者不以茫無畔岸沮其前進也小子同未在此者言與未在此輔相等小子不足恃賴也故曰誕無我責若小子指王豈有方以自稱復以稱王且云同未在此有此倂侮之言乎不及者公與召公各有皇皇不及須勉力也○副墨曰鳴鳥不聞非為瑞應公不欲當冲子之身讓德文武故言此

格指天命功格皇天難于致鳳故以鳴鳥況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舉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茲字指上文武資臣與治肆其監者大開胸臆小服孔便者不到也大惟艱者且不觀文武如何創業只五人所以迪文四人所以迪武何等勤勞感念之至也召公只見得罔以寵利居成功一邊道理自處便不寬大周公所告正與他謀個從容自在海闊天空意思却不在尋常道理內討分曉凡國家衰敗由後人迷却有以之

楊子書錄
卷五

七十三

迷者乃曰我不以後人迷看得我恁般有用迷不迷不在後人只在我也二我字周公與召公俱在後之為大

臣者權益尊勢日赫責任日推卸彼視我為何等哉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最偶王在

聖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敷乃心揭其心以告不為謀面也悉命汝者盡取其心以告無或餘也作汝民極尊寵之為天下表儀使上下敬信也君之與臣如地偶天婦偶夫地與天偶只此誠纔載得萬物臣與王偶只此誠纔能乘茲大命大命須

載得。起。纔。不。傾。覆。故。曰。乘。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須。大。力。擔。當。得。起。纔。不。卸。下。肩。子。故。曰。丕。承。却。在。何。處。做。工夫。文。王。之。德。之。純。與。天。同。此。不。已。但。以。文。德。上。正。其。君。下。固。其。民。自。然。憂。患。不。作。不。動。聲。色。宗。社。蟠。固。此。謂。丕。承。此。謂。偶。王。在。豈。若。不。到。惟。文。王。德。別。有。一。毫。夾。雜。終。不。是。至。誠。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前人教乃心乃悉命汝告以前人之允也此曰告汝朕

楊子書

君奭十三

七四

允告以自已一片誠心所在也曰其汝克敬須他人敬不到處我獨力敬到不僅僅功成身退便是所以然者以予監于殷喪大否此個天威豈只在殷却不到我惟大念我天威欲不克敬不可得周公之言痛矣篇中數言天威此加一我字悚然以予監于殷者惟公忠謀遠識直看到他人看見不及所以為朕允也。陳新安曰我天威如召詰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

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上曰告汝朕允此曰予不允但若茲詰蓋反復言其發于至誠也予惟曰者中心思惟文有五武有四人今日襄成王業者止我二人亦孤危甚矣汝有合哉又度召公必有同心真見得無處覓添一人縱欲弛擔于何安放說得如此擔當却又作退一步曰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即又相與鼓舞進一步曰德者事之本本賢者事天之輔汝克敬德則召公一人便當得千人百人

楊子書

君奭十四

七五

明我俊民召公一人又生出千人百人何弗戡之憂哉是遜讓後人于丕時在汝而已明乎今日之讓固非其時也一節之中忽憂忽喜若遜若任皆披瀝肝膽之言故曰允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當日如君陳畢公輩必皆在位周公何以曰襄我二人若輕相天下士者豈此日君陳畢公諸君子才猶未老其可以格帝舜休者固不得多人公內度諸已外度天下言有任而非察此邦有道危言之目則然也若三代以後為此言其亦難乎免矣。蘇東坡曰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故

天休滋至。恐二人不能勝也。○副墨曰：襄訓成要舉難之業，直做到有國命，永孚于休，處是擔當語。天休弗戡，就心裡說，不以人數較，即五人俱在，亦是弗戡。敬德明俊，所以襄也。此正點破前辭裕意。○魏叔子曰：周公之時，功成治定，可謂丕矣。而曰在讓後人于丕時，是公以此時猶未丕也。濟濟多士，俊民可謂明矣。而曰明我俊民，是公以此時之俊民猶未明也。夫恃二三賢人，以為遂可托國者，不一。二傳而先正洞夷，則小人倖位，以亂國家矣。恃目前平治，以為遂可久安者，不一。二傳而

楊子書解

卷五十五

七十六

風教衰歟，則一有變故而天下多事矣。故必大小內外無非正人。老成新進，如薪傳火，深仁淪浹肌膚，美政積為風俗，則天下易治而難亂。齊桓公用管仲鮑叔諸人，可謂得賢矣。數于既沒，桓公瀕死，而國以亂者，賢才鮮少，不可以言明我俊民也。漢文景唐太宗之時，可稱盛平矣，不再傳，而天下多故者，治僅小補，不可以言丕時也。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沐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人臣不可自任而處功，曰篤棗時二人，曰式克，至于今日休，周公何斷斷也。却又曰成文王功，明乎功之未成也。見得今日休，又見得文王功未成，欲與召公咸成于不怠，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天休滋至，此休之在天者也。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此休之在人者也。卷阿鳳鳴，嘉禾同穎，周公固以為文王功未成之日，不如海隅出日之愚夫愚婦安其耕鑿而脩其孝弟也。○陳氏雅言曰：淮夷未滅，西夷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氏未來，文王之功未成，此豈異人任召公得不勉留哉。彩按此亦據事論耳。若論周公之心，雖功已成，猶未成而已。其望輔于同人者，必無已也。

楊子書解

卷五十六

七十七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閑于天，越民大凡理直則辭簡，人之多其辭說者，必于理有未順也。周公似多誥者，然惟用閑于天，越民憂之深，不覺其詞之博，蓋有所不得已于此也。揭出一片苦心，與召公看。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民有順德，有逆德，必曉然于其性情所在，乃順而導之。

逆而消之無不受。召公克敵德。故知民德否則任情肆。意必與民性情不通也。亦罔不能厥初者言。今民罔尤違。儘是措置得好。但小人難保。若召公一去。又不知後來如何。須把其終一思。自然放手不得。祇若茲者言語已畢。只是如此不復多言。汝往敬用治而已。說到底。只一敬字。按前文。惟若茲誥。若茲多誥。若茲者如此也。故此言祇若茲。祇音支。傳從岐音。訓敬。若訓順。非上下語意。

蔡仲之命

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事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表了。凡曰。位冢宰。正百工。見得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得私其親之意。申瑤泉曰。公食邑王圻。故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之事。則必命之天子。公不敢自尊也。

呂伯恭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故舜得

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葉氏曰。舜經。鯀而與禹。周公囚叔而封仲。其義一也。魏叔子曰。致辟管叔必于商。何也。管叔煽商人為亂。故就其地戮之。以衆著其罪。且使商人見管叔尊為成王叔父。親為周公之兄。而不免于誅。則人愈懾息矣。蔡仲抵德。公不官之王朝。而以為已卿士。何也。周公深痛三叔之不善。愛莫能助。一旦有子焉。克庸祇德。汲汲焉。惟恐其才之不長。德之不成。故官之左右。其朝夕之間。所以啟迪財。

成之必有極其篤至者蓋不但廓然大公而已也。蘇東坡曰蔡叔死于囚不得稱卒仲踐蔡叔之舊園以叔爲始封之君則周既赦其罪矣故稱卒。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蔡仲克庸祗德又敕以敬哉聖賢告人有勉其所未至有戒其所已至固不以其爲已能遂不加謹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遵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又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楊子書

蔡仲一

八一

一節俱勉辭所謂戒其所已至也。前人之愆在不忠不孝。必惟忠內竭情外盡瘁無有一毫遺議便把不忠之愆蓋了前人之愆在不孝爾必惟孝視無形聽無聲不令勝前有憾便把不孝之愆蓋了迹之所在風氣生焉爲之後者最易拘牽其中過越也勇也仲有與起特立之思纔不作因循舊染之態若早退一分恐前愆重大遮蓋不過做不得幹盡之子克勤無怠者慮有進銳退速之病不可爲後法故加鞭策。陳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蘇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

于越人疏之于其兄戚之也彩謂舜之于禹周公之于微子必無越視之理但禹與微子俱大聖人自不煩以前愆戒若蔡仲則非禹微子之比恐其改行猶有未至雖言其父之惡于其子之前周公重不忍然不得已而出于此此命禹命微子命蔡仲之所以異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爲善不同有父子作述之善有幹父之盡之善天與民絕無揀擇心非必以其濟美而重之幹盡而薄之猶介

楊子書

蔡仲三

八一

介于其前人之所爲也故曰同歸于治下四句只了當上四句中兩個惟字天但看人德與不德民但看其君惠與不惠決不在德惠裡而又作分別。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治亂之幾繫乎事始三叔所以敗者爲其初之不克謹也謹初在思其終但把厥終審思一過自然放肆不來伊尹曰慎終于始此又作轉語在慎始于終可見天下事終始是不相離底說盡處事秘要三叔所以敗在不慎初肆竟在不思其終若能思其終則知煽亂之事必

不濟叛逆之罪不容誅爵位封土父子兄弟之恩不可保自然不敢為亂了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表了几日外而四鄰內而兄弟上而王室下而小民皆

攸績也形按從四鄰說起實懋于三叔而為言也大誥

云誕鄰胥伐于厥室三叔構譖起隙自不睦鄰始因而

王室不安因而兄弟不和至于勤毖我民使民不康為

禍不小昆睦乃四鄰即曰以蕃以和推見禍本也安民

九本務第一事尚別有工夫在不單靠睦鄰上做故變

楊子書釋

蔡仲四

八二

文曰康濟小民民口濟之而已恐猶驢虞氣象康濟則

王風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

予一人汝嘉

自中不由外索不費強尋也一日無亂舊章一日無改

厥度豈不是天然現成人人自有底所以不能率者只

為耳目壞事聰明乘耳目以出者也視聽緣耳目以入

者也一個作聰明加了一分意思一個忽畧不詳少了

一分意思便率不得中蔡仲邁迹自身必有賢者太過

之事收戒之者不勝三致意焉所謂敬哉敬此而已率

中不率中敬不敬之所由判也蔡仲告以此非獨傳國

實傳心也蔡仲可尚矣呂伯恭曰舊章不與新進喜

事者合故作聰明者每亂之聽覽不遺于遠而貴于詳

迎及立決立若可喜然說教言每乘其匆遽而入惟

安徐審漸則表裏畢陳故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

度自非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繫維側言乃解其繫維

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蔡仲以英妙之年任國

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

楊子書釋

蔡仲五

八三

三曰嗚呼小子胡汝性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

呂伯恭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是因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雅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前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于此占之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邑也。故視多方爲畧。多方既踐奄而偏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爲詳。

楊子書經

多方一
卷五

八四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此加兵于奄之在武王也。三年討其君者前此聲其罪而已。越三年不勝故討其君也。周公告多士曰昔朕來自奄是在成王之。日再兵奄也。奄雖惡其初祖宗或有功德于民聖人不忍滅其祀更立其族之人乃復叛于武庚爲亂之。日故曰昔朕來自奄爲成王東征而及之也其後告多方史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是。三兵奄也。周公既告多士之後奄又與淮夷徐戎叛我無更立故曰弗永寅念于祀滅

之也。王來自奄自滅奄歸也。蓋紂黨之雄脅衆屢叛

周公作諸書來自奄凡二罪奄也。袁氏以多方此誥在伐武庚之日與大誥等援經文屢提四國爲據自奄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至其地非伐之也。彩按誥曰至于再至于三若以此誥盡類爲伐武庚是無再無三也。曰奔走臣我監五祀當伐武庚時監雖立矣至有臣監五祀之言耶。再讀至爾乃自時洛邑明乎多方之作在遷洛之後顧以爲伐武庚而誥豈不繆哉。若以自奄爲至其地夫王師至止非一皆不書。獨書奄必無是也。但

楊子書經

多方二
卷五

八五

奄之叛有謂奄之民遷徙未盡者其君固已遷于蒲姑則夫二三餘孽何以連結淮夷徐戎至于洪惟國天之命。作此等妄想也。天下亦有一夫作難與思非常者則其人滅亡不足道何以云弗永寅念于祀繫以宗廟興廢重大之言乎則其叛必爲奄非奄之遷徙未盡者可知也。周堯佐曰蘇子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文武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愚獨以爲不然蓋向之前徒倒戈反攻其

後。僅厥玄黃。昭我周王者。非殷之臣。乃紂所害虐之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叛周。思殷頑梗不服。既歷三紀。罔之猶難者。非殷之民。乃紂所昵比之罪人。所崇信之姦回也。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虎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則紂之充位托腹心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當紂時。尚有冀充青三州。奄實處充州境。蓋紂黨之梟雄者也。至于淮夷徐戎之叛。安知非紂黨之散居徐淮者乎。孟子曰。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爲皆紂黨虐民者。得之矣。然滅之云者。豈唯類無遺哉。不過誅其君長而已。其五十國之餘黨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忿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跖一呼。聚黨數百。猶然靡人之國。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九衆。而不能殲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此篇中亦云。以殷民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言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

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士。意不在殷民也。至于畢命曰。茲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言殷士之惡。而無一語及殷民也。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復叛周而思殷。或又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箕而叛周者。非微箕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武王伐暴救民之意。終不白于後世。而亂臣賊子。皆得以藉口矣。不可以不辨。林氏曰。奄即淮夷之一種。搃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路氏甲氏也。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四國多方。總告也。殷侯尹民。特告也。大降爾命。兼士民後。雖云大降爾四國民命。然四國之上有爾字。此正指多士。猶云爾與四國民命也。通篇誥語反覆。皆重儆多士。不專罪民也。爾罔不知者。須知降命。非苟全其生而已。必盡去反側。豁然聖人並生之心。乃是無不知也。呂伯恭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

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語終于此篇。故發創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辟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于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與。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實念于祀。

凡人雖甚猖狂。顧及宗祀。未有不敬念者。但在思上。不可走到邪路去。命在于天。不敢畧萌覬覦。况洪惟圖天。

楊子書解

卷五

八

此在思上大差。了由是一不做。二不休。至于覆宗絕祀。而莫之顧。蓋天命不可妄于思之。起于心者。不可不嚴爲之謹也。此周公與四國多方頂門一鍼。不明指奄使聽者悚然。王方麓曰。此篇責怨人圖天之命。遂發帝迪之說。下文桀紂皆以圖天之命爲言。夫日用之間。此心之靈。若或啟之。天之迫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因其所明。不敢荒失。則天命固在是矣。豈待圖度于杳冥。冀俾于非分哉。奈何桀紂不知出此。故顯休之命。不昇于圖天之桀。而昇于不圖之湯。不昇于圖天。

之紂。而昇于不圖之文武。彼圖之者。多方其所素有。而乃失之。此不圖者。多方非所素有。而乃有之。圖之有益。與無益。足以見矣。曾不此之鑒。反欲效其所爲也哉。王宇泰曰。此上二節。示以宥命之思。以起其良心。懼以圖命之禍。以破其邪心。所謂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憂民之言。不肯出諸口。懶到極處。故曰誕厥逸。終日之間。不能勸于帝之迪。是如蕩子無歸。盲人無見。故曰乃。

楊子書解

卷五

八九

大淫昏。惟帝降格。亦上帝一日之迪。但勤民與教天是一理。商紂誕同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本源。既昧無望。其澤民也。夏桀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罔恤民艱。自不知天理何在也。蘇東坡曰。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于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呂伯恭曰。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時。惟其介然之騷。旋復填塞。所以泯然衆人。至于桀紂。則終日昏酣。天理幾乎息矣。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

國帝之命則不止無能勸于帝之迪矯誣甚矣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則不止不肯感言于民害民甚矣皆進一步說農桑衣食民依為生者如星麗天如萬物之麗于土治田疇薄得賦興起教化寢戈息盜纔各有生理可以衣食桀則重過絕之更無路可開通也民無衣食必思為亂乃大降罰是使亂日長也揆厥所因始于內亂所以志氣昏罔把靈意埋沒都盡何由與民相通

楊子書緯

卷五

九十

眾莫不欲富却厚欲使之貧眾莫不欲壽却嚴刑使之促顛倒醉夢大反人情之常而不自知也國家用人必可進者恭之民乃得寬洪舒暢優游研鑒之天安帖枉席之上真屬民生之幸桀全不思到此所日欽者惟此叨憤取其與已之志同道合而已人但知嚴刑為剗割不知剗割人之財如剗人肉日削月割捲盡地皮故曰剗割夏邑指不出那個人受害蓋痛乎其言之矣衛靈公內亂于南子畧能用人尚得不喪用人是抹急症要藥今以叨憤者當此是奄奄一息之候而進醢毒于腸

胃以冀不死哀哉。魏叔子曰人主致亂之道不專由內寵却內寵是个亂本蓋有內寵則必求珍衣美食以奉之營瓊宮奇苑以居之必淫樂酣燕而廢政事必有其親屬與其諧媚便僻之人而竊威福必有溺愛亂常廢嫡奪正之謀而造家難正供不足則嚴刑以重斂奇玩不至則黷兵以威遠正人誅斥骨肉踈放而國本虛百姓流離死亡而盜賊作亡國敗家之事其因內寵而起者蓋十嘗八九矣吳夫差雄才傑出唐明皇恭儉勵精然其昏虐荒淫至于喪亂則皆自西施太真之入官始可不畏哉

楊子書緯

卷五

九一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民主不易得氏主不易更求之有素天心良苦然不是者冥中暗索妄擬天休私立名字使人得以竊附其間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此休命最是明白豈由圖度得來故曰天降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有為大不克開

湯誓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蓋任用小人。相率爲惡。所謂胥虐虐于民也。由是爲士者不得安于士。爲農者不得安于農。爲工商者不得安于工商。處處荆棘。無之可以求生。故曰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讀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民之好亂。今猶古也。讀多方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民之苦亂。今猶古也。可爲長嘆。呂伯恭曰。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周公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承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飢。載楊子書解 卷五 九二

泉而渴。蓋深哀之也。表了凡曰。多享者四海之貢獻也。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以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最爲可惜。猶三仁在而殷亡也。保享于民。保此享于民也。明者明此保享于民之理。惟夏之恭多士。大不能明于此也。王方麓曰。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盡亦自省其身。視夏之義民何如。夏之義民非不多。而不能救桀之亡者。桀不用故也。今殷侯尹民。固即夏之恭多士矣。不克保享。乃胥虐虐得無亦有然乎。不救其亡于昔而叛于今。亦獨何哉。聞斯言也。亦可以內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民主簡在上帝。此云多方簡。天與人歸。所謂顯休命也。茫茫海宇。萬邦引領。唯成湯足以當之。順天應人。豈易言哉。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爲人君止于仁。仁者君所依也。故曰麗。麗。對民之麗而言。民之麗。須人人各得。故曰開。君之麗。一念放肆。則萬民不得安其性命。故言慎。勸者鼓之舞之。作民于不倦也。不諱厥麗而徒用勸。必有督責太過之事。雖驅民爲善。而乃以虐其民者。此勸亦不可以輕用。必慎厥麗乃勸也。厥民刑用勸者。仁主躬行在上。藹然至意與民勸勉。故其民樂從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不曰罔不慎厥麗。曰罔不明德慎罰。何也。明德仁之體。慎罰仁之用。若不得此一節。則慎厥麗爲空頭話矣。湯不言明德慎罰。言慎厥麗何也。以明德慎罰爲君之麗。猶農桑衣食爲民之麗。民無衣食如魚失水。君而不仁如鳥失巢。君無所依不正其爲君也。故先曰慎厥麗者。

楊子書解 卷五 九三

重言之。繼曰罔不明德慎罰。即所為慎厥麗者。實言之。前後互文。所以教為人君使止于仁者至矣。亦克用勸亦字。對成湯而言。天下數百傳之人心。猶夫成湯之日。是則民皆猶古。顧其君之仁與否何如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此二亦字。對明德而言。君不能慎麗。則有爵祿慶賞。以消靡天下。而非有餘。能慎麗。則有甲兵刀鋸。以鼓舞天下。而無不足。罰之所在。皆德也。呂伯恭曰。結語每言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

楊子書釋

卷五十一

九四

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上數節。連說五個勸字。勸者鼓舞一世。使惟我用。如身使臂。臂使指。所謂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宇宙直率在。手也。殷賢望繼作。皆能負荷。傳及于紂。便家法蕩然。把現成富有之業。卒用不著。真可嘆息。夏桀不明保享于民。夏之亡。與商一也。其實于百世天下之亡。與夏商一也。副墨云。今至爾辟。今字十分慨傷。多方一也。湯以多方簡作民主。紂不能以之享天命。願所以何如耳。一

句陡收。下復發嘆更端。文情文法俱妙。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前言夏商之亡。皆出于天。既明矣。此又反覆言之。釋在于人。或庸得意思。若夫天不容心。人盡知之。故兩言非天庸釋。諭以所明。所以絕其怨望之私。而生其正大之情也。呂伯恭曰。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毀謬。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于周公詰命終篇。發新例二。有周公

楊子書釋

卷五十二

九五

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龍泉曰。夏商祖功宗德。淪浹于人。天實有不能遽釋之意。雖其子孫不肖。亦必顯示天戒。濡忍以俟。逮至罪惡貫盈。人心離散。天于此時。正無權不能終為護惜。非天庸釋二句。見天心予奪之心。益見天心繫戀之苦。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有辭

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則不克以爾多方圖天之命。便誕放淫佚。罔所忌憚。正。民家敗。兒恃其家產。酒酒。色無所不至。入立睹其。猶謂天實富我。斷不到窮日。豈

不愚哉。肩有辭屑。瑣也。不一也。輕也。出諸口甚易。不知天爲何等也。

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一事之不享。猶可言也。曰不集于享。則其所聚而爲之者。必集以讎民而已。絕天而已。欲不亡。豈可得哉。有邦間之。湯以諸侯代天子。尊卑易常。天亦有所不得已于此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國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逸厥逸。全于逸也。猶醉乎醉之詞也。人在勞中。故清明。

楊子書釋

多方十三

九六

在躬神明。挺然其所。國政自然潔清。自然武毅。就逸便污濁。哀氓不蠲。烝一語。形容暑盡。亡國之政。皆如是也。三節兩言殷主殷也。亦如詩之咏嘆。淫佚錯而不倫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必無罔念之理。只是一念放然無忌。弗論次等賢者。即上智至于聖。此刻便墮落下來。惟聖罔念作狂。罔念真是個坑塹。狂必無克念之能。只是一念惺惺惕厲。弗論次等不肖。即下愚至于狂。此刻便攀躋而上。惟狂克

念。作聖克念。真是個梯航子孫。對殷先哲王在天而言。

五年者何也。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當在五年

之前。故須之也。此惟聖人心與天通。特爲斷據之詞。

魏叔子曰。作聖作狂。只就克念罔念當下說。如舜有一

刻怨。懟父母之心。此一刻便真做了不孝也。人俱把作

聖。作狂說向全體上。便自費周折。呂伯恭曰。周公知

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乎。我之未

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

動靜。久速。極于著蔡。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此蓋武王

楊子書釋

多方十四

九七

周公之所獨知者。乃幸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前此者。天猶冀紂爲民主。雖有譴告之威。如父之于子。

小叔之而已。其眷顧之天尚隱隱未盡發露。及至罔可

念聽。天惟求民主于爾多方。決意不屬殷了。由是大勳

以威。皇天震怒。由是開厥顧。天遇有可顧者。即與顧之

不揀定一人。惟爾多方。無有人焉堪其顧者。天于此時

且奈之何哉。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昇殿命尹爾多方

五年須暇。天心何等。還同開厥顧天。天心何等。廣大惟紂。罔可念聽。多方無堪。顧者。特地生出個周王。故爲天所命。天豈是私愛有周。惟我周王。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以上帝聽矣。旅云衆矣。無不可得其意思。所在天惟式教。與天惟五年須暇。是一般意思。其亡也不遽亡。必紂之罪大惡熟。而後亡。天不輕棄其子也。其興也不遽興。必文武之德日以盛業。日以廣。而後興。天不輕以天下托諸其人也。故式教

楊子書釋

多方十五

九八

用休。惟周公識得天意。王字泰曰。德在于心。苟不見諸用。猶未能舉其德也。文武靈承于旅。有幾多小心大力。故克堪。帝之迪無往不在。但百姓日用不知。惟聖人。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勢。有所謂幾。非在我者。故曰天惟式教我用休。陳大猷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死而後已之毅。便不能堪。

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聖人殺人以其無生之道也。聖人有人以其可與並生

不徒敬其死而已也。所以開者曰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至此又以多詰更端。提唱此個大意。我既大降爾命。爾曷不如此。如此爾乃如此。如此一與他盤詰。所謂爾罔不知。把降命意思。纔得快然。

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夷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人心反覆無實。狹隘不寬大。只是自己不得便宜。悅裕謂多方自處當然也。若天命有不可知。天下忠臣義士竭智盡謀。捨身殉國。有似乎不悅不裕者。亦所當爲。但

楊子書釋

多方十六

九九

天命已定。無隙可乘。惟有夷介。又我周王乃享天。不是逆天。若周王處置太苛。不得安生。樂業天命亦有難安之時。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有何不樂意。惟有委心向順。然耕鑿各安其常。進乎又與享而爲言也。凡此皆所當爲。超出迷繆。所以達說三個爾曷不如此。教他自去尋思。永拔迷因。如喚夢醒。魏叔子曰。又我周王如用。又厥辟之。又殷士能夾輔介助。便可上治其君。此語想見聖人胸中。于殷周之士。不作分別。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

命爾乃自作不與圖忱于正

迪導也。迪已屢而不靜。則其不靜者。在心。有幾多。自投羅網。處。君甚愛爾。爾心未之自愛。所謂不悅裕于爾多方也。不大宅天命。所謂不熙天之命也。肩播天命。則棄天所謂不享天之命也。上先言享後言熙。善由淺而深也。此先言不大宅後言肩播。惡由微而著也。自作非常。圖信于正。直是殷人病根。特指出之。按本也。告以善不言爾當為此。却說三個爾。易不如此。使之自省。戒以惡不言爾勿為此。却說四個爾。乃如此。始妖鏡現出本相。

楊子書

多方十七

一百

使之自愧。此聖人告多方之妙也。龍泉曰。奸究之徒。往往借忠義名色。號召無賴子弟。以逞克營私。而貞臣仰天以隕涕。豪傑待旦以枕戈。革澤觀望。聞風興起。遂是信于正人者。有矣。卒之身敗名滅。陷害善良。為禍不小。点明自作不與圖忱于正。真是窺見肺腑。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不用我降爾命。言爾自愛死。甚異乎人之情也。王方

贊曰。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並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

之迪屢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每提耳告之。龍泉曰。前三言爾易不者。詰其心之蔽也。四言爾乃者。暴其罪之大也。此兩言我惟時者。見我教之詳罰之簡也。我乃其大罰者。罰之緩也。爾易不如此。而乃如此。何自謀之疎也。爾乃如此。而我惟是如此。何施報之相遠也。至再至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也。以上爾我分說。故下接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總以爾我結之。文情

楊子書

多方十八

一百一

章法俱臻至妙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有方多士。蓋紂所崇長。信使之大夫卿士。多散處各國。不但在殷者而已。奔走臣我。監言五祀者。人情久則宜孚。事勢久則宜定。天之于紂也。須暇以五年。而罔可念聽。則天不能待紂矣。周于殷之多士。奔走之以五祀。而猶或反側。亦豈能待之隱忍而終不為罪哉。所以戒懼之者至矣。稱祀從殷。順其聽也。劉墨曰。殷多士。遷洛

之商士未仕周者。今爾奔走下專就殷士言對有方多士告之耳。監非三監。遷民設有監官宅洛後周公自監之。奄及而洛自如。臣我監之力也。五祀言其臣事已久。稱其向化。不言其逆罪。所謂它蒙吉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法也。職所當爲。不可得越有不克。非但療職而已。是無法也。法豈可無者哉。言最悚人。王宇泰曰。胥伯多

正三等官。胥如大胥小胥教職也。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治職也。蓋殷士有職于成周。共長治遷民者。遷商頑

揚子書經

多方十九卷五

百二

民之時。拔其豪雋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于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仍要見臣服久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

殷人病痛着在不和。但和與不和他人代不得底提起。三人百節俱理。設宇宙太和。問主天下者。門內太和。問主一家者。爾室不睦。責爾室不得。爾邑克明。曉然天命所在。和與遷善改過。求諸爾邑不得。勤則百務精明。邑之人無不明。情則百務荒暗。邑之人無不暗。故曰爾惟

克勤乃事。但勤爾事。莫必管到邑上去。蓋由身而家而邑。不得舍爾他求。皆如是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闕于乃邑。謀介爾惟和。爾惟克勤。求諸身而已。猶慮頑民凶德。或有忌他意思。治人者須我之精神。有餘于物。我苟不足以勝彼。不爲忿疾。必爲姑息。安能望其化人。故曰爾尚不忘見凶德之人。並非異類。毋太作分別也。穆穆在乃位。凡見諸臨御。都是和敬之容。有個潛消默奪之意。又爾乃邑有孝弟姻睦。明于土俗。審于人情之賢者。謀以爲介。彼頑雖凶。格之而有餘矣。亦何足忌之。有亦則二字可味。到底只在身上去求。

揚子書經

多方二十卷五

百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副墨曰。自食其力。則無分外妄觀之心。謀長其居。則無一時反側之計。呂伯恭曰。多士篇。商民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石僚。爲言。則以大義裁之。此復以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

之開閣大用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魏叔子曰人臣止知服勞貢獻爲享上不知勸忱上命乃爲享上如養志爲能養養口體不足爲養也故曰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臣無享上之誠民亦效之風俗流失皆爲故然益無忌憚故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不止不克享而已是爾自干天威如人

揚子書解

多方二十一

百四

探物愈取愈近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一一于天討取明白欲求向者田田宅宅豈可得哉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爾命即前文大降爾命言我所以多詰者以爾命所在惟恐不保豈爾不自保乎祇告云者慎惜爾命一語一微也先兩言降令申其前也此言祇告爾命明所以保其後也蓋其戒懼之者至深切矣若覆說上文何啻嚼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恐

奔走臣我監五祀久矣乃曰時惟爾初何也以自今詰

後則今爲遷善之初辟如昨日死今日生也殷士之失在不和尤在不敬不和則種種怨疾勞擾不獲室家之安不敬則種種恣肆無忌踣犯上作亂之罪惟敬于和咫尺天威凜凜旦明以朝乾夕惕之心保家康戶賜之樂直敬到和上去也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正與祇告爾命應言外見雖欲保惜爾命不得矣或以離逃爾土謂殷士與殷民罰有間不知總告士民既曰大罰殛之至此專告多士曰探天之威無異大罰也若離逃云者

揚子書解

多方二十二

百五

則以殷士或恃周仁不殺不能恃周不遷遷固其所苦也故又儆告之呂伯恭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則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睍然溢于簡策也王方麓曰奄與紂濟惡武王誅紂伐奄是一初既不克厥初從三監叛東征遷洛時又一初又不克而有奄之再叛今歸自滅奄首惡外仍降爾命是又爾一初此初蓋得之再三降命之後故特示之以見不可復失是與之決辭恩之情類然故次之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

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云者蓋其

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周公若曰拜首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解哉

立政一篇皆周公之言惟王左右十三言羣臣戒于王

者史臣何不畧此十三言以全周公之說更為得體周

公若曰拜首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公之呼號同人急欲

楊子書經

立政一
卷五

下

得諸臣一言至今如聞其聲也公得諸臣一言如此迨

咸戒于王宜公審聽之僅曰王左右尊若親若公即不

待其辭之畢而嘆息言之盡盡以至于一類乎廢阻

羣議者嘗讀而疑疑而思而乃嘆史氏之文見周公之

心也呼號同人使告者公集思廣益之心聽言王左右

而感于休莫大焉忙莫大焉有不能從容以俟諸臣之

說之畢者此觸情感動不自禁過聖人無我之至故

其形私之際無所忌諱有如此也周公之告既終咸戒

于王宜有以盡其所懷來而卒無所聞此大小羣工之

無我在篇章文字之外者尤可推而見也又周公發啟

羣臣惟曰告嗣天子王云爾不明其告何說也而一時

羣臣咸喻其志意知人善任使之道公當日必有憂危

動諸形容皇皇于庶僚之間者故羣臣不言而喻受命

如響皆所以傳周公之心嗚呼史何人哉知恤必正

已知人簡在上帝在源頭上着緊纔叫做知恤夏言桀

德帝作往任商言受德賢文言惟克厥宅心此脩身取

人之說也夏言尊上帝商言丕暨上帝文武言敬事上

帝此知人知天之說也表氏曰嗣天子則繼前人天

楊子書經

立政二
卷五

百七

位而任凝命之責嗣王則繼前人君位而任治民之責

○吳臨川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為伯宣化于外

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秉政于中蓋

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

衣裳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虎賁掌王之器械行則防

護者○王宇泰曰周公與羣臣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

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畫者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迪知忱恤于

九德之行乃敷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彘民

古之人多矣曰迫惟有夏自近古而言也人王用人有以天子下匹夫爲尊賢者有以賢者在上則敵國外夷不敢窺爲尊隆社稷者有夏止見三德六德惟天所命非人君聰明時施其操縱招來賢俊正以尊事上帝毫無所容其私此所以爲知性也九德之行德不見諸行不可爲有行不本諸德不可爲有體九德咸事不以一格量天下此唐虞知人之法也人臣進賢內避親

楊子書經

立政三卷五

百八

外避仇稱惟國功不稱惟爾爾過夏臣皆無此疑畏故曰敢迪知者秉德自躬以賢知賢也忱恂者信其終始常變皆不渝也蓋世未有薦剗之事賢者學爲帝師進一士傳一係傳故曰告教也宅者以是人任是職不枉其才以是職專任是人任不疑其志如安宅不動搖也茲惟后者必若此乃不疚爾位否則其后不可得而稱塞皆知恤之情也○呂伯恭曰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彘民則他可知矣

桀德惟乃弗作住任是惟暴德罔後

有聖人之德則足以通聖有賢人之德則足以通賢桀之德惟通于暴德而已無後禍莫大焉桀惟暴德之故蓋暴者民怨而天怒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上帝耿命簡在帝心是也但人與天不相及湯聖敬日躋上升于天而爲一所謂陟也上帝耿命宜事者宜牧者宜準者須惟者須式者盡數分布出來所謂丕釐也

楊子書經

立政四卷五

百九

宅受職者也故云用俊者稱之曰俊待三宅之用者也一一得當賢者布列如百工趨事某等一藝便屬以某藝其人必親乎其中有日進之能所云克即也賢者一言一行皆具高深泛泛以求領畧不出嚴惟者密也恭也將我之心直推到賢者心上去一一打成勘合又不但思惟一過便了如對師保如取準繩小大步趨規其心不規其志所謂丕式也克即宅位如彼嚴惟丕式如此賢者之精蘊既盡并賢者有一番鼓舞作興之意故曰克用三宅三俊商邑言協四方言見德蓋聖作物觀

此者皆近天子之光也。湯克用宅俊。而邑四方皆爲湯
月。湯不式賢者。四方不式湯。屈于一人。即伸于萬人。帝
者。師臣之明效也。呂伯恭曰。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
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偉允等于身後。亦維持數
十年。況三代爲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
副墨曰。克即宅俊。主湯言用之宅。即宅稱之俊。即俊不
待居官。脩職不待事久。論定故曰克即。

焉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伐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楊子書解

立政五
卷五

百一十

甸萬姓

惟受德。賢故所用。惟暴德。從其類也。庶習逸德。淫昏不
親政事。皆以類相從。柔惡之人。倍增驚忍。外若不同。實
相因而至。追樂之于人。甚矣哉。集論云。甸者井牧其
地。以任貢賦。什伍其民。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俾我有
夏。有夏指西土。謂以西夏受命。治萬民也。更覺辭不重
複。龍泉曰。賢不畏也。極惡大罪。止從不畏。一念生來
故。足以無討。無餘也。羞刑暴德。以凶惡之性。進刑殺之
慘。故百萬虎狼。與嬰孩同其寢處。想見當日庶邦之肆

虐。生民之慘痛。有不堪者。庶習逸德。謂靡靡長夜之樂
不親政事。天變不飲。聞人害不飲。知酒池肉林一呼響
應。卒之寶玉自焚。首懸太白。以償所暴。以酬所逸而已
矣。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心一也。三宅言知三俊言見何也。宅已受職。著有行。事
可見。只賢者心地光明。有不避諱。處用意深遠。有不可
與人告語。處若不能諒于形迹之外。保其成功者寡矣。

楊子書解

立政六
卷五

百一十一

文武克知三有宅心。功高不以爲震。權重不疑其專。上
下齊並。知無不到也。俊未受事。隆其號曰三俊。蓋已受
特達之知。只俊以論說。獻于人主。說得義理精微。經濟
確然。恐以爲言而已。其心不可得而見也。文武于三有
俊心。灼如觀火之明。凡論說不看作空言。即見其生平
存蓄之所在。堯贊舜禹贊皋陶。皆曰乃言底可績。蓋灼
見之也。人主取人。徒取爲以臣事君而已。文武則以人
主有事天之責。郊祀特牲。猶其文者。惟立茲宅。俊上帝
所簡在之人。不敢蔽上帝所欲爲之事。一一與區理各

當庶幾仰答存此。故曰以敬事上帝。上焉昭格馨香者。以之人主立三宅之官。以爲六官之長而已。文武則以民無統一。天下之亂也。惟立茲宅。使大小相維。天下做一家相似。主伯亞旅。有情皆可以告。有衆皆不敢亂。故曰立民長伯下焉安定萬衆者以之。皆極言文武重任之意。李見川曰。如周召爲太師太保。皆三宅之官也。然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即立民長伯。又如四岳統十二牧亦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子書解

立政七

百十二

王宇恭曰。治天下。民典事與法盡之矣。作三事言三者。綱維繫之。百官分猷皆本于此。至重也。不是輕輕釋義。三宅得人。因使各簡其屬。則布列內外無不得入。立政只指三宅。政立自三宅也。立政二字。爲一書之綱。篇中提之者。凡五見焉。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王方麓曰。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爲言。蓋公卿大臣。其内外有限。進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起居之際。無不與同。能蔽其耳目。移其心思。連迎以中其欲。

小廉曲謹以市其信。入主一墮其術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必選正人。周公告成王立政用人。拳拳于綴衣虎賁之官。至與三宅大臣並列。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屬焉。涵養本源。在于官府一體。後世知此意者。諸葛武侯而已。漢初此意猶存。一二自武帝時。内外廷始隔絕。爲二公卿大臣不復與內政。而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至漸不可制。然後知周公所以保護君心。養成聖德者。正有在乎此不可易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子書解

立政八

百十三

惟常故言。可見天地間不常者皆凶也。文武克知知此。常灼見見此常。尊卑大小皆常言。文武所以爲盛也。副墨曰。大都至尹伯。皆外廷官。以都邑括之。不得伯如京縣畿縣類。太史雖日侍王側。而六典法則自有專署在外。故列于外尹伯。長官大夫。所以統百司者。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副墨曰。三卿受命天子。亞旅亦通名王朝。故並列之。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尹者何也。蓋此諸侯四夷。樹以大國。則地既遠于王朝。

懼。驕而不可馭也。分以小國。則地又偏于戎狄。處于險阻。懼弱而不能支也。惟立之尹。以天子之命。吏鎮撫其中。赫聲濯靈。既無弱不能支之患。但命以吏。不以封。其奉職與否。歲得聞于天子。必無驕不可馭之憂。此聖人經制之善也。○集說云。夷非一種。舉微盧。見例。餘則以烝。字該之三毫。皆商故都。既無定指。不必皆邊商。有參錯于五服之間者。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言耳。時說。凡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字冠之。夫以商都為夷地。既不以封。謂之國。皆不通之甚者也。○王宇泰

曰。武王使羣叔監殷。殷是紂之故都。在河北。三毫是湯之故都。在河南。以其地在形險之處。故亦殷監。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克厥宅心。凡宅所具為心者。皆文王能之。文王與三宅直合為一個人。共成一個心。形容其克知之至也。曰。惟曰。乃曰。以辭至嚴。所以戒成王。非徒稱文王而已。文王得人之盛。曰。庶常。此曰。克俊。俊者。特也。所與立功。定謀。開非常之原。者。悉本于其性。非由矯異。一曰。如是有年。如是。俊。皆常也。○陳新安曰。此篇于三宅有全言之者。

有舉其二者。舉其一者。皆參錯及之。此言常事司牧人舉二以包其一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庶獄。庶慎。三宅皆有。故其數至繁。皆曰。庶。君有令以諭臣。官有令以諭衆。庶言皆有固也。準人掌法。獄固其所專理。然治民者。奸民付之獄。治事者。失事付之獄。至于庶慎。則所云儲條三者。皆有所需而儲條。非禁戒。則人得以行奸。故曰。庶慎。或謂庶慎為常任治事。庶獄為準人平法。然則庶言專常伯。而常任準人無號令乎。

治之大者。惟獄與慎。生人之性命。國家之財用。在焉。庶慎不盡財用。而政事與財用為表裡。專言財用可也。惟。有司之牧夫。政在養民。治事者。治民之事。平法者。平民之法。常任亦牧。準人亦牧也。但言牧。而事與準無不該也。罔攸兼者。人君任賢勿貳。兼則賢者不得行其志。文王得賢而理。事各得宜。無容兼也。訓用。以保其成。訓。遠以正其失。克。知灼見之賢。或意見爭于幾微。故訓之。謹也。惟是之訓。此外無多事也。周公制禮作樂。成一代文治。立政不及此。惟言庶獄。庶慎。何也。立政者。立其本也。

慎惜百姓之性命。雖用而厚其本國。乃不傾立。政者立之。使強也。周以忠厚立國。失則弱。由庶獄庶慎。至于克詰戎兵。服海表。救弱以強也。公以制作隆備。成王立政之日。猶未之皇。智者先務之爲急。君子之進言于其君。必有其序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漢行其大號。庶言有不容不知者。庶獄係生民之性命。庶慎關國家之財用人。君一與知之。羣下必奉意旨。便生出幾多操縱出入之奸。顛倒侈靡之害。內降紛紛。政

楊子書解

立政十一

百十六

府無權。未世流弊。至于覆亡者多矣。文王獨昭千古。周公特揭出文王之心。說个罔敢知。猶見當年凜凜乎危懼之意。魏叔子曰。罔兼罔知。極要分辨得。無如越俎代庖。身侵其官者也。知如教玉人。雕琢玉參以已意者也。若說竟不與知。則無此理矣。

受此五丕基

教功言義德。何也。需者事之賊也。義主于斲而後不優。將以失事。泥古不可以有爲也。義與時宜而後能通變。

救民。天下安危。係仁不仁。尤係義不義。故教功言義德也。謀言容德。何也。天下事不可以一人量也。容集衆思而後不拘于所見。急遽不可以謀天下事也。容能舒徐。

寬裕而後慮出萬全。常有謀雖甚忠而無益于謀者。不足于容之故。故謀言容德也。義容皆言德。何也。勉爲義者。其失也。妄勉爲容者。其失也。寬必全于其性。乃可以行之無疵。故曰克俊有德。論德也。率惟教功。率惟謀者。何也。凡義德敗于替。容德不之從者。皆非有遵先王之志。慮切百姓安危者也。義德之士。多不能委蛇于人。主

楊子書解

立政十二

百十七

每嘆先王盡數隆之後。主意衷心。敢于廢替者。思其觸鱗也。若夫容德。人主有不合直。不委心從之而已。無齟齬忿恨。此其所以異也。由夏而商。亦越成湯。由商而周。亦越文王。武王。曠代而得一二若此。由文而武。父子相繼。子周爲盛。商雖賢聖。繼作湯不能得于其子。啟雖賢。豈如武之于文。以聖人繼聖人哉。蓋遠則數百年之間。而及焉。近則父子之間。而及焉。作述深厚。功德博。並以文武是。非常事。所爲興思而歎美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孺子王矣。則禹湯文武以來之統。自今而繼。禹湯文武以來之政。皆自我立。故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非異人任也。知厥若。自一德至九德。其人各有天全性得。發露不自禁。慮必知到此上。是爲灼知。文武克知三有宅心。知此者也。又必周。兼周知。使羣下展布四體。無所顧畏。否則賢者欲盡其才。而有所不能。非有得于丕之道也。相者左之右之。寬之。必之。無不惟意所從。庶獄庶慎。

楊子書

卷五

百十八

曰。和常有般一人。而人胥歆。舞捐費千萬。甚類奢侈。而萬姓悅服者。當此之時。主臣之相得益彰。賢者之功名日盛。誠恐媚嫉以生。謗謗易起。防微杜漸。須在此時。故曰。時則勿有間之。切勿闕。些子縫隙也。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作易者其有憂乎。蓋憂此君子道長之日哉。○呂伯恭曰。一篇之中。所謂孺子王矣。蓋屢言而屢嘆之。深恐成王至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也。物莫不各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爲善者。苟

能灼知其所順。則其八品之賢否。不得遁矣。新安陳氏曰。孔氏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爲句。諸家從之。而于準人牧夫。則以爲舉其二。以包其一。惟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證以上下文自見。上文提立政。下列三宅。此繼自今立政。則曰立事準人牧夫。與自古商人。越我周文王立政。則曰立事。步夫準人。立政下列三宅。則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爲顯證。

楊子書

卷五

百十九

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小人之間君子。是在其看有以予之間也。我苟無間。雖百小人。豈能惑其志哉。一語。僅偶論事而已。一言。時著一語而已。我則由其淺近。察其精微。即其緒言。睹其大用。思之思之。不至于此不休。蓋視賢者如稻粱。必可充飢。如布帛。必可禦寒。有不可須臾離者。則豈有間之時哉。○魏叔子曰。人主言論風旨。稍稍不在賢人。則賢者不安其身。而小人窺伺間隙。遂得行其撓陷。是以仰視蜚鴻而孔子去。醴酒不設而穆生逝。君臣乖隔。起于細

微故必自一語一言未惟成德之彥則無一時一事一念不在賢人矣此絕小人之根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王服周公之教已久公猶慮其以爲一人之言則信之不堅行之不力乃嘆息言曰凡予告于王者上可以事帝下可以治民中可以脩身言至美也此美蓋受人者咸告孺子王王豈可負此告哉子曰文子孫曰文孫非德澤深厚躋天下于仁壽殷富不能光昭文治故曰

楊子書

立政十五

百二十

其勿誤于庶獄庶慎一有兼知便誤也雖賢者未嘗不尊天子奉聖明然必志氣安定而精詳出意見空虛而變化起有尊天子之意則顧畏生其中有奉聖明之意則揣摩生其中其何能免于誤也不言當職言惟正何也正與反對與旁對以上代下則非經是反也以君侵臣則爲竊是旁也旁與反皆畔正故曰惟正嚴志也○按嗚呼孺子王矣兩節告王知恤道已盡以下皆申言此意或替言之以申其說受人微言此節是也或括言之以申其說自古商人一節是也或舉要言之以申其

說罔有立政用愴人勿誤庶獄克詰戎兵三節是也或問言之欲以深王之思而申其說戒後王立政呼太史記蘇公二節是也蓋告王已盡而若有不盡者反復更端所以盡其義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收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咸告孺子王言其告之詳也此言三代聖人所以俾乂者道無多術則其指甚約也宅即有夏宅乃事之宅由繹者如抽絲然其才日出而不窮也人才受命于天各

楊子書

立政十六

百二十一

有獨至禹稷聖人之才使禹治稼穡治水禹稷必有不盡其才者矣人臣懷貳心者其臣不忠人君懷貳心者不可得而竭其臣之忠使堯有貳于舜舜有貳于禹雖舜禹聖人之忠有不能盡其懷來者矣宅之者以是人任是職則無用違其器之患以是職專任是人則無不得竭其忠之憂此所以克由繹也然所以不克宅者何也人主脩身迪德故哲能官人必脩德出于至誠故任賢不貳彼中才之至非不慕知人善任使爲聖明之事而本諸身者有所不足則力至此窮無如其不克何也

作人即俾亂賢者。于其屯莫之爲之若或使之故曰俾
國則固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有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勛相我國家

克宅之克由繹之所以任君子也任君子必云小人故
曰國則固有立政用儉人儉人內險外利全是一個陰
物誤用此輩便一世如昏夜蓋亦生開氣運之人立政
須君子與君子志協道同孜孜勉勉把精神志氣盡爲
我用故曰用勛相我國家若小人雜處賢者同之不能
異之不可只有引退而已就引退做不得甚事所以

揚子書緯

立政十七
卷五

百三

罔顯在厥世此儉人與君子真如薰蕕黑白不相爲類
也。○張氏曰儉人者傾巧便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
諫其心則舉統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爲盜跖
○呂伯恭曰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吉王
召公之歌詩言王多吉士至于再穆王命伯同其惟吉
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
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儉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
法所嚴惡斥絕者也。○龍泉曰吉士如祥麟威鳳儉人
如鬼魅蛇蝎無難分別然有時吉士不爲人君所愛而

等之儉人儉人有時重爲人君所悅而隆以吉士由知
之不明故舛謬至此公言總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誤
用之社稷之灾蒼生之禍子孫之受害無窮千訂萬囑
切莫錯了也申言其惟吉士只有此輩可恃當寤寐求
之側席待之社稷之福蒼生之幸子孫蒙業而安吉莫
大于此何能捨之去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孺子王矣文子文孫前已各提唱過此復合而言之惟
曰其勿誤于庶獄蓋民命生死之際尤重于此勿誤是

揚子書緯

立政十八
卷五

百三

文所以文王所以王禮樂文章萬國昇平者皆在此彼
視人命如牛管者獨何與。○呂伯恭曰獄曷爲其獨重
也民命所繫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
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舉而戒之
其意謂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人主不可一日忘戰徒脩故事修空文不可爲也無故
而勤甲兵好大喜功不可爲也必無忘戰之患又無敢
戒之憂故曰克也夏商皆盛王獨言禹迹何也彌成五

服聲教口訖。夏有室為太鼓也。然此時禹之迹焉。而升惟後人。墜惟後人。不得其精神所在。旬侯綏要荒。綏制蠻存。何能為哉。呂伯恭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所以奮張其氣。不使惰偷。操握其衆。不使扞格。摧壓其奸。不使覲覲。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金仁山曰。古者聖人疆理天下。華夏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即有不可料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地。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

楊子書緯

卷五十九

百二

而卒貽中土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遠矣。魏叔子曰。兵刑之大者。周公教成王。于庶獄。曰。罔兼罔知。戎兵則曰克詰。何也。守文之主。恒畏為勞苦不肯習。或恃承平。忽為迂濶。不必習。成王征徐滅奄。皆周公之臨戎耳。脫使元老去國。天下多事。王必不堪此矣。文光武烈。於燦四海。一旦國威不張。則奸雄生心。天下之塗炭必甚。而文武之功德。晦蝕消墮矣。召公告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正謂此也。厥後成王四征弗庭。其亦有得于周公之教。而克詰之

者與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繼自今。篇中凡四見。前三繼自今。言王之承前也。此繼自今。言後王立政。盡如此。啟後也。皆重王之責也。常人。庶常。吉士也。克用。所謂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勿有間之。是也。傳至後王立政。適不外此。見萬世無弊之術。在王。之今日。必守之無可易。周公告終而嘆。蓋深有感其然也。金仁山曰。儉人常以生物為功。常人惟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寒。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天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楊子書緯

卷五十九

百二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式法也。典獄。所以不敬者。惟不畏國家之法也。皋陶于古士師之良。惟奉法也。故不僅言敬。言式敬。教天下萬世典獄者。以準的之所在也。獄曰。由獄輕重出入。不敢輕用一毫意見。如大路之必由一般。敬萬民之命。即定年世之卜。非徒沛厥恩膏。實可挽同造化。自非周公直

以爲此獄官稱職而已。固不能知其功德如此之弘遠也。蘇公法法後之爲司寇者。法蘇公有慎。故曰以列用中罰。一蘇公爲法于前。羣蘇公法之于後。長我王國。豈有窮哉。周公詰終更不及王。只嘆息言後王立政也。當如此呼太史樂道蘇公如此。使王悠然以思。所謂言已盡而意無窮。龍泉曰。嗚呼。讀立政一篇而知爲千秋金鑑也。立政以用人爲本。用人之法。統重權于三事。儲多才于三俊。官府聯爲一體。夷夏嚴其內外。拳拳于刑獄。以立民之命。奮發于兵戎。以張國之威。使尊卑小大

相維而以知恤提其綱。以克知灼見扼其要。以吉士儉人別其類。以前王爲可師。以後王爲足戒。以孺子王文子文孫爲任大責重。不敢推諉。嘆息之聲如聞。反覆之詞若噴。進言之苦衷至矣。蓋治國如治家。得賢者布列庶位。規模秩秩。則有室廬以謀棲息。有田園以供賦稅。有倉廩以爲儲備。有財賄以資生養。有雞豚酒醴以贍祭祀賓客。非甚不肖亦足享數世之安。治國如治身。朝夕藉褻。寒暑服裘葛。飲食以順神。藥餌以扶病。非甚狂悖決不至棄生而就死。惟顛隕成法。廢置老成。此便

如承家者。賣田廬以恣揮斥。養身者。縱嗜慾以爲快圖。目前志得意滿。雖欲不敗不亡。豈可得哉。成康守成法者也。幽厲壞成法者也。一治一亂。故輒昭然。後之人君。唯日誦立政。可以憬然悟。悚然惕。而欣然循迹以行。無復有他岐之戾矣。

寧都楊文彩治文著

門人魏禧叔子恭訂

男龍象御李

晉進也 編校

周官

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考此篇如巡侯甸征弗庭即詰我兵方行天下之意。立太師傳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

楊子書經

周官一
卷六

此。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惟周王撫萬邦。前此行事皆周公傳王之命為之。此乃其躬親庶政之始。故特書也。巡侯甸舉近邑遠也。反側餘黨竄伏為亂者有之。故曰四征。然待巡狩行征討必其六。尚可以緩者所以惜衆力節財用。無非綏厥兆民而已。治天下如治身。四征弗庭者驅外邪。治支也。董正治官則調護六府五藏使元氣充實雖有外邪不足患。

固本之術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亂曰未亂危曰未危。亂伏在內非無危亂也。所以制治必于此。過此則無及矣。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之數也。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人之道也。治必不亂安必不危。所以制之者在我則天地不能過陰陽不能拘帝王莫大之適也。成王志在三代以上故遐思若昔大猷。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為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

楊子書經

周官二
卷六

官惟其八

又起四字王于此穆然而思恍然曰所謂大猷其在唐虞夏之際乎。書有蒙上文有互例此古史簡之妙。有特書以復與贅者此古史繁之妙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遠不可稽也不言庶官惟和言庶政何也。當時以賓協恭庶官無不和但剛克柔克在庶政有難得其者唐虞雖有點陟有刑賞正如四時當寒自寒當暑自暑寒暑俱是和氣故曰庶政惟和萬國咸寧者民忘其力順帝則野安耕鑿之常家有熙皞之象覺其

商便與唐虞有氣味之別。提言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萬世治安之策。盡于此。有如立政者。但惟其官而已。雖內有百揆。四岳之官。外有州牧侯伯之官。一一如唐虞亦豈有濟。不惟其官。惟其人。由是惟百則有百之人。可得而用。官倍則有倍百之人。可得而用。此唐虞夏商所以千古為烈也。降在表末。官愈多。亂愈甚。如大夫卿士。以姦究于商邑。則多一官。多一蠹而已。是則不如其少也。王方麓曰。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

楊子書解

周官三卷六

三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夙夜不逮。即制于未亂。保于未危之心。○魏叔子曰。周官一篇。主于訓官。全妙。祗勤于德二句。說出自治。兢業處方。是有本之學。一篇關鍵在此。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傅保冢宰六卿。自成王立為定制。至今千百年不可易。凡官以論多而功少。三公獨以論著。其所論者道也。道原于天。三公能盡其性。其論皆天之理。不是語言之

粗通著為事。洋洋日用之間。三公躬行。有得其論。皆本諸身。不是空空口說。所以經此邦者。備盡所論。中坐而言起而可以行也。主陰陽者。惟君論道。則有啟沃之功。天子建中和于上。而成位育于下。分陰陽之贊者。大小羣工。論道則同。寅協恭。石僚師師于下。惟時撫五辰于上。三公之職業大矣哉。非徒取克位而已。故曰官不必備。王宇泰曰。後代詳于政治。而不詳于人生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三太三少亦六。所以致詳于人生之身。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龍泉曰。性功著為

楊子書解

周官四卷六

四

事功。治法原于心法。道雖洞濶淵微。不能措諸事業。便日將正心誠意。講論經道之上。于民生社稷何益。毫末人君威福勸懲。即陰陽之消長進退。故有時。景星慶雲。不及褒德之表。冕震霆迅雷。不如嫉惡之刑。誅王事之彰施。足補造化之缺陷。纔謂之變理。論道經邦二語。標出千古。相業彼關心于牛喘。推托于主者。皆不學無術。徒為大言以欺世者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實亮。天地弼予一人。孤不以三公道化。株守其論說而已。發揮推廣。所以佐

其所不及者在此公。孤分別亦在此。惟三孤特見到此。他人不能到。故曰孤。陰陽之化。即天地之化。弘化者俾經邦之道。淪膚決髓。不從迹象以求。寅亮天地者。調和陰陽。失沴不作。天地定位。以清以寧。弘化到極處。要皆彌予一人。則天地之大。萬化之廣。具在其中。用尤少而成功多。此乃貳公要領所在。孤與三公職業。說不得同。說不得異。王方麓曰。天道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爲化。皆一陰一陽之妙。化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天地者化之體。即陰陽之成位。寅亮在弘化上。見弘如人能

楊子書解

周官五
卷六

五

弘道之弘。蓋天地無爲而弘之者人也。彌予一人。即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三公不言者。論道中足以包之。魏叔子曰。三孤與三公職分。說得同。則不應有公孤之別。說得異。則天地陰陽造化。又非判然兩事也。總只要看貳公二字。公爲主。而孤輔之。在貳字上。便見公孤職業。皆同。處便見公孤分。量不同。處變理陰陽四字。說得微妙。寅亮天地四字。說得顯明。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百官曰統。凡黜陟廢置。惟冢宰是聽。但非有知人之哲。以鑒別賢奸。非有無欲之衷。以秉執公道。則百官胥亂于下。不可得而統也。四海習俗異宜。惟因地設官。因人授職。使人情土俗各得。故曰均。統百官。治官也。均四海。治民也。治官所以治民。但治其一。而天下取平。此爲天下宰。故冢宰不言司者。非一職可名也。陳氏雅言曰。冢宰與六卿。雖各掌一職。而其官則尊于六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得以兼之。故以宰言。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楊子書解

周官六
卷六

六

穆王命君牙爲司徒。教與養兼。周官曰。掌邦教。何也。自虞命契以來。司徒實專主教。周官與唐虞畧異。唐虞之時。農事初開。戶稷教民稼穡。其曰未授民者。掌司空。有虞寧山林川澤。有工禁作奇淫。傷民稼。是其時養民官凡四。至于司徒。惟教是掌。蓋養民事至詳。備司徒可以無兼也。周則不然。養民之官。惟一。所以養民之事。復詳于司徒。凡初寒暑雨之怨咨。惟司徒責。什伍夫家征役。皆司徒訓。比敷五典。擾兆民。特舉其尊者言之也。袁了凡曰。擾者。振勵不使之逸。徒。不使之懈。此愛而勞。

之意也。○王方麓曰。雖曰學教。狀土地人民之數。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而非五禮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方且以開設學校為美譚。增博士員。下勤學詔。輒從而諛之曰。是有志于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善人之心也。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楊子書經

卷六

七

天子協理幽明。制為五禮。其理幽也有神之禮。如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是也。其理明也有人之禮。如君臣父子尊卑之大。升降威儀之節是也。治者神與人各有上下。如以事天地之禮。享于宗廟。則神不安。以父子之禮。行于君臣。則人不安。惟各得其理。乃順適其情。所以和也。虞有典禮。有典。樂。典。樂。乃曰神人以和。此言于典禮者。禮與樂兼也。○莫中江曰。註疏謂冢宰宗伯。不言司者。為冢宰無所不統。而神祇非人之所得司也。此言未然。蓋冢宰為六卿之長。春官為四時之長。故別言之。以

示尊也。若曰冢宰無專職。則所謂統者均者。屬于當職之下。而秩宗曰治神人。曰典三禮者。獨非司之義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卿以六師以六。文武相為表裡。故其數均也。有官曰統。六師曰統。以兩者皆控制之難。故一之使有歸也。六師在太平之日。休兵則志戰。六師有緩。筋弱骨之患。廢弛而不可統也。好大則起戎。六師有振。臂肢足之患。生事而不可統也。惟赫濯皇靈。慎惜威命。使三軍之心如一。人故曰統。平者建威消萌。奸宄不敢生心。四夷戢伏。不敢窺中國。百姓終其身不見甲兵。此之謂平。政者正也。于戈省躬。正一人以正四方。故曰掌邦政。○呂伯恭曰。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當兵于農。狀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于此攸係。政莫失焉。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此王者用師之本意。非佳兵也。○副墨曰。平與均不同。均是各適其宜。平是相安無事。在抑惡扶善上見。

司寇掌邦禁。詭姦。隱。刑。暴亂。

楊子書經

卷六

八

姦惡匿于中。不得其情。殺之而無以服。故詰之使不
可遁。至明以察之也。暴亂凶殘不仁。蔑法自爲。此等無
庸詰也。不治其罪。則人不畏。故刑罔攸赦。至斷以行之
也。詰姦惡所以禁民爲姦惡。刑暴亂所以禁民爲暴亂
故曰。掌邦禁。刑期無刑。聖人之仁也。其保全者。良民善
衆。其所治者。在姦惡暴亂爲民寇者。故其官曰司寇。
魏叔子曰。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夫征伐亦殺人而
官屬異其時者。刑與兵雖皆聖人所得已。然刑不能
措而不用。兵則養而不用之時多。易曰。地中有水。師。君
子以容民畜衆。有夏時長茂之象。故司馬僅言統言平
不言征伐。司寇則直言詰言刑。與秋時之殺物尤合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楊子書

周官九

九

天下之民有萬。而四民盡之。聖人治天下。立之司空。設
爲學以居士。畝野居農。受肆居百工。受廛居商賈。但居
此四民。則萬民備在其中。無不得所止也。天下地可耕
者。井爲田。其不可耕者。畝爲山林。爲川澤。皆地利也。然
不因天時。地利不可得。而興有司。無良有養民之時者。
民之好偷。有自惰其時者。蓋必教行恭儉于上。倡率有

司。與民愛惜三農。故曰時地利也。民所居居于土。所言
地之利。利于土。脩土之政。無沒其利。故曰掌邦土。萬物
皆生于土。土有所掌。則水火金木皆不至于亂。彩按
周官助自唐虞。而中不能無異。若冢宰百揆秩名不同。
皆位冠百僚之上。無所不總。周與唐虞一也。其他則有
繁有簡。有同有異。有同而異。舜咨百揆。兪曰。伯禹作司
空。是在唐虞有司空之官。攷九官之命。而司空不與焉。
大抵其時水土已平。司空有餘暇。禹爲百揆。兼之而已。
舜命禹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專命百揆。司空不在所
命也。故九官缺司空。周之司空列于六職。而任繁與虞
同。司空與成王之訓官也。曰居四民。固矣。其曰時地利。教
民曰天時與地利。則有教稼之事。司空兼農也。考工記以
川澤五卿無掌者。必司空掌之。司空兼農也。考工記以
補冬官。則司空兼工也。當時在九官之中者。凡三大。政
周以則司。兼之。不若虞司空其事簡。但攝于百揆而
可也。司徒則兼養之事。皆以爲教。秩名同司徒。而事有
異也。禮官稱宗伯。秩名畧異。其掌邦禮曰治神人。和上
下。則禮兼樂也。由是觀之。周自冢宰以下。司徒可以教

楊子書

周官十

十

兼養。宗伯可以禮兼樂。司空可以平水土。兼教稼兼虞
無工。唐虞分數。人理之者。至于周。皆可以兼。若夫兵刑
則不然。唐虞變夷猾。夏冠賊姦。治以皋陶一人。周分
立司馬司寇。六職之中。兵與刑已居其二。殺之數。漸繁
而所以防民之術。漸出于密。且舜咨二十二人。其十二
牧治外之官。不與周官六職固也。其內爲四岳九官。而
周官六職之中。四岳納言則缺。四岳惟散見于朝。巡之
文曰。考制度于四岳。狀不與公孤六卿並著爲訓。而僅
于此表其官與。至于公孤。周特詳于唐虞唐虞之際。禹

皋伯益諸臣。皆聖人之才。故治水明刑掌火。皆治事之
官。及其君臣告戒。皆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精微。蓋有
三公之實。而不立其名。降及于周。其時之臣。有才可爲
六卿不必。則可爲公孤者。雖周公召公。皆以冢宰進。爲
三公。畢公則以司馬。毛公則以司空。然如數公者之才。
全德備。不可多得。故論思別有專官。視唐虞特詳。此亦
時爲之與。呂伯恭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
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爲六。何也。綱在綱中
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五卿。並列于六職。

其義一也。王宇恭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元贊化
不任以事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爲天
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
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
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六師之事也。故
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
邦禁。民遷善遠罪。狀後永奠厥居。坐收安養。鮮入刑網。
故六曰邦土。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屬之不率。由長官不脩其職。故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但盡已職。即所以率人也。以倡九牧。牧各有屬。使在外
之牧。皆如此率屬也。上之于下。如臂之使指。中之于外。
如喉舌之通于腹心。此天下所以治。後世上下。建玩中
外。潤絕。此其所以亂也。阜厚也。凡田里樹畜。日用飲食。
皆有養老孝敬之意。成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正性
命也。六卿職雖分。所以率之倡之者。惟在阜成兆民。其
用心一也。公孤論道。獨予一人而已。曰兆民。則不啻其
衆道與事之分。繁與簡之別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唐虞五載朝巡各一周制則十二年中諸侯朝覲者二天子巡守者一蓋世之變也天子車駕不可狎至于外且六卿倡牧中外時時相通則諸侯賢否可以時察見雖六年一朝十二年一巡守不至于疎而生變言五服不言九服其變夷鎮蕃治不可同于中國也大明者所與黜陟昭然與天下共見舉外亦嚴內也此畧言制馭外臣之法若訓迪厥官之意則專在內○王氏曰舜五

楊子書解

卷六

十三

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魏叔子曰周無四岳之官其統領四方諸侯止如召公爲西伯畢公爲東伯耳上句提言王考制度之事故云四岳下句分言諸侯朝覲之事故云各朝于方岳此四岳當是四方山岳如所謂至于岱宗等也若作唐虞四岳看則四岳大臣必無不與公孤六卿之訓僅此一語畧畧叙過而已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君子脩身于上不令而行者端其本也至于率屬倡牧宣布王言少不得令故在欽司中特揭慎令一事但工夫到底不在令上在其所從出者慎之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謹所從也令出惟行者下于流水之源天下所由以治反則逆百事怠廢不可不慎也○蕪東坡曰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此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逐非也○魏叔子曰惟聖人自朕無私自大賢以下只是克治

楊子書解

卷六

十四

得加凡私意起時便須振起個大公道理來壓服他使私意自不生發絕其根株故曰以公滅私凡令之私者便于僚屬胥役最不利于民令之公者常歛僚屬胥役之怨而得百姓之歡即有不利于民亦是使道使民生道殺民未有不誠狀戴若父母者也故曰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急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王告有官曰欽司皆正已脩身之事若不學古師典常猶射不立鵠雖內正外直終射空耳故學古師今此立

鶴之教也。治必稽古。理備諸古也。入官不學古。是猶醫病無方。無慮把捉。必討論精微。學備諸胸。至于議事。便如規制。員如矩制。方任眾議。接後不得。凡事必爭一先。學古便先。後著數。勝然在。目凡事不論成敗。須辨得義不義。古有事成。而其心可疵者。有事未成。而皎然不欺。其志者。學古便義利。幾微之介。瞭然在目。用以斷制。自然不迷。否則東西莫辨。如走入迷路一般。典常經文武周公講畫者。公孤所以爲公孤。卿士所以爲卿士。盡在此。確不可易。實堪師法。但是個平常道理。一等利口。言

楊子書緯

卷六

十五

之鑿鑿。反爲所亂。亂典常便亂了官。深戒其不可也。疑不可蓄心。不敢怠。敗謀荒政。皆坐不學之故。然不學。不非特此而已。不學則蒞事惟煩。多也。四出無以應也。亂也。輻輳如結絲也。躁也。急不能待。終日也。唯恐其謀之敗。益招其敗。心不甘于怠荒。其害更甚于怠荒。曲盡無識人。臨事情狀。陳新安曰。世亦有好古。而至于好異者。如王荊公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爲師。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同後艱。有謂公孤德盛。不待戒。然焉戒。毋若丹朱傲。舜戒焉。

楊子書緯

卷六

十六

汝無面從聖人。相與回。不以其德爲已。至不之戒也。但成王時。公孤皆耆德。王雖賢。未能如舜禹聖人相與。而其謙冲敬謹。亦可見矣。誰不願功之崇。却志不立。功何業。崇誰不願業之廣。却力不勤。業何由廣。惟志勤。難答他向前別無餘路。可以貼脚。天下亦有志勤之人。而功業不立者。當可以崇功廣業之時。不能勇以強之。斷有所不足也。武王曰。時哉。勿可失。孔子曰。敏則有功。有志者念之。袁了凡曰。自其已爲而有績。曰功。功崇當由勤。乃曰志者。九伐工夫。不離一念也。自其方爲而待

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富貴之人。自謂吾不驕侈。則驕侈不至。不知位不期。驕祿不期。後驕侈之來。正如不速之客。却此不在祿位上。作計。只在恭儉有實德。如播種。純乎嘉穀。無非種者。舛安從。生故曰。恭儉惟德。王方麓曰。詩云。羔羊之皮。素

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即此所謂日休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者。蓋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羔羊詩之節儉正直。即周官之恭儉惟德也。龍泉曰。德是行道而有得于心。儻是假合竊取。強無以爲有也。作德者。森老。森實。何嘗一毫炫美于人。而心安意適。觸處輝映。遠在心。休在身。不知其狀。而然獨浩浩落落。若此。作僞者。千方百計。圖遮掩。破綻而打點于初。轉敗露于後。快意于此。旋遺恨于彼。撫心甘爲勞人旁觀。嗤

楊子書解

卷六十七

十七

其事拙胸懷。何者不可示人。乃終身跼蹐若此。

易寵恩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凡人危到面前。未有不畏。却噬臍不及。當寵之日。實不見有何危。思乃直見。到危處去。便如猛虎在前。只有個畏。更無第二個念。凡能思危。便盡人惟畏如此。最是一箇捷方。盡富貴人底病。投之即愈。跳出畏字圈子外。若弗畏者。本求出畏。却入在畏中。丁寧至矣。魏叔子曰。上曰日休。此曰惟畏。德自可樂。故休危自可憂。故畏一樂一憂。似乎相反。其實能休而後能畏。心志清暇。則見

未然之禍。能畏而後能休。懼法守理。則無意外之憂。豈惟官途當如是哉。凡人學問中。不可少此二字。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人臣富貴功業盛絕一時。大抵賢智自爲。視人皆不若已。生出多少爭奪之釁。故教以推賢讓能。自視默然。消除百端謗議。乃終始善全之道。庶官不和。皆由各出意見。龐雜不理。治不可得。而制便邦不可得。而保所謂思危。須思到此上。不止爲一人身名作計。俞濠泉曰。人

楊子書解

卷六十八

十八

之所以不肯推讓者。恐以彼之賢能。掩我之賢能也。不知彼之賢能。却由我之薦舉。則彼之賢能。便是我底。有何人已之間。人之所以舉非其人者。意以彼之不才。無與于已也。不知彼之不才。却由我用之。則彼之不勝其任。豈得謂無與于我。知此。自不容不慎所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敵。

訓六卿曰。率屬曰倡。牧曰阜。成兆民。戒卿士曰。功業曰恭。儉曰和。庶官總未說到。輔君上六卿職在阜成。以康

此民非輔成君德便本源淺薄雖小康時卒有匪藥
竊發貽害百姓或當集可以無患而垂裕無本至子
孫之朝德澤衰息治度凌夷必至變故叢生故曰以佑
乃辟永康此民務與公孤論道弼予一人相為表裡期
三事以無窮之業也。呂伯恭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
也洛誥周公遷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告戒成王以
脩身立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之書也合是數篇以
觀成王可以見其不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
可以見其講貫啟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
揚子書繹

揚子書繹

周官十九

十九

傳而不及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過此而
有顧命乃成王臨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事備矣周
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

君陳

唐孔氏曰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殷此
其策命之辭

至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惟孝友故克施有政非然則推之無本欲施而不能所
施者法制禁令而已猶無政也或以為秉其將來是謂
陳初未嘗仕也如君陳初仕之年決不授以東郊重任
蘇子曰君陳命于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

揚子書繹

君陳一

二十一

○陳氏曰商民難化由于民彛混亂三屬之孝友之君
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
重以孝友者仁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

三公輔相天子曰師曰保周公師保萬民則是以左右
一人者左右萬民教百姓之至也周公謹密却不是束
縛他偏懷若父母此所以為周公君陳由周公之訓而
因時制宜必須孜孜勉力其間纔得周公精意所在說

個率常似無所用力。說個懋昭。又吃緊用力。通知率由前人。非安常順意做得。漢曹參繼蕭何。日飲醇不事事。以為守成可乎。王方麓曰。周公之訓不是一紙榜文。凡條貫約束。見于設施者俱是。

我聞曰。至治聲響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懋昭之訓。皆得于所聞者。故特著我聞曰三字。恍然若有所會也。至治聲響。神明可感。未有耳目心知而莫之能感者。實吾治未至而已。周公特加一番鞭策。不是誇。

揚子書解

卷六

二一

俗太平。語明德惟馨。不是空空心上說。明德慎罰。是一事。罰不去。便德不明。刑人殺人。腥聞莫大。必至刑措不用。故曰。惟馨。看下文。無依勢倚法。便見得此意。周公之猷訓。欲君陳體之于已。故曰。爾尚式時。蓋已不明德。訓民無其本也。

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是策勉君陳之辭。見得凡人乃如此。不振爾君陳。固非凡人却必以凡人為戒。蘇氏曰。凡有求而未得。無。

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為人君者。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人狎而玩之矣。故教之爾。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于風者乎。

國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繆誤事。都在微處。忽畧過去。故曰。莫或不艱。一篇之中。法周公者三。致意焉。有廢有興。通愛宜民。執印死板。不得此所以為能法周公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便是國厥政莫或不艱樣子。

揚子書解

卷六

二二

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庶若時。惟良顯哉。

周公治洛曰。其自時中。又蓋化殷之本。在王非有聖明。儼然居中。雖良臣鎮撫在外。猶恐本不立也。王告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啟沃君心。正其本也。其順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慮其德不彰。不克懷畏。中外皆扶持其本之事。然臣人不盡如此者。何也。大臣愛君忠國。同寅協恭之意。不盡諫于庶僚。為人臣者。入告于內。或妒其能。順之于外。或以為誣人。懷疑畏不敢盡其誠。故嘆息而言。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所以動君陳之。

聽使盡倡率之通者不能自也。曰良與顯何也。一以爲穆穆在上。一以爲明明天子。攝服一世。須全此兩者。所謂考朕昭子刑作聰明之主。與僅爲中庸之主。皆不可與有爲也。王方麓曰。嘉謀以一事言。如孟贊禹班師之類。嘉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皋陶陳知人安民之類。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互言也。

主曰。若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謹裝。即是明德。若泥著此。便局在圈子裡。不是弘

揚子書解

卷六

二三

的意思是依勢倚法。故皆用不得。周公主嚴君陳主寬。一代之治體不同也。但寬大中有節制。在不太苦太甘。所謂和者和者。和其心。和其氣。不是草面功夫。須深以歲月優而游之。纔莫知其然。自有個淪肌浹髓妙處。故曰從容以和。悠久所以成物。天之道也。前只大段說由周公之訓。此乃揭出君陳治體。下六節皆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魏叔子曰。刑人罰人。惟我所爲者。勢在故也。執律議罪。人不敢怨者。法在故也。聖人爲政。亦離勢法二字不得。但有可以刑殺人之心。便近在勢上一邊。威

于人者。便覺用一分意于其間。是謂作威。語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若專靠科條。如斧斤削木。一毫容情不得。作威以削下民之大害。而依勢倚法。上人之常情。故謹戒之。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副墨曰。辟宥出于君。雖理所當然。爾心尚未灼見。何如。

豈可遽從之。辟宥豈非竟置之也。但不急遽爾。陳氏

經曰。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

是。則必從理。從理乃所以從君也。龍泉曰。子曰。辟爾

揚子書解

卷六

二四

惟勿辟。恐予之辟。或偏也。子曰。宥爾。惟勿宥。恐予之宥。或偏也。一意教他平反。把君尊臣卑。君令臣共。常理一力屏去。此是何等心胸。但知畏天畏民。何暇予雄予聖。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察以至明。情真罪當。刑一人而千萬人懼。行以不忍。萬不得已。刑一人而千萬人感。此辟所由止也。不然。民無所畏。或怨生焉。求其止辟。豈可得哉。

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三者之中。條例有大有細。徂而爲之。是怙終也。雖犯其

細者不宥。懲其不悛也。然則非出于狙。雖犯其大。必有情。可矜。有法。可議。故曰。宥惟厥中。○日記曰。姦宄如反。側不靖。敗常如不孝不友。亂俗如散化奢麗。僻言怪行。一則闢天下之安危。一則係一時之風俗。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頑者。喻之不動。最易使人忿疾。凡教人者。須我不動于氣。變化得人。若一忿疾。便是我之氣質未化。何由感動得人。忿疾。惡其人之不喻也。求備。急欲其人之有全能也。皆君子受人之心。然督責太過。進不以漸。必阻人爲善。天下有甚愛其人之心。爲甚害其人之事。其爲害豈少哉。

楊子書

卷六

二五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忿疾于頑。總是忍不住。天下事。當有爲一人忍。不得害及億兆。爲一時忍。不得貽禍數世。故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惟忍力堅強。雖至頑。只小心教誨。然後志氣安定。謀畧深遠。教化愚蒙之方。著著不亂。但其德不造于廣大。便忿疾根蒂未除。到底不能忍。須是有容。如江海可容污濁。如山藪可容怪物。曠蕩無涯。一世都在含弘。

廣大中。不止是事上有濟而已。○林氏曰。向踐于吳太王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趨亡矣。其何以濟。湯之于葛。六王于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涯涘之。非德之大而何。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奉政循教。曰脩。脩而至于其行之美。曰良。脩在肄業之時。故脩與不脩。皆宜簡。分別勤惰。使勤者益勤。惰者不惰。情用有兩也。良在進德之日。故宜進。嘉其成也。登此之良。即以愧彼之不良。所謂率用無二也。脩與良不必。

楊子書

卷六

二六

深說。但能不情。其業能美。一行者皆是。故曰。無求備于一夫。○此上六節。時說以殷民在辟。三節是政治。加于有罪者。爾無忿疾。三節是教化。施于平民者。其實政以治之。皆是教。教以化之。亦所以爲治。周公師保萬民。而皆保也。分不得政教。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同。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惟民生厚。是直窮源頭語。惟見性不見習。故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若不見到此。祇覺其可厭。可惡。一味忿疾。何由得從容。以和上之所命。宣諸口上之所好。根于中。民從好不從令。正見民之不遷處在上者。不可以誣其民也。五典五惇。舍典別無歸厚的路。然君不能清明在躬。志氣奮情。雖日嚴訓誡。其何能望民之丕變。罔不變者。草薄返厚。一時翕然。所云敬典在德也。薄如輕雲在霄。為陰氣。是為降。厚者一元包圍。為陽氣。是為升。博厚則高明。禮樂教化。格于皇天。是為大猷。民躋平康。沐浴歌咏。不是想像盛治。粉飾太平。故曰允。袁了凡曰。厚者。滔靡之意。即衰世之民。其初生之時。滔靡一臺未散。故曰惟民生厚。福曰多者。內外民物。無不開泰也。畢命亦曰永膺多福。皆以殷民之化。為多福之本。

楊子書

卷六

二十七

顧命

陳氏經曰。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正當幼冲。遭四國之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與後世之主。以死為諱。繼成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林氏曰。漢唐末。國嗣多立于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有天下受遺者之法。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泚頰水。相被冕服。馮玉

楊子書

卷六

二十八

凡
呂伯恭曰。甲子去王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托之言。淵奧精明。蓋善檢身者。能歷疾病。而不情。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袁了凡曰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後世顧命之臣惟一二宰相親信近侍此自六卿下至庶官同召受命可爲師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爾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按王耕野曰恐一旦死不得誓言屬托嗣子承繼之事傳依孔氏作嗣續我志蓋承繼之事即志之所在也孔傳與王說不相妨。日記曰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蘇東坡曰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楊子書解

卷六

二九

按此訓留字更接得下文

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先莫麗陳敷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文興于前武作于後所宜布者皆先明之德正見締造艱難。魏叔子曰莫麗養之也陳敷教之也養教並至故民服習服習之久至于不違所謂力田孝弟忘帝力而順帝則也故天下化之能自周而達殷袁氏曰殷爲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敬迓天威耳。目手足皆拱向之不敢一毫忽焉真見天威照臨赫赫明明自可接對蓋言其勉強學問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成王之日天下治安舉而措之易易也顧其身與元子共在艱難之中者蓋制未亂保未危之心臨死而不憚也濟曰弘者小見識小技倆濟不得事一正君而國定故曰弘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楊子書解

卷六

三十

此下二節皆弘濟艱難敬保元子之事民遠邇異宜故分說一個柔一個能至于小大庶邦使恪守侯度無社稷動搖之患勉脩職業有孜孜王室之勤勿論小大皆懷諸侯所當然故合說一個安勸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思夫人所以爲治者必自治于威儀始此吉凶動靜之微善惡所由分者此處一非由心而身而家國天下皆非矣故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人臣非甚不肖亦無引其君子非者惟察理不精

昧昧以從。冒者有之。所謂敬保元子全在此。人與禽獸不同。只此威儀。人皆放下。不思。思便懔然有懔成王臨終發此精微之言。平日學問可見矣。蘇東坡曰。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副墨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雖責臣然此正道。破自亂底消息。命羣臣者。乃所以命康王。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告孟敬子。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終告戒之言。如出一律。王氏炎曰。三叔流言。王不能無疑。則其性似亦中人而已。臨沒之際。乃能如此。殆由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楊子書解

顧命
卷六

三一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集說云。此上十節。記成王臨終發顧命之事。見王當死生之際。而志氣精明。以下半篇。記康王居喪受顧命之事。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而匪處周密。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逐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范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外。所以殊顯之也。王字泰曰。翼室。即東夾室也。初喪未爲梁闇。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地。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爲憂居宗主。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嚮。南門。王宮之外門也。呂伯恭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柅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睹。與天下共之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于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預。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楊子書解

顧命
卷六

三二

丁卯。命作冊度。

陳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命。以授之。因并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服色受同祭饗等是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頒珩。

物可用者謂材。凡爲喪用者。必命于太保。一物一曲。皆國家財用所在。若取自心。臣恐傷財害百姓也。呂伯

恭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于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曰命作冊度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秋設黼辰綴衣

唐孔氏曰以下凡陳寶出輅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者從上省文也。副墨曰秋設下俱不記日蒙上癸酉之文傳受顧命主祭臨朝皆同此日此連下六節是降寢陳設儀注。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楊子書緯

卷六

三三

王宇泰曰周禮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先言西序又言西夾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黼辰南嚮即此牖間座是也餘三座禮無其文其東序西嚮爲養國老嚮羣臣之座者按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座在東序座前以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座夾室之座在養國老座後爲親屬私燕之座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袁了凡曰豐席莞席也草似蘭可以爲席詩上莞下簟是也註以爲筍席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王宇泰曰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子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燕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飾故几席皆質飾。袁了凡曰筍席取竹之皮以爲席周禮註云紛如綴有文而狹者

楊子書緯

卷六

三四

註曰雜誤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袁了凡曰左傳大輅越席所以藉寶也越王五重者謂以越席繪玉凡用五重慎之至也按古器考圖玉曰璧玦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是兩也大玉爲太華之玉夷玉爲東夷之美玉天球玉龍大鼓謂之鼗鼓大貝乃貝之大者若止如車渠則小貝矣。呂伯恭曰西序

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
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馬鍾陽曰
大訓孔傳謂虞書典謨蔡傳謂三皇五帝之書不如指
文武之大訓爲切當。彩按蔡傳汎言兼文武大訓在
大略在賓階而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
右塾之前

王字恭曰周禮巾車掌三之五輅此止陳四輅不及華
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金玉象皆以飾車木輅則無飾
也。袁了凡曰而者南嚮也前者北嚮也先與大上下

楊子書經

卷六

三五

相對次與綱上下相對以賓賤爲序也先輅在西而曰
左塾者自其北嚮而見塾之在左次輅在東而曰右塾
者自其北嚮而見塾之在右耳。呂伯恭曰此非獨盛
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玉燁華車輅時
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生之心肅
然有以竦康王不克負荷之敬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
已傳矣

二人崔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恭弁執戈上刃夾兩
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

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
于側階

楊子書經

卷六

三六

呂伯恭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
事而奉私燕則從容養德而有青澤之潤有事而司禦
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
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教刺而
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器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
繹也。唐孔氏曰所陳座位寶器皆以西爲上以成王
殯在西故也此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新王
在東宿衛敬新主故也。鄭漢泉曰畢門之內夾兩階
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士皆弁堂垂側階
凡五人立堂上以去殯近故皆大夫大夫皆冕先門次
兩階次堂從外向內也先堂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
遠也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
故不設兵衛。王方麓曰側階在堂之兩旁東曰東下
階西曰西下階嗣君自翼室入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
特備儀衛。副墨曰崔弁一節乃新君侍從之儀注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隣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即彤赤色之淺者纁色玄如纁殺于纁呂氏以卿士邦君無事莫視不純用吉有位班列不純用凶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彩按王袞冕裳四章單用黼亦不純吉太保蓋有不安于心者與入即位言入即天子之位不兼助祭不然此件大事一篇幾無着落○蘇東坡曰由賓階者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楊子書經

卷六十一

三十七

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與王接武同升○王方麓曰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瑁言自此繼先王朝諸侯也

日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卜瘳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魏叔子曰不曰命汝嗣位曰命汝嗣訓不嗣訓則位不可得而嗣也只此一語已將傳授大意揭盡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成

太史口道大意在嗣守大訓一句康王之答却在敬逆天威如不克承當臣重言法社君重言敬天其義一也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集說云受同瑁不受介圭何也同取以主祭瑁取以朝諸侯在受顧命之日即有所用之至于天子守圭雖傳器莫大然此日無所用太保奉王歲于宗廟不必王之手受也○王宇泰曰宿者肅也造爵神所致肅敬之容祭者酌酒神座前代祭先代始為酒之人雖以酒灌地但此非灌地以降神耳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以既祭必當奠爵非灌地以降神也○魏叔子曰上宗曰饗所謂嘏也不養福而僅報神饗者王當初喪不可以養福也

楊子書經

卷六十一

三十八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王宇泰曰太保所以拜者向成王言傳顧命訖也王答拜者尊所授之命也祭祀既舉下文拜者雖飲福謝神賜實自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也○新安陳氏曰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况康王方

在廟中受顧命。宰以托孤大臣傳顧命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王答召公拜何疑。副墨曰。同不授上宗而授太保。屬以報祭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祭畢而飲福。禮也。主鬯惟王。宜飲福。王在喪疾不敢安。因屬太保。太保之受同。亦無異王受也。○方初菴曰。或泥註亞裸之說。遂分三節爲三獻之禮。此大不通。夫禮成于三。三之三宿。先已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上宗曰。饗是王祭已畢矣。至于太保報祭。蓋報成王已傳顧命。

穆子書緯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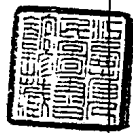
三

之祭。受同祭者。乃代行飲福。自祭先代制酒之人。非祭成王也。若分三節爲三獻。安有王行一獻。大保行二獻。安有初獻遽進三爵。而亞獻終獻止一爵。安有三獻禮未畢。上宗輒傳告神之饗。又安有以代王飲福之禮。指爲終獻之禮。其頗繆不足信也明矣。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方麓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

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副墨曰。此上八節傳受顧命儀注。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主兼幣。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君答臣拜。非禮也。以爲嗣位而已。則無答拜之理。義在嗣德。則有謙讓。未皇者。漢文西讓三南讓再。亦此意。史蓋以義予。王故特書志謹也。奉主者。天子之命主奉于天。舉以合珣也。幣。即黃朱有黃色朱色者。若篚厥玄黃之類是也。先與乘馬布于庭。至朝見。則可稱者稱之。示揚子書釋。康王誥一。四一。

敬也。燕者。合珣爲主也。古獻物者必先置于地。故謂獻爲奠。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冕裳純吉。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彩按。吳氏曰。康王答諸侯拜。不答群臣拜。諸侯在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夫禮豈有初見則謹。日見則畧者。蓋當在畢門之內。兩書答拜。所以著康王敬大臣之至。其出在應門。但書答諸侯拜者。舉

外表內猶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史互倒皆如此。王宇恭曰。周禮天子之門五。一日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即廟門。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獄蔽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國嘉事之朝也。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即治朝。聽政即燕朝。此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治朝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楊子書釋。康王誥二。四二。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克恤西土。太保將有告于王。咸進諸侯于王前。表與衆共也。書暨芮伯。不書畢公。如卿者召受顧命。由冢宰而司徒。循六卿之次也。相揖而後拜。稽首。中外臣衆必先肅位立也。若若。即下奉恤厥若。誤厥作若。若字正。炤上。故字蓋無德者天之所背。則改之。有德者天之所向。則若之。天順有德。無人能受之者。惟周文武大受厥若。以其能恤西土之人也。人主常有憂勞百姓之心。而不能致諸民者。文武克堪用德。其力有大過人者。故人不能惟文武能

也。蘇東坡曰。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記之。謂之姜若。猶管仲鮑叔。願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富貴。故于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危受命也。呂伯恭曰。二伯率諸侯。列應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揚子書解

康王三

甲三

文王未爲天子。武王有天下。六年而崩。所以磨礪人心。克建不拔者。時固有未及也。如在成王之日。武庚不討。管蔡不誅。奄不滅。淮夷徐戎不征。殷不移。爾遐遜。洛不記功。元祀諸如此。一有未當。則人心解散。釀變後人。不可量計。此惟新陟王太保所以重言之。若謂有文武。必不可無成王。今王承其後者。不可忽也。武王初得天下。歸馬放牛。此日復以兵推天下。天下不可得安也。至于成王。則克詰戎兵。周公三致意焉。若康王之日。又非成王之比。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但以四方無虞。天下致

致整旅。則入心又必不安。蓋有甚難焉者。故曰張揚也。大也。不敢廢弛。狹國戚也。曰皇懼也。歲于九洲。無敢輕動也。暇也。廟筭從容。雖變生意。外有傳無患也。所謂神明其用神武而不殺者。王方麓曰。漢高祖斬丁公。赦季布。而人服其義。及韓彭以見忌而誅。而叛者屢起。幾不克定其功。然則先王以至誠大義。畢協賞罰。載定厥功。豈不信哉。魏叔子曰。張皇六師。固是時合如此。然康王之資。大抵仁厚恭儉主也。其于敬大臣。愛百姓之義。固優能之。而所少者。或在此。故即位之初。召公專揭此一事。而不他及與。

揚子書解

康王三

四四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創報詰。敬告天子。太保與諸侯。羣工咸在。報詰專庶。邦何也。豈此日內服。咸懷忠良。王在青宮。已喻衆志。有不待詰。戒于正始者。若夫庶邦。鞭長不及。不得不有專詰。且傳至平王。匡定實賴文侯。此知周之天下。在康王之日。必有漸重于諸侯之勢。是故成王巡征既歸。益嚴內治。康王即位報詰。專戒庶邦。皆識時務之所在也。昔君文武。至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王者錫福富居一若有富有不富則此考有餘彼懷不足
貧者思得而據之富者不得安其所有富亦隱隘天
下之具而已考文武經制井民之田一夫百畝則民與
民之富平也什一而賦天子與八家各得其一則君與
民之富平也富本不富末則不耕之民貧矣驕奢淫佚
則儉民富侈民貧矣一方變起田野荒蕪商賈皆不可
爲則教化不行之地貧矣庶幾不省兩賜不時若則豐

楊子書

卷六

四五

年富凶歲貧矣文武區理皆得宜所謂溥博均平富之
中其美有如此也善爲休不善爲咎推求人過之主無
罪可爲有罪小罪可爲大罪疑罪可爲實罪不務咎者
與民解網若無意于此焉聖人惟見人性皆善因物有
遷憫之而已深求不忍也有姓有過罪在朕躬不敢求
諸民也故曰昔君文武仰而思焉不可及也底至者在
行而言恐其內有不至精神微于裡也齊信者在心而
言恐其誠有不達有孚盈缶若溢之而出也惟誠則明
故用昭明于天下天下人共見也。王宇泰曰漢文帝

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矣然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則謂之至平富未可也至平富三
字語簡意深最可見王者氣象。袁了凡曰凡人心粗
常見人過聖人德厚故不務咎惡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先公臣服于先王本此不二之心奮爲熊羆之力也前
人既往典刑漸遠顧者常目在之不忘也賢智之嗣狹

楊子書

卷六

四六

小前人緩者安守之不敢變易也臣之無良雖內外也
臣之罔貳雖外內也身有內外心無內外真純臣之事
也康王之時四方無虞天心助順然盛者衰之機安者
危之倚必于其若者不見爲若而奉以爲恤雖安弗安
誠見羞之來甚易也康王之求助切矣。臨川吳氏曰
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
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蕪東坡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

之喪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
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
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
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因
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
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
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
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

楊子書經

康王
卷六

四七

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
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
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暨葬諸侯
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
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
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
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
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
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

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陳氏傳良曰某嘗以東坡之
說問鄉先生鄉先生曰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成更事
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
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
矣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于戈
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
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主而無疑其意遠矣蓋
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
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
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彩按周全盛時難律以秦
漢而下

楊子書經

康王
卷八

四八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釐者理也。旌別淑慝是也。保釐者。釐淑以堅其爲善之心。并使惡者有所觀感。則慝與俱保也。釐慝使不終于爲惡。然善者不至受不善之害。則淑與俱保也。保之至。不得不用釐釐所以爲保也。呂伯恭曰。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色以大度。善惡並畜。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寢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猶復兼畜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使染。竟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于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王方麓曰。宅洛與命周公留後。咸周家創有之大事。故始則至豐。并告文武。終則烝祭文武之廟。行冊命。重其事也。命官與宅洛不同。命君陳。命畢公。又不過因仍。周公之任視始命周公留後。亦有間矣。故命君陳無至豐之文。惟畢命有之者。以四世元老特崇其禮。康王示不

敢專命。若文武臨遺之云爾。魏叔子曰。下都曰成周。者殷民背服。係周室安危。明周業于此成也。故史臣于篇首特提以成周之衆五字。以重其事。不然。下有保釐東郊語。則此句爲複說矣。

王若曰。嗚呼。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大德如春生秋殺。無非生意。不是沾沾易見者。且商受之季。欲使德施及天下。罔所顧畏。則危身有所顧畏。則危天下。非聖人小心措置。大力斡旋。便做不到。文敷于前。武敷于後。蓋極言受命之難也。

楊子善

畢命二

五十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撫民以寬。是聖人本心。却此日不得不用慈。遷于洛邑。與大工勳。大衆殷民。所謂有周秉德。不康寧也。然必如此。乃絕遠黨與。比介多遜。庶幾有所訓之。以至于化。否則徒取強聒無益也。遷洛是皆殷大要領。故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王宇泰曰。當時四方之內。係朝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虞予一人得以優游于上。殷民化。即四方無虞。非有層次。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藏厥民罔攸勸

道一而已不可得而升降者也。惟時數適然。君子于其升其降。一歸乎道有固然。故政之革也。雖有威命靈輿。意見聰明。一無所用。但由其俗而已。不知此必至獨斷。連時。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康王之曰。殷民而化。惟有一法。反言之者。見悖時。行政無之而可也。副墨曰。此雖由俗革。實乃以政而革俗也。為善者。幽心苦志。上人多未深知。藏厥藏者。還他善底真面目。所以所極快也。有不躍然動者乎。故勸。

楊子書錄

卷六

五一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獨亮四世正色率下同。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克勤小物。無小大敢慢。所以為盛德也。正色率下同。惟學術正人品正。故表儀正。非僅色之云也。蓋有不言而作人敬者。故言一出而天下奉行。空言皆實效也。既盡以已事君之道。復盡以人事君之道。故曰嘉績多于先王。觀康王所稱畢公者。其為人必恪慎嚴重。未嘗言其通變宜民也。而保釐仰成者在茲。固知事上忠行已正。治心勤者無不可與連變立其本也。呂伯恭曰。畢公

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德。徒不稱其德。大體而稱其勤小物。惟勉于德者。實難。而不怠。故勤于物者。一小大而無間。王龍溪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意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盡精微功夫。蓋一片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蹊。累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有一毫外飾。要人道好之心。只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副墨曰。成字。即下克成厥終成字。非歸美之辭。乃倚重之辭。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楊子書錄

卷六

五二

化殷之事。始于周公。而未克其緒。使用公猶存。必如此。保釐以卒其所欲為。故畢公之事。直以為周公之事。周公君陳畢公。三人者。合而為一人者也。

柱別淑慝。表厥宅。星彰善。燁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俱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善曰淑者。凶德已去。有善氣與人親也。惡曰慝者。惡匿于心。不顯為奸也。康王命畢公嚴旌別者。君陳之時。陽雖進而。群陰。雖退。而。此。分。別。太。嚴。則。小。人。生。變。故。情。與不情。止。皆曰簡。而進良。即以率不良。非必邪。然區別也。

康王之曰。則陽由釋而長陰由壯而衰。此可以進賢退
不肖。大行其志之曰也。若猶是燕客。便恐消阻。一世
心故曰不臧厥厥。民罔攸勸。旌典別。皆勸之遺也。表厥
宅里。彰善也。能使惡者生感。故曰樹之風聲。風之動物
悠然易入。此旌淑之妙也。殊厥井疆。別惡也。使之畏不
敢爲。復使之有所愛樂。不能已。此別惡之妙也。彰以爲
一。瘴畏皆是。慕則與柔不可得而分也。郊圻則申畫。封守
則慎固。乃能維持旌別于無窮。斯王歲安而天下皆安
所爲垂拱仰成者此也。

楊子書解

卷六

五三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公其念哉。

恒。久也。常也。積之以久。故入人深。漸之以悠。故民之化
自不覺。此所以貴也。有政必有辭。所謂訓典是也。體者
全體完具。如耳目手足。不倒置缺陷也。要者切中事理。
不實而勸。不怒而威。無煩多言也。否則其存于中者必
有偏。偏支離之病。施諸事者必有缺。畧不舉煩瑣爲害
之憂。民之味歌。則答風氣邪。正胥由是起。故所尚不可
以不謹也。然其病皆生于一念好異。政好異政。故其事

不可以終日。辭好異辭。故其言不可以燕諛。故曰不惟
好異。靜其本也。未殄者。但餘風而已。滋之則復熾。過之
則易絕。故曰公其念哉。說得鄭重如此。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道。敝化奢
麗。萬世同流。

陵者。以上陵下之名。蕩則其習也。德則其性也。性主而
習奴。乃習可以陵性。是奴陵其主也。習之于人甚矣哉。
○袁了凡曰。德由天賦也。以蕩陵德。名爲喪失人心。實
則悖畔天道。人可以畔天哉。惕然儆之也。○呂伯恭曰。

楊子書解

卷六

五四

世祿之家。不可概謂之無禮。逸樂養養之所移。其克由
禮者鮮矣。與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俗未
有不侈麗者。

茲庶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難。

由惡而終。不得考終也。將者幾幾之辭。危之甚也。王者
以五福錫天下。使民不得考終。是王者之責。故危之也。
○袁了凡曰。怙字。承席字。說侈字。承寵字。說增一分。俟
必減一分。義甚則盡滅而無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流。

出驕者心肆淫者心蕩矜者心傲侈者心浮四字皆就心上說與下放心應此殷士前日之惡在周公未訓以前事也人而由惡則意念紛飛精神消鑠固有不得其死之理然使自未終之前一念悔改辟猶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惟不改而由惡以終則屬續之日即其貫滿之時真可痛恨收放心兼周公君陳說心放則當收既收則當開枝雖剝落根尚難消見獵喜心十年猶在不但觸物而易形猶恐潛滋而暗長此開之所以難也

楊子書解

學命七
卷六

五五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由惡終者席寵惟舊之故富累之也但富民可與爲善貧民易與爲非惟富之無以教之故至于鮮克由禮非富即能累人也既歷三紀餘風未殄或思別有權術亦賢者所不得已以爲通變當然一參權術便非純乎德義不是古人正大光明意思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難以一毫不可也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斷然師古無他法也道在變通又一惟古訓權而正也陳氏經

曰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良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剛克柔克皆又用之德不剛不柔所謂平康正直而已如彰善而瘴惡寓焉別惡而畏慕生焉單說個剛柔不得剛克亦允脩柔克亦允脩惟在畢公之日則不剛不柔厥德允脩非允脩必待不剛不柔剛與柔則不允脩也

楊子書解

學命八
卷六

五六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同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畢公保釐尚未見諸行事以爲克成厥終何也畢公之心合乎周公君陳之心畢公之道同乎周公君陳之道也但聖賢同此爲國爲民之心而道雖有不能盡同處若周公君陳畢公三人則謹密之後自須轉到寬和上去和中之後自須轉到雄剛上去總在此一條路上走道同矣又曰洽何也先後一揆同也隱微所獨喻洽也

同必洽。洽必同。同在天。命人心之正指歸。確然此可與
人見者也。洽乃默然自決。此不可與告語者也。道之中
嘗有險阻。無所畏。嫌疑無所避者。惟其有決于心。故也。
險阻不畏。則志氣安定。嫌疑不避。則神明潔清。天下事
無不可爲。此政所以治也。一時被于生民者。就據盡焉。
青醇流焉。則爲澤。朴醴化焉。爲光華。生焉。則爲潤。皆洽之
妙也。中國不安。四夷因之作亂。彼夷狄亦苦甲兵畏殺。
我豈果性殊于人。惟中國不足恃。賴無如何也。既澤潤
生民。則中土清寧。必無取其地。臣其人之意。夷與夷奉
楊子書解 卷六 五十七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闢。子孫封其

式惟又

自周公君陳溯而言之。則畢公今日爲終。如康王永膺
多福之說。則後之多福。自今實始。基之在畢公。今日又
爲始。但德施卑微。則淺薄不足恃賴。要在心一。道同。澤
潤生民。如集壤壘。根基厚實。雖一代之治。實有博厚悠
遠之理。故曰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開無窮子孫
成式無窮。惟此基無窮。故所建不可不慎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成

楊子書解

卷六

五十八

天下人做不得事。只是畏惡心。忽易心。除此兩心。便無
事。不可爲畢公。雖盛德賢者。必有難慎之情。以爲弗克
者。有之。必有慷慨擔當之意。以爲民寡者。有之。故丁寧
三致意焉。袁了凡曰。心惟一念。事有萬端。一念則發
之。已而易盡。萬端則生于外而難防。故畏其難。則曰重
心。我有心。而我盡之。何事不可爲。忽其易。則曰慎。事機
發一乘。危端方始。交構漸廣。竭力難勝。雖微易之。不可
得也。王方麓曰。休字重看。言周公君陳之憂。待畢公
而全之。此正是成終處。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忠繼以貞者何也貞正也固也無旁徑無易念也多有其祖父然而其子孫不然世篤則盛事也臣子有有其勞而不必有其功或有功而不獲其成在天者不可知在人者抑有所未盡古今人往往嘆息于此曰有成績紀太常幸之也君牙一篇稱先德望由舊者辭至累凡人告以他賢猶或格者告以學其祖父子孫雖庸必可以生感也。袁了凡曰紀于太常時說以盡日月于旌旂謂紀功與日月爭光非也太常司勳之屬有人主之非旌旂。

楊子書錄

卷六

五九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維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守先王之業必得先王此等臣庶足以勝任也孔傳作先正字謂譌作王彩按亦惟語氣言欲與先王之業必得先王之臣更確切不是譌。副墨曰憂危之至就四方失教上想出風俗苟薄人心或乖天下必大亂真有

噬人之凶。載胥及溺之懼。龍泉曰得賢臣以致治欣幸何可言。苟不得其人則渺躬孤處茫無津涯觸處星碍真有莫可如何景狀心憂危之上須作轉文妙在不顯說出意更警策文法亦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前此思惟先王之臣恐恐乎其不可得今命爾予翼釋去憂危實可倚賴蓋幸而得之之辭。呂伯恭曰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續承遺緒故勉君牙亦曰無忝祖考臣主蓋一體也。

楊子書錄

卷六

六十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常道今古為昭宜曉然人心故言敷弘者敷教在寬也一物各有一則必無或乖逆故言和式和非敬則不和也。君臣正其為君臣父子正其為父子顯在立身之可見者故正言身中則太過不及之間辨于幾微之際故中言心惟顯可見者故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至于幾微之際雖罔敢弗正猶有民心罔中之慮此則惟爾之中盡吾涵養之功而已求諸民不得也惟不求諸民故優

而時之。使自得之。容不待一室。其懷。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和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小民惟艱。只爲人上者。無憫。憐乃身之意。未嘗取民艱。一一去思。閭閻辛苦。蒿狀深宮。何由得知。思得其艱。所在。便得其易。所在。正不消別作經營。成康家富人足。傳至穆王。有不然者。大抵民之授田。不改其舊也。勸課農桑。或漸衰于昔。取民之制。不改其舊也。民富則奢。冠昏喪祭之用。或漸不以禮。生之數日。約用之數日。繁因而

楊子書緯

卷六

六一

暑雨祁寒。衣食不足之民。蓋有之矣。此其艱不容不思。此其易。即伏于其艱之中。可以思而圖。周司徒兼養。與虞司徒事敷五教不同。副墨曰。世上有幾多不堪命底。惟小民獨艱。一歲中有幾多不聊生時。至于暑雨祁寒更苦。兩惟曰。見蠶拙。小民只有個怨咨。支吾冬夏。並無別樣計較。分明把此件事。憑伏上人。此思與圖。所以不容已也。蕪東坡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于王。及其

衰也。一暑一寒。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

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

德則謂之偽。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

皆王之咎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遊豫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

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

配于前人。

贊嘆謨烈。既丕顯。又丕承。既咸正。又罔缺。隱然見得。今

楊子書緯

卷六

六二

此民艱。蓋非文武啟佑之過。乃子孫流失之過。政教衰缺。以至此也。鋪揚前美。正是追咎來茲。此所以不禁歎。嗟嘆息也。故明乃訓。正所以對揚光命。別無第二事也。奉若對揚。俱就君牙身上說。與上下文意更順。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惟先正舊典。不他法也。時式。不敢或忘也。叮嚀到底。只是續乃舊服。蓋民之治在茲。亂在茲。惟率祖考故昭乃辟有乂。否則惟有亂而已。穆王心之憂危。盡情見乎辭。

矣。其憂深。故望君牙以率先德。其言諄復而不厭也。

罔命

呂伯恭曰。陪僕贊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敷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

楊子書

罔命

六四

夜以興思。免厥愆。

弗克于德。此愆所由來也。以弗克于德。而宅丕后。則位愈高。愆愈叢。恐懼愈深。所以至于中夜而不安。穆王初政。蓋非晏安之主矣。素了凡曰。過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穆王之言。最為切近。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以文武之聖。小大臣之忠良。旦夕之間。其侍御僕從。不

惟承厥辟而已。又從而彌之。固知聖人不能無過。寡過之爲難也。先言欽次言戚。蓋與正人朝夕。動必嚴憚。不善乃無從而生。受盡在罔有不欽上。敬者德之聚也。○副墨曰。人主只有朝講數刻。與賢士大夫親其餘旦夕。都是親洽近臣。惟文武左右者。旦夕承弼其君。此旦夕獨不虛度。○呂伯恭曰。世主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善其令。而冀下之從。所謂戚其輔類。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楊子書解

卷六

六五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盛德。猶須侍御承弼。惟予無良。自己作不得主。公孤師保亦恐晉接有時。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中心誠然見得如此。真斷少此一著不得。過其則之謂愆。故言繩愆者。直之使不過。謬則恃不止愆而已。故言糾察治之。不少寬假也。愆謬存事。其非在心。不格其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惟格其非心。乃是根本塞源工夫。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克備不

遷

正于羣僕侍御者。表而正之以率其屬也。懋乃后德者。責難于君。勉其所不能也。交脩者。合左右前後脩之又合已與君脩之止正其君。則君不可得而正也。○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媒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見尊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知性情。則易于進其教誨。故過于無間之時易入。而其爲功。蚤救過于已發之後。難入也。幸而收焉。而其爲功。晚此羣僕侍御所以不可不蚤正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楊子書解

卷六

六六

王宇泰曰。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在此。故曰無以。曰其性嚴絕之也。○呂伯恭曰。治有體統。王雖急于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同作大正使擇乃僚。固不待王親擇也。唐陸敬輿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于此。○張氏曰。其惟吉士。便見巧令側媚爲凶人。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表了凡曰。正則俱正。邪則俱邪。却曰僕臣諛。厥后自聖。凡人自知其非。雖所行不正。猶可匡之以歸于正。惟微

然自聖。直是無可救藥。諛者本非也。而飾以爲是。本邪也。而文以爲正。初時聞之。或亦未信。久久浸潤。遂言昧目。黑白倒置。連自家亦真以爲聖矣。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肆其惡而亡天下。使桀紂自見已過。則何亡敗之有。故自聖爲害最深。而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則貢諛之人。故慎簡不可以已也。呂伯恭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易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虛羨熏心。傲然自聖。則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其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証。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楊子書解

卷六

六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迫上以非先王之美。

僕臣諛者。固其君昵之。然必自大正。正之始。大正與之嚴絕。雖百小人何由進。而惑其主。此絕其進之門也。耳目之官最易轉移。人主更有一等儉人。能于先王之典。外別生一說。鑿鑿中聽。舉引之而去。此乃謂之巧言。不是一概諛說而已。乃側媚之尤者也。人主昵之大正。昵之皆愛其才辨之故。故曰爾無昵于儉人。不可不蚤辨。

于此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小人進身。不以伎巧。則以貨賄。去此二者。則小人之技窮矣。故又揭出貨字。將昵的根株盡與洗滌。以貨進者。必無正人。故曰若時瘝厥官。貨自小人容之。使貨者大正。故曰惟爾大弗克祗厥辟。蓋不能廣引正人。陳善閉邪。而以貨進之小人陷其主。則不敬莫大于此。論罪則貨者受貨者。各得其罪。然便大正嚴氣正性。威望足令

楊子書解

卷六

六

人敬憚。貨不可得而進也。瘝官之罪。皆大正之罪。故曰惟予汝辜。副墨曰。賢如伯同。穆王既知而任之。豈猶疑其黷貨。蓋伯同雖秉進退。不能不寄耳目于人。但使儉人得貨。緣以惑其長。即不親爲貨。亦同伯同貨之也。呂伯恭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裡。鮮不以利自盤庚。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彞憲。永弼非直且久。無間而已。其一在慎簡。乃僚左右前後。

皆正人。則已。雖有時不在君側。而交脩無窮。其一在格。其非心源本清明。則怨謬無自而發。君雖有時宴居獨處。離于衆正。而非禮不動。故曰永弼彝憲者。正一人以正百官。萬民于孫世守。如律如度。故曰彝。永弼于彝憲者。弼之于此。不可差移。到別路上。蓋君德成否。自己功罪。胥在于此。故嘆息而言欽哉。不可以或忽也。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惠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文武德盛。故兼言承弼。穆王曰。繩曰糾。曰匡。皆責之以弼。呂伯恭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

楊子書

卷六

木九

呂刑
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者。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讀呂刑一書。見其上畏天命。下惜人窮。揆度于經權之中。情法之外。無不至焉。故曰荒度。蘇氏以為猶禹曰荒度土功是也。百世下猶見其哀矜惻怛之意。使人生感。此孔子所以刑書而存之。喜其耄而勤。晚而有悔也。若曰荒者。急爾。忽爾。則其書不足觀矣。孔子何取焉。王曰。若古有訓。豈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豈尤一人作亂。一時平民相率為寇賊。為姦宄。自古亂天下者。未有不自一人始也。上有明主。下有良有司。見微知著。但一人作亂。勿視汎汎。急撲滅之。不少待。則亂消于不見。而為功甚易矣。至盜賊滿天下。其禍不可救。藥哉。鴟義。狀其心奪攘矯虔。舉其事互文也。鄭玄曰。盜賊狀如鴟。鳥。陰類。晝伏。同物而動。得時則張。情

楊子書

卷六

七十

狀異他鳥。以比盜賊最善名狀。蘇東坡曰自蚩尤以前未有以兵雄天下者。鴟義以驚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日記曰此節為下苗民張本。不重蚩尤上。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剽則極黠。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五虐之刑曰作。作自苗也。曰法者。本非法也。苗則以為法而已。蚩尤為作亂之始。苗為淫刑之始。舉此二人以著禍本。志深惡也。麗依也。附也。犯于刑者。其情事可疑。未有顯法。上下比例。依違其間。亦有此人犯罪。彼人以

楊子書解

卷六

七

事牽連綴附。皆謂之麗。此等必有枉者。各有辭可察也。一并制之。罔所差別。故曰殺戮無辜。或謂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然亦有無罪者無辭。有罪者有辭。一者盡誦含冤。不能申白。一者佞黠。雖冒大辟。能文飾其無他。新安陳氏曰。按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鄭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竄其身。乃效之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

淫為剽則極黠。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又暴用之。適用之。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繫人齒。剥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使果創始于苗民。穆王方諄諄苗民為戒。乃遵用其法乎。副墨曰。爰始淫句。承殺戮無辜說來。意在殺戮始過。用此四等刑。以為等閑之法。云爾。淫刑盡自此始。吳氏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雄長。非奉天子命而為諸侯也。有一民而已。

楊子書解

卷六

七

民與胥漸。泯泯勢禁。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作不善。自然降殃。不消去詛。作善。自然降祥。不消去盟。乃或先詛後盟。或先盟後詛。反覆不一者。皆惑志于鬼神之所為。信不由衷也。故曰泯泯勢禁。不在明白上尋討。暗之極也。中心搖搖。亂之極也。民漸染成俗。如此。直靡然而已。故曰民與蓋相率為之。亦有一番起波作浪意思。集論曰。詛者背相咒。盟者面相要。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所致也。弗用靈。故無有馨香德。制以刑。故發聞惟腥。龍泉曰。靈與蠢相對。苗民不用善法。唯用

酷刑。顛翻世界。擾亂人心。致身之不保。一何蠢也。故大禹。誓師之詞。以蠢之一字。蔽之。腥。不僅惡而已。淫刑。以逞。爲惡。俾免。無罪。惟事。見聞之內。皆一片。穢濁之氣。令人不堪。故曰。惟腥。數紂之惡。亦曰。腥。聞于天。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下。殺戮無辜。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之父母者。不知幾多人矣。絕苗民。無世在下。所以云報也。虞書只言分北三苗。不得製有其國。此言無世。所以甚淫刑之禍。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

楊子書經

卷六

七三

王字泰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常。自于下。改曰絕地。天通。禁止淫祀。絕民。不與神通也。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重黎絕其通。正其位矣。急正人心。使常道未明。爲善者反不幸。爲惡者多苟免。人心憤怨不平。必有禱祠。詛祝之事。欲正。讀祀。息邪說。不可得。羣后及在下。皆承皇帝命之。爲禮樂刑政。皆棗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皋陶之刑。皆棗常也。人之元氣實。則邪氣不得干天下常道。備明則。

邪誕無自入。歐陽永叔所謂備其本以勝之也。

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帝聰明聖智。稍有未逮。歲民便望之。而却走清問。如澄波不動。全是深山野人氣象。當時他無可說。天子尊嚴。有公孤保傅。不得盡所懷來者。至鯀寡皆得言于帝。如父子家人相似。絕無擇格不通處。令人想見有道德世。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由是反苗之道。增修以德。如嚴霜宿霧。後被以和風瑞日。所謂誕敷文德是也。下文命三后。恤功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皆德威皆德明也。

楊子書經

卷六

七四

晉天之下。恪守典常。昭然倫理。此日下民皆有維新之意。莫中江曰。棗常。棗舜。非有先後兩者事。鯀寡無羞。惟畏惟明。惟殷于民。以教祇德。罔不惟德之勤。繫于各節之下者。皆非逐節去幹。乃因其事各著其功實。則一時之事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聖人初治天下。先命禹平水土。次命稷教稼穡。然後命伯夷典三禮。此其序也。至撥苗之亂。誕敷文德之日。則。

伯夷降典是。第一件。事。蓋重黎絕地天通。已正其大非。條布祀典。使禮達于天下。禁終無由止。惟伯夷憂舜之。憂定有常憲。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尊卑上下。各安其分。即在典中。典即爲禮。出于禮。便入于刑。以折斷民之邪妄。所謂措刑之迫者。刑非其所用也。然使民居未。窮食未足。禮不可得守也。由是禹與稷憂舜之憂。雖洪水已平。孜孜盡力。溝洫宜與高山大川作主。俾永無懷襄之患。桑民雖已粒食。猶恐播種之方。天下人未盡曉也。條布百穀之性。詳告農工。殖皆美種。以廣養民之功也。

楊子書經

卷六

七五

也。人臣有爲其功。未能成其功者。三后能始之。能終之。皆有萬世永賴之力。故曰三后成功。殷如殷薦上帝。以殷仲春之殷。太和洋溢。物阜民安。惟殷者。專務致此于民。若威靈赫濯。不在三后意中也。舜治官二十有二人。經教文德之日。各有增修。此舉其要者言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表了凡曰。制百姓于刑之中。其意乃用以教民祗德。雖用刑。意不在刑也。伯夷禮官也。乃以禮而正刑。皋陶刑官也。乃用刑而教德。可以想聖世之治法矣。呂伯恭

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不知呂刑一篇。刑爲主。故應叙本末。而歸之于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新安陳氏曰。舜不輕于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通。次命伯夷降典。又命禹除民患。稷興民利。然後命皋陶以刑。至其用刑也。曰刑之中。曰教祗德。蓋刑必合于中。所以爲德也。繼此言德言中。不一而足。此二字爲一篇綱領。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樂業。

楊子書經

卷六

七六

罔不惟德之勤。一時君臣憂勞。只此一個德。別無第二件。故不得已而刑。乃明于刑之中。明于刑。皆勤于德也。樂業者。立爲成法。斷可持循。如鵠之在望。故曰率乂于民。君臣父子之倫。所由常尊于天下。不至孤而無輔也。凡禮樂教養。皆有功于彞典。指爲何官之業。不得必至。明刑率乂人。始不敢爲奸。故于刑。專言樂業。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威訖富之人。不畏強禦。不貪貨貝。恐其中無忌憚。雖

楊子書緯

卷六

七

賢者未嘗無誤。故言教言忌。又。有此等。小心。所以在身。無擇行。在口無擇言也。天德大公無私。克者全乎其天。不參以人也。元命。天之命也。天只是好生。偶陰陽雜。揉。不良之人。生焉。有不得。不獲之時。天。災流行。善人。或與。逆。運之。氣相遇。有殺。及。不辜之事。此元命在天。有不能。自作者。惟克天德。則四方風動。不良。有變化之。中。青。災肆赦。善者。必。無。不幸之。累。故天不能作者。與。獄者作。之。贊天地之化育。此也。配享在下。所謂與天地參。夫以。刑罰之事。而其精微至此。嗚呼。至矣。上節合贊上下。此。楊子書緯

專贊典獄者。張氏曰。改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錫。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以禁民為。正人不正者。故曰。司政。典獄者。以為。獄。事已爾。穆王則見得。非以殺人。正以養人。代天牧民者。不在此乎。言。不可。把。此。典。獄。止。認。作。刑官。便了。播刑。之。迪。謂其意不在刑。但布諸告令。以導民而已。此所以。

楊子書緯

卷六

十八

可監也。非察于獄之麗。所謂越茲麗刑。并制罔差也。觀于五刑之中。必吉入有善氣者。心和氣平。民見之。自有更生之望。威言庶者。一片是威。民無可站。處。貨言奪貨。貨。法。輕。法。在于此。貨。在于彼。此時。見。貨。不見。法。遂。被。他。奪。去。把。不住也。多少。威。困。貨。為。進。退。多少。貨。因。威。為。增。減。威。眾。貨。亦。眾。互見也。五刑自有常典。惟是庶。威。奪。貨。則。輕。者。可。重。重。者。可。輕。生。者。可。殺。殺。者。可。生。別。有一。番。斷。制。故曰。以。亂。無。辜。王氏曰。刑之迪。謂禮。凡。啟。迪。于刑之先者。皆引民入禮也。禮刑一物。皋陶伯夷如一。人。舉伯夷者。皋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袁了。凡曰。上帝不錫。即刑。發。聞。惟。腥。鯀。寡。有。辭。于。苗。故。苗民。無。辭。于。罰。其君無道。則君屈于民也。所監所懲。罔不昭。昭。言下凜然。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念哉請格命使聽者不忽也。刑者傷心之事。所由少自慰者。只有個日勤。蓋日情則昏。暗。叢。生日勤則精明。盡出可藉。無憾。惟此人有失則戒。固勝于不戒者。然死不可復生。殺不可復完。戒正其展轉無由慰。何益也。天齊于民者。刑立則人皆戢志。出于一。是使人可驚可畏者。豈可常用。俾我一日者。如雷霆霹靂。但偶一見之而已。在人者情出于人。不可與以我也。一日之用自天。不一之情自人。此所以不可不日勤也。奉我一人必敬逆天命。蓋奉君是人臣分內事。但刑而當則以生。千萬人者。楊子書解

間此日不謹。明日悔之。不及千萬日救之。無補。此所以或戒不勤不可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言用之不當。則止見其危。百姓用之。當則直安之而已。意在安百姓。則所當擇。所當敬。所當度者。自不容緩。只此一句。呼動下三句。○袁了凡曰。此用刑之綱領也。擇謂擇于心術之微。而形迹弗拘。擇以公。予之理。而親讎弗避也。度者度以己之心。勿以人言所指者。即遠之。度以彼之情。勿惟己心之所疑者。即遠也。○蘇東坡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為政者所當慎。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國有大獄。獄吏以多殺為功。以不遺支黨為忠。胥史卑隸。以多逮廣繫為利。故古者大獄。或至萬人。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于此。故度之為亟。有多少悲憫。多少開釋。刑之祥莫大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簡者。與其人之實不核也。不服者。察其情與罰條不合。雖罰之。無以服其心也。王方麓曰。此下六節用刑之節目。訟辭雖多。必有附麗于五刑之中一條者。故曰五辭簡孚。不能隱諱。如今之供所招是實也。正于五刑。謂議其罪當以何刑加之也。五刑不簡。則情罪不合矣。○呂伯恭曰。古者。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之言。蓋猶古之遺也。正于五刑。即流宥五刑之意。正于五過。即情災肆赦之意。但穆王新定贖法。罰以讀言。非復古者降等之用耳。

楊子書解

卷六

八十一

龍泉曰。辭非有五。由定爲五刑五罰而別爲五辭也。當庭訊之時。情偽難出。最難爲聽。師聽者。參之于衆。必求其無可疑。蓋一人之識昏。或有一明。燭幽隱者。一人之見偏。或有一平。恕原情者。一人之心私。或有一廉。潔不移者。一人之氣餒。或有一剛。正不撓者。相與維挽。其間庶幾死者可求。活者可轉。輕重無所逃。其罪故聖王立制。守令必有佐貳。廉使必有掾幕。法司必有三。皆以重恤人命。搜羅隱情。俾刑殺者無所憾。予以見至仁惻愍至公無我之心。今但具文。悉憑一人高下其手。

衛克負痛控訴。無門大反。師聽二字悲哉。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五過宥人。聖人之仁。但五過中又有許多弊病。則宥不足以爲恩。而反開人之倖。犯之者愈衆。故嚴其辭。曰其罪惟均。詳其審。曰其審克之。呂刑言審克凡四。蓋有號爲審。而在揣摩之間者。不盡其聰明之能。猶未審也。果審克是過。則雖有威干彼者。有德干我者。有兄弟妻妾姻婭者。有號素封者。有從旁解紛者。皆無不可以過赦之。此爲大公之至。避私則非公也。○魏叔子曰。此節

楊子書解

卷六

八十二

要乘出入說。或不當在過。而附之于過。或當在過。而不附之于過。蓋本犯有此五者。則正罪可出。仇家有此五者。則疑罪可入也。官反五疵。刑罰皆有之。獨言五過者。罪之輕重一定者。爲奸猜。難有司循法。黜吏舞文。專在疑罪上作奸。出入五疵之來。于五過爲甚。故特言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疑刑疑罰。如未有赦之一條。不審克可也。今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若不審克。便有可開釋。不得開釋。

其事負此救的意。思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見得疑是一條生人之路。在簡孚有衆之中。又尋個疑端。以爲辭可信者衆。恐有盡訥之人。証可信者衆。恐有寡援之人。此時別無可稽。只其含冤負屈之狀。便是假底。真是真底。小心觀察。必有可見。所以更求疑也。至于無簡便不聽。嘗有無罪之人。因推求之過。又見得有罪。底獄有以審克爲貴者。此則并審無庸也。無簡與不簡。有別。不簡謂情與罪不合。若無簡。則先在疑中者。經審克全無可核。故不聽。威曰天威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上天地所生也。

楊子書

卷六

八三

今人有成其所生傷及其心者。其人必驚。驚則裂發。舒其所不平。況乎成天之生。傷天之心者。天豈能容之哉。具嚴者。天網恢恢。不漏毫髮。天之威無不至。我之嚴之者。無不至。勿謂冥默昭然如在也。王宇泰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故當貌稽。有稽者。盡于此。有所參驗。非專恃此也。副墨曰。愚夫畏罪。對獄吏心驚。有欲行申雪。反以汚穢者。有欲自申冤。始爲隱忍。則言不足稽也。故有貌稽一法。表了凡曰。五官百骸。皆從心貴。胸中不正。眸子爲眊。而怛怛之色。象不可以欺舜。故

周禮有色聽之條

惡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楊子書

卷六

八四

閱者。終始周歷。視之祥也。必視實其罪。而後罰之。苟非其實。所謂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必從而赦之矣。穆王豈贖貨者哉。亂辭。謂錯而之他也。罪有正條。亂辭。退焉。罪無正條。當比罪之日。亂辭。因爭先而進。故曰僭。惟察者。不參旁臆。不泥古法。虛其心以求詳也。惟法者。恐察者執已見。必執之以法。不差鍼芒。而後信于心。故曰審克。○魏叔子曰。贖刑。至于大辟。此衰世之政。大亂之道。但其哀矜慎重之情。爲不同耳。從世無疑。而贖不贖。而貨此。呂刑。所以猶賢與論者。固不得以其贖及大罪。而坐以後世贖貨之失。亦不得并信其贖法之善。遂同于堯舜欽恤之心也。夏氏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

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呂伯恭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官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庸為三千輕罪則多于前重罪則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敝亦可推矣。蘇東坡曰亂辭辭與情違者也。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

以不可行者為法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

楊子書錄

卷六十六

八五

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惟齊以不齊故有倫有要蓋因情高下與勢推移自無輕重顛倒之患不至有汎汎于情理之失妙莫妙于不齊若但齊之以一便無倫要輕亦不使人懷重亦不使人畏此刑罰所以不可無權。王宇恭曰如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是誤殺此適輕也。則服下刑。闕政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刑罰世輕世重如新國草創之初法制未備趨向未同寬以待之此其時也。故從輕如暴亂之國倡強難制習狃

成風威以震之此其時也。故從重。倫要只在定理上說理既有定則雖或輕重以情輕重以世而非錯施故曰有倫各得其分歸于至一故曰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衷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惡非死也乃有甚病者則以剝髓無膚罰必至死人而已穆王更端以發其旨蓋深于人情之言也。佞者便給斲力足以服人良特溫然長者似不若稱職不

楊子書錄

卷六十七

八六

知獄情所以難得皆折獄者機械未去民亦相與為欺良易也至誠以感之而真情必見又慈也如在慈父母前從容布告有何遮飾故曰罔非在中惟之云者凡用人可以器使此却隨才不得凡同官可以柔剛相濟此却難用不得所謂何擇非人擇此等也。察辭于差差是打點不到真情發露處不單是露出奸狀亦有無心逗漏并見他冤枉却以其差正疑焉有愚民訥而差者有孱民憊而差者所以躊躇莫定不敢行吾臆斷必哀敬折獄當察辭于差之日常有得情斯喜斯喜斯忽者須以

哀心治喜以敬心治忽由是質于刑書務使所犯之情與所制之條灼然合得胥占者天地鬼神相與瞻視于此言咸中正之難也至于其刑其罰猶必審克者冀生路或開于一日也上備者欲其君或有所見不必其明盡出于有司也多少曲折體認自非良者必無此等存心。王宇泰曰前世有因肉刑而死者穆王哀之改爲罰贖然恐有司以論罰爲輕而不加審故又云然察辭于差此亦惟貌有稽之意非專恃于此者蓋欲得其情非多方參驗而冀以片言立法不能免于無冤也上備

楊子書經

卷六

八

者備載罪法之輕重事之始終以聽其君之裁決有并兩刑正形容上備之意兩刑謂一人而犯兩事一罪而有二法并上之蓋典獄有求主之孚而辭有不備者則雖乎亦不免于欺故告之以此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言刑便懼不待用刑蓋痛乎其言之也刑德相反曰有德惟刑何也怨入骨髓之中無可控告一旦申雪與平常受恩蒙惠不同故感亦深入骨髓也治天下者如空有教養禮樂而刑不明必至畔教廢養蔑禮棄樂大亂斯作是則教養禮樂之德皆刑之爲德心苟不敬則急氣肆志多少繆妄毒痛小大祇見爲刑烏在其爲德哉作配在下者無負上天相民之意直與虞典獄配享在下等也單辭有暗受人害不知所從者有畏勢要不敢直指者有飛語陷人者此等非明如日月照臨清如澄波不動何由情偽盡見一無所蔽兩辭則有對者一偏之見私家之計嘗罔之而起故曰中聽曰無或私然私家居大半故下更極言之獄貨者以爲實在此府藏在此不知怨恨叢集府辜而已一一皆有實狀其罪也其功也故曰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者言積之非一報之亦非一與其所積畧相當也永畏惟罰者天網到底不漏勿但見日前之可愛竟忘後此之可畏也前曰報虐以威此曰報以庶尤皆言報應凜然故曰具嚴天成刑罔傷人之命罰罔于病亦傷人之命罔知所懲則天下

楊子書經

卷六

八

人。其必其命。天罰所以不得不極也。新安陳氏曰。獄之于人。乃性命生死之所在。關係非輕也。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容之哉。副墨曰。在字。投入命裏。擄出不得。自作元命之謂何。龍泉曰。人但知刑以威民。刑以殘民。不知天之意。俾屈者得信。枉者得白。無限扶持保護。其間故曰。相天。巍然于上。必君與爲吏者。體上天好生之心。宇內無含冤之民。纔與天配對。說一配字。何等尊嚴。何等關係。反是。則欺天。獲罪于天。而已。貪殘致獄。貨人直視之爲寶。謂足以肥身家。長子孫。功莫大焉。不知

楊子書錄

卷六

人本

功之所積。皆事之所聚。殺人以求已之求。天必有異常加等之罰。報以庶尤。正與府辜相應。說到此。凜然可畏。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王告同姓諸侯。童孫咸在。誥誠復告嗣孫何也。蓋嗣世之孫。將聽斷天下之大獄者。故然而特告。凡繼承大統稱嗣。如堯典嗣子朱。太甲嗣王。召誥今冲子嗣。王改嗣天子王。則此嗣孫爲末世繼統者無疑。說者以爲諸侯

來世子孫。失輕重矣。有德惟刑。刑所以爲德于民也。刑過則民震。不及則民無所畏。憚皆不可以爲德。德于民者。惟此中。所爲不可不監也。五極即五刑也。與六極等。人主有以爵祿慶賞于人。而人怨。豈無窮。國有流殃者。哲人惟刑。致無疆之辭。慶流于後。此爲哲人。彼爲愚人而已。哲人故以壽天下之具。而民頌德。福生其中。愚人故以利天下之具。而反基民怨禍。生其中。天下所以賴于哲人也。有天下者。當有承其祖父之敝。民俗流失。若尚思反正。況文武成康之所漸磨。壽考作人具在。豈忍

楊子書錄

卷六

九十

一旦佚墜。故曰受王嘉師。使惕然。顧情莫善負前人也。○呂刑訓有五。其一告四方司政典獄。全旨訓刑。告典獄者。如與農言耕。與婦言織。昭其事也。次告同姓諸侯。法行自近也。次告有邦有土。同異姓皆在。盡乎用刑之責者。故告之詳也。次復總告往復情深。不二而足。特申言之也。末告嗣孫。以後之君天下者。同具此愷悌惻隱。冀望于無窮也。○魏叔子曰。前言惟良折獄。此言哲人惟刑。以爲良。但覺其忠厚而已。不知正極其聰明也。蓋天威可畏。民生可矜。他人不見及此。而惟此人能見之。

至于配享于天。垂譽于後。名實兼收。身國俱利。豈非人之至明者乎。惟良斯哲。然則天下之返人。天下之愚人而已矣。彩讀君牙同命。呂刑三篇。穆王殆非恒主也。人君克自立于天下者。其大者在教養萬姓。涵養君德。而其立心必以仁恕。嘗有哀痛惻怛之意。網繆于明罰。教法之間。則要道無不舉矣。而吾謂當務之急。莫急于君父之仇。昭王南征。膠舟不佞。乃終穆王之世。不聞與師問罪。吾讀書至是。而嘆周之所以盛。所以衰也。周以文武聖人。數大德于前。繼以成康之賢。深仁豐澤于後。天下之戴周者。固矣。傳至穆王。圖任賢者。安民生。恤民命。正君德。猶孜孜焉。如植大樹。深根固蒂。不可拔。歷年八百。祚業夏商。豈爲過哉。獨以立國不強。有弑君之賊。不能討。是以天子弱。諸侯強。平王以犬戎殺其父。泄泄然莫之發憤。則其所由來者漸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慎之不可不蚤慎也。

楊子書經

卷六

九一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升于上曰昭者。清明之氣上達。所謂明德惟馨也。聞在下曰敷者。聲名洋溢。無所不至也。王字泰曰。文武明德在躬。不忘敬慎。此德所以無時不明。與單言克明德不同。副墨曰。丕顯四句。不重文武。慎德受命。只重成康。承文武之後。起下文。嗣造天丕愆三句。克左右昭事三句。又起下。即我御事二句之意。

楊子書經

卷六

九二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曰嗚呼。曰閔予小子。曰嗣造天丕愆。皆哀志也。殄。侵謂以夷陵夏。或謂加之兵。純。即丕愆。蓋害不自夷狄。自中國。愆不自天。自人。追禍本也。御事。指相言。即爲我倚毗者。且無人餘可知也。御事無人在。已有恃可也。顧予則無能。不得不望于外之諸侯。在祖父之列者。故曰。惟祖

惟父其伊恤朕躬者一日字所以忘其內外瞻顧低回不盡之意即又嘆息言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無人中作有人想將以歸德于文侯也其言展轉而哀氣象之哀蓋見知周之不復興也。呂伯恭曰百圍之木膏液內潤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陰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惟人周室所以不競誠以無人之故平王之失大抵求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仇之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在服無人而遂已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先祖懷在位而言王惟自幸永安其位耳。果以位為樂耶然無氣如此哀哉。龍泉曰資藉也分田制里是也澤惠也尚德綏刑是也得此如人精神滿腹如萬物雨露滋生豈不甚盛珍其資澤枯槁三見安得不生外惠資澤二字可味父義和汝克躬乃顯祖汝輩刑文武用會紹乃辟違孝子前文人汝多備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刑儀也偏有文武在前不敢忘也著俊罔在厥服文武不在人意中久矣刑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汝多備扞我

于艱言惟文侯是共患難之臣錄則今共安樂享富貴者耳多者不一而足也。王方麓曰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此難也父死于寇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是合其難繼其絕也備者備完于犬戎殘破之後扞者扞衛于犬戎侵侮之時。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乃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命文侯為西伯西方諸侯皆其所統故言師師衆也或控制不及故言視視者顧也不使與潤絕也邦指本國故曰寧。袁了凡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柔能三句承視師說柔能作統御諸侯說欲其連諸侯以恤朕躬也惠康者安民以定國本欲其以既珍之資澤而施之于民也無荒寧總承上簡恤一句承寧邦說。副墨曰若不選練軍士無以備服遠邇故須簡若不問疾撫孤無以感悅遠邇故須恤柔能惠康便須就本國做起故曰簡恤爾都。呂伯恭曰東遷之初大仇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日也奔亡

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處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
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巨邑。弓矢乘馬。功已報矣。曰。余
能惠康。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
以本都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董
氏曰。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既深嘉之。又奉
拳于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夫
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
若平王則自不振耳。林氏曰。書于呂刑之下。有文侯
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至呂刑止。自時厥後。簡編缺畧。其間如宣王中興
會諸侯。復土地。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
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于書。意宣
王之書。必失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既斷自堯典。至呂刑。
而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周流徧觀。于晉得文侯之命。
于魯得費誓。于秦得秦誓。故以附于帝王書之末。與

揚子書解

卷六

九五

費誓

張氏震曰。是書詳于自治。而畧于治人。有志于征
守。而無志于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伯
恭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于江漢。徐方繹騷。載
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
非小寇也。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禹之家學。
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啟之嗣位。驟當
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
折纖悉。若老于行陳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
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揚子書解

卷六

九六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但茲淮夷。徐戎並興。
曰。徂茲。怙終也。曰。並與。黨也。但一語而罪已著。先正曰。
成王滅奄。歸作多方。魯公作費誓。即王滅奄之年。淮夷
徐戎。從奄亂也。夫淮徐既從奄亂。是奄爲罪首。何以誓
不及奄。意淮徐乘奄之亂。輕伯禽之新造。結連寇魯。魯
公征之。雖同滅奄之年。而淮徐與奄。其情事實不相首
尾與。

善敵乃甲冑敵乃千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鉞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敵不善

按下凡言無敵云云即各有常刑有大刑此不言刑者非甲冑弓矢等不善可無刑也蓋自衛之具攻人之具苟志于戰勝攻取未有不欲其精密者故暑嚴其辭必得用命若夫除道路肅部伍立期會足儲備則禁令有不能盡如者糗糧芻蕘人雖知為大事猶恐轉饋者嘗有至不至此不嚴以刑不可也王方麓曰備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鉞用火而納水中取益

楊子書錄

卷六

光七

堅既鍛復礪使鋒刃不鈍甲冑與干所以自衛弓矢戈矛所以攻人先後亦自有序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犢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與穿野虞之民取獸之具大故牛馬必閉塞之者蓋牛取以載馬取以戰千萬人之性命繫焉不得復惜一人之利也唐孔氏曰獲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于上防其逸而出也穿以捕小獸入必不能出但穿地不設機也牯指牛馬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

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以妾汝則有常刑

凡軍之敗多敗于軍士之標掠蓋志在標掠則必懈于禦寇敵因得而伺之此戒之不可不謹也然但越逐而已不復而已是逸而取也即其尤者竊而已誘而已是其意有所憚也後世則兵之所過殺掠無忌有甚于為賊者可勝嘆哉蘇東坡曰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安

楊子書錄

卷三

光八

其所不動為法若馬牛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奸人規亂我軍必從此而起魏叔子曰玩寇踰竊誘之義則馬牛臣妾指居民明矣祇復謂未嘗越逐自至營壘而得之者蓋兵之所過常有民家馬牛不及收閑婢僕乘機并主匿營者觀魯公以寇攘踰垣為戒則此時兵已不古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遠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遠時乃積糗甲戌我惟祭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遠時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微侯不征。弭征。義和魯公不征淮夷。征徐戎。弭在太康之世。蟪蛄深困。不可輕動。其不征宜也。若淮夷在周全盛。一小醜耳。乃惟征徐戎何也。謂征徐戎。則淮夷無能爲置之手。謂征徐戎。則淮夷剪滅之易。後舉焉可乎。謂征徐戎。則淮夷卒服。不征焉可也。不然。淮夷固戎首。征從亂者。不征首亂者。其謂之何。此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與微侯之征義和意同。○蔡元慶曰。魯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王宇泰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遠。郊之兵正也。遂之兵副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兵以應之。凡言有常刑者。法書有定名也。無餘刑者。法書既無定名。隨時以情輕重。議刑者非一。但不殺耳。○吳臨川曰。糗糧不言魯人者。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齎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專責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林氏曰。此三遂或指魯之三軍。說者多引爲魯有三軍之證。然荷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夫國必有四郊。郊外

爲遂。此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虞。故使專意于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蘇東坡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待之于郊。而裁糗糧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此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東郊是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戎方空國寇魯。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國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逸。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見周公教子之有方也。孔子叙書。蓋取此也。○魏叔子曰。我惟築。或以爲行征軍壘。夫行軍築壘。軍中一定之事。不必先期預戒。蓋古多無城堡之地。常因寇警而後築。意魯公于是日率諸侯征徐。而即命郊遂之。築魯郊之城堡。以爲守禦計與。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乘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辭起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楊子書緯

卷六

百一

龍泉曰。羣言之首。即如今所謂第一義也。未言而先自嘉嘆。所以聳人聽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得如流。是惟難哉。

古今惟聖人曰。舍己曰。無我。若凡民。便認著自家有種種意見。便有種種沾戀。遷去不得。故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甚明緣此時。不見有我。若受責時。便膠固在我上。就曉得道理。甚是隱微。裡終有執著意思。多盤二字。摘出病根。流通。唱嘆。生人感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述過古人之言。急空托出我心之憂。皇皇如也。一氣趕到下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乎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曰。未就。曰。姑將。最可味。非不知其爲古之謀人。但莫知其然。格格在心。裡。非不知其爲今之謀人。但一時以其順已。便不量前後。如肺腑相似。總是一個多盤說來。都是我心之憂。○劉星曰。此正其悔心切處。當時只因自

楊子書緯

卷六

百二

立主見。喜人逢迎到底。受害其謀。惟依仁扶義。從古遁出來底。此爲古之謀人。非必老成之謂。其謀惟貪功逐利。從今習起見底。此爲今之謀人。非必新進之謂。○魏叔子曰。正人難親。到服便自不合。故云。則曰。未就。累無端詳。顧慮之意。小人難去。明知其非。却又舍他不得。故云。姑將。以爲親。無限依附。遷迴之意。二語寫盡古今親小人。遠君子情態。○龍泉曰。黃髮之人。不合時宜。久爲人所厭棄。迨事後。追惟終覺老成之言。更爲把穩。雄心壯志。消歸無有。恍如醉中得醒。

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有之非徒用之而已。托以股肱心膂其人始為我有也。尚之云者其人即難親庶幾竭誠圖任不為我有不已也。射御不違雖有可用我尚無所愛也。但此即有之或多有之無所畏也。惟善諂言之人有一于此貽害無窮故獨畏此一等也。蓋巧言斬斬然言之甚確能使君子之言可易故曰善此所以畏之甚也。

楊子書緯

卷之三

百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斷斷確乎不技。凡大利害大是非無此子搖移得不然。僅是無他技而已。便是庸相濟不得天下事。但此是外面見得底。及觀其心休休焉。休者靜也。寂然不動。安也。從容自得也。人到不起一念不勞攘一念其中淵涵如何規量得來。故擬之曰如有容于有技若已有之于彥聖其心好之。搃寫箇如有容。由是傳至數世有傳人焉。有傳心焉。布列庶位者多公忠選達之人其聞風而興。

起者皆有集思廣益之意。子孫黎民所以並受其福。流

慶無疆也。此一介臣以其無他技而言似一無用之人以斷斷而言似一堅強自用之人。至于子孫黎民咸保乃知其亦職有利哉。若見之不愛必棄擲此利不可享豈不惜哉。凡此一一是想得出來故曰有一介臣却須把持好大喜功意思盡力撻下如嚙然無所見聞纔與其人精神相見故曰昧昧我思之。魏叔子曰相臣有容固非易事。然有德而無才者類能之。遂足任天下事乎。曰其能容也為相臣之德。然其能容即見相臣之才。

楊子書緯

卷之四

百四

夫才過天下者乃能用天下之才。有大識而後能鑒有大力而後能舉。若我僅中材則雖有有技彥聖之人位之必不得其當。使之必不盡其能。我欲用之而彼且不肯為我用。此如尺草之數豈可以藏虎豹文水之沼豈可以畜蛟龍雖無胃疾之心亦不足稱寔能容也。蓋不言才而天下之大才于此見矣。豈徒寬厚長者之謂哉。○王氏曰前曰尚有良士不皇多有諂言此乃說出本意。蓋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蒙其利。用一冒疾之小人則國受其殆。此所以用君子不可用小人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曰惡之未已也又曰冒疾以惡入官見妒之心所謂勢中也彥聖則曰違之俾不違盡彥聖手段更大小人惡之更甚故盡力排阻之亦職有利哉亦曰殆哉亦字可味子孫黎民之保此大福也却不為極揚厲之辭但曰亦有利若謂其君或以無用棄之者亦有利焉如此使人低徊不至也子孫黎民之不保此大殃也却不為極醜詆之辭但曰其危幾幾乎若謂其君將舉國賴之者

楊子書

卷六

百五

乃幾幾乎如此使人懼乃甚也古人微辭見志類如是。胡端敏曰小人妒賢嫉能其所引用皆其同類之人互相蒙蔽其上正人被排遠去無敢指言其過雖傳至子孫之手仍是其引用之人盤踞不去人君亦是難辨不能主張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蘇東坡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種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副墨曰從杞隍說到榮懷正是悔前失而思後功之意

可見去辱得榮去危得安只是用舍上決難少差其關係只在一人

彩謂秦穆公霸者也吾以為可進于王王道本于誠意今讀秦誓以多盤一言為群言之首而流連嘆息道其中心之憂所以是古謀人親今謀人之情于良士則必欲得而有之如好好色者之不獲不休善論言則一之不敢親焉如惡惡臭者之不遠不已穆公此日豈復有盤者在其意中哉孔子刪書以堯典始以秦誓終意者其子秦也或謂穆公作誓之後再三用孟明與晉連兵

楊子書

卷六

百六

烏在其能悔過不知秦之襲鄭也為無道而晉之敗秦則負大恩悼大義秦之報之固宜未可為穆公少也。羅文莊曰秦誓一篇有可為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脩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始庶幾乎。李養吾曰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耐秦誓而霸國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忌君父忌仇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

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僭列國。而秦車隣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春秋于秦。每人之狄之。乃進秦于詩書之末。何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則詩作春秋之際乎。張九成曰。孔子之意。若曰。平王錫命文侯。而言不及復讐。王道不可望也。取魯秦以補于後。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于平王。春秋始于平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讐。莫大于弑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于為弑逆者所。楊子書傳。卷六。秦誓大。百七。立事。至于此。王道絕矣。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謂如此。二人者。其可也。



書釋六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楊文彩撰。文彩字治文。寧都人。是編冠以指畧十六條。先儒論二十一條。四十二篇亡書目次。汲冢周書篇名其餘。卷次一如蔡傳。文彩崇信古文。其註或如策論。或如語錄。或如時文批語。無復先儒詁經之體。前有其門人魏禧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謂與門人魏叔子共處一室。相與揚摧。正謬。雜繁義。有未盡復著為論。以補所未逮。是書之成。其功為多。然禧工於文章。而學問則多講權畧。解經亦非所長也。

夏書禹貢廣覽三卷

〔明〕許胥臣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廣覽

三卷》提要

禹貢廣覽自敘

劉歆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釐正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爲四種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其書乎其它所輯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盡採語言不存類例凡書惟細分難聯章綴句不可成誦則苦初學分截禹貢廣覽卷一離合嫌于太碎展卷不爽探此遺彼無以相參則疑誤難決音釋同異不稽來歷亥豕魯魚別列淮淫幾成字妖尤難之難者輿地之古名今名紛出杳復耳述日撫非身親歷傳會勦襲種種諸陋壁經不少其箋注謬人曾槩開人參訂者敢謂古無其

人其慣弄聰慧不據典而據臆假借梵經
貝楮荒唐舛鑿傲人以不知又時俗之通
套也其曰某卷某卷者蓋昉于鄴架牙籤
玉軸細素太長不便卷舒節縮爲之然則
名之以卷者謂其捲束一筒而名之也南
宋纔有刻本釐其書冊以卷名篇已爲不
侔後世累百葉仍名以卷更無謂也其有
泛取簡帙均平分截卷數者牛首蛇身不
貫不攝尤屬可哂然則一卷之中亦當存
其類例禹貢一書古史所載約而能該詳
而不複一字一句逆順減增文同義別味
之不窮思之彌遠互體所存彼此交發崑

禹貢廣覽卷二

崑地絡襟帶江河舉其大者邊腹夷夏形
勝要害土俗民風鹽屯水利細至金鐵砮
石龜鱗羽卉何所不載前此令甲未懸職
方林莽或叛或臣未大一統後此事變日
生盟誓戰爭綦煩約束益淳漓升降一大
交會也實開沿革之祖非徒紀一事始終
僅以貢賦名篇已也其曰觀河雒而思禹
功尤當今一大要著全河之勢已欲趨北
而遏之使南竟以一淮爲委淮之民其魚
乎會通諸泉匯于五湖足資灌輸自引河
濟漕衝闊漕道至踰百倍泉始不給又淤
填五湖之四而所存止南旺一湖汶泗涓

禹貢廣覽卷三

滴之流其何以濟然則復淮徐臨德通五
倉轉搬以甦軍困引沁通衛以洩黃流之
暴漲以濟會通之淤梗先詰隱憂似亦當
攷管見自冀至揚分爲上卷陸輓水輪皆
從此道實

神京之命脈攸關然後自荆及豫以滌梁
禹貢展覽卷四

雍則地肺之上游隴蜀之巖險川湖之交
會關雒之門戶固圉消萌亦儒術經世之
本務下卷復統敘山川則輿圖版章華夏
血脉歸墟赴壑瞭然指掌終以建侯弼服
蓋居重馭輕文經武緯堂奧藩籬兼舉竝
樹而樞要歸于祗德漸被從其聲教誠萬

世不刊之典也又攷註體蓋有數家訓詁
音義如二鄭二孔以及考亭此一例也類
類旁通訂訛補闕如如淳服虔臣瓚師古
此一例也又有別爲一書如劉峻之于世
說裴松之之于三國志郭象之于莊子此又
一例也後有作者大約不越此三家胥臣
禹貢展覽卷五
茲式有慎竊比于任宏所讎正旣編其書
復審以圖註中有註音外有音其有關於
經濟之遠猷與夫典法之可憲者悉爲裒
輯雖輶軒所不逮而窮荒絕徼亦存其凡
或慮其不便讀則隔以一圈而圖下及前
後有不明疑義務爲箋白其從來傳襲訛

舛悉加改訂積愆案歲月寒暑不輟始克
成編以竣

聖世陟禹迹續舊服恢復疆土筮中行之背
而繁單于之頸云爾艸茅下士請緩須臾
以觀治化之成昔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月屆長至之前一日

南黃康覽集六

錢塘後學許胥臣書于學殖圃



禹貢廣覽目

上卷

九州總圖

冀州 三面距河圖
碣石入河圖

兗州

青州 青徐界圖

徐州 海岱淮圖

揚州 彭蠡震澤圖

中卷

禹貢廣覽目

荊州 水道分界圖

豫州 河雒分界圖

梁州 江漢界圖

雍州 黑水西河界圖

下卷

導山

北條大河北境山圖

北條大河南境山圖

江漢合流南北山圖

導水

沈水三見三伏圖

總敘平治貢賦

建侯

弼服

禹貢總圖

二

禹貢總圖凡

此圖悉遵禹迹。列爲九州。凡名山巖險是用標表。蓋河山壤地自黃堯分畫莫定以來。上下數千年間。所以紀綱經營于中者。無慮數千百變。而西東爲經。北南爲緯。譬則奕之枰也。彼其分合并省。連總離析。失得成敗。混一偏安。亦不知幾千萬變。譬則奕之子也。乃曩音隱括鳩摻同彪分。分音戶明音戶。殊事傳分。列。譬則奕之譜也。奕之巧雖非譜之所能盡。然古人經略徇定之跡。乃其精神心術之所運。

廣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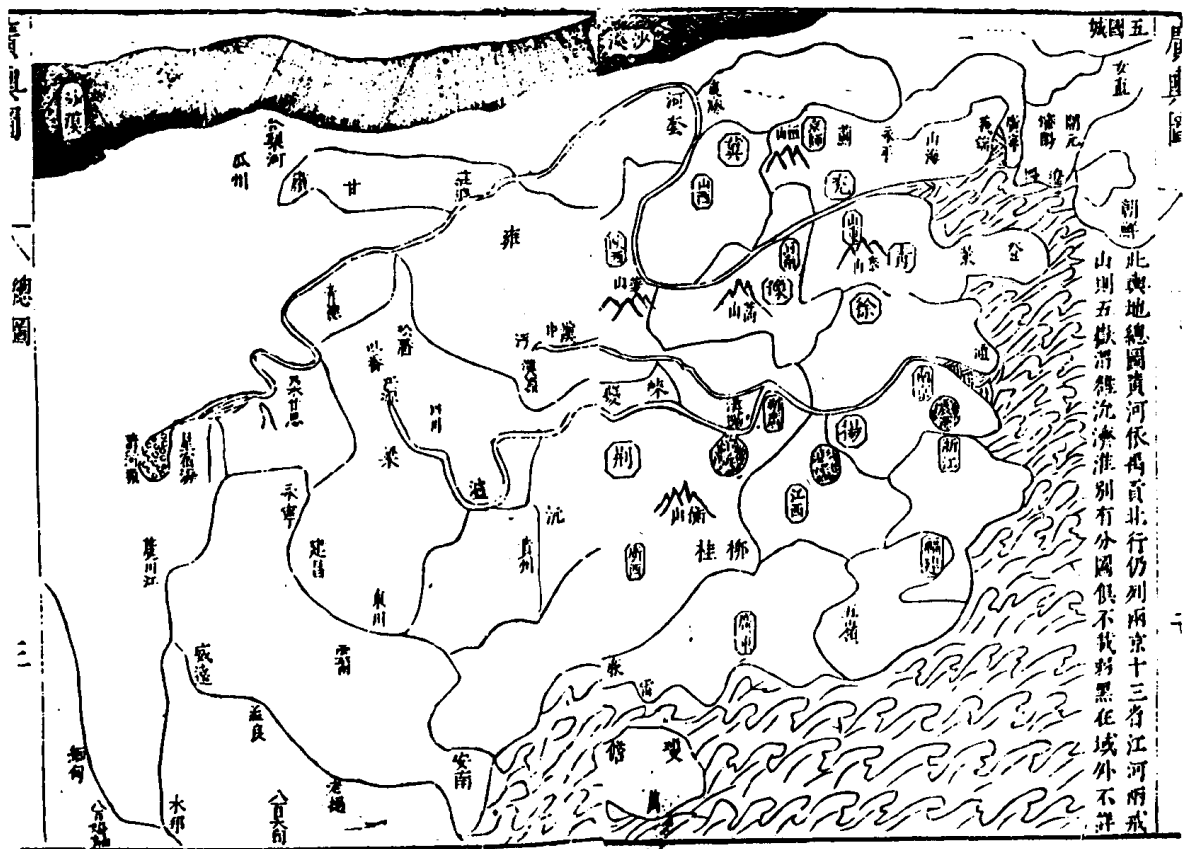
序凡

一

悉我之精神。借是以參古人之成跡。竊謂譜也者。神也。器也者。道也。跡也者。心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是以輔世君子。覽輿地版章。而思申畫慎固。巡鑿七述切。音焉。憂戚之戚。周禮軍旅。夜巡鑿。鑿守鼓。或謂鼓擊聲也。疾數曰鑿。壺櫟之寄焉。標音託。周禮野廬氏。夜櫟之注。擊櫟以宿衛之也。感金穀財貨。而思制節盈縮。劑量損益之道焉。閱形勝阨同塞而。思握扼。音厄。同。握抑也。揚子。或問持滿曰扼。欽。控御遠猷。辰告之詠焉。

管子曰。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察音選之險。

漸音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
 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郡
 邑廢興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
 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
 此地圖之嘗也
 輿地之學欲以盈尺之楮盡天下之變蓋難之也
 茲擬朱圖先合後分詳見禹貢廣覽逐州條列下
 展覽者或可當卧遊不必窮章亥之步矣
 禹貢廣輿總圖
 序



五嶺一曰大庾即嶺南海嶺廣東南雄二曰始安江西南安絕頂分界三曰臨賀廣西平樂府四曰桂陽湖南桂陽縣五曰揭陽廣東潮州揭陽縣

以同

歌

既載治梁修太原 單懷白壤上皆然
賦上上錯田居五 衡衡島夷夾右連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充河之西雍於用切同

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其不言者以

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為

冀西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上南河壅砥柱之西東

河旋于大陸之野而其之河患亟矣周禮職方河

內曰冀州其地最廣充最狹其今河東河北皆在

焉居天下四分音之一舜分為幽并幽州燕音

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潞潞晉代汾音

絳等州是其域也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為塞音

外即北狄之地獫狁音險阻獫狁漢突厥

契丹音乞丹五皆居之長河所成天地之脈統

大山界之乃天造地設豈人力所可為哉元史亦

言河南流過河中府通流關與太華大山綿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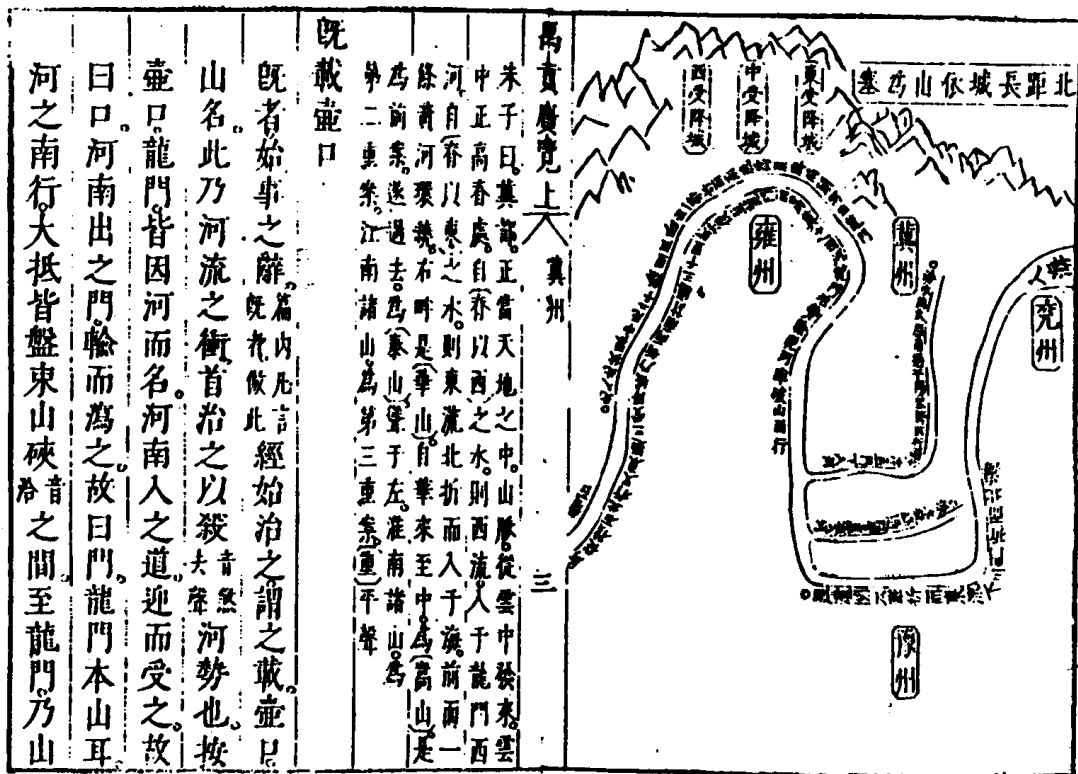
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下砥柱滿大川積為九

河使之北流至直沽入海矣此未徙以前之河也

及河南徙則灘為澤深使之東緩通于淮泗使之

冀州三面距河圖

原缺第一葉



開岸豁自高而下以其兩畔斷崖絕壁相對如門
 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漢地志壺口山在河東郡
 北屈縣東南以其有南屈今隰州吉鄉縣也出治
 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大宛大青大徐大揚
 大荆大像大梁大雍大宛最下故所先雍最前故獨
 後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之所
 梁岐皆冀州山二山河水所經治之以開河道也
 梁山呂梁山春秋梁山風傳謂在今離石縣東北
 禹貢廣覽上太冀州
 龍門未開呂梁山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音道元善
 良後魏人注謂呂梁之石崇峻音河流激盪震動
 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今汾州
 介休縣孤岐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
 云後魏于胡岐即孤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
 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運之險阨○凡
 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開之功或表山以
 該水土也言藝者翦其翦鬱與氏種藝傳所謂以
 啓山川也言旅者祭之以為其州之鎮望記所謂

取材出雲爲雨者也。池州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都成功而言之。壺口梁峽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居功之始而言。豈治之有難易歟。陳氏曰。呂梁鑿開就彼處鑿而實之。未必如賈讓所謂斷天地之性也。

朱子曰。夫河之行。不得其流。故泛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州。及兗青徐雍。行下其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已。蓋三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甚可畏。月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濶。故一溪西入關。一溪東流往河東。故北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若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城去。往往亦不甚爲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往流泥注。禹貢廣夏上入冀州五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餘州之後。凡禹創始皆曰治。廣平曰原。山南曰陽。山南見凡蓋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平陽。西過河津孟門。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河大汾小。禹急其大。鯀急其小。此治亂之別。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

爲郡名。卽晉陽縣是也。屬河周職方冀州共山鎮曰霍山。謂霍太山卽太岳也。在河東郡岳陽堯所都。揚子雲冀州箴。岳陽是都。按以水勢則河爲大。以地則帝都爲重。故禹首自壺口梁峽以殺河勢。開河道。河既安流于冀之西。則大勢十定其五六矣。故太原修治之績乃得見。太原汾水所出。帝都之所都。太岳汾水所經。帝都之所在。曰修。以見帝都之奠。吹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護。環帶左右無不平也。

禹貢廣夏上入冀州

大

單從合懷辰。音真績。至于衡音漳。凡禹貢言辰。切。懷辰。同。致。河內郡有懷縣。卽今懷。來音水。單懷平地也。地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出平其西。洪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辰績。金仁山氏曰。太行爲河北脊。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盡處。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懷單也。其地有懷水入河。漳水二。一名清漳。出上黨。治縣大。屬谷。宋。平定。單樂平縣。少山。名濁漳。出上黨。長子縣。發鳩山。今。上。縣。今。濁漳至鄴。今。州。涉。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宋定遠軍。入北河。鄆道。

衡、橫、古
通用

宗音
河北

文者皆

以爲瀆本隨西

五年河後河徙

下已非

切汝西

見其色之

十有二

七

有野十
所宜

紀以和祭祀

澤丘陵
地之物

教民樹

辨土宜

其土之

化之法。

興壤駢剛

而用藥。

者

場同地案上
爲壇除地爲
場與場不同
驅場逐境也
場音釋

音響水

粘疎而不填者

輕便
虎字

辨其所

貴州

法從其

中中

之類。
人按

有事。則

A

也。多者

等者。或

上中時

田
田
第

上壤性

王畿之

類而征

以試錫

武。九州

財力劣

入之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其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于貢篚也。

按揚州之賦在古為下。而江南財賦在今為上。上者古今地利。元無兩樣。今中原只是地利不盡。井法廢而旱潦無備。民便流徙。人稀而土益曠。土瘠差重而人不樂土。益稀矣。以中原之廣博不能不倚給于東南。良可歎也。先正魏莊渠有言。地利不與萬無致太平之理。均斯地也。夏用之以貢。商不復有相之道。海內所隸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羅整巷言。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秦民之騷。無時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河。大半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河之民。特為蓄。往往高貢廣覽上。冀州。

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羅魏二公之言。為政者宜三思焉。三音散。

田賦錯圖 便覽

下上中下下	田法	梁荆楊
中上中中下	豫冀兗	
上上上中上下	雍徐青	

賦法

易水兗	揚梁
月余佳	二州
共象刑	錯法
	錯止四州
	錯上錯上
	錯中

先經從中
泰衡從中

恒 胡發 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 衛二水名。恒水出恒嶽北谷。東合于滹。至瀛州。河今合于滹。滹入易。衛水出真定府張壽縣。東入古分衛水以北。為并州。音平。大陸高平之地。今邢三州。孫炎以邢之鉅鹿。舊有廣阿澤。為古河所經。唐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者。得之。阿平聲。從者從其道也。作者始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可以緩治。大陸地平而近河。難以急治。故成功在田賦之後。○按禹河自壇。音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固。馬。王橫。字平仲。漢琅邪人。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具。其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

高貢廣覽上 冀州

踵趾以行。及其已過。平信。澤之北。漢志。信都縣有澤水。故曰信澤。又曰枯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脊上諸水。鍾匯音會。于此為藪。爾雅。以大陸河水泛溢。又盤洄音同。于流而上。曰其間。是為大陸。沈存中謂大陸海河。音素。同。通。其間。是為大陸。沈存中謂大陸皆濁流所壅。音。今為平土矣。

島 音夷。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如冀東北邊。遼瀋。音朝鮮。音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其貢皮服。爾雅所謂東方之文皮也。如邪。音。王氏炎曰。北海。音。之類。

王氏炎曰。北海。音。之類。

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音駁卓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

夾音切右碣石入于河

夾挾也。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冀北方貢賦之來。

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

故曰夾右。程子曰冀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

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瀋。漳。音易。四水皆中高不

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按瀋易津注

必蘇海。遼水又在朱子曰冀州建都實取轉漕之

禹貢廣覽上入冀州

利。朝音潮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道。

故帝都三方之貢皆不必書。而獨書北境者。蓋為

去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丘文莊

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沿水路以達于河。○碣石地

但未明言為漕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

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

南也。酈道元亦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

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昔在河口

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歷世既久。為水所漸。音淪入

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按碣石在今撫寧縣西

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

州言之。止三十里耳。蔡仲默止據滄州志。而不考

其實。遂謂五百里中。九河與碣石皆淪于海。豈知

碣石今猶現在乎。

此九河所在。其地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

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五百里平地

河橋為九。其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平州

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

立可見。漢王欽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沒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

亦謂九河碣石。包淪于海。後世儒者。但知求九河

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

說。竟無歸宿。

按王方麓氏。推曰。九河在今。常瀛景德之間。或者

求於此。而不得。則以為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

流。故分為九。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

堙。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

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求。大率河底當

高。故自古濱河之地。每有異嘗之水。河必驟盛。盛

則決。每決必瀾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

於廢。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



禹貢廣覽上入冀州

十二

生水自從水
出而受流
歸德水即
人桑之河
為桑
灘二水
以濟為正
其灘水即
水注水即
水之說以
有注有渠
無注則即
此水也
古通用漢
南郡亦有
水音余切
左傳漢雅
灘也

也。在濟陰郡城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

澤必大於今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

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為澤也本夏澤而名雷澤聞

之李水部之藻曰澤底有礫石深堅冬至前水吸

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注稱山海經云澤中有

則雷鳴蓋因其神龍身而人顏鼓其腹

灘音沮切會同

灘沮二水名河出為灘爾雅釋水曰灘反入注即

猶江之有茫一說即反水張明謂再開陰溝以通

禹貢廣土兖州

也及皮變切今作汴○史記河渠書梁陽下引河

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文潁云蓋為二

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濟出為沮爾雅

大梁城即河清今之汴河是也

河出為灘清出為灘沮有楚音說者以為漢繼二

水古入雷夏楚音楚○沮即今津水首受榮澤過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去濕

其通也其
一從水一從
其通也其
從目

故水退而後可蠶也孔傳曰地高曰丘充地尤在

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按

九州皆賴蠶桑而于充獨志之漢志稱齊人織作

冰統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承履天下齊地且

然充之桑土可知今德博河間產絲尚多詩詠濮

在古未必然此漆絲之貢織文之篋所以繼書也與平

農桑衣食之本聖人謹而志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音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祭地繇茂條長上也九州

禹貢廣土兖州

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居河濟江淮

下流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而地

利之沃衍腴美亦可知他州草木之遂生不待言

也故土田連舉而不書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充地沃衍尚可待闕故其田

稍高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

也仁山金氏謂貞字乃篆書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音地平而土疎被

害尤劇。切。竭。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如。未必盡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上。少。必農功耕治歷十有三

年之久。乃始科納與他州同也。孔傳謂治水十三

州同。蔡傳以前後作字。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于厥賦之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

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承之

以篚。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有文。錦綺之屬。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八州之

貢。兗雍最寡。荆揚最多。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

正之供也。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貢

衣服之用。入于女工。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絃

亦是女工所為。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

浮于濟漂。許合。達于河。漂字。本作濕。經與相承作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孔傳曰。順流曰浮。漂

者河之支流也。濟入河而南出。故浮濟浮漂皆可

以達河。帝都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按史記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貢廣覽上入兗州

禹醴。音施。以能釐酒。猶漢。二渠引河其一深也。薛

氏謂古深目東昌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

深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深川。其後河徙而深

亦不復存矣。蔡傳按地志。深水出東都東武陽至

異。然亦不能明言深河所在。

海岱惟青州。金氏曰。青州於中國為

青州。嶠夷濰淄道。厥土白墳廣斥云

田第三兮賦第四。貢其鹽絺浮于汶

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州之域。東萊東境

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非止海畔而已。蔡傳東北

之縣。非是。○漢末。公孫康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遼海收東萊諸郡。舜分青州東北為營州。營州。即

遼。岱泰山也是名岱宗。府在今濟南其山特起東方

表鎮連延而生諸山。濰水出其東。淄水出其西。東

即蒙艾。為沂水諸源。西南即泗水所出也。今青齊

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西高麗。北跨河。及遼東

西皆是。但小海所淪。青州北境。亦非全壤。不獨兗

為然。古者建侯樹國。最為重鎮。青齊乃東方形勝

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得十二。蓋

可見矣百二十倍百增

嶠夷既略

嶠夷東表之地即今登州也。嶠夷東表和夷為地名。嶠夷為水名。島夷為秋略經略之為封畛。田間道主土田疆井而言。

水土既平。經略盡東方夷地。他州皆先水而後土。

此以嶠夷為青州邊界地無預於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音維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箕谷。許慎曰。悅。俱云出箕谷。其縣今密州北至都昌。今濰州入海。歷箕縣。其縣東地濰山也。昌邑。下六邑。

禹貢廣覽上八

今諸城安丘高密。淄水出原山。今濟南府淄川縣。昌邑。濰五縣是也。南七十里。宋燕縣。東二十里。淄水出。東至博昌。今青州入海。其道各其陰。汶水出其陽。東至博昌。今青州入海。其道各循其故道。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功最省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此州之土有二種。音腫。音切。尚石。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音魯。音切。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味鹹。音咸。音切。可煮為鹽者也。青州下里平。其地產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九州其田第一。青徐次之。世謂秦齊得百二十二。亦言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

厥貢鹽絺。抽連。海物性錯。岱賦。古法。絲。泉。想里。鈴。音切。

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音。檠。音切。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以錯總之。海。今處于閭浙。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開塞。有。賦。谷也。岱。賦。岱山之谷。泉。麻也。鈴。黑錫。松。泰山之木材。怪石。怪異之石。可以為器用。如。今。萊。夷。之。溫。

泰山之木材。怪石。怪異之石。可以為器用。

石。可以為器。陽山之文石。殷室取以資地。人亦岱為器用。師古曰。陽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縣。

賦有此五物。美于他方。所有故貢。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作耕作牧也。

禹貢廣覽上八

作牧。有。二。萊。夷。止。謂。萊。山。之。夷。人。以。牧。放。為。生。金。仁。山。謂。亦。取。其。山。以。貢。恐。非。桑之絲。堅。韌。音。切。與。音。切。原。從。中。以。從。甘。可。中。琴。瑟。之。絃。亦可為繪。山東志。縑。絲。出。汶。河。青。萊。亦。有。之。縑。久。而。不。敗。縑。絲。出。于。萊。夷。玄。織。忍。麻。縑。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織貝出于島夷。故青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問音

是入海之道多塞矣

青州

青徐界圖

三



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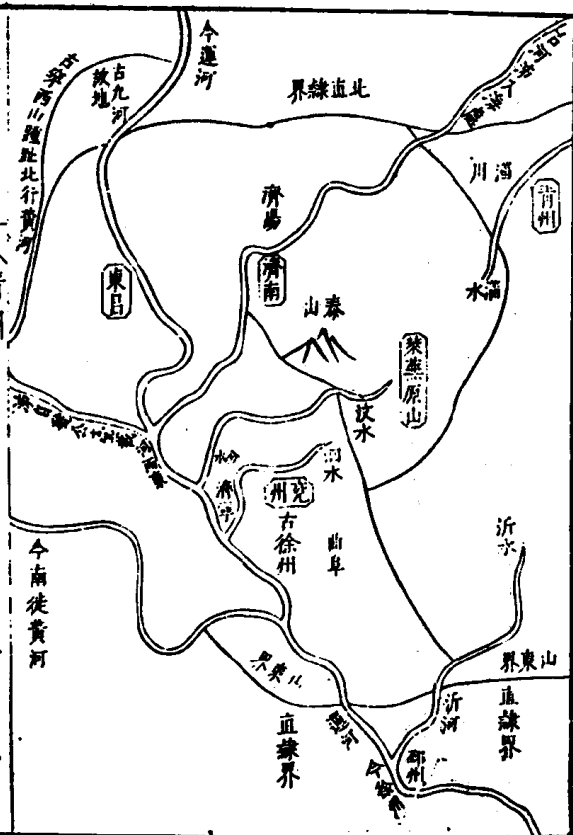
海岱及淮惟徐州

于青也

歌

賦爲第五土貢五
浮于淮泗河自通

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



彭城實西北
之旁河吸
則四圍皆
觀形勢之
依無的相
此其地也
一屋之區
會

而後徐州之疆界始別也。仁山金氏曰：今襲慶

府泗沂淮陽漣水海鄉音宿西接單音善陳蔡賴之

地武夷熊氏曰：徐卽魯境地其俗有二曲阜沂泗

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俗又雄傑音真悍自

負劉項起于曹沛朱全忠以碭音音山人淮夷徐戎

皆在其地牧守之任不可不慎也

淮沂音其其又

淮之源出于豫之桐柏音音山至揚徐之間始

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

南東廣覽上六 徐州

沂出泰山郡蓋音音縣艾山音音今沂南至下邳音音

切西南而入于泗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鄆道元

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者曾點浴沂之

沂也出太公武陽之冠音音石山亦謂之沂海州漣

陽縣音音與沂不同水從東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

沂也而沂水出艾山入泗者爲大按徐之水有泗

有汶有汴音音有鄆音音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

青州音音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徐川之川莫大

于淮淮受泗沂泗沂受漣沭言淮又則自泗而下

蒙羽其藝

可知沂沭皆浸言沂又則自沭而下可知音音

里始合爲一西流至曲阜經嶧陽縣城東五里與

沂水合音音在滕縣東北春秋傳取郕以郕水

爲界是也經魯國至高平湖入泗音音沂山自

崑崙西北流入州兗會諸泗水南經焉

陵山入郕城注于淮泗音音音貨音音郕音諸

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與龜山相連延袤音音

北白表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爲費音音縣山陰爲蒙

陰縣詩奄有龜蒙又以其在魯之東名東蒙山也

羽山在郕城縣東音音問官于郕子是也七十里卽

舜殛鯀處藝者言可種藝也先淮後沂先太而後

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

可藝事之相因者也

大野音音卽鉅音音既豬音音之有濟於是乎見

大野受濟之水澤之大者也水經沛水至乘音音氏

縣分爲二南爲沛音音柯北爲濟鄆道元謂一水東南

流一水西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

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

濟則其地與其所鍾者可知矣音音南有大野音音郕音諸

周禮方氏
數目大野
在徐之西
之東也

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前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可知是然故古今貢道之要會處則以爲王順渠曰南旺湖在汶上西南旺湖者近是南紫廻百五十餘里而會通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爲二西湖廣衍倍于東湖而東湖北接馬踏五莊坡湖以及安山湖南接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相屬綿亘數百里而徐堯東平汶上鉅野郡邑又悉環列于其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矣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洙而禹貢廣覽上六徐州

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自大江以北長河以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乎相關則天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

東原底平底音寔與底不同底音
底音寔與底不同底音
東原近濟之地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原
春秋之稱漢之東平同東平自古多水患按東原數徙其城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
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景帝

亦謂之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以志濟也大野稍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埴音填填音填草木漸包

土黏音黏曰埴埴音填也黏音黏泥音泥如脂音脂之賦周有搏音搏埴之工老氏言埴音埴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賦細密故可搏可埴也漸進長音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于茂而不已也包音包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苞音苞矣言其叢生而積也釋言苞積也孫炎曰物叢生日苞齊人名曰埴

禹貢廣覽上六徐州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仁山金氏曰徐土黏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爲第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按雍徐青田最上豈井法行皆沃壤耶梁荆揚晉下地今反饒夫非盡地利歟豫冀兗列于中可上下在人工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玄雅翟切翟音翟翟音翟澤音澤澤音澤陽孤桐音陽泗濱浮磬淮夷音淮墳音墳珠暨魚厥篚玄纁音纁纁音纁縞音縞縞音縞孔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

色土與之。使立社。煮同煇也以黃土。苴音疽也以白茅。

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周書作雒邑諸侯受

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墻音胃切以東青土。南

赤土。西白土。北音離土。中央音慶土。以黃土。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如東方諸侯鑿也。以

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周

禮。染人之職。秋染夏。注曰。染夏者。染五色之謂也。

其色以夏翟為飾。然則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

聲。音解鳥曰搖。音肥澤曰音希。曰蹲。其毛羽

禹貢廣覽上 徐州

三五

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之為深淺之度。是以放上

而取名焉。周禮內司服。榆袂關秋。鄭玄曰。秋當為

章。曰聲。江淮而南。青質。夏字本不訓五色。因雉具

五色。而染人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染鳥羽象

而用之。謂之夏采耳。古人車旗服色無不用焉。今

人遂謂夏為色。翟為名。非是。羽畎羽山之谷。然名

山以羽者。其以雉羽具五色歟。嶧山名。在鄒縣者。

名鄒嶧山。在下邳者名葛嶧山。陽山南也。桐以向

日孤生者為良。孤桐猶言孤竹之管。其材可中琴

音蓋略切

瑟之用。陸農師曰。桐性便濕地。不生于岡。詩傳曰。

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平聲陽。以此觀之。生

山陽難得。而孤生者尤難得也。泗水名出魯國。卞

縣。桃墟卞縣宋襲西北陪尾山。源有四泉。四泉

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卽今徐州又東過下邳。入

淮。浮磬蔡傳有兩說。一曰。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

中。不根著者。如下邳有石磬山。泗水之傍。石浮生土

傍。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以為磬。貴

其聲之清越也。今靈璧石。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

禹貢廣覽上 徐州

三八

貢也。蟻蚌步項切之屬。暨及也。珠為服飾。魚供祭祀。

仁山金氏曰。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

有蟻珠潭。凡十四。今不復生珠矣。魚。卽濟白魚。宋

豫。泗楚。皆貢淮白。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于

嶧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出于淮夷。各有所

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

色幣。織縞皆繪也。禮曰。及期音基而大祥。素縞麻衣

中月而禫。徒威切。除服祭名禫而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

養老。則知織縞皆繪名。曾氏曰。玄。赤而有黑。以為

衰所以祭也，以為端所以齊。音齋端首服黑經白緯，日織素白曰縞，皆去凶即吉之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入海，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曰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蓋淮出于河而入于海者也。泗入河而南

灘，泗灘而達河，此一道也。詳見上灘混合同沛入河而南

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沛之合者也。泗泗之上源

以邇沛，泗沛以達河，又一道也。詳見上沛次達沛自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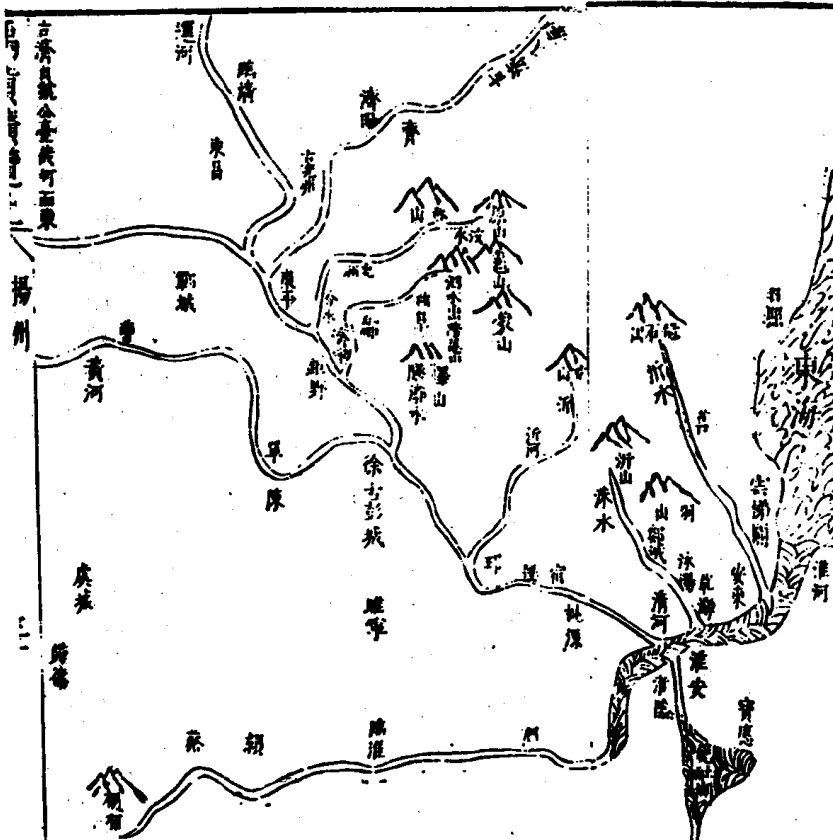
徙而今之泗道皆為河所奪而居歸德而東，彭城

徐州

三

而南，非復昔之泗矣。以一淮為之委，而河強淮弱，治河者又不師禹而師鯀，繕完故隄，增高倍薄，勞費無已。數音朔逢其害，出買讓之下策，而不一圖其中上。河患河時已也。詳見末卷

徐州海岱淮圖



淮海惟揚州

歌

揚州彭陽及三江 震澤篠簜田九章
賦爲第六錯爲七 惟金三品公于江

孔傳曰揚州之域北據淮南距海通典杜氏曰自

晉以下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竝是揚州之地五嶺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潯陽按禹貢物產貢篚職方山數川浸皆

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

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內以鄰接宜屬音祝荊豈有捨

荆而屬揚之理此近史之誤也

彭蠡音禮既豬

彭蠡鄱陽湖也鄱音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自洪官

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州之地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

是也既豬者衆水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禹廢其

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下文陽鳥攸居是其驗

也非徒物遂其性耳如漢築河隄去河二十五里以防泛溢其後民頗居作其

間漸成聚落及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之所慮遠也

陽鳥攸居

禹貢廣覽上揚州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禽

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鴻鴈之屬九月而南

正月而北左思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陽

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

三江既入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三江既入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

江不必疑爲大江之江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

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

震澤太湖
三萬二千頃
西陽湖
震澤太湖
三萬二千頃
西陽湖

震澤底音定

三江之口者是也。古有三江。今東江已失其故道。惟婁江在震澤之東北。夏忠靖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劉家港卽古婁江也。吳淞江在震澤之東南。周文襄嘗浚顧浦以通此江而入海矣。苟因其成績而修之。庶幾震澤之下流得以分注。而可免泛濫壅塞之患。○按揚州之境。嶺至柳茂。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界衡爲欽嶺。宜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匯會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不涸。則江西江東諸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泄。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久。雖中賁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陰。浙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叢曰。具區具區之水多。

震澤山時子
西地形高卑
震澤太湖
三萬二千頃
西陽湖

震澤太湖
三萬二千頃
西陽湖

震澤太湖
三萬二千頃
西陽湖

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不震蕩也。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經金壇溧陽縣宜與百瀆以下震澤。而西南若晉諸水。又蘇州七十二港以入焉。然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止三江耳。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之地。每多水患。不能成膏壤也。自宋築五堰于宜興。今因之立比深陽以上宣歙諸水。皆過使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上源之勢矣。後商人以渾水往來不便。給于官以壞其防。西水復東下。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蘇是荆溪多積水。百瀆壅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則宜興以西不免爲巨浸。故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西來諸水既蘇百瀆以入湖。震澤之受既無減于舊。而慶曆以來。復築長橋于吳江岸。橫截其流。則震澤所資三江以東出者。其勢阻緩。遂至壅滯三州之田。昔人欲易置千橋以分出水者此也。此三說者皆畢鐸之遺意也。○畢鐸曰。自深陽五堰東至昇江岸。譬之一身。五堰則首也。宜興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

腹也。旁通震澤。泉漚則脉絡泉竅也。吳江則尾閭也。師此意以築東朱長文曰。因其勢之可決者疏也。漸逐無水患

為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潯為太湖。觀昔人之智。亦勤矣。以塘行水。以涇釣水。以陂田。成禦水。以隄

亦勤矣。以塘行水。以涇釣水。以陂田。成禦水。以隄音代壅水為壅。儲水遇潦。淫可洩以去。逢旱。歲可引以灌。先了篠。既敷。厥草惟夭。切於驕。厥木惟喬。厥土惟

塗泥

篠箭竹。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篠大竹。竹闊節曰篠。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畏

南實廣覽上八揚州

手書

二字。曰天。喬高也。南方地暖。故木多上疎。音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本。不能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

地多水。其土淖。音王氏炎曰。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兼山林言也。若揚塗泥。言沮洳之多。山林

不與。音故先草木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檟絲。荆亦不言而貢有杕栝柏。互見耳。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土錯。上錯之上是字切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揚江湖之區。其土沃衍。而田居第九者。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

上故雖水潦旱乾。音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其時大耕水耨之法。未嫻。乃豆

如鋤。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剗地除草。又耘也。音高拔去田草。種同。種莊子。鋤耨於是乎始。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七等之上。則

人工亦稍修矣。自唐以來。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音實亦作。皆仰給于東南矣。

厥貢惟金三品。璫。現。昆。篠。簞。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又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金三品。惟銅。揚有之。所謂大貝。兩金也。及周之衰。前揚臣于吳楚。貢

金不人。天王求之于璫。現。玉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璫。又曰。石之取之以為禮器。有篠之材中

于矢之箭。音篠之材。中于樂之管。亦可以為符節。周禮。掌節有英。蕩。盛。承。節。器也。音以竹為函。節。夏官。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

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賜用符節。貨。賄用璽。施。道

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典。則不達。○有期。以反。所。立。為期。限。事。畢。則。納。掌。節。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禁。傳。去。聲。象。有。齒。犀。音。兒。音。似。以。牛。一。角。我。同。義。案。義。細。有。革。說。文。治。去。鳥。有。羽。獸。有。毛。木。杪。梓。豫。章。之。屬。其。毛。為。革。

有革。說文。治去。鳥有羽。獸有毛。木杪梓豫章之屬。其毛為革。

齒華可以成車甲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象甲五屬屬者甲之孔葉相錯也

一葉為一札韋堅者孔大厚甲以牛皮為之七札用之可歷二百年合甲則去皮裏之肉合羽毛可之為甲五種相屬最屬耐久可歷三百年

以為旌旄音毛前高曰旌旌牛尾可為旌之飾旌旄皆謂北牛之尾故知旌木可以簡棟宇檠械

牛尾也音通龜蛇圖游

下介古荆揚有木貢今川廣有抹木之側地產古切

今一也而後有勞民之議其用之者侈乎漢八里

鮮虞一隅非若他處商賈輻輳名聲召商賈皆土民領治官象入山施運工繕不時梓木并取相近水大木植所伐皆盡不得已更入深山窮谷人迹不到之處應屋戶極難離此至漢河必待夏

泉貨廣置上木揚州

秋洪水泛漲方板大江使夏秋無水雖竭力彈財歷年窮處必不可得求來則求向者到時採取大木路尋丈者僅得數株皆以為船島東南海島山月之雲立則成其難可知已

之夷卉草也葛越水綿之屬孔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左思吳都賦葛葛升越兩于羅執是也

南方布名縹有木有草結實吐綿紡以為布初出

高昌等國其地高峻故名高昌乃同體也丘文莊

曰虞時島夷時或充貢而已中國未有也故瓊婦

之治止於絲枲民未有其屬官未有其謂也如去

和昌謂之謂宋元間猶如傳入中國開陳唐書得其利開廣通商船開陳後西域故也宋元食貨

志者不職則猶未以為屬至我綱若絲縹絲枲之利而百倍縹貝錦名詩曰貝

錦是也縹是目縹樂其絲五色縹之成文者曰

縹貝不染五色縹之成文者曰縹文如今時南夷之花之類

木綿之精好者亦人僅焉薛氏云縹貝今木綿也西澤布有十一都氏季友曰青之縹徐之淮夷二兩銀一匹者

揚之島夷荆之三邦渠之西傾雍之崑崙析支渠

機亦各以其所產來貢故皆善于各州厥貢之下

若諸州篋實皆幣帛絲縹非必出于各夷也不可

名吉貝產以縹貝為丹服之新好包裹也縹貝

縹貝之名但見于南史耳

泉貨廣置上木揚州

小曰縹大曰機惟荆揚有之踰淮而北則曰機縹

者必待縹命而後貢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

之欲有難于出今也縹氏曰縹貝有實則凡文

在篋下以不嘗故荆之納縹大縹縹之縹貢縹

皆不嘗耳故竝在篋下

公音延左傳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公公是順公江入海自海而入淮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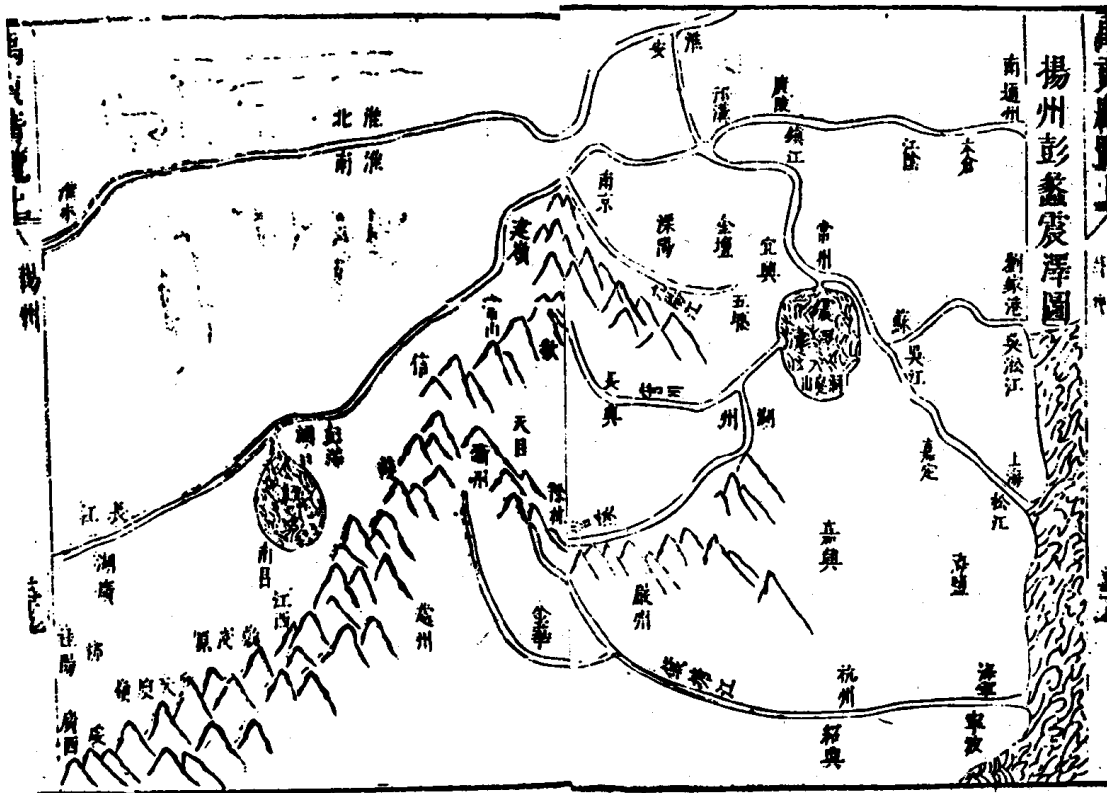
泗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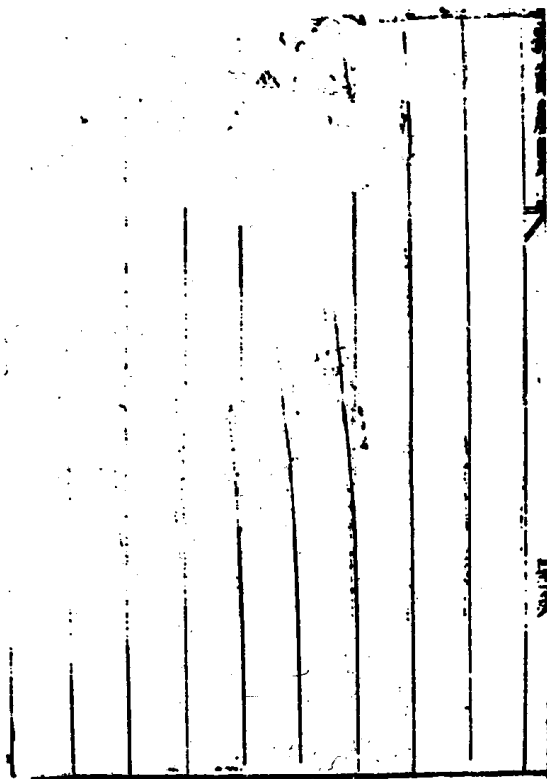
曰公水之險者莫如江海迴風濤多公岸而行故

獨言於不言浮以著其險也。上古海路難通。揚州雖有公江海之文。然所於者。蘇江淮之海面而已。不甚離邊岸。而放入大洋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於于海至吳始開。邗音溝。邗溝在廣陵。今揚州府。隋人廣之。而江淮之舟楫始通。春秋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隨楊帝始放。越人江。作龍州之。孟子誤指所通之水。為禹迹。臨川吳氏曰。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止是江淮之間。猶一橫溝。如瓜儀。淮安壩是也。雖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放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

揚州

三





夏書禹貢廣覽中

錢塘許晉臣編次

上清漕輓此申兩戒荆豫梁雍北經西緯

按山河兩戒自西徂東莫充青徐以及于揚河
濟淮泗神青吳區江浙廣表水輪陸輓已可概
已然而江漢之源委未晰也自荆河梁西接
應青水大漢要源松潘苗夷雜處北通漢河關
維益賊道數秦嶺終南太華嵩嶽號稱地肺土
曠人稀舍本趨末殊可歎也杜雲消萌諸夷固
附似非緩圖周索戎索棄而行之
農田水利不藉以興庶有瘳乎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江漢九江沱雲夢厥土塗泥多

歌

田八賦三羽毛貢浮于江沱至南河

禹貢廣覽中

荊州

孔傳曰其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此州北境至荆
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
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族之荆
也荆山其南為荆其北為豫荆山在南郡今襄陽府臨沮
縣衡山在長沙今潭州湘潭縣湖南湖北之地今江西亦
半屬焉凡近顧度荆湖南北路北接雍豫西侵夔
峽南控廣西亦踰五嶺即越之南徼音略也越雖上
古不通已當在要音荒之服○按莊躋居略所略
所謂黔播漢音南嘗破略通五尺道其地險阻故

則楚地最廣。揚州自兩浙蘇常江右江東淮南外
漢諸經是實蓋之或謂建都于江南者當以南陽
為正其地北接中原東通吳越連巴蜀南控蠻粵
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英雄所必爭凡自此攻
南自南旋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為者此又
當知者

江漢朝音宗于海

春見音現曰朝夏見曰宗諸侯朝天子之名也江漢

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

去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

宗于王也按漢水入江處在漢陽大別山下昔賢

禹貢廣覽中入荆州

謂管于武昌夏口諸處望之見其渺瀰音大奔

瀉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遑他顧狀蓋以

朝宗傳水之神也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

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

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水經在長沙下雋音西北楚記巴陵

瀟湘之澗在九江之間洞庭在其西北則洞庭之

為九江審矣今岳州巴陵縣即楚禹時九江入江

之巴陵漢之下雋

維新書

數音聲

諸音切

諸音切

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浸淫方八百

里而洞庭山遠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云荆湖南北

路自是而分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

今考朱子文集及漢史江陵新志東平定九江源

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二曰湘

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東北三曰蒸江出衡

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四曰

資江出武岡軍至益陽西五曰沅江出沅州西

與西江合漢志出蜀郡由岷柯東北入武陵北六

至長沙入洞庭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其源最遠六

禹貢廣覽中

三

曰淞江出余縣東七曰序江出辰州瀘溪縣八

曰辰江出辰州西南界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

東合沅辰北流至此九江也蔡傳曰沅水漸水元

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以上惟澧水

自入洞庭餘皆合沅水北流耳尋陽記一曰鳥江

二曰鱣江三日鳥白江四曰嘉陵江五日映江六

日源江七日麻江八日提江九日箇江今詳漢九

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按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則

揚州之境二說皆非

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又按郴江亦一

州之水其源出桂嶺至郴城下始勝州又五十里

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

別入聲
相問之問去
聲平聲

沱音沱潛既道

南黃廣覽中荆州

四

但不知與漸字二水孰為大小。朱子曰：若尋江源，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為幾千百里。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吞吐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可當也。按經文：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自大江九江自九江矣。漢孔氏謂江于此分為九道者，非是。又經之導江，則九江當在淮州之下，已陵之上，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唐孔氏又以九江為別為九，則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江。然一水之間，當有一淵。九江之淵，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潯陽之地，將無所容。泥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里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惟胡氏以淵廣為九江者，得之。

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凡水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沱。音沱亦謂之沱。江陵土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南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猶離自河決出復還入者。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音沱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潛既道，今松滋縣亦分為潛江縣矣。沱潛于

荆梁二州再音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雲土蒙蒙五音作父

雲夢澤名。周職方荆州其澤曰雲夢，方八九百里。

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江北為

雲，左傳所謂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是也。江南為夢，

左傳所謂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也。今德安府

有雲夢縣，而荆州之長林縣、岳州之雲土者，雲之

地土見而已。夢作父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

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成功有早晚也。

南黃廣覽中荆州

五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揚之土皆塗泥，性止宜稻，故田第八。視揚稍高

爾世謂江陵為魚稻之鄉，賦為第三者，地闊而人

工修也。諺曰：荆湖熟天下足。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柰杞柰音柰柏音柏

包匭音匭菁音菁茅音茅厥篚玄纁音纁璆音璆組音組九江納錫大

龜音龜今江百九江

荆貢略與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

樂通

陳機也詩義
疏神機也
相似如一則
施似機也

訓音實制也

疏釋用

者為先也職方氏楊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

齒華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漢吳王濞即山鑄錢

金善可知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中幣刀布下幣三

幣握之非有補于煖也食之非有補于飽也先王

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然帝王之世崇

本尚儉用之有時非若後世之靡而無節耳揚言

惟木多不勝升音名荆木名之貢止此耳枕枯柏三

木名枯木柏葉松身于松枯柏所施多矣枕木似

樗音而可為弓幹故舉其用言周官所謂荆之幹

高貢廣覽中荆州

六

是也砥細于礪皆磨石也弩中矢鏃如孔子所引

肅慎氏貢石磐是也春秋傳魯集于陳庭倍矢貢

而問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

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按女直即古肅慎氏之地

產倍矢與石磐出黑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

○蘇子瞻自饒耳歸江上得古箭鏃鏃鋒而劍脊

其鏃可刺而其質則石也日異哉此孔子所

謂倍矢石磐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至此哉丹朱

砂也洞老錫井所出尤佳箇簞竹名枯木名皆

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

之其堅則箇簞不能過也箇簞蓋竹之堅者枯木

堅小而直陸機謂葉如扇而赤莖似者○荻詩康

切楚蘆與荻同以荆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

箇簞枯之有名者孔傳云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嘗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考工記胡之
之國在楚之旁唐志零陵貢鄭氏謂胡子
葛詩○胡音焚詩音解古早切廬廬也菁茅有刺
而三春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
以示敬也一云束茅立之祭時以酒漬其上酒滲
彝醴齊縮酌注以茅縮去滓也又隨人有菁菹茅
以縮酒是二物也古人酌酒不以絲帛而以菹茅
王室祭祀以菁茅取其至潔音菹也菹也
所禁切菹也菹音許壓酒具○齊桓公貢楚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江淮之間一茅
三春名曰菁茅孔傳謂菁以為菹劉貢謂辰州盧
溪縣包茅山一茅三春今屬麻陽縣玄纁絳色幣
然鄂州山亦有之祥符東封取之此
禹貢廣覽中荆州

七

古人玄衣纁裳此州樂玄纁色善故貢之周禮

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考工

記三人為緇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云玄色在緇

緇之間○緇音緇淡赤色今之紅也緇環珠不圓

者組綬類辨也緇免切交絲貫珠以為冠纓佩以貫

玉帶以為綬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大龜尺有二

寸史記龜策傳龜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嘗得故不

為嘗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重其事故神

之謂納不謂貢明非貢物也錫貢如敷錫之錫上

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錫猶與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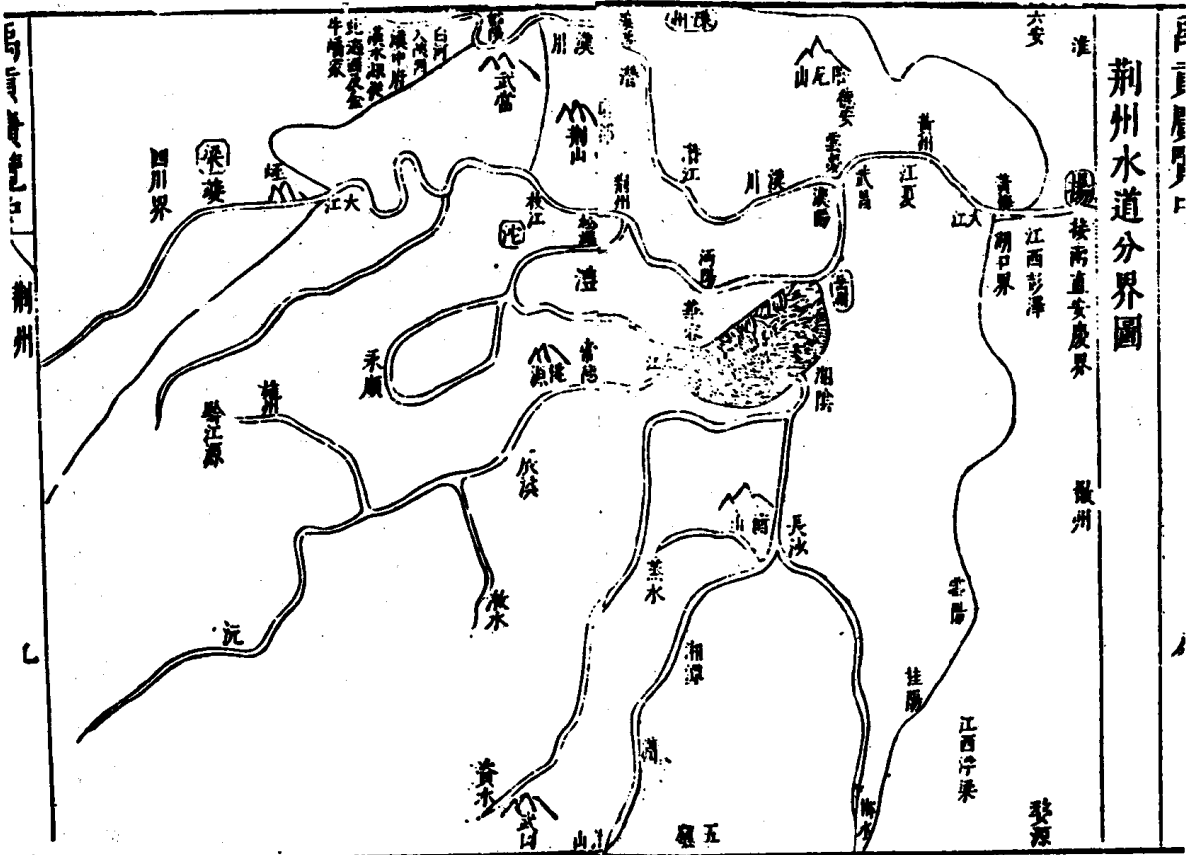
下皆可通用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至于南河
凡日途者皆水道不通道陸路後達也與途于

縣江沱而入潛漢者蓋荊州望帝都都在北雒在漢北漢在江北自南迤北故自江沱入潛漢也漢水近雒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縣經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逾越也漢與雒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雒自雒而至于南河也

烏貢貢道也 荊州

荊州水道分界圖



荆河惟豫州

歌

豫州伊雒榮波豬 荷澤土壤又墳墟
田四賦二錯爲一 厥貢漆泉浮雒乎

孔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以荆州視荆山在其東北，以豫州視荆山則在西南也。河即冀之南河，冀在北土之中，豫在九土之中，故竝有中州之名。南跨漢而抵荆山，東接吳通齊，西自閬中，鄉函谷入秦，午通四達，號陸輶轅，少室亦多嚴險，古人于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

山陽
之山伊水出焉
伊洛
伊洛
伊洛

毫，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雒邑，今河南維陽

縣是也。若汴宋所部，則誠形勢兩弱，其勢必宿重

兵，民力坐困矣。此藝祖所以

伊雒瀘，音瀘，既入于河，雒原從水，經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以雒爲宗，故出熊

耳者，伊也。蓋上雒之熊耳，非盧氏之熊耳，出冢嶺

者，雒也。不經謂雒舉山，今商，經曰導雒自熊耳，蓋

指此，此熊耳，謂盧，出替亭者，瀘也。地志出河南郡

今河南縣西北，有古潁，出潁池者，潁也。潁，潁新

潁，潁新，潁新，潁新

所出，潁道元云：各異其源，而雒水實受三水之會

伊自雒陽入雒，瀘自偃師入雒，潁自新安入雒，按

與圖，雒源最長，自雒南東來，潁水先自北來入雒

大瀘水北來入雒，伊水南來入雒，皆會于河南府

偃師縣東北，蓋四水合于一，而東流，至鞏縣，在河

孟津上下入河，則大河又實受四水之歸

榮波，二水名，沇水入河，溢爲榮，今鄭州榮澤是也

汴水自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而南，溢爲榮，在

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教舍東，教舍，古教山也，榮，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盧音

曰治玉石曰錯非所嘗用之物故非嘗貢必待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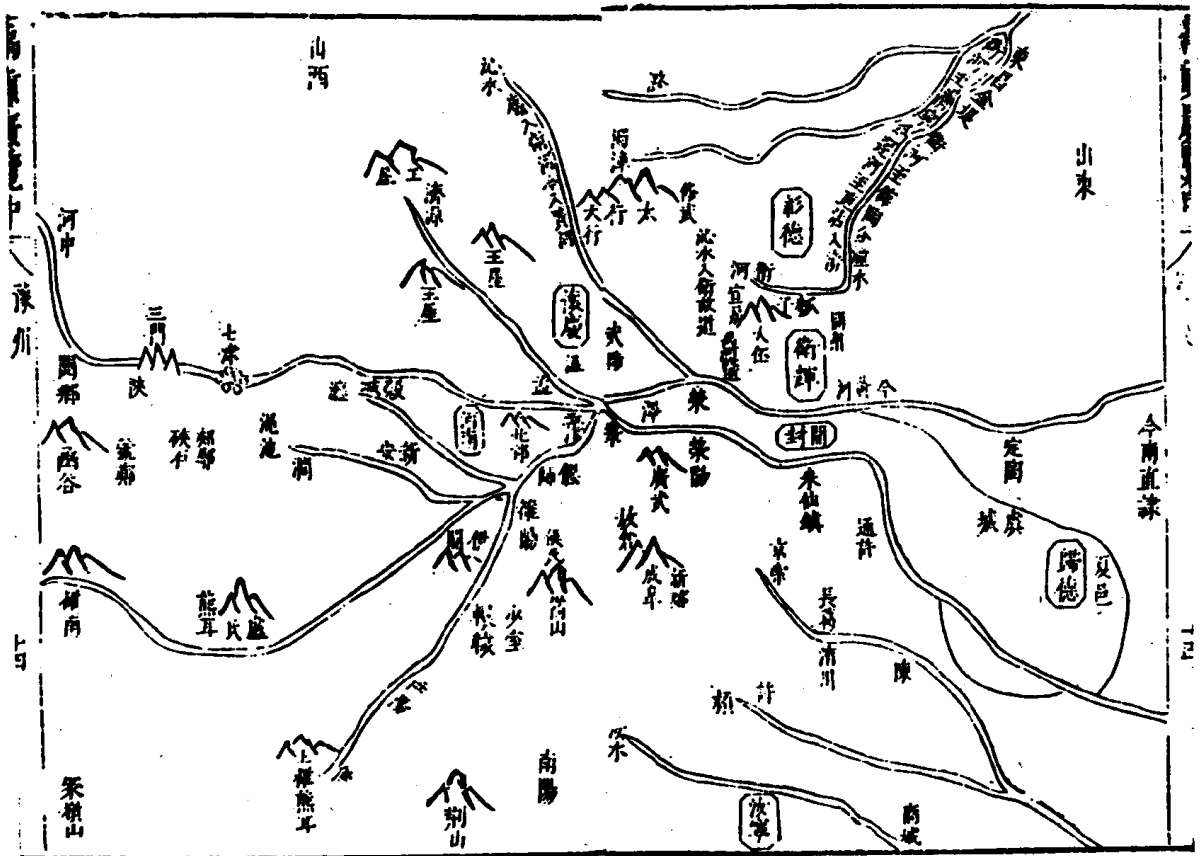
命而後納也。與楊桐柚同。但楊先言。橘柚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啓錯則與厥篚之文嫌于相連。故先言錫貢。此立言之法也。浮于雒。達于河。

豫在河南。涉河。卽冀矣。雒自西來。中分豫境。其東半徑自入河。其西半。則必浮于雒。而後至河也。頽許。汝亳陳曹。開封。宋陽京索。皆豫之東境。號陳鄭北邙。音。偃師。鞏。少室。皆豫之西境。

豫州河雒分界圖

馬寶貴電口 豫州

二二



華胡化陽黑水惟梁州

歌

梁州岷嶓沱潛兮 蔡蒙和夷土青黎
田七賦八錯上下 厥貢璆鐵西傾宜

華大華也。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漢志黑水出嶓為乾。水經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黑水也。華之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華山即西嶺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音始開。悉止言金牛一道耳。紇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可見何嘗不通中國。

漢書地理志
青北亦在

也大抵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為西北要脊。世治則順比音後從世則阻險割據任擇牧守不可不難其人也。今之興音三音成音道音潼川音夔州音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珥河諸蠻皆是漢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

岷音嶓音既藝

岷江源也。嶓漢源也。岷山在東。嶓冢在西。岷山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江漢之源既涿則岷嶓之墟皆可種藝矣。岷山在蜀郡瀾氏道。

禹貢廣覽中

梁州

土

西徼外音是氏音謂蜀以山近連峯接岫音重音疊音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蓋蜀境之西大山廣谷給音呼舍音紆音相如賦起伏西南定蠻夷中音松潘吐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音江出山縣江水所出焉音非是嶓冢一山跨于氏道西縣兩地之間。漢亦有兩源出氏道者為東源為涿音至武都為漢出西縣者為西源為沔音逕葭萌入漢。梁州不露江漢性貌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應見音之岷。

嶓江漢之祖父而沱潛其子孫也。岷嶓既藝與蒙羽其藝語意不同。岷嶓非志山志江漢耳。

沱潛既道

或在郫縣之東而西入江。郫音皮今成都府郫縣或在汶江

之西南而東入江。宋永康軍導江縣此皆江之所出而名

爲沱者也。循河決山復運入謂之潭岷源一潄而下流自順。凡

沱之在梁者無不導矣。或在宕渠而西南入江。音宕

蕩郫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入焉通江或水出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今渠州流江縣。或水出

安陽瀟谷而西南入漢。音瀟在漢中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此皆

禹貢廣覽中人

渠州

十六

漢之所出而名爲潛者也。嶓源一潄而下流自順。

凡潛之在梁者無不導矣。按江漢二水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

荆州行凡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

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

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

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

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別猶言他也。蓋江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

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勻流沱。明月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惟見當時命名之意云。潛亦倣此。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南。南音南蔡周公于此。遂

立周公廟。又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

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鄒道元謂山上合

下開。沫水。沫音味。大渡河。即逕其間。潤。胡用崖水脉漂。

禹貢廣覽中人

渠州

十七

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潤崖。則此

二山在禹用功爲多也。祭山曰旅。蔡傳治功畢而

旅祭。是平旅非旅平也。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

事乎。刑馬沈。音陳璧以嚴有事。非戲也。旅獨于梁雍

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各山皆有

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

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山皆有祭

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川旅總結之。然特言于諸州

之後者。其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之意歟。

和夷底音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晉氏曰嚴道有和川夷人

居之金仁山謂屬豫州有和良晁氏以為水名今

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岳州東音西

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

郡魚復縣復音東南過俱山縣南武陵郡又東

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經言底績者三置懷衡漳

原隰并此然衡漳亦水名則水邊地耳

厥土青黎

禹貢廣覽中入梁州

黎黑也孔傳曰色青黑而沃壤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

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

兩言其色者王肅馬融皆曰黎小疏也孔疏引之

亦知以黎為黑之未安矣仁山金氏曰梁土色青

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讀謂成都土

疏難以築城則王馬之說良是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七等九等也蔡傳曰賦

法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

易上上上

夏平聲

禹貢廣覽中入

上上上上上

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去之不同如周

官田一易再易之類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

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

則九州皆然何獨于冀揚豫梁四州言哉周官有

地謂歲種之為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

種也為中田有兩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為

下田三歲乃復種也上中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

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更與別家佃以均厚薄又

趨過能為代田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即

古法也但謂官田之意謂歲一耕以休地力養人之

意是無歲換耕以均厚薄袁儀卿黃曰蔡氏所引一

易再易之說是遇著入年分休而不耕者多則賦

禹貢廣覽中入梁州

從而少然豫之正賦第二而錯出第一何歟豈四

州之田有一易再易而餘皆無歟愚謂錯字宜從

分數論如冀賦不純第一而錯出第二謂在一二

之間故曰上上錯豫賦不純第二而錯出第一在

二一之間故不曰上中錯而曰錯上中蓋較冀為

不及也揚言下上土錯者在六七之間然不曰下

上錯而曰下上土錯者六多而七少也梁州本賦

在第八而豐年有三分在七等歉年有三分在九

等故曰下中三錯

不備錄
音韻

驛
驛名

厥貢璆音求鐵音切銀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璆玉音求瓘音平鐵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者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又貢于梁重武備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之利多于銀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于封君則梁之利尤在干鐵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有朱提山出銀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十丈他銀一流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之境是梁州之銀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

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毛織之可以為屬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禹貢廣覽中入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徐州貢浮瓘此州既貢玉瓘又貢石瓘豫州又貢

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最重豈非以其聲

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此梁州西南之貢道也西傾雍州山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西傾其西地勢反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

東則洮水出其北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今洮州臨洮水出其南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向冀都者必因恒水是來也自西而至葭萌浮于

西漢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分潛出者星山下有大穴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自廣漢流過即為西漢水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壽界有渠枝津之阻故必緣陸南歷岡北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而後進遷里以接漢河此經所謂逾于沔也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出為渠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歷沔入褒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之間絕水百餘里必逾褒而暨于街嶺之南溪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于斜川扁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禹貢廣覽中入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道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運從斜下渭如此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音求璆音平瓘音郎象音且瓘音平熊音孤狸音胡織皮音胡

以見小也絕河而渡曰亂○按斜谷在褒城縣西

北褒谷在褒城縣東北出連雲棧直抵鳳縣郡國

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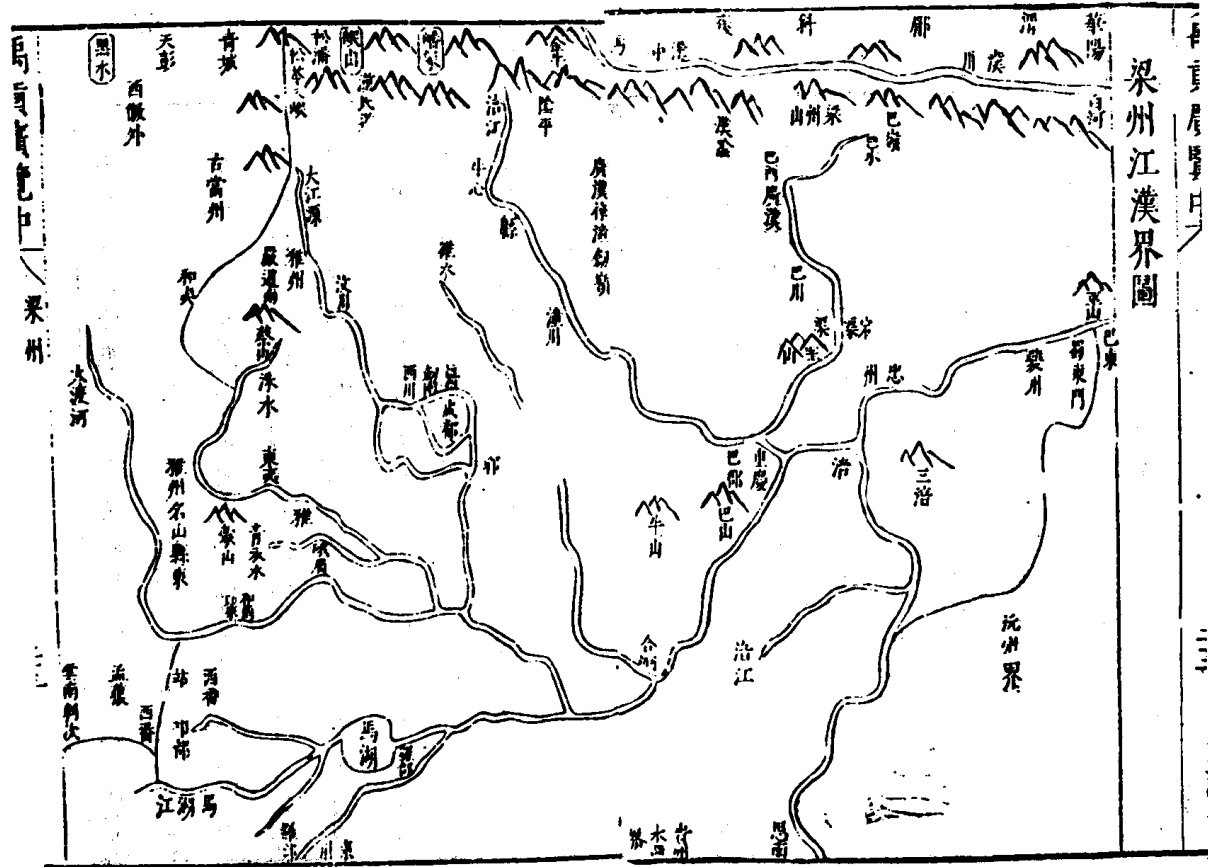
兩谷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

鳳縣梁泉南流入褒中又南流入河斜水出街嶺

山北至郿入渭

冀北碣石右轉曲 充有兩道浮沛源

九	州	貢	道	歌
離自河出入于泗 泗至大野沛水合	徐浮淮泗通淮 一自上源與沛通	積石龍門兼渭汭 兩道竝進在于雍	楊州刊溝昔未開 汾江入海海入淮	青汶豫離道最徑 梁州西傾桓自來
		沔渭通河須浮漣 絕水百里褒斜間	褒水通沔斜通渭 因大見小故不言	於渭是逾河是亂 荆自江沱入潛漢
		漢雅不通詠陸行 離自南河達帝京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四面積高曰雍。又曰四
以荆府西北有
雍山雍水所出

歌

雍州弱水涇屬漆 澧水荆岐及原隰
三危黃壤田上上 賦六球琳浮積石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
都而言也。雍州秦地。周之岐嶺鎬京。漢之三輔。皆
此焉。婁敬言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合天下形勢
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
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東面以制諸侯。故言建都

者先焉。書以黑水爲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

土地之廣漠可知。○按關中固是形勝可都。但迫

近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陰山與唐

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以爲塞。乃可爾。又嘗

考之三危山在燉煌。音屯則今瓜州也。若以河源

崑崙推之。崑崙山脊以西。人迹所未到。其東中一

枝重岡積嶺。直抵終南太華。皆是雍之南山。而瓜

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謂斷句

奴右臂者。此也。

禹貢廣覽中

三四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音去渙無力。不能負

芥。投之。則委靡壅音店沒及底而止。故名曰弱。既西

者導之西流也。弱水出吐谷渾音切界窮石山。自

剛丹音山西至合黎山。與張掖音切河合。地志在張

縣。弱水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

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

之自然。必欲東之。則非行所無事矣。通鑑魏太武

水。西行至荒國水。分單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浮

邪山。則弱水在荒國水之西。浮邪山之東矣。北史

禹貢廣覽中

載太武撰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山豈
滿海張掖于弱水為近平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
在條枝後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
又百餘日方至條枝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
窮荒而導其流也哉

涇屬音義地志作涇水名
涇渭音義地志作涇水名

涇渭三水名雍州之水莫大于渭地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渭白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

鳥鼠而東而水之赴者固多矣自涇言之音義地志

之源最居雍之北境地志渭水出安定郡涇陽縣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自北而南注以渭為歸而汧縣弦蒲

禹貢廣覽中

三五

數之芮水乃東入焉芮即渭地志扶風汧縣弦蒲數芮水出其西北東入于涇

今隴州汧源縣弦蒲數是涇上屬于內而下屬于渭也夫渭

內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聯絡者

其勢也涇渭之清濁涇清渭濁不同矣而渭受涇之屬

焉見水之大小相合者其理也周職方雍州其川

涇詩曰芮鞠之即鞠水外也即謂是也天雅章篇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銀

火其皇淵過其過淵止旅更密芮鞠之即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出同官漢宇記漆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水經華原縣合沮

水沮出宜君地志沮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漢宇記沮水自坊

州丹平縣北于牛嶺出俗號于牛二水合于華原

水下合於谷慈馬等川遂為沮

固為一矣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也故竝言之既

從者從于渭也入渭在同州朝邑縣之東南不曰

入而曰從者小從太曰從眾歸之白從涇漆沮皆渭惟禮水在渭之南自南來注于渭

禮音風地志作鄭水攸同

禮水出扶風鄠音縣終南山鄠縣山東至咸陽

入渭禮大故曰同昔周作邑于禮詩人美之曰豐

禹貢廣覽中

三六

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蓋禮水東

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也敘水之例如

言南入于江東入于海皆指水所趨之方而言惟

渭自鳥鼠而東禮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

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導水章孔傳曰禮水自南

涇水自北加一自字于義尤明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孔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非是其辨見前

荆山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山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至于

首尾之辭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所治者

蒙上文既旅之文也按荆山卽三原縣嵯峨山

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福陵原馬谷田謂此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高山雲表

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

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繇名也山

陽有鼎州卽黃帝鑄鼎處西夷部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荆山岐東

惟嵯峨爲大嵯峨之爲荆山明矣岐在岐山縣東

北蔡傳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詩天作高山太王

荒之是也山有兩岐故名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

隴鳳東踰商雒綿亘千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

禹貢廣輿中雍州南山耳地志一名太乙山蔡傳亦引太乙云在扶風武功縣宋永興軍萬年縣西南五十里

秦記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高而長大是爲陸海無

異名者其曰秦嶺乃地絡之所繇分秦嶺以南之

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惲物在軍

功縣漢書云垂山也蔡傳在扶風武功鳥鼠淵源

今渭州渭源縣西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俗呼青雀山

三山皆卽山以名其地舉其起止則中間水土之

平可見矣

永照音底績至于猪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度平其照原卽指此也其

地在岫今邠州朱子詩傳亦曰岫在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禹之底績公劉之徹田爲糧一也猪野卽

休屠澤音除地志武成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爲猪野在涼州姑臧魏

武伐崇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

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

盛水土如此此治水功成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

原隰次陂澤也陂音悲澤障音顧

三危既宅三苗眉鑑不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

禹貢廣輿中雍州地謂之瓜州通典曰其地多生長瓜長者狐入其

中首尾不出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秦及

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地武帝開其境分酒泉置燉

煌郡三危山在其東南山有三峰故名首言弱水

終言三危極其遠言之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

則不以遠爲閒故于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

之在其地者亦知順敘矣按舜遷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

者于曹都川爲上苗楚爲中苗豫章爲下苗山川險阻衆鷙不馴氣習使然今湖南播洞時猶猶蠻

得而訊之多爲猶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雖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唐孔氏曰此州與荊州賦田皆較六等。荆升之極故云人功修雍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從可知已。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嫩惡。人功有美惡。

禹貢廣覽中

雍州

三九

少多。水治之初姑爲此差。音後風土漸易必得更立其等。非永定也。按雍之全境。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爲沃壤。西邊近沙漠。音積水治有石者北邊逼狄山。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等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冀一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唐不如宋。宋不如西。有夏北有契丹。雍冀爲非古矣。今昔仰給東南。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故哉。

厥貢惟球琳琅玕音郎

貢非一類物者不言。惟止一類物皆言。惟球琳美

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西北之義有崑崙虛

同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音山屬也。

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則西北有崑出玉在。

古已然。○丘文莊曰。揚荊雍三州所貢已有玉石。

戰國卞和所獻之玉出于荆山。漢時關中之藍田

幽州之玉田皆有玉焉。是時西域未通于中國也。

今中國未聞有出玉之處。而所用之玉皆自于關

來。圖音于闐之玉有白玄綠三種。皆出于河與古

人所謂玉璫石而山含輝者異。是則中國之玉出

禹貢廣覽中

雍州

三九

于石。必用斷。外夷之玉生于水。須用撈也。豈古今生物有不同。與抑玉乃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邪。況古人以玉比德。無故不去身。用以爲器用。雜佩之類。不一而足。是以制字如瓊瑤瑄環。音宣之類。踰二百。則玉在古多而爲用夥。胡買可知矣。繇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賞以萬計。唐漸少宋益少。今又益少。無乃數千年後將一無所藉乎。邪。不可不爲之節限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正義在金城西南

卷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沿河順流而北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

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

西來至此北流改注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也地理志龍門山在焉胡夏賜縣北此山

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武夷熊氏曰

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如岍隴渭道

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西河以至帝

都也按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鄰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

禹貢廣覽中 雍州 三

韓城縣東八十里河至此自山直下千仞濺沫如

雨濺音薦水激貌濺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

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

積石而來者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

汭此又一道也蔡傳所以知其為兩道者以龍門

非可越而會于渭汭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南

則灋北則涇漆沮皆入之取漕以至西河甚徑故

知其為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但蔡傳云雍之東

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蓋雍東距河皆東境則直注西河不須云浮于積石也

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

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皇所

斥奪匈奴河南地也上古為通舟轉輸之道疆界

出長城外荷歟盛哉宋時為夏元昊所據河內外

州郡凡二十有二會州在河南會州西魏所置今

黃河在城北一里河北即虜境興州在河西李德明內附真宗假

以節鉞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

寧夏衛是也蔡傳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于龍門

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實之于經多所不

禹貢廣覽中 雍州 三

合然神禹導水濬川必有通道觀此曰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後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河

通流至于龍門之驗也曰浮曰至舟通行至于龍

門之驗也李復所奏一則恐出吏民之託辭一則

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

矣渭汭蔡傳無解按其義與雒汭同雒汭者雒既

入于河河之南雒之北其兩間曰汭汭之為言在

雒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經文精奧

云渭汭則入河之意隱然在其中不待蒙梁州亂

漢書地理志
平序

漢書地理志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

此錯簡當在厥貢珠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

禹貢廣覽中入雍州

三五

說此節重在記禹之功及戎狄非止為雍州西
雍州之貢而何必謂經文顛倒哉
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三國皆貢皮衣故
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
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
崑崙國名崑崙山傍小國也崑崙無定所莊嚴雜書
母所居今雍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環繞鑲飾
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友所言或是古崑
崙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地界漢武帝
開朔方置渠搜縣為漢北極界馬谿田曰河套為
析支渠搜地今考寧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為二枝

禹貢廣覽中入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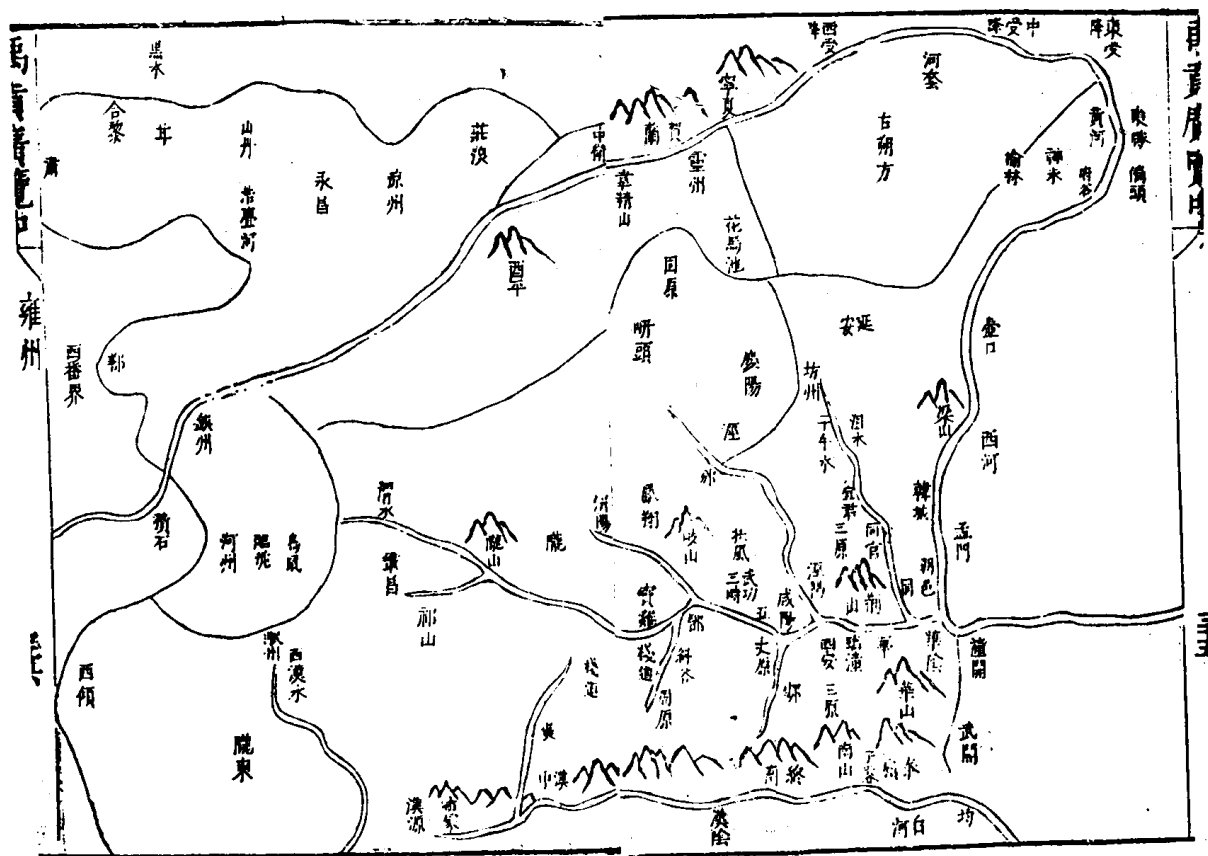
三五

處有析支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
城北王肅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孔傳
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二故言四國在荒服之外
流沙之內羌戎皆就次敘美禹功及戎狄也○地
理志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兼秦豳兩國
五方厝古錯字雜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
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
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同郡國輻
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階上眾
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
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及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
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于偕行及車轡四載音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
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
為官名將多出焉廣輿亦言關中雖稱四塞然而
南山東南連接商雒汝鄧漢鳳襄河山深谷密綿
邈遼曠繁紆盤互無慮數千里內多巖洞窟切

雍州黑水西河界圖

馬黃龍 雍州

49.7153



終

錢塘許胥臣

卷之四

仁山金氏曰。禹貢一篇。經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分爲導山導水。西東

以經之。然後紀綱源委。可指諸掌。九章蔡氏。不取三條四列。分爲南北二條。此說亦有所本。唐

天文志山河之象存乎兩廡南廡北廡皆方
南界北界也禹五服每面五百里四面相距方

五千里。輻員二萬里。而夷蠻之在內者。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爲朝貢之

節詳略之宜耳。編纂之中，乃自外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九關。係甸。易。采。有。變。勇。鎬。清。月。是。月。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

是爲九州之內
外爲九州之外

萬寶廣寶下木。

導牽及牽至牽于牽荆牽山牽

首音至于大舟音辰彼音

北下隨山也。孔傳曰。

治山通水。故以山名。

隔絕更從
妍岐荆三

山皆冀州山晁氏以

山者皆古之岍也。

其西而南入渭。茂

經 55-703

始此乃東至于岐乃東至于荆山而渭之入河涇
澧漆沮之入渭皆在目前矣於是逾于龍門即孟門
之西河自荆山逾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
破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於是伊始
以殺音神河勢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中府
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音返同阪三十
里爰至于太岳汾切分符分切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
陽之修蓋于是乎相度矣又于是而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底柱今陝州三門山是也屹音乞鎮大河中
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地志在河東山
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秦傳今絳州垣曲縣
狀如屋涉切出焉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
河之北東行而沈音充水之入覃懷之績皆在目中
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
北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恒岳
程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
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蔡傳以為碣石一在定州曲陽
平州南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歷敘衆山而繼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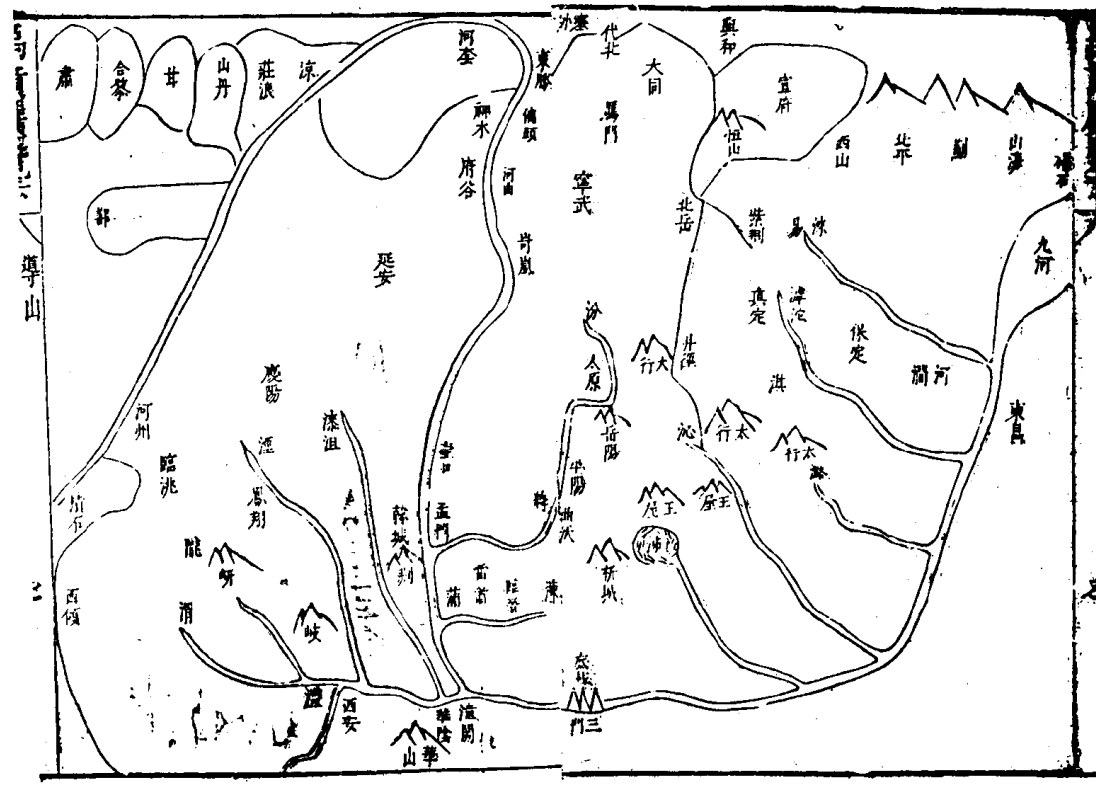
入于海者諸山所出所經之水脉絡分明施功有
序皆安流以歸于海蓋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正
義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百川經此衆
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謂如漳
潞汾凍二音在壺口雷首太岳經底柱析城涉出
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沱音呼洹音呼易近恒山碣
石等皆是孔氏以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
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音志諸山
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
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非若後之葬法家所言也
必實以山脉則尤見其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
脉皆自代北寰武嵐音藍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
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
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音干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
為壺口大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
城王屋而又西折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
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音蓋潞諸川不相連
屬豈是呀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已附

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
可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河沛所經○
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導研北條西傾
此王肅馬融之說導研為陰列西傾為大陰列
聚為大陽列候山為正陽列此鄭玄之說大略不
離地脈今按導字如此分之為南北二條而江河
以為之紀又於二之中分為二焉故曰大河北境
之山呂氏曰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山川
之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
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魏莊渠較原從
大略
禹貢廣覽下入導山

焉表裏山河而有多阻朝貢轉輸弗甚便後世人
主垂拱無為能如古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儉奇無
欲能如古人乎吾恐其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屢而
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隔皆為要荒
後世詎能及也迤北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
與鴨綠江會東夷即朝為其左臂此又山水一大
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指紫刺宣府居庸
善峰古北獨石等而其前
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
禹貢廣覽下入導山

國家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賤則隨在廣糴。貴亦時糶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人。辟召諸監音倉而久其任。北方兼糴麥粟。倍給于軍。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糶法。關中歲減漕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害昭昭可考也。○右莊渠欲復轉搬五倉。與甸服粟米輸將制合。詳見甸服條。

北條大河北境山圖



西傾朱圉音語鳥鼠至于太華胡化切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陪尾

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至嶧冢音波腫下同乃

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耳西傾朱圉鳥鼠皆雍

州山熊耳外方桐柏皆豫州山陪尾徐州山也舊

說拘于地脉以為即橫尾非是陪尾山泗水縣桃虛西

北地志江夏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即陪尾山川之脉皆起西北

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

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大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經

于豫之東以盡于充之東北淮于安東以下入海則南近江夏橫尾山

矣故誤云即陪尾然古河實東北行非似今之注東南等河道也西傾洮水桓水

之所出詳見梁州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俗呼白

巖山今秦州大潭縣鳥鼠見雍州太華在華陰縣南二十

里即西嶽也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以西有少華山故此名

太華西傾之東北為朱圉朱圉之東北為鳥鼠禹

循西傾而東北凡衆水之發源于西而東逝者皆

在目前矣於是下鳥鼠而東行至于太華其陰則

北河指涇渭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指伊

黃廣覽下八導山

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洶湧南逝

及華之陰喬嶽縣且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

西則渭率涇澧漆沮諸水爭赴焉前則雒率伊瀍

澗諸水爭赴焉山水一大交會也既下太華乃于

是而熊耳在商州上雒及盧氏皆是外方地志桐川郡當高縣

有音崇宗地志在南陽志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山至于陪

尾而淮泗沂沭諸水之治亦可見矣孔傳曰西傾

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在隴西之西三者皆雍之

南山至于太華相為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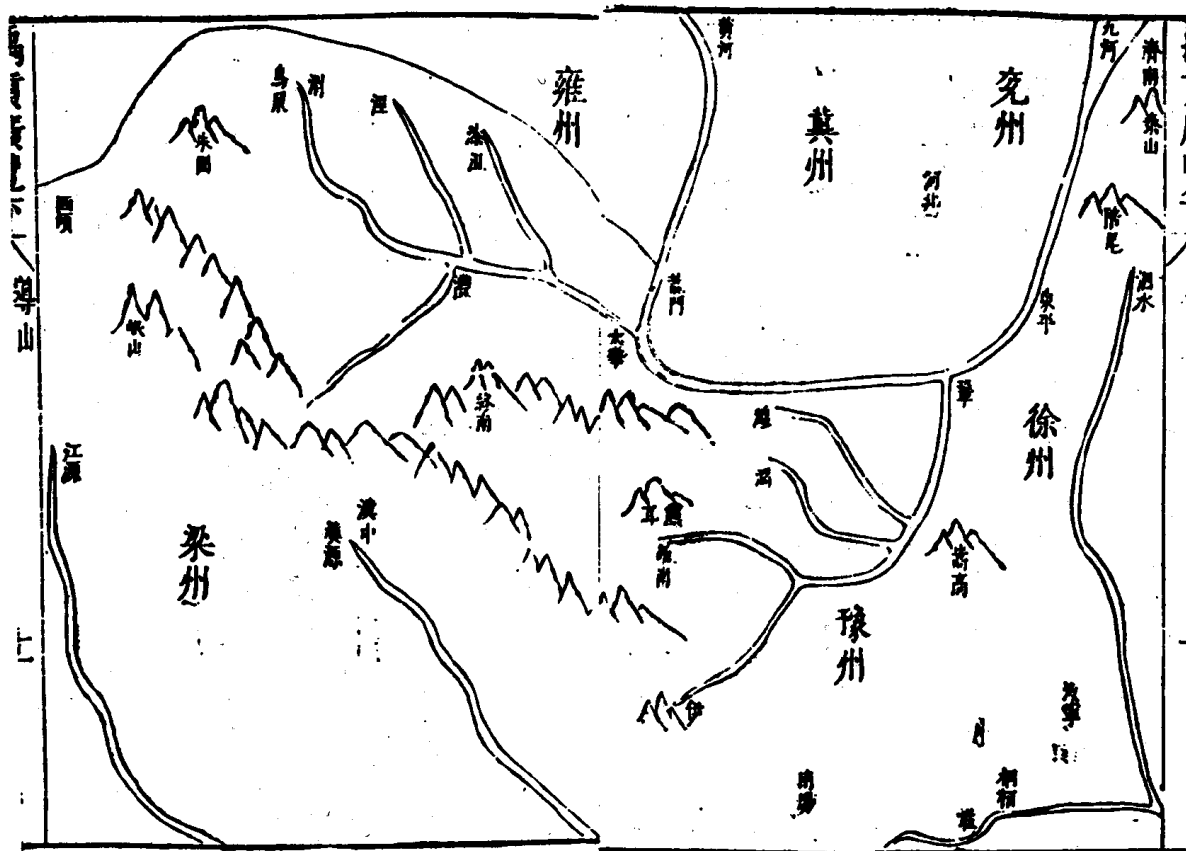
一 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雒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泗出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于上。而後條列所治之水于下。互相備耳。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此伊維淮渭所出所經。○魏莊渠曰。南絡發于崑崙之東。委蛇音移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其餘氣為南蠻。自蔥嶺起。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脉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別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界。中絡岷山為祖。自蜀入隴。結于初。則為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禹貢廣覽下導山 九

天府之國也。結于中。則為雒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惟中絡止于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首也。雒陽腹也。古之聖神多起于中土。宋都大梁亦在其腹。而國勢弱者。汴坦而無備。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雒陽。相其形勢。熊耳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為後託。近則嵩高為左障。然終南自為長安前朝。太行亦為平陽左臂。嵩高雖迴障。雒

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為句俗作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去氣發久而替。消息乘除唯視有德。宇宙所以無窮。聖賢所以自奮也。○汴古中州。午通四達。西多巖險。聯接齊秦。俗雜五方。又蕃公族。河嘗為祟。藩祿軍需。措處弗易。齊地大盜時起。頗與趙魏燕薊相雄長。淪瀛景德。巨浸洪洋。所在而是。荏葦蘆荻。蕭然彌望。民貧而賦靡給。不可不深為慮也。

北條大河南境山圖

禹貢廣覽下導山



導嶓冢。山頂曰冢。大也。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
 嶓冢。梁州山。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漾水出焉。
 荆山。南條荆山。在襄陽南漳縣。內方。地志章山。古
 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竟陵東北。宋荆門軍長林縣。大别
 左傳吳興楚戰。夾漢而陳。音自小别。至于大别。蓋
 近漢之山。今漢陽漢口也。大别山北。漢水與此南
 條江漢北境之山也。此漢水所出所經。江漢合
 岷山。山之陽。至于衡山。過音禾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岷山見梁州。衡

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湘南。今屬衡州府。其山周

八百里。上有七十二

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九江。見荆州。貢

溪。其峰高峻者五。而觀融爲最。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冬月水

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彭蠡亦然。敷淺原。地

志在豫章歷陵南。古文以爲今江州德安傅陽山

也。過經過也。與導所逾于河之義同。或問過有三

過。人過。如過九江。只是馬過。此處如日山過水過。更不通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

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江北許多去

處。如今維揚城西。尚有蜀岡之這邊一支爲湖南

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爲福建。二廣。此言最

盡江山之曲折。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

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源。東出一支爲衡山

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東度同桂嶺北經袁

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

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故禹自

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淺原爲廬山無疑。

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且人民奠居。故有敷

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南康府

城西北。

山之陽也。周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此。故名廬

廬。其山巒嶂九層。崇巖萬仞。周五百餘里。江右巨

鎮。道書第八洞天。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江州潯陽縣

蒲塘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傅易山。古文傳作敷

易。作陽。蓋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之西南。

則敷淺原爲廬阜本名。而蔡傳所指爲庾音小者。

爲支隴之冒其舊號也。審矣。此南條江漢南境之

山也。此江水所出所經。蔡傳江州德安。雖爲近之

小而庾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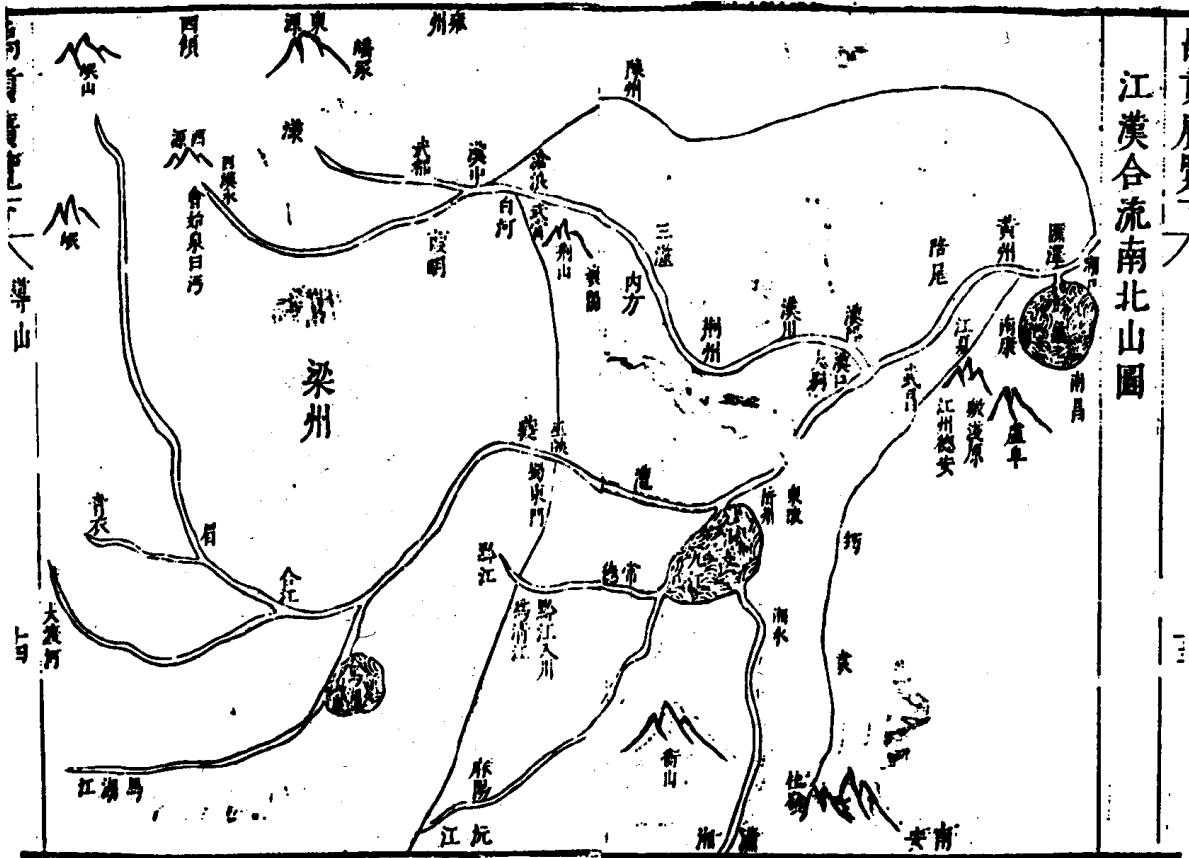
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

者。未必得其真也。始俟知者。

導山

十三

江漢合流南北山圖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弱水二水不可以圖共且不必詳故

此下濟川也。蓋總敘水之原委。汧通同源而及流。卽大以統細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今名甘肅西北。亦名羌谷。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弱水之正派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程子謂禹導弱水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

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古言中國疆域者曰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則流沙非遠地也。弱水豈遠也哉。西域傳謂在條支。註見前未可信也。柳宗元弱水之說乃愚溪對近于寓言。仁山金氏因為毛車皮船藤橋之說賢者亦好怪矣。按所導凡九水大意皆自西北而東南以弱水最在西北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涉

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又按導山導水只一事非先一番導山又一番導水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至之入之也。計流水多矣止及九水者舉大言耳。

黑水地志出捷乾音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板即山南至燉煌。燉音屯。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升。恐非。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珥音曰麗江曰瀾滄江。音若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程氏曰麗水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漢池漢音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音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

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水之黑似榆葉積漬音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南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為相應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天地間有皆有變聖人順其性而已○按黑水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永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仁山金氏謂諸源實禹貢廣覽下入導水

合而為瀘水夷人謂黑為盧瀘水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處如江東南入于海而海道圖亦名黑水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同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音悲北過洛音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江河兩

詳導山下

茲不贅入

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誕唯臨川朱思本譯元都實所窮河源為得之別見不具論積石在臨洮

府河州西蘭州蘭皋山石門黃河所出西南涵浸黃河多伏流西南涵浸是其見處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祁連山青海之山出浩聲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此內皆河套至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為冀西河大抵此上盤東山硤音之間數千百里冀西則壺口雍東則梁山適當河衝禹從而治之見冀州故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梁山以下為華韓城縣吉州河津山開岸以西為冀五門此下即河中府

禹貢廣覽下入導水

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巨雷是為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音同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以通之是名三門山南曰鬼門北曰人門唐太又東至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北曰人門唐太又東至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宗勳銘尚存

通津謂之孟津武王濟師處在河南府北東過鞏縣雒水入焉名為雒水雒水一名富平水又東至澶州音今開州屬大名府漢大伾山即黎陽山也張揖以為在成皋縣立以為在修武武德

臣贊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

與沉阿歷
林河

禹成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要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距維納。既已太近。東距泮水大壘。又為泮遠。當以孔氏曰山再成曰伍。黎陽山在大河黎陽者為是。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漢寒狐子。葉宜房皆在此處。大名府肅縣。縣界秀技。從此而北流為冀東。此即大伾山一名黎陽。河至冀之信都。泮水入焉。一名枯泮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為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海潮至而水逆流也。蓋禹之治河也。自積石鑿龍門。開伊闕。下砥柱。抵孟津。維納。至于大伾。音斯。析新為。斯為二渠。過泮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禹責廣覽下入導水。九

富國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葉。若緒之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附二條以明農。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起曰魏田水利可興。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一漳水也。史能用之于井。法既壞之後。況在神禹底績之時乎。唐韓重華為振武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畝。出賦吏九百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上糧。使償所負粟。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錢二十餘萬緡。自有屯以來。未有得禹責廣覽下入導水。手

利如此者。儻舉全冀之膏而奄旬之。如所謂太原岳陽之修。單懷之績。大陸之作。其獲利可勝言邪。音冢。音導。導。音東。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郎之水。過三澨。時制。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音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源出隴西氏。都黎道之嶓冢山者。名曰漾。切。至武都為漢。蔡傳出武都。此東源也。為漢之正流。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蔡傳出會。則名曰沔。而經度萌入漢。蓋兩川一山。東西異出。而總則名漢水。

八通書疏
以委

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武當縣北四十里者是謂之爲者隨地得名明非他水也。蔡傳漢水中有三洲口滄浪洲滋水名今鄂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曰滙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汭水。漢楚錄切疑卽三滙之一據左傳滙水遶滙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大別漢口山又名汭口自嶧冢至此凡二十四百二十里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匪迥也入海在南通州靜海縣。下導江同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爲黃廣覽下導水

東爲北江鄭漁仲以爲衍文○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番同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音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特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水積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于江漢而泉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

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于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既在南于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相較絕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

大江泛溢之時水漲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分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又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後煩固已通行或分遣官爲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而無藉于江漢之匯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地音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肩

州。彭山縣復合于江。爾雅所謂自江出。復還入者。此也。江南受青

水。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

而後東至于澧。不經澧。而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九江之數者。非是。其實在。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

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之正道。計

不施功。故略之也。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地

北會于匯。當作會于匯。見上。蓋江勢迤北處。正在

禹貢廣覽下導水 三

出漢口以下。不甚遠。若至彭蠡。則東流已久矣。朱

子之辯。不過二言。曰彭蠡有源。兩江不分。孔傳曰

有北有中。則南可知。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

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絕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

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

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

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

而途于河以盡于碣石之例。鄭氏云。經言道言會

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

導沱音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發源為沱。一見也。自沱而下。伏矣。東流為濟。一見

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而為滎。一見也。自滎而下

又伏矣。東出陶丘北。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矣。又

東至于荷。即豫之荷澤。濟之所經。又東北會于汶。

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則濟為東北而

會之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沛出河東

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伏流至孟州濟源縣有東西

禹貢廣覽下導水 三

二源。東源。開通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合流至溫縣。

為濟。河北懷。歷虢公臺西南入河。河內武德縣。既

東出陶丘北。釋丘。再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城中。

有陶。沛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齊。以入于海。來

太行為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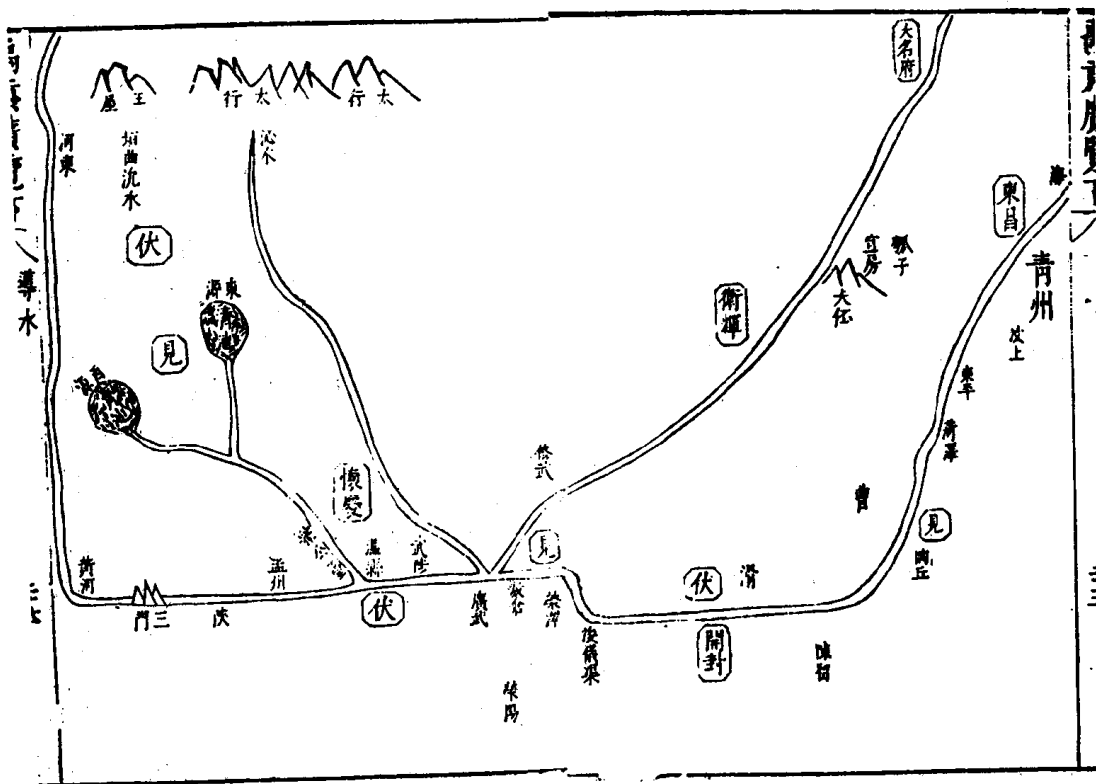
出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而伏流東南出。入河。又

橫而南出。至王莽時。不復南溢。河南無沛瀆。滎自

受河爲浚儀渠然沛未嘗不伏流地中。今阿井其
 墜能清濁水原下發地。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
 皆泉。皆沛水所過也。陸欽曰沛水勁疾能穴地
 爲隧。豈謂必無水過哉。陸欽曰沛水勁疾能穴地
 王莽時非真絕也。山東諸泉大小清河皆沛水會
 南豐齊州二堂記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
 西北匯于黑水灣。又西北匯于柏屋之灣至渴馬
 崖下泊然而止。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計五十
 里有泉湧出高數尺名曰趵突泉。齊人謂有葵
 練于黑水灣者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崖潛流地
 中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謂之樂水達于清河以
 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達然則水之伏
 之矣獨榮澤哉

沅水三見三伏圖

導水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泗確上圖已詳故不贅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出胎簪山東北

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禹只自桐柏導

之耳沂水出泰山蓋音葛縣山至下邳鋪杯切入泗泗

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音雞陵縣入淮乃沂水

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

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出山下開國七尺下流

大與鳥鼠山相聯鳥鼠同穴本一山人語從省或

稱鳥鼠或稱同穴而後遂以為兩山非也秦傳鳥鼠同穴

之枝鳥鼠同穴其鳥為鵠音徒其鼠為鼯音突共處一

穴天性然也我岳蒙泉學士戊戌時親見之其曰鳥鼠自為雌雄共穴而處其說不經

澧涇大與渭竝故曰會既得豐涇渭愈大漆沮皆

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此自源徂流言之鳥鼠至

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澧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禹貢廣覽下導水

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雒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

耳秦傳曰此盧氏以別上雒之熊耳明此非雒源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

惟雒不冰所以謂之溫雒二是天地之中二是其

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礫石音却雒

石東漢都雒陽以漢運火德忌水故一切從雒避

諱亦

山水總敘統論崑崙入中夏諸絡

仁山金氏曰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

禹貢廣覽下

山水總敘

三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
爾崑崙之南。爲岷山。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
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綿亘
紛錯。河之所以北。弱之所以西。黑之所以南。皆是
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東北言之。則自
積石而北。爲湟水。爲星海。青海以至浩疊。皆河源
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其東南。自代北雲中朔方
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
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
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沔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
分而東趨者。爲五關之險。紫荊倒馬居庸榆關山海以至營平
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
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
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
而北。以東。若岍岐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
渭以南。卽西傾而下諸峰。縣亘而南。屹爲太華。東
北爲猗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雒之源。又南爲桐
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終也。又自西傾朱

禹貢廣覽下

山水總敘

三

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也。北則終
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
嶓冢。正謂其岡岫縣亘爾。又東則荆山內方。此中
絡之次也。自崑崙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
而東者。北支卽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
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卽南趨。爲蒙蔡諸山。
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
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而爲衡山。其
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
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
安。時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
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
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在右。
以障中原。此所以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
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濬
之功。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鑿刻步南北。計里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險則有餘。奢則
不足。唯男耕女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

私家有九年之儲。大要養民。則戶口增。土田闢。否則反之。

九州攸同。四隩音郁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音悲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隈。音威

水曲。爾雅。厓內。亦已安居也。刊者。去翦。音鬱。草木。爲隩外。爲隈。

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川九

州之川。不曰通流。曰滌源者。所謂濬畎澮距川。則

田里無水潦。音老。爾雅。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

禹貢廣覽下總敘平治貢賦 三

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者。凡水皆會同于

海。各得所歸。無復橫流也。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

至此。又言同者。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

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

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

同也。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于禹貢者。四十有五。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

而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呂氏曰。蓋水土平而後疏濬。其源爲經久計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孔大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

等則明而隱。役均賦爲治之至要。

地平而天自成。水之一行治。而五行皆治。此六府

所以孔修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

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謂凡山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土。交正。謂以肥瘠高下。交相質較。物其

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致謹財賦之入。謂隨民所

宜。貢土所有。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咸則三壤。謂

等穀土之高下。爲上中下三等。而三之中。又三之。

其實皆什一也。成賦。言一成而不變也。古者田之

可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

禹貢廣覽下總敘平治貢賦 三

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如今兩廣雲貴

民夷錯居。去處納賦供徭之謂民。羈縻謂之夷。蓋土賦或及于四夷。田賦

則止于中國也。○丘文莊曰。有夏盛時。其取民有

所品。而準則如此。後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

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別。賦之多寡不倫。既

無底慎之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

而國繇之以貧也。嗚呼。六府孔修。此何等氣象也。

庶土交正。咸則三壤。此何等經理也。嘗讀漢書。稱

文帝養民之效。以爲府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為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慨慕以為後世不可及及讀禹貢至此如登春

臺觀宇宙之四垂撫萬物之熙融而見文帝小也

錫土姓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

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

輯其分族也傳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封建之末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

禹貢虞夏書下總敘平治貢賦

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

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

者也如契封于商賜姓子履封于師賜姓姬有土有社昔固有之至是徧錫之○按姓

與氏之分在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

謚因以為族因生以賜姓朱子謂如舜居媯音規納

水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媯是也諸侯

以字為謚朱子謂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為氏

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姓

女氏以別男故姓字從女後世以氏為

遂無辨唐時姓異而所出同者尚有禁不得為婚

姻

祇台音德先不臣踐行

祇敬台我距違也通篇皆經制故此示以精微之

要千百年宇宙入禹經理一番天以之覆地以之

載山以之峙水以之流民物以之咸若萬世以之

永賴所以為之者不過祇台德而已九州殊貫萬

國異疆此心此理同也禹惟先之以所同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孰得而違之吁豈曰小補之哉

禹貢虞夏書下建侯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當作總二百里納銍音三

百納結音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數非方并之里

此以下大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所謂弼

成五服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商

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

自治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連禾葉音禾

同束之以納也禾以充廩祿葉以飼國馬刈禾曰

銍銍鎌也用以刈故以銍表禾半葉也半葉去皮

曰結皆取易于運致以其去王城漸遠也服服輸

將之事。輸納也。將送也。蓋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既自輸

其總銓結而又為四百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

米于帝都謂之遞者三百里交送與二百里二百

里交送與百里故內三百里皆言納又係之以服

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其意蓋可見矣

古人最重輸將。如今解運官物。郵價之費有倍于所納者。故役不越三

百里豈非以近易而遠難之故哉。今京通倉收米。又有各草場收

草。即古納之意。四百里粟。有穀五百里米。無穀所納精

者少。粗者多。又曰直納粟米為少。禾藁俱送為多。

禹貢廣覽下

三

其于稅也。皆當什一。遠輕而近重耳。此分五百里

而為五等者也。古人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

三百里內之民。納粟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故有

服役之事。史記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

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夫三百里之民。受

遠郊之米粟而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

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

行者也。正義釋孔傳曰。侯服以外。貢不入穀。甸主

治田。故服名甸。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

詩曰。赫赫梁山。維禹甸之。是也。而王畿獨以甸名

者。何哉。農國之本也。京師五民所聚。聲名文物所

出。其民易以棄本逐末。故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

本重穀也。按甸本義。只如孔說。而陳說亦佳。後世轉輸外郡。而京

師習于坐食。元人京東海田之經營。倉皇甚矣。尤

見古人番法之意。元泰定中。學士虞集通言曰。京

南濱青濟。崔華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

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民欲得官者。令其聚分

交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

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

禹貢廣覽下

三

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

征之。五年有積蓄。令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

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丘文莊曰。案此策。當

時。不會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之言。

於是。有海口萬戶之說。大略宗之。每年馬端臨曰

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蓋已晚矣。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

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

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

土貢即租稅也。又按古者天子之畿。必方千里。孟

子曰。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則天子之用取之甸

而已足。無仰于外可知。漕輓外郡。以給中都。乃後

世之失耳。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丘文莊曰：秦攻負海之粟，猶是流而下，足以委輸。資以行師。國都之漕，自張良始。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賦，而諸侯可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三百里諸侯，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也。

侯服者，侯國之服。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猶今職田也。觀此，則畿內固不以封。凡卿大夫邑食邑，亦取于諸侯千里。高賁廣覽下：新服。

三六

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地浸削，而王室亦日以弱。男邦小國也。言男則兼子諸侯大國也。言侯則兼公與伯。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甸五之侯，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意。五百里綏，音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安，揆度也。謂之綏者，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內取王城，外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以內五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

之感，以撫要荒，以二百里奮武衛，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內，武以治外，安攘之要略也。蓋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為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為主。居先胡于塞內，自廢其防。如漢魏使外夷入居之，禍石晉以盧龍略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與快心狼望之北，務遏其威。如漢武帝空幕南之王庭。皆非王者奮揆之意。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陳氏大猷曰：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按文以揆言有酌量涵濡之意，武以衛言保護之而已。其曰奮者，治世武備

三七

易弛，故奮以修之。猶詰戎兵云爾。聖人不曠武，亦不弛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音薩，與姓蔡之蔡不同。要服取要約之義。一說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去王城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略于中國。特羈靡音飢之而已。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如左傳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之蔡。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夷易而已。蠻慢也。甚于夷矣。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應氏曰：自秦而上西北袤音戌，東西曰袤，南北曰表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按五服相距五千里，堯都冀州，冀北之境，禹貢廣覽下

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史稱：顓帝制九州，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蓋自古中國之疆界如此。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耳。東漸音尖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音艾聲教訖音吉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舊有讀朔南暨聲教為句者，有士人曰：獨朔南暨聲教，東漸漬音恣，如水之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教謂教化，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教化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聲教至于海濱止矣。何以云漸被？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羌戎咸賓貢于中國，則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于流沙，又蒙被于流沙之外耳。朔即朔方，南即交趾，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

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終之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為贊音至寶也告成功于舜而亦云錫者何也蓋為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嘗辭書猶之衆舉舜而云師錫帝蓋為天下得人均為非嘗之事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新安陳氏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得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教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董氏鼎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大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弼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音志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為先蓋水患皆緣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于

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濬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濬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已平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北始于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大第若事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化之感應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是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祇德之心王氏應麟曰禹盡力乎濬濬呼臭切濬賦濬距川遂人五溝五涂途同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于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人以為謫晉欲使人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

易之師寓兵于農伏陰于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
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
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
如入無人之境陟禹迹者思之

夏書禹貢廣覽下 終

禹貢廣覽下 聲教

聖

禹貢廣覽三卷

浙江吳玉
壻家藏本

明許晉臣撰晉臣錢塘人茲編首載九州總圖次
以九州各爲一圖而經文分附於後又以導山導
水南條北條分析爲圖亦各以經文附焉至九州
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諸條又分山水總敘及甸服
諸名體例頗爲詳悉而經文下所引諸家註釋則
粗明訓詁未足爲考証之資也

尚書解意六卷

〔明〕李楨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九年郭之培
刻書種樓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解意

六卷》提要

尚書解意序



尚書自孔安國以下嗣者百餘家因
文釋義人各立說而宋儒張橫渠則
曰之數子者吾皆取焉若夫帝王所
以綱理世變之故蓋未知其何如也
甚矣解經之難也俗學不深維宣父
刪書舉古帝王因時立政處經事而
制宜遇變事而與天下共安之之意
乃拘牽汨沒因陋以就功名大義既
乖微言遂沒解經經絕豈厚誣哉吾
宗生洲治原多暇取其所藏李華麓
先生尚書解意手訂付梓且曰先生

吾鄉尊宿一捷賢書遂高隱窮年博
極羣籍且其先人爲太師次溪李公
家學淵源而是書尤其詔庭授受之
遺緒吾館於其家於其父子習之深
而見之久吾藏是書於兵火煨燼之
餘流離轉徙蓋垂十餘年而今始出

二

之懼其沒也余取而讀之光氣深隱
不類訓詁家至其字櫛句比怡然心
解如田父話桑疇如久行人歸見其
父兄而大旨煥然於古帝王經事制
宜變事共安之意亦往往寓焉此固
橫渠所不譏而孔安國諸家所願把

臂爲一本之學者生洲取而表章之
有以也抑又有說焉昔常蘇州舊葉
吟詩吏道不俗生洲於滕訢倥偬之
際表章遺書超然章句之外夫超然
章句之外必超然簿書之外是亦爲
政可與言書矣

三

順治壬辰秋八月旣望

寅門宗弟郭亮序



古虞
本義虞書虞甫纂著
郭九經傳因甫恭閱

堯典

首二節叙堯之德業只放勲二字盡欽明二句推其本光被二句極其量克明一節實之也乃命六節急先務之事瞻咨至末急親賢之事叙德業而以欽

冠之真知聖人心法者

此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德業不分蘊之為德措之

虞書

卷一

為業一而已矣放勲雖以功言脩齊治平皆功也欽明二句不分身心欽明文思俱統心上說從其肅然常欽而不散為欽從其炯然常照而不昏為明從其燦然條理而經緯內含為文聖人無思而慮之所及有人殫精竭神而不能到者為思德雖有四寶一心所含其妙難以形容故着安安二字蓋安不足以盡之並其從容之跡而忘之殆安而又安也恭讓雖是德性而出者聖人一身舉動無非至德恭即篤恭之恭讓即禮讓之讓允克乃安安之時措者光字承上來蓋聖人盛德自有一段精光即光照處便是成功

之所在而非規規于事為之末也被以流行言格以克塞言曰四表以出于四海之外也曰格上下以有功于天地也

莊嚴之儀毫毛與本體相符乃可言允不知有以我其能以萬乘之尊處于百官萬民之下乃可言克

克明俊德 節

此節是格致中抽出其切實處言之言其詳則有欽明文思恭讓之目其要亦曰渾然儔于我者照然無不明而已克明何則括欽明二句下六句則撒開光被四表也俊德渾然說不可用欽明等作骨此史臣贊詒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克明無工夫特就

虞書

卷一

本體上見明非假脩為以復之也以字貫下註推字要融會看非有心以推之也九族不可兼異姓親有同心一體之義既盡也人人盡相親也章字有照照之義一光均照曰平昭明各明其德也向明曰昭昭極曰明和有薰育之義月落萬川不分而徧所謂協也變不特變惡為善即善者亦須變動一番其變至深難以形容故著於字時字即顧上協和雍者熙然順則而不識不知也

乃命羲和 節

以下六節是一段事此總命曆官之詞欽若欽而若

之也天之行度作不得一毫聰明着不得一毫猜度
湏是順而測之然非欽則不能若也曆者紀數之書
象者觀天之器所以推算占候者曆也以天象也以
天而已不與焉正是欽若也欽若而曆象則人時定
矣人時不特農凡人事皆在但農爲大耳敬者非敬
于授時之頃乃敬記以爲曆而授人此處未卽授言
曆爲授時作也

分命義仲 節

乃命之初既按曆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
法或戾於天運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之至

虞書

卷一

三

也蓋頒布于曆成之後考驗于未成之先今年之頒
布昨年之所考驗也今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
也劉洪謂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
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夫天有
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
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天無差因人之法有時與天相
左而謂之差耳所以考驗者恐其推步之常法久而
有與天左處也此節是春官事實賓以下句句要在
考驗上發揮賓賓是驗于春分之旦平秩句是驗于
春時之事日中句是驗于春分之日星民析句是驗

于一春之民物春分爲一春之中分不差則孟季可
知東作只是當作起之事蓋物候之興或先或後各
有一定之期平秩者均分次第之以記其氣候耳以
殷句無工夫以是日星而驗夫陽之中爲仲春也

申命義叔 節

此是命夏官事南訛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則興作
者於焉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敬致與賓饒不同蓋夏
至之日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秋之晷測候之所
又在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午時立八
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爲準所謂致日也致

虞書

卷一

四

耳之致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以正者
以上二者而驗陽氣之盛爲仲夏也民因漢詁謂春
民已分析今因之義勝註

分命和仲 節

此是命秋官事實饒者以其方納也而敬以隨之有
似乎饒之也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
事皆如此

甲命和叔 節

此是命冬官事朔者終而復始之意在易艮卦爲趾
之成終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

生故良終始萬物此朔義也易改也冬乃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更新之時如索綯類然不必就來年就平在者無一之不察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 節

此節重置閏所以終首節事也蓋曆象時卽定置閏之法不待考驗之後也朔氣一匝所謂朞也朞三百句下要補月與日會以閏月一節重此句以字貫下有力閏之置只在有六日三字惟日與天會多此六日又加以月與日會止二十九日半一年又空五日有奇共盈虛十日有奇三歲共除三十日所以要置

虞書

卷一

五

閏以歸之也朞字另講三百句一連講完至過以閏月乃說出過于常數爲盈意定字成字本閏月句來歲是人之紀而積月成時積時成歲而非定四時無以成歲非閏無以定四時也凡字粘在曆上凡釐有責實意有按時脩舉意蓋一切衆功皆以順時爲大故必以此一定有常者頒治百工而後衆功始得因時以就緒也然訓讀不必有所招大但無舛錯無窒碍而處處可以通行便是二句只重不可不置意不作效

時咨若時登庸 節

此求總治之官時字泛指氣化言若時主燮理說時之方盛也則後天以奉順之而我不違天時之未至也則先天以開導之而天不違我所謂若時也鄙訟都在言上口不道忠信之言而惟以爭辨爲事也蓋君子因啓明爲善小人因啓明爲惡朱乃不善用其才者其言如此不復詢其事矣

時咨若予采 節

此求分治之官采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遵而行之無所違悖則若也方者方輿而未艾也鳩積累也偁宜揚也言共工材之敏成就之多可虞書

卷一

六

以若帝之采矣蓋堯自工顓故從外貌打點處欣羨帝則從心地隱隱處得其真曰靜言庸違言行相謬也曰象恭表裡不符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 節

此求治水之官也湯湯句虛蕩蕩二句正見方割其咨兼君食說方圯則拂人之性矣安能順水之性乎帝知之但爲天下用人故因四岳之後舉而遣之欽者將戒其所短而以用其所長也鯀之治水亦非他人可及惟其有小益故其自任愈強方圯愈甚全不念欽哉之語是以公議隔而人心離功卒不可成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節

此求禪位之人也庸命即用其異位之命古人不否
通用自言不德不足以當帝位也明明揚側陋只
是舉一人重側陋邊替子一段舜之實德如此重處
變上蓋于父母做弟之變最難處舜惟克諧以孝最
善處語曰舜業業日進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
故彼日蒸蒸而日變之有漸至誠克積之效也試哉
以下堯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蓋閭門無歸行若儀刑
有道則實德徵矣

舜與

虞書

卷一

七

首至弗嗣叙堯讓舜而舜讓德唐虞揖遜之風宛然
在目自正月至八音記舜相堯之事自月正至末記
舜即位之事然只記命官一事此外更不他及

曰若稽古帝舜 節

此記舜德之盛為受攝禪之本也堯曰光輝口華總
是至德昭著處再見曰重不二曰協此處只贊舜非
與堯對言也渾渾二句渾渾與堯相應不可分德性
行實總是叙舜之德本文只說玄德便該行在內了
昔明恭塞是德上四字是贊其德之美智慧在心愈
含蓄則愈明微今深沉不露而睿智通微則其哲非

智辨小察比矣堯明之德須有條理然後淺深畢照

今經緒成章而明聯有融則其明非浮光瀾照矣以
和粹而出為儼格則渾化其端莊之跡矣塞不但是
實有絲毫克滿不得為塞易曰有孚盈缶至虛
而誠足以滿之正是塞義允塞者純一無偽而實有
諸身也此即舜之玄德乃華之所從出者玄德潛德
也潛者未見之稱故程子以乾之初九爻為舜之側
微耕漁時以幽潛而升聞見華不容掩處

慎微五典 節

此言舜隨所處而無不宜也慎微字納字賓字俱就

虞書

卷一

八

舜身上言見盛德所感有過化存神意慎微二字不
平五典自美乃百姓以不親不遜而失其美舜則敬
以美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出來以
督率調劑之而莫不消化而倫紀蔚然是五典之美
若自舜兢業一念以美之也納者進而為是官也百
揆者百司之事于此裁度焉時叙者無一不順時而
得其理也舜起側微于天下事不歷而知所歸而治
者明德明于我而已賓者以賓禮接之也四門是舜
聽治之所因四方諸侯所至故曰四門穆穆和之至
也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氣象納大體是一時偶去

相度適然遇非常之變而不失其常也聰明與天合故遇符而不疑誠一與天通故當震而不亂並舉之以見其德之盛耳

帝曰格汝舜 節

敷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始不特歷試以事必常敷陳以言故堯美其言與功相副也乃言句就今日說三載言其久考績之期也讓于德謂德不足代堯也

詞事考言說前日說

正月上日 節

告攝也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堯受諸文祖以始之

虞書

卷一

九

今受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于文祖也

在璿璣王衡 節

首觀象也至歲差立說天行之度每歲有差故欲察而齊之非堯時有所廢而今始整頓也七政在天之七政齊者以器而協天也

肆類於上帝 節

觀象之後即有事于祀神故曰肆作文以上帝作頭下分天地神祇人鬼作三項爲得體末補告攝意

輯五瑞 節

凡觀諸候也輯非真取其瑞也乃徵召錄收使之執

瑞來朝耳乃日二句一套事要見隨來隨察隨還也詢察重考瑞禮意者詢察中有禮意也正始在末句見之茲乃舜與諸候相從事之始故曰正始非特以統御之權今日在我也

歲二月 節

上三節行于王朝乃攝位初事此行于候國乃攝位後事也歲當廵守之歲提起見一歲周四嶽也柴望經觀后重蓋廵守專爲群后也備時月以下皆觀后事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頒也一之同之脩如之從堯事也此與在璿璣同意不可如俗說恐有亂正朔變

虞書

卷一

十

禮易樂也聖世豈有如此時月日人時所係重日上協者準之朝廷之曆也律度量衡法度所係重在律上同者使天下歸于一也五禮風俗所係本亦有定制恐有廢壞而不脩者故脩之五器曰如者如其制也如岱禮見四山禮同如初見四時禮同如西見四方禮同凡正朔制度無不稟于王朝五禮五器無不遵乎王制不但區區禮文之同而已歸格者及面也廵守而歸荷民物有一不得其所見祖廟有愧心矣想舜歸格之時對越在廟慰懌可知也

五載一廵守 節

此節重述職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盛世氣象然重上下交不重答禮也敷奏三句正述職之事敷者開陳敷衍也奏者自下奏上也按以民功爲庸則言必爲民之言矣此述職也下是舜因述職而言待之之道明試者既使之陳爲治之說又能洞察其情偽而彼之所治者莫能逃蓋睿哲所照自無遁情非如后世巨匠嚴最而已至于有功者則厚其報所以旌廉候也不必補不善意

肇十有二州 節

此節重首句下封山濬川皆州境中事分州又重新

虞書

卷一

十一

封三州地太廣則化有所不及帝都而北又邊于狄故分之一則多置候伯宜天子德意一則嚴御外夷莊三國藩屏也封表也表之以爲州鎮也川無大小皆逼之使無壅闕以防潰決故云濬川而不言敷也衆以典刑 節合上節經理之智制刑之仁合下節制刑而盡一己之心用刑而服天下之心

此詳制刑之等而原其用刑之心也衆如天之垂象乃至分明而至不替差者典訓常不可以喜怒而私改不可以威刑而擅易及天下萬世所通行不可泥墨劓等七句經權渾看只憑本文將典刑二句對觀

朴三句膏粱二句另作二比更脫欽恤一串敬以用刑而憂其或不當也孰用刑上說若欲止就制刑上說非是

流共工于幽州 節

此記用刑之服人也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爲怒意咸服不惟服其刑之當加且加之當其輕重也

二十有八載 節

此記帝堯君道之終實見舜相道之久百姓二句但言其哀慕之情也

月正元日 節

虞書

卷一

十二

告卽位也言格文祖則告堯廟可知

詢于四岳 節

詢商量國度也賢才必由門而入朝廷之上未常不闕門以來賢俊而求賢之道未至士或止于千里之外故須闕四方之門使海隅黎獻皆有登庸之路也明字達字皆重夾壅蔽上四方之民有一人之情狀吾不能親便是不明有一人之愁咨吾不能聞便是不達此須四方諸侯代吾求賢才代吾察民情方能爾也四岳總四方諸侯者故以此詢之

咨十有二牧 節

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每州各建一牧以統率諸侯食
歲以下款牧以此率諸侯而盡其職也各件要重處
之得宜上食歲惟時者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遠方之
民貴寬撫故以柔道行之近民貴擾習故欲其能德
曰俾有厚祿隆遇之意元曰凡有推心委任之意五
事俱要重在牧民上蠶夷率服只形容中國之治已
成也

舜曰咨四岳 節

此求總治之職有能至惠時一氣說重在功上不必
含知道意迅起曰奮恢張曰然當紹先極治似不用

虞書

卷一

十三

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
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奮
靡內有事作意然職工夫全在奮靡然舊謂只不墜
先事便是以先之功不可加耳然觀下文阻饑等則
然字還作增廣看蓋今日之事皆先之事也有一政
未善一民未安卽應之矣故群工以興功業乃廣帝
今日之事非廣帝昔日之事也亮采句只重總理卽
所謂百揆者謂凡百聽其揆度非事事而推物物而
理也亮采中工夫全在亮字亮承所以惠時也此卽
所爲然者汝平水土防患于未然非功緒未畢也全

重懲哉何惟字是專責之意

帝曰棄 節

此下三節皆申命也阻饑不遜要看得好見聖人不
以世治爲已足卽萬邦作乂而有一民未食卽引爲
已事常若阻于饑而不得食者卽於變時雍而一民
不宰卽若悖理傷教而已不得盡教之責者此堯
舜猶病之心也播時百穀是教民去播如天時早晚
地利高下並樹莠之法皆有以教之非身親播之也

帝曰契 節

不親情義乖也不遜倫紀紊也惟不親所以不遜也

虞書

卷一

十四

敬不獨敬其事須要教條之陳皆從真心流出而無
一毫虛假忽略之意寬不是優柔寬綏全在涵育提
撕使民自得之意敬敷之道卽在于寬非敬之外別
有寬也

帝曰皋陶 節

不親不遜付之司徒至于蠻夷猾夏然後付之司刑
可以想盛世之治矣通節工夫只在明字上冠賊句
指要人言蠻夷猾夏所致五刑四句不可作要是如
此乃一定之法皋陶之所素守者至惟明處方勉阜
陶明不是察乃滌除私見一點不汚如鏡體不動而

妍姪舉照使當刑者刑當流者流而又輕重遠近之不混也克允見必明而能允以見不可不明意勿作効看

帝曰疇若予工 節

工曰予工非專指國言舜爲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用者皆予之工也諸者順其理也古人之制作惟順乎理故能盡乎物宜而精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理故止窮乎人之意而巧精以適用巧以悅觀而已周書曰垂之竹矢垂之巧蓋因萬物自然之理非如後世之淫巧也諸字正應若字能若予工卽能諸其職矣

虞書

卷一

十五

帝曰疇若予上下 節

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若者順其性而愛護長育之取有時用有節也

帝曰咨四岳 節

通節只一敬字有能者言不徒知禮之文而直窺制禮之精意者夫人與鬼神所不同者幽明之跡而所同者惟此心此心原無委曲故一物不得而染焉然非時時提醒不可也若斯須放縱則邪念紛然靈府不淨一膜之外皆不相關况于幽明之隔而有所感通哉故風夜之間無日不顧莫予云觀當不顯亦臨

常如對越之時凝聚精神不使少有私曲此心自然清潔矣實直清一直下語實則直宜則清心神合而禮在是豈後彼圭瓚祝史之文哉欽哉應轉上意

帝曰夔 節

此節當在典樂句斷教胥子之道全在直而溫四句詩言志以下以樂爲教之之具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必變化氣質乃爲得力教胥子者亦必以變化氣質爲先也寬而栗四句要識慮偏防過意俱以樂貫夫樂之所以能救氣質之偏而養之中和者正以樂之作不過因人和之自然

虞書

卷一

十六

而節之故也詩言志一句重須有中和之志發之爲雅澹之言足以感人者取之爲樂歌所以長乎此者也聲所以依夫永而別之者也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聲之生也雖本于天機之自然而出之雜也未必其成文而不配故必以十二律和之然後五聲從律而不姦可以被之八音而爲樂矣奪倫不止奪其先後之次如絲竹之音常見蔽于金石之音須調劑得宜輕重疾徐各不相犯乃佳至于神人和則不獨胥子可教矣

帝曰龍 節

毀人之行為謬故謬說必殄行善人乃衆之所倚傷
絕善人自然震驚朕師出納無工夫重惟凡上命令
政教國出于君教奏亦承君命而獻言者後迎則君
命既出而後入者也故皆曰朕命凡字重在防謬說
上命之出也恐謬說托之而行命之納也恐謬說乘
之而進故欲核實之

帝曰答汝二十有二人 節

亮謂爲相全以君爲主有協心勸力之意承欽字一
直說下亮之所在欽之所在也有績曰功欽其有可
見之績也嚴之以天者使之悚然蓋職求以無負乎

虞書

卷一

十七

天也先儒謂陸古君臣講政論治無一事不本于天
無一事不至于敬固如此

三載考績 節

既得人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
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由明三年有成故考功九
載則人之賢否有定論矣故以黜陟居位久而受任
專立法嚴而責成速蓋莫如唐虞者庶績咸熙是無
由可斥之意分比三苗是黜陟之法得行于昏迷之
衷也

舜生三十登庸 節

陟方是進行方嶽若以爲升遷則與乃處復矣

大禹謨

作三度看篇首至時乃功陳謨也格汝禹至若帝之
初命攝位也帝曰咎至末征苗也

曰若稽古大禹 節

此史臣紀陳謨之由也文命雖就禹說實當以舜爲
主蓋從文明之德而出者也命字傳以教字釋之又
以聲教四訖貼之便有軌範之意亦有訓行之意根
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祗承句固是保治然玩克艱
節亦有圖治無窮之意蓋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

虞書

卷一

十八

不自知其文命之敷也

曰后克艱厥后 節

后克艱二句雖對說重責難于君上所謂祗承于帝
也政乃父三句亦詳說傳謂政曰乃能有多少積累在民
曰自然造化非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脩政中
若政與民平講便與政在養民悖矣時當艱難而盡
艱難之道猶易能也今文命四敷而盡克艱之說則
處難然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爲難也不徒曰艱
而又曰克艱則不惟欲知其艱實欲盡其艱危之事
矣又只是脩治而無邪惡不可深看緣深處在民敏

德也教德全在親戚上模寫雖從政事脩舉來亦是
根君臣心術而出聖世之政非是徒法政之所在卽
心術所在也人知政又而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
克艱之所以不易矣

帝曰俞允若茲 節

此節句句要根數字意聖世所謂嘉言非皆遜順之
言也凡拂心逆耳之言在焉是嘉言固難進者也而
至于無所伏焉賢而在野本難進者而今至于無所
遺民而曰萬邦亦遠而難及者而今至于咸寧豈不
是難但上三句之難難在天下猶于衆三者之難難

虞書

卷一

十九

在君身猶于賢易猶于衆難猶于衆易而舍已以從
之難大舜一生工夫都在這裡無告凡派遠而無所
控訴或畏忌而不敢言者皆是非必有心虐之而體
恤一有未至則我無虐之心而彼受虐之實矣此其所
以難也惟是賢人其始也必難知繼也必難進終也
必難合而况在困窮非明主以察之盡心以招之虛
懷以任之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錯應上三句
此文法也惟帝時克卽反指上四句詞氣甚急玩證
而惟字可見不必更着充實事講多了一層蓋猶于
衆四句正充實事也

益曰都 節

此益贊堯以勉舜也廣運言德之本體就心上說不
可涉治化上去廣者如天之大運者如天之行既不
可限量又無所止息也聖神武文承廣運來隨人所
見而名之耳而堯實無所變也惟廣也故兼備而不
可以一名惟運也故周流而不可以一居何可測眷
命何處應有二句一直說下正眷命之實也

禹曰惠迪吉 節

觀得天之本于有德則知天道之不可誣矣此重天
道不重人去應他惟影响有四意一見其應之必然

虞書

卷一

二十

如形之必有影聲之必有响也一見應之甚速如影
响之速于相隨也又有同時重出之意當惠迪時吉
卽與之同出從逆時凶與之同出非形先而影後聲
先而响後也有從中而出之義吉從惠迪中來凶從
從逆中來如影從形中出响從聲中出也不曰如影
响而曰惟影響如猶是二也世間萬事有影惟人心
無影事之吉凶卽人心善惡之影也响亦然

益曰吁 節

無虞承上文命四敷來不曰治世而曰無虞四方無
可度之事一無容心之時也當此時而儆戒是慎于

無形也周失法度八句皆是從無說有從粗說精法
度說君身言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而必欲其無
失程人傷若之心法也逸對勤說樂對憂說遊者出
入之義滿者如水之浸滿而過也此三句治之本也
勿貳非獨小人間之凡終不如始中不如外我與賢
人非一心一體皆二也疑字亦細治世之小人似可
容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一則疑于隘一
則疑于情此不斷不能去也疑謀謂揆于理而未安
者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然後有疑
謀故又戒百志惟然也然只是無蔽惑意舉即蚤有

虞書

卷一

二十一

譽之譽聲名洋溢所以使民寡過者故有可干之理
若曰無虞之世易至于好名淺之手觀聖矣欲字是
頌欲之欲非貨色遊畋之欲夫君欲之而百姓不欲
則嗟矣前三四字是戒其出乎已者后三勿字是戒
其接于人者道道句戒其以己徇人嗟百姓句戒其
以人徇己說得極密無怠無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
不忘乎所做戒之八事也重看連四夷來王句亦是
要無怠荒也方是做戒本旨

禹曰於帝念 節

念哉略住下推當念之意也德即克艱之德政與民

即前節之政與民也德是心政是法德惟善政即政
肯心也政在養民養民之外無政也六府天地自然
之利聖人因而脩之者三事則聖人所以盡我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五者皆有益于民而歸重于教
三事皆有關於民而歸重于厚生養民之本旨也九
者既脩且和故不曰政而曰功也戒董旌言語上說
蓋至治之世非大用賞罰之時也夫勤于是者美之
宜也今戒之用美固以儆惕為獎勵不惟旌其勤而
且先防其怠故人不以蒙襲而氣盈怠于是者威之
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為懲戒不惟儆其怠

虞書

卷一

二十二

而且重望其勤焉故人不以蒙襲而自絕勤之句承
戒之二句說來俾字要見上之人俾之

帝曰俞 節

俞者然其保治之言也重地平地平而後天成天宇
非指形體說乃化育流行之用在生物上說謂之府
則天地之藏其出無盡謂之事則君臣之業其資當
脩允治答其脩和之語永賴答其勿壞之語脩和之
績可見故曰允治永賴之業方遠故曰萬世大意謂
六府三事信乎其惟脩惟和矣然汝欲勸九猷而俾
勿壞則不特一時賴之而使萬世永賴者是汝之所

以爲功也

帝曰格汝禹 節

凡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節不相涉不怠就勉禹說與
勅字對看師字若民言與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

禹曰朕德罔克 節

罔克者不能堪總師之任民不依承上說皋陶所掌
者刑所種者德仁播于威之中故曰種邁字有力行
意有超越意下文註云聖人之心無所差過而得行
于常法之外所爲邁也念茲四句各重下一句見其
卒無易也德及于民便是功非上念念功下念念德也

虞書

卷一

二十三

帝曰皋陶 節

罔或于予正與民協于中相照中四句推其所以致
此之由也正政也不曰政而曰正者重德不重法也
明刑三句一氣說要見種德意刑期句方是說他用
刑之心刑曰用則刑貴知而不貴用教曰罔則教爲
主而刑爲輔也意之所在曰期蓋聖人之治以暴倫
爲急務爲之教以明之刑以弼之其五典之刑雖繁
然其嚴然刑一不率而天下聳然不敢肆于教之外
乃所以匡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罔
教者也有道教而後有用刑刑之明欲其無道教而

已教行而刑安所用之緣曰罔教便知非常用之物

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爲盡職則皋陶非用法實種德

也民信其心而不疑其法故翕然咸協于中道若曰

有所畏而不敢爲則非所謂予治矣民協于中則不

但不道教即由教而有過不及者皆無矣懋哉者勉于

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也

中者即正也法之所感
者盡百德之所感者深

皋陶曰帝德罔愆 節

舜以民協于中爲陶之功而陶首言帝德無過見中
德在帝心也簡與煩對寬與刻對簡者執至一之德

虞書

卷一

二十四

以選萬機守無爲之中以宰百職不但省其科條先
其體要而已寬者心同天地群生長育其中量若江
河庶類游泳于內不但執其綱維寬其督責而已此
二句混說其罔愆之實下八句則反覆說其罔愆也
繼父爲嗣世則後胤皆在嗣短而世長其于人之功罪其
於定而無可疑也罰及弗嗣而賞延于世爲舜之心
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爲罰者又大過必宥小故
必刑則論心不論跡矣其論未定而有可疑也罪惟
輕而功則爲重焉舜之心惟欲見人之有功而不欲
其有罪也然其所以罪人者又與其教不辜寧不經

焉失出亦非常事故曰不經曰與曰率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此只是推舜之必至非當時曾有此事也須活看此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水浸透曰洽蓋自臨邛以及刑賞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出帝心而入民心而膏澤浸漬也有司之不犯惟茲之故哉臣何力之與有帝推陶之功而曰罔于予正見已所致者皆陶也陶歸帝之德而曰不犯有司見已所致者皆帝也

帝曰俾予從欽以治 節

虞書

卷一

二十五

欽字提起俾予二句一氣說下休字指上二句惟乃字重舉陶明刑弼教非刑自刑教自教刑便是教威便是德以教人之心刑人故刑便是教以愛人之心治人故威便是德風動物而不見其動之跡德動人而不見其動之由美孰甚焉

帝曰來禹 節

自泝水至爭功四陟斷主蔡傳串說爲是蓋泝水爲災使禹治之乃撥亂一大機括故始叙泝水一設已見其賢矣而又能克勤克儉克勤克儉既賢矣而又不矜不伐雖不矜伐而功能之實卒不可掩故予以

爲盛大而加美焉重疊稱贊欲其不可得而辭也成見成功就治水說行如其言曰成允非虛談也事就其緒曰成功有實効也賢字指功說勸儉聖人之素德不待功成而始有不必如舊說指功成後言宜模大禹心事彼亮禾惠疇特其跡耳惡衣菲食猶其淺耳不自滿假只一味勤儉不必落下一層假是充假重言惟汝賢所以歷見其賢也亦不必以卑陶相形綽一相形便非虞廷口氣矜者自以爲高伐者誇以示人凡物據以爲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惟不以爲我有而無所據則無跡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

虞書

卷一

二十六

此禹之功能雖極大人竟莫能指而與之爭也予懋二句又深一步看言克勤克儉其德賢矣而况處之以不矜則德盛此所以不特人莫與爭而我亦以爲盛大也下句做此末二句見天命有屬况今日絕師之命不容辭也

人心惟危 節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道也中既付于形骸而形骸中最靈者心心一而已就形骸起念則爲人心如鼻欲臭目欲色等卽道心之發于形氣者亦是去不得的但欲境現前凜然坑塹一有染着便成墮落故

曰惟危不從形骸起念則爲道心如惻隱羞惡等擬
議卽事趨向轉倖欲見而無形欲指而無象故曰惟
微二者裸則不精故當欲情萌動之時常認爲天性
流行而托之以自便二者滑則不一故當天理用事
之會不免有欲情隱伏而混之以行私必湏于幾微
疑似間審而辨之使本念欲念不容有一毫夾雜本
念時時現前欲念自然污染不上如果日當空群陰
消伏所謂惟精也精則一而不一矣然一切境界稍
有差別便不是一惟此心凝然更無動靜更無攝散
卽順是處生一以貫之此便是執中之理允卽允恭

虞書

卷一

二十七

之允不待牽合而自無參差若非精一之至則擬議
之間忽不自知其墮于過不及之歸矣人心三句皆
發明所以允執之由命禹雖詳初不加于堯之一句也

無稽之言 節

此心此中自千古以來不曾變易稽于古正稽此中
德也自吾心以至衆人人人有此至理詢于衆詢此
中德也言必有事謀必有言以言屬無稽者空言且
不可聽况實事乎以事屬無詢者見謀成且不可庸
况徒言乎豈見意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
之也

可愛非君 節

在永終截上是致戒勉之詞下是申攝位之命可愛
可畏泛言衆非二句正解可畏可愛之旨欲哉是承
上起下俟乃有位卽欽哉之實而敬脩可願又慎乃
有位之實也敬脩可願正是可愛康君知民之可畏
而兢兢脩其願者則可愛矣可願者何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自我先得之則民之
秉彛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爲莫非可願故曰可愛非
君可願非敬脩不得敬脩之事精一于此心之危微
審慎于言謀之聽庸此其大要也不脩其可願而徒

虞書

卷一

二十八

侍其可愛則民將受其弊焉而可畏者至矣故曰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蓋臣不職則有罪黜四海困窮君
不職也君祿豈可以長享哉惟口句見言所係之重
見不可多言以起下文不再之語

禹曰枚卜功臣 節

此再復辭攝位之命而舜深止之也習吉夏以解之
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勝茲傳

龜筮協從卽
鬼神其後也

正月朔旦 節

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

受命者但受攝之命舜未盡終其事也

帝曰咨禹 節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惟時句見四方無虞獨有苗梗化也昏迷不恭是其虞已如此乃惡之源下皆其流悔慢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奉辭者奉帝但征弗率之詞也

三旬苗民逆命 節

禹之徂征不在勦絕其類但欲使悔悟而服其心耳故必有文告以先之此云廷命廷其文告之命也益之贊禹首言德動天尚德不尚威之意已完滿招損

虞書

卷一

二十九

三旬因言脩德之事也滿損謙益泛言其理時乃天道方着天上說究實論之苗民之罪已著但略有一毫是已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服而反詰已責躬自治便是謙既言其事後言其驗故舉舜事警之學以明之負罪引惡非親之罪親之惡也實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其供子職必有事故曰祗載斐斐齊侯見時之容也至誓亦允若而謙果受益矣然豈惟是哉至誠亦可以感神信乎德可動天而無遠弗至矣矧茲有苗而不服乎矧茲字雖卑承承誠句而至誠句又所以完天之意實

通承上末夫雖進一步却是挽回本意誣敷句舊謂不事厥武便是誣敷非別有所關大也其意謂舜之德已極不可復增耳聖人之心正不如此其自視常虛視道常無盡故德已至而益脩敷已過而益廣也舜是天生大聖然當號泣怨慕之時必有所增益今經此一書磨礪儼然有負罪引惡之誠豈無增益之理于羽是虞廷常儀適然此日舞適然此日格兩無心也至是而益言驗矣

不可以替
與前此說

皋陶謨

虞書

卷一

三十

首傳以德德陳諫而其要在慎厥身脩之一語二節言知人安民廣德之義也亦行有三節言知人之事而終以兢兢天叙二節言安民之事而終以敬此當時相傳心法也末節與首二節相應

曰若稽古皋陶 節

凡連二句重看君能蹈其德只是論其理言外有勉舜意德包仁智在內諫需屬臣明諫屬君臣之諫獨不過勉君勉德而已君能勉德臣之所言皆其心之所蘊契合之真有肝胆相照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故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肯而無疑有進而獻規

則能諸合其言而無忤也時說都主臣上謂知則言
言則盡曰明柔濟剛可濟否曰諸亦通慎字只管至
身脩不曰脩身而曰身脩工夫全在慎字永字只作
遠大看思以一身而為天下國家之計也惇叙三句
無工夫俱承脩身說惇叙者厚其恩愛而不失其親
疎之倫也勵翼者勉奮而翼戴之也邇指九族庶罔
遠指天下茲指脩身

卑陶曰都 節

初曰在茲則天下國家之治在身而已至是又曰在
知人在安民此身既脩又須知人以求其輔安民以

虞書

卷一

三十一

廣其業也惟帝其難言耻心視之以為不易能正其
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其交
盡之難知人則是哲安民則是惠非推原之辭官人
民懷是言其不如是不足以為知人安民也正見其
難耳何憂三句要寫聖人並生心事吾哲足以察惡
于未形患足以保民于無戰則雖堯輩自可與之並
生于盛世矣夫誅惡不難容惡為難所謂惟帝其難
者蓋如此

卑陶曰都亦行 節

知人固難亦觀其行有九德可稽也先行而後德者

欲因行而觀德也又言亦先論其人果有德矣然後

乃論其行曰某事某事為可驗也先德而後事者以
德為本也亦言句輕乃言句重寬而眾以下詳九
德之目須發傳中成德自然不偏意寬是德眾是寬
中自然美處也寬洪易失之疎濶今又縝密也愿者
遲鈍失在外儀故曰恭亂者輕物失在于心故曰敬
擾是馴順而無乖戾之意若不果毅則為嫌阿矣簡
塞以心言義以事言彰是見諸行事慮上行字采字
有常是始終如一應下日宜日嚴陳氏謂官人不求
其全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啻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
耳此節言知人之哲下節言能官人三節則言人之
不可不知也

虞書

卷一

三十二

日宜三德 節

宜嚴皆以已成之德言即德是宜即德是敬日宜日
嚴只見其常耳非成德後更須宜嚴以進其未至也
俊明亮采正見為吉士可用而必能如此非已用也
夫三德六德皆宜于用則自一德以至九德皆可用
矣故欲翕受而敷施之通節重此句所謂能官人也
如此則不特三德有家之事六德有邦之事而九德

之人咸事惟成事故千人之使百人之又不在野而在官在官則爲百僚矣師師者交師于事也有事則曰百工時宇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職而隨時撫辰也撫辰卽是奉天時行無一毫矯拂之意蓋唐虞無爲不過法天而已初無作用所以爲撫師卽虛撫展實故庶績其凝只帶撫展說

無教逸欲 節

舊說多主平看謂無教無曠兩陳其所戒幾與天兩陳其所當畏如此則無教一段與知人不切按陳氏云天子能以心察天下之幾而不能以身圖天下之

虞書

卷一

三十三

務任之庶官不可使曠君雖兢兢業臣或曠廢亦危亂之道極得書意無教句要看得細謂當五辰之既撫快于庶績之已凝而憂勤樽節稍不如初則帝以無心萌之則有邪以有心效之猶教之矣兢兢戒詞業業危詞蔡傳幾字就禍患上說亦承上危戒之意來一日二日固言日之至淺亦須看得活猶言日日也一日二日而有萬幾之多信不可以一人理矣庶官共圖萬幾者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爲曠也天工卽萬幾所在君之萬幾莫非天事君不能以獨治而擇臣官以代之蓋當戒逸欲以倡而共兢業以圖之者

此匪人之所以不可用而必以九德之吉士哉

天叙有典 節

此節王陳安民之謨而下條則原民之不可不安也典之叙而曰天者君臣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爲做作皆自然次第的故曰天叙然是典也叙于天而其貴在于君是我之五典也故須勅正而五惇之天秩便是天叙裡面的凡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秩然而不可亂者不叙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處必有教條故曰勅用處必法式故曰自工夫全在寅恭處寅恭皆主心說寅是

虞書

卷一

三十四

不敢怠恭是不敢慢此句以君爲主而臣輔之是知人中得來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衆用力一氣說下不曰典禮而曰裏見得典禮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中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惇庸而曰和見惇之庸之正是使之萬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蓋寅恭一念純是敬畏卽是未發之中以裏啓衷默然行于惇庸之內是從本體中斡旋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有無此心則惇庸皆虛文夫有教化不能無懲勸故典禮之後遂就命討盡此裏者爲德惇此裏者爲罪曰天命天討者人君不敢一毫私意與之也章用全在兩個

五字上見他輕重不素這便是人君之政事須與所用九德之臣勉而不怠可也蓋安民于衰世以厚生爲急安民于盛世以正德爲成二段雖有政教之分其實取即其所以行教也總來只是一個正民之德

天聰明自我 節

夫典禮命討出于天而責之君則典禮之和不和政事之勉不勉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加也然天無心卽在民之心故因民之共見其聞以爲聰明因民之共好共惡以爲明畏也達于上下是過文語敬哉句重民說不可以天民乎看敬字入惇庸命討

虞書

卷一

三十五

皋陶曰朕言 節

皋陶因禹言惟帝其難之故此特言朕言順理可底于行禹俞之而曰乃言底可績亦照前能官人黎民懷之說績字對行字皋陶謂可施行而禹卽許之以爲可績故皋又曰予何知績哉惟思以哲惠之事贊帝以成之而已曰贊贊者所助非一事亦不已之意此節要極發得禹皋交勉帝力行心事出來

益稷

篇八節皆君臣保治之說後三節作樂慶歌也

帝曰來禹 節

孜孜執心上說兼君臣講曰日無一日不動也日月思無一念不動也治平之道惟勤爲要皋陶問孜孜者如何而禹惟述治水之勤別無他語蓋以生平報國惟此勤勞而已洪水三句言憂勤之由予乘三句治水之始事予決四句治水之時事懋迂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備艱難之意水平之後人皆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力焉故曰益益稷稷作書者以

虞書

卷一

三十六

益稷名篇良有深意當時下民昏墊故須治水而奏播之功全在益稷見更數聖人而後其功始就非一人之力所以爲難所以見其當保曰暨者言助我如此也暨暨播當一讀謂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奏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其衆艱食之民以鮮食也懋迂句承上三段益稷在內益司山澤稷司土田也迂者轉輪貿易之意化者化此通融之意謂以山林川澤之貨而易土田之粟粒也重人皆得粒食上懋字重禹命之說蓋民乃粒不至此始粒食乃是向之艱者易而人皆粒食

也萬邦指侯國後言十二師五長各建有功卽作父也乃者難謂作者方興之詞二字極有感慨二句雖平然邦父從乃粒來補孜孜意在未盡歷八年躬四載又助以二臣之經營方得民粒邦父所以致此者真正艱難至今昏墊景象宛然如昨固穆然有深思夫所思日孜孜者正在于此師汝昌言者謂汝之言雖詳致治之由實有儆戒存焉君臣當共師之而勉力以保之也

禹曰都節

舜命禹曰慎乃有位禹告舜曰慎乃在位君臣同心

虞書

卷一

三十七

也臣一念一日其得慎字意安止幾康以心事平對因非謂心事互養者亦非二者只是一事並無兩項工夫人不可離事而求心亦不可離動而求止此體用合一之學乃虞廷正脈也人心之所止而欲安之虛空中無處着力須就事物上理會時時應事時時無事隨緣調適本體泰然所謂安汝止也安止工夫正在幾康上用幾康又須申說理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動則已形惟動而未形乃初起至微處是之謂幾幾動不差然後有計安穩處康是事理之至當人心安帖處也康字應安字陳氏謂知凡以圖康

極得兩直雖難臣說其表率親戚亦由于君須根君身上講方是慎位本旨君之有事于民曰動後志卽不慮中事昭受是明白對越處前已受命爲天子故日中命以得天得民平看總見當慎位之意蓋君位繫天民之重故言慎位而及天民不重效上

帝曰吁節

禹之意全責難于君舜則因其彌直之辭而求助于臣臣字就彌字上生來鄰字在直字上生來要見反振咏嘆意見彌直之道固有所屬亦不可以不盡也

帝曰臣作朕節

虞書

卷一

三十八

君之所以資臣爲鄰者非徒如家之有鄰也蓋有一體相須之義焉君猶心臣猶四體臣作朕朕耳目君以臣爲體也汝翼爲明聰以遂朕之所欲臣以君爲心也四體不必貼取教禮樂此處只宜在朕朕耳目慎焉只照本文左右宜力等字講爲是左右切貼就扶持引掖必資于手故曰左右宜力切作擬說經書周歷顧足以行故曰宜力翼爲乃左右宜力之變文謂予欲左右民而汝翼則予之事全在汝身上矣像做此未用曰承既用曰彰彰施者施其采以彰明之也汝明者明而察之有是德則錫是服無備贈也六

律所以和五聲而統之八音者予欲聞之以察治忽必以所出之五言而徵君德以所納之五言而徵民風其文勢正如此非倒句也汝聽者傾耳以聽之治則保其成忽則更其化也禹爲百揆事無不總四汝字皆指禹而專責之通節就保治上說言昔非不治也予求治之心無窮尙欲如此而汝其作之焉方與僕位政政之意相合

予建汝弼

節上信主德之神聖而不忍以犯顏靜則進而而從者有之下掩忠獨之淵懿而不得以一

二仲則退失後言者有之

上舉一身朕朕耳目之事付之禹矣至是則重舉心

虞書

卷一

三十九

之遘道者而望禹弼之也遘字要看得細不但行與遘遘卽意念內微有差悞便是汝無二句正欲其直也面譽背毀說得太粗只言面前難于自盡遂從我而退後更有議論謂懷嘉讓而不盡也舜非有遘之主禹非面從之臣而必致其戒焉此聖不自聖之心也

庶頑諱說 節

上以四鄰之欲專責之禹此欲其華正庶官也蓋大臣者群臣之表也汝盡弼直之義則群臣宜知所感慕興起而莫不在時矣其庶頑諱說不在此弼直之列者何以待之蓋君子與小人襟懷其頑諱之態不

彰故以射明之以起其愧耻改過之心明之而猶不知愧則捷之使記之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迂于善捷之辱甚于射也捷之而不檢則識其過惡于簡冊知改則可除不知改則不戾蓋捷之辱僅見于一時而書之識將遺臭于無已其辱又甚矣欲直生句重此是聖人之本心夫待之若此者非苛也乃所以激其耻心堅其善念而復其生理之常與濟濟弼直者並生焉而不爲盛世之素人也典樂之官以成就人才爲職故取其所納悔悟之言而播之于樂時時而履之以觀其改否性情心術最難掩于聲歌律呂之

虞書

卷一

四十

禹曰俞 節

此禹因帝並生之言更欲帝以德倡之也帝光天之下不可謂舜未能註中使字是設使之詞只開間照本文講爲是二句一氣說下海隅正極言光天之下非深一步萬邦黎獻言不特在位之臣也共惟者無一人不思爲帝臣也小人聞不肯主在上則樂行其志君子聞雖主在上則樂行其道賢者之在亂世其藏身惟恐不固雖欲用之豈可得哉夫既共惟帝

則惟帝所舉耳敷納以下正舉用之道也舜典以待
諸侯故直言奏謂自下而奏上也此方求賢故言納
謂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爲重故言試察祗以
多得爲盛故言庶誰敢敬二句承明德致賢而善用
之說讓與敬應不必入忠直讓者虛心謙抑實心遜
善也敬應者精白一心而應上所求也不時與明德
用賢反數同與誰敢二句反

無若冊朱 節

此禹勉舜備德以化頑而又因言當盡化頑之道也
聖人與惡人人昂相懸其機不甚相遠一念虛便是

虞書

卷一

四十二

舜一念清便是冊朱故以此戒舜非洞照凡之界者
不能也微是冊朱病源惟慢遊五句傲之實也用矜
厭世傲之害也予創以下禹自叙勤勞正孜孜處要
于塗山三句言已之不恤其私惟荒句治水彌成二
句是彌服州十有二句是建官舜當彌宜之時而憂
頑謬禹當建功之後而憂苗頑正見刑之不可已虞
迪朕德與各迪有功同乃功惟叙卽治水彌服建官
之功有次第也祗朕叙卽敬承禹之功叙也方祗方
施二方緊相呼應舜以不親不遠者付司徒教之而
以養夷猾憂付之士師則苗民不服正當施刑曰衆

刑者如天之垂象惟欲人之識法而已不必于用也
日惟明則輕重允當自然有以畏服乎人所謂適種
而風動者也可見撻之威之無非並生之心而化頑
服遠之道誠今日所甚急者

養曰受繫鳴球 節

此與上節不相蒙乃史臣記之以結讓之終蓋功成
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通節只重形容帝德之盛不
重后變自叙上堂上之樂以歌爲主而鳴球琴瑟皆
輕清而在堂上者以之合于人聲故日以咏堂下之
樂以管爲主而鼗鼓笙鏞與上間作故日以間升歌

虞書

卷一

四十三

之時乃降神之始故先言祖考來格非但以尊神故
言于堂上也虞賓與群后在庭本在堂下今亦言于
堂上者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雍如虞賓與群后以
德相讓亦紀其實耳鳥獸之感湧在人後踰踰可見
原自在庭非以微物故下之也至鳳凰非常偶一瞥
見初非聞樂卽來故演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其理
瑞別言之也

養曰於予擊石 節

於歎美聲作鳥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故
舞言石養之言非出于一時乃虞史重記之非以宗

廟朝廷對言也順天程文謂變他日常言之者得之

帝庸作歌曰 節

治功已象成而帝心方憂俱故用是作歌以保治也
全重安危相倚註天命無常一段發得極透勅天工
夫全在時義上惟時者從朝至暮帝命儼然無一息
而不與天祗對也惟幾者從隱微處着力從念頭初
起用功豈無一事而不戒勅哉喜起然俱要說得細
喜是人心悅境精神浹洽欲罷不能故踴躍趨時而
欣然圖幾也起是本心精進處天君一奮情氣潛消
故時方無虞更爲振作事若可安而奮然興起也然

虞書

卷一

四三

者百官聽令衆職齊脩順時圖治之功若增而廣隨
幾致治之績若廓而周也廣歌之意不獨因舜貴臣
而還以貴君句句要見貴難之意喜起然帝欲振勵
克廣也陶因而欲加省察謹慎之心帝曰初天而陶
曰念哉不欲其求諸天而欲其求諸已也兩欽哉俱
承念哉說明良康興喜起然字字要見相弼之意帝曰
起而陶曰明見不貴興作惟貴坐照也曰良見不貴
踴躍惟貴易直也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下
又歌一段以足成正歌之意蓋吾所謂明者非任苛
察也所謂良者非不精進也所謂康者非不振作也

如君以察爲明下侵臣職敵精神于細務役耳目于
繁科如此盡虛矣則朕肱因之而情焉情卽良處生
來名似坦夷實則懈怠也墮從康字生來似相安內
實傾圯也往欽哉通勅廷臣也

古虞 李履齋華麓甫纂著
郭七培傳因甫叅閱

馬貢

首三句敘道靈神禹治水方略中叙九州九段其經也導山水二段其緯也九州攸同節結上山水之平六府孔脩節結上田賦之制錫土姓是建官五服五節是覈服兩事相因祗台德先節與東漸于海相應見夏氏開創之勲充塞宇宙

禹敷土 節

夏書

卷二

此叙禹治水之要見成功之有自也三句平看都是禹勸治水大開目處用功非有先後也夫水流于地中發于山下而出入于名山大川之界者故敷土則疆域辨便知何州最下宜先何州最高治宜後而九州施功之次第可知隨刑則便宜審自知何水可入海何水可入河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莫高山大川則州境則便知何水屬何州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一節皆重水上

冀州節

水爲民惠者莫甚于河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

所在故禹先從此始不言疆界重王者無外意餘州所至可見略經

既載盡口三節

四句只宜以導河爲主蓋治壺口下流以殺其勢而後河道之在上流者可開河道既通則汾水可受然後脩大原至絳陽使汾水入河總是導河而使之治也勿河汾平看壺口在冀西南河流所衝累岐二山在冀西北河流所經故先鑿壺口以折下流之衝使下流既通上流自殺然後治梁及岐以順經流之勢二句只重治河不重治山既脩句是濟汾之源嶽陽

夏書

卷二

11

軍機處 節

此言冀之土平底績只是無沮洳旱濕之患不必以樹藝爲言至于衡津者言不特單懷至于衡津水旁之地亦皆底績也曰至于則其開地之高下無不平可知又須知單懷衡津地之近河故河治而餘皆可治也上曰載曰脩紀其施功此曰底績紀其成功

辰土惟白坡節

土蒙教土庶土見教民樹蕤與因地制宜不可不先

土也餘州做此

厥賦惟上上節

冀州不皆田賦而土賦亦在所征故言賦于田之先田功兼于入功故高于田四等也間出者為錡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不欲一策取之也

恒衡既從節既從至既作節義以成功田賦之先成功田賦之後立節

恒衡水小地遠治之不甚急故田賦既定之後始加濬治之功也大陸地平近河治之為甚難故施功在田賦之先而成功田賦之後也曰從者恒入于滌而衡入于濬沱也水之小者既治則大者可知地之難

夏書

卷二

三

治者既作則易治者可知

島夷皮服節

一以示羈縻之義以明不貴異物也是禹定為常制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節

冀三面臨河貢賦皆可直達惟北方一帶絕遠其地如漠遼漁陽既迂遙而不能接境而水如遼瀋濬易又中高而不能通河能無假道于海哉惟碣石者屹于河口而峙于海濱故貢賦之來必自此滂入河南向西南轉碣石之山正是右手轉濬處却似夫在右邊也

濟河惟兗州節

濟曰據者言非止于濟又跨而過之也河曰距者言未至

九河既道二節

于河但望二河以爲表識也兗州言據言正皆做此凡水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則曰其道至惟餘惟水土得其治故上宜辨而物性遠也

以河濟為主上二句治河濟之正流下一句治河濟之支派九河河也雷夏近濟之澤也濰沮河濟之別出者既道者順禹新開之道也河源只一派惟自大匠而下行于平地河勢猛悍而平地上既非隄防所能捍故開八條以殺其怒并河之本道為九至此不得不分亦勢之必然禹特因之耳既澤者上有歸下有洩也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

夏書

卷二

四

而澤復澤矣二水勢均曰會同

桑土既蠶節

桑土一處之土宅土一州之土既蠶則民利興降丘則民居真即此以驗土之平也觀既字是字當串看

重平土不重人物只以人物為驗耳

不土黑墳節

連下一節各自相四十宜辨而物性以是田制定而賦法以行

充徐楊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于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尤宜故惟三州言草木

比惟中下節

充害最劇故征之薄而入之緩也乃同者惟貞之賦

同諸州而上統也

厥貢漆絲 節

惟亦貢中作物不可以貢僅兩平此節要本上厥木
惟條而漆生桑土既蠶而絲出來

凡幣帛之屬皆蠶以蠶非以其精也故精
如珠琳亦不入籠後有能者皆倣此

浮于濟深達于河 節

先之東南據濟而濟則入河充之西北距河而深為
河之支流浮濟浮深從其便也

海岱惟青州

鳴夷既舉二節

青維述海不當東流之
衡但記離海之始而已

卷二

五

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其無與于濫溺故先言之
既略只是定疆界立溝塗未便興作也獨言鳴夷者
舉述以見近也其道者不震不蕩水得其入海入濟之故
道也獨言濫溺此外無餘功也

厥土白墳 節

至惟其地斥鹵既田節應
白墳厥貢二句應廣斥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 節

田第三地利尤美也賦第四人力稍薄也

厥貢惟絲 節

產出于海絲出于一州海物之錯出于海絲泉鉛松

怪石出于岱縣絲入篋者出萊夷必言作牧者因得

以作牧而後有縻絲也

浮于汶 節

以濫溺皆與河不通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節

此獨言三邊者蓋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

同于揚故也

淮沂其乂四節

沂水在淮之東與泗
相通而會同於海者

揚州傳曰黃瓊鑿者雖小必記無時
方其維大必舉雖不重固之說

此歷言水土之平不重相因意蓋淮沂固係一州之

憂書

卷二

六

利害而蒙羽之憂亦有工夫非謂淮沂久而蒙羽便
享無事之成功也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澤之受濟
者治地之近濟者平

淮沂合之川以莫大焉淮人海而朝宗之
勢成沂入海而會同之候顯故曰其

濟水分派一支東北至
大野故大野為濟所絕

厥土赤埴墳 節

色一而性二漸包草木皆然

厥田惟上中 節

田第二旱于雍而高于青土厚也賦第五薄于青而

厚于雍上稀也

厥貢惟土五色

厥貢爲一貢一州所有者使之通貢一地所獨有者使之專貢不可以中外分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也夏禹得三字見其良厥惟屬淮夷有作通州亦可

浮于淮泗

節 注意極矣

淮海惟揚州

由起于西北澤瀾于東南地卑萬水所湊揚州是也

彭蠡既豬

揚州之水惟彭蠡最大既豬者言其上承諸水下入于江無復奔瀆也湖濱既平物遂其性陽鳥何正所

卷二

七

以馳彭蠡之治也

三江既入

震澤太湖也以其多震而難定故曰震澤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難定而不快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吞乎諸水東吐于三江乃克底于定也二句都有工夫彭蠡四句攸若分陽鳥只帶說三江二句平對不重相同意

篠簜既敷

節 先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

也下地多水其土津故水泉濕不言色者混而不可辨也

厥田惟下下

土性惡故田事九人工倍故賦第七或年分不同又進第六自下品而入中品故曰上錯

合下節賦輕而或間時以重則不至于窮民之力貢而或待以優則不至于窮已之歛

厥貢惟金三品

此節以常貢暫貢立意惟金至纖貝常貢也厥包句暫貢也惟木以上一州之貢也鳥夷二句一方之貢也厥包又屬通州

夏書

卷二

八

沿于江海

沿江入海順流而下矣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遞流而上矣後補出便于泗之下流則由淮以入河便于泗之上源則由河以入河意

荆及衡陽

衡即南岳其山最大在南無後踰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

江漢朝宗

于海四節江漢二句江漢是合流之水九江是合歸之水

四節還在第三句截上爲水治下爲土平時說俱在首句截下三句皆承江漢說來謂九江江漢之所過沿江漢之所出雲裏跨南北之澤江漢治餘無不

治終非禹貢書法大抵相因之說無味可歇若九江
沱潛皆于江漢關略照照之可也

厥土惟塗泥 節

荆之土與楊同故田比楊只加一等而賦第三者地
湖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 節

惟貢二句以表事尚
言其地者有指其物而必言其地者

荆貢略與楊同各以所善者為先也柁木可作弓幹
故曰柁幹柁栢所施者多故不言用厥貢至璣組
貢也納錫句不常貢也惟箇二句以戎備言因地而

憂書

卷二

九

取其良也包匭以祀事言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
以見非常一以重其事也

包匭二句既祭祀者示其珍重服用品等
其禮○包匭三句重包匭厥龍納錫等意

浮于江沱 節

其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是一串下歸重在漢字
方與經漢與洛不通為順首句始于荆也二句經于
豫也未句達于冀也

荆河為豫州 節

豫于九州為中土在冀河之南荆豫皆以荆山為界
南為荆北為豫

伊洛瀍澗入于河 節

豫水以洛為宗四水各異其源而洛水受三水之會
于是伊自西南入瀍自東北入澗自西北入四水合
為一而東北入于河也

榮波既豬 節

既豬者觀其成而言榮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可
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以入河而亦可安洛之派也

導荷澤被孟豬 節

濟水派東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實為容納之
區是昔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濫為害者今則濟之所

憂書

卷二

十

不能受者澤為荷荷之所不能容者故于孟豬施之
者其勢較受之者其派安而二澤咸治矣澤無言導
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厥土惟壤 節

他州耕土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特別言之
以如是之上壤多也財賦所出聖人識之

厥田惟中上 節

田賦二而豫出一者蓋豫當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
陽所合人事備而天時順也凡言儲于正之上者以
儲出之等高地

厥貢漆臬節藏可為藥服之

末何義亦以常暫立意厥貢二句藏藥服用之傳必以

用之傳必待給貢

浮于洛達于河節已悉

華陽黑水惟梁州節

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為界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岷嶓既藝二節

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故梁荆皆紀之詳也岷嶓句重江漢之源治不重岷嶓沱沱句重江漢之流治不重沱沱

夏書卷二

十一

蔡蒙二節

蔡蒙是地之高者凡山平後必旅祭以告成于神也和夷是地之平者底績只是水退無沮洳之患也

厥土青黎節

青黎二色也不言性性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節

田有一定之等賦無一定之法三錯七八九雜出也

厥貢磬錯節

磬錯而下則器用之不可缺者熊羆而下則服用之不可無者

西傾因桓節

此專為梁州西境絕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在所不西傾雖雍州山其南則桓水出焉乃梁州之水故梁州貢賦自西傾之南因桓水而來潛與桓相逼也內桓而浮于潛潛與汚不相逼也由潛迺流而屆于渭渭界有椽枝津之阻由陸運南歷崑北而接汚汚與渭又不相通由汚至褒水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陸運從斜川而入渭渭水則東入于河惟燕河而渡則達冀都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節

夏書卷二

十二

雍州之境被龍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四面積高曰雍

弱水既西節

至不叙以水之常變皆治地之內外皆平弱水四句首句分看分明如書皆雍水之東注者也

弱性西流故順導之非禹使之西也

涇屬渭汭三節

此與下二節皆主渭言屬者屬於渭如貫珠之相聯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其實納涇汭者渭也從者從于渭如少長之相隨同者同于

渭如彼我之相敵蓋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衆水注

荆岐既旅二節

二節平看本治水來至于鳥鼠蒙既旅之文至于猶野蒙底績之文要見治水功成自高而下意

三危既宅 節

居止既定德化已敷也舉其至遠者以見土無不平故舉其至頑者以見人無不化總是地平事勿作效言

厥土惟黃壤二節

雍之土色性俱正乃最美者故田第一賦第六者人功少也

夏書

卷二

十三

厥貢惟球 節

球琳王之美者可以爲珪璋之用瑯玕石之似珠者可以爲冠冕之餘凡曰惟者此外無他物也

浮于積石 節

註已悉

織皮毳毼 節

此言餘功及于外夷卽叙是歸化意就貢織皮上見

導岍及岐 節

與導河等次二節相應

此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禹則于此導之則雍州之功畢矣以下皆冀州山也壺口以下六句見冀之水繞于三面而折爲九枝由壺口至大

岳導冀西河山也由底柱至王屋導冀南河山也由

太行至碣石導冀東河山也則冀州之功畢矣凡水

之勢皆因于山之勢皆原西北雍當河北諸山之

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水入海之處故禹隨

山始于雍而終于冀焉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

之水皆得其道而有入海之勢也逾于河只作過文

西傾朱圉 節

與導洛導渭等三節相應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脈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

夏書

卷二

十四

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

傾相水出焉禹循之而東北至鳥鼠又下鳥鼠而東

行至太華蓋渭出鳥鼠而涇澧漆沮諸水之在雍境

者皆導矣河自龍門洶湧南逝及太華之陰喬岳綿

且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渭率涇澧漆沮

諸水爭赴焉東則洛率伊瀍澗諸水爭赴焉山川之

一大交會也既下太華乃如是而熊耳外方桐栢至

導嶧氣 節

與導河等二節相應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嶧冢梁州山漢水所出荆山

內方大別俱荆州山漢水所經大別乃漢水入江處也其入海尚遠導山至此

岷山之勝 節 漢江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在梁州江水所出北支爲衡山在九江之西南與岷連南支爲敷淺原在九江之東北與岷隔皆在荊州江水所經

導弱水二節

此二節導水之變者也凡水皆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凡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不言導之所自者九州之外故略之也必先叙之者原于西北故也弱

要書

卷二

十五

水分正派餘波黑水分源沅相對

導河積石 節

龍門截積石則見處而龍門則險處也南至東至對又東至于孟津矣而曰過曰至則東向所經之地又北過于泮水矣而曰至曰播則北向所經之地同爲逆河二句一氣說下逆河是記其入海之處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而下河始出峻而就平至大陸地益平土益疎水益善漬則溢之而爲九恐海潮逆入而易淤又同爲逆河以入于海焉則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矣

一播一過此禹治河之要領也

嶓冢導漢 節

漢發源於嶓冢山故禹自其山導之則上源既治下流可通自嶓冢而東流爲漢爲滄浪曰爲者言卽漢水之爲非他水也又過郢州之三澨曰過澨水大面三澨小也又至漢陽之大別南流入于江曰至者水既至其地也曰入者澨小而江大也既入于江又東聚而爲彭蠡也漢既聚爲彭蠡復東流而爲北江也至揚州入海則得其所歸而漢水治矣

岷山導江 節

要書

卷二

十六

岷山江之源也禹自岷導之其源濶矣別流而東爲沱沱卽江之爲也又流而至于澶澶則水之出于武陵也九江謂此之水也江亦過之東陵岳州之地也江亦至之漢曰漢爲彭蠡矣江則迤邐東流而北會之漢周東流北江矣江則自北東流復別分一枝爲中江皆與漢一也江漢皆發源于梁合沅于荆而入海于楊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楊也觀嶓冢岷山之圖則知源之異觀滙澤爲澨之際則知流之合觀入海之處則知歸之同

導洧水 節

導說水作一頭東流爲濟是再見也濫爲榮是又見也然見不常見又潛行于地脈之中潛不終潛又東出于陶丘之北至是則流常見而不伏矣東爲荷則至之東北爲汶則會之又東北則入海于青焉要見禹之導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脈絡之次也伏處惟入河處爲顯餘二伏在題外照出

導淮 節

淮出胎簪尚微至桐柏始大故禹自此導之泗沂不可分以沂先入泗而因泗入淮故也淮發源于豫會泗沂于泗東至淮浦入海于揚

夏書

卷二

十七

導渭 節

渭出南谷而禹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東至咸陽澧水南注之而渭東會焉又東至陵陽涇水北注之而渭又東會焉澧沮合流于朝邑而渭東過之至司空入河則渭治矣當與雍州參看

導洛 節

洛出冢嶺而禹自熊耳導之當與豫州參看

九州攸同 節

此總結上文以著平成之極功也首言九州平治之同且虛下五句詳其實也四陲句言土舉早以見

萬結單懷底績陶丘宅土等九山句言山結眠嶠莽蒙等九川句言水結既從既入既導等九澤句言澤結既寤底定等四海之水猶言四方之水非海水也海內之水莫不會同而有所歸也

六府孔脩 節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六府孔脩亦蒙上節來蓋水之一府治而六府無不治也庶土二句因地以制貢賦則二句因田以制賦皆本六府孔脩來庶土爲財賦所出故交正之而卽底慎也三壤爲田賦之則故咸則之而卽成賦也慎字成字須剔明白交正者合九州之土宜而交相正之何州產乎何物何地產爲最良然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通州貢者有隨地貢者又有待命而貢者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利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咸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品第之孰爲地勢之廣狹孰爲人工之早晚然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者有最薄者又有間雜不等者上無過取下無重欽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

夏書

卷二

十八

錫土姓 節

錫之士以立國而定其限制錫之姓以立宗而辨其

分族錄勳勞全不重只重封建上蓋欲諸侯共治天下以保此平成之績耳封建亦非創自禹水土平定之後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杜氏所謂肯固有只今編錫之也

祗台德先 節

通篇皆經制也故此揭其精微之要只一德字千百年宇宙入禹經理一番天以之履地以之載山以之時川以之派民物以之咸若萬世以之永賴不過祗台德而已所祗者德則于無可矜持之內而獨密其操存于無所親聞之時而特制其謹畏工夫最密德

夏書

卷二

十九

而曰台則以方寸爲八表之樞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遠者効焉故不距也若無此以爲之本雖勝手胼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豈能使人之丕應後志而轉移氣化哉

五百里甸服 節

此疆理之制也甸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議爲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賦總下五句特下着一服字謂服輸將之役也蓋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既自輸其總鉅秭而又爲四五百里之民遠送其粟米于帝都也

故內三百里皆言納又係之以服字而粟米不復言納其意可見矣

五百里侯服 節

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采以邑言內臣所奉也邦諸侯外臣所封也要見安內禦外之意

五百里甸服 節

紱服內安邦國外安邊疆也文而曰教則非徒崇尚虛文專取其導迪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揆者酌量其風氣剛柔與淺深先後而施之也耆耆者振揚之義蓋常振揚其所護衛者使

夏書

卷二

二十

奸暴潛消而已亦非羶威之意也

五百里要服 節

要服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也夷易也以中國禮法易之也外二百里亦夷地放罪于此

五百里蠻服 節

荒服田里不井人民不居也蠻慢也蠻甚于夷荒遠于蔡蓋五服之地以漸而遠聖人治之亦以漸而略

東漸于海 節 此記禹教之所及 節

漸者入其中被者覆其上暨則望而及之也聲教何總承上說聞之爲聲教之爲教聲虛而教實聲先而

公後總來只是一個祗德也至此則不距禹之行若
蓋極其遠矣功成以平水土為主餘包在內錫以圭
所以表奉上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成重
思艱意蓋聲教已洽前此暫可息肩而成功難保後
此宜深維其壞此告之至意也

甘誓

大戰于甘二節

大戰著有扈之不臣也六卿六卿之卿平時則各治
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于大司
馬乃召者召之于未戰之先也六事之人六卿所部

夏書

卷二

二十二

之人有事于六軍者也

有扈氏 節

此五行以材質言關係至重威侮有恃強不率之意
凡背五行之道拂生長收藏之宜皆是威侮不專在
暴殄輕忽上也夏以建寅為正然從前代迭建而來
故正朔謂之三正怠棄則不奉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 節

此節示以行師之法左字略斷呼左人而告之也右
與御皆然

用命賞于祖 節

此軍前之賞罰于祖于社見賞戮之至公至速亦陽舒陰慘意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 節

德以勤苦而生以逸豫而滅豫而逸則過其節遊而
盛則安于此而不知止逸盛字最重乃者當咸貳之
時猶不知悔悟乃安于遊畋而無節制也

有窮后羿 節

因者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奸雄不有所因則不能
發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見非羿之
能距太康實太康之自致其距明禍亂之本在此不

夏書

卷二

二十二

在彼也

厥弟五人 節

上畋于洛之表此僕于洛之酒太康以滅德而忘皇
祖之天下至于宗廟危亡子母兄弟離散五子天性
至親不能解于心能無怨乎述太康句最重乃五歌
之綱領也

其一曰 節

此大禹之訓也民可近二句須流水不可斷見當以
情親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而使之離可字作當字
看民惟二句作推由說正明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意

予視天下 節

此五子自言以申結祖訓意也一能勝予一字卽作一字看言民心不可失一失民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待而愚夫愚婦個個能勝我矣一人三失卽推所以能勝予之意由逃豫而盤遊其失已多而民怨非一日矣此其能勝予也民之怨豈待彰著而後知之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國之常患無及故常不見是國于失德之勑民怨未形之時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民二而怨已著矣以多失之君臨積怨之民真若朽索御六馬其敗可立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至憂書

卷二

二十三

于此卽欲本固邦寧豈可得哉

其二曰 節

六者未必可絕但其致亡在荒之甘之嗜之峻之雕之耳有一字未或字重看見不必皆有有其一未有萬一不亡者也祖訓炯如奈何不念之而犯禽荒之戒乎

其三曰 節

此五子自立言傷今思古之意也今日之冀方固受之辭者然豈自舜始哉惟彼陶唐垂執中之旨以道相傳至于皇祖是我祖之天下帝堯之天下也其所

由來遠矣我祖之得天下得之以道也其所締造艱矣今乃失其君天下之道亂其治天下之紀綱一旦而底于滅亡是得之甚艱失之甚易豈不深可哀哉道相傳之道紀綱乃道之所寓以維持天下者

其四曰

節明二句是傳大德以君天下有

明明二句一直看以明明之德而君臨天下也典則如政教禮樂祿位貢賦之屬以其經常不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此制度之大者鈞石是就典則中最瑣屑者說以見其制度之周也關則通行而輕重不至于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相爭

憂書

卷二

二十四

典則鈞石正禹之令緒而所以垂宗祀于萬年者也

其五曰

節此五子自言其在于洛誥後而望之之時其言如此也

天子尺地莫非有一民莫非臣今無地無人此予之所以哀思而有愧也弗慎二句又總歸咎之詞太康失國因于不敬慎耳始曰奈何不敬終曰不慎厥德以是終始焉

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節

位四海而曰肇者旣失而始復之也命掌六師重收兵權上義和二句爲下惟時一節之綱承王命徂征

爲下今予三節之綱

告于衆曰 節

聖指禹言盡諸心爲謀發諸命爲訓先王指唐虞以前明徵何言其不可違也定保正是明徵克謹者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之意非必待其彰著而後謹也其實用力全靠臣下厥后惟明明亦由臣下盡道而然也如此說方得責義和本旨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百官各有職故欲其脩職以輔君

每歲孟春 節

此是承上言先王既昭示訓垂戒後人深言天戒

夏書

卷二

二十五

當謹又恐人心久而易玩故致嚴于臣職之當恭也使道人以木鐸徇路官師以下皆徇路之言相規相率而規君也所規所諫皆在平日愆政上說不俟天戒既形而後言也

惟時義和 節

顛覆二句是其源時官三句是源季秋以下著其時官離次之實政典二句明其賞誅也日食之變正大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脩職于下而已雖警者當夫庶人皆救日如此其急而義和專掌其事乃無聞知豈不干先王之誅哉先時后時斷主曆象

言不可泛說特爲曆官誤筭天象者重其法也

今予以爾有衆 節

義和之征仲康命之曰天罰者天討有罪人不得而私焉假擾天紀得罪于天矣故奉君命卽奉天罰也自將士之奉已言則曰尚弼自己之奉君言則曰欽承

火炎崑崗 節

火炎四句論誅戮之不可過威厥四句教之以有善也果魁指義和此句另講脅從何與舊染二句對脅從爲其所迫跡雖惡而心則善舊汚是爲其所化者今雖惡而初則善皆可宥者也

夏書

卷二

二十六

嗚呼威克厥愛 節

威克厥愛受克厥威卽見愛乃威中之愛威乃愛中之威而非有二也但軍旅之道以愛勝威不若以威勝愛耳蓋以威勝愛不妨有愛以愛勝威則今或不行矣

古虞

李棟虞夏書集解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 全章

此言天命便包人心在內蓋天命在民心離上見多罪卽下嚴刑重役是也朕言通管一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湯則不可不顧天也繼之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湯則不可不

商書

卷三

一

仲虺之誥

作四段看首節自作誥本序仲虺二節言天立君之意簡賢三節言湯德足以得民佑賢三節勸勉之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 節

放桀之舉功無懈而德慚故曰惟有慚德慚者慚不古若恐者恐其貽禍于來世蓋天人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此湯之所以歎于心也

仲虺乃作誥曰 節

竊因欲生此標本之論也聰明就資泉上看聰明之

人以已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于既爭之後皆謂時義也昏者聰明之反夏桀昏德已先蔽于欲至民墜則不止不能時義矣乃字從此句說去錫者寵畀之意不但賦之以聰明而並畀之以智勇者欲撥亂反正須是有爲有謀故也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二句一連且虛爲服正表正之事服而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爲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爲開創以來聖人之所共由禹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幸也實績

商書

卷三

二

也茲字指表正續服言率字內要見率天下而共由之意方與表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爲天所賦也不指伐桀言見天之厚王正有以重托于王今日之有天下亦迫于天命之不容辭耳何慚乎

夏王有罪 節

此申上節意夏王三句申昏德二句式高三句申天乃錫五句

簡賢 節

簡非簡略之簡乃簡去之簡對附字看附者從之簡者棄之也二句見助桀爲虐者多而湯被其譏謗欲

見剪除若苗二句狀必不相容之勢所謂簡賢也惟其如此故商之大小無不惧湯陷于非罪况湯之德尤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

惟王不邇聲色 節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聲色與耳目相粘無一息不交接最難離脫者今日不通謂心常遠之也耳不染聲目不染色最是難事在物爲貨用物爲利天子不言有無諸候不言多寡三代聖人相傳之心法也不邇不殖是其本原澄徹處懋官在任授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懋就抱負說功就建立說用人二句皆

商書

卷三

三

虞已工夫用人之善如自己出卽樂取諸人之意也不吝是其心無一毫係累處寬仁俱就簡民上說苛刻殘忍誠非簡民之道故君德貴寬仁然寬而縱仁而柔則事無紀紀人不畏服將有欲爲寬仁而不能者故以克爲貴彰者出乎身加乎民也信者信其寬仁也

乃葛伯仇餽 節

此叙其民歸之有素也惟民之彰信故征伐一舉而民望之悅之如此邇就伐葛時說惟舊卽征葛之日相慶之時是也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故爲舊耳

征葛後十七年
始有鳴條之役

佑賢輔德 節

當時諸侯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桀而見簡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附于桀而不見討者鳴條旣役之後正命德討罪一新之初而人心欲勸之候也故欲其云云佑助也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日佑賢輔德則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好善忘勢者不能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所深隱也良臣之歎多有奉制而不得遂者故欲遂之不但寬

商書

卷三

四

之以文法而且體其所未周也兼謂設官以治之攻則督率懲戒之矣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亡道不可有故去之存道所當保故固之邦家侯國謀蓋推其亡則永不亡固其存則永存矣昌字就此看出

德日新 節

首四句泛論其理未着湯說以謙虛爲本然後日新以自滿爲根則必日損五文見意也九族甚言其迺萬邦甚言其遠日新不已便是昭明建中者立此中于身使民視而則之也卽表正之意建中之道在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只是宜禮只是敬聖人事無過

動而猶以義制事心無怠念而猶以禮制心所謂懋昭者也蓋懋勉也力量可以自然受用而猶作勉然工夫此所以積累甚弘不特建中于民而可以垂其有餘者于後昆也自得師好問俱就心上說求師之道在已不在人若有一毫勉強非自得也謂人莫若已者不惟謂賢人莫若已不可即謂庸人莫若已亦不可蓋一有此念便是做根便是亡之本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在我故泰自用則一己之聰明故小

嗚呼慎厥終 節

東云臨履即推在固存之事見得正是天之道也王誠能自今日而欽崇之則可以永保而向之所事若者永不推矣

商書

卷三

五

湯恐來世以爲口實故施以慎終告之言爲君之道不但爲一時之計亦當慎萬世之防也欲慎其終惟在其始始指執取之初言終則自此而衍之長久也此二句泛就國家之治言禮有禮亦泛言天道之可畏如此有禮即能取臣懷民昏暴及是欽崇即推亡固存務學脩德永保即邦昌邦懷而垂之無窮也

湯誥

首節是本序第二節作主夏王成德二節是桀失綏猷之道而湯順天以伐之也俾予四節是湯承綏猷之變而求助以盡其責也

王歸自克夏 節

克夏而歸至于亳則退就侯甸矣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誥告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節

此言君道係天下之重歸重在綏猷上秉性猷一理但有原于天具于心見于事之別耳衆卽中也一念未起不涉有無故謂之中又準則之義乃恰好處不可踰越也降衷非天將一個中付與人大極流注在在皆圓深味降之一字亦見天之與民常相陟降赫然用命不離心目之間者也若字無工夫只是知識

商書

卷三

六

未形冒樂未及處古今不易理應同具故曰恒此句雖着人說只以理論之耳綏猷指民自安于道說惟后正與惟皇上帝相對見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卽而天不能與歸重于君道上

夏王成德作威 節

成德成君德也綏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詞威與居相應雖者入而不能脫也天道一句是大祭說重禍淫一說降災彰罪但降其災異如伊洛竭之類以顯其失君道之罪未說到亡桀處

肆台小子 節

肆字即承降災彰罪來將天命明威謂奉行天命之顯然可畏者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叶應請罪有憂前既彰厥罪今請往而罪之也請命請其更生之命于天也

上天乎佑下民 節

上天乎佑下民上請字而言之蓋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果佑下民罪人斥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既伏其辜下民無罪而卒蒙其佑天命果無一毫之僭差惟倖者獲枯槁者復責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殪矣殪曰凡殪昔未可知商書 卷三 七

俾予一人 節

夫罪人伏而兆民殪予之責已塞矣今爾萬方不能什朕是天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矣凡爾邦家垂屢而不輯擾動而不寧皆予一人之責也深惟付予之重必能全降衷之理盡綏猷之責庶足以當之而朕寡昧未知獲罪于天地蓋一念有違即孤其負托之意真有見絕于天地而不知者故慄慄危懼若將墮十深淵也見得天命我伐夏責爾重憂爾大矣今日輯寧之命有愈重愈大于前者予一人豈能獨勝乎

此湯自嚴畏而言外隱然有求助之意

凡我造邦 節

此明言求助之事匪與不獨嚴刑峻法凡非法之事皆於始造就逸樂言諸侯有此二者便不能守典故先成之典侯度也即指輯寧說天休不是臣子祿位之委亦不是式商受命之休蓋輔君輯寧爾之典而俾予輯寧則天之休也其惟禁匪彞而守常法戒愆淫而制情欲爾能終君之托亦可以終天之托輯寧休命以此仰當而不愧矣以承是用力字要見深望諸侯之助而恃以無惡意

商書

卷三

八

爾有善 節

此節至帝心裁上是言天道至公以見君臣之當各盡其道下是言君道之當然以見已之尤不可不盡其道而臣當輔之也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君之罪也或善或惡皆爾在帝心雖欲赦且赦而不可得者萬方二句就君道上說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萬方之有罪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以萬方之罪為罪則凡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為哉

嗚呼尚克 節

伊訓

惟元祀節

一商書

卷三

九

古有夏先后節

此下正伊尹之謂也將言烈祖之德故以夏事之興以告之總見祖德之當遵意古字對今而言有夏先后對湯宜重禹希方猶當也與于其相呼應非日新方進之說也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感應之機在此不在彼懋字內有

惟我商王節

商書

卷三

+

說信則不惑懷則不忘

今王嗣厥德

節

惟長以尊體元老無遺壽考言

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先王之德以德致之今王爲家邦四海之主非嗣其位嗣其德也初字重看王心則志慮方新之時而德易進在人則親望方新之始而德易孚罔不在初卽慎終于始之意立者謂建立于此而爲民取法也親長在一家之內故始于家達于邦而終則合四海以成彞祿焉是以一人之德而爲兆民之德矣

鳴呼先王肇脩人紀 節

此詳烈祖之成德也人紀之聲脩卽立愛立敬之實事太甲所當法也從諫六句正聲脩之實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然亦須看得細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者愛敬是也此所謂人紀也聲廢而湯始脩之諫者易拂于心逆耳勉強者有矣曰從諫而加之不拂萬然樂善之心可想也時若不但聽從其言蓋與之全心事無拂逆之謂也正蒙曰照下之謂明心體虛明自然旁燭奸不能欺倭不能售以察爲明非克明者也實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離而盡心以事桀言與人不求備非但使人鄙之也對下檢身

商書

卷三

十一

若不及則有自治周詳待人寬約之意既歷言湯之實德而繼之曰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于言表

敷求哲人 節

先王惟其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哲人者晰理欲之幾而灼治亂之原者也敷求卽立賢無方也俾輔于爾後嗣使之昭德塞違而人紀之脩不替也

制官刑 節

此節對上節任人又深一步看蓋哲人輔之從史之人從而敗之如何嗣德故制官刑儆于有位却不重

在臣只重諫天子風愆上使天子有所畏忌而不敢縱也風愆人紀不並行必去風愆然後可脩人紀官刑指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家喪國亡雖指邦君卿士其實借以形天子謂風愆在卿士邦君且有喪亡之禍况王乎不曰王而曰有位之儆重輔也不惟誦有位而蒙士亦訓重豫也刑墨註引劉原文之說爲昏墨真西山曰臣下所以示匡以其貪官固位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不獨知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此說即異蔡傳甚有味

商書

卷三

十二

嗚呼嗣王祗厥身 節

此總結上文而以天命人事申戒之也祗厥身者謂風愆之訓卿士邦君有一下身而必喪必亡者王可不以此敬之于身而念之不忘乎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戾一不敬則一者俱生敬之一詞乃砭風愆之藥石也然所以膏勸懲者何也以聖人之謨訓甚大而甚明也聖心之慮爲天下國家之計最大故曰洋洋聖言所指明白簡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此二句正見其不可忽而當念也而况天之禍福無常惟善惡所在乎善則祥不善則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爲常而天眷之在烈祖有不可以常恃者不獨天命

有禍福也人事亦有之爾果作善而為德勿以小而不為乃自候旬祥后以至于萬邦皆受其福慶果爾作不善而為不德勿以大而後俱即今日所祭祀之宗廟亦墜矣此時在廟中對群臣以訓王故云真稟然當敬念者周小同大此是千聖進微之旨

太甲上

始國王不順而作書以啓之繼以作書無益而口陳大義情亦切矣未復以空言無用而為桐宮之舉卒致其君之聽信焉可謂曲盡格心之道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節

商書

卷三

十三

此叙尹作書之由不惠者欲其嗣德而不嗣欲其念和訓而不念也

伊尹作書曰 節

此舉祖德而以尹躬結之見阿衡之不可忽也周視曰顧一息不在即照顧不到人之心中不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昭靈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勅命一般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念時時相依也蓋明命即是本覺顧諟即是真心迷明命翳心覺明命存成湯常顧在是天之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意而與神明相為流通以此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常常收歛常常清明祇肅之心即顧諟之心也以承二句是顧諟于無間總而言之一敬德而已故下云天監厥德真西山云湯顧天命天監湯德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申說謂天監湯之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安乎萬方也左右厥辟宅師一旨意言輔君去安民也肆字緊承上說此節惟尹躬一句是極重處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節

創業雖實于臣而保業則實係于君

太甲所以不惠阿衡非是忽之則是恃之也故上節華今日得天下有賴于臣以儆其所忽此是證天下

商書

卷三

十四

無賴于臣以破其所恃也自周自字不作由字看謂自家能周也按國語忠信為周言忠信足以自周非必信即周也以不二為真體無妄為妙用經綸蘊蓄無一瑕疵深宮大度無稍滲漏所謂自周者如此有終是基緒不墜也惟終是與國咸休也周克有終補出不同意蓋安危在君自古危亡之君未常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終而臣能終無是理也亦厥辟指自周說始言不終則累于相臣繼言不辟而忝于厥祖可謂痛切矣

王惟庸 節

依蔡傳在庸字絕句

伊尹乃言曰 節

昧未辨色也爽氣清也聖人心體昭明無時不惕當昧爽未與物接即內自覺照明而愈明故曰丕顯則此昧爽只是全體澄徹之時待旦而行之者只是行此丕顯工夫無別事也蓋明發時心體洞然清虛自有一種惴惴莫敢不得安然安枕的意思正是檢身若不及處先王勤于脩德如此又以吾之德能脩于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脩其德于是求賢以輔之不拘正路而求曰旁順而道之曰迪舉二句隱

商書

卷三

十五

然欲太甲知尹躬尤先王所托孤之人不可忽其啓迪而不念意命蔡註無解論工夫則當指朋命說對自覆看又當指大命說畢竟選指大命而明命在其中

慎乃儉德 節

自勤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

此正無越命自覆事永圖即謀所以不覆其命者所謂有終者也然謹約則永否則不永故須慎此儉約之德而惟慎永圖二句一直意蓋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也儉曰德自其收斂之根于心者言之也欲縱之原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雖欲謹之而不可得矣故須自其契于心者謹之謂之惟懷者並無別事也

若虞機張 節

夫欲王慎儉德而懷永圖則事事不可輕動矣譬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令下法度然後發之也止即安止之止合內外動靜而常不迂者人惟不敬則此心無主靜則寧謐動則擾亂何由得其所止故必常肅將收斂存省此心之天理使其靜則湛然動則順應此立本之道也然以義制事莫過于烈祖烈祖之所行莫非禮義之成法得其所止之標準也王惟率而不遵則事事有依據之實此致用之道也此二句正省括于度則繼者止者本然之度而

商書

卷三

十六

王未克變 節

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于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此決非言語所能轉移者故有桐宮之舉

伊尹曰茲乃不義 節

此伊尹告群臣之言也蓋三進言而三不聽則知惡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深故不得已而有迂桐之舉茲字指縱欲言性成下補小人導

之之意其訓承兩意來斥遠儉人以絕其比昵之榮
親近湯墓以興其哀思之心此訓之道也正是不
言之教達變之權

王徂桐宮 節

人情哀則善心生果能朝夕哀思刻刻與先人未散
之精神相翕聚誠有三年居憂而終身受用不盡者
克終允德謂實有其德于身也

太甲中

首節記迎太甲之事作書節是慶太甲終德之美王
拜手至末答太甲圖終之意

商書

卷三

十七

惟三祀 節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奉迎以歸也
服除終德兩意俱重

作書曰 節

民非后言君民之相須以起下意當重下一句觀註
固尤字可見皇天三句緊緊相連看俾字重有不忘
湯德之意亦見非人力所能致之意不能其始而能
其終故曰克終厥德萬世無疆之休正承君民相須
意說去蓋君有德不但民之有君而君亦得以有君
民其休何如也然此休不但在于一時而已王之脩

德實可爲萬世處仁近義之法而君民一體之度終
將賴之無窮向以萬世有辭望王而今果見其休矣

王拜手稽首 節

德者吾人之所以肖天地惟不明故不類也下三句
正不類之實人君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
之事皆未滿其所欲不能不憂亂其法度君身舉動
皆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放于禮法之外敗禮敗
度以違戾厥躬是不能慎德永圖而越厥命以自覆
也自作之孽其可逃耶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
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惟厥終

商書

卷三

十八

伊尹拜手 節

此以下正答其圖終之意太甲悔過戾于厥躬故尹
以脩身告之即遵禮度戒欲縱是也允德者不徒存
悔過之言而實爲圖終之事身之所脩自內及外無
不實也允德本脩身來俱有工夫協下乃允德自然
之驗蓋太甲悔過圖終天下之仰望方新苟非實德
昭著四海臣民之心豈易厭服故脩厥身至德協于
下乃爲脩身之至此惟明后爲然非昏昧者可及也
此因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以明后期之

先王子惠 節

既謂以允德協下而因舉先王之事以實之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成于受民者言之于困窮者而視之如子加之以惠則無不愛之民可知矣故本國之民服從其命令而無不心悅之者不特此也至于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以先王爲我后而待其來其協下如此蓋湯子惠其民鄰國之民不見德而見罰故莫湯之來施于惠而除其罰也

王德乃德 節

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乃德太甲初新之德也悔悟之初此心易蔽故欲其勉之小曰乃祖曰乃烈

南書

卷三

十九

祖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業之祖也湯之子惠有允德在前故王之德德須視之豫息不必速欲息荒只悠緩懈弛便是須看懋字一時稍息卽非懋德矣

奉先思孝 節

此告以懋德之所從事卽脩厥身之實孝恭聰明德也兩思字兩惟字懋也奉先接下視遠聽德八字俱不宜輕看奉先以繼述言非奉祀之謂接下以從諫言非禮貌之謂接卽接納之接也視遠謂視九州四海之休戚利害聽德謂聽百官萬民之謨獻納陳氏曰太甲履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恭也不明于

德皆棄明訓由蔽于近聽惑于瑳也今能盡此四者君德成而尹責盡是承王之美于無窮也無教者不怠于進言此句正是期望至意

太甲下

此篇俱是申誥首節言君道之難盡而敬仁誠卽中前懋德意也二三節中視乃烈祖之意若升高五節申脩身協下意末節中承王休意

伊尹申誥于王 節

此下三節作一段看言欲克勤在位所與而所與之君莫有過于先王也

此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作尊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誥之而并及于民與鬼神也未句只說天

商書

卷三

二十

位艱哉可見惟天爲重言天便該得民與神也下文引先王亦只說敬說上帝而不及民與神肯是此意惟天二惟字相應惟天高而在上有尊無親克敬則此心之靈時時凝聚時時昭合上帝故上帝惟于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克者必能之辭有實有諸已也仁者萬物一體之真心能全此真心而無一民之弗愛庶幾有懷我矣鬼神之神德惟此實理誠則以吾之精神愛被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人君居天之位不特當上合天心而明則萬民幽則鬼神皆當有以手其心者此其所以難也

末句是嘆詞嘆中言實難之意觀以爲呼發可見若實推太甲謹則意味知矣

德惟治 節

敬仁誠三者總是一箇德古之人君居天位者德惟
中而不德則亂有德則必有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
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
事道精而事粗道大而事小道指全體而事指一節
見與之難而亡之易也終始慎厥與重終字終始不
差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爲明后且常保此初
心之明而爲明后也此因圖惟厥終之語而申明
圖終之道如此

先王惟時 節

商書

卷三

二十一

此言湯之德工惟治所當與者也凡書言敬德與單
言敬字不同行道而有得于心爲德心有所得而敬
之其功夫便細厥源頭本淨心體常惺入座而不染
纖垢常收斂而不落矜持敬德而又曰懋者不着力
中真着力也惟時時字作無時諒息之時看配天全
在此字上蓋上帝無一時而不與我相勝降我無疆
而不懋敬則精神念念凝聚所敬之德與天合矣德
與天合故能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令緒即配天之
基緒茲卽指惟時懋敬言監卽所以與之也要見始
終無間意

若升高 節

此有二意既恐其忽卑迤又恐其畏高遠故直進懋
之序以告之蓋對太甲故言漸不言頓也只渾渾就
本節中立意不必參入敬仁誠字面以下各段皆然
此二句最要發揮自字

無輕民事 節

至難者莫如民事至危者莫如君位繼體之君犯于
耳目之所不及而冒于太平之無虞鮮有不輕之安
之者故伊尹戒之而勉其思艱思危也蓋民事本艱
而商家以農事立國尤不可輕者故當玉食坐享之
時須作稼穡艱難之想君位本危而先王以艱難造
邦尤不可安者故當蒙安襲慶之時作机桎危亡之
想惟字最有力便有圖難保危之意思在

慎終于始 節

太甲始不能慎故欲其慎終然不慎終于終而慎終
于始則當悔過之初卽欲爲無窮之慮矣

有言通於 節

太甲之心志理欲初分猶未能到湯之從諫弗弗處
故不能無逆與過也二有字要看得活必字重看逆
心之言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過志之言未必皆非

但諛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而言之逆適不與焉則不墮于已情之偏忠言日進而諛言日退矣

嗚呼弗慮 節

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也獲得諸心也人于道理講說雖明若不精思終非已有必凝神審玩反復尋繹工夫到時快然有真得處方知向之所認為甚明者皆虛見也故曰弗慮胡獲見必慮而可以有獲又見不獲則慮不可已也既得之必實體驗而後吾之德始完不然雖得之必失之矣故曰弗為胡成太甲果盡思為之力則德成于身而一人元良則萬邦之承聽而効法者莫不去邪惡而咸歸于正矣

商書

卷三

二十三

若罔以辨言 節

此處其思為之過而成之因示以已志也先王舊政所當率由必不可亂者後世君相欲變祖宗之法必有一段議論惑其臣民致亂之本太率坐此故戒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成功宜退而不宜居況以寵利居之不特天下人議我我之心亦無以自白于天下矣邦指邦國之間蓋舊政以辨言而亂則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先王之澤將不及于邦國矣成功以寵

利而居則臣主相猜無以杜謗賊之口而邦其危疑矣惟君臣各盡其道故邦國永信其休美君臣不宜平

咸有一德

首節是序嗚呼天難謀以下正成咸有一德之事嗚呼七世之廟以下又戒之也

伊尹既復政 節

復役還之復伊尹初攝政亦受君命而攝者今太甲終喪臨民即政尸舉三年所攝行之政而復還于君是非予奪一聽命焉禮也將告歸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猶恐太甲之德未一乃陳戒于德謂以德為

商書

卷三

二十四

陳戒也通篇俱是戒詞

曰嗚呼天難謀 節

命靡常去來無定也保天保之也觀下文皇天弗保此義自明德靡常始于操舍無常終于棄德弗守也亡亦天亡之也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者以用功言也

夏王弗克 節

此證之也庸德常德也弗庸源也慢害正也啓迪必有謹告開道之事如多方所謂大勳以威開厥顧天者啓迪春求一直說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所以春求之也曰神主則為民主可知惟尹躬暨湯源重

湯一遷天心卽啓迪眷求之心也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四方後志卽有九有之師之事蓋以事言之則必先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受命有師而後有伐夏之舉

非天私我有商 節

非天二句承受天明命說非商二句承有九有之師說一德兼尹湯天人協應之機在此

德惟一 節

此承上起下之詞上言實事此言實理宜泛說夫德惟一而已二之已不是况三乎吉商生乎動未動之

商書

卷三

二十五

先吉商未著既動之後吉凶始分罔不吉者無所不吉也惟吉商句作過文看歸重末句災祥卽吉商也特降于天者爲災祥受于人者爲吉凶耳惟天之降災祥一在乎德故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斷乎不差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 節

此四節直歸太甲之一德也服行也命天子之命指德教號令說若認作天命則與服字說不迥矣兩新字對看此句只是渾勉之工夫全在始終惟一上德謂之新則必舊習日往本體日瑩有進進而不已者

然非有增益于其初也惟終如其始而無纖毫逾越焉是乃所以爲日新矣蓋虛靈之體本無加損其日往而日瑩者習染去而本真現也非益也故不動纖毫匪後寸步而誕登道岸直探精微終始惟一卽是日新此伊尹傳心之論也

任官惟賢才 節

此言用人以爲新德之助也惟賢才惟其人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臣字兼左右庶官言之臣之爲上不獨爲君之事實爲君之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爲下而惟以爲民則又君德

商書

卷三

二十六

之所賴以承宣矣故始也當難其進及進也又當慎其選選得其人矣又可否相濟而待之以和不特和而已也必志同道合合上下無纖芥之間而後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

德無常 節

上言任人之一此言取善之一也四句語意一串謂君固當任一德之臣與之同心矣然德無一定之師也隨左右庶官至其善者師之而所以主善者亦無一定也但合于能一之心耳一在心上說不是一德之一亦不是會萬之一此理到貫通處吾心一點靈明

都無障翳千蹊萬徑豁然俱融蓋一本只在萬殊」
若說會萬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協亦非用所及乃既
研既極流盡源窮也至是則取善之功盡而德無不
一矣

俾萬姓咸曰 節

此卽一德之應驗以見德之真能一也俾字重看一
德功至民心自孚若有以使之然者太甲新服厥命
群下稟令之初也德焉旣一則理之分量無不徧而
事之涯際無不周其發而爲命者必大矣此萬姓之
所以咸贊也聞其言因知其心故又曰一哉王心底

南書

卷三

二十七

定也常厥德保厥位言大而心一則德之常可知矣
故克發先王之祿昔也惟民歸于一德而今也出一
心以發大命則蒸民皆則之自治而可永定其生矣

嗚呼七世 節

此更端言德政之不可掩者申勉之也德卽一德政
則一德之見于行事者宜主好一邊說與上文克發
永底相屬殷人六廟今云七者祈太甲也有德者方
爲不祧之主亦增而七焉德懋可知矣萬夫人各有
意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
非政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有此王者遠畏後世

近省當時則所以脩其德政者不容已矣

后非民罔使 節

合上節德政雖於罔當一德矣
况若民相誦其可以不一德哉

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于臣而與臣共有之哉至
于民亦可以不遺矣蓋君使臣臣事君朝廷之常分
也自今視之不特君使臣而后非民則罔使焉是亦
當以禮御之者也亦不但臣事君而民非后則罔事
焉是亦必有忠款獻者也慎毋自廣以快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成一德之功至大者也匹
夫匹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
則聖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所不能加焉若有自

南書

卷三

二十八

廣狹人之心而匹夫匹婦不得自盡于上則理有遺
照事有遺知民主誰與成厥功哉

盤庚上

首四節誥民趨利避害之言教于民至末則誥臣黜

傲康以倡民迂之言也

盤庚迂于敷 節

敷卽毫也湯之故都民不適者惑于利害之故衆惑
衆之以迂爲憂者本于蕩析離居而然矢言指下三
節 曰迂于殷則宗廟朝市已
改遷但民未肯往其居耳

曰我王來 節

我王來三句叙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迁殷之意胥匡卜稽二意申說不能胥匡以生則民將盡劉非先王之意是人事固當迁矣稽之于卜天命又當迁乎歸重卜上天命所以决人事也下節俱本天命說去

先王有服 節

此述故事而言遷卜不迁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有服二句汎說不可泥定迁都至茲字方以迁都承說言先王平日有事未嘗敢徇已之意亦未嘗苟徇衆之願惟天命所在則欽承而不違故于茲迁都

商書

卷三

二十九

大事惟卜之從而心不常寧惟心不常寧則所都亦不常其邑于今五迁矣寧字就心上說不常疑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以先生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意今不承于古卜曰當迁而不迁不能如先王之格謹天命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烈是安民之功繼其後謂之從俱就迁都說

若顛木之有由藥 節

若顛木上補從卜以迁意顛木譬耿由藥譬殷且空說天其三句相連說正由藥之意也其字直貫至四方紹復二句正天之永命處也紹復底綏串下與上

節反看不迁故罔知天之斷命則迁乃永我命也不迁故不能從先王之烈則迁乃紹復先王也京師者四方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安故以致安四方爲言

盤庚敷于民 節

此告臣以圖迁之大綱也句句相承一串說下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迁矣然民之不迁有二皆由在位之臣也故惑于利害而不肯迁者由在位之胥勅浮言明于利害而不能迁者由在位之排擊阻難而不得達其箴言也故教民必由在位始君令臣從

商書

卷三

三十

朝廷之法度也先王迁都時舊臣無不遵法度者而所以教臣則舉先王迁都之事以正法度焉惟曰不伏小人之伏箴耳蓋無伏箴此訓戒之言正是正法度處

王若曰格汝衆 節

上既戒以無伏小人之攸箴而又以敕上從康爲言蓋惟群臣敕上從康之故所以伏箴也故以是戒之傲康是一篇綱領

古我先王 節

此卽所謂舊服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皆賴以成之

故謀所委任之而共其政共政訛言而迂都在其中
播告之脩蓋論以迂徙之意也此句另看冠下四句
厭指卽王欲迂之指不匿者宜之于民也謂先王憂
恤民疾欲迂的美意都一一傳說于民而不敢隱匿
且不但宣君之指又自以利害之實相告不參以一
已之私言不惑以便安之左見以駭衆聽欲者敬其
能迂而寵任優渥也變者變其不肯迂而樂于從上
也今汝三句反上看昭昭多言亂人之意言不出于
中正爲險無深慮遠見爲庸有所訟者事理確然誠
有所當爭予弗知汝所訟果不得已乎

商書

卷三

三十一

非予自荒茲德 節

承上言先王有作舊人則從我今有作諸臣則訟豈
我輕動寡謀自荒茲德耶德卽爲民之德觀火乃遠
俱指含德不惕言此節歸重予亦拙謀何所以做愧
之也

若網 節

此申做上從康之戒也我固拙謀而成汝之過矣然
汝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迂之義所以責其
聽令而無做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迂之利所以誘
其趨事而無從康也須先發若字之意在字力字俱重

汝克黜乃心 節

當時阻民迂者必誑之曰不迂實便我之不欲迂實
爲汝之計也此爲虛德甚矣不思大水卷至都邑淪
沒勿論小民卽爾婚友亦何賴焉汝若能去其私心
勇往從迂則自小民以及婚友俱免沉溺之災豈不
爲實德耶前曰克黜此曰克黜欲以其所謀者而實
踐之也前曰含德此曰施德欲以其所含者而宣布
之也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迂汝今又率民以迂是
世有積德及人而汝可以積德自許矣

乃不畏戎毒 節

商書

卷三

三十二

不畏根不肯迂來遠邇指耿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
中情農三句一直說下與上服田力穡反罔有黍稷
與上乃亦有秋反

汝不和吉言 節

何及分箴言卽吉言本出于百姓者不和是不能調
和而宣布之則做上之戮惟汝自從之矣何也人孰
不以罰及身爲災今既甘受敗禍甘爲奸究是乃自
取災于身耳人孰不以罰及身爲災今斯氏做上之惡
汝實先之是乃自承其痛于身耳災爲自災禍爲自
奉信乎刑罰之毒汝自生之也汝待其及身庸可悔

乎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予觀此小民
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言相顧省者乃其發也而汝
以逸口制之不得上聞是空言且能制人矣况予制
乃短長之命其所裁汝豈不易哉汝何不以此箴言告
朕而相勸以浮言恐之以從迂之禍流之以倣上之
惡也吾恐予之觀汝固有若觀火之明吾之制爾亦有
若滅火之勢汝固自作不靖而已矣豈予之咎哉通
律及覆數十言皆言倣上之罪自取之非由外來之意
遷任有言曰 節

商書

卷三

三十三

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德非罰之意舊
人指世臣是明習典故而練達朝政者非但老成人
也需非句輕只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用人以見舊
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 節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任舊人意也胥及逸
勤泛說不重功在王室只重與先王同心共政意夫
逸勤共于祖父亦期共于子孫必倣上從康可罰則
罰之耳豈有無罪而加以罰乎乃祖乃父安國家定
社稷之勞簡于先王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
世選之豈至汝之身獨恐不選而掩爾之善者惟汝

之未効勞不強為善耳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從享
以胥及逸勤之故天下之至公也凡從人之有功有
罪先王與爾祖父之神明實鑒臨之作福作災惟神
所降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罰固不敢妄及實力
不敢自專國家圖任舊人意蓋如此

在國家為勞
在身為善

予告汝于難 節

圖政必本于志無志則難易亦難有志則雖難亦易
今迂都之舉既苦于跋涉之艱又阻于臣民之見既
告汝于難矣而予之圖迂若射之有志于中央不敢

商書

卷三

三十四

畏難而苟安者無悔無弱有達其箴言之意耿圯河
患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為永建乃家之
謀是謂長于厥居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
乃力以聽予一人之作謀可矣

無有遠邇 節

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遠邇俱指舊臣說用罪用
其倣上從康之罪也用德用其所積所施之德也蓋
罰惡不惟在外而遠者為然在邇猶在遠也賞善不
惟在內而邇者為然在遠猶在邇也所以然者何哉
示國命紹先業邦之戒惟汝衆用德之故此其彰善

必無遠邇也斷命棄烈邦之不滅惟予失罰之故此其伐罪必無遠邇也深示賞罰之斷以戒飭之

凡爾衆 節

致告以賞罰之命相告戒也當時所告惟在王庭者而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三句須切本文講不必如舊說分附無傲等恭爾事是敬共幹局無怠慢也齊乃位是整肅位次無遠邇也度乃口是檢制言語合于法度無放肆也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伐厥庭而罰及爾身矣其可悔乎

盤庚中

商書

卷三

三十五

首節是序二節總命古我八節陳古今利害失于政四節陳神明責罰今予告汝三節戒勉之也總是語民之弗率

盤庚作 節

作者將廷未廷之詞惟涉句粘上句看誣告通管一篇篇民之從君從好不從令故君之告民貴以誠不以言用寬言之出自直心不用一毫粉飾也戒以勿褻肅其聽也民從王庭不可遽進故登而進之

曰明聽 節

出于我謂之言受于人謂之命聽而不明則未達所

言之意受而荒失則朕命爲虛矣二句勉戒相因

古我爾后 節

此述前世君民之相與以歆動之也起下三節看承民保后俱指廷都說承者注念于爲民而親業以圖廷不敢坐視災變也保感者體悉君心爲我之意而相與佑助之同致其憂勤以從廷也天時指水患說君民一心則和氣既足以回之而圖爲又足以定之此所以卒能勝之也弘治十八年曾試出一節要重保后胥感以迄有理云云承者極之流瀾之中而藉之在席之上也

殷降大虐 節

商書

卷三

三十六

殷降句承上天時來先王不懷三句承上惟民之承來此是申先王以見已志不重下四句正叙已之志也聞卽指上四句說念字重承汝以下正欲其念之者夫民之不肯廷只是懷土一念惟先王明于利害故不懷非茫然不敢安居也作卽上盤庚作之作謂起而將廷非泛而興作也承卽上承民之承俾者使之廷乃承之實用力處五派三宅自古有之今則嘉貽汝以安而共享之非有罪而比廷于徙也善與共之心卽視民利用廷之心

予若顧懷 節

承上言已之廷都以爲民計者正所以從民志也顧

屬話言懷以心招之也蓋爲民圖安者已之心爲已圖安者汝之志也但或于浮言而反昧其本心耳今日所以顧懷者跡若所民之欲而實則從民之志也夫從民一時之欲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承俾康共依註入在丕從內

今予將試節

此承上二節以責民之不迂也對古我先后節看計迂已久成迂在今今予將試以汝迁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困謂萬衆動移皆在君之念也乃皆猜忌疑二不宜布腹心欲安

商書

卷三

三七

者汝之心也汝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敬念以恍感動乎我是汝不能保后胥戚矣則惟爾自取窮苦誰爲爾解哉譬之乘舟者若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汝從上之恍間斷不屬不屬者始而害于利害從上之恍固生既而惑于從言憚迂之意汝起此恍之不屬也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定沉溺利害昭然若此而不之稽雖相與怨咨其何損于沉溺之苦哉稽者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本心也欬以浮于天堦不可得矣

汝不謀長節

承上而申言不迂之害也凡謀貴長不貴目前謀承建謀之長也災卽大虐憂卽鞠苦憂本可免乃不求免而憚迂是以憂自勸也不惟自己不迂而且泛言或衆是大以憂自勸也今其有今罔後二今字緊相呼應謂只有今並無後日矣生理本在天既罔後則處在旦夕何生在天乎

今予命汝一節

此決其從迂也夫民不從迂只因心志不定浮言二之耳今予命汝定于一在內無爾可之見在外無爾適之途無起弗靖之幾以自取沉溺之臭敗也口自

商書

卷三

三十八

臭豈人能敗之哉所以然者中有主則外邪無自入若汝心不一恐浮言之人得以倚汝之身使汝不能自爲去就迂汝之心使汝不知利害所歸以憂自勸而已故一則身安而心定自不惑于浮言予之命汝一者以此

予迂續乃命二節

此二節總承上言明已欲汝一心從迂之意文氣自相呼應蓋丕克蓋爾之心卽奉育汝衆之心也不過反覆言之謂汝知人言之不當從則知我心之當體我之心何心也爲汝何生在上則天命已絕矣我之

遷都正迂績乃命于天耳我豈用威迫汝以迂哉用奉畜汝衆引而納之安全之地也然我之心又不獨爲爾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厥邦既甚勞矣予惟深念爾先人之功不可忘因念及于爾今奉畜汝衆而大能養爾者用懷念爾爲先臣之子孫也爲天牧民爲民立命念爾祖德及爾后昆我遷都之美意如此汝可不一心以從迂乎

失于政 節

此節因商俗之所尚而導之也此嚴之已也政莫大于安民不能爲民國迂是失政而久于此高后固嘗

商書

卷三

三十九

降我凶德以安定期民者其在天之靈無日不注念于民豈忍坐視其君之虐而不降之災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 節

此言民不同心先王以義罰之所以嚴之民也生生二字有力耿圯河水民不聊生矣能迂則去沈溺就安康其生也厚故曰生生乃不生生即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不謀同心即不宣乃心爾忱不屬也二句一逆說易不暨朕四句正是與爾罪疾喪德即倣上從康君不圖迂曰失政君以安民爲政也民不從迂曰失德民以從上爲德也

克我先后 節

此言民不從迂不惟得罪于先王亦得罪于祖父也昔我先后迂都既勞乃祖父矣今我繼先王而君汝則汝皆我奉畜之民當如汝祖父之事先王可也今河水爲災而憚不肯迂是戕害生民矣哉之在心豈曰幽隱先后已洞腸之必慰安爾祖父加爾以罪爾祖父亦知大義難容棄而不救矣可不畏哉

茲予有亂政 節

此嚴之臣也上篇責臣之辭但言其浮言譟衆遺上命而自安耳不言其所以然之故也至此始言具乃

商書

卷三

四十

貝王則群臣實賴瀕河之利以自封故不能迂不肯迂浮言以害迂皆生于貝王之一念而已具者巨室世享沃饒不可謂不足今復貪而不迂是欲多取而圖兼有之也爾祖父同我先王所圖任其政而罔有挽言者見其子孫不肖必怒而欲加刑高后雖欲前功而宥之然由祖父之啓迪亦不得違其誅矣

今予告汝 節

不揚兼事體重大臣民拂逆意恤即朕心之攸固也不謀迂而謀長故口永敬絕遠依託貼誠不屬言汝今一何即上二句之實也分猷念正是永敬大德相

從正是無胥遠絕猷念皆從心而出者中卽上一字
乃至極之理人惟隨事求中故有合有不合今設中
乃心則事幾未動而至理常疑內不敢不宣乃心而
外亦不敢爲人迂乃心矣中爲人心同然之理何待
于設正緣群臣徇于私情之偏而此理不現故勉其
去偏而設之

乃有不吉不遘 節

此言道路之令也不吉不遘貫下二等人則是小刑
無遺育二句皆承殄瘁之說不在內

往哉生生 節

商書

卷三

四十一

前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此曰往哉生生蓋欲其鼓舞
從迂以謀生生之利也前曰將試以汝迁安定厥
此曰永建乃家蓋家國相因民家永建則邦國安定矣

盤庚下

首節是本序二節是總命今予五節是明告之以釋
其疑邦伯至末欲其存仁民之心也

盤庚既迁 節

居者言府民廬井邑之居真厥居作已事看謂居止
已定非復蕩析離居之日也正厥位者新都草昧之
初從而整肅其尊卑之分也綏爰者迁徙間閭之後

從而慰安其勞逸之情也有衆兼民言

曰無戲言 節

迂國之初百爲經始君臣上下正當同力一心以立
邦家無窮之基當時做上從康習于戲言未迂則以
爲憚既迂則以爲足故欲其矯舊習而勉新功也命
雖在天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言
而後能懋建也始而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予迂
績乃命于天是命之短長在于迂之計與與不與今
曰無戲言懋建大命是命之立不立又係于迂後之
勉與不勉矣

商書

卷三

四十二

今予其敷 節

敷心腹腎腸正所以歷告也罔罪爾衆正是朕志當
時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罪責之說者故心怒口
諄今我之志既罔罪爾衆矣汝勿其怒協諄可也

古我先王 節

將言上帝復我祖德故先述先王迂都之功以起之
前功指契居亳言亳地依山遠水崇原夷壤地莫善
焉契始居之而國謚民安功固大矣其後屢迁數遭
水患則前功不幾于息乎我先王成湯慨遺緒之幾
墜而思欲恢復而揚之故適于山以下其凶德而

績于敷邦也多前功只是功烈遠而彌光久而不泯
恢復之意非是增益于前也而德指水患水以就下
爲性故以降爲美加績卽所爲加于前功者

今我民 節

上節言先王故曰古我此節言已故曰今我見已與
先王同志也蕩析離居承而德而來無有定止則嘉
績已廢而我欲多于前功者正此時也爾謂朕句是
問詞以起下文

肆上帝將 節

此言已之迁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易震一句盤庚

商書

卷三

四十三

紹復而歸諸天者天不欲泯成湯之德非予小子智
慮所及也篤敬蓋指當時老成之人與盤庚同心者
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足以成功盤庚所與恭承
民命者獨在此篤敬之臣也用永地句卽恭承之實
永地之永卽永建乃家長于厥居之意蓋萬世不朽
之基卽在于新居初奠之日矣

肆予冲人 節

人謀鬼謀皆大事所不可廢故迁都之舉我嘗謀之
于衆爾言不當迁者我不敢從非廢厥謀也中間有
言當迁者此善謀也我至用其謀之善者耳亦嘗稽

之卜而爾衆不欲各非敢違卜也以迁徒勞民恐傷
大業欲固守舊都以宏此責耳我之情既如此汝固
不當疑我矣汝之情如此我又何所嫌汝乎

嗚呼邦伯 節

邦伯二伯及州牧也師長公卿也百執事謂大夫以
下應者新迁之民生理未復則可痛幹止未寧則可
哀欲其惻然傷感而保護之也

予其懋簡 節

此節只是一句謂予其勉力選擇群臣之材品相導
其念敬我衆也懋簡二字重簡字說念敬卽懋之

商書

卷三

四十四

實也相者以其懋簡者而爲鼓舞勸相之道也

朕不肩好貨 節

鞠人謀人保居者謂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
也卽敢恭生生之謂好貨是不能敬念者故朕不肩
之敢恭生生是能敬念者故叙之敘之叙者是量其德
之上下而輕重任之欽則盡禮以敬之也此正是懋
簡相汝之實

今我既羞告 節

羞告朕志指上節肩有不欽指下節作過文看

無總于貨 節

此卽周有不欽之實無總句是直戒之應不肩說生
生是直勉之應敢恭說然不可平看須一串說下總
積聚意無總有痛自裁抑意生生自庸以民之生生
而自以爲功也自庸自立養民之功也

式敷民德 節

此以無窮期之也首句只傳上文重下句夫不利已
而利民此爲民之德也固敬而布之矣顧人情靡有
初鮮終况豐後易欣勤勞易厭故當矢此心于悠久
不徒念敬于迂都之始而已也蓋民功民德惟在此
心此心何心也卽應哉之心也心不變則隨在受其

商書

卷三

四十五

福此心不誠則易分一分則自鞠自謀之念生而鞠
人謀人之意薄矣

說命上

王宅憂下叙得說之由命之下是命說之詞從于王
下紀說承命也

王宅憂 節

居喪不言自是子道免喪而猶不言其如君之何此
群臣之所以進諫也知以德言明哲以人言知者席
賢夙成先天下而知洞然了徹于政教號令之原者
不由測識匪假見聞而無所不照謂之明堂靈在性

洞貫而微而無所不入謂之哲言具此先知之德者
叫個明哲之人也作則體貼發言意謂示法于此而
爲天下所準則也重作則上此二句延言天子以下
方指高宗說君臨二句正傳明哲之德而庸作則之
任者也二句串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之重意雖平
實重下句須抑揚看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爲命正
所謂承式者也罔攸稟令不惟負天生明哲之心抑
亦負百官式承之望矣作法于下爲則奉法于上爲
式上出爲命下稟爲令

王庸作書 節

商書

卷三

四十六

不言之故全在恐德不類憂弱是不言思道中適然
之事又却可以無言耳正四方卽所謂君萬邦也德
卽作則之德夫道體不涉思惟方其未得也未有不
由思惟而入者也然思道者一涉放縱則念慮紛紜
而不定一涉操議則精神漏洩而不完故必默恭以
思而後得焉恭默者謂恭而默也默者群臣之所見
恭乃高宗之所以養默也恭默而思道則神之所凝
嘗與理俱正入悟之微幾也思者憂之因憂者思之
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弼之資豈偶然哉

了凡云若天若神若人皆是虛靈心中傍事世間

並無一物外心而能自立者故以事言之則精誠
既極隔碍潛通上帝降靈殊非分外以理言之則
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上帝資予總是自己靈明傳
說形容盡在昭昭一念此處最可驗心體又可驗
一切之皆心造高宗夢說真見其形容非高宗之
神潛往傳岩亦非傳說之神真來入夢譬之上有
白日下有清潭日無心于留影潭無心于邀日而
機感相投不謀而現嗟嗟高宗之夢說孔子之夢
周公恐皆不當作夢人云也

乃審厥象 節

商書

卷三

四十七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之繪事則有是人矣故
曰形說祭傳岩之野惟肖則其有是人矣高宗與傳
說之相遇者天也其與天相感者誠也不可以爲傳
說有心用世而感高宗之夢也

爰立作相 節

爰于是也立之爲相知其果良而以弼任之也置左
右親之也立相不言王者爵人于朝與其衆之置左
右乃誼養聖德者之所自爲故曰王置不可分治聖

命之曰 節

朝夕二句一氣說下頌形容高宗不可頃刻無一

意輔德專就心上說相業莫大于輔德高命相未及
他事而責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真知本者

若金 節

高宗恭默思道力學已深故歷喻其望誨之急皆切
已用功之詞非泛喻也若金用汝作礪者真知已之
鈍而資之利也濟巨川作舟楫者真知道岸之無涯
而賴其渡也大旱作霖雨者真知枯竭而需其化也
俱主德未成上說一節深一節意不重

啓乃心沃朕心 節

商書

卷三

四十八

然所重誨于說者豈徒以言哉直欲其啓心沃心而
心心相入耳蓋德具于朕之心誨出于汝之心非洞
開汝心明白無隱何以湛沔朕心使漸涇浸漬而入
之深哉二句一直說

若藥弗瞑眩 節

此是逆喻以見不可不納誨之意比舟楫霖雨之喻
尤切謂朕病已深藥不瞑眩無益矣朕行一無所恃
若跳足然稍不視地即傷矣則啓心沃心豈可少緩哉

惟暨乃僚 節

此深望相臣以同心之助重輔德也暨乃僚倡率之
或選擇之而使之同也同非此唱彼諾只是均以輔

德爲念耳罔不字重看言無一人不然匡字就救失
一邊說得率三句緊連說下俾字有力從匡辟生來
大意謂率屬正君以法祖而安民也須將先王法高
后以安民而當時有以匡輔之意先提起然後一氣
講去率者循而弗違迺者蹈而無間高宗恐德弗類
無以正四方故以是命說終焉

嗚呼 節

命指命之以下說所謂輔德率屬是也終不是始終
之終乃終其所命而無負意二句一直言爾當敬承
我命而思畢其忠君之分也

商書

卷三

四十九

說復于王曰 節

此答欽予時命之語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惟木二
句泛言以明諫之不可不受后克聖方着高宗說夫
木不生而皆直故須從繩后不生而皆聖故須從諫
諫者以聖責君猶繩之以正責木也從繩則木正能
從諫則即是聖人矣主聖臣直君能受諫雖不命亦
承意而諫之况王之美命如此誰敢不敬順之乎

略字說得廣見
不特在說爲然

說命中

此篇說進諫之詞明王以下言爲君治民之道其經

也惟口下言因事盡道之宜其目也然世厥攸居則
目中之本與于祭祀則目中之切者未則因王言而
贊其從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 節

百官承式于天子而說命總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
乃進于王曰 節

明王者深察制治之原者王者代天治民而治之原
出于天故惟明王奉順乎天之道非謂象天設官也
建邦以下足推言上天立君分職之意均天下之地
而建之邦于邦之中而設都后王君公有君道故曰

商書

卷三

五十

樹大夫師長有臣道故曰承天樹之天承之也惟天
生民其初一也有樹有承而其等異焉尊者逸豫卑
者勞苦勢固然也然不惟使有位逸豫于民上惟以
治民而已上天立君分職之意蓋如此王者可不奉
若之而治民哉

惟天聰明 節

此因上文而申言之也聰不用耳明不用目赫赫昭
昭無往不察天之聰明也聖指明王言有耳不用方
今天聰有目不用方今天明時者無一時不法天也
意天則奉若天道于斯至矣故臣欽若乎君而所

謂惟以亂民者民亦從其治也

惟口起羞 節

自此以下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之聰明無往不在而君之法天當無往不然此節乃憲天之見于政治者文者辱之媒也故言以文身而適以起羞守者敵之招也故甲冑自衛而適以啓戎在察也衣裳命德而察之于與人之後則無及矣必察之于在笥而不可輕與焉于戈討罪省之于所加之人則忘自責矣必省于躬而不敢輕動焉戒謹戒也能謹即能明非有兩層王惟戒此四者信于此而能明焉然後能無商書 卷三 五十一

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 節

此憲天之見于用人也首句截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意故始而官人以任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稱官耳既官而後爵之以命德也不及齒德之人而惟其賢焉賢與能只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也兩惟字重看

慮善以動 節

此憲天之見于處事也慮謀思也思其善以應事而事之所應惟其時焉弗時則弗善矣蓋善無定體

時而在此國思則得之者故欲其利而從之也

有其善 節

此憲天之見于處已也善與能本非一己之私有之矜之則私矣有善已爲善加于人爲功有者挾之已矜者誇之人喪謂實有而失之也自滿者無善自務者無功此必然之理也註尚說得不切崔子鑣云覺心之放即收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有已之長即短也名言

惟事事 節

此憲天之見于備患也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皆不可以慢心處之事事者以事爲事也由敬心而出者也商書 卷三 五十二

無稽寵 節

此憲天之見于懲私也夫寵以愛人與侮隣過出無心與非隣故即啓爲約即耻爲作不可不慎也

惟厥攸居 節

說既舉憲天之事歷以告高宗至此乃歸于心也居者乃行者之本原政事由此而出者也後世分心法爲二徒知脩飾所行之跡而已不知欲政事之醇不在外也惟其所存至而政事其惟醇矣

黷于祭祀 節

尚書疏：須者自以為敬而為之也。如知黷天不敬，則致災，則何為而不正。

此則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也。黷祭祀與禮煩對弗敬與亂對禮卽祭禮中儀物末句總承說含不享意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黷實廢之矣祭有一定之禮非其禮則煩實擾之矣事神者以敬以飭今若此固失其所以事之之道神其據我哉。數祭黷也。豐祀煩也。

王曰旨哉 節

高宗有味乎說之言故贊美之惟服者我其服行汝之言也乃不良二句是反覆贊其美意。良與旨義相應。

說拜豬手 節

尚書

卷三

五十三

此因高宗問聞于言之語而責難之也謂知非難行其所聞為難然知與行非二理也謂行之為難者亦自信之不及者而言之耳王誠能信之則亦不難信協于先王之威德王既能行惟說不言為有罪耳然則言之而不行咎將誰歸哉

說命下

前篇俱論政之詞此篇俱論學之詞

王曰來汝說 節

高宗歷叙其廢學之由也。歷野宅河徂毫重遷徙不常不專于學上厥終對舊日而言則今日為終矣

則顯于此理無所開發也

爾惟訓于朕志 節

甘盤既往今學于說矣德雖顯而志則不變也故欲其訓于朕志訓志者行事未著先于其心之所之者而訓之也若作四句是喻訓志之切蓋予之頻爾非徒曰彼此相資已也酒醴之作全資麴蘖君德之餘全藉輔相爾惟勉蘖合甘苦而曲成之也和羹做此交脩者非以臣之剛濟君之柔之謂蓋可否剛柔皆在說而不在高宗須斟酌劑量于進言之際以投入君心而成其德如麴蘖並梅投入酒羹而咸其味此所謂交脩也交者非一之謂交脩專就傳說言此句正示以訓志之道因予素帶下句看又以已之必能行激說不可不交脩之意

說曰王 節

高宗求助于說其建事之志甚銳求多聞之心甚切說以為不如反而求之古訓以盡其所為學乃可以有得故稱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求多聞者是惟建事而已然不徒當求聞今人之訓也建事之理古人之訓已明傳矣蓋古人之訓古人之心在焉吾以吾心疑而不分則積久而通必有豁然悟者而古人之

尚書

卷三

五十四

心在我矣然後以之斟酌折衷直舉而措之耳若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証而終歸茫昧雖或一時有所建立固非長治久安之策矣

惟學遜志 節

此正學古有獲事也遜志時敏不可平此乃為學工夫之節度非此即為工夫也遜志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有此心而又要自強不息之力皆粘着古訓來蓋驕與怠最害于學學不謙退則無以為入門一于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進而濟以敏厥脩所以來也乃來者功夫漸熟此理忽然而至也懷

商書

卷三

五十五

惟敬學半 節

此言教人之事亦學古有獲中事也身任君師之責體用不可以不傳道兼物我之公內外不可以或偏是教人學之半而止于自學者非學之全也念終始宇離教自學教人然須抑揚重教人一進終始一串說一念倦倦終如其始而肯在于學則人力既盡天則乃見其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蓋覺與迷對始以覺

道迷終以罔覺覺覺來者積者渾乎無跡之可尋矣

一說云此節以受教勉之言為學之道一年要人指教一半自己去勤學然無能勤學以受教而工夫不可間斷必始終常在于是日進日熟至于無功可加無理可得德之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其稅使全資于人而忽生斷續者為何如哉此說亦新可玩似與蔡傳相左耳

監于先王 節

此言以為學之準的也蓋語其成德之妙固造于罔覺而要其為學之始當監于先王也監得工夫就在

商書

卷三

五十六

學于古訓時用永無愆則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此是說歸重處蓋欲其學訓又恐其遠有所慕而輕變之法故特言以終之或云上二節學古訓之工至于罔覺罔覺則得其理于心矣然恐其不能無愆故云云亦有理

惟說式克 節

此序交脩之助也別記云君德脩而後相職舉君正于上則服心耳目通為一體黜陟臧否無有異同此臣所以能敬承交脩之意廣求賢哲使充庶位作趙藥鹽梅者皆是也蓋得人事君此相臣至願而有不易以自遂者後又皆天民庶位皆天職致之或拘于

方處之或非其人皆相之責然君德未至將偏有所
向則相欲旁招而不可得矣意有所私則相欲布列
而不可得矣此欽承之言必繼于無愆之後而旁招
布列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

王曰嗚呼說 節

此高重望說之輔已故先舉人心之屬望于說者以
感動之仰德者望其有非常之治也時乃風者舉說
傳岩其事甚奇天下聞此風聲咸謂朝廷用非當之
人自不免其改觀易聽耳

股肱惟人 節

商書

卷三

五十七

此欲其輔君作聖以答天下之望也正與時乃風意
相叶應身之運用全借手足君之鼓動全資賢良使
無良臣君德雖脩亦無由展布以慰四海之仰矣

昔先正保衡 節

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說匹之休也作我先王者
言成湯之德業得尹而興起也此句虛格天卽其實
也予弗克五句是伊尹欲光輝其君民之言佑我二
句總承說惟其自任之重如此故能輔我成湯以安
民而成格天之治也尹言雖以君民平說然高宗總
之佑我云云蓋安民亦君德中事故歸重在輔君作

聖上皇天就化育上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
也至是則所謂作我先王者在是其良臣惟聖者哉
明保二字一連只是明白啓告以保佑我卽納誨訓
志事中逐紹辟綏民意罔憚二句是期望之詞非成
之也

惟后非賢 節

首二句是卽君臣相遇之難見今日際會之盛不可
不盡輔君之責以負此遇也其爾二句正明保之實
當申看工夫全在紹辟上能紹先王則自足以綏民
矣對揚二字註雖分解細玩文勢則謂對以已而揚

商書

卷三

五十八

于衆也當渾融說不宜析看敢字與克對俱重

望其以已事君故渙對
又望以人事君故渙揚

高宗彤日

首節叙其事二節進言之法三四節是格之本節是
正厥事也

高宗彤日 節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彤彤亦常禮蓋失不在彤而
在數祭也祭而數失也祭禱而數抑又失矣故有雉
雉之異雉本野鳥而鳴于禰廟癸之大者

祖已曰 節

祖已自言謂王之意事之失皆由于心之非昧德義之當爲而謂福可俾致此王之非心也故先謂之以格其非不知職在敬民而祀典獨盡于此此王之失事也然後謂之以正其失

乃謂于王曰 節

義字是格心之本永不承申言降年有承而亦有永不承不承一邊方與下二句相合

民有不若 節

承上言民雖不義天猶未絕之也德即是義故民有不務民義而微稱于神此不若德者也人有箴規

商書 卷三

辛九

而咨于政通者不聽辨者也天之譴告欲正其德其仁愛之意至矣乃曰其如台倘乎民之自絕而登天之欲天民乎哉

嗚呼王司 節

講敬民何言外便要見微福實神非其所司意豈字兼以恭禮煩二意既親也也親近莫如于父故知是稱廟

王曰嗚呼 節

首節是本序二三節言受得辨于天而天棄之四節言受得辨于民而民棄之後三節因紂之不敗過而

嘆其必亡也

西伯既戡黎 節

戡黎無與敵而奔告者見周勢日興而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曰恐曰奔告見祖伊憂國之忠

曰天子 節

此傳所謂天棄殷也爲天子之子而自絕于天則凶禍其可免乎故先呼天子以惕之天既句虛格人元龜平看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處蓋格人心與天通而危則紹天之明者也今皆罔敢知吉以人事天意觀殷則天之說殷命也可知淫戲用自絕自字見

商書

卷三

六十

是自取即先王亦不得而佑之也

故天棄我 節

故字承淫戲自絕說不有三句僞述喪亂之形以警懼之

今我民 節

承上言不惟天棄殷民亦棄殷也欲者探其心曰者述其言大命不弔即天降威其如台是明其不足爲君也

王曰嗚呼 節

祖伊明言天命之已絕而紂猶云天命之在我愚亦甚矣

祖伊反曰二節

罪與功俱指溢戲說自其有咎而言則曰罪自其用功而言則曰功

微子

前三節是問後六節是答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私議于家各盡致身之道

微子若曰一節

曰其弗或不忍決言也微子猶望其一且改悔不謂其果不能也亂正以紀綱法度言遂成也底遂陳者

商書

卷三

六十一

致其成列也就開創王業言陳于上對敗于下看言我祖之烈邪于上者如彼而子孫之沈酣敗德于下者如此忝厥祖甚矣

敵讎分上是一言敵之亂下是一言敵之亡罔恒獲紂逋

逃至執法者不能常得之也此皆由亂敗厥德以致之者我祖陳列之功果安在哉

我其發出二節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狂生于心發出于外不可救止吾家老成之人肯見幾而作遷于荊野顛隤如

此所恃以扶持者吾與師父兩三人耳苟不示予濟危之策將如危亂何哉

父師若曰一節

方輿何卽咻災荒之實上曰沉酣此加方輿二字所謂甚之也

乃罔畏畏一節

乃罔畏畏寬說惟不畏其所當畏故不見老成畏而嚚嚚之然則老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乃紂斥之而去耳亦甚之之意

今敷民一節

紂夷居不事上帝神祇故民敢攘而無罪是不止于草竊矣

降監敷民一節

重在欽字召字上至是則君民相爲敵讎甚于小民之爲敵讎矣

商今其有災一節

商今二句言今日敗亡之禍商其二句言其義不可去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子以下是言微子之失不可不去而以存商之孝望微子也意重在詔王子一邊上曰淪喪顛隤而此有罔臣出迪之語亦甚之

也

自靖節

自靖者擇其義之所在而自安之也自靖以自獻一
直意末句雖申已意正以見微子之當以行遜自靖
也

周書



古虞

李漢章等覆用纂著
郭之培傳因用恭閱

恭誓上 上篇未渡河作下二篇既渡河作

惟十有三年春 節

十三年見武王即位之久而後伐紂者自此以前猶
望紂之敗過也不期而合曰會遠近咸歸曰大會

惟天地萬物父母 節

此言天立君之意首句提起惟人二句一直說下聰
明就心上說益從真實無妄中發出應不待決而自

周書

卷四

去塵不待拂而自瑩聰天聰明天明而為大君於天
下作民父母須從養說到教上全斯民之靈性而不
忝于所生也全重天意上說

今商王受 節

此下三節言受失父母斯民之道也惟弗敬天故降
災下民雷民正所以慢天也

沈湎冒色 節

沈湎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
事也敢字重看誅其心也侈服即指宮室等言其奢
侈以為事也大勲安天下之功也

肆于小子發節

肆字累承大勲未集來觀政於商追叙平昔以諸侯之情觀商之政而冀其改也後心分上言不能改過下言益甚其過也夷居句是慢尊神遺厥先句是慢親神犧牲句又推其慢神之甚康侮字指慢神言

天佑下民節

佑字與相字應民有所不及而天輔之故曰佑天有所不及而君師輔之故曰相作君師正天所以佑民康也長教二字不可着力說只是交付與他長交付與他教不然侵相上帝寵綏意矣寵綏是克相實事

周書

卷四

二

寵綏二字一直看謂加恩澤以安之之意兼身心言君以安其身師以安其心也四方下瀆補云紂矢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之道有不吝不盡者有罪無罪惟奉天以從事不敢以私心與其間也

表云君師之志在克相上帝使天欲討而我

不討天欲赦而我不可救即與初志相逾越矣

同力虔德節

此言即人事以見伐商之必克也力就士卒同心說德就乎日爲治說虔德校善惡也虔義於曲直也下言力且不同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節

此言伐商之不容已也貫盈謂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質其惡質已滿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節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肅將天威原是文考事故先受命文考之廟而後告於皇天后土此起兵所舉之禮也

天矜于民節

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閔斯民而從其所欲且泛言下瀆補註中民欲亡紂二語意清字對紂之汙濁說

周書

卷四

三

未字對今日說弗失者益討貫盈之惡畏惟鈞之罪迫于天人有不容已者非利其事幾之會而乘時以圖功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節

用兵以次爲善曰次於河朔則持重而非掩襲也行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人心咸歸而非違衆強行也徇拊循慰勞之也

嗚呼西土有衆節

上篇友邦節先諸侯而後西土明尊卑之分也此先

及西土立法自近也

我聞吉人爲善 節

我聞四句是古人成語吉人凶人原該泛說武王引來却重在君上亦字重看謂吉人爲善固勤乃凶人爲不善而亦勤焉見其皆惡之無已也力行無度正所謂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播棄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醜句是一身之無度臣下三句是無度之惡集於臣無事二句是無度之惡聞于天也

惟天惠民 節

此原湯革命故事以起下意惠民主安養說與流毒

周書

卷四

四

反看

惟受罪浮于桀 節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也剥喪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四謂字指紂之言乃其惡實由心造非徒在言也紂紂之罪而曰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夫以流毒而黜命今受之罪又浮于桀如此天其以予治民乎其者不敢決之詞以應卜卜在先而慶重益天佑至公龜筮告吉卜固休美而聖人志在救民精神乎格以後之慶合於前之下而休祥重疊焉故天意可知而伐商必克也

受有億兆夷人 節

通節不可作兩平說益仁人卽亂臣夷人卽同親當下二句承上二句說

天視自我民視 節

折親天人伐商固有必克之理因民察天伐商有必往之勢必往內合上二節意講如云用忘良之助以應人心成父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惟揚 節

此表伐商之公也我伐用張康斷取凶殘內含而民意謂我所以奮武以浸紂之彊者正以紂肆暴言天

周書

卷四

五

下患之故欲取彼凶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欲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謂與湯吊伐意一絕而繼湯以有光也

勗哉夫子 節

罔或二句正是勗百姓二句推當勗之故益民苦紂言不能自保懷懷若崩催其頭角其危以如此而可勗勗乎永世謂民免于禦禦崩角之患而人安于斯世也

康誓下

將厥明 節

大庭亦整齊部伍器械意與中篇獨斷不同此時將近商郊戰期已迫故先迎六師而後誓也

我西士君子 節

此下三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也顯彰二句有分別顯是昭著不可掩彰是明辨不可消自絕結怨不平根上不敬天道來以致自絕于天而因以結怨于民也

斷朝涉之脛 節

此下二節總是自絕結怨之實不必分貼與刑指舊章成憲言

周書

卷四

六

古人有言曰 節

洪惟作威卽上斷涉等兩引古語皆重下句尚迨果毅正應上孜孜以登乃辟正應上奉予一人果毅一直說果是勇往之意毅是決於勇往而不中止也

嗚呼惟我文考 節

此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見與周之有本也以爾惟字爲眼目上惟字見盛德非人所能及下惟字見大業非人所能與然業卽德之所造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承日月來一直說下文王未爲天子而曰誕受就德上見出據理而言之耳

于克受 節

此節反覆言勝商由于文考正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也只是衍上節意善則稱親過則歸已而且致其謹慎聖人之心可見矣末補幸而集事固足以爲誕受多方之驗不幸而事不集文考照臨之德固無損也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奉先德以伐有罪寧有不克之理哉

牧誓

時甲子昧爽 節

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杖鉞秉旄所以肅

周書

卷四

七

已容也泄矣西土所以慰衆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節

以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

及虜蜀羌茅 節

及字承上來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來助

稱爾戈 節

此三句與王左杖二句應乃肅人之容也予其晉與乃晉應

牝鷄之晨二節

婦言是用牝鷄之晨也昏棄以下惟家之索也王父

大父母弟同姓也厥遺皆先王之道也

今子發 節

止而齊各歸部伍也非謂止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也金動中有靜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所爲節制之妙也前勗以無輕進言後勗以無貪殺言

尚桓桓如虎如貔 節

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如虎二句正狀桓桓字

爾所弗勗 節

勗字卽上三勗字晉師之末獨言戮者亦威克厥受

周書

卷四

八

之意也

武成

惟一月 節

此記往商之時也曰征者見非利天下而往正其罪也伐者見非無名之師而聲罪致討也

底商之罪 節

此記伐商告神之辭底商之罪極數其罪也至大川作一句看商王受以下正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之內必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上帝者蓋仁人乃通知天威越入悲愍者也仁人既得則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

天討以遏亂暴矣敢字重看亂略卽指上暴殄等事

惟爾有神 節

首四句亦告神之辭乃祈神之佑也既戊午至大定記告商之節次及商政至末乃定商之規模也釋四六句卽反政由書之辭

厥四月 節

假武脩文一直說假武正所以脩文也歸馬放牛正是假武康

既生魄 節

受者殷祚已革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朝新君以

周書

卷四

九

受正始之命

丁未祀於周廟 節

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群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邦甸延邦侯衛遠邦也祀廟內須謂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

嗚呼群后 節

此歷叙基業之所自起也創立曰建初開曰啓邦以侯封言土以民地言前烈卽指先王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以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基曰勤皆

功之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誕膺至德正克成之實天命不專指西伯只是上天眷顧之命方夏就天下說大邦非無德而曰畏力者大邦素以力自雄今則畏文王之威而不敢侵小矣小邦非無力而曰懷者小邦素以德望人今恃文王之德而可免大國之侵矣爲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非文王之德不足以致王也當時猶望紂之能改而以服事殷之心未忘也安天下之志卽撫方夏之志非謂欲滅商也通重文王及予小子二段

恭天成命 節

周書

卷四

十

黜商之命在文考已誕膺之至今紂惡貫盈則天命一成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以成文之志也肆宇罔接去周王之德伐罪吊民之德也昭字在來迎上見

列爵惟五 節

此述武王制治之本末也爵五土三見武王分封有法舊說事卽官所司者能卽賢人所設施者然官賞論德而事必須才賢與能終當有辨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事也俱就民說俾信明義就武王身上說信乃本心之真浮僞以乘而真心

斯薄故頌厚而傳之義乃人心之宜察理不精將有認非義爲義故頌講而明之教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於利二者所以端風化之原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是已用者與上賢能不同崇者慈官報者慈賞也二者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本上文來重治法詳於有爲治化享於無爲征誅與揖讓同風矣

洪範

惟十有三祀 節

十三祀卽大會孟津之年武王之怠於訪道如此

周書

卷四

十一

王乃言曰 節

天之於民聲臭俱無性靈全昇所昇之理事物物隱然有不可移易者所謂陰陽也相協厥居正天之陰陽康二句一直說居卽惟厥攸居之居乃心之止康渾然至正一有偏倚則然自知此天之輔相之也與生俱生欲演史離之而不可得此天之保合之也夫民之居民之養倫所在也天能相協于有生之初而不能使之常叙于有生之後是固有待于君之叙矣我欲叙之不知其道如何而後可以承上天陰陽相協之心也

箕子乃言曰 節

水一泄而五行汨水居五行之先也嗣與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九疇皆列于禹而天曰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之所以第其疇而實天之所以啓其衷也彛倫之所以叙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叙彛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

初一日五行 節

洛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等禹分配之也用字皆人君用之敬用

周書

卷四

十二

五事謂人君敬以脩身順用此五事也餘倣此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說五事八政以脩身立政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敬天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說庶徵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說福者人之所慕而趨故曰嚮極者人之所望而畏故曰威皆重率人上這九疇只消直述本文略加點綴而專歸重在皇極上去總是

一五行 節

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衍者下十句乃蘊與味箕子所增益者下八疇同此凡此五者皆調

劑于陰陽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卽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着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濕挑剔爲是

一五事 節

五事以切于人事發見先後者言不必分配五行德與用不可分淺深有是德便有是用如有貌便有此恭恭卽具於貌內乃貌之本能如此發于用則爲肅以恭對肅則恭是體段肅是作用然實非先有是恭脩爲將去乃做肅也餘皆然

能敬則五事皆得不能敬則五事皆失

周書

卷四

十三

三八政 節

八政于民以緩急爲先後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養生莫急于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祀成報本故祀次之然皆欲安居故司空次之安居矣不可逃居無教故司徒次之既教矣而不從者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舉而後外治興故次賓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已征焉故師終焉耳日記云治內之政六而司寇居後外治之政二而師居末可以知聖人之用意矣

四五紀 節

紀如網之有紀非紀載之紀重天示人人合天二意
載無不統故居一月統于歲日統于月星辰爲日月
之經行曆數又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故相次
有如此者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
網維之意故曰紀也

五皇極 節

皇建句極重就常建說極兼至極標準二意極而曰
有者謂吾所固有亦民所同有也人君欲鼓舞庶民
全藉五福故頒欽而錫之敷兩間之和氣而聚之
一腔故謂欽握造親之權而與民共由之故謂敷錫

周書

卷四

十四

用字重省含造就敷言意汝極者君所建之極也始
焉則君以自治者終焉與君而共保也君因極以錫
福民因福以保極正見相與之盛處而實重君一邊

九厥庶民 節

作極與建極微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振作鼓
舞之意上言君能建極庶民保極此言臣民歸極由
君作極反復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

九厥庶民有爲 節

承上言民臣歸極固由皇之作極矣然人品不同苟
不因材造就亦安能使之終歸于極哉猷爲守皆就

作用上說念之者不忘成就之心而加意眷顧之也
協合也不能與極爲一而能不偏于咎此是中人受
之者不拒于成就之外而含容以教育之也而康二
句卽二種人由念受而進脩至此者錫之福謂因其
進善之有微而寵嘉以爵祿不但念之受之而已時
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感發不
容已之意惟者與皇極爲一也益進善之機既得于
裁成之術而爲善之力益奮于激勸之恩矣

無雷乾獨 節

雷不但是凌雷有善而不錫福念受便是雷畏不但

周書

卷四

十五

是畏俱無好德而錫之福便是畏

人之有能有爲 節

有能有爲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講能爲是才蓋
其行則進于德矣造就全在使字中邦國以有人而
實故官使皆賢材卽是邦昌不指治教言既富方教
正使之蓋其行者正人卽有能爲在官之人方教有
督責懲戒之意弗能句正是不能富之時人何則不
能羞行可知此是反言以見其必富而後教也于其
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富意蓋富國
所以優衆正亦不可因以開倖門既不橫被于惡德

之人則必專及于能爲之士將善以富生行以使進而邦昌者是在是矣此節與凡民節對看而意最細折須要圓活始得

無偏無陂 節

此教言以訓臣民也無偏無陂要就心裏洗滌念頭上有一毫倚着便是偏有一毫不坦夷便是陂義本大中至正者固欲其無偏陂遵字雖就心裏說亦有行意不行不足以爲遵也好惡原該有的只多了作字好惡各有當然之則略加一分意思便非本來真心矣道即是路特變文叶韻耳不必分解蕩蕩六句

周書

卷四

十六

示以皇極體段蓋此時民心已知向慕但示之皇極正大之體並不消一毫督率連遵字亦用不着矣會極二句申明上二段會是心中會晤望極而趨也極乃吾所本有一向放失在外今復其故故曰歸當已私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歸已私但見于事一渾化之便歸矣會而歸一直說

曰皇極之教言 節

此贊教言之妙見爲化臣民之要道不可忽也爨訓亦當貼人倫事物說自教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爨台教言所

昭示之訓言迤指遠爲臣民之範圍而不滯于狹小故曰是訓此皆出于天命之理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卽陰陽之化工其所以誨提百官者卽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

凡厥庶民 節

此言教言感人之深也是訓是行串說諷咏而踐履之也天子之光卽建其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者近之卽會歸之意蓋君之所見者此理民之所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與保極惟皇之極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天子二字提起據經文當一直說

周書

卷四

十七

下若云及後開論諄切懇至如父母之愛子是其能作民父母而可以爲天下之王矣今都渥于訓詁兩平講殊非也

六三德 節

正直剛柔主君德而言也建極言其本而三德其作用也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得已故其序如此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者平康之世風俗人心莫不淳美則正以待正直以待直無所事于矯拂治之上也然習俗不齊則當有政以治之故剛以待其不順柔以待其向化此二者剛柔之因俗而異施

者也氣稟不齊則當有教以化之調劑其太甚輔翼其不足此二者剛柔之因人而相劑者也

惟辟作福 節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御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惟字在惟作二字上見臣無有句正見得惟字意夫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矣

臣之有作福 節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是大臣人是庶官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

周書

卷四

十八

者臣之上須補君不能操其權以致然意內害是操奪刻剥令國家不寧也側頗僻僭忒則不但淫朋比德而已

七稽疑 節

擇字重乃字亦重蓋天之意非龜著不傳龜著之意非其人不傳也

曰雨二節

雨霽蒙驛充分配五行貞悔各具動靜俱要模寫其字義

凡七 節

曰雨節不曾露卜字貞悔不曾露占字連用曰字一申叙來至此而始總之曰凡七分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之爲占用也傳註于上文俱說破了則此爲刺語矣作文須要善體貼式字根疑字來有似吉而實凶者有似凶而或吉者其應與人

然看

立時人 節

立時人卽所建擇之人此句輕只叫起下二句三人要見相參考意蓋印衆以取其同也

周書

卷四

十九

汝則有大疑 節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戎祀等事凡近有係于君身之休咎遠有係于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迷者會逢其適之意謂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

八庶徵 節

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言五者之候來備其叙言五氣之顯其時卽所謂休徵庶草蕃庶則休徵之效也來備

以叙正應上時字一直說

一極傳凶節

極傳極無與來傳其叙及凶與蕃庶及亦不着人事上

曰休徵節

此節方着人身上若如也謂所應如其所事也凡說休咎之應當云肅則貌之人事既脩貌澤水也則理宜有時雨之應只如此意講便得不可忒說殺了

曰王省惟歲節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也省乃省五事非省歲月

周書

卷四

二十

日但因歲月日所省之利害而省吾五事之得失耳

歲月日時無易節

即休咎所感正見君臣當省驗也

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時字即日時之時字無易者五氣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也應上來備其叙看正是休徵下句則休徵所感與蕃庶對看用者用此而致之也百穀以下非民間之福乃國家之福也家就王家說

日月歲時既易節

此與上節反看上休徵自大而小者順氣由歲而成也此各徵自小而大者乖氣由日而積也

庶民惟星節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惟係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星固有風雨之好而所以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之日月行冬道則有冬焉行夏道則有夏焉此乃運于天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而從星之好風者則風應月行而從星之好雨者則雨應也然星非真有所好特氣類之相感日月非真有從特行度之所值曰好曰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耳末補正意

周書

卷四

二十一

九五福二節

五福以人情所最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最惡者為先都歸重在君上所以自為勸懲以勸懲天下也

旅獒

此言以旅獒二字為綱領明王二節見不可不謹也德盛五節詳謹德之事也風夜一節期以謹德之效

惟克商節

惟字遂字紫相承見其感通之速也西旅貢獒武王未必受而太保已作書訓之忠臣愛君嘗先事而諫故能格心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節

不曰脩德而曰慎德蓋明王已自有德故欲謹之慎者謹之於難察之中防之于易忽之際也咸賓畢賦相違說重講服食句方與受契切

王乃昭德之致 節

上言惟服食器用此則云德之致者必非異物也寶至雖貴重亦是可以爲服食器用者不易二句一串看不易物而德其物者受君賜如見君德也

德盛不狎侮 節

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告武王以慎德之事德盛本慎德來不狎侮者自然而不待勉強也狎

屬書

卷四

千二

侮上補德不盛意人雖衆只君子小人二種乃人君所賴以共治者惟君子所賴以守邦者惟小人今且令其心力不盡將何以君乎然見德不可不慎意

不役耳目 節

外面物欲皆從見聞而入此見聞而勞心以求遂其欲是心反爲耳目所役矣度法度也合于義理者爲貞涉于情欲者爲非貞毫釐之間不可不察也

玩人喪德 節

始以德不盛而玩人終則并其未盛之德而喪之矣始以心役于物而玩物終焉于心之所之亦喪矣

志以道寧 節

此内外交養之謹德之要也志屬已祭當此心之萌動也條忽千里最易搖動惟求之以道性體湛然隨覺隨化雖千蹊萬徑總屬坦途故寧人有言而吾以道接之即淺近之詞宜徹精微之理如其非也即遜于汝志而亦弗聽弗庸此即謹德工夫也

不作無益 節

此告以謹於好尚正謹德之事也無益不止游觀異物不止奇巧凡無補于治功者皆無益非常用之物即是異物功成民足遠格通安正見好尚當謹之意

屬書

卷四

千三

二乃字與則字重看蓋無益與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矣所實惟賢發一惟字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心者實非其實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

鳴呼風夜罔或不勤 節

風夜句字字不可忽不矜以下足推言不勤之害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以不矜知細行不可不矜則風夜何可以不勤乎大德即威德廣被之德也

允迪茲 節

此申勉其勤德而因期以效也允迪茲承風夜罔或

不勤何而玩人等事皆在其中保居世王一串看

金縢

既克商二年 節

二年者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天下不可

一日無武王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二節

穆敬而和意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成在所謂中也

二公憂君欲其卜周公知天命有歸疾不由此恐因

穆卜以提四海之心故托以辭二公穆卜則必有事宗

廟恐先王因此遂懷憂慮故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也

周書

卷四

王肅

周公自以爲功 節

公既以已事行之故得執家人之禮而安夫支子爲臣不入廟之意

周公因二公之言而以爲必煩卜則無煩二公此我

之事耳蓋公王之懿親氣息連于祖考爲天下爲兄

迫切祈脫于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

以旦代某之身非周公孰能任之非周公誰攸言之

此所以自任其爲已之事也

二公之意未爲不善但卜武王之安否則患受或亦未盡禮如朝廷之卜蓋則人不免于動推故周公辭之

史乃冊祝曰 節

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曰遘厲害疾禱中有二意一則三王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患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處求以助全其生也

子仁若考 節

此承上以旦代某而言曰能曰不能非周公自誇以貶武王也意在欲代其處耳

且所以當某之身者何也且以子仁云云

乃命于帝庭 節

用能承敷佑說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言祗畏屬子

周書

卷四

二十五

孫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正欲其保護武王我先王句

應用能定爾三句言不特子孫有依歸而先王之祀

亦有依歸也

三王所以當任保護之責者何也以乃命云云先王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節

此亦冊祝之詞欲三王決其許否也許者許任保護

之責致武王之安也不必入代死意言三王許我則

寶命不墜則以珪璧俟命有他日得事神之意屏之

者則以寶命既墜而先王宗祀無所依歸也與上節

意相首尾皆警動三王之辭

乃卜節

此得三王之許也

公曰體節

此周公視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喜慰之辭也新命是所受三王許我之命惟永終是圖圖謀也終遂也益周公之禱祝惟欲謀武王之安耳今王其罔害則所謀者遠矣能念者歸功三王之辭一說永終是圖為子孫久遠之計亦好

公歸節

此見周公忠誠感動之迹也

周書卷四

王六

武王既喪節

此述周公避居之由流言不知言之為誰也不利猶言害之也流言中有二意一則危懼成王一則動搖周公周公去則主少國疑而三凶得以自逞矣

我之弗辟節

周公之辟非避嫌為身計也流言之意原謂公處位失宜大難將作不利于孺子今我一什政柄則群疑自解而可告先王于地下矣

周公居東節

居東見公自盡之誠二年見公負寃之久罪人斯得

見奸人之惡未易知而君心之疑未盡釋也

于後公節

成王之信雖因得書而其機又在周公之未敢所謂未敢者猶通上之也

周公為詩非徒自已心事也欲成王知三叔流言其事皆起于武庚也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取卵比武庚之敗王室見討罪之不容已而王猶未悟也

鷦鷯之詩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跡之勞非以冀王之自悟而王尚在疑信之間以武庚之叛未利也故未能還公但不敢請公而已天變其容已乎

秋大熟未穫節

此叙得書之由也益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

周書卷四

王七

于成王故天出變異以儆動之也未卜而啓金縢者取冊以書告神之辭耳

二公及王節

問者欲得其詳非謂無此事而問也信者冊祝請命願以身代信有此事公命者凡冊祝中之詞皆公之所命也我毋敢言兼二意益當武王不豫正恐喧騰人心動搖即知之而不當言及流言方熾涉于嫌疑然欲言而有所不敢也

王執書以泣節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其勿句作冒昔公三

正欲其不必卜意勤勞指自以為功冊祝請命說金其愛兄之切危國之至以身請命不建寧處如何其勤勞也德即勤勞之德禮是崇功報德之禮也

王出郊

節木所經承為木經也祭者祭木也大水所經承為木經也祭者祭木也

前有風無雨屯塞之屯此雨反風則陰陽和也此雒成王能敬天之怒然亦由周公動天之德使然耳起祭指木兼承

大誥

王若曰猷節

此成王將伐武庚而邦君御事不從故大誥天下所

周書

卷四

三十八

以昭大公一衆志也弗弔三句言武王以起成王也洪惟二字貫下無疆大之至也歷以統緒言服以疆域言哲者明足以察奸智足以靖亂也造哲者造于明哲之地也迪民康除殘暴而貽民生以安也知之遠徹曰格大意討叛安民眼前事理尚不能決况能極知眷周之命而延歷服于無窮乎迪民康正格知天命之本此反言明已必當盡人事以奉天討也

已予惟小子節

已字緊承上言若涉淵水者俱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求康攸濟者並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渡

水曰涉渡訖曰濟敷貢三句即攸濟之道敷貢敷命宜相承申講金借配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我惟討我所當討使我國家典章法度責歸于前者敷布而脩明之于以平其僭配芟其竊據以復前人之土宇而無疆歷服益振揚不替焉典章謂之責者國家之神氣精采所存受命謂之敷者非斥大境土特維宗社于不墜耳茲字指此二句言大功永清大定之功也責是大功既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以上皆泛言欲伐武庚之意予不敢何始指言之天威在天命中能不閉天威然後能格知

周書

卷四

三十九

天命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節

龜曰大寶是貴重之辭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也是推寧王遺之之意即命指龜兆所告而言西土是錫京東上版配為西土之患故曰大猷東土叛配必用西土之人以征之故曰亦不靖越茲義則所謂大猷不靜者驗矣是昔日之卜既驗于今則今日之卜能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節

首二句正說蠢動下推蠢動之由也天降威句輕獨重知我國有義句曰予復述其言反鄙誅其意反鄙者欲我周和雋爲彼之屬邑使如昔之以服事殷也夫曰天降威則予固不敢開矣由于民不康則予當廸民康矣武庚之罪可容不伐乎

大觀之卜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并吉之卜卜于將伐武庚之日

今蠡今翼日節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圖功分上言得賢下言得天不平重卜上兩今字緊相呼應言其得人心之速不待時日之多也賢者公議人心之至十人者言其多也

周書

卷四

三十

牧宰就伐武庚說武圖功繼續永清大定之功使不絕也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肩牧邦而繼武功事莫大于此者今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乎有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肯并吉與人謀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

卜吉在大誥多邦之前

肆予告我友邦君節

此節言已嘗告臣卜吉以之伐商見已之不違卜也又爲下節群后違卜而設于伐內要點牧宰武功之意

爾庶邦君節

此節開辨難之端爲下數節張本也述群臣不欲征而欲王卜違卜也艱大者勞師動衆成敗未可知國家安危實係于此言不可輕舉也且今日民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原實三叔啓釁乃在王之官邦君之室肘腋親近之地惟宜自咎置三監之失不可專尤武庚而伐之也予小子邦君御事自稱考翼是舊臣不可征卽上艱大意舊時此節分事勢理勢不可征又承兩邊來不如渾渾說是

肆予冲人節

周書

卷四

三十

此承上艱大而言以責群臣之難事也無忌于正對不叩自恤言不可不成重着益勝殷遏劉武王之功而武庚之叛未除猶未可以言成也

已予惟小子節

此承上易不違卜而言首二句截寧王用卜是正意下舉小民以見卜之尤不可不用也玩矧字自見上下皆不敢違卜可見天之明命可畏如此今卜伐武庚而吉是天欲弱我不基與興邦相民同一意耳靡敢違乎正應轉不敢替上帝命句

舊說明長卽指伐武庚而吉說謂三龜並吉天命甚明張乎討罪之威不敢違

趙本通

王曰爾惟舊人 節

承考翼不可征說來勤哉略截下分三段閱者教化之否塞者事勢之拂亂俱就四國蠢動說成功所是儆俱于心不違寧康于以戡亂而開基也此天心仁愛康則國事常卒矣卒圖事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肆予句維承上實重起下意言我以卒圖事之故大化其憚征之滯而誘其從征之心而委曲開道者以天輔我誠信之詞微于民獻而可知則圖功當終矣終圖功所以順天命之悲忱也惟用二字即因字

周書

卷四

三二

言天亦惟因四國倡亂勞憂百姓之故使我急于誅滅而後已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此天啓我也則受休當畢矣畢受休所以奉天威之啓迪也三天字與三子字相應言天意欲如此予不敢不如此曰卒曰終曰畢皆指伐武庚說曰前寧人對舊人而言既言寧王又言寧人益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况爾爲寧王舊人而寧王之勤爾知之爾可不思終之乎益感動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 節

承上言天命所在前功當終即人事亦有不符不然者

上言肆冲人永思艱故此曰朕言艱日思言字正指上文謂朕嘗言其艱而日思之矣若考以下承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而深切言之証意極悉

飲如有田苗而不播種而不獲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播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與不終休畢與不畢乎

若兄考

節四國蠢動害及鯨寡若爲兄考者之有友攻伐其子兄考往矣而保其攻伐而不救哉

上節言已盡其以成前功此節言臣當盡忠以禦外患正意發在若字處群臣不過憚其難耳非有勸之心也而不救則遂幾于勸矣

周書

卷四

三三

王曰嗚呼肆哉 節

群臣憚征有畏俱退縮意故欲其肆哉下以今昔對言以責群臣不知天命見其有愧于十人也重今一過只以昔來相形美邦云者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王永清之也舊字虛即下十人知天命之至迺知實至悲忱言迺知上天禍淫之命及上天輔我周之忱此所謂明哲之士而襄美邦之化者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言此時固無賴于爾爾猶不敢易法而憚征况于今日之事勢乎降戾周邦即是降割我家不少况意証勝句只是形容其爲害迫近之意非以厭室

四國也天命指卜猶言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罰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不知天命正與迺知天命相反

予永念曰節

通篇皆重武功故言若稽夫稼始事而稽終事也言天之喪朕也紂之亡如勦敷萬稼事已盡矣今伐武庚是終前人之功如稽人之刈獲我何敢不承天命以終朕祚也我想天意更有在也不惟休于前寧王亦惟休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而勦亂之功振揚于勿替耳

周書

卷四

三十四

予曷其極卜節

此節通重卜首二句設問用卜之意率寧人三句答所以用卜之意末二句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也率寧人一句極重言我豈不知大事以人謀爲本亦何欲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哉但以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之歷服而實寧人之成功也此功不率不但無以休于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爲他人所竊據而又不特朕祚不終之責而已今惟率循寧人之功則葵夷叛亂克復舊疆乃人事之當爲者况卜而進吉故我大以爾爲東征之舉也是役也上天禍淫之

命斷不借差觀卜之所陳已昭如此矣夫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而卜可違乎

微子之命

首節是主二節崇德三節象賢四節望之與國咸休末節勸進就職也

王若曰猷節

此成王封微子于宋之詰命也此節舊以崇德象賢含古字中以下直指成湯微子說語氣既不順而咸休處用文謨武烈等語辭意誇張又不似成王告微子口語當以崇德象賢泛論古制未可露成湯微子

周書

卷四

三十五

至下乃祖二節方指實言之大意謂殷王元子我稽之古制先朝有明德之君則尊祀之象賢之子孫則建立之夫禮物正先王之統緒所寄則統而承焉其典章法度車旗服色之類雖非舉行亦脩輯之以俗一王之法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其朝祭聘享只作賓于王家不以臣禮相待以別一王之後與國二句通上來層數雖更而聖王之制作則與廟禮俱存大物雖改而神明之苗裔則與國祚俱遠國家之休美無窮而崇德象賢之典亦與之俱無窮此古制也

嗚呼乃祖成湯 節

此正言成湯之德之當崇也通節俱就湯德上看克
字實下四字下分得天安民濟時裕後四段說齊聖
廣淵在心體上看于此識湯之全體下皆本齊聖廣
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虛不可作效說皇天二句是
以德而凝天眷撫民二句是以德而安民生安民與
濟時不同蓋除其邪害專就征伐時言而功加于時
則推廣言之凡民被澤者皆是也功與德一般所以
分屬之者益德之加于時者即爲功而非其盛德雖
有赫然功業亦不足垂之後故功之垂後裔者皆德
也後裔頌賡含微子不宜太泛

廟書

卷四

三六

爾惟踐脩厥猷 節

此正微子之賢所以象成湯也厥猷即齊聖廣淵之
道蹟行曰踐舉厥曰脩令聞即踐脩之譽曰舊有正
見其賢恪慎二句是踐脩之實所以舊有令聞者克
孝以心言肅恭以事言謂當商社幾墜痛宗祀之無
依憂愁抑鬱常存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致恪致慎而
克孝也而其事乎神人也爲能委曲以國存周旋以
延祀而無所不盡其肅恭蓋以克孝之實心見之爲
肅恭之實行將與懋敬者同其心源恤祀者同其行

事矣二句須一直說爲是予嘉乃德四句是極贊之

也乃德即克孝肅恭之德篤不忘言微子孝敬流通
不以盛衰改節忠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顛隲之
日而此德之厚猶眷眷不少變也此正是嘉他處乃
已然之詞上帝二句緊承說度其將來必能如此要
善看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復眷之下民豈復歸
之微子能順禍遷之命而盡忠王室上帝必時而歆
歆歆嚮也謂轉而嚮我也能恪共臣職而不貳適則
下民必祗而協之協合也謂其從周之心與已相合
也末二句重奉祀上建上公而尹東夏則言今日所
以待微子者

廟書

卷四

三七

欽哉往敷乃訓 節

此歷戒勉之以盡職也欽哉欲其推恪慎肅恭之心
于君國子民之日也往敷句承尹茲東夏說慎乃二
句一申承建爾上公說乃訓指綱常倫理服謂九章
命謂九命典常即服命之典常蓋九章九命惟上公
有之正國家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有一毫僭踰
者也敷訓慎典以指教化謹名分平看以字承上實
至末微子之封非但存王者之後亦聊以固吾國也
故望其蕃王室非但存商之祀正欲其恢祖之德而

爲下克忠也當朝法度不敢違越故曰律無反無則
與國咸休故曰永綏下四句依舊比上深一層夫曰
蕃王室是泛就國家言嘏一人則就君身上說矣曰
弘烈祖是開揚先德世享則就垂俗後昆說矣律民
只是宋國作式則就天下說矣綏位只是微子所保
守有周無斁則就王家眷顧不替說矣至是則統承
之責以盡作賓之道已脩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者在是哉

往哉惟休 節

上勉下戒一直說往哉者以上公而尹東夏也政與
周書 卷四 三十八

命一般自微子行之曰政自成王命之爲命指敷訓
率典而言蕃王室以下皆此二事所致耳能休美其
政而無替我之言則崇德秉賢之意斯無負矣

康誥

首節洛誥本序下以明德慎罰分應本註自明

其首節已盡
正洛誥首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節

康叔時爲方伯故呼孟侯曰朕弟見當親王室意小
子封見其天真尚全欲實未開擴其智慮固易溺于
縱肆亦不難則聽誥不可不審矣當一句呼下勿依

舊作三平說

惟乃丕顯 節

此舉文王造周之本蓋一篇綱領也不顯總明德慎
罰之成而言不必講克字最重明慎要照本原發揮
洗滌本原而光于天下者明也謹守法度而不敢輕
試者慎也務崇務去是左氏推原之詞耳

不敢侮寡 節

此詳文王造周之實而康叔得封之由也顯民至時
叙當推下去聖人之心視民如傷體念稍有不到便
是傷不侮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祇祇尊賢也威威慎

周書

卷四

三十九

罰也以愛民好士爲明德是就德之發見言慎罰正
是好生之德故總言德著于民用肇造三句皆本顯
民而言句句不可脫民字區夏就本國之民說一二
邦就隣國之民說西土就一方之民說俱以慕德畏
威貫講上帝休句虛天乃三句正所以休之者殪戎
數是終肇造之功時叙是終脩怙之業厥邦厥民猶
云天下之民時叙萬邦風氣異宜民生異俗而燦然
就緒各得其所也顯民帝休不平乃德著而漸極其
盛也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亦
見緒造艱難意肆汝句則引起下文祇適之意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節

此節欲康叔傳學以明德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夫所謂明德者非徒明之于己也正欲明之于民也今日之民將何如耶將在敬述文考之事而所以敬述者惟繼其所聞文考之德言而服行之耳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其功夫正在民上用適商郊故曰往不專求之家庭而廣求之前代故曰敷商民之情素安乎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以爲保乂之準可也不徒求商君而又求商民故曰丕遠曰惟者以心思之也宅心知訓一串說蓋訓民不以古人之道

廟書

卷四

四十

設于心則聞見狹而不知所以訓民矣治商民而更求上古故曰別求聞由者聞而由之也註以天爲理所從出乃指性而言空洞之裏本無涯際弘者復其量也若猶言汝也德裕根弘天來蓋心體不廣即步聖賢不免空碍心廣則手持足行無非至理目視耳聽咸屬真脩故曰裕乃身欲其明德以治民此王之命也明德至此始爲不廢王命矣

小子封桐康乃身 節

上示以明德之事此正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君民本同一體穆貴高自待視其休戚便不甚切于

身必其視百姓如己一一痛痒相關始得曰桐康而

承之以敬哉者敬則此心常醒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之外與已不相關矣天民不可平只是舉此以形彼見民情之可畏甚于天命之可畏信不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往字略斷盡心二句一連說盡乃心者盡心于近述遠稽之事乃其義民謂如此正所以治民而難保者始可保矣不然不盡心而遠豫安能免于民怨哉又引古人之語以見不可不盡心之意大小以事言惠不惠二句言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雖小足以致怨况其大者乎能盡心而戒逸豫則順

廟書

卷四

四十一

理勉行怨可弭而民可保矣

天畏二句是推言所當敬者往盡二句又承小人難保是總言其漸好逸豫是諫其心也政是不敬矣治民不當求之民而當求之己故如此所以治民也

已汝惟小子 節

告康叔以明德之盡矣蓋必至于民盡明德而後爲極功也乃服作一冒下正乃服之事也弘王應保一盡說夫明德以化民此上之德意也汝當宣布此德意不使壅遏以和保敷民即其盡心之所得者馴而授之俾反側之念消而德義之風振可也下二句應轉上一氣說蓋敷民非一變其舊則不能保其無虞而

上天眷周之命亦有或去或來而未知所定者顧就舞而振作之責在于一人而予一人不能獨運而成功也故欲汝弘我德意以和保敷民者而豈徒哉亦惟助我獎固所受之命使于一此而不他而我之君師手下民所當勞來匡直以振起其自折之念者得汝之應保而始盡也新民只指殷民曰助王則不止不廢王命而已

王曰嗚呼封敬明 節

此示以謹罰之事謹罰之道以敬明為先敬明申明生于敬惟敬則明也二有字活看罪輕情重者在所

周書

卷四

四十二

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所謂敬明者如此

封有叙 節

有叙承上言人之有罪有輕而當刑重而當赦者甚有次序服字是用字工夫全在明字不明不足以服民也未說到民服他上勅者戒其惡懲和者勉于善到此處乃是民無不服也二句泛說下正詳其實若有疾承惟終一邊如保赤子承非終一邊保善二字須要活看盡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為保善耳去惡保善一出于誠則大明服者已

至而責咎康父民之勅懲和也其誰不然

非汝封 節

或云有叙通指三千餘而言蓋上兩條特舉其何不可罷也

無或者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非汝無或正却叫應便當見以已聽天意重刑殺一邊而以剿則帶言之

王曰外事 節

此欲以教法治敷民也外事是有司掌刑罰之事泉門捆也有準限之意故以訓法有司之事康叔不能盡親惟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然不必別出已意創立教條令其所師者惟殷罰之輕重取舍秩

周書

卷四

四十三

然有倫者而用之則法有所準而民無所眩矣

又曰要囚 節

外事獄之未成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是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服念正在獄詞上審念此二字甚重為囚求生道者非謂原有生道也據法已無可生求其萬一可生之路所以服念之久如可生則宥之若卒無生路然後以教法斷之也則用刑者不以為濫而受刑者不以為冤矣

重服念至

王曰汝陳時臬事 節

此申言用敷法之內歷有此弊所當戒也臬事謂敷法之事罰蔽卽上丕蔽之蔽此二句承上二節來以下分三段看用其句戒其泥古勿庸句戒其徇已皆以敷法相推說惟曰字就心裡自說非口中說話之詞此二句是戒矜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 節

上文皆言謹罰之道此則採用法之本以起下三節之意此謹罰推高一層看未其有若對天下諸候言汝封之心處就含有德意下二句亦重康叔能知上不可以君臣相契乎說心德雖平而德又具于心者

周書

卷四

四十四

非二物

凡民自得罪 節

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從本心而出者曰自寇攘二句指其罪腎不畏死誅其心因貨而殺越人故曰殺越人于貨此舉大惡之人以爲例見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

王曰封元惡大懲 節

此嚴之民也元惡句應上節看矧字添一層蓋元惡不過傷人之軀命而此不孝不友乃自傷其骨肉自壞其倫理尤爲可惡者子不孝而致父不慈弟不恭

而致兄不友其罪皆重子弟身上刑茲無赦刑子弟也連字有不容緩之意上言敷桑此言文王作罰者蓋文王之罰皆監殷而作之故由文王卽所以由殷也

林解五當人爲或矣文王特作民受之罰以發紂亂微于不孝不友者不用正作罰等

不事大憂 節

此嚴之臣也首句從上節就來臣爲民之師表若臣有不忠則民之不孝不友愈無忌矣是其罪有甚于民者故亦曰矧外字指衛國之臣賁至小臣此皆康叔所統者謂人見風化所係庶官之長見紀綱所聞

周書

卷四

四十五

小臣曰諸節見職掌所在節而曰諸教非一端則節非一側也凡此皆有教民之責者乃不遵之典章別創教條自上而播之于下自近而敷之于遠以干譽于民通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貼上二句說去君指康叔引惡民俗本惡而諸臣復引之也連由茲義由大王之義刑義殺也

惟不念茲不顧

文王無商之恥而作民義之罰故致不孝不友者由之此治衛臣之罪文王未嘗法也故用義殺義之所

亦惟君惟長 節

此嚴之康叔以為臣民之表也亦字承上節言蓋臣民皆法圖常刑之而康叔一身尤臣民之親效也不能實至外正不能厭家人任其不孝不友也不能小臣外正任其別播于衆也惟威惟雷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齊家訓臣而專事威雷故曰惟大放何根成雷言威雷非德之事也蓋命康叔以謹罰是欲以德為治今如此是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又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 節

承上言欲遵王命而以德用義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蓋上條重刑以懲奸不可寬緩故曰速由此謹

廟書

卷四

四十六

罰之終重裕民上夫刑以弼教而敷教在寬使民優游以復其性而謹罰之能事畢矣典字泛說不必紐定作罰率教上然裕民之道又不在守文王之典而在得文王之心故欲叔及其敬忌及者企其心也敬忌即所以裕民非先敬而後裕民也惟文三句一氣說上無時乃引惡之慮下無民暴戾配之憂故擇

美惟民迪吉康 節

此是以德用罰乃先德後刑之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蓋元惡不率固治之以法矣我明思之罰非所恃以為治者惟當導之以德而齊之於吉康之地也夫

刑而德吉刑危而德康道之以吉康正是以德用刑也我時至作求一氣說敷先哲王嘗以德迪民者我惟取法其德用之以安義其民而期與之為媲美此則今日之所以導民者若于罰則在所不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以德也不迪罔政者言不德是迪而惟刑是務則不過齊民之具耳豈足以正人而謂之政哉此所以不敢不求于商先王而迪之以吉康也

廟書

卷四

四十七

以德行

予惟不可不監 節

不迪則無政于邦如此我所以不可不戒而告汝以德用罰之說也斯民雖曰罔迪不迪而今日事勢迪之有甚難者今民不靜云云況不迪之乎夫天以化民之責付于我其望我者何如今若此明思天其罰我我何敢怨夫我何為而不敢怨也蓋民之罪不在大與否但有罪在我兄今尚囑聞此我所以不敢怨也而迪之可已乎

一說監是教先哲王即上居康義民作求意

封敬哉 節

敬字內含不用刑而用德意下正所以敬之者怨與非謀非異俱就刑上說刑以殘民可怨之事刑尚威嚴非善之謀俾我一日非常之法勿作勿用平看蔽者斷然不疑之意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終有怠緩悠優之意便不濟事必以古人為必可及古法為必可復果以行之所以守之而後可以言誠矣不是廣散博採不以一善自足意用康四句緊承丕則句來心德歆在化民上看了凡云心出入無常全要寧謐故曰康德本固有貴題光返照故曰顧謀用

周書

卷四

四十八

刑則狹小用德則正大故曰遠裕即乃由裕民之裕

惟威惟信非德用又則是取此之可結也今能如此則是助王作新民不廢王命而予一人以釋矣豈以汝為殺而棄絕之乎

惟命不于常 節

此以天命結之也蓋康叔承文考大命之後而有功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延天命也然實有保殷民意在首言天命無常而當保明乃服命以下正保天命之道無恆珍享繫帶念哉句講念謂因天命不常而念非即念天命也服命明德慎罰服行之命也出于武

王為命聞于康叔為聽

勿替敬典 節

此節雖以殷民結之實仍連此此節連就國而以敷民結之也敬典兼明德慎罰而言聽朕何累承敬典講言勿替汝所敬之典而聽朕所言以服行之可也乃以殷民世享者言必于是然後能義民以享國也曰世享則不惟康叔無殄享之患而子孫永無殄享之患矣

上曰義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曰世享則殷民實關于天命雖分天命殷民

通着

酒誥

周書

卷四

四十九

首三節總誥酒之意文王五節歷叙文王之訓而以受命結之我聞四節厘勸戒也汝勅茲一節正其本也末四節詳其待小人君子者而重有司之責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節

先之以盡忠孝之規而後繼之以流職用德之訓因其良心而利導之可以使為孝子為忠臣命之大何如也

大命指妹土二節明者敷布闡揚之意

乃穆考文王 節

曰肇國始受命為西伯時也曰西土見去妹邦遠言西土不崇紂惡尚誥茲之况妹邦耶祀茲酒未涉人

周上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由以明祀致酒之意也惟字重看見非爲合歡而作只爲元祀而作也

天降威節

承上言酒之作由于天命固當究其源而不可用矣然酒之禍出于天威可不思其害而知所戒乎首句月下正降威之實非酒惟行惟事者猶云皆酒之行皆酒之事也

文王誥教小子節

誥小子處已對康國言而包本國在內

此小子即康士少正御事之年幼者以其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舉以告之觀下越康國字則首句小子專

周書

卷四

五十一

指本國可知將奉持也德將是正其心養其氣而以德持之也非進退有禮之謂

惟曰我民迪小子節

此告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訓下勉其子孫守之也我民迪句是民之爲祖父者當如此去迪民非既迪而述之也惟字重看有不愛酒而專愛上物意聽之而洞徹其理曰聰矣調是常當調導之意小大德俱在謹酒上說常情酒調大率忽飲酒只是小事漫不知節殊不知喪德喪邦實基于此豈小失乎知酒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

時說以謹酒爲小德以調導爲大德亦是

妹王節

此正武王恭臣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也妹上略佳嗣爵至厥長是欲其勤農以養親養奉至父母是欲其勤商以奉親父母慶承兩邊說來不可作一人以兼農商說蓋古雖重本抑末四民豈容缺一且商賈之事固不可以耕且爲也民不爲農則爲商兼舉之而意重農上嗣者緝而不斷之意奔走不代勞乃勞力去事養也康字在飽煖上說用酒而曰致者言非私自飲酒因父母而致其用酒也禁酒

周書

卷四

五十二

甚嚴此後教之用者夫教至于斷絕人情則不行故開其一使之有節但不可喻此節耳况服田服賈方以孝養爲先尚何暇縱酒哉此不禁之禁也

有子如此父母其慶矣當此承歡之時而禁

樂于一堂之上雖費索何過哉

康土有正節

君子貴上兩樣人典聽欲其聽之常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聽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蓋者舍誠敬在內對下中德辭飽只就養老時言親省不分身心只宜一直說謂反觀于內而省之于心也念慮管爲就在

作字內由念慮而發之營爲也稽者中德在方寸自有界限作用所形如其界限而止故曰稽中德亦是在返觀內省上用工夫省非乍起滅之省稽非旋合旋離之稽也此是交神之本連羞饋句一串說用逸只就祭祀言蓋養老有導飲酬酢之禮祭畢而有飲福享尸之禮二者皆可飲故也蓋考謂之克者不徒飲食之而已實能盡尊高年之道也饋祀亦謂之克者非徒餽物而已實能致其對越之誠也介副也神爲正而我後飲是副之也介又助也神爲主而我助之心馨香實薦是助之也兩茲字總承上來二者人

周書

卷四

五十二

王曰封我西土 節

此言文王步酒之教爲甚大文王教卽誥教小子二節尚克用二句一氣看故字承說夫謹酒而至于受命者賢智奮庸無所忌荒登于至治必然之效也見不可不明大命于妹邦意

雖是言齊臣實
重文王身上

封我聞惟曰 節

此下二節言商之所以興重成湯上迪畏非徒心畏之而實見之行事也經秉中皆兼天民兩意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經德所謂日新又新也哲者天顯所資治民之輔秉哲所謂克宅克俊也此句要發勉畏之意此成湯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成者有力行執守之意映上經字畏者有知明任事之意映上秉字成王畏相其心一迪畏之心也厥非有恭是以經秉之事貴望于君亦迪畏之心也俱以天民負不敢耽逸二句總繼世君相在內不必承成湯崇飲

周書

卷四

五十三

越在外服 節

是耽逸尤甚者不敢字與字相呼應正見他迪畏處此節亦本成湯來故不惟君相之不耽逸而內外諸臣皆不酒酒也外服有諸侯邦伯二等人內服自百僚至里居凡七等人上歷言群臣之不酒酒下則推其志有所在也不惟句承上轉下之詞惟助惟字重省正見所以不耽者成王畏相君德固已成矣內承辟外藩室而使之光顯于天下厥非有恭尹人固能事君矣內分職外統承而使之祗畏其君助字重顯字祗字說

我聞亦惟曰 節

此言紂繼統而耽于飲酒以亡天下也通節只重爾身句以下皆是不畏天之事言受則臣民皆化可知矣故天降至末言其自取喪亡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 節

此結上言商之興亡而欲其監之以起忠臣民之意也水監民監監字視也大監監字戒也字義雖異而意實相承言視之爲戒也

予惟曰 節

言紂不惟若茲多誥之身以至武王之身皆以紂本之誥非明大命于妹土之意也

周書

卷四

五十四

此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也勅必責至定辟所以嚴之人言教也剛制所以嚴之已身教也總是一節深一節而歸重康叔之詞按臣既曰猷何待于忠蓋朕祿爾溺已深恐賢者有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以下皆衛臣也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

通節以殷臣諸侯作一頭中以交事曉三疊講下以未句抽二股首尾勅忠明制四字是眼目中

厥或誥曰 節

此下三節義舉民臣中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忠之

事也群飲乃紂之遺民所謂群庶自酒者商之故都多大家世族法不易行故盡執歸周若係細民康叔自治之可矣何必歸京師謹忠之後猶未克變故有予其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工 節

上言故家大族之在野者此戒爲受之臣而在官者蓋妹土之臣有爲殷受所導迫而酒酒者乃染惡深而被化淺故弗殺而故教之曰酒酒而不曰群飲此罪之所以殊耳

有斯明享 節

周書

卷四

五十五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有斯謂充有其教明享謂明白與衆共祿之也教而不從是亦怙終故同于殺

封汝典聽朕忠 節

上言臣之罪輕于民故待臣必輕于民此言民之治由于臣故教民當先于臣治之者勅忠以戒之明享以勸之也時說辨字爲別其從與教否亦可

梓材

前四節武王告康叔之書後四節臣下進戒之辭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 節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

達是通之義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微而無間阻也非使上下兩邊相通之謂自康叔而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則率士皆臣故但曰厥臣以字內俱有工夫蓋大家所觀望天子所聯屬皆在臣民使不能子庶民體群臣以慰其聯屬觀望之情則上下之交俱壅矣惟邦君惟字重看蓋由邦君而上則上無化理之承宜由邦而下則下無統體之維繫惟邦君能通上下之情而無間也

汝若恒越 節

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周勵殺人截恒越是常常發

周書

卷四

五十六

越于心地三卿尹旅正是師師之官周勵殺人正是用刑之本心非徒以言教也亦字承上來言不惟以言示之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敬勞其民使臣知所視效也敬勞一重說如云以欽恤為輔翼也肆徂敬勞指三卿尹旅說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徂以下正指實言之肆徂肆往言遂適衛也宥之者亦只是情可矜法可疑者而後宥之非必無宥之也戕敗句亦然君宥其大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周勵殺人也

王啓監 節

此承上寬刑辟而言啓監謂立之君而輔之臣也無

胥戕五句為先王命監之詞王其效三句為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為民也胥戕以刑之大者言胥言以刑之小者言胥兼君臣在內合由以容紫帶教屬不必開親至于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但指合由以容中指其甚者耳由字指無戕無害言容蓄即敬勞意效貢望也養者全其生活者安其心民不能自養自怡故演引之若茲總承無胥戕以下言

前言敬勞此言養恬乃刑期無刑之意也所為為民者如此

惟曰若猶田 節

此以成終之責望康叔而歷喻之也重在疆畝墾茨

周書

卷四

五十七

冊腹上立防閑之具而禦備之有方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為疆畝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蒺茨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然其常新曰塗冊腹此皆康叔之責也

陳師有圖別意疆者明界限也畝者通水通也平為垣高為牆泥飾口塗即塗口蒺茨茅蓋也粉飾也粉飾指器用言與粗口機致巧曰冊腹有音有朱冊腹則長矣要明

今王惟曰 節

此下周大臣進戒之詞此節述先王以德馭臣之効

而後王當法之也明德卽懷諸侯之德勤者勵精勉勉之意懷爲夾者諸侯與王分隔堂陛本是相遠乃聯之以情使之心在王室便是懷遠爲近勤用明德正用于懷爲夾內用二句串看此先王以德懷諸侯故當時庶邦咸明德之施亦用德以敬應其上如朝覲有時貢祿有度皆是作兄弟有愛上之誠心也方來者合遠近而方方來也下二句一氣講典卽先王懷諸侯之典集字卽上懷字法先王之舊典以和輯其諸侯則庶邦丕享亦如諸侯之應于先王之世矣

皇天既付 節

周書

卷四

五十八

此述先王以德受命之隆見嗣王當有以慰之也重付民以起下化迷民意疆土只帶言之作一長句看皇天處有監德意

肆王惟德用 節

承上言先王既往而付予之重又在王矣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靈哉亦惟不用法制而專用德教以和懌先後于迷民勿使失性而已和懌者寬裕雍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意此正用德以化其迷也二句一直講夫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先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懌矣受

命指上節

已若茲監 節

此勉君監已之言而因推所以欲監之意也欲者祝願之詞藏有用德化服臣民以疑因天命意不口長爲君而曰永保民見明德和民世世不可懈禱願而寓規諷之意者也

召誥

首七節史臣記作洛之事見召誥之由八節召公面托周公之辭九節以下卽誥也中分三段皆以嗚呼祭之皇天四節告以天命之當敬因徵之夏商而以

周書

卷四

五十九

用人終焉有王六節誥以元子之當敬服殷御事中前用人之事監二國命中前夏商之事若生子五節誥以初服之當敬上下勤恤終用人丕若歷年終夏商末節又面托周公達王也

惟二月既望 節

宅洛乃文武之志故告文王廟告文卽告武矣

惟太保先周公 節

上節成王告廟以始之此下六節周公相繼以成之也相宅廬下卜宅經營卽其事也至洛輕重卜宅上得卜卽兩云洛食之謂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

二公同心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也俘來以圖及獻卜獻此戊申之卜也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未便與工規畫曰經緯造曰營先經之而後營之何以爲王城何以爲下都也

越三日庚戌 節

洛汭洛水交流之內也用庶殷攻位者役其難也言殷則周民可知攻位卽攻其所經營之位亦只平高下定廣狹之謂位成者規模初定尚未畢工也

若翼日乙卯 節

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終也達觀之意是欲圖

周書

卷四

六十

之以獻于王也

越三日丁巳 節

作洛大事有資于明神故祭告也郊是合祭天地社是祭新邑后土之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不告廟者在豈已告也

越七日甲子 節

周公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衆伯者使臣知所統率卽洪大誥治意也

厥既命 節

丕作者無一人不歡忻鼓舞趨事赴工也庶殷且然

則四方民可知要從百工播民和說來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 節

此節叙其托公及王之意也以庶邦以字卽冢語以公退之以當時諸侯咸在召公率之以出取昔所獻之契復入以與周公欲其達之王也重在陳誥上陳王而曰及公者托公以轉達也誥告二句正言所以陳王及公之意旅王只宜指幣言不必兼誥下接云旅王及公豈在幣物間哉蓋洛邑已定今日之誥欲告論庶殷使之化悖逆爲友順以延周命于不揆者其根本則自爾御事敬德以誠民爾非臣下所能預

周書

卷四

六十一

也自字極重誥字斷就召公自指陳王之誥非推開說也

嗚呼皇天上帝 節

此節以兩嗚呼相映改字貫元子大國說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無疆以大言惟恤卽在惟休之中恤字承上改字來奈何字又自上恤字來敬者誠民之本而天命去留之機係焉曰曷其曰奈何穆然咨嗟直令成王自家猛省此節數句乃一篇大旨下文反復推衍此意耳

天既遐終 節

此節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天既遐終句正指上
敗厥元子下是說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來遐終者
一去而不可復返也智藏康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
出執見不能誠民亦至用懋見不能祈天命天亦亦
字有殊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
無事故其奉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不重
文武只重紂失天命一息見商哲王精爽在天紂猶
不可恃如此我文武雖受奉命王可恃文武在天之
靈而不疾敬德乎疾字重看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
甚大敬德工夫即今下手不可少有怠緩也一篇綱

周書

卷四

六十二

領在敬字而敬之士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節

夏尚不平要以古今申看言不特今為然也禹湯之
受命皆天啓其德故並言天迪但自堯舜傳賢之後
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
格保皆以前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為即天心所願其
無間如此面猶天若即對越在天之謂須承迪德保
子兩邊說蓋知天之迪其德而敬德知天之保其子
而與子也墜命處重正發不可恃之意此節與上二
節只反覆言天命不常耳

今中子嗣

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任老成以為敬德之輔也緊
承上節說嗣者嗣其既墜之命也切中之至于老成
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受其益無遺
者親之之謂也首句虛下二句正言其不可遺之故
古人之德即禹湯之德稽謀自天即天迪天若之天
也舊時皆兼得失保墜兩邊說不如鄭王善邊說為
是德指其存諸心而當敬者聞見傳洽故能稽古謀
指其發諸事而計安國家者聞見精微故能稽天矧
字有串意重看

周書

卷四

六十三

嗚呼有王雖小節

此言嗣天所係之重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下數
節皆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哉要點出天命民心
所係甚重之意見得有其休不可不知其恤也其字
是召公期望之詞不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機
正在于此誠字中有化之訓之二意休字即前無疆
惟休之休今字正對前日說奉命用懋昔之休也誠
民保命令之休也此句無工夫王不敢後正敬德工
夫而誠民永命之本不敢後即是疾字畏民若是敬
德中事此二句串看蓋自脩德檢身之時而切斯民

岩陰之具則敬不得不至功不得不急也

顧畏在誠民之上特衆民之服不常可畏之勢以見不可不誠和之也

王來紹上帝節

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元子不可改而上帝改之所以有紹之之貴存諸中而足以繼天之心施諸政而足以繼天之事是之謂紹服者即服此紹上帝之事曰自者見元子當自盡不可仰成大臣也首句輕自服何重祈天敬德且勿露出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雖三平看重在中又句蓋言自服土中之言也中又謂自中土而布

周書

卷四

六四

治于四方也王厥二句申是自服之教成者一定而不易之謂夫惟王受命尚未可以言成而成命未得尚未可以言休也今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爲今日之休也曰今者不待後日而見也今休與上相應上期之之詞此決之之詞

紹上帝服土中即誠小民事業有成命即所謂今休也治民之中得今休之道故曰治民今休

王先服殷御事節

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敬德所以誠民也先字對民說重看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故得民故先

有以服之限化之也此介平看節即中節之節性本

有自然之節冒染壞之耳與賢人居日涵育于道義之中天性自然有節邁字中有勇邁意有超脫意

此是與之謙處介是爲之察位

王敬作所節

此言王敬正推化民之本當兼化民意講二句一正一反意敬作所必事事合輒念念提醒一切時一切處無不戒謹也不能敬德則不惟臣之弗化無以及民而民之弗誠且無以凝命是敬則可不敬則不可要緊得不可不三字

周書

卷四

六五

我不可不監節

此正推不可不敬德之故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而意重在監其失一邊觀下墜命句可見我不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之長短人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而墜命此乃可知者也天何心哉

今王嗣受厥命節

此承上監夏商而言蓋其敬德而歷年者正戒其不敬德而墜命者也王所受之命非周所自受也乃夏商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可不嗣其有功者乎

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初服句重初服者自服土中之初天命之去留所係也于初服而嗣若功則有成命無墜命永爲周家有功之君矣此句實結上生下

嗚呼若生子 節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初生就幼年初去格物時說哲命者聰明睿知之命曰自胎者雖于帝之降衷而實已之習善所致也今天三句須體認註中乎字意重不可知上所知者在我之初服能敬與否耳須重敬邊方得勉王敬德之意

周書

卷四

六十六

宅新邑 節

此示以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則紹上帝而服土中所謂初服也王居新邑天命之吉凶判于此歷年之長短係于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工夫在疾字見不可失此機會緩則後也德卽敬德用乃出之身而加之民也誠民意在用字內祈字亦根誠民上說來此節爲下三節之綱其惟二節敬德以誠民上下節誠民以祈天命也

其惟王二節 節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

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含躬行意以德感民而施之不拂其性也有功則非彞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二節意實相承謂王不可專以刑齊民惟德首出庶物則非彞之民化爲用德之民正所謂民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爲哉如此講上下血脈方貫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猶之德與位而俱崇之謂此句內就令足爲民儀刑意至于刑用德則無復淫用非彞者矣越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便是益顯

上下勤恤 節

周書

卷四

六十七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周之受命恤在休中今令上下而勤此恤召公意實重君上不若二句當一連講方得註中兼憂商意受命工夫全在小民上此係王所自服故曰欲王以字最有力所謂綏刑而用德也

拜手稽 節

此總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明德處哉召公意重在君祈天上尊君意輕威命應上勿用匪彞節明德應上位在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爲威也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爲明也通本敬德看保

是遵守受是順從此雖召公自任作未然胥王末有
二句欲其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爲已之保受也成命
卽前成命此重末字末有內以敬德誠民講顯者如
令聞不已是也非敢勤承保受說猶云保受臣責耳
豈敢以此爲勤勞惟以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
命者也我于王恭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必能
乎此而已奉幣卽前所取幣不曰祭祀而曰能祈永
命者蓋祭祀乃祈禱之文惟能自敬德之君昭受休
命乃祈禱之實召公于篇中深致責難之意如此

歌以內有奉
永宣化意

卷四

六十八

周書卷五

古虞

李鴻章書
郭之培傳因甫恭閱

洛誥

首四節遣使告卜往復之詞時周公在洛王在鎬王稱九
節迎王往洛對答之詞時周公與王同在鎬公明保十一節
留公治洛對答之詞時周公與王同在洛俘來四節遣使命
宰之詞時周公在洛王在鎬戊辰三節則史臣所記也

惟三月哉生魄 節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事舊錯簡在康誥首今釐正之作

周書

卷五

洛自今日始故曰初基洛居天下之中故曰四方民大和見
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民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之和
而播敷宜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
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洪大誥治卽用書命也

陳氏雅言曰此鄭定國之事非民心之和不足有爲非民力之勤不足以有成然其所以
勤勞者皆由于德和也其心既和其力自勤而後有百子以播其和而周公以成其勤

周公拜手 節

此下三節皆周公授使者達王之辭從子說到明辟
重明辟上觀下作民明辟句可見

王如弗敢及 節

此先叙其所以作洛之意基命以始之營建言定命以終

之告成言蓋作洛本以承天休故皆言天命也委重大臣而身不與其事故曰弗敢及曰如者本能之而謙抑過謙如不能也祿保句宜入遵王命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卽達觀新邑營也作明辟兼諸侯萬民言

予惟乙卯節

此正大相東之事追述之也卜祭于先者因殷民重遷以河朔爲便故先卜之不吉乃改卜洛邑兩洛食者澗澗在洛之中而食則可以建王城于此澗水在洛之偏而食則可以營下都于此圖卜不平據本文一及字宜重卜蓋圖亦是卜吉之地圖耳

王拜手稽首節

周書

卷五

二

此成王復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來相宅應上相東土二句既定宅應上惟洛食等句伴來二句應上伴來以圖句萬億句又總承相洛宅洛而極致其委重無窮之意三休字同就天眷我周使朝諸侯撫萬民說卜休休字指上兩洛食說公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負天眷而相宅以爲周匹休之地匹休者對答基隆之休命也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也恒吉者言不惟爲一時之吉也我二人共貞者言卜休恒吉卽天休之所在也予一人豈能當之惟予與公二人共當其休可也公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天眷于

無窮乎其期之之詞以予者使之之詞倚之者甚重望之者甚長也祿卜而曰作民明辟實寓貴望之意卽教誨所在也

周公曰王肇節

舉祀禮宅洛首務故肇舉之謂他務未遑而先舉此也重告成功意殷禮句虛成秩無文正殷禮所在也無文包有文在內無文泛言並舉而無遺曰咸有序而不紊曰秩

表云此節一直說下不可以成秩句爲殷禮之實

予齊百工節

周書

卷五

三

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功之事此節乃起下節意齊字是整飭之意表云齊者選之使同爲君子無一參差也亦可有事單指下節而言蓋成王卽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一新天下之觀聽而教詔百工又人君之事非人臣所得專者故公但微示以待成王教詔之也

今王卽命曰節

此承上厥有事來功不專指作洛凡勤勞王家皆是命于作洛之時者蓋激勸臣工爲治之大端也功宗卽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卽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

顯者以爲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二意此是報功臣于
既往所以激勵之也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
則前功盡喪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以篤弼戮
力王室贊襄治道以成新都久大之績也篤弼要在
新都輔治上猶乃未然事

丕視功載 節

此言記工所係之大見其當慎也功載載功之藉卽
上文記工以作元祀者也不視者陳之朝廷無一人
之不見紀之太常無一時之不視也不作用力說公
私意當入在下句公私非得載與不載雖先後當否

周書

卷五

四

亦公私所在教卽上行下效之意非教令之教也百
工兼有功無功皆在其中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丁
上也

孺子其朋 節

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首句其朋是不可意言百工
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下句其朋是
設若意乃起下語無若順經文說不可依註作有若
也始而比党不過一人之私終而敎同誣謾徇爲百
工之私矣今日之功載可不謹乎

厥若曩 節

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又者故以內治告之內治而

首以順常道爲言者和衷綏猷君道之首務也故與

國事相配國事則凡典章法度之施皆是也順性而

寬教之曰若循憲而率由之曰撫舊分屬教政與下

教養萬民有戾勿從如予要講得好謂我之若曩撫

事常兢兢以此爲務汝當常如我之用心可也然欲

治之如予惟在用予之人而已見在周工乃予所齊

以從王嘗稱予昔日以致治者王惟用是人往新邑

則不待教詔百工已知意嚮使各就有僚以副委任

責成之意彰明振作以有功緒且其所作者又惇厚

周書

卷五

五

寬大化成于不迫俾字直說至成裕處意嚮正指治

功治體而言明作二句正是卽有僚明作俾大要一

聯講蓋精明卽在渾厚中渾厚亦在精明處汝永有

詞則不特如予而已

已汝惟冲子 節

此告王以王業之當終乃承上起下之詞記工內治
上已說出而下文只須暗影言由是而推廣之所以
行之于萬民之遠天下之大者又有不容緩之務以
裨于不容已之責者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節

王者執御諸侯不當據其順逆之跡而當觀其背向之心所以識其向背者不可用耳目任術數也在敬而已敬則精神常歛精明在躬故能識其享與不享者享多儀三句正是明有享不享之故惟不役志三句是極言諸侯不享之害以見敬識之不可已也儀字註以禮代之極是舊說謂兼內外言者非也全當主內說方與下役志相符

乃惟孺子 節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經文非民彞專主教言註言教養者謂教不可無養也須依經重教字頌朕句虛

周書

卷五

六

非民彞即所謂不暇者不獲二句是戒詞篤叙二句是勉詞不永指天命說不勉而忽朕教則天命不永如欲頌民彞之教亦在篤叙正父子如子而已昔汝正父所以非民彞者皆深仁厚澤所爲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予嘗篤叙之以服乎民矣汝能益厚其穢澤有加無已而推行措置之間又不乖其次第能如予焉則人將以從我者從汝敢有廢乃命者乎命字即上非民彞之義不廢下須補命有永意敬說承上說來夫不獲則天命不永篤叙則乃命不廢治亂之機如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而新

命于天下者可不敬哉敬則汲汲不暇不待言矣茲予句正應汝往句謂汝往新邑當敬以治民不可恃乎我也我今其明農哉雖示退休之志實寓委重于君之意是時周公與成王在鎬故謂洛邑爲彼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即化悍逆爲友順意民即民心歸附意不是來歸也

王曰公明保予冲子 節

此成王答周公宅洛之言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也首句虛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顯德賁下五事非贊語如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

周書

卷五

七

公舉之以教王使之如此故云稱啓迪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之保二字雖平看意相承以字作使字看三段平說俱要就公教之之意發揮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奉天命應時惟不永和恒四方應彼裕我民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恒二字申看根上非民彞重教上和字即裕字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意恒者和之久也非和之外又有恒和而能恒則民心安矣民之定矣故曰居師

就經文直以今日所教爲訓保稱德之意而寓求助之意于言外

惇宗將禮 節

辨秩元祀正厚以大禮處

此亦明保之實俱承丕顯德來俸宗二句厚于報功
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于事神答聲稱殷禮
之語亦要就公致之上發

惟公德節

承上言公之舉德以教我是因我
所倚賴也然德惟公之德教豈特
今日為然哉其流
于國家亦久矣

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故叙其德之盛以寓留之之意
也公德雖就發用上說然德不根心則所發不盛須
根性術來尤者德之輝昭著而無一毫可掩故曰明
施者德之溥也流行而無一念稍懈故曰勤周公之
和敬不獨在一身合上下四方鼓舞動盪齊納之于

周書

卷五

八

恭敬和粹之域故曰旁作穆穆不日已太平而曰近
者願治之心無已也勤教即德也文武沒而周公繼
續光昭之故不迷失于天下也恭祀指平日祭祀不
專指新邑夙夜恭祀者言自朝至暮惟有此事自恭
祀之外皆仰重于公也

王曰公功節

上言公德此言公功功即德之著也以精忠輔翼曰
裴以至理教詔曰迪玩註當字則留中亦有勉意

公予小子節

上節在鎬京留此在洛邑留王言我于新邑祀已舉

政已發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我
其退居鎬京而命公留後以治洛焉

四方迪配節

此叙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迪配不專指明光節
宗禮之行豈有先于公功之當報者而尚缺焉王以
為存乎朕者有俟而舉行而篤弼之忠實不能不先
于公治洛有望也

迪將其後節

此望公以未然之功也此後字與命公後後字不同
上後字以周公對成王而言此後字以周公對後世

周書

卷五

九

而言士師工即見在周工監我士師工謂作儀刑于
群下也保字本裴民暴意誕者無一民之不保也受
民指在洛之殷民四輔只形容藩衛意舊說此節首
二句一直說虛下二句即上二句之實近有在首句
截二句俱承此來所以監臣在是所以保民在是末
句結然不如舊說義長

經筵直講云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宏治道開
大留後之業使士師工效職于洛者皆有所監視而
其勉于職業也然此果何為哉亦以今日洛邑之民
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于德又安

于法制則殷民安王畿俱安而治爲我周之藩輔矣如是則真能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亦不外此此卽舊說而意極明

王曰公定 節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申命公後句予往申退卽辟句公功二句申四方迪亂節公毋替刑申迪將其後節公功肅將祗歡正見當留意肅將者奉承之于外也祗歡者敬悅之于內也公無困者公去則守成無助謀保無人也無斃舊沿謂我歸宗周惟無斃其安民之事公亦當留洛云云獨莫中江作願治無

周書

卷五

十

已之意說謂今四方開治民若安矣而予心日惟憂不厭其安民之事故望于公者彌切公當勿替所以監士師工者則啓大其後而世爲群臣視效以共著夫安民之功四方享德寧有窮乎極得青意表云勿替刑承上監字而益承之也世享承上四輔而益延之也

周公拜手 節

此公許留之言也上三句是答其言謂王命如此語第一直下命卽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緊接保承說承保者成王爲保民之主公特仰承其意而保

之也越乃光烈句帶又祖言猶云文祖及武王所受于天之民也弘朕恭者言保民之責雖在于我而保民之本實在于王曰弘者盡言以開導不但如記工內治統馭教養之說而已

孺子來相宅 節

此節總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不可分功效爲二當渾融看前周公來相宅相召公所經營之宅也此來相宅相周公所定之宅也成王雖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事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是文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傳典則法必監于

周書

卷五

十一

先王而無不舉之政猷民是攸紂所播棄者輔治之人也傳猷則才不棄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亂爲二句一直說下亂與作字要說得用力俱以典猷貫局公既許留後治洛而猶以時中望成王可見主治全在君成王雖退而中父之責隱然在王躬臣不得而與也中父在洛成休則自洛而推及萬邦成績又承成休說通節工夫在大惇上

子旦以多子 節

二節重一惇字此節重一篤字成烈指受民言篤字從承保來此句極重下皆承此說去時說以答師四

何平看玩註不然考朕二句當依註作一句鮮荅師
作乎一直相推說下爲是言王命我和恒居師矣我
則以此篤烈者而荅其師焉不惟是也我又以篤烈
者而作周乎先焉庶無負迨將其後大命也又不惟
是也以此篤烈者成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焉
不獨我無替刑而昭子之刑亦不替矣

佯來恭殷 節

殷民乃周公所治命寧而不忘恭殷者蓋不獨報功
而且欲益篤其治敷之初心也明烟二句述王命寧
時語言惟茲相也明潔裡敬以享神者休莫大焉謹

周書

卷五

十二

拜稽以此休美之物致享于公也予不敢宿二節承

承命寧說末節承恭殷說

明裡不指消言
其致享之意

予不敢宿 節

不敢宿爲其禮本事神也裡于文武爲殷民乃文武
所受于天也重爲王祈福上

惠篤叙 節

此卽裡文武而爲王祈福之詞作四平看惠者是心
安志順無所拂逆也正有若啓若翼之意篤叙者篤
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串是好德之福不曰

遵疾而曰遵自疾者凡不能保慎而爲已所自致者
皆自疾也無違是康寧之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
當德指文武言言不惟王之惠篤叙也萬年子孫皆
宜君宜王而歡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者遠矣不
惟王之無違自疾也殷民之衆皆無反無側而全其
壽考則康寧之福所及者大矣俱歸重在成王身上
蓋子孫者王之胤祚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
福亦王之福也四句通要點文武默佑之意

王伋殷 節

公之望王如此則恭殷之命不當
使托諸言而治治之責不當專委
之公也

周書

卷五

十三

此承上恭殷而言伋殷處須先提叙字講伋字重看
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
身教也一節一直說下言敷布教條次第固誼保者
之責至于所以使之聽受者則本于王之一身王必
躬行心德以端倡率之本使殷民承叙自今日以至
于萬年永法我孺子之德而懷服之蓋教條之所在
卽德之所在教條之承叙于萬年卽德之觀法于萬
年其承爲何如也卽告庶殷自乃御事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 節

此下記祭祀冊告等事許留之後恭殷之前也一字

惟字要着盛其事用特牲重其禮更不他及

王命周公後 節

作冊與上不同上告神此告周公也以是日告文武
卽以是日告周公重之也上記日此記月互見也

惟周公誕保 節

此總記周公治洛之始終

多士

首節是本序爾殷遺十四節論以革命之公予其曰
三節論以迂洛之意惟爾知二節重言革命之公與
前十四節相應皆朕來至末重言迂洛之意與予其

周書

卷五

十四

三節相應

惟三月周公初 節

革命之公迂洛之意開論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勸勉之也

此周公行治洛之事告商王士卽是治洛之事告之
中有開論勸勉二意見公之化殷止用教詔不用刑
法也商王士不必兼殷民在內

王若曰爾殷遺 節

旻天句說殷亡之由我有周三句說周興之由興亡
皆出于天正見其公也

自天言之爲明或自人言之爲下罰針四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

聯發于周反致王罰于其身焉可畏也
勸卽格正意終字應佑命說古天以是
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

肆爾多士 節

非我小國句承上勅殷命惟天不卑二句中殷亡弱
我二句中周興

惟帝不界 節

此承上革命之公而推言之欲其以民心而察天意
也不界從上節說來惟我二句相推說下秉者心之
所執爲者意之所造其存心發慮歸向乎我則興離
叛乎我則亡故爲天之明畏也

周書

卷五

十五

然則周之革命信乎
對天底而終帝事矣

我聞曰 節

此言夏之所以亡也引逸頌泚說而以祭意補之
始焉上帝引逸而祭而不適終焉惟帝降格而祭弗
克庸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

乃命爾先祖 節

後民要見布分遠邇意何如
治田以畜區畫四方之務無
不修其宜也

此言商之所以興華夏二字屬上句指天命言俊民
句串着謂用賢以治天下也甸字不必言井牧什伍
只是規畫區處之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 節

成湯帶說重后王明德恤祀爾平合之皆德也蓋顧

禋祗肅之心傳世世守之矣

亦惟天不建

節 此節言天之春也愈隆

爾亦字皆對成湯說丕建保乂一直不獨指國祚亦
兼治功在內罔敢失帝重操存此心就隱微處說配
天澤民者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之不決君之德澤
覃敷亦無一物之不被也

帝以至宰言天以獨履

言罔不與上罔不同

在今後嗣王

節 先王月取夫帝故能配天以

周書

卷五

十六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紂既大不明于天道則存心出
治之本且不知矣况望其能恢宏治道以成澤民之
功如先王之勤家者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
宗者蓋天理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創守之勞必
不忍淫佚以蕩覆之也誕淫二句又推本言之此所
以不明天道而不能勤家也

惟時上帝不保 節

此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不德甚矣天安
得丕建而保乂之哉所以降是喪亡也

惟天不畀 節

此反覆推明以見天之所以不與紂者以不明厥德
之故也嘆息咨嗟以見其自取意

凡四方大小邦喪 節

此節乃起下之辭言自古大邦小邦未有無罪而亡
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見周為奉天罰罪非無名
之舉耳

王若曰爾殷多士 節

此下三節言周之興與乃命三節相應丕字靈字當
玩承帝而有私意圖度即不得謂之靈倘私意有一
毫未化即不得謂之丕靈也今惟二字便見多方罔

周書

卷五

十七

堪顧之意

有命曰 節

此節即丕靈承帝之實也勅即勅敷命之勅謂格其
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 節

上句只通下來下句重

予其曰 節

上既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觀觀之心此下述迂
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勅詰迂
徙變自乃邑即應轉首句蓋自作不靖為法所必迂也

予亦念天 節

此承上而言當遷之義見不特法所當遷而亦天命所當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 節

奉德不康寧者謂自東遷而開闢殷涉來仁之德不能安靖猶如

此以迂洛之意更端告之承上二節看時字指大戾言迂居西爾者洛在鎬京之東實殷邦之西也天命亦指大戾言應轉首句不敢有後者謂不敢再有詭戕之命而有他罰之施所以致警惧之意也

惟爾知 節

周書

卷五

十八

承上言汝之所以違朕者不過以我周章殷之命而有不平耳然爾殷先世具有書冊典故在所載殷章夏命自爾所知今日我周勅殷之事正是如此乃爾竟不解何也

今爾其曰 節

此舉商民之言而以義折之蓋商民之意以周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耳孰知周之革命固為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亦因天命之公乎迺簡二字申二句不分職之大小只是謂啓迪簡拔而使職列于百僚也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者聽察其有德而

用之也率肆肆字句連簡有服之故事也

上時為天命謂變自爾已開勅之端邪惡不正有當遷之理下時推天命相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亳 節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思亦申言所以迂洛之意也降是不盡法意猶云降等也遷逃即明致天罰之實有罪而迂謫亦王法所當然者多遜指商民說期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矣今欲爾親近臣事我周去悖逆而歸遜願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 節

周書

卷五

十九

此叙已申命之意及今營洛之由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即自亳之命予惟二句是作洛本意周攸賓是喚起下句之詞只重亦惟爾多士邊斷不可並看多遜要得期勉必然之意不是已然

爾乃尚有 節

此示以宅洛之意用功全在下面此不過舉其不失舊業者以慰安之表云尚有尚寧皆着力幹四民之事止四民之居

爾克敬 節

此示以禍福之機欲使致敬以保其利也只重克敬

下三句反言以見其常敬也兢兢常自檢制適周如適天而無反側動搖之心是克敬也

今爾惟時 節

此申敬以得福之實惟時二句卽是克敬下二句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卽是天之早矜處與衆同并爲邑自己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謂繼者相承久康之謂惟時二字含不反側動搖在內有幹卽尚寧爾幹之幹有年卽不致天罰而全其生也夫以播亡之餘而享幹年之樂以亡國之裔而作起家之祖則安洛之利亦至矣可不敬哉

周書

卷五

二十一

王曰又曰 節

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之所諄諄訓誨者惟以爾之土田居止爲念欲汝思所以保守之也

無逸

昔以嗚呼分截着來第三嗚呼與第四嗚呼當作一段蓋段段以君子小人對言而末節則總成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節

無逸執心言苟有逸念則積安成懶積懶成衰非所以養壽命矣養生家有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常運也精神常運則常新君子于動靜食息常常提

醒此心使一毫暇豫之私不得而入焉是謂其所無逸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 節

此推所以無逸之內君子之無逸非作而致其勤也人之精神有精勤必有懈怠怠任其奮發終是有振有散之功非究竟行健之體此須以識爲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然後以艱難之心居安逸之位則于小人之依自能知之而隨時隨念常切惻憐雖欲懈怠而不可得矣先知要活潑卽在君位能識得艱難便是不必皆未爲君儉嘗艱苦而後爲先知也依字須就周書

卷五

二十一

所持以爲生處寬說若紐定在稼穡上則先知稼穡後又知稼穡便不成說話矣

相小人 節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泛說從父毋勤勞說起有味周家以農事立國正子孫所當世守者不知稼穡是病根下皆從此而出誘誑皆在言上習爲鄙語曰諗妄語無根曰誣否則根上二者說無聞知正是傳父母處以小人人生于畝畝猶以逸爲逸如此况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者乎此儆戒成王之深意也

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 節

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役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也殷
恭寅畏四字執心上模寫天命自度正嚴恭寅畏之
實用力處不可以身心分看天命天所付之理自度
以天理爲已尺度不敢踰越也治民二句正從此派
出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惧不敢之心卽天命
自度之心非有二慎也

其在高宗 節

舊勞二句正是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本不可上節
爲敬此節爲和高宗之和亦從敬出言乃雍從不言

周書

卷五

二十二

來恭默思道有多少敬畏在雍固是和然須當于理
乃得爲雍此句不可泥和發于身言乃雍則發號施
令皆和順當理矣不敢荒寧正是敬畏處從知小人
之依而出者不曰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
宗身上此是不敢荒寧之治功非徒和也大小指民
言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人有怨

其在祖甲 節

爰知句根舊爲小人來乃是無逸之本下能字又從
此知字發出謂不獨知而又能實踐之也保惠保養
將順而使之得其所也不敢侮亦保惠中事特舉此

以見保惠之周耳三宗通是無逸分敬和仁非

能字最有乃非解事底民
實受其賜而可謂之能哉

自時厥後立王 節

此舉後王以逸養生者示戒與上三宗反看後王病
痛只在生則逸上下句是推原語因指出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來以見病痛根原惟能樂句
重謂之難者此外不知無逸爲何事罔或克壽自伐
性喪生說獲氏曰人莫不好逸豫而其所甚好者生
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耳

厥亦惟我周文王 節

周書

卷五

二十三

大王王季不重重引起文王意厥亦二字氣脉從商
來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在我周則有文王乃
文之無逸淵源亦遠矣抑畏二字平看就心上說克
自者見其出于自然而非勉強之意也克自謙抑必
不至于幾肆而逸克自敬畏必不至于怠荒而逸此
所以能無逸也二字比無逸高一層看

文王卑服 節

此下三節正文文王招抑畏之傳而盡無逸之實也不
必照註四事平叙二句相形申說言其心不在此而
在彼也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也卽字重

看有不敢荒寧之意康功就除殘去暴說田功就分田制里說

徵承懿恭 節

此節須一申看下切勿判爲兩截蓋心在保民自爾勤政故也徵承要體貼抑畏之心窮民易忽小人難保非盛德之主不能下通其情周知其艱苦而悉爲之虞故將言文王之惠鮮懷保而必先之以徵承懿恭者所以狀其和易近民之德也凡抗暴者視民之苦樂若不相關慢忽者于民之微賤若不加意承則釋去刑威而惟務包容而承又爲徵承愈寬和愈覺其周書 卷五 二千四

其可愛也恭則淨除慢忽而儼然作肅而恭又爲懿恭則愈優格而愈見其可親也則于民何所不恤而其情何所不體哉惠鮮懷保皆從承恭而出然一息不勤則雖欲和民而不可得者故自朝至中自中至晏有不遑暇食者惟用此惠鮮懷保之道而咸和萬方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節

不敢字重正是其心之抑畏處遊以省風田以講武文王則恪守定制而不敢過則節舉動卽以養財力走以無過取而能以庶民惟正之供也二句相因重

在上句正見其無逸處也文王受命二句須承卑服以下說

繼自今嗣王 節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工夫全在則字內須提起文王事而後一氣講下上文言四事而此獨欲法其戒遊佚者蓋遊逸乃人情所尤易縱而妨政擾民之大者故特舉言之觀以察災祥逸以節勞瘁遊以省耕飲田以習武備皆不可少者但不可過耳

無皇曰 節

無皇二句截非民以下極言耽樂之害耽樂兼觀逸周書 卷五 二千五

遊田說有不顧小人之依意今日日字極重今日樂則日後一日天下之危機禍胎未有不始于此日者非民二句重一日上說時人指有位者無若句乃所以深儆之

我聞曰古之人 節

此又抽出聽信忠言一意以爲已進言之地也古人泛說猶字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臣猶盡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訓告重禁戒爲非一邊有陳善閉邪之意全在言語上乃其始事也保惠者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教誨者示之以精微啓之以

道德並身教亦在內三句有一節深一節意民無句
全從人君聽信上來蓋訓誨忠言也誇張邪說也忠
言交進則邪說不得行矣

此厥不聽 節

此字指上節人指臣訓之者君既不聽忠言則臣亦
法之而不以忠言進也小大是正刑中之小大乃變
亂二句雖說君臣上下却重在君身上二否字是因
其不便于已而不然之詞蓋忠言與正法常相表裡
逆忠直則必變正法夫先王之正法固民所甚便今
盡取而紛更之宜民之遺怨詛咒而階之危也

周書

卷五

二十六

自段王中宗 節

此又在知小民之依上發出一廸字欲成王實踐其
知也証中念是字從下文含怒處生來最有味蓋所
謂廸哲者非徒行其事也心中有一毫未化便不得
謂之廸既知小人之艱難須委身體恤事事反躬求
治緯有一毫是已非人處則保護便不能周至矣

厥或告之曰 節

四君廸哲直是如保赤子使民真不失其所依乃是
真知處何曾有致怒亦非謂必待怒詈之來無所裁
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

周到至于一且聞人有怨詈悒然自反直任其咎略
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哲耳朱方大口闊
誇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吾儻砭之益吾
方資之以自脩何止不敢含怒于心而已有非發于
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
未能盡反已之功也皇者急速不安之意敬德曰自
不敢諉之人也厥怨句亦是敬德中事免若時承此
句說去

此厥不聽 節

此字指廸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廸哲之事而不見

周書

卷五

二十七

聽也人乃誇張為幻從不聽忠言來而信之者則忠
于不能廸哲也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過則民之
怨尤乃自然之理如此不能如先王之自反而惑于
諂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不永二句一意寬緯其
心正是為君之道所當永念者配字貫下句無罪無
事指怨詈者我不能盡君道即有怨者皆非其
罪也罰與殺不同而怨則同以聚于一人豈特一時
怨詈而已哉

嗣王其監于茲 節

前書怨女諄人之言未必實也此
言雖有因乃然然自照有言其大矣

監守山兼戒勉而言有躬行實踐意非徒泛視已也

君爽

首六節陳天命以留之我聞在昔四節引敘臣以留之在昔上帝七節說文武諸臣以留之前人節是顧命告我朕允又以天命民心留之末節則勅造就職也

周公若曰君爽 二節

此首言天命以寓留之意也我有周既受作一月下以吉函對

君已曰時我 節

此述彼此爲國之忠而申其所係之重因危言以勉

周書

卷五

二十八

留之也時我內兼天民言誠小民以祈天命如召誥所言是也我亦亦字根召公來頒一氣緊緊說到尤適天之于人君也泰之則爲命離之則爲威視民心之所向則泰之視民心之所背則離之民心天命只一片事不可分折弗永遠念天威越我周尤遵即字于上帝命也此是述二人許國之同惟人何是原彼此許國之意有人則永孚于休無人則終出于不祥禍福無門惟在人而已公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敬天勤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則遏佚之矣二句一氣說在家

不知應轉時我句

天命不易 節

未補云然則嗣之遏佚前光未有不至于亡命者公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去乎

此承上在我後嗣以下來言無以嗣先德即無以疑天命也不易句虛天難謀正申不易之意二句起下句之詞重乃其堅命句此只泛言繼世之君弗克正推堅命之由要補無人輔導意如云是不易之命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輔理無人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經歷者常常履蹈之謂嗣者由經歷而嗣之也恭明德是敬天敬民之明德

周書

卷五

二十九

觀後前人光可見吳氏註不必泥

天命之弗敢宰天威之當永正天命不易天難謀故也敬天敬民則此心肅然精明

而無物可蔽所謂恭明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 節 須得老成人輔導乃能不歷先德其如此在今予云云

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也有正就周公身上說謂非有顧德重望足以正君也不曰前人德而曰前人光者就其昭著四方者而言我身一日不在光即遏佚矣故孜孜開導惟前人之光是訓使不遏于冲子俾知所經歷以嗣之而已

在服者如此在公者得無同乎
前人尤作發天數民之明德也

又曰天不可信 節

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德者正為致命計也天不可信庶幾離意寧王德是二句頂一氣說謂天固不可信矣而在我有可信之道惟以文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廷長之惟以光德付于冲子使經歷繼嗣以延寧王之德使德無窮而天命亦無窮文王所受之命愈久而不容釋耳

延寧二句對上通侯而言不庸得對上致命而言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 節

周書 卷五 三十一

此叙商家六臣輔君之功欲召公休之也五段只平叙見其久留輔治意不重援劣上五段作四段看成湯太甲總一段一臣而輔兩君者其功同太戊作一段三臣而輔一君者其功同祖乙作一段武丁作一段獨舉商之六臣者皆當時托孤輔幼之人重時則有若上曰時曰有言無代無人也格天者如用錫丕式治化所及與天體而同大也格帝者如典禮命討大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也保衡不言功者格天之治猶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脩明政治振綱法度說至賢承流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

志克開中興之業註中輔聖輔賢意不可遺

率懷茲 節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率惟二句承上文來率字中含久留不去意惟此道託言人臣輔君之道陳列之功即上格天格帝之類曰陳者以其後先相望歷歷可觀也保久累承上句就國祚說此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猶云以此陳列之功綏定國家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故殷禮二句正言其效陟配天重德上說多歷年所就商祚說蓋有郊天之禮必配以

有德之君今惟六臣能輔其君如此故當殷舉祀禮

周書 卷五 三十一

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選者皆以德配祀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祚而傳世九十歷祀六百也二句一連看蓋有配天之德斯能永天之春也

天惟純佑命 節

時講惟茲何惟此乃外特實舉其制行心德之類而為左右贊之實使其內無失德外無失政一人云云

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承上多歷年所推高一層看言能致天生賢以輔治故能使君以德而永命也天惟純佑本六臣輔君格天來命即眷前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謂商實總內外得人皆正所以純佑之者也秉德明恤申看謂秉忠貞之德而

分君獻念也奔走者趨事赴功旬宣効力也曰罔不者合尊卑而同曰咸者合大小而同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內外兩邊猶云惟此內外之臣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有事而人心是孚也須徵多歷年所以在後蓋民惟心孚則天眷益永總見大臣一身有係屬民心凝固天命之貴而不可去者也此節與下節血脈相貫天之實商所以佑商天之佑商所以壽商也

所明恤者誰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不違

于內所奔走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

周書

卷五

三十一

不違于升正見其實處

惟茲惟德可有一說亦可從此二句帶

在外臣是德也茲字指奔走而言德亦

公曰君與天壽 節

此承三節而欲召公匹休六臣也天壽就罔祚說平格該人臣上說平格二字申言其至公無私而與天爲一也日記云持心如衡是謂平至平者天道故平則通格于天此句只泛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朕說保父即是天壽處即參士天丕建保父之謂非六臣保父之謂也保而不危父而不亂有固命矣故曰天壽

永念云者蓋召公德尊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留則

永乎于休如六臣之保父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

戚戚國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能爲周家永久之

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固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眷

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字須就周王

業上說欲其置更切之歸心爲天命民心無窮之計

凡輔君延世德繼前光者久遠圖之也固命應前永

乎于休天不容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厥亂指召公

親註亦字及身字可見言國有固命國固顯矣而爵

之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邦若商臣格天格帝之勳

周書

卷五

三十三

昭昭可考則爾之身豈不與國俱顯乎厥亂正與有

陳相應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 節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

起之也申只是丁寧反覆之意謂啓其思翼其行始

終默誘之而一不容釋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節

脩和處正台稱善也

此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也和脩主德教說觀

下文迪教可見脩字有承叙式化理而不亂之意和

字有涵育薰陶順而不乖之意就成化一邊說而文

王用功處全在克字內有夏開說亦惟字重看見脩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曰尚克曰亦惟呼應之辭又曰無能往來茲節往來奔走是教即下文所謂進見見是也此承上節而及言之曩教德字俱指脩和說進奉承宣布之意主文王言非進民也教行則德降降降則有夏脩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亦惟純佑 節

純佑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推由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進知天威與下誕將天威相首尾宜就禍福寬說秉德指五臣言猶義德容德之謂惟其秉德故能

周書

卷五

三十四

實知天威也時字指進知句言以是昭明文王即下進見見聞也進見見聞正是昭明處而見見聞實從進字來即往來奔走進退教意也見者脩和之光顯著于朝廷也見者脩和之澤徧覆于邦國也聞于上帝者脩和見冒之極而發越升聞于天也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為天純佑也受有殷命則不止純佑而已受殷命與集大命不同此只是受天德眷木為天子集則真有天下矣

武王惟茲四人 節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平齊進

有祿是富有天下對受命言昭武王以下是化及天下對見冒言重惟冒上蓋輔以有祿又輔以丕冒正見四臣不以功成而替輔君之忠勉匹休意正在此虞進字與進見冒之進字一般謂啓進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祿也後暨武王二句輕帶過後是及武王成劉厥之後而四人實輔之以成化也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足輔其布德非輔其脩德之謂惟冒就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丕單稱德就天下皆化其德說

在今于小子旦 節

周書

卷五

三十五

首三句見王業艱難當共濟意小子二句見成王幼冲尤當共濟也敷周至末甚言去之不可也敷罔勗不及謂敷欲退藏而不勉成王之所不及也能格主天命言

公曰嗚呼君嗣其監 節

此申結以留召公也茲字指上五節文武股肱之盛及已今日圖共濟之意也我受命以下推言所以當監之意一節只重大惟艱上告君句承大艱說不以句只申已欲其猷裕之意聽召公之去即是以後人述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 節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也敷開布也悉字承敷字說謂啓盡其心也民極民之標準也曰以下顧命之詞明最者精白一心而勉力于輔弼之道也偶王二句註因發偶乘二字之義所以並言還當一氣串下言輔王在于誠信無有疑二由是并力一心以載天命也若是者果何所用其力哉亦惟文王之德以大承我無疆之憂耳蓋文王之德周之所以受命也締造艱難召公所親見常念而不忘則勉輔孺子自不容不盡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 節

周書

卷五

三十六

此總承上而引起下文之詞周公所言皆忠誠所發故曰朕允此句虛其汝三句一氣貫下正是允處敬字與念字相呼應大意言朕喪大否由于國之無人而我之所言無非以殷爲監矣汝其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亂以念我天威之可畏乎苟不監于殷而去之則嗣君無輔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何可不念也

予不允

節

此以天命留之象字重看即前同命與承字於休意謂王業之興文

不允承上朕允來象字註以成字釋之謂保王業而

至于成也滋者方萌漸長之意敬德進賢一直說後人指賢才說

嗚呼篤棗

節 此以民

今日休分上叙其舊功下勉其新功也二我字兼二人言今日休即民罔尤遠也文王功指脩和見冒言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曰咸成丕冒三句即成文王功之實蓋今日之天下即文王之天下一民之有未化即文王之功未有成也丕冒另作一句丕冒率俾即上文之丕時也

公曰君子不惠 節

周書

卷五

三十七

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誥只指上兩節曰多者謂前言已脩而復有天民之說故謂之多誥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以見其言之惠處天民不平在民心上見故用越字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 節

此因召公之留而勅遣之治其治民以凝命于無窮也民德指向順一邊初終皆指民德說民心至愚而神而聯屬人心以使之向順非老成諳練者不能知故曰惟乃知亦罔不能字當善字看言民罔尤遠固無不善其始矣然撫后虐警民心無常尤當思其

終使向順于後者無異于今日可也茲字正指上二句言往教用治謂教已之德以治民也惟教已德然後知民德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 節

首節叙蔡仲得封之由不齒載曰位冢宰正百官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得私其親者矣三叔罰有輕重因罪有大小也全節只重克庸祗德句乃其所以得封者德乃忠孝之德克庸有始終不衰意卿士是周公屬官爲卿士提用之也邦之蔡分封之也

周書

卷五

三十八

王若曰小子胡 節

率德改行不平改行正是率德處歆道也就所行說此處且未可露忠孝字敬哉就心裡說欲其以所率所改者而常嚴諸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 節

此叙其已然而望其將來之意也從蓋愆說起正重改行而率德之意亦在其中兩惟字便見前人有不能盡之意先人所行之事曰述述者超超乎往事也自身者由吾身自爲之而無所因襲也此句申說克勤二句順本文以字口氣一直講下勿拘註分配

作兩平看末二句固其所已能者然亦有戒勉意舊時只用可謂二字引下改無作無若似無工夫細玩經文殊不然當照率字無若字講蓋稱頌中寓箴規乃古人常事也

皇天無親 節

此下四節當相承說下戒哉工夫正在慎初上慎初又在盡職上而盡職又當以率中爲本也皇天八句泛論其理爾其戒哉方着蔡仲身上蔡仲雖云候國亦有天民之責故以是告之見天人之背向靡常而善惡之事機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亂非但不

周書

卷五

三十九

爲蔡仲之爲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爲而止也

慎厥初 節

慎初之道全在思終下四句不平不惟二句又反言以見其決當思終也舊謂惟字有力行意不可從惟字乃長慮却顧之意全在心裡說

懋乃攸績 節

註言五者爲候職當盡須五段平說爲穩若論書意則首句虛下外而四鄰內而兄弟上而王室下而小民正是立功處

率自中 節

中者性之理乃天然自有者順而循之曰率用不得一毫私智參不得一毫邪僻者也發之于已爲聰明施之于人爲視聽理之在性中者恒由耳目以出入故以此戒之且邁跡者其聰明足恃自身者其視聽難審于仲爲尤切也汝嘉只承率中蓋上三節相推說來以率中爲本能率其中可以該得三節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節

此飭遣之詞也朕命指皇天四節無荒棄者歎其懋猷之心不替于卽封之後以保有東土之封也

周書

卷五

四十

首節是本序二節三節從宥罪說起以責商奄之不安天命乃一篇綱領惟帝降格十六節反覆言天命不可妄于今我易敢四節亦用宥罪說起而深言其當盡職也告爾有方至末專責厥候

惟五月丁亥王節

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迂徙未盡者復與徐戎叛成王戒之故歸而告天下

周公曰王若曰二節

此二節示以宥命之恩以起其良心俱以圖命之禍以破其邪心也此告多方重在四國告四國重在尹

民尹民卽胥伯大小多正以殷士正殷民亦轉移之一機也爾命指敷民所戒指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爾殷候之尹民者當知此恩而息其洵洵之心矣况商奄之亡乃由其大圖謀天命反側不安自取頹覆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耳今爾尚不知天命而欲干天命也耶圖命正與敬念相反

惟帝降格節

此下四節言夏之所亡也首句作冒正欲其恐惧脩省以盡恤民事天之道有夏二句是言其虐民蓋人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衆且不肯出憂民之言况行

周書

卷五

四十一

實政乎乃大二句是言其慢天蓋人或不能暫而不能久者衆且不能終日勉于天理况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攸聞總承欲其監夏之亡而知紂之亡也

厥圖帝之命節

此承上而極言桀之惡也首句是慢天下皆說虐民也不克開句以征欽言降罰以刑罰言因甲句推其由也言桀之惡如此固由惑于內嬖而致亦由任用小人而成也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蓋絕其依使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讀貼降罰崇亂叨字又應不克開慎字義應

降罰

天惟時求民主 節

此承上而言祭不能為民主也。重刑殄句蓋只重祭亡不重湯興也。顯休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也。

惟天不畀絕 節

此申上三節而言祭之所以亡也不畀絕承上刑殄說乃惟以下正原其所以不與之者由祭不用君子而專用小人也。蓋多方彘民可以禍國庇民祭不能用而使永于多享固所以致于亡矣况所敬之多士

周書

卷五

四十二

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蠹國害民寧不速其亡耶永于多享舊指祿位言非是還宜指國祚說國以無人而亡乃是常事今以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最是為可惜明保享者明白正大以保此享于民也胥惟虐者君臣相與掛虐也百為所包甚廣此舉多士之喪憂以愧殷侯尹民之喪殷也

明保享于民一云明保其君以享于民也

乃惟成湯 節

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興也天無心以民為心民之所歸者天之所畀也惟字克字重者民擇湯而歸意

須先提起以字要見順民心意

慎厥亂 節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也厥亂合下明德慎罰說謂斟酌君道之所依者慎而憑之而一念一事皆此不忍所謂懲昭頑諷于惠困窮是也乃勸就在慎麗上見率倡導之機不出慎麗之外也刑用勸法其德而從其教也

此麗字即不克闕于民之麗字足其衣食也乃勸者民生厚而後行教化也不然一篇二字兩解何也表云仁字是註添出不宜以之為主只宜講麗字麗是

周書

卷五

四十三

民之所依以生者謹其生理而不敢一毫傷之為慎乃勸是用力字為之開導為之引翼皆是此說亦好以至于帝乙 節

明德慎罰俱要切麗字德者人心之生理罰者保民之生道明之慎之正所以慎乃麗也此處用勸方入歸德出刑意

要四 節

人皆知宥之為生而不知殺亦生也故殄戮開釋同是慎麗

今至于爾辟 節

對上四節看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以謹厥麗意

嗚呼王若曰 節

此承上起下之詞下文三乃惟字正應二非字

乃惟爾辟 二節

此下三節反覆言夏殷之亡非天有心之意此節言紂自取其亡也以爾多方乃紂為惡之源惟恃所不當恃故為所不當為大淫以下一氣說二節言傑自取其亡不集于辜者凡所為皆速亡之道所圖不一曰集間之者伐之而有天下也三節復言紂自取其亡君位本逸而後以縱逸居之不獨何承此句來惟

周書

卷五

四十四

其縱逸所以不歸燕也三節各微非天庸釋意

惟聖罔念 節

此又為承上起下之詞聖狂之分只在一念如水是聖人偶然一念不在系毫有累全體皆虧本是狂人一念提撕其體便現原無間隔豈有懸殊此二句是泛言其理以引起下文意

天惟求爾多方 節

此節專為起下而發大勳二句正是求民主于多方一串言大示亡敷之兆以開受命之符使人知天之亡殷益脩德以應春求之重故曰開厥顧天乃卒無

有能堪之者是天以民主望紂固非有心于去敷而今以民主求之多方亦豈有心于興周乎

惟我周王 節

此示以周公之受命既定而警服敷民之心也惟我周王惟字重看承上來靈承二句一直說下句本上句來善承其衆即是能勝其德也承者體悉民情願從民志撫柔而衽席之也靈者事事盡善也德就仁民上說親用字可見克堪者凡安民之德有以負荷而力行之也與神天是可為民主意表云不曰主萬民而曰與神天德足以顧諟明命故可為皇天百神之主也亦好式教用休所以大成其德也休就德上說是若啓若翼而使日進于休美意雖是天與之見得天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昇之正與五年頒餞句對看尹字有正人不正之意 與神天在內

今我曷敢多詰 節

此又舉有罪之思以起下文

爾曷不忱裕之于 節

可不知此乎爾言我既降爾命矣爾曷不忱裕之于

此三段皆示其當為者忱裕二字要連着爾多方講多方曰爾原是商家故物今信疆域之已改而誠一

以安之知歷服之在周而寬裕以處之則多方其事
融矣夾輔是護衛意介助是臣服意又者保治以享
天之命也惠字比夾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之意然則
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

爾乃迪屢不靜 節

此四段戒其所不可為者雖責其既往實儆其將來
之詞言人孰不自愛其身也爾乃屢聞不靜自取滅
亡而不知所以自愛耶天之去商已久理所當安爾
乃觀觀妄干大不安天命耶天命之歸周已定理所
當遵乃悍逆反側輕棄天命而不顧耶非法之事正
屬書

卷五

四十六

人所鄙爾乃自作不典以圖信于正人以爾志在興
侮為義之當然耶爾悅于正乃教人不靖根本故深
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 節

此承上文而嚴禁其反側也兩惟時重看言惟此二
端更不誅戮正應降命之意要囚是拘囚之也正是
我惟他處非我二句緊承大罰殛說

猷告爾有多方士 節

重教多士五祀言其久見情宜孚而勢宜定也

越惟有胥伯 節

此專告授職于洛者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要
見臣我豈已久之意象化民之事也

自作不和 節

克明此句乃承上起下者
克明此句乃承上起下者

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蓋和身雖家正化民之事也
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于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于
身安靜和順正教民所不足者故欲其端本善則倡
率之也爾邑指廷民說克明就民情和順上說事字
應上臬字自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和如爾事何
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將雍熙之俗成垂戾之機

周書

卷五

四十七

民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克勤化民之事者矣

爾尚不忘于由德 節

王已用人亦化民之事

此承上而言能使爾邑克明汝庶幾不畏頑民由德
矣穆穆即和身雖家之容克問重看介爾謀助其化民也

穆穆與上和身雖家一

爾乃自時洛邑 節

此承上二節而勸之以休也分三段看首二句是保
業之休田即胥伯多正之祿田也天惟句得天之休
我有周四句是得君之休迺簡二句總是大介處

身雖家而

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 節

此對上節而董之以威也我命是和身睦家正已用
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勸忱見之言爾
不能勸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享上之誠而民皆化
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益以成其凶德之習矣是
爾放逸頗僻而大遠王命也探天之威與卑矜反致
天之罰與介賚反離述爾士與力政反

王曰我不惟多誥 節 使爾知身睦家以盡已
之化勉于休處于威而已詞錄
繁而指則要爾可不勸忱之手

命註謂勸勉之命當指上四節

周書

卷五

四十八

一說命即天命蓋殷民及側皆由不知天
命與爾與汝恭告以命所以深杜其邪
是也

又曰時爲爾初 節

時字指今日說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
誥正爾改過自新之一初也和卽爾惟和哉之和和
不生于和而生于敬不敬則不能和矣

立政

此周公告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意又在重擇其長也

周公若曰拜手 節

拜手二句亦是當七面前而贊之也故其禮恭其祝

重曰嗣天子則繼前人天位而任凝命之責曰嗣王

則繼前人君位而任治民之責告字兼周公群臣通
篇俱是周公告王還當以之爲主左右二字貴至虎
賁但不可以尊臣親臣乎看親下文當重三宅註三
事之外不可忽休茲見爲天命民心所係與天子王
應知恤者謂以其官之得人爲念以人之難得爲憂
也鮮字含下意惟開創者能之而守成者未必能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 節 休茲兼係天下安衆康寧賢否
爾若德盛衰群僕邪正二意
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
王承此迪字說知恤鮮

古之人臨行此者惟有夏
要者湯錫湯者惟文武也

周書

卷五

四十九

此言禹之能知恤也迪字正指知恤是力行意乃有
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兢兢已得天下時言此句
就含天眷已隆之意方與尊帝相應額字是招來呼
召之意迪知至惟后承額俊尊來卽其臣之能薦賢
見其君之能用賢也九德卽上俊字迪知忱恂者
知而又誠信也蓋夏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故能
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看有自信不考之意言既
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尊其名正見其責任之重叙其
實正見其盡責之難宅字中知明任專皆有重在任
專邊居之恰當任之不撓之意謀而三句是周公反

言以足上意以儆戒成王也

榮德惟乃 節

此言榮不能知恤而亡也德字提起往往指顯後事帝既德者任人之本係既惡德故不能飲往昔先王任用幾德之事而惟暴德是用也周後另為一句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

亦越成湯 節

取命天秩天敘天命天錫祿是也傳庸章用而使之不索即所以蓋之也

此言湯之知恤也亦越字承禹來陟丕釐句只叙其得天下之由與大競平乃用以下是得天下以後所

周書

卷五

五十

行之事正湯之知恤康也不可以下為丕釐之實乃用四句是知之明而能得賢嚴惟二句是任之重而能用賢曰字作稱字看凡與賢人相處不去思惟決不能受其益嚴者尊之而不敢忽也惟尊敬而細釋之即其淺近可以得其精微而其益無方思之然後能法之無一事一言不奉以為準所謂大法也克用二字有力重湯能盡其用上下用協用丕式二用字皆此用字生出近者有難一之情以其聯衆為一故曰協無一人之不化也遠者有難獨之勢以其發遠見遠故曰見德丕式而見以其所取法者而瞻仰之

也非湯之知恤何以臻此

傳于取命下云此言湯之自致本得人而善用之耳亦是選從之

嗚呼其在受德 節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對榮德着皆不能知恤之本下外內皆非其人正不知恤處乃昏德所致也暴德即釐刑者同邦是在外之諸侯逸德康習者同政是在內之臣工帝欽罰以下只重商亡與紂周後對看式商二句一連即俘我有夏中事

亦越文王武王 節

體貌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

此下十節言文武之知恤也克知灼見由文武身有

周書

卷五

五十一

其德也二心字重看知其人易知其心難知見非有淺深只以已任未任措詞敬事承式商受命來立民承德句萬姓來教有欽崇寅亮意長有提綱挈領意立政只指三宅言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大政所在而得人以任之則其政立矣任人準夫牧只列其官名作三事中方說其職事作為也任此人而為事也

虎賁綬衣 節

立政五節雖均說得人之盛選重三宅上當以立政

節爲重虎賁以下七等官又當以虎賁綴衣爲主以其爲群臣所稱也

大都小節 節

自大都至尹伯凡六等官庶宇通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說都邑皆在王所故總言文武之廷

司徒司馬二節

二節皆本庶常吉士來三卿總理候之事者亞旅分理候國之事者其各位皆建于天子故通舉之微虛等七國皆夷狄之地故以夷字貫之皆使王官錯治故以尹字總之

周書

卷五

五二

文王惟克厥宅心 節

此承上得人之盛而申言之言惟知人之明故能用人之當也惟字乃字重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看于宅心而曰知猶二之也三宅之心卽文王之心凡其精神心術皆我具足皆我優爲故曰惟克厥宅心下二句一氣說下三克字並重蓋人君欲官之得人惟此之神情未孚而彼之應茲未悉則位置之間不免于入官相妨如何能克文王惟克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也

文王罔攸兼 節

文王罔攸兼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三宅至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攸夫惟字重看言文王惟責成之而已自是之外一無所與也

庶獄庶慎 節

此承上文而極言任人之專蓋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罔敢字重看見文王敬忌之至文王凡心不出罔兼之外施其中形容甚專之意耳

亦越武王 節

此申言武王之知恤也亦越根文王來撥亂救民曰

周書

卷五

五十三

功圖事撥策曰謀義德容德作一樣人看自其隨宜救民則爲義德自其休休樂善則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也率功率謀意輕此重下句曰不敢替曰從一文王罔兼罔知之心也並受以武王爲主而文王只帶言之此正知恤之效也

孺子王矣 節

此承文武而言勉勵王以盡知恤之道也王字是繼文武之丕基繼自今以下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均知厥若是知人之要厥若以三宅心之所安者而言卽常德之蘊于中者心之所安必終始表裡如一

能知所安則委曲詳悉無不盡矣丕乃俾亂足委任之事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之謂相我二句一串說下卽丕乃俾亂之實相者維持輔翼之也和者劑量均謂之也末句是戒詞閒謂有泰之者與賢者成之與不肖者預之則賢者何以自効而始終其治乎勿閒又任人之要也

自一話一言 節

此承上勿有閒之而言人知閒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閒生于我閒生于我而後小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至于一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不終主于君子皆閒之所由生也一話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句之發我則至受民一氣讀又民意輕重末惟上成德之彥卽克知厥若之人也

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節

此總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微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乃事天治民之要道罔嘉謀也文子文孫是微動成王欲其繼述文武之意兼法禹湯意亦不可脫勿誤勿有所兼有所知而以已誤之也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微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

自古商人 節

此申上禹湯文武之事正受人之微言而告于王者自古指禹商人指湯不言武王者武所行皆文之事也克宅謂得賢者以居其職大才居大職小才居小職一一安頓得停當也由釋引其端緒也蓋不閒以人不誤以已能使賢者自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茲乃承上二句言如禹之大競商之丕式文武之丕基並是乃者難詞言必如是而後乃能此也俾字重看言下之治由于上使之切不可作効說

表云細釋主君說謂賢人之蘊無窮我因其所建立

周書

卷五

五十五

當思展其未盡之才聽其所陳列當尋究其未發之蘊如細絲者細釋其緒而引之不窮也

國則罔有 節

國指憂商罔不用小人則惟用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不用儉人之意不訓與厥若相反是儉人者外維矯飭以爲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繼自今以下重上四句特以起此四句耳其勿以儉人二句相形說言不用儉邪之小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諒知明任專應上克宅由釋看用字緊承說勸相國家謂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展布四體得其用意

今文字文孫 節

此承上而言刑之爲重因以起下文也此獨舉牧犬者刑者政之重牧者官之長也曰有司之牧夫正謂司獄之長官耳

其克詰爾戎兵 節

上言刑而兵又刑之大也故欲謹治兵之戒克詰只是整肅而不廢弛之意非便用兵也禹弼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訖焉後有天下者蓋以跡之所至爲標準也跡者禹跡所及德威亦及之不必言增益蓋不至于廢隘卽是跡矣方行二句正是跡禹跡處方行

周書

卷五

五十六

者方方而行無一處不到也以觀以揚總承脩武備以廣威說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耿光也今如是是與其光觀面相承故曰觀清四海而定天下者武王之大烈也今如是是使其烈振揚不墜故曰揚此二句無工夫蓋上文言克恤原欲其法禹湯文武故此復應之

鳴呼繼自今後王 節

上專戒成王此則並戒後王忠愛無窮之心也

太史司寇獲公 節

此示後世人臣以用刑之法亦因論刑獄之重而及

之也蓋人君勿誤庶獄固當付之有司而司獄者必當如獲公而後爲慎刑也由字卽用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敬字內已有輕重得重意長乃短長之長言獲公之用刑如此所以培植太和之脈而延長我王國也此句下默欲太史書之于冊意茲字指獲公言以獲公爲法而慎刑也別用中罰正能慎處別與例不同輕有輕列重有重列也條例之說後世乃有之獲公之爲司獄其道在于敬後人之法獲公其道在于慎敬慎者固用刑之本也



周官

前半篇設建官之法後半篇說用人之道

惟周王撫萬邦 節

此史臣叙成王訓迪百官之由撫萬邦句提起輕看亦只君爾天下意耳延狩獨言候甸者舉近以見遠也弗廷遠命不恭者也延狩征討平着統厥兆民總承說言延狩所以布德征討所以除殘無非為安民

周書

卷六

計也承德即承此族民之意此正是外撥之功舉要見已治而不亂已安而不危意下二句嚴內治之脩以朝廷為四方之極也要發得益嚴二字之意董正者正其體統脩其職業所以維持承德之治于無窮也

表云撫中與下綏中應四句一直說下征弗庭即于

延狩時行之非兩事也延狩之制當備六服此只述

候甸惟延近地以察諸侯之服與不服耳此說甚是

但與前節不同

王曰若昔大猷 節

古虞

本虞夏商周書卷六

大猷指唐虞夏商合治安意治而曰制者謂虞置其政事也邦而曰保者謂安定其國家也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下節庶政惟和是制治之效萬國咸寧是保邦之效

唐虞稽古 節

此承上節而言唐虞遠矣而猶稽之上古見建官之制其來甚遠唐虞夏商俱熙已治已安意上言惟脩內治此復言外者見並天下之官惟有此數也庶政二句平着不重相承意和則未亂者永不亂寧則未危者永不危也官倍要見世變事煩意兼內外用

周書

卷六

二

又兼政國明王二句申上言建官得其要也堯舜禹湯皆明王也其建官以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數之多寡哉惟在得其人而已不作推原說

內外相承實體統所在夏商官倍雖官不相

沿而此意不可易

今于小子祗勸于德 節

此成王叙已法古建官之意也于小子二句言其平

日自勉之心仰惟二句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通

節語氣融貫相承于小子上要點堯舜禹湯皆本于

德意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成王欲建官必先祗

德也不逮謂不及古人夙夜正是勤字意若不獨是
願謂真欲如之前代後代較若畫一也訓迪謂教誨
開發之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 節

此節訓迪三公之職也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
前代來師保傳以官言三公以爵言論道二句正其
職也三公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工夫全在
論道上而經邦只帶言之經邦非三公自去經乃是
輔君去如此即是論道時事非有兩層工夫燮理無
工夫只用由是二字轉下然亦不可謂陰陽自是燮

周書

卷六

三

理天地間萬事萬化皆出于道一人得道上天下地
無不成位者道之不明邦誰與理而陰陽且愆戾矣
三公則開明至理啓沃君心用以經理邦國因以燮
陰陽天地之心皆順而造化在我矣蓋論道處有格
心體段燮理處有格天事象見三公道尊望重非他
官可比不必僭所以嚴其選以知道者之不易得也
表云非謂官可缺也甚言不可不得人耳

少師 節

此訓迪三孤之職也三公二句正職之所在二公貫
天地化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者也三孤以三公

所講明之理蓋開揚張大之就其發用處爲之裁成
見諸經畫所謂弘化者如此而寅亮天地者在是矣
蓋天地非陰陽不立其間有一物不得所不若性則
天地生成之功便欠缺了便是天地開塞不通處三
孤弘天地之化其化無一處不達則其體無一處閉
塞不通非寅亮天地乎人君有贊化育位天地之責
三孤弘化寅亮正輔之以盡君道也

表云亮字作亮
天工之亮甚德

道化與陰陽天地相對爲文非有異義化即道也天
道陰陽運行則爲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爲化弘

周書

卷六

四

化工夫非有加于論道之外只是于三公所論之道
就發用處開揚贊襄之故謂之弘耳非三公未能弘
而有待于孤也寅亮非有加于燮理之外只是助三
公以成和調之功非三公不能敬明而有待于孤也
所以如此立文者見公論于前孤獨于後其道相成
而非有二爾

冢宰掌邦治 節

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專于六卿故曰
冢六卿之事雖各別一職而冢宰得以兼之故曰宰
此董正其官也百官出于朝廷故曰內統四海極于

廣遠故曰外均統百官則內治有所總均四海則外治有所屬故曰掌邦治

司徒掌邦教 節

徒是人衆治衆莫大于教故以掌邦教言敷五典二句申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敷布五典之禮于天下以馴擾不順之兆民而使之順也王介甫曰善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也

宗伯掌邦禮 節

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曰宗伯治神人二句相承申

周書

卷六

五

看俱主祭祀上宗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者舉其重者言之也上下不必開說只就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言神人之事專治而整理之各舉其典而不廢而神人中自有上下之別亦從而和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秩然循其分而不乖也大全孔氏呂氏只以治神人屬祭祀而和上下則泛指五禮要旨云以和上下亦指祭祀說欠通還當主五禮以辨上下定民志立說精蘊之禮莫大于祭又莫大于分治神人主祭言和上下主分言諸說都不似時說又了凡云周之宗廟兼禮樂二職若專言祭

樂之職廢而和字不通矣謂神人如虞書神人以和看則不專祭而祭在中此蓋因註末數語而強爲之說不如前諸說爲長

司馬掌邦政 節

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此主者用師之本意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統字兼平時及用兵二意平字有二義謂我平之而人各得其平也平字與均字不同均是各得宜平謂相安無事

司寇掌邦禁 節

既曰掌邦禁則曰詰曰刑皆是禁于未然者姦惡曰

周書

卷六

六

詰是推鞠其情使之不敢爲奸惡是固禁于未然暴亂曰刑其事在已然矣然刑一人而使千萬人惧是亦禁于未然也

司空掌邦土 節

居四民二句平看居四民如居學居野居肆居市之類居字內有相土協宜各得其所之意地利是四時各有所當興之利不止稼穡山林川澤之利皆在焉順時以興之使無曠土無閒民乃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也

六卿分職 節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分職指上六節言
重在率屬上六卿在內九牧在外率屬以倡正是自
內達外體統不紊意倡者謂以此倡九牧正欲使之
率屬以宣化于外也二句只是叙其體統非勉詞阜
成句亦是期其所致如此不作效說阜是安居樂業
之意成是雍熙太和之意

六年五服一朝 節

此亦成王訓迪之詞蓋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體統
如此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六卿率屬以倡外
外固有所承矣猶未知其所應乎內者何如也不可

周書

卷六

七

無考嚴勸懲之法以馭之矣首句喝過不重只重
待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王字乃汎言爲天子
者制度卽指六卿之事如政教等蓋六卿所以倡之
者卽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大明黜陟者與天下共
知之也不遵制度如六卿所倡者則懲之能遵制度
如六卿所倡者則勸之如是則群辟之承德者可常
而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此處正見六卿當知所倡
率使牧有所承以避吾之黜陟吾之陟也

凡我有官君子 節

此下總訓迪之使之盡其職業也此節欲其慎令以

冀敬職之道重在以公二句令乃司中之要務而慎
令卽所以欽司頒一氣說令出二句言當使之必可
行而不至于違戾之謂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
不可不慎之意也以公戒私用力看益心無二念公
生則私戒滅者爭盡無餘之謂允懷二字串信其至
公而懷服之則令行不反是能欽乃司者也

學古入官 節

此欲其爲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欲其酌
古其爾典常三句是欲其準今總是勉其爲學蓄疑
以下則戒其不學也學古入官猶云學古于居官之

周書

卷六

八

昨議事以制者議處國家事則以古義裁斷之可則
行不可則止斟酌其至當之歸而政乃不迷矣乃者
見必如是而始不迷也若當代典常則謹師之而已
不可以利口而紛亂之也官卽指典常而言師字對
制字無以句對政乃句稽之古而不合準之今而不
宜此疑也不學以破之則疑終蓄而謀乃敗矣怠者
不能學忽者以爲不足學則心不通達而政必荒矣
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不學一句是申
蓄疑怠忽滋事一句是申敗謀荒政蓋極言不學之
弊以見學之不可已也

法古準今向來皆對着庚辰顧徑凡獨不對極得書
意近見袁云汝等今居官位固以學入之矣然入官
之後不可廢學凡議論事體必以其學于古者而裁
度之然恐泥古不通故欲其以當代典常為師師則
彼有教而吾有學矣學古學也學今亦學也事必有
議言所不免故又戒其以利口亂官甚妙可從不學
二句作申言沿之已久戊子順天黃日昇獨謂不學
之患甚于疑忽事煩之弊甚于敗荒其過文云夫曰
蓄疑猶以膚淺之見試之于學而非盡廢乎學也曰
怠忽故特以作輟之功用之乎學而非黜乎學也乃

周書

卷六

九

猶然敗謀荒政而況不學末散云即其面牆之弊矣
止謀之敗而政之荒哉是雖不學故至此也此前二
句深一步看可謂卓識

戒爾卿士 節

卿即六卿士即其所率之屬也要得申戒之意自其
已為而有績曰功功崇賞由勤而乃曰志者九卿工
夫不離一念也自其方為而有叙曰業業廣當言志
而乃曰勤者入門一步便欲實用其力也後艱謂後
商艱難也凡事當幾不決後來國之轉難始也一念
圖之而有餘既也以百計縫之而不足此所謂后艱

也然果斷即在志勤之頃非志勤了又要果斷註中
當費二字宜玩

位不期騷 節

此申戒卿士處富貴之道也首二句泛言常情處祿
位之弊如此恭儉歸在卿士身上惟德無偽一勉一
戒之詞須申說惟德者實有謙虛之心而自然不騷
實有簡約之心而自然不侈為保祿位而恭儉則偽
矣德皆曰作者由心造之也作德二句又推明所
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也作德則此心與恭儉相安
從容暇豫而無往不得日著其恭儉之美故曰心勞

周書

卷六

十

日休作偽則彌縫甚勞終不能掩其騷侈之態故曰
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 節

此申上節之意而深嚴之也首二句一氣說寵以祿
位言危是祿位之禍危寵相伏猶形之與影思其危
則畏俱不暇何得騷侈乎惟畏畏其危也三畏字總
是一獻

推賢讓能 節

此欲卿士之以人事君也推賢三句不可義利對說
不和政體正見其當推讓也知其為賢擇而舉者

也以我所有遜而與之者讓也舉能四句又言推讓之當得人也

王曰嗚呼 節

此訓迪將終總戒卿士也官以位言政以職言官必有政而亂政卽所以敬其官也不可平以佑二句亦須串說以字承敬官亂政來謂以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阜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間之詞須極發此字萬邦卽前所謂撫萬邦此不獨撫而欲其無敬相期于無窮也

君陳

周書

卷六

十一

首節稱周公之德六節勉其由周公之訓殷民至末望之以和平之化也通篇重德字

王若曰君陳 節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先叙其德之美以命之也孝恭卽是令德曰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也恭只就事兄言惟孝貼孝字友于兄弟貼恭字此句只作週文克施有政是因其已然而通知其必能然也敬哉者欲其無失此也篇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 節

此以下皆敬哉之實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爲治也本

明德以作範于民曰師以明德而調護其民曰保德就師治言民懷其德者不惟當時尊親之而至于今猶思慕之也往慎乃司三句相推說下往往東郊也所司者殷民也慎者一事不輕改一法不妄爲也茲字指慎司謂此慎司之道在率循常法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也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卽是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民又則東郊之職盡而民懷之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 節

周書

卷六

十二

申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治而曰至則顯庸不立聲色俱粗所謂馨香者乃太平之極贊爲必芬順治之精蒸爲太和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矣然此馨香不是祭祀之黍稷乃是明德所發越者若明德不足以致至治黍稷雖馨神豈享之乎蓋至治所成不專在祭祀也復舉訓此者正見明德爲本耳爾尚三句一氣說下式時處要融會註中二意發揮

凡人未見聖 節

此承式時周公之歆訓而言謂爾欲由周公之訓慎毋若凡人然戒哉者戒其爲凡人也觀于凡人之徧

固當戒之以由訓而况感召之機所係尤不可不戒
之以由訓也爾惟風三句不是虛論其理玩爾字口
即當貼君陳身上

圖厥政 節

此示以圖政之道亦由訓中事也政即師保中所行
之政蓋周公所以明德治民者雖不可易而時異勢
殊不容無斟酌之謹始和中時自不同也莫或二字
是無一事不致其艱之意此句且虛不有廢有與即
所圖之政而審于人已即所以致其艱也二有字要
活看出入舊只言反覆之意未明還是出謀之國人
活看出入舊只言反覆之意未明還是出謀之國人

周書

卷六

十三

爾有嘉謀 節

此節舊說欲其盡忠順之道就未然說非也日記與
大全呂氏皆主舉其前日之善說日記解此節通可
玩其說曰嘉謀以、事言嘉猷以大適言謀必有道猷
必有事亦互言之也則入告爾后于內爾后能行之
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聽也猷雖臣之猷而
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

爾乃順之順將順也入告于內將順于外時說以順
為宜勸人通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蓋
如此也嘆息言人臣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意蓋
君陳常如是而成王致美而深屬之之意欲其無替
也彝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則人之善即彝之善故
斯謀斯猷謂之我后之德非曰善則稱君也理實如
是也成王非失言殆至言也一說良顯就臣說言臣
人若君陳豈不為良臣顯于後世哉正深美君陳也
更詳之

爾惟弘周公丕訓 節

周書

卷六

十四

弘字就其變通說下寬和之政是其實用力處蓋周
公當嚴而我當寬推廣其未盡之意即張而大之也
操尹茲東郊之權勢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
民依非特勢也心中與勢不相遠便是依作字依註
作為字看約束東郊之民法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為之
主若一味用法便有偏倚而至于刻削矣寬而二句
宜申看如云寬而有制則和矣和豈可遽和之手其
惟從容以和之馮具區順天程文發此意極為破的

敬民在辟 節

此下六、反覆言寬和之實上三節以爾有
之通於人者下三節以教化施於平民者

此下皆寬和二句中事此節即下二節之綱兩勿字一惟字相呼應勿辟勿宥非斷然與君抗只是不避辟不違宥以承厥中也蓋默威削者能百戰于承民或不能不一件于君肯崇寬和者于已能力平其猛悍悍厲之氣而于君不能不曲從其喜怒生殺之私夫惟無獨已亦無獨君而後中和之治體得也

有弗若 節

君辟之職雖主于和而法未嘗廢於嚴民之在辟者未嘗不權之法但不倚法以罰耳

此承上之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者也觀辟以止辟而任德之意可想矣

周書

卷六

十五

徂于姦宄 節

此言宥之惟厥中也徂字貫下凡罪初起可矜惟怙終不悛故雖細不可宥也姦宄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玩姦中雖字謂無論其大者雖所犯者小亦必不宥不宥非必盡殺之但言不可輕宥耳

爾無忿疾于頑 節

此又為下二節之綱上三節以用法言此三節以教言頑是難化者一夫是化而未盡者然但曰爾無忿疾而非終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有從容意也

必有忍 節

此申上無忿疾之意也通節申看重有容上曰忍者外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念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此心之總含宏光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淺深在有容無心上見乃大後要補民無不化意

要言云在成德則容為大在學有則忍為切皆忍可以致容也

周書

卷六

十六

簡厥脩 節

此申無求備之意脩謂職業此當考成者良謂行義此當勸化者簡只是區別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以率者使不良有所耻而敗行也兩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脩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有不脩者因簡脩而亦簡之面或有不良者因進良而亦仍率之其抑揚進退意在乎此別記曰使不脩者皆脩在于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于勸率之有道皆以人治人而無求備之意也

惟民生厚 節

此節歸重在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通節重在敬典在德上生者自性而出物者自外而入厚者淳龐之意即衰世之民其初生之時上古淳龐之氣一毫不散故曰惟民生厚因外來之物而近于薄則亦可返而之厚者但民之迂從好不從命好是其猜神疑聚處五典所以移民敬則謹其敷教之道也德不是指之于身乃蓄之于心者正與好字相應爰是變薄歸厚也人各全其淳龐之性而不迂于物則蕩蕩平平無天無錮此大道也自下而上曰升不事紛飭而民風實超于厚謂之允升君不言福風俗淳厚

開書

卷六

十七

循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曰多者內外民物無不開太之意康王命畢公亦曰永膺多福皆以商民之化為福也休就功業休隆上說終有解君為主而臣與享之升字對降字說周公之

顧命

首節至王崩叙成王之顧命太保至末皆喪禮也

惟四月二節

不曰疾而曰不憚者臣子不忍斥言也甲子以下足嚴發命之禮甲子去崩祔一日耳猶頌水冕服成王之所養可知矣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存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乃同召節

同召實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是以本爵入為天子公卿者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同以王命召蓋將發顧命昭示大公之義也

疾大漸節

此成王自叙發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正是大漸惟幾不獲哲言嗣者恐其既亡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審者慎重之意

昔君文武節

光德之發用康看宜者宜者于朕治之問即其麗陳教是也

文興于前武作于後重相繼迭興意方合重光本旨

開書

卷六

十八

耳見締造之艱難不可分講光者德之輝也莫麗陳教即宜重光之寶五教即民所依者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要一直說肆字已有不遑意在內卦不遑句乃承上起下之詞達數集命亦一申言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遑用是能達于數邦同一服習之風而大命乃集于周也雖記曰德教為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為受天命之本

在後之例節

天威承上大命而言以其于奪無常至為可畏也敬近者戒謹恐懼常迎之于幾先也大訓是天命之司畏以啓佑啓人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守也

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敢踰越其則也

今天降疾 節

武大謂之意與天命守先訓乃

弗與言其身之不起也弗悟言其心之不省也朕言

不但上二節凡顧命之言皆在時方承平而曰弘濟

于艱難者文武以艱難得之我以艱難守之今艱難

之責在元子矣故欲其弘濟云

采遠能通 節

此欲其輔君盡為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之事也遠通

指民言小大庶邦指侯國言遠者系以懷之使來邇

周書

卷六

十九

者擾而馴之使治此御萬民之道也小大庶邦咸有

以安而使大小相維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此懷

諸侯之道也此君道所當盡者而輔之在于得臣重

在敬保上

思夫人 節

蓋承能安而一事始而身之

此欲其輔君端為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威儀

不徒著之于身者乃從天受之中以出人之眾受德

此點靈明在口曰言在身曰動在手曰恭克己曰重

各有天然之則此皆自有自脩無待于外者費在一

念之微是聲色不到康不是威儀之至此幾一非渾

身皆錯矣以下而納于上曰貢蒙昧而妄成之曰冒
此句工夫全在平日盡心輔弼點顯示開其未萌
之欲消其未形之邪所謂敬保者是也

茲既受命四節

此下皆史臣叙事之辭綴衣為發顧命而該者故終
事則微之太保命仲桓節迎康王以嗣統也丁卯節
重傳命也越七日節重傳送終之具也

秋設七節

此下七節陳設儀物兼設生平之坐以象成王生存

義不言命者蒙命士之文也不言官者皆秋所設也

周書

卷六

二十

殷展綴衣四坐皆有故冠于四坐之首南嚮席之正

也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言越王節陳宗器也乃生

時所親閱者大輅節設五輅也乃平時所乘者呂氏

曰此非獨盛儀文而彰傳物天位峻極惟坐視深寶

王輝華車輅時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

事死如事生之心肅然有以悚康王不克貞荷之敬

安重授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 節

此陳儀衛以迎新王也通節在階凡分弁者士服也
士皆立堂下冕者大夫服也大夫皆立堂上貴服皆

有等級平居以儔省衛而今日以世儀衛者也

王麻冕 節

元子至是始稱王人卽位當主王說註各統其位不必泥群臣不言齊者從王升也受顧命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

太保太史 節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影象以上其服同介圭以下其執異奉符寶有主道故由昨階御冊命有子道故由賓階乘普卽丁卯所命作者

曰皇后憑至凡 節

臨君周邦者承難之業也率備大示者由其莫疑

周書

卷六

十一

陳教之制度也變和天下者致民於耕不識之

文武之訓只是陳天威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篇若三句正副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副訓說居大位則當由大法斯能致大和須申說用字承上三句來答揚者慰答其望而宣揚其美也

治威儀禮變微以冀陳教系能安初以初民之服習不違

王再拜興答曰 節

註中如字印本文而字父卽成王祖兼文武配四方應臨君三句敬忌天威應答揚光訓

乃受同珥 節

乃者繼前之詞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珥也上

見受介圭意同卽用之以祭宿者肅也從王所立

三進爵向神所而致肅恭之容也祭者酌酒于神

前也吃者莫爵于神座有定處矣每一進則一陪

陪則一莫如此三次故曰三宿三祭三吃此神祿亞

獻終祿之禮皆行之矣祿畢則告成而上宗曰爾

王祭畢矣

太保受同降 節

此太保報祭成王告已已傳顧命也王莫爵之後

復反爵于其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必置于一

周書

卷六

二十二

處矣置者乃置手以致潔用異同者別君臣之分王

答拜爲要居宗主故也

太保受同祭 節

此太保飲福之禮也太保既拜之后于宗人邊受前

所授之同以祭祭是將飲福而酌酒于地也既祭遂

受福齊以至齒飲而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居于所受

福之處足不履而將拜也飲福而拜謝神賜也

太保降 節

所敬不止祭禮自四座以下八節皆是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節

大保二句非是二公勸王蓋諸侯朝辭君故二公引之也

此康王朝辭臣以正始也出出廟門也左右隨方面列侍也黃朱是陳于庭者奉圭者奉以合珣也幣即壇莫有焉而又兼之以幣也嗣德答拜不徒嗣前人之位實嗣前人之德也有子道焉故義當答拜耳

莫欲也陳也款物者必先至于地故謂款焉莫

太保暨芮伯 節

此辭臣進戒述文武得天之難而警勳之也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敗紂邦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以文武能恤西土之衆

廟書

卷木

三

也若以天命二字代之入講

文雖舍則實忠厚意文武基其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 節

陟王天命曰有無惡之休矣其休於今日者言其德之休矣云

此叙成王守成之難而因勉之也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不與以已而惟求合理所謂協也自貴及賤自進及遠無一不合所謂華協也文武既受之功始于西土者自此而安固不推所謂勘定也用字承上二句說休功之休也後人指康王敬故虛下二句正敬義事張皇撓而大之也奉命平得之命

也張皇正欲其無壞當作一意講獨言六師者一以防虜遲之漸一以杜觀觀之萌也

王若曰 節

此康王報告群臣而望以敬保之道也報告對敬告而言

昔君文武 節

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之意也不平二句就事說而心在內平字有各得分願意不平無一人之不平也就薄飲說凡入常見人過聖人德厚故不務告惡就輕刑上說直解云文武爲君有得博均平

廟書

卷六

二十四

之德戒薄稅飲使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加刑又寬而不刻慎而無誤不特專意去求人得罪過說此二句極醒底至齊信却有申意事到而又心到也用昭何本德則來則亦有二句重看康王求助之意全在此處熊顧不二心總是一人保父只在輔君廣德俱到上看用字承文武得人之輔求諸命者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圖也厥道廣德德獨之道付昇四方正順之也

謂君者善德不特謂之實德若于德覺而人肯仰之也

乃建侯樹屏 節

乃字繼上文而言建侯即是樹屏文武既得人以制
王業乃止為藩屏以輔後人其慮后之遠如此今于
一二伯父繼爾祖父為臣爾祖父所以保王家臣服
于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守而不易
以蓋藩衛之責可也下句正是顧綏之實爾身雖奉
職在外須一心報國當在于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
憂勤承順而不違以分君之歡念無或不盡心輔佐
以達我輩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先公矣

無人以輔之則命不可久
方不能事是後人之道也

群臣既皆聽命 節

周書

卷六

王五

朱子曰朝廷之禮與庶人不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
稷為重故太甲祀見厥祖必易喪服見出來久矣註
引蘇氏之說非也

畢命

篇中三篇王曰分三段者第一段叙保登之道而稱
畢公之盛德以美之二段言旌別之政而欲其謹嚴
民三段則叙成終之事而深期之也

惟十有二年 節

此記康王命畢公之始事也保登二字乃篇中大綱
以保登不是二事有保無登所謂不藏厥藏民罔攸

勸也惟王肅以爲登而曰保登者仲克畏慕善惡
來會不遠成之也

嗚呼父師 節

此舉文武得教之難也曰文武見非一朝一夕之故
故曰教大德見非私恩小惠之可比總是見他積累
綿造艱難處用克二字重言用是之故而後受此教
命也

惟周公左右先 節

此告以化教之難也左右綏定汎言慈教以下卽綏
定內事近教在成王時先王卽指成王說總是區處

周書

卷六

王六

之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因時爲治之大體迂于洛
三句正所以謹步之者密還王室是比介我周之意
式化厥訓者用以是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既歷二
句蒙式化句來三紀內含君陳和中在世變風移要
見默然感化漸漸轉移之意艱難意全重在此二句
上四方二句亦申說無虞全在教民上則出從化字
生來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辭不可只作慶幸說

數民化卽四方無虞非四
方國教化故無虞也

道有升降 節

此示以化教之道也首三句泛論其理不可入周公

君陳在內不戚厥職方着今日說世道有升有降時
運之推迂而政之由俗而章則所以移風易俗而為
世道之主者也惟世道以時而升降則功化當由俗
而變章故自有宇宙世運幾淳漓俗化幾厚薄寬嚴
幾運用周公謹恭君陳和中以故俗為急耳若今之
時方升之時也今之政善善之政也如不戚厥職乎
足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矣則何以棟動其精神使
有所向慕而為善哉

世變風移不善者亦言矣而猶有
未善者在正當有以分別之也

惟公懋德

節今日由俗之政固在善善矣然
非德業之盛者不足以達此真

周書

卷六

二十七

此叙其德業之盛見公能任保登之寄也德業不平
敘其有是德故有是業也贊盛德而及克勤小物最

知公心事其克勤與世間小廉幽謹不同乃是盡精
微工夫蓋一涉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
間便成疎漏故有盛大之德者恒由細微處證之克
勤乃所以為懋德也獨亮三句一直說正色率下二
句乃獨亮中事也色與言不可平謂其正色以率下
而群臣之瞻其德輝者莫不敬服其法言也嘉績只
帶四世三句說言其不待今日為然其休美之績已

多于先王之時所以著其久也予小子二句正是歸
美處成字與厥厥終成字意同謂以公德業之盛必
能由俗為政以底于治功之成予小子特仰賴其成
已耳

王曰嗚呼父師 節

此正命畢公以化殷之責也祗命者執祖廟中行冊
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
公于曩時非周公所嘗為不敢勞我公于今日要體
得康王尊重元老意思

旌別淑慝 節

周書

卷六

二十八

此示以今日保登之事也首句是綱表厥三句言旌
敘然弊惡二字則指惡言弗率三句言別惡而慕字
則從淑來二事非判然兩截所謂戚戚戚也申盡三
句是嚴旌別之防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
慎字康四海從善王畿來蓋旌別淑慝因淑人心之
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之大計雖一時由俗
之政而亦不失乎周公謹勉之遺意也

政貴有恒 節

上欲立治法此欲敦治體也上三句只論治體當如
此而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欲其念之也政本

諸身故貴有恒靜布于下故貴體要恒者布爲畫一之觀弗朝更而夕改也體卽身體自首至尾無一不具無一不實也要則體中所切要者二者都本旌別說不恒不體要則異矣靡靡是隨順而無自持之意與有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謂異也余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念哉句要斟酌不可人涉戒飭失康王敬重畢公語氣

我聞曰 節

上二節旣示以治教之政此下三節示以化教之訓蓋必先訓之而後旌別可施也鮮克由禮是總說以

周書

卷六

二十九

蕩三句正其實也蕩自習生德由天賦以習氣之騁蕩蔑天性之本然名爲喪失人心實爲悖畔天道矣敏化者麗者謂敏壞其風化而奢侈靡麗相高也蕩世同流則今之未殄不足怪矣此節輕重起下節意

茲放庶士 節

庶寵惟舊以其爲世祿之家也怙字承庶字說侈字承寵字說侈必越禮侈必犯上越禮犯上非義也增一分侈必減一分義若怙侈而妄肆必盡滅而無餘矣服美以下皆從此流出驕者心肆淫者心佚矜者心傲悖者心浮四字皆就心上說與下放心相應此

皆說教士前日之惡在周公未訓以前事也惡終不必言不得其處而不得其處之意亦在其中人而由惡則意念紛飛精神消鑠固有不得其處之理故放心兼周公君陳說心放則當收旣收則當閑枝雖謂落根尚難消見獵喜生十年猶在不但觸物而易形尤恐潛滋而暗長此閑之所以難也

資富能訓 節

庸寵既舊資財必富矣富而能教司牧之責永年當依註在性命上說夫子明說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不訓而心放者雖生猶死矣能訓則其心不迂于外物

周書

卷六

三十

而性命可全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此永年之道也註以德爲心之理義爲理之宜則德義本是一物此原是民秉之公心共由之達道故謂之大古當泛就古之訓民者說若周公君陳則爲今之人矣

王曰嗚呼父師 節

此又嘆教士所係之重而勉其盡道以化之也邦之安危不由于邦而由于民不由于四方而由于教士故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固由茲教士也放心雖放餘風未殄一失其防亂自滋矣邦之危豈不由茲教士哉不剛不柔要合講得寬嚴相濟意蓋保釐非二事

也厥德允脩就敷士言正是能訓之效時講云愛德化爲惟德戒義者化爲惟義有善可旌無惡可別是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 節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敷之效也慎始和中成終叙其行事之異協心以下言其同也成字須體註商民皆化意發揮傷心以後而協前也道者天命人心之正理三后心之所期同至于道不謀近功不圖小利此是王佐規模道洽若說決洽于民則與潤澤生民重疊矣如在三后身上無有背馳說則又與同底于道重疊矣須要玩洽字之義當重畢公身上講謂自內

周書

卷六

三十一

建外從粗致精沒濫周浹無不治也道洽而後政治則章程非粗略教條皆精意矣澤是德澤從心與道而派出潤澤之光華也就生民脩德上說舊謂四夷上要補王幾又安此世儒俗見也說四夷之云賴便見中國之乂安不必另說而其意已見于言外此是史筆高處時講澤潤句云德澤深入乎民而澤洽于有澤之中者莫不有德無德而澤洽于澤洽于也澤四夷何云四夷左和澤化之澤而不加政治之所不及者成賴化成之澤而藉餘也蓋明

公其惟時成周 節

此又期以無窮事業也基只是基本之基圖近功者

多軌枝葉上整頓務遠略者必從基本上用功公于成周一切政事俱從實地上做起凡行一法出一令皆思爲千萬年之計堂構雖不能一時皆備而無窮之基已立矣下二句皆根此句說去然不可以成名裕後平對無窮之聞只因上句而帶說重子孫句譬之造屋基址既定而勤垣墉塗蔭茨尚有許多事在故必賴後人成之訓其成式只是順其已成之法惟又者惟以此而治民也蓋建基工夫亦在治敷民故欲其惟乂以成之也

周書

卷六

三十二

時說基從圖存說建字即以施列入講蓋係重敷民無反側動搖之虞則能培植國本

嗚呼罔曰弗克 節

此總戒勉之以結一篇之意心惟一念事有萬端一念則發之已而易盡萬端則生于外而難防故畏其難則曰既心我有心而我盡之何事不可爲民家則曰慎事機務一乘危端方始交接漸廣竭力難勝雖欲易之而不可得也先王成烈文武成王所成之功如克受敷命綏定厥家是也前政指周公君陳所行之政謹恭寬和是也二句申說謂欲公既心慎事正以敬順成烈使不廢墜于以休美前政而無過佚也

中云事公國非者常遇事而有憂心者然豈非
雖恭或遇托于周公君陳之所優焉而已不能為者
有之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之所已為而已
不必為者有之故末之以此得教重事之意

君牙

首節稱其祖父之績下則命之以職而期其匹休于
前人也

王若曰嗚呼若牙 節

穆王命若牙事欽其法先德故首舉其祖父之功以
示之準也忠以事上正以守己忠貞重世篤上服勞

周書

卷六

三十三

正本忠貞之心而見之行非二事也不必以教養
貞紀于太常只重其功見在而可法意作文者以盡
日月于旌旗建綱紀太常與日月爭光非也太常司
勳之屬有人以主之非旌旗也

惟予小子 節

此穆王求助之切也遭緒就基業上說先王之臣不
是待臣只是要得這樣人見先王撫有統緒同賴爾
祖父之輔今我繼守遺緒亦思得如此忠貞服勞之
臣以左右一人而統治四方今未得其人則恐四方
不治而先緒或墜所以極其憂危而不無賴于爾之

助也爾而曰是永爾曰春正見憂危之至

今命爾于異 節

此節是克左右下二節是亂四方也于異指大司徒
而言服厥心養正貽異字之義所以形容相須倚賴
之意也續舊服二句一連說

弘敷五典 節

司徒職兼教養而以教為重故先言教弘敷二句蓋
教民之道爾身四句端立教之本也民則即是五典
自其為常道謂之典自其為心法謂之則先弘敷而
後式和之廣列教條使人人通曉者弘敷也納之倫

周書

卷六

三十四

物之中而使之諸順者式和也爾身四句當順口氣
講大意爾教之理在典則而教之本在身心爾身所
當先正已爾克正無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爾之
中民之所取中也舊以罔中為乖典則言非也夫心
同此性豈有罔中只是民罔能自中惟爾中與端本
意不顧其身之正勉強脩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
之熟不能有心扶心點點相契者須歸重在心上
方由身而本之心則立教之源清而民有不化者哉

爰著雨 節

教不可無養故既言教而又言養也四時之苦為盛

嗚呼不顯哉節

周書

卷六

三十五

我也成正而又周缺者規畫至當而防範又至精也
爾惟以下方勉君牙乃訓指弘敷二節敬明中有力
行意先王指威廉光命卽漢烈用奉二句一直說而
更句另講先湏提云文讓武烈一代之光命在焉先
王威廉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資輔之者也爾惟敬
明教養之訓云

勝說雖明四句一氣觀下來若有漏放牙
牙有漏放王皆非也所以也幸若指若牙
祖父言君牙祖父言承承勝照先王到揚
父式光命失今激明乃謂而行之以重
敬養之職正是以未物先王對揚文武光
命得延件事來是配于前人亦有見但制
儀太繁作文不好讀
予不如前說為長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節

同書

卷六

一

問

前三節叙發命之由今于至末命作大正而勅之蓋

玉若曰伯岡節

此穆王先叙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丕后穆
弗克于德正是致愆之本嗣宅丕后正是危懼之基
休惕惟厲詭平日說中夜則夜氣初復良心正醒故
興而思蓋遇必有根不思則欲改無由也別記云晨
先厭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而不可無左右交脩之助也

昔在文武

此見求助于臣不可已也聰明齊聖則克于德矣本

天縱言忠者一心殉國良者脩職秉公重威懷二字以文武之盛德又兼得忠良之臣宜無賴于臣之助者而當時延臣皆得正人所以德益盛而化極隆也通節重在侍御三句且久見其無時不承弼也出入四句免愆之實下民二句又承欽戒說去乃免愆之效也慈者者敬順其言動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也二句須申說

出人四句不以效言言得延臣之助如此也

惟予一人無良 節

承上文思免厥愆而言與上節對看無良聰明齊聖

卷六

三十七

之及左右前後侍御僕從說匡宇盧綽紂二句正匡其不及之實而克紹先烈之本也愆是過失誤則全差矣愆謬不自外來乃從非心而出者總紂或在言諫格心全在薰陶先烈即言動之欽戒者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 節

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旦夕承弼之道也既作大正則群僕皆其所當正者正字有督率董正之意以身率之以言教之皆是且未可露慎簡意后德即所謂弗克于德者不建即所謂匪其不及者然二句要一氣說交脩者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脩君之不建為事也

惟簡乃俸 節

此承上說來言所謂正于群僕侍御之臣者非謂一槩可董也倘有小人參於其間而不去之則雖正無益也其必慎簡云云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要見人主易親狎之意故急欲簡而去之而惟吉士也

僕臣正 節

此言僕臣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擇也夫僕臣在宮闈燕私之地無一時不相親狎其轉移最易故正則后正克正中格心繩紂皆在不日邪則俱邪而曰諛則自聖者凡人自知其非雖所不正猶可引之以

周書

卷六

三十八

歸于正儆然自聖直是無可救藥諛者本非也而儆之以為是本邪也而文之以為正初聞之亦或未信人浸潤情漸意迷遂言盈耳黑白倒置連自家亦真自以為聖矣自聖其為害最深而巧言令色等則貢諛之人故欲擇而去之

爾無昵于儉人 節

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儆其不能慎簡之失也此只是一句書爾無二字宜貫至末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不可作非毀者

非人其吉 節

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多由貨賄故特戒之以絕其肥餘之根也吉即吉士之吉言用人者惟取吉士而用之今不以人爲吉而惟以貨爲吉則所用之人必不能盡承弼而曠厥官矣惟爾下方指伯冏言或以寮官三句都就伯冏說亦可

王曰嗚呼欽哉 節

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文武德盛故稱承弼穆王曰紂曰紂皆貴之以弼至此則欲其承弼暴虐即先王之典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威皆由暴虐而出者

周書

卷六

三十九

弼字兼條屬在內承者且久承弼始終不替也

呂刑

首節是序若古十節言舜以德代唐而推其刑之功四方司政二節言其所當戒當勉者而要之于勤敬也有邪一節是提其要而造五節正言用刑之事罰懲一節與有邦一節相應敬之一節又與兩造以下相應末節訓告後世

惟呂命 節

此史臣叙訓刑之由也呂命者呂候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盖由昏耄荒忽故以

已意裁度輕重作爲贖刑以治四方而欽天下之財也

東云寬當從后在訓爲大是即舜所老誨
其度即所謂寬度土功通以王舜其誨
遊命呂候訓刑有既通之意故孔子錄之
於是昏耄荒忽將何以訓耶

王曰若古有訓 節

此下呂候傳王命以訓刑之詞自此至配享在下皆古訓也此節重起下節苗民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鳴張二句是形容寇賊情狀以鳴張爲父而至于姦宄以奪攘爲事而至于矯虔此平民寇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爲之始也

苗民弗用靈 節

周書

卷六

四十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以虐民也弗用靈是不以德化民制以刑而惟以刑虐民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而愛始三句又惟作二句之實也始淫二字重看五刑維古有之而虐民以是則自苗民始也制則採點包大辟在內正是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刑罰差是不分輕重而有犯必刑未嘗察于獄詞而有所開所謂殺戮無辜也

民與胥訢 節

此言苗之惡及于民而遂聞于天也苗虐刑以殘民而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爲昏爲亂也周中二句即

皇帝哀矜節

乃命重黎

圖書

卷六

四十一

于神者哉

日記云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
 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繫通于民與之皆自
 于下故曰絕地天通此句又有杜郵云
 人不可營祭天地絕地天通切絕天地通
 行之祭也時說又有云地天實包神祇在
 內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天
 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諸說然後祭肉
 則祭地不得通行也蓋民祖盟祭并其
 風于地天之祭通乎混蒙久矣此比杜郵
 全然說丈不如從舊爲絕兄証意自明

皇帝清問下民節

周書

卷六

四十二

乃命三后節

經 55—878

山大川表之爲一州之主重民有依上意降播者下而播之也五谷種之美故曰嘉成功成其憂民之功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節

承上二節舜以德化民三后敷德及民固有以致用畏惟敷之化矣猶慮天下有不率德之民也則命之士焉制者防閑檢束之意中者輕重取舍無不當也士師之官專主刑辟能制百姓于刑之中已爲明允矣而其意用以教民敬德雖用刑而意不在刑也伯夷禮官也乃以禮而正刑卑陶刑官也乃用刑而教德可以想聖世之治法矣

周書

卷六

四十三

終穆在上 節

上只平叙虞廷君臣之事未說刑之當後于德至此方合而論之見士師之制刑非可與德並施也由虞廷觀之德威德明舜既穆穆在上矣恤功于民三后既明明在下矣光輝四達惟畏惟明惟敷民罔不勤于德矣到此田地方可制刑故乃使士師制于刑之中而率治于民輔其常性焉蓋民未勤德則上失其道雖得其情猶爲不教而殺也刑未可制也惟穆穆明明而四方勤德當此之後而制刑則勤德之民親章程而自奮刑罰雖設可以懸而不用矣故可刑以

此見刑者輔治之具而非所以爲治也若說民猶有未化者然後制刑則與本文問不二字相悖矣且非聖世之景象也

典獄 節

一說以教爲無擇言爲威富之本謂教是存于心而取舍之當無不可言于守法之臣而已哉惟克云云

此推虞廷典獄之極功正以見其爲祥刑也非字惟字抑揚以見其必說無輕重意敬者有所慎而必說也忌者有所畏而必說也行之于身者皆可言之于口故無有擇言在身惟克句承此句說盡無擇者雖在身而其原則在心所謂德也從天而出不參一毫

周書

卷六

四十四

私意所謂天德也大公至正純乎天德所謂克也獄者民之司命生殺在天故曰元命天德在我則我之所宥即天之所欲生我之所刑即天之所欲殺故曰自作元命克當天心曰享與天合一曰配下者對上之稱

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于外敬忌之誠存于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此生焉天之命乃天之刑制人者今典獄者作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命與獄者事能制命與合乎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 節

上既詳言有首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故凡總結之欲其知所法戒也天牧包用刑意方切非爾惟作

天牧者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捕刑之迫蓋于降典之時布刑罰于告令以開導新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是伯夷為天牧民而諸侯當監者苗民匪察于獄詞之所麗是不審其詞與罰之相應也是察獄不得其情罔擇二句是任獄者不得其人威貨平對亂無辜即指並制罔差說過絕苗民乃舜事而言上帝降咎者舜奉天討者也此有苗不能牧民而諸侯所當懲者能監且懲天牧之責盡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 節

周書

卷六

四十五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格命者言有至理見常念聽之意通節以勤字為主今爾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三句推賞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也由懲二句一直說總是欲其常無不勤而已勤者是當決獄之時竭聰明畢智慮之謂天齊二句是原于天非我可專非終句是罪囚于人而非我得專兩平中有申意天命即俾我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于一人之心爾當敬迎上天之命以順我一人可也雖畏二句是敬逆之實敬字即勤字成三德者辟所當辟府所當宥以成

剛柔之德辟宥不用于民相安于無事之天以成正直之德也至是乃所謂日勤者矣豈但足用自慰已耶一人有慶謂太平之福兆民賴之謂保其元命其字惟承蒙上下而言也

目記云懲者無獄于已戒者有懲于前言失德後有戒言謂不可不懲而或戒也且謂舜所待以治天以是豈舜民俾我為一日之用而已哉乎兩日字相應以今日不勤而明日我戒乎兩日字相應非餘無終不在我而在人是乃天命討要之心而我一人所賴以重之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節

此用刑之綱領也用刑而專欲安百姓便是祥虞擇

周書

卷六

四十六

者擇之于心術之微而形跡弗拘擇之公平之理而親管不避也敬者慮已心之不盡而服念不慊恐民之俱傷而慎重不忽也度者度以已之心勿以人言所指者即建之也度以彼之情勿以已心所疑者即建之也人須擇仁厚長者刑期于無刑及主于弗建方可謂之安百姓方可謂之祥刑

兩造具備 節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此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是詳于考閱而聽之也下是審于擬斷而處之也彼此交惡而成爭有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

信矣必彼此皆至而後可以考其是非形跡相覈而成詞有詞則有證一不備則不可據矣必辭與證皆在而後得以閱其情偽兩造具備可以聽訟矣然必與師聽之者以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故參于衆也五詞凡訟詞必有附于五刑中之一條者故云五詞五詞簡乎以下是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須重在疑上簡乎是核實而無可疑指供詞與所告之詞相合而可信也正于五刑者謂質之于刑書而擬其罪之輕重也五刑不簡指刑罰中之條例與供詞不合言正于五罰者質于五罰中之

周書

卷六

四十七

多寡而量虛之也五罰不服則辭與罰又不應則正于五過而直赦之矣擬斷即在師聽時正刑正罰不

五過之疵 節

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獨言過者以見刑罰耳五疵內兼出入言當正于五過而入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而出之是故出也審是考察精詳克者能盡其審之力也

五刑之疑有赦 節

此專言察疑之道也疑則當赦赦之而是則爲慎罰

赦之而非則爲長奸兩言有赦見不可輕也其審克之則有以得其情而疑赦與不赦可決矣簡乎有衆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也曰可信者衆不無未信者存斯獄也猶當以疑待之彼言或足飾聽惟貌難以爲惟于是而有稽焉庶可得其情矣曰有稽者惟于此有所參驗考合非專恃乎此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則當開釋無疑不聽可矣是簡與不簡聽與不聽帝實簡之不敢髮毫不盡故曰具嚴天威嚴字無工夫所謂審克者如此

墨辟疑赦 節

周書

卷六

四十八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也載于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犯辟而情罪可疑者則赦之使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墨辟十五句定罰銀之數墨罰之屬十六句是有正律者上下一句是無正律者無備二句戒其比附之弊惟察二句勉其比附之謹惟察惟法玩註詳明法意是一串意

上刑適輕下服 節

上專言五罰當致其謹此兼言刑罰當隨其宜亦綱領中之節目也適謂心之所之也故註以情字代之

上刑不必是死罪下刑不必是全赦宜活看首二句是刑第三句是罰對第四句則上三句是一人之刑罰四句言一世之刑罰總是齊之以不齊之法也輕重次第曰倫會情切理曰要

要言云倫要只在文理上親理既有定則或輕重以情或輕重以理而非錯施故曰當教曰有要

罰懲非死 節

此詳示懲罰之道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達權變之宜者也罰懲二句總言罰之當謹非後三句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四句又兼上擇人敬刑而

周書

卷六

四十九

言獄獄之法折獄不可無言而後者專恃口才或典情實故不可折獄惟溫良易直之士則可折獄而在中焉三句重在簡擇上察詞四句順承通下差是參差不相照應也前後參差人已參差皆是非從惟從不偏主而惟其是也明謂顯示無私占謂卜度可否成而乎兩兩造無辭而衷証心服也論而乎謂情法皆當而君心允合也兩刑是就中即此一條以例其餘正以見其備康

王曰嗚呼敬之哉 節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獄其盡敬刑之責也

此節重敬字朕敬二句申承朕言多俱來相民謂相

導斯民非是助德化之所不及也金仁山曰穆王享國日久老于世故晚後衰矜而其言多俱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惟有德者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可也畢辭人所難決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情則能得畢詞之實兩詞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聽之心則悞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平兩詞之爭此民之所以治也然兩詞之易偏者或不能訖于富而然也故戒以無或私家之兩辭因欲取貨此貨非實實以藏諸罪狀

周書

卷六

五十

耳罪狀既多報以百殃理之必至則一時之罪有示久可畏之罰非天備治罰獄之人惟人自取其禍殃之命耳使天罰不如比之極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斯民無復被善政于天下矣

明謂二字却無一敬字

按前說朕敬于刑二句云統統然敬慎不忽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仁厚之德存焉實以他國則而非特則以馬也此說從江自是金仁山獨就有德之人說善好且與天相二句合明謂中聽皆便有德說言意融貫可玩

王曰嗚呼嗣孫 節

此並與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也自今以往何所監

視非敬五刑以成三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乎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嘉師也王以受之有民社者其寄誠重矣而莫克有德于其間者良以五極未能盡心而于古人之祥刑或有愧耳我觀古昔人其所司者刑刑加于人宜不足以致譽乃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于今頌之不衰其有慶如此豈有他哉由于五極無一而不盡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此所以有慶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所謂有德于民之中者非耶是刑非肉器乃祥刑也爾受王嘉師尚監于此以咸中而得慶斯不孤所受矣

周書

卷六

五十二

文侯之命

首三節叙君之有實于臣而美其助末節命之爲西伯也

王若曰父義和 節

此節乃起下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上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而又得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明德就發用上說克慎是自然能脩者惟其德之所脩如此是以明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明德廣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佑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承文武以德得天之後天命方新資

澤方厚宜無賴于先正之助者亦惟先正能左右扶助精白以事其君有大小渙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

嗚呼罔予小子 節

兩節俱重諸侯上不愆指父死國亂殄資句推不愆之由侵戎句卽其實也蓋民爲邦本教養資用之惠澤既絕于民則國本先撥故戎狄乘之而爲害也此三句總言國家之多難與上不顯五句及內而御事既無老成俊傑在事而予又無能矣外而祖父其誰

周書

卷六

五十二

恤朕躬此四句總言求助之意與上亦惟四句反有續二句正應上肆先祖句

父義和汝克昭 節

此稱文侯之功也顯祖文人雖捐唐叔且未可說出克昭乃顯祖者是使昭事之功不至于過佚也此句虛汝肇刑三句卽其實也平王失變于父依托母家此離也戎殺其父國統已亡此絕也文侯起定其難正是合其難繼其絕也餘者脩完于大戎殘破之後悍者捍衛于大戎侵侮之時平王解之專在此句

其歸視爾師 節

此飭遣文侯也視師就一方言寧邦就本國言用資其至四匹齊桓也以隆告廟之禮賜弓矢乘馬以專征伐之權正方伯所宜有者往哉往字與上歸字同承連三句承視師言簡恤句承寧邦言承能教民也惠康養民也無荒寧者欲其慎于教養而不敢忽也簡是簡閱賢士可任教養之責者恤是惠恤斯民不被教養之澤者成爾顯德正望其昭事厥辟迨孝前人而執誓恤難之意全在此中

費誓

首節總命二節教之治兵末節征之也

周書

卷六

五十三

公曰嗟人無諱 節

此魯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也命指一篇而言但茲指淮夷夷及雖並興然夷實首惡當重淮夷

善教乃甲冑 節

此戒諸侯之師以治戎備也甲冑是衛身者欲其完固故曰教于是今之防陣內有綬繫于手以持之欲其緊密故曰教無敢不弔者教之教之各欲其精至也弓矢戈矛鋒刃以攻人者備之欲其多鐵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敢不善者備之鐵之礪之各盡其善也

今惟淫舍 節

此戒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

馬牛其風 節

此嚴部伍也馬牛臣妾乃居民之物勿敢起逐指軍士言越逐不從分應上四句常刑刑有定律者也寇攘是總目踰垣三句是其實也既踰垣牆是誘人不風之馬牛竊人不道之臣妾也一節以二常刑對翁

甲戌我惟征徐戎 節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首句是月下分三段挾極以足軍食積幹以治軍壁葛莢以供馬牛皆期會所最急者不逮者不及數而至于乏也大刑死刑也無

周書

卷六

五十四

餘刑非殺者謂無一刑不用但不至于殺耳

秦誓

史記秦紀云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散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營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諫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于過如書序以為敗散還歸之作則後復有濟河之師何謂悔過哉

公曰嗟我士 節

群言之首謂言中之最要者穆公發誓大旨惟悔前日之安于獨已而不聽蹇叔之言耳

古人有言曰 節

此正群言之首多盤二字不能過善之病根也人情多欲是已故難于知過多于迷已故難于改過此皆多盤之病也了凡云四句一直說下不可以責人三句為多盤之實亦是

我心之憂 節

憂字從上文來憂其多盤而不能受責如派也日月二句正指其所憂恐其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然猶未明言其題下節始實言之

惟古之謀人 節

謀人有謀之人姑字要玩雖則句是過文尚散二句

用者

卷六

五十五

圖新之實也

私番良士

節 憂故已不在而庶幾復有斯人乎思之矣

此承辭詢黃髮之意而申言之良士即古之謀人編信即今之謀人勇夫句輕只引起末段耳有字是任用意尚不欲與皇多有相應易詞者能使君子發揚其詞說謂以強詞奪正理而正論反不得伸也

昧昧我思之二節

此二節其意載大學中

邦之杌陲 節

此節總上二節而覆言之蓋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

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係于一人之善惡無所
有意 如如木之動搖聖如車之圯 壞與壞皆皆下孫黎民說

尚書解意六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李楨展撰楨展字華麓任邱人是編不甚訓詁
名物亦不甚闡發義理惟尋繹語意標舉章旨節
旨務使明白易曉而止蓋專爲初學而設故名以
解意云

禹貢通解一卷

〔清〕邵瑛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通解

一卷》提要

禹貢通解

楊李邵瑛撰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數分也九州之域其來久矣至禹治水而復分之非專指疆域凡辨土定賦規方弼服皆在所分也隨山刊木者相其使宜以通道路也奠定也奠高山大川者或取諸岳鎮或取海濱或定界於域中或標望於境外所謂主名山川以為一州之紀綱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義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載始也壺口梁岐皆大河南下所經之山而壺口在下流治之以殺河勢梁岐在上流治之以開道故先壺口而後梁岐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繇之功而修之也廣平口原太原汾水之所出也山南曰陽岳陽汾水之所經也修太原以濬其源至岳陽以導其流於是汾水入河而冀之西境治矣

卑懷底績至于衡漳

卑懷在太岳之南河內平地也衡漳在卑懷東北水之橫入河者卑懷之地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衡漳之地清漳

流於其北濁漳流於其南卑懷之地底績則舉地以見水迎漳之地底績則舉水以見地至者漳去懷五百里從卑懷致功北至衡漳而冀之東境治矣

厥土惟白壤

土柔無塊曰壤水土既平土宜可耕蓋教民樹藝與固地利貢不可不先於辨土也冀州之土色白而性壤非皆白壤土皆之法從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土宜既辨田賦可定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於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

賦後田者王畿之地併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非餘州比也不言貢篚者封內之地無事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在冀州東北從者恒水東入滹水衛水東入滹沱河皆至易水而從其道也恒衛之南有大陸四無山阜曠然平地作者河流已治可耕作也至是而冀州東北之境亦無不治矣恒水小而地遠大陸平地而近河故皆成功於田賦之後或曰恒衛大陸近充九河地雖屬於冀封功實因於充治故例從別紀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碣石濱海之山首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則碣石在其右轉屈之故曰夾右也此冀州北方之貢道其三而則餘州貢道可互見云

清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曰據者跨而過之曰距者未至其地以之為表識也

九河既道

九河者禹播為九也充當河下流之衝入海尚遙被害為甚故分九為九以殺其勢既道者順禹所分之道也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三

雷夏澤名水所鍾也九河在澤之下流河播為九下流已治故雷夏可澤也澠沮二水名自河出為澠自濟出為沮會同者會同於澤也此河濟之皆得其治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患既去土地斯平宜桑之土可以蠶桑而民利無不興矣依丘之民下居平地而民居無不奠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繭。厥木惟條

墳墳起也黑色而性墳也繭茂條長也充徐楊三州獨言草木者水未平則為下溼水既平則為沃衍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不曰下而曰貢者言人君以薄賦為正也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甚水患雖平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於他州既薄其等而又緩其入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死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

浮于濟漂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漂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道浮濟浮漂以達河也或曰漂與濟通自濟入漂自漂入河非有二道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岬夷既略○雖淄其道

岬夷義仲所宅東表之地既略者為之封畛已就經略也雖水出維山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其道者循其故道也他州水土相因故先水治而後土平岬夷在東與雖淄不相及故先土而後水禹治青州從東至西其叙如此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皆可煮為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繡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漆絲石漆繒帛作牧靡盬

繡細葛也惟錯非一種也貢之以供燕享者畎谷也桑麻也怪石怪異之石貢之以飾器用者作牧耕耨牧靡盬桑之繒絲可以中琴瑟之弦備繒帛之需者岱之畎萊之夷此貢其所有不貢其所無也先鹽而次海錯先絲而次繒絲此以多寡為叙不以精麁為叙也推此而他州之貢亦可知矣

浮于汶達于濟

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

海則嫌於揚故舉三邊以別異之也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發源于豫經流于揚而獨于徐治之者淮之受水獨多于徐也蓋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入淮其乂者淮會泗沂以入海也蒙羽二山在淮沂之下流藝種藝也淮沂乂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者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東原地名濟水之所經也以在濟東故曰東原蓋濟水自陶丘而東分為二支南流為淮北流會汶至大野適當其分而為濟之所絕既豬者水蓄而復流也底平

者清治而致平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之土，其色赤，其性黏膩而墳起，宜于生物，故草木漸進，可稱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鵲陽孤桐，泗水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繅。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土亦間有之，可以建大社，封諸侯，故制為通州之貢焉。若夫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其羽中旄旌旄，

旄

山之南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之源石露若浮者，其質清輕，可以為磬。淮海之夷墳，珠以備服飾，魚以供祭祀。凡此非通州所有，則詳其地而使貢也。其入于篚者，赤黑色之幣曰玄，齊祭居首之帛也。黑經白緯曰纁，純白之繒曰繅，去凶即吉之帛也。此因篚而別叙焉，亦通州之貢爾。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貢賦之來，必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矣。然泗不與河通，由泗達河有二道焉。灘水出于河東，而東入泗，則泗之西流由灘可以達河也。濟水至大野而南入泗，則泗之上源由濟亦可以達河也。各從其便而已。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在漢入江之下流，既豬者言其西承江漢而虛以鍾之，東赴滄海而漸以洩之也。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記此以見澤水之治。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在揚之東，為震澤之下流，既入者通震澤之水而洩之海也。澤納諸溪之水，故震而難定，惟三江入，則下流順而底定之功為可紀也。

七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篠簜，竹簾也。大竹既敷者，水去而布生也。少長曰夭，高茂曰喬。塗泥地勢卑下，水泉淖溼也。究徐紀草木于厥土之下者，其地之能生也。塗泥于草木非宜，故紀于厥土之上，著其水之已治也。

田第九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可以充國用，璫琨，石之美似王者，可以為禮器。篠可為矢之筈，簜可為樂之管，周官掌節，有英蕢則符節亦

為之也。象有齒犀兕有角，可以為車甲馬之羽。

旌旄，揚州之木，榘梓豫章之屬也。鳥夷之卉，苧越木棉之屬也。

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者，此皆常貢者也。包裏也。小曰櫛，大曰櫛。

此口腹之需，難于出令，必供祭祀，燕賓客，錫命而後入，非歲貢

之常也。以絲之五色織成文者，曰織貝，因織成文者曰織文。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以陽言之，見其地不

止此山，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

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故以

諸侯之朝宗於王象之也。

九江孔殷。

孔，殷也。言水道甚得

其正也。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

此名。此則荊州江漢所出者也。

雲土夢作乂。

荆之澤，數曰雲夢，方九百里，跨江南北。雲土者，雲之地，土見

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同，故田比揚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

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柝、栝、柏、礪、砥、砮、丹，惟蒲、簞、葛、三邦底

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大抵與揚同，而荆先羽毛，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杞、栝、柏，三

木名。杞，獨言餘者，為弓弩之餘也。粗曰礪，細曰砥，皆磨石，弩中

矢鏃之用。丹，砂為繪彩之需。蒲、簞、竹名。栝，木名，皆可為矢，貢厥

名者，戎事尚精也。璣，臣也。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匭

之，祀事尚敬也。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同者，組、綬類，三者皆冠

服所需。大龜，尺有二寸，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稱納錫，殊于貢

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柝、栝、柏、礪、砥、砮、丹。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自江沱而入潛漢也。或竟浮潛浮漢者，有之。漢與洛

不通，必舍舟而陸，故曰逾。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潁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經其南伊水北流會洛而為一河洛南
流合洛而同歸並言入河者四水異源大小相敵故也
蔡波既豬

水自濟溢為蔡洛出為波既豬者蔡受濟之溢波安洛之流也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在定陶之東濟水之所經也孟豬在荷澤之南荷水之所
入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故曰被。濟陰之南有荷
山故名其澤為荷澤今館陶縣有陶山昔堯居唐後居唐陶古
所謂定陶也導水東出于陶丘北東至于荷定陶即陶丘是
厥土惟壤下土墳壝

十

豫州之土高者壤下者墳壝壤則沃墳壝則瘠壝疏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象絲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

紵絲紵屬纈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非所常用故錫命而後
貢焉

浮于洛達于河

此豫州西境貢道也其東境則竟入河故不必記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江水所出岷嶓漢水所出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
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旅平者水患平而旅蔡也和
夷地名在蔡蒙之西或曰二水名皆東入岷江者水患去而稍
底績則地因水名也

厥土青黎

黎黑也不言性者惟性不一也可王肅云青黑色黎小疏也是
色性俱辨也

十一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錫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等也

厥貢瓊銀銀鏤磬磬熊羆狐貉織皮

瓊玉磬鐵柔鐵鏤剛鐵可刻鏤者磬石磬也鐵之利多故先於
銀也織皮者織其毛以為罽制其皮以為裘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河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雖雍州山而山南之地則隸于梁桓水出焉故梁之貢
道自西南傾因桓是來以浮于潛也潛之北有沔潛穴岡
之南沔阻岡之北而沔與潛不通則舍舟而陸以逾于沔自
沔而北襄水南通沔斜水北達渭而襄與斜又不通則又舍舟

而陸以入逾于河自河而北為水南通河斜水北達渭而東其斜又不通則又舍舟而陸以入于渭不言通而言入者蒙通河之文絕也絕河而渡曰亂或曰因桓是來西戎之貢道也浮潛通河通州之貢道也○葉氏曰雍州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因桓是來屬熊羆狐狸鐵皮也故為西戎之貢道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弱水在雍之西北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曰弱既南者導之

十二

西流也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此皆志謂也屬連屬也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水次於渭故曰從澧水與渭相若故曰同蓋渭水自鳥鼠而東其南受澧水其北受涇汭又東北受漆沮以入河曰屬曰

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既終南惇物在雍之南山之相近者也鳥鼠在雍之西山

之獨遠者也故曰至不言所治者皆蒙既旅之文也諸山分言

之則別為漆沮所經岐為涇汭所經終南惇物為澧水所出所

經鳥鼠為渭所經合言之則荆岐在渭之北終南惇物鳥鼠在

渭之南所謂主渭而言此亦可見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隰曰濕詩曰度其隰原是也豬野之澤在雍之西

境曰至者蒙底績之文指澤旁地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

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在鳥鼠山西即舜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

前此言至叙蓋所竄者至叙而弗率者其舊都也

厥土惟黃壤

十三

黃者土之正色故雍之田非他州可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雍境最廣稱地狹

者以山多田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為瑤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

于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則亂于河可知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北江之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十四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十五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導水出馬鞍山內方太別在荆之北漢水經馬鞍山以流其源至利山內方大別以導其流而漢之東為北江者可治矣

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大河也。河水出崑崙，其源多伏流，而積其見處，尚不窮其所自，但自此導河之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是雍之東河，而冀之西河也。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于底閼，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是豫之北河，而冀之南河也。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適洛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是兗之西河，而冀之東河也。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蓋以海水逆潮而得者也。上播為九下合為一，以入于

北海，而河于流于是乎終矣。

嶠冢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漢也。漢發源于嶠冢，故禹自嶠冢導之，由是而東，則為漢水，由是而東，則為滄浪之水，蓋滄浪即漢水所為，而記滄浪者，所以識荊州之境也。三澨水之漢者也。漢過之而復東，馬大別山之障漢者也。漢至之而入江焉。滙，迴也。至是而為彭蠡，為北江，以入于海，則皆與江同其流者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導南條之江也。江發源于嶠冢，故禹自嶠冢導之，由是東流而別為沱焉。又東流而至于澧焉，蓋澧為九之江之一，其上源與江相近，而記之者，亦所以識荊州之境也。九江水之入江者也。江過之而東，馬東陵地之近江者也。江至之而迤北，馬滙即彭蠡也。至是而會彭蠡為中江，以入于海，則皆與漢同其流者也。

導沱水東流為澧，入于河，澧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沱，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清也。清之源為沅，性下勁疾，故其流三見三伏，方其發源于王屋山也，則見為沅，而逶伏東出為三源，合流為清

水，則伏者見矣。既見之後，潛行入河，伏矣，何以知其伏也？濟清而河濁也，復出河之南，溢于豫州之境，而為滎，何以知其為濟也？河流而滎緒也，既溢之後，又潛行穴地而伏，東出于陶丘之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又東至于荷，即荷澤也。其地有荷山，故其澤為荷澤。濟至此，則三見而不復伏矣。由是自東而北，則至青，而會汶自北而東，則合汶而入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北條之淮也。淮水出豫之胎簪山，至桐柏始大，故禹自桐柏導之，胎簪，即桐柏之旁小山也。淮未嘗與沂會，沂之入泗，去淮也近，故連言之也。

導自南入東會于濟又東會于河又東過洛入于河

同穴山名鳥鼠者同穴之支山也渭水出南谷山至鳥鼠始大故禹自鳥鼠同穴導之曰會曰通者亦因水之大小而言也

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洛水出冢嶺山至熊耳始大故禹自熊耳

導之三水並言會其並大可知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

小水謂之過二水勢相敵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故河不言

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淮內近水為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

十八

通道已可祭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所歸蓋總言九州水土

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之貢賦也孔修者言水土既平而水火金木土穀

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庶土則非特殺土也交正者以

地之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也底致也因底土所出之財而致

謹其所入之賦如正貢錫貢之分志物志地之類是也則品節

之也九州殺土又皆品節以上中下三等以差其賦如計地力

以分先後因年分以歲錯是也成者一成而不易也中邦中

國也蓋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由賦則止于中國而已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故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

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鉉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采

五百里米

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者謂之

甸服畿內之地而重田賦之事故曰甸服也內百里為最近故

十九

并本本總賦之外百里為次近則禾黍葉納也外百里又次之

去葉粗皮納也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之而

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外百里為遠去其德而納穀外百里為

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

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者謂之

侯服侯服者侯國之服也采者卿大夫采男邦男爵小國也諸

侯侯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

以安內附焉爾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攸文教三百里蠻貊

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者謂之綏服綏服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內外之間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蠻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者謂之要服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故取要約之義羈縻之而已藩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二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者謂之荒服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曰荒服流與蔡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胡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也暨者餘風及之而已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訖盡也圭以昭親禮曰錫者重其事也。記禹教化所及而總叙其成功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故近則東漸海而被流沙遠則暨及胡南風聲教化盡

四海而治功成矣禹于是以元圭為誓獻之舜而告成功水色黑故圭以元云

九州序次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九州田法 冀兗青徐雍梁荆揚

九州賦法 余佳刑象共月易办允

梁上荆下揚下 易揚办允 兗易青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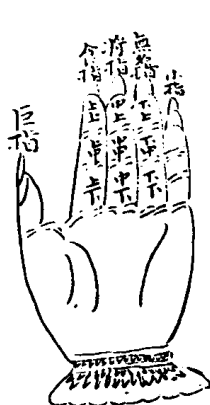
豫上冀中兗下 兗中上 余徐 佳雍荆丹

雍上徐上青下 共上 象 錯中刑上下

掌訣圖

二十一

掌訣圖



右田賦法俱以左掌中三指分九節為九等數而值之如田賦自冀州起例在中指之中節則冀為中中由此而兗青徐雍豫梁荆揚皆類推食指為上將指為中無名指為下賦法自余起例冀法倣此

禹貢通解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橋李邵瑱撰不著時代前有寶坻杜立德

序當爲

國朝人而其圖中稱北直隸稱承天府皆明人語疑
序爲立德未入

國朝以前作也立德之序頗斥據後代地理以疑蔡
傳之非乃併河源之說亦指爲不近理而瑱之所
註乃與蔡傳多有異同其循傳發揮者謂之通解
其不從傳者謂之辨異每州之首及導山導水各
列爲圖自云多本之鄭曉夏允彛然其青州圖下
卽駁允彛之說亦不盡用二家也是書頗有意於
攷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疏畧視胡渭諸家不止上
下牀之別矣



ZW 21181888541563